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拾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柴輯·拾肆册目錄

續指月錄二十卷首一卷附尊宿集一卷 [清] 聶先輯

一

閒書六卷 [清] 程作舟撰

二八一

菜堂節錄二十卷 [清] 徐時作撰

四八九

續樸麗子二卷 [清] 馬時芳撰 孫道恕注

六九七

〔清〕聶先輯

續指月錄二十卷首
一卷附尊宿集一卷

清光緒十二年金陵刻經處刻本

序

天下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有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者。其可以言傳者。理之顯焉者也。人得而指焉者也。其不可以言傳者。理之微焉者也。人莫得而指焉者也。其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者。其理至顯至微。若近而遠。若淺而深。將指以為有。不知於何而見以為有。將指以為無。不知於何而見以為無。嗟乎。難言之矣。余少涉獵經史。竊慨夫聖賢之言。洋洋灑灑。炳炳麟麟。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何人不可見。亦何人不可指也。至其微言妙義。心解神會。則多在語言文字之外。嗟乎。是又烏可得而指耶。至於竺氏之言。余固未嘗涉其津涘。顧安所識其隻言片句。遂足以照耀今古哉。苟舍吾儒精實之理。而浸淫於彼虛無寂滅之宗。是猶舍康莊而騁足於羊腸九折之坂也。不已僻乎。吳門聶子樂讀者。研窮經史。復沈酣於宗門家言。繼瞿公幻寄指月錄。緝宋南渡後上下五百餘年宗乘微言。鉤索源流。詳核世派。彙為一書。名續指月。噫嘻。聶子之志可為勤矣。七八年前。聶子郵是編示予。曰。佛祖慧命。不絕如縷。二派五宗。法輪所寄。願吾子為我了此。弘願。余初不暇省。然竊笑所好之僻。而志之勤也。去春來邗。吳

續指月錄 序

續指月錄 序

蘭次先生介而造余曰。吾得夢徵。此書必待子而成。得毋非夙因乎。余矍然起曰。有是哉。子之好誠僻矣。余何敢辭。復有鍾山劉覺岸先生。秦郵孫孝則先生。參互考訂。於是廣募檀施。鳩工庀梓。亟為刊布。第吾聞竺氏之學。以一絲不掛為上乘。萬慮皆空為絕德。不立文字。不下注腳。如指月之後。話月聽月。皆以月為喻。嗟乎。其可以言傳耶。其不可以言傳耶。其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耶。余皆不可得而指也。後之覽者。倘即以余之所言。以笑聶子者。還以笑余也。抑又何辭。

康熙十九年正月上元日古歛弟江湘拜題於廣陵之

續指月錄 序

文選樓

續指月錄 序

魏公子無忌。矯竊兵符。椎殺晉鄙。奪其兵。救趙。李光弼為大將。御史崔眾犯軍法。勒兵欲斬之。適中丞之命至。光弼曰。為御史則斬御史。為中丞則斬中丞。竟斬之。而後以聞。有如此膽力。方可以辨綱宗之絕續也。韓信在漢。為治粟都尉。道亡。蕭何追之。言之漢王。拜為大將。一軍皆驚。韓琦駐延安。有刺客入帳行刺。琦起坐問曰。誰遣汝來。攜吾首去。有如此識度。方可定綱宗之品位也。苻堅率兵百萬。次於淮肥。謝玄入請。謝安了無懼容。曰。

已別有旨及玄破堅安亦無喜色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澶淵之役寇準勸真宗渡河真宗使人覘準何爲方閉
門縱僮僕飲博歌呼契丹懼而請盟有如此襟器方可
分綱宗之語句也嗚呼豈不難哉近世魔外盛行宗風
衰落盲棒瞎喝予聖自雄究其所學下者目不識丁高
者不過攜指月錄一部而已以此誑人實以自誑以此
欺人實以自欺惟誑與欺不可以爲人而可以學道乎
不可以學道而可以踞法王座秉金剛劍稱西來之嫡
子提如來之正印乎故吾嘗以謂習儒者不讀四庫七
略之書不觀經史典籍之大全止以通鑑集要史斷史

續指月錄 序

三

鈔爲博古遂自命曰通儒猶之習禪者不讀一大藏契
經不觀經論撰述之大全止以指月錄一部爲談柄遂
自命曰善知識皆自誑自欺者也故使從上綱宗源遠
流長如水歸壑者固瞿子之功使盲棒瞎喝一知半解
如螢竊火者亦瞿子之過也或者曰然則聶子之續是
錄也功乎過乎余應之曰若聶子則有功而無過者也
何以言之前錄迄南宋隆興而止隆興以後三十八世
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茫然無所知也若無續錄
以續佛慧命則絕續不辨品位不定語句不分習禪之
人如瞽無相安能如猓國狼騰閣中嗅金哉故曰聶子

有功而無過且聶子竭三十年血力手胼足胝而爲此
書筆路籃縷以啟山林范金鑄鼎而禦魑魅如鵝王擇
乳無有遺餘如波斯識寶無有漏失本隱以之顯事半
而功倍吾故曰聶子有功而無過也或又曰聶子儒者
也而強與宗門之事豈得爲無過歟余應之曰是則聶
子之過也夫聶子固儒者也乃不辭呵斥不顧詬厲犯
眾怒嬰大難手胼足胝而爲此書警程嬰公孫杵臼之
立孤南霽雲雷萬春之捍賊但欲使隆興以後三十八
世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瞭然明白卽遭明眼之
呵斥諸方之詬厲亦怡然受之矣况瞿子亦以爲叔夜

續指月錄 序

四

之鍛遙集之屢婆娑跌宕於鑪鞴火蠟之間而自嗤其
僻聶子亦猶是耳使是錄也廣布叢林流行法界不識
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古今人同不
同未可知也嗚呼豈不難哉廣霞居士莆陽余懷撰於
吳門之研山草堂

募刻續指月錄弁語

松陽老人東吳哲。斑毫譜出禪家牒。一花五葉自分明。如月得指指見月。近今復有三耳生。賦詩銘物多能聲。續成此錄在患難。復檻雞籠渾不驚。我於禪宗兩不曉。展讀是書嘗了了。百川同自岷江來。泰華還借兒孫繞。側聞曹濟分兩宗。東西聚議還相攻。那知今人有頓漸。總在拈花一笑中。爰以此編告同志。大法流傳卅音八世。蜜分眾口不殊甘。穗結千畦均有利。願君同發歡喜心。琬琰鐫成益其深。不然請從閻中視。光生筆畫皆黃金。

續指錄 弁語

如是居士吳綺園次氏拜書

世間無上法。以佛為總持。四十九年中。所在建道場。垂行祕密諦。不獨顯文字。遠於東土祖。一葦渡海水。燈花燦五葉。分照諸方所。心心妙相印。歷劫無遺漏。公案千八百。彈指悉真義。有不見月者。虞山揭其旨。繼席正徧知。彌淪四天下。迄今卅七世。孰為輯其成。吳門聶居士。親承大法寶。以我性慧根。應現光明藏。證明藉尊宿。徧參具眼人。考究不厭詳。鏤刻不厭工。功用詎易集。廣及眾信善。善哉轉輪王。匪伊異人任。六種成就益。允資大檀越。布地須黃金。雨花微妙相。

我實聞此語。天龍應聲諾。普願諸大德。同發歡喜心。

靈巖學人范國祿汝受拜撰

緣起

古人著一書。動關千古事。雖復歷艱虞。願力依然摯。所以成不朽。述作垂千禩。今人能法古。乃可云無媿。禪源列五宗。縣巨歷年紀。宗宗傳不窮。紛紛各樹幟。譬之曾玄孫。競言祖禰是。誰為溯源流。俾勿相爭甚。吾鄉瞿先生。指月標世次。以彼居士心。作為平等視。傳紀如列眉。衣拂明次第。西來祖庭燈。庶幾勿墜地。宋元以後禪。續本罔與繼。懸阻痛中斷。聶子發長噫。

續指錄 弁語

二

慨然續茲錄。旁搜奮勞動。敘述闡微言。提唱宏宗旨。丁巳王正旦。纂集伊維始。揮毫龍象臨。振筆獅狔萃。閱夏復經秋。刪輯罔知瘁。前追隆臬禪。三十八代止。窮流并溯源。參訂靡有遺。靈巖昔曾言。茲書有緣起。前編雙目生。謂瞿後編三耳子。樂讀耳目詮禪源人。天共歡喜。豈期書未成。罡風生怖悸。聶子謂無傷。夙殃罔與致。能以智慧力。含忍且謹步。倉惶力疾書。亟求遂初志。嚙雪復呵冰。哀稽忘寢食。園中放光明。花雨續紛墜。事釋寧廣陵。觀濤恣遊戲。流通賴明公。散金闡祕義。如以薪傳火。如以燈傳燧。火窮薪不窮。燈

傳燧傳矣。如以指見月。見月不見指。於指能得月。見月即見指。我本塵鞅人。望道猶未至。大哉聶子書。研精復覃思。千秋有定評。茲因庶無昧。

虞山海印學人陳見龍拜題

續指月錄 弁語

三

孫孝則先生書問

昨於西關佇覓僊舟。竟不可得。悵然久之。正擬來朝發廣陵棹。奉晤台從於旌忠。乃接翰教。欣然信未我遠也。即戒輿人。造請大教。盛使又謂。烏鳧他適。不獲相見。不得不卻讀示編。知老道翁為佛祖慧命。不惜眉毛。良可讚歎。敢以管見。上佐高明者。近日衲子家。頗多偏見。牙齒又復尖利。吾輩必應使之帖然。俛首乃圖天下太平。如洞山近裔。掀翻世派。其持論未嘗不堅。而濟上家各抱不平。多有向弟。嘵嘵者。惟以蒼天蒼天一語答之。竊見大編詳於世裔。政可上接傳

燈而編名指月。顧名思義。指月重在法。要在源流。倘以世裔為主。則須鑿然闢之。方塞其口。否則資之談柄。道我輩於指月二字。顧預了也。若據法要。其間詳略異同。首正尾正。止須竿頭商酌矣。及此棗梨初試。或仍傳燈之名。可乎。惟高明喝正之。弟雖同諸芳草。草往來。初無所見。若謂腳根隨人。久無此心。或以點綴行墨。斷不敢落在誰家。蔣虎老不知於諸方亦有所向否。惟與弟晨夕間語。略見梗概。容書出另請法誨可也。文選樓良晤不遠。不盡欲言。弟宗彝頓首。

近閱浙中諸刻。掀錄世次。自相互異。識者悲之。孝則先生乃當代法門尊宿。來書諄諄。以傳燈。

續指月錄 弁語

四

世次為重。甚合樂讀著錄苦心。文字禪。示為法護。諒佛祖龍天。必同贊讚。助云。濟陽江湘識。

續指月錄凡例二十則

虞山瞿幻寄先生指月錄一書。先是巖天池先生。水月齋初刻。為禪林祕寶。海內盛行。板經數易。後如破山禪師。翻刻東塔禪堂。具德禪師。兩鐫天寧靈隱。甚至斗大茅庵。亦皆供奉。腰包衲子。無不肩攜。儒者談禪之書。未有盛於此本者也。但前錄自七佛起。至六祖以下。凡十六世而止。宋孝宗隆興年。後隆泉諸老以下。無傳焉。茲刻以隆興二年為始。自十七世續起。迄今康熙十八年。三十八世而止。上下五百年。續佛慧命。靡敢或遺。惟現坐道場。無

續指錄 凡例

語錄傳紀塔銘者。不錄。

瞿錄所載。惟十六世。限以軸終。不無遺漏。茲刻不欲輕遺一師。故於十六世。凡大藏現有機緣。一句一義。可傳者。另成前錄補遺一卷。

瞿錄有應化聖賢。未詳法嗣等卷。茲刻自南宋以後。歷代祖師。凡有未表師承者。另列尊宿一卷。諸山

召對機緣。另編奏對一卷。現存原本無此卷。俟覓得補刊。

古德。祇有語句。見之舊本。並無悟道入室機緣。及姓氏。生里者。祇載語句。不及備陳。

茲錄如二十世玉溪玄通禪師。二十一世慶壽教亨

禪師。著庵續燈存稿。俱載之。未詳法嗣。覺浪傳燈正宗。載通為洞宗。普炤辯嗣。載亨為普炤。寶嗣。覺公以洞上子孫。師承必有所本。當從傳燈正宗。為是餘可類推。

按傳燈正宗五十五卷。萬年賁嗣三人。有瑞巖景蒙。無天童從瑾。續燈存稿。萬年賁嗣。亦止三人。有天童從瑾。無瑞巖景蒙。茲刻從正宗補蒙。從續燈補瑾。其餘嗣派。彙考諸刻。例此增補。難以枚舉。

按續燈未詳法嗣卷內。所載仙翁。可觀禪師。於仙林雪庭禪師之後。查雪庭乃明英宗時人。可觀蓋宋

續指錄 凡例

高宗時人也。相隔二百餘年。不宜次敘。若此。謹為改正。

傳燈舊本。列大慧杲居虎丘隆先。續傳燈則虎丘隆居大慧杲先。遠公續略。則置洞宗諸祖於卷首。近如著庵問。費隱容。覺浪盛。白巖符。遠門柱。所刻諸錄。各高等身。互陳青原南嶽前後伯仲之說。所謂各為一家言。以自尊其祖也。茲錄原承瞿先生以儒論禪。便於觀覽。並無人我有滋法弊。讀者諒之。五宗至宋季以後。海內止存臨濟曹洞兩宗。而濟宗法裔。為盛。故錄中行布次第。臨濟先於曹洞。率由

其舊。以便海內學者之觀覽無異云。

濟宗世次。悉從南澗續燈。南嶽單傳諸書。洞宗世次。悉遵洞宗續燈。洞宗世譜。傳燈正宗諸書。各有所自。並無冒濫。

西蜀有大慧杲一支。自鼓山永淨慈明以後。其法嗣燈燈相續。漢月藏公間之曾通書問。且近代有吹萬鐵壁。巴掌。耳庵。諸公語錄。現入嘉興藏中流通。所謂承當有人。繼絕爲重。極深瞻仰。愧未獲觀全錄。另俟後賢。詳爲補入。

信史有闕疑之例。傳燈有並載之條。蓋以續佛慧命。

續增錄 凡例

三

重在師承萬難。以臆見刪削也。瞿錄並載兩天皇悟。因符碑。三碑。各承宗派。遂爲千秋疑案。紛端久矣。茲錄有兩海舟慈。而昭然不疑者。有說焉。兩慈皆濟宗之人。有一家言可按也。一爲金陵翼善開法之海舟永慈。一爲杭州東明繼席之海舟普慈。其姓氏生里不同。其長幼年歲有別。其悟道機緣可證。其付授時日甚殊。普慈則有天童悟爲之立傳。花城沈貫爲之作拈頌序。現在也。永慈則有南澗問之續燈存稿。靈巖之南嶽單傳錄。現在也。惟續燈萬峰嗣下。削去海舟慈之沈貫問答一則。另

詳註於二十八世普慈章之後。

三峰初傳。如橫山成海門。藥顯寧垣。華嚴鴻祥符鈺。安隱忍。高峰聖。皆不輕記人。而同門爲之記。再傳如能仁光。與化宗。德山賦。亦不輕記人。而本師爲之記。又如穹窿範。瑞光雲。變雲璣。西林玄輩。皆爲三峰許可。究不嗣三峰而嗣其子。此等高風古今。指不勝屈。其間恐多未詳。姑遵各有刻本可憑者。然後載入。

是書專在流通宗眼。以機緣爲重。姓名出處聊備查考。

續增錄 凡例

四

諸師之名系於號。號系於寺院。庵額額系於郡邑。以便查考。此傳燈之定式也。如宋之平江。卽今之蘇州。宋之臨安。卽今之杭州。宋之慶元。卽今之寧波。茲錄惟祖庭之名不易。而郡邑隨時以系之。如慶元。天童。寧波。天童。臨安。靈隱。杭州。靈隱之類。不可枚舉。

錄中惟稱禪師者爲多。其稱國師。和尚。法師。西堂。藏主。庵主。上座。首座。大士。居士。道人之類。皆各承其舊。並無臆見。惟姚少師。係徑山及法嗣。出世普慶。遷天龍。唱道甚久。且其得官後。勵道益堅。仍從嗣

法稱少師斯道行禪師云。

續燈不列章次者。亟爲補之。如徑山範下斷橋倫一支。至二十七世。月溪澄。失載機緣。幾至源流無考之類。

嚴天池水月齋原刻瞿本。每葉用十一行二十一字。海內翻本。無不宗之。惟揚之天寧。杭之靈隱。二刻俱有句讀小圈。讀之甚便。且每葉板心。註每師名號三小字。更便查閱。茲刻遵之。

是錄也。海內名公尊宿。共加參訂。其三十四世以前。凡有未經著庵費隱。浪白巖遠門。所曾輯錄者。

續指錄 凡例

五

一字不敢纂入。其三十五世以下。因諸老未有成書。逐一商酌。凡有未經刊行語錄傳記塔銘。無可憑據者。一字不敢纂入。足稱考核精詳。源流有自。誠禪林之拱璧。法門之至寶也。

是錄起於丁巳春王。成於戊午長夏。鳩工始於嘉興楞嚴寺之藏經坊。終於維揚建隆寺之印經寮。繕稿於張劍園居士之般若閣。

聶先樂讀識

虎三徑山二祖長少倫敘考

五燈會元載昭覺勤祖法嗣。徑山杲居首。而虎三隆次之。蓋會元輯於大川濟公。係妙喜四世孫。推尊其祖。宜乎列徑山於虎三之前也。但嚴統諸書。亦仍會元之舊文。先徑山而次虎三。則不得不引虎三塔碑。及大慧年譜詳考二祖之年臘。著爲說以辯正其倫。按塔碑隆祖遷化於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則隆祖之示生。在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也。九歲去家。則元豐八年乙丑也。又六歲受具。則哲宗元祐六年辛未也。又五歲而行。

續指錄 倫敘考

腳四方。首參長蘆淨照。次參湛堂。次參死心。最後從圓悟於夾山。當機契悟。參隨二十年。歸和州省親。四眾請開堂於城西開聖寺。以建炎之亂。南渡宣城。郡守李尙書光延居彰教。四年而遷虎三。又三年而示寂。則住虎三當在紹興四年甲寅。住彰教當在建炎四年庚戌。而出世開聖。則在建炎二三年間也。會元諸書皆載圓悟於建炎初。遷金山二年正月奉詔入對揚州。賜號圓悟禪師。今隆祖語錄第一會住開聖。開堂日拈香酬法乳。稱現住金山佛果圓悟禪師。是則正在佛果住金山入對賜號之時也。其參隨圓悟。

二十年則當始於徽宗政和之初年也。會元載圓悟崇寧中還里省親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復出峽南遊張無盡畱居碧巖復徙道林而隆祖塔碑謂趨夾山見圓悟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他書載僧問圓悟如何是夾山境悟答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然則夾山者即碧巖也參考羣籍定其年甲則隆祖之常隨圓悟自政和而宣和而靖康而建炎前後蓋二十年也此則隆祖之始末合會元諸書所紀以證徐林所撰之塔碑並無纖毫可疑者也按年譜大慧生於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則齒少於隆祖

續指錄 倫敘考

二

一十二年也出家於徽宗崇寧三年甲申則後於隆祖之脫白一十九年也請具足戒於崇寧四年乙酉則後於隆祖之得戒一十四年也政和年間依湛堂於寶峰至宣和七年乙巳始參圓悟於天寧則契機圓悟亦在隆祖之後十餘年也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始住海昏雲門庵則正當隆祖住彰教之年爾時隆祖先已出世於開聖也此則悉依大慧門人祖詠宗演所修之年譜其載筆諒無差謬者也考諸塔碑年譜以定二祖之倫敘豈非虎丘爲兄而徑山爲弟乎年譜載大慧於建炎元年丁未省侍圓悟於金山偕

隆藏主之吳門少憩寶華次虎丘遂館於前資據塔碑隆祖是時已住開聖未住虎丘意者二老皆以省侍圓悟相遇於金山遂同遊吳門館於虎丘耳他書又載應庵華祖先於彰教親依隆祖及隆祖遷住虎丘則華祖爲先馳意者隆祖於建炎中先已受虎丘之請至紹興中始來闡法故華祖爲前驅耳不然以著草鞋住院之華祖豈其居學地時曾爲子夏之先耶會元載應庵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

續指錄 倫敘考

三

正脈通其歸重如此年譜載大慧於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以頌代書答歸宗華侄長老此之謂也會元又載應庵於室中能鍛鍊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又載應庵於虎丘忌日拈香有二十年來坐曲朶木之句又載應庵於孝宗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年譜載大慧亦於是年八月十日示寂於徑山明月堂則知應庵弘法二十餘年實與大慧同時行道也諸書列徑山於虎丘之前實爲傳誤久欲正其說以徧告諸方具眼適樂讀居士從刊上歸出其向日園中所編指月續錄見不開卷便見

虎丘法嗣列在徑山法嗣之前觀其伯仲昭然頓使雁行成序且載筆精妙確有卓見高識爲功於傳燈無盡矣敢抒管見以附不朽名之曰少長倫敘考云康熙己未佛成道日虎丘二十一世法孫虞山槃巖本黃槃談拜書

予閱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係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則知虎丘爲圓悟首座也又閱紫柏老人集其序應庵和尚語錄云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圓悟嫡嗣曰虎丘而虎丘嫡嗣爲應庵則知虎丘爲圓悟嫡嗣也及閱五燈會元昭覺禪

續指月錄 倫敘考

四

師法嗣三十餘人首徑山而次虎丘則不能無疑今閱槃公辯正一書其考諸塔銘按諸年譜二祖之得法行化年月次序可謂詳矣其有一事徑山在虎丘之先者乎虎丘爲兄徑山爲弟斷然無疑也夫兄弟之倫儒釋一理古人雖重嫡而輕庶然庶爲兄嫡爲弟長幼之序猶不可紊况嫡本兄乎庶本弟也而可以顛倒其倫次耶五燈會元編於大慧之門人而推崇其祖是誠有之如楚石爲大慧五世孫無相錢居士序其語錄云圓悟之後分爲二宗一爲妙喜一爲虎丘是亦先徑山而後虎丘者謠傳日久幾莫能辯

槃公得法於木陳老人爲虎丘二十一世孫辯正二祖倫次非爲推崇其祖實所以較正臨濟之正傳訂定圓悟之宗派公也非私也形學識淺劣於禪宗未窺一二但宋文憲公爲文苑鉅公所作禪林碑版之文甚多若育王約之裕公生塔之碑龍池佛心寧公舍利塔銘詳載原委未有不先虎丘而後徑山者是可信也敬書以弁於指月續錄之首俾僧史之信從有本云長洲念齋繆形題

續指月錄 倫敘考

五

續指月錄總目

邢羅延窟學人壽 先樂讀編集

濟陽橙僊居士江 湘郢上參訂

鍾山劉思敬覺岸授稿

珠湖孫宗彝孝則論定

序

弁語

總目

凡例

倫敘考

續指月錄 總目

卷之首

六祖下十六世 羅錄補遺集

臨濟宗

平江虎丘元淨禪師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

衢州天寧梵思禪師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紹興東山覺禪師 岳州佛焰覺禪師

平江寶華顯禪師 台州天封覺禪師

成都正法建禪師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南康雲居宗振首座 祖氏覺庵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已上十三人 淨因 感嗣 台州瑞巖佛燈禪師 淨因 感嗣

韶州南華知昇禪師 慶元蓬萊卿禪師

隆興泐潭擇明禪師 台州寶藏本禪師

吉州大中清海禪師 漳州淨眾了燦禪師

隆興谷山海禪師 已上七人 李麟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

溫州淨居尼溫禪師 已上二人 龍 潭州大滄善果禪師 開福 字嗣

潼川護聖居靜禪師 簡州南巖勝禪師

嘉州能仁紹悟禪師 彭州土溪言庵主

劍門南修道者 已上五人 李麟 蘄州龍華高禪師 五祖

饒州薦福擇崇禪師 龍 文定公胡草庵居士 上封 秀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鼓山僧洵禪師

續指月錄 總目

福州鼓山祖珍禪師 已上三人 上封 嗣 慶元育王介謨禪師

安吉道場慧琳禪師 安吉道場居慧禪師

臨安顯寧圓智禪師 安吉烏回良範禪師

溫州本寂文觀禪師 已上六人 天臺 卓嗣 常德德山慧初禪師 茂龍 雲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 志嗣 漣水萬壽普信禪師

平江慧日興道禪師 廣德光孝懋禪師 已上三人 勝因 靜嗣

福州雪峰慧忠禪師 靈峰 靈嗣 慶元蓬萊圓禪師 天臺 交嗣

江州圓通守慧禪師 洪州黃龍觀禪師 已上二人 四道 吳嗣

揚州石塔禮禪師 明招 慧嗣 峨嵋靈巖徹禪師 淨山 慶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 祥符 立嗣 成都金繩文禪師 信相 嗣

曹洞宗

常州華藏慧祚禪師諱慈

明州雪竇智鑿禪師諱訥

泰州廣福道勤禪師諱實

越州超化藻禪師諱籍

雲門宗

密州峭山寧禪師諱贊

臨安五雲悟禪師諱鑑

臨安中竺元妙禪師諱鑑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諱覺

荆門玉泉思達禪師諱覺

卷之一

六祖下十七世

臨濟宗

續指錄 總目

三

慶元天童曇華禪師諱空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

福州東禪思嶽禪師

福州西禪守淨禪師

江州東林道顏禪師

慶元育王德光禪師

常州華藏宗演禪師

慶元天童淨全禪師

建寧開善道謙禪師

溫州枯木祖元禪師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

潭州大滄法寶禪師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

饒州薦福福悟本禪師

慶元育王道璞禪師

真州靈巖了性禪師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

潭州大滄景暈禪師

臨安靈隱了演禪師

泰州光孝致遠禪師

建康蔣山善直禪師

福州雪峰蘊聞禪師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

臨安靈隱道印禪師

建寧竹原宗元庵主

近禮侍者

溫州淨居尼道禪師

平江資壽尼總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修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已上三十四人

福州清涼坦禪師

臨安淨慈師一禪師

安吉道場法全禪師

泉州延福慧升禪師

福州支提升禪師已上五人

續指錄 總目

四

鎮江焦山師體禪師

台州國清行機禪師

常州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已上四人

慶元全庵齊己禪師

臨安靈隱道濟禪師

撫州疏山如本禪師

日本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郊居士已上六人

臨安徑山寶印禪師諱叢

浩州鳳棲慧觀禪師諱提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

常德文殊業禪師已上二人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

台州萬年道閑禪師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

南康雲居圓禪師已上四人

成都信相戒修禪師

袁州普庵肅禪師已上八人

隨州大洪祖證禪師	潭州大瀉行禪師
荆門玉泉宗璉禪師	潭州道林淵禪師
隆興泐潭德誼禪師	常州宜興可封禪師
隆興野庵祖璿禪師	潭州石霜鑿禪師 <small>已上八人 大洪果嗣</small>
南康雲居德會禪師 <small>五頭</small>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	成都正法灝禪師
成都昭覺辯禪師 <small>已上四人 佛性秦嗣</small>	平江覺報清禪師
安吉何山然首座 <small>已上二人 道場秦嗣</small>	義烏稠岩了贊禪師
侍制潘良貴居士 <small>已上二人 何山蜀嗣</small>	漢州無為守緣禪師 <small>泐潭</small>
南康雲居德昇禪師	通州狼山溫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竹庵建嗣</small>

續指月錄 總目 五

青州青原如禪師 <small>易</small>	太平隱靜彥岑禪師
鄂州報恩成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震覺蜀嗣</small>	遂寧西禪希秀禪師 <small>西禪</small>
饒州薦福休禪師	信州晦庵慧光禪師
真州且庵守仁禪師 <small>已上三人 高行嗣</small>	淨居尼法燈禪師 <small>淨居</small>
台州萬年曇賁禪師	南劍西巖宗回禪師
慶元天童了朴禪師	臨安龍華本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臨安東山吉禪師 <small>已上六人 真諱嗣</small>
臨安靈隱道樞禪師 <small>揚</small>	悟初首座 <small>光孝</small>

曹洞宗

慶元天童如淨禪師 <small>雲黃</small>	東谷光禪師 <small>紫</small>
----------------------------	------------------------

雲門宗	雲州光孝深禪師 <small>雲</small>
卷之二	
六祖下十八世	
臨濟宗	
天童密庵咸傑禪師	衢州光孝善登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教授嚴康朝居士 <small>已上五人 天童秦嗣</small>	泉州法石慧空禪師
臨安淨慈曇密禪師	吉安青原禪禪師 <small>已上三人 整堂秦</small>
荆州公安祖珠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續指月錄 總目 六

臨安淨慈彥充禪師	婺州智者真慈禪師
成都昭覺紹淵禪師	徽州簡上座 <small>已上六人 東森蜀</small>
福州鼓山安永禪師	溫州龍翔南雅禪師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	南劍安分庵主 <small>已上四人 西諱蜀</small>
臨安靈隱之善禪師	臨安淨慈義雲禪師
臨安北磻居簡禪師	臨安徑山如玟禪師
福州東禪智觀禪師	湖州上方義銛禪師
臨安鐵牛印禪師	慶元育王宗印禪師
慶元育王師瑞禪師	慶元天童了派禪師
慶元天童師齊禪師	江州雲居梵琮禪師

慶元孤雲權禪師	石庵正珣禪師 <small>已十四人</small>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	臨安徑山德澗禪師 <small>已十一人</small>
福州石庵知珣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慶元育王妙堪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臨安靈隱希夷禪師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
慶元雪竇處南禪師	福州雪峰了宗禪師
相國錢象祖居士 <small>已六人</small>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
興化華嚴雲禪師	福州中濟才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湖州何山慧清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仙州山吳十三道人 <small>已三人</small>
如居士顏丙 <small>已三人</small>	慶元育王從廓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慶元天童達觀禪師	仰山簡庵清禪師 <small>已二人</small>
續指月錄 總目 七	
常州華藏有權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天童癡鈍智穎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鎮江金山道奇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婺州三峰印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慶元徑山元聰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平江萬壽月林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常德德山子涓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溫州龍鳴賢禪師	潭州大滄鑑禪師
慶元瑞巖景蒙禪師	慶元雪庵瑾禪師 <small>已四人</small>
曹洞宗	
襄州鹿門覺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卷之三	
六祖下十九世	

臨濟宗	
慶州臥龍祖先禪師	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饒州薦福道生禪師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
臨安淨慈慧光禪師	太平隱靜致柔禪師
靈隱笑庵了悟禪師	金陵蔣山慶如禪師
平江承天允詔禪師	學士張鑑居士 <small>已十人</small>
吉安青原宗廣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淨慈晦翁悟明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徑山藏叟善珍禪師	淨慈東叟仲穎禪師
吉安龍濟宗整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育王物初大觀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淨慈偃溪廣閻禪師	靈隱大川普濟禪師
續指月錄 總目 八	
徑山淮海源肇禪師	婺州雙林石朋禪師
天童弁山阡禪師	平江虎丘曇禪師
龍溪文禪師	平江虎丘道源禪師
慶元大慈慧洪禪師	慶元壽國清禪師 <small>已十人</small>
湖州道場法舟禪師	無極觀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慶元瑞巖崇壽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慶元無鏡徹禪師
鼇峰定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饒州薦福燦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福州雪峰信禪師 <small>已三人</small>	平江虎丘善濟禪師
越州天衣文蔚禪師	柏岩凝禪師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 <small>已四人</small>	徑山荆叟如珏禪師

福州雪峰德因禪師 <small>已上三八 天童禪</small>	靈隱高原祖泉禪師 <small>金山 禪</small>	隆興黃龍慧開禪師	興化囊山德秀禪師	潭州石霜妙印禪師 <small>已上三八 萬壽禪</small>	鼓山檜堂祖鑿禪師 <small>乾元 禪</small>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 <small>萬王 禪</small>	曹洞宗	青州普昭一辯禪師 <small>鹿 禪</small>	天童雲外岫禪師 <small>東嶽 禪</small>	卷之四	六祖下二十世	臨濟宗	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江州雲居慈覺禪師	續指錄 <small>總目</small>	九	寧波大慈道儔禪師	靈隱石田薰禪師 <small>已上四八 臥龍禪</small>	天童滅翁文禮禪師	溫州江心希璉禪師	台州佛日巖禪師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	淨慈谷源道禪師	湖州道場悟心禪師	寧波雪竇仲謙禪師	諾庵肇禪師	湖州道場普嚴禪師	蘇州虎丘曇禪師	台州瑞巖光睦禪師	鎮江金山善開禪師	雪竇無相範禪師	祕監陸游居士 <small>已上四八 蘇州禪</small>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 <small>萬 禪</small>	淨慈清溪沅禪師	荆州公安錫禪師	福州西禪圓禪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育王寂窻有照禪師	泉州法石元智禪師	報恩太古先禪師	岳翁淳禪師 <small>已上七八 天童禪</small>	平江虎丘元禪師 <small>麟 禪</small>	徑山元叟行端禪師 <small>徑山 禪</small>	溫州江心了萬禪師	奉化栢堂益禪師	婺州雙林開禪師 <small>已上三八 淨慈禪</small>	枯木榮禪師 <small>無 禪</small>	徑山佛智元熙禪師 <small>觀 禪</small>	徑山雲峰妙高禪師	湖州何山至明禪師	天童止翁鑿禪師 <small>已上三八 淨慈禪</small>	天童石門來禪師	寧波雪竇同禪師 <small>已上三八 天童禪</small>	靈隱悅堂祖閻禪師 <small>雙林 禪</small>	廬山圓通逸禪師 <small>在 廬</small>	岳州灌溪昌禪師 <small>無 禪</small>	福寧支提澄鑑禪師 <small>福 禪</small>	續指錄 <small>總目</small>	十	大慶尼智悟禪師 <small>靈 禪</small>	天童西江謀禪師	福州雪峰玉禪師 <small>已上二八 靈隱禪</small>	杭州中竺有禪師	臨安淨慈慶禪師 <small>已上二八 徑山禪</small>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 <small>靈 禪</small>	溫州瞎驢無見禪師	臨安無傳祖禪師	杭州護國宗禪師	放牛余居士 <small>已上四八 蘇州禪</small>	福州皖山正凝禪師	婺州雙林介禪師 <small>已上二八 徑山禪</small>	葛廬覃禪師 <small>靈 禪</small>	曹洞宗	磁州大明寶禪師	慈雲十身覺禪師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	鄭州普昭寶禪師 <small>已上四八 普昭禪</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州雪竇大證禪師天童
姚嗣

卷之五

六祖下二十一世

臨濟宗

袁州仰山祖欽禪師

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台州國清源禪師

天童別山祖智禪師

福州雪峰一禪師

天童月坡明禪師

廬山東林直禪師

雪竇希叟紹曇禪師

靈隱退耕亭禪師

福州雪峰可湘禪師

天童西巖了慧禪師

越州光孝輝禪師已上六
徑出籍嗣

續指月錄 總目

十一

杭州淨慈慧禪師

杭州中竺珂禪師已上六
靈隱籍嗣

育王橫川如琪禪師

淨慈石林行鞏禪師

嘉興天寧衍禪師

平江虎丘靖禪師已上四
天童籍嗣

平江萬壽辯禪師

平江虎丘義禪師已上二
靈隱籍嗣

徑山虛舟普度禪師靈隱
道嗣

平山萬壽嶽禪師淨慈
道嗣

平江承天夢真禪師

霍山昭禪師

慧巖象潭泳禪師

一關溥禪師

台州國清澤禪師已上五
靈隱籍嗣

徑山智愚禪師

天童石帆行禪師已上三
靈隱籍嗣

杭州徑山心月禪師金山
道嗣

福州神光隆禪師

高臺此山應禪師

天童簡翁敬禪師已上三
徑出籍嗣

湖州道場介清禪師徑山
道嗣

靈隱性原慧朗禪師

嘉興楚石梵琦禪師

徑山愚庵智及禪師

杭州天鏡元澗禪師

蘇州萬壽至仁禪師

寧波夢堂曇噩禪師

徑山復原福報禪師

徑山古鼎祖銘禪師

杭州靈隱法林禪師

天寧歸庵祖闡禪師

蘇州開元善如禪師

杭州上竺本無法師

蘇州萬壽智溍禪師已上五
徑出籍嗣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

南康雲居師大禪師已上三
徑出籍嗣

金陵龍翔大訖禪師

嘉興祥符念常禪師

寧波雪竇祖瑛禪師

續指月錄 總目

十二

杭州中竺正遠禪師

寧波佛巖天倫禪師

越州天衣子清禪師已上六
徑出籍嗣

杭州中竺自如禪師

江州東林詰禪師

明州天童奇禪師

徑山本源善達禪師

龍巖真首座已上五
徑出籍嗣

恭都寺徑山
道嗣

明州雪竇汝霖禪師天童
道嗣

湖州道場思珉禪師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

江州東林宗廓禪師已上三
靈隱籍嗣

石門元翁信禪師靈隱
道嗣

呂鐵船居士靈隱
道嗣

金芝嶺鐵紫念庵主靈隱
道嗣

松江澱山德異禪師靈隱
道嗣

舒州太湖寬禪師靈隱
道嗣

無為天寧教禪師靈隱
道嗣

北京慶壽簡禪師靈隱
道嗣

曹洞宗

太原王山體禪師

仁山恆禪師已上三人
大明寶錄

燕京慶壽教亨禪師嘉

卷之六

六祖下二十二世

臨濟宗

杭州高峰原妙禪師

徑山虛谷希陵禪師

衡州鐵牛持定禪師

袁州鐵山瓊禪師

建昌牧潛圓至禪師已上五人
仰山錄

竹屋簡禪師

絕象鑿禪師

台州方山寶禪師

續指錄 總目

十三

永宗本禪師已上四人
雙倫錄

蔣山忠禪師無學
元

崑山薦巖妙道禪師

金陵古林清茂禪師

越州天衣覺恩禪師已上三人
真室錄

杭州靈隱德海禪師

嘉興天寧景曇禪師

蘇州虎丘永禪師已上三人
淨慈錄

杭州徑山淨伏禪師

天童竹西坦禪師已上二人
徑山錄

越州寶葉源禪師

蘇州虎丘雲禪師已上二人
徑山錄

南叟茂禪師徑

育王東生德明禪師育王
彌

靈隱空叟忻悟禪師

少師斯道衍禪師已上二人
徑山錄

徑山南石文秀禪師高
仁

嘉興天寧力金禪師

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已上二人
徑山錄

金陵天界慧曇禪師

金陵天界宗泐禪師

杭州中竺廷俊禪師

杭州靈隱輔良禪師

廬山圓通裕禪師已上五人
鷲新

淨慈孤峰明德禪師寶

福州天寶法樞禪師天池
信

孤舟濟禪師密

宜興龍池永寧禪師太
密

杭州妙果水盛禪師無
密

曹洞宗

磁州大明滿禪師

勝默光禪師已上三人
玉

磁州大明詮禪師信

鄭州西溪弘相禪師廣
密

卷之七

六祖下二十三世

續指錄 總目

十四

臨濟宗

天目中峰明本禪師

杭州斷崖了義禪師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

處州空中假禪師已上四人
天台妙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嘉

徑山竺遠正源禪師

婺州寶林紹大禪師已上三人
徑山錄

汝州香嚴思聰禪師鐵山
錄

湖州石屋清琪禪師

淨慈平山處林禪師

婺州石門至剛禪師已上二人
徑山錄

海門天真惟則禪師圓
錄

台州華頂先覲禪師

明州松巖元湛禪師

杭州鳳山靈禪師已上三人
寶

天童平石砥禪師東
密

日本夢窗智曜國師高
密

台州瑞巖無愠禪師

天童了堂一禪師	徑山大宗興禪師 <small>已上三人 嚴殿道嗣</small>
蘇州靈巖清欲禪師	蘇州定慧大方禪師
瑞雲松隱茂禪師	溫州仙巖猷禪師
越州龍華海禪師 <small>已上五人 優婆塞</small>	育王大千慧照禪師
杭州徑山顏禪師	育王雪窗悟光禪師
徑山月林鏡禪師	建寧斗峰正璋禪師
明因湛禪師 <small>已上六人 蘇海嗣</small>	三空道人 <small>天章</small>
金陵天界懷信禪師	天童舜田牧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天童坦嗣</small>
金陵蔣山忠禪師 <small>玉山 珍嗣</small>	育王月江正印禪師
徑山南楚悅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徑山伏嗣</small>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 <small>雙林 開嗣</small>
續指月錄 總目 十五	
金陵保寧覺慧禪師 <small>西白 金嗣</small>	淨慈佛鑑師頤禪師 <small>竺曇 敷嗣</small>
金陵靈谷淨戒禪師 <small>天界 曇嗣</small>	天童佛朗自性禪師 <small>天界 助嗣</small>
靈隱無文本契禪師 <small>淨慈 德嗣</small>	衢州烏石世愚禪師 <small>止巖 成嗣</small>
淨慈逆川智順禪師 <small>天寶 樞嗣</small>	五臺壁峰寶金禪師 <small>德安 真嗣</small>
曹洞宗	竹林巨川海禪師 <small>已上三人 靈巖清嗣</small>
燕京報恩行秀禪師	
卷之八	
六祖下二十四世	
臨濟宗	
婺州千巖元長禪師	蘇州天如惟則禪師

日本古先原禪師 <small>已上三人 天目本嗣</small>	建寧古梅正友禪師 <small>嚴若 波嗣</small>
杭州淨慈普仁禪師 <small>智者 義嗣</small>	杭州止庵德祥禪師
天界夷簡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淨慈林嗣</small>	湖州弁山智安禪師 <small>海門 則嗣</small>
處州白雲智度禪師 <small>善慶 禪嗣</small>	天童元明原良禪師 <small>善慶 源嗣</small>
徑山敬中普莊禪師 <small>天童 一嗣</small>	溫州江心慧恩禪師 <small>天界 信嗣</small>
慈谿見心來復禪師 <small>徑山 悅嗣</small>	慈谿無旨可授禪師 <small>靈隱 明嗣</small>
杭州普明成禪師	淨慈照庵靜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祖芳聯嗣</small>
瑞安太初啟原禪師	金陵非幻永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烏石愚嗣</small>
曹洞宗	燕京報恩從倫禪師
西京雪庭福裕禪師	
續指月錄 總目 十六	
吾捨從寬禪師	華嚴全一至溫禪師
丞相耶律楚材居士	屏山李純甫居士 <small>已上六人 觀慈秀嗣</small>
順德弘明虛照禪師 <small>仙巖 德嗣</small>	
卷之九	
六祖下二十五世	
臨濟宗	
蘇州萬峰時蔚禪師	杭州天龍守貴禪師
華亭松隱德然禪師	婺州蘭室德馨禪師
婺州明叟昌庵主 <small>已上五人 千岩真嗣</small>	潤州慈舟濟禪師
一峰寧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嘉賓嗣</small>	杭州空谷景隆禪師 <small>弁山 安嗣</small>

金陵天界俊禪師 <small>陳林度嗣</small>	曹洞宗	西京少室文泰禪師	太原中林智泰禪師
泰安足庵肅禪師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		安平守護禪師	
弁州太子久善禪師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	
鞏昌廣嚴法興禪師		順德妙乘禪師 <small>已上大夫少室裕嗣</small>	
燕京月泉同新禪師 <small>林瑛倫嗣</small>		關中林禪師	
十方進禪師		嵩山法王暉禪師	
泰安靈巖復禪師		護國圓禪師	
<small>續指月錄 總目</small>		淨土里禪師	
崇孝普禪師		天寧仲復子顏禪師	
汝州寶應海禪師 <small>已上大夫德庵照嗣</small>			
太保劉秉忠居士 <small>已上大夫天寧照嗣</small>			
卷之十			
六祖下二十六世			
臨濟宗			
蘇州寶藏持禪師		瑞州無念勝學禪師	
泉林首座 <small>已上大夫靈蘊嗣</small>		建昌黃龍本來禪師 <small>金山天泉嗣</small>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		杭州虎跑皎禪師 <small>已上大夫天泉俊嗣</small>	
揚州素庵田居士 <small>何密庵太守嗣</small>			

曹洞宗	西京寶應福過禪師	濟南秋江潔禪師 <small>已上大夫少室泰嗣</small>
	西京寶應永達禪師	封龍古巖就禪師 <small>已上大夫足庵嗣</small>
卷十一		
六祖下二十七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慧昂禪師 <small>寶嚴持嗣</small>	建寧天界會中禪師 <small>諱即來嗣</small>	
金陵大岡澄禪師	舒州幻叟紹琦禪師	
雲南古庭堅禪師 <small>已上大夫無際悟嗣</small>	佛跡頤庵真禪師 <small>田崇庵居士嗣</small>	
伏牛物外信禪師 <small>月幻法嗣</small>		
<small>續指月錄 總目</small>		
曹洞宗		
鄧州香嚴文才禪師	熊耳空相珪禪師	
嵩山龍潭深禪師	嵩山龍潭端禪師	
洛陽天慶江禪師	嵩山永泰祥禪師 <small>已上大夫少室通嗣</small>	
盤山遇禪師	太原斌禪師 <small>已上大夫寶遠嗣</small>	
天界雪軒道成禪師 <small>秋江滿嗣</small>	西京息庵義讓禪師	
泰山靈巖容禪師	晉寧心庵主	
白茅春庵主 <small>已上大夫對龍就嗣</small>		
卷十二		
六祖下二十八世		

臨濟宗

金陵海舟永慈禪師

東明海舟普慈禪師

冰心月江覺淨禪師

已上三人
實明禪師

邵武君峰慧通禪師

天昇
中嗣

金陵高座覺澄禪師

襄陽大雲興禪師

涿州金山寶禪師

唐安湛淵齋禪師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

長松大心真源禪師

松藩崇善智中禪師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

翠微悟空禪師

珪庵祖玠侍者

已上二人
瑩琦禪師

五臺顯通淨倫禪師

雲壽
騎

夷峰寧禪師

續指月錄 總目

十九

杭州毒峰本善禪師

五臺孤月澄禪師

已上三人
月溪澄禪師

鳳陽槎山文全禪師

崇福大慧華禪師

已上二人
慶澄禪師

處州白雲滄禪師

顯
禪師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

和度
志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

雲空
通嗣

性空和尚

雲
瑞嗣

曹洞宗

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佛巖稔禪師

登封竹庵子忍禪師

登封華嚴遇禪師

陝州熊耳登禪師

古蔡元禪師

已上六人
震本禪師

天寧才禪師

維摩懷禪師

天慶能禪師

韶陽雲門愁禪師

陝州安國仁禪師

大都天寧壽禪師

遼州定禪師

解州沿禪師

耀州顯禪師

已上九人
寤霜禪師

金陵靈谷正映禪師

慧
謙

陝州熊耳定禪師

舜都宗禪師

空杏偉禪師

廣平實禪師

已上四人
天慶禪師

卷十三

六祖下二十九世

臨濟宗

東明寶峰智瑄禪師

廬山碧峰瑛禪師

已上二人
海持禪師

邵武君峰清祥上座

君
禪師

徑山天才英禪師

天
寧

續指月錄 總目

二十

南京碧峰顯禪師

興
禪師

杭州寶芳進禪師

興
禪師

荊州圓通湛覺禪師

性
空

曹洞宗

嵩山萬壽了改禪師

松
庭

卷十四

六祖下三十世

臨濟宗

荆門天琦本瑞禪師

寶
隆

匡山天池智素禪師

慧
覺

嘉興東塔曉禪師

寶
勇

嘉興天寧道濟禪師

道
宣

湖州天池法聚禪師

天
通

建寧古音淨琴禪師

道
宣

曹洞宗	杭州徑山慧林禪師 <small>金剛</small>	嵩山萬壽契斌禪師 <small>壽</small>	卷十五	六祖下三十一世	臨濟宗	隨州龍泉正聰禪師	沔州古巖濟禪師	伏牛大休實禪師 <small>已上三人 天琦 瑞嗣</small>	襄陽大覺圓禪師 <small>天池</small>	嘉興無趣如空禪師 <small>野勃</small>	大休宗隆禪師 <small>無靈</small>	嘉興雲谷法會禪師	嘉興東谿澤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天全 雲嗣</small>	續背錄 總目	浮峰普恩上座 <small>天池</small>	建寧斗峰覺禪師 <small>雙峰</small>	曹洞宗	西京無方可從禪師 <small>萬壽</small>	卷十六	六祖下三十二世	臨濟宗	北京笑巖德寶禪師 <small>無嗣</small>	五臺龍樹寶應禪師	五臺山楚峰和尚	玉堂和尚 <small>已上三人 大謙</small>	蘇州車溪性冲禪師	嘉興祇園虛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無靈 雲嗣</small>	曹洞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曹洞宗	嵩山月舟文載禪師 <small>金剛</small>	卷十七	六祖下三十三世	臨濟宗	龍池幻有正傳禪師	金陵靈谷曇芝禪師	五臺三際廣通禪師	鳳陽正宗悟上座	京兆高庵傑上座	天台天常經上座	武林素庵智上座	嘉興南明慧廣禪師 <small>果溪</small>	曹洞宗	續背錄 總目	北京小山宗書禪師	順德金山寶禪師 <small>已上二人 雲載 嗣</small>	卷十八	六祖下三十四世	臨濟宗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	磬山天隱圓修禪師	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湖州淨名蓮禪師 <small>已上四人 幻有 傳嗣</small>	曹洞宗	西山大千常潤禪師	建昌廩山常忠禪師	大伍隱庵如進禪師	龍岡大方遷禪師	鄴下古風通玄禪師	順德天然佐禪師 <small>已上六人 雲載 傳嗣</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臨濟宗

馮山五峰如學禪師 三峰漢月法藏禪師

四川破山海明禪師 徑山費隱通容禪師

金粟石車通乘禪師 蕪州寶華通忍禪師

龍池萬如通微禪師 平陽木陳道忞禪師

雪竇石奇通雲禪師 古南牧雲通門禪師

遯村浮石通賢禪師 通玄林楚奇禪師已十六天童悟禪

夾山林阜通豫禪師 南澗箬庵通問禪師

續指錄 總目

三三

天目玉林通秀禪師 南嶽山茨通際禪師

陽山印中授禪師已上五天隆修禪 建寧衡石鈞禪師已上六天隆修禪

卷二十

六祖下三十五世

曹洞宗

大覺慈舟方念禪師 少室無言正道禪師

內丘智空了睿禪師 宗教鰲谷妙銀禪師

象城無疑真信禪師 南宮令于居士已上六天隆修禪

壽昌無明慧經禪師已上六天隆修禪

尊宿集

茲則統名尊宿自宋迄今續入六十一人謂之應化謂之未詳皆得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嘉興宣翁可觀禪師

臨安普覺淳朋禪師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

青州佛覺禪師 圓通善國師

燕山玄悟玉禪師 黃山趙文孺居士

高郵定禪師 馮山太初禪師

中觀沼禪師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

五臺子範慧洪大師 建寧獎山元模禪師

鄭州佛光道悟禪師 廬山證首座

續指錄 總目

三五

溫州省庵思禪師 文獻公黃潛居士

塊北和尚 奉化雪竇常藏王

台州黃巖丁安人 慶元育王勉侍者

鑷工張德道者 永福靈江浩首座

老素首座 淨慈元庵會藏主

天目一山魁庵主 溫州壽昌輝禪師

育王虛庵實首座 天童幻庵住首座

天童默中唯西堂 佛隴宜興可上座

瑞州九峰壽首座 天台無盡祖燈禪師

徑山傑峰英禪師 徑山敬庵莊禪師

淮南祐上座

佛妙禪師

杭州仙林雪庭禪師

吉州白雲明星禪師

徑山月林鏡禪師

金陵古淵清禪師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

雲棲蓮池祿宏禪師

紫柏達觀真可禪師

黃蘗無念深有禪師

夔州白馬方象禪師

鵝湖養庵心禪師

真寂聞谷廣印禪師

破山洞聞法乘禪師

達澄受昭禪師

介子黃毓祺居士

明州白雲西師太

青林如鑑老宿

優曇頤和尚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

續指月錄 總目

三五

寧波天壽新禪師

明州秀峰敢禪師

金陵紫竹林煥禪師

興化蘆渡權禪師

徐州龍山量禪師

續指月錄卷首

廬陵聶先樂讀編集

濟陽江湘郢上參訂

六祖下十六世 瞿本補遺

臨濟宗

平江虎丘雪庭元淨禪師。吉安雙溪人。上堂。知有底人。

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

死心和尙道。山僧行腳二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

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處處

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

續指月錄卷首 雪庭淨

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

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

墮在毒海。若在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

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

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眾曰。嶮。僧問。如何是到家

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師曰。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

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

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昭覺 勤嗣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吽。咄。昭覺勤嗣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州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

續指月錄卷首

福嚴演 訥堂思 玄沙昭 東山覺

二

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腳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腳。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昭覺勤嗣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昭覺勤嗣

紹興東山覺禪師。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

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撥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昭覺勤嗣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為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昭覺勤嗣

續指月錄卷首

佛照覺 寶華顯 天台覺 正法建

三

平江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上堂。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眾。眾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昭覺勤嗣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昭覺勤嗣
成都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峰上獅子翻身。藕窟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昭覺勤嗣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舉百丈脫野狐公案。頌曰。不
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上畫角。
滿船明月泛江湖。昭覺
勤嗣

南康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

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

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

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

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

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昭覺
勤嗣

祖氏覺庵道人。建寧游察院之侄女也。幼志不適。畱心

續指月錄卷首 鴻福文 振首座
祖氏 今人

四

祖道。於圓悟示眾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卻所

見。始得自由。氏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

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昭覺
勤嗣

令人明室道人。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

庚申二月。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

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亦嘗

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

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

提。淨妙蓮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為。喫粥喫飯洗

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

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义下死。道得底也。
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昭覺勤嗣已
上共十三人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

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

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

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淨因
成嗣

韶州南華知昂禪師。蜀之永康人。上堂。日日說時時舉

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為能言

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間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

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

續指月錄卷首 瑞巖燈 南華昂
蓬萊卿

五

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嘎

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

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

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太平
勳嗣

慶元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

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

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

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舉

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

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

深海底行。然雖如一。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

鷺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太平 勸詞

隆興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

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

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

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翁把不住。又

來船上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

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

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脈。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

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太平 勸詞

續指月錄卷首 勸禪明 寶藏本 詳符海 佛真燦

六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

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

座。太平 勸詞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

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

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

舊亦無新。青山况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

放下著。師禮拜而去。太平 勸詞

漳州淨眾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

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驀駝無覓處。夜來足

跡在松陰。太平 勸詞

隆興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

揚眉。翻成造作。說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

行。望剎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

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

眼胡。卓拄杖下座。太平 勸詞 已上共七人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絳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

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

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輪藏。迅轉頓明大法。趨

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

續指月錄卷首 隆興海 白楊順

七

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

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

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鷹一聲情念斷。霜

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

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

僧祇向他道。卻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

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卻。人人盡

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

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眾。染綠易

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彫

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眾一似為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因病示眾。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祇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眾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眾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木枕头。師律身清苦。出入惟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於寺西。龍門遠嗣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眾曰。三通鼓罷。

續指月錄卷首

尼慧溫。大滄果

八

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若帚柄。聊與三十。龍門遠嗣共二人潭州大滄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面壁九年。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麼。卻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賊為驗。曰。有時乘月好。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開福率嗣

潼川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出家。謁南堂。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艸青。坐卻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樓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為畔。泉為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大隨靜嗣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

續指月錄卷首

愚丘靜。南巖勝。能仁悟。

九

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卽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鎮錫。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大隨靜嗣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仔細看。霧捲雲收

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大隨靜詞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蘇州人也。初至大隨間。舉石

頭和尚示眾偈。條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

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為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眾訝

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

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

寂寥絕眾緣。箇中無限量。風月一牀眠。大隨靜詞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

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

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

靈龜曳尾。大隨靜詞已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

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

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五祖自詞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人。上堂。舉僧問古德生

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

德曰。家犬聲。獐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

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獐夜不休。陸地行

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

東行。卻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

續指月錄卷首 言庵主 修道者 龍華高 薦福崇

十

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少喜多瞋。上堂

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眾

曰。還記得麼。眾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

也。忘卻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

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黃龍逢詞

胡文定公草庵居士。名安國。字康侯。久依上封秀和尚

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

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掘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

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秀

偈曰。祝融峰似杜成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

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上封秀詞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

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

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

大丈夫乘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

早會落卻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恁麼人。喝

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

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

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

放過一著。何故。曾為蕩子。偏憐客。自若貪杯。惜醉人

續指月錄卷首 胡文定 普賢素

十一

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

一喝下座。上封才副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卻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鈍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曰。歸堂去。上封才副

續指月錄卷首 山堂

十二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與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布。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為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示眾云。大道祇在

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

示眾。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上封才副

共三人

慶元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是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

續指月錄卷首 別峰珍 育王 普明琳

十三

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徧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賴。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師性剛毅。泣眾有古法。時以鐵面稱之。天寧卓副安吉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箭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

座。上堂一卽多。多卽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諸識。拈起舊來。攬拍板。明時共

唱太平歌。天寧卓嗣

安吉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

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

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鎖卻天下人舌頭。若會不

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

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

上堂。舉臨濟示眾曰。一人在高高山頂。無出身之

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

續指月錄卷首 道場慧 松堂智 唯庵範 本寂觀

十四

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

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天寧卓嗣

臨安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邊脩

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

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天寧卓嗣

安吉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

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覩不

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

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

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師召眾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卻五年分疏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天寧卓嗣

卓嗣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郡之永嘉葉氏子。上堂。過去

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

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

不如無。還知麼。除卻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

參。天寧卓嗣已上共六人

常德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人。上堂。顧視大眾曰。見

續指月錄卷首 德山初 延慶叔 萬壽信 慧日道

十五

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

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

又作麼生。一趨趨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

位中畱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

聚頭相共舉。瞎卻正法眼。拈卻雲門普。德山不會說

禪。贏得村歌杜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黃龍震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

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與今

日失利。祖庵主嗣

漣水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

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勝因靜嗣

平江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開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靚面為提撕卓拄杖下座勝因靜嗣

廣德光孝果愍禪師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勝因靜嗣已上三人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光孝愍雪峰忠

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雪峰需嗣

慶元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天童交嗣

江州圓通密印守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卻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圓通旻嗣

洪州黃龍道觀禪師上堂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辨你諸人為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圓通旻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首 十六

揚州石塔宣祕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

網大難為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眾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

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鐵枝上眾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搦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土局在汝諸

人因甚麼卻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儉明招

峨嵋靈巖徹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真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

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

般春祥符立嗣

成都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信相顯嗣

續指月錄卷首 十七

曹洞宗

常州華藏明極慧祚禪師頌洞山喫果子話曰洞山果

子誰無分撥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為君輕點破牡丹

花下睡貓兒淨慈

明州雪竇足庵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

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

於長蘆大休首眾即器之後遷象山百怪不能惑深

夜開悟求證於廷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食庵小

無牀可臥若能與食展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

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其所得呈一頌然喜曰鑒公徹

續指月錄卷一 金瓶文 華嚴祚 廣福勸 十五

也復見大休於岳林試其機鋒辯才無礙歎曰佛祖

不柰你何因為行乞擔二布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

出世為大休燒香上堂云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天童 玉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

安如何是和尙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

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

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

如何是和尙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欵乃碧巖

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

無心罈子貯清風雪竇 宗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

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畱

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

暖了無知善權 智嗣

雲門宗

密州嗜山牽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

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

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雪竇 明嗣

臨安五雲悟禪師若溪人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

續指月錄卷一 超化藻 嗜山牽 五雲悟 中坐癡 十九

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

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

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

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

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

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淨慈 昌嗣

臨安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截

斷眾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

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

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

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

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

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靈隱光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

壁空勞力。三腳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為甚

如此。九九八十一。圓覺曇嗣

荆門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

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

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嶽麓海嗣

續指月錄卷首

續指月錄卷首

靈巖日 玉泉遠

二十

續指月錄卷一

廬陵叢 先樂讀編集

濟陽江 湘郢上參訂

六祖下十七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斬之黃梅江氏子。年十七。投

邑之東禪出家。十八為大僧。首參隨州水南遂禪師。

染指法味。徧歷江湖。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

後上雲居。謁圓悟勤老人。一見拊勞。痛與提策。追勤

入蜀。命師往依彭教隆和尚於宣及隆。移虎丘。師為

續指月錄卷一

天童華

一

先馳。未半載。通徹大法。頓悟圓悟為人處機關。深固

運用恢廓。言句超越。道洽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

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以妙嚴請師出世。歷住明

果薦福。東林。蔣山。歸宗。天童。諸名刹。上堂。參禪人

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

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

飯是錯用心。屙屎撒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

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

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九年面壁

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

一晝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見聞覺知
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瘧蘇州
人獸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
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
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山茨際云蓮葉何田田魚
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老僧仔細看不
見東西少南北確庵青頌云蘇常川浙到淮南福
建江西又廣南各路鄉談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
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覩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
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
尚將甚麼喫飯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

續指月錄卷一 天童華

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兩
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悉皆歡喜謂
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
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
曾停被我捉來摘卻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
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
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辯龍蛇 虎巨隆諱日師設供
拈香曰平日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
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
坐曲彘牀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

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師於室中能鍛鍊
者艾故一時共稱大慧杲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
誠徒眾云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蛇蝎窟乎
師住歸宗時大慧杲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
杲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師云坐斷金輪第一峰
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
通其望重如此 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師臨示寂
猶挂入室牌鉗錘大眾至夜分區處院事纖悉不遺
門人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常笑諸方所爲豈自爲
之耶奄然跌坐而逝塔全身於天童太白峰虎上
隆嗣

續指月錄卷一 天童華 教忠光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聞之李氏子兒時算言笑聞
梵唄則喜十五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剃髮染
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
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楚淮盜起歸
謁佛心後參大慧杲和尚於廣因得荷大法機緣悟
由備載
慧杲章 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
放卻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
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 僧問文殊爲甚麼
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因問罔明因甚麼卻
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

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太慧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年二

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為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

迎難之。師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

花。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為比丘。一錫湖湘。徧參

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茅於羌峰絕頂。不下山者三

年。因敦忠光參大慧杲。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章印以偈曰：頂門

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卸卻符。趙州

東壁挂葫蘆。住西禪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

於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

續指錄卷一 西禪需 東禪岳 四

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

涉繁詞。塵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

師。向羌峰頂上。拏風鼓浪。玩弄神變。腳跟下好與三

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曰：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

芻襟當等閒。大慧杲嗣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達磨來時。此土

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疏。萬言

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

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啞卻我口。直須要

道塞卻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道泗

州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

草鞋尖簷席帽。大慧杲嗣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譚玄說妙。撒屎

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壁宗乘。設或

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

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悻悻。合作麼生。莫將閑學

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

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

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

續指錄卷一 西禪淨 東林願 五

打。上堂。文殊普賢。譚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

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閉卻口。時

時說。截卻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

既是奇絕。為甚麼。卻成眼中屑。了了時。無可了。玄

玄玄處。亦須呵。大慧杲嗣

江州東林萬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

微。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大慧杲。仍以書致杲曰。顏

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之。其後未可量也。

杲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上

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

人悟去。今時學者為甚麼卻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僧問香巖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大慧

慶元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早入大慧杲室。杲問。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師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杲曰。你是第幾箇。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次年佛涅槃日。師頂禮次。因念佛身常住。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以告杲。杲曰。你這回徹也。杲再主徑山。拉以

續指錄卷一

育王光華藏演

六

偕往。後以偈并頂相付之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師住靈隱日。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者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卻。嘗畱宿內。又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鄞峰東庵。大慧

常州華藏遜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上堂。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南泉趙州也。

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觀不足。卻來平地倒騎驢。大慧

慶元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為貴水。到瀟湘始得清。復曰。適來松源舉竹篋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篋。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懞底。如何插觜。大慧

續指錄卷一

天童全開善錄

七

偃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卻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卻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大慧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閩之林氏子。依大慧於洋嶼庵。危坐終日。妙喜目為元枯木。因舉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再三。豁然領旨。悟由載 紹興乙巳

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錘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腳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人著繡鞵。卓拄杖下座。嘗居連江福嚴庵。食指猥眾。日食不給。庵有伽藍土。偶頗眾。師揭偈於祠曰。小庵小食。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悉如所誠。大慧杲嗣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大慧杲謫戍梅州。防送嚴戒。或以爲禍。在不

續指錄卷一

枯木元

八

測師爲荷柳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日眾。杲以齋飯不給。且慮禍常勉之。令去師必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拷棧行。乞到晚。每聚眾數十人。爲荷米麪薪蔬之屬。成列以歸。衲饒萬指。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多半在戍所接引。皆師之助也。杲被旨復僧衣。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及杲住徑山。師歸長蘆。杲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

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臍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旦。師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喝不止。以白王。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之利。王未有可否。因令辨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闕然。傳言和王以蘇州莊田。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將蘇州一莊。施捨徑山。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致徑山。請師入城。而師於

續指錄卷一

徑山明

九

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卽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王卽以莊隸本山。此莊歲出十萬。犁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久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因緣。江淞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尚。再出云。大慧杲嗣

潭州大滬法寶禪師。福州人。上堂。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獪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愁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

莫敦錯卻山前路。大慧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子。久依圓悟。自謂不疑。

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杲和尚入闕。知其所見未穩。致書令來。師遲遲。杲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杲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即退院。親杲究心。一日入室。杲問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師曰。我做國師去也。杲喝出。居無何。杲忽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抵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悟。後住玉泉。爲杲拈香。繼省杲於小溪。杲陞座。舉雲門一日。

續指月錄卷一

大滄寶 玉泉懿

十

拈拄杖示眾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一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杲因我不是雲門老人。將虛空剗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卻。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卻。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云。

煩玉泉爲眾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

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樂。病鳥棲蘆。若是

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

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

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

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

客從何處來。大慧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悟由詳載。巖錄。大慧杲章。住薦福上堂。

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續指月錄卷一

薦福本 大圓瑛

十一

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大眾這一隊。不啻嚙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孽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卻。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大慧

慶元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昭覺。勤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杲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杲問三聖與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

師於杲膝上打一拳。杲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杲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杲室中問僧曰：德山見

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恁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杲曰：割。僧擬議。杲便喝。師聞遠領微旨。杲欣然許之。大慧杲嗣

眞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勸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脩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

續指錄卷一

東庵性 萬壽談 大鴻峯 靈隱演

十三

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眾。且道爲人節文在恁麼處。還相委恁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

六峰青至今。大慧杲嗣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

苦。大慧杲嗣

潭州大滄了庵景暈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鳩峻嶺寒。梅花正吐。手

把須彌搥。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脩羅王。握拳當霄。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大慧杲嗣

臨安靈隱誰庵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大慧杲嗣

秦州光孝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大慧杲嗣

建康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悟由機緣詳載 聖錄 大慧杲章

續指錄卷一

光孝遠 蔣山直 雪峰間

十三

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用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免搥破。便下座。一日畱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合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勝。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喜而贈禮。大慧杲嗣

福州雪峰普慈菴禪師。洪州沈氏子。示眾曰：旃檀叢

林。旃檀回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眾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彫。無明荒草。年年長。大慧

大慧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川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

旨如何。師曰。穿卻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卽穿。無鼻

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賊叫屈。大慧

臨安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

山籠鼻蛇。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

續指月錄卷一

連雲能 靈隱印 元庵主

十四

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破虛空

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

甜兮苦者苦。大慧

建寧竹原宗元庵主。郡之連氏子。久依大慧。泉分座西

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師。不就。歸舊里。結

茆號眾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眾。若究此事。如

失卻鑽提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噯在這裏

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

他求。別有甚麼事。大慧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泉嘗默究竹篋話。無所入。

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泉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卻卽禍事。泉後又問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

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大慧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

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

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字全無。我祖西來

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別。以至今日。累及

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

續指月錄卷一

近侍者 淨居尼

十五

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

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靚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

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

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

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

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

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

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

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

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

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

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大慧

平江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悟由詳載聖錄出家圓具。

隨眾坐夏徑山。大慧杲禪師欲激其遠到。但默而不

顧。一日正危坐間。忽然大悟。洞見杲平日委曲相爲

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這老賊。遂呈頌曰。驀然

觸著鼻孔。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

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杲亦印以偈曰。

汝旣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

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

續指月錄卷一 資壽尼 張侍郎 十六

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宋孝宗乾道六年

七月。集眾說偈畢。遂寂然不動。撼之則已化矣。大慧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紹興癸丑。魁多士。歷官宗伯。深

心參究。徧探者宿。後謁大慧杲禪師。悟由備載聖錄

徹證之日。杲特爲陞座。舉昭覺勤爲張昭遠爲鐵刻

禪。山僧卻以無垢禪爲神臂弓。遂授偈曰。神臂弓一

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靴。士頌黃

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

便行。也是鬼窟裏走。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鶻膠粘

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人人有箇

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上四禪天。這驢猶

自在旁邊。大慧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參大慧杲。因舉柏樹子話。領悟

大法。悟由載聖錄士與教忠光禪師在小谿雲門。有

同參之契。因致光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

眾生之句。爲叢林傳誦。疾革以偈寄光。倡和畢。怡然

而寂。大慧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杲禪

師。杲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

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

續指月錄卷一 李邴 劉彥修 吳偉明 黃彥節 十七

太無端。境上追尋也不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

底透長安。大慧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邵武人。久參真歇了禪師。得

自受用。三昧後訪大慧杲於洋嶼庵。隨眾入室。杲舉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杲以竹篲便打。公無對

遂畱咨參。後因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杲

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

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杲卽

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

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大慧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泉一喝下疑情頓脫杲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語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階前曰是甚麼山曰瞎士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卻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大慧泉嗣

秦國夫人計氏獨居寡處屏去紛華常自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泉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氏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

續指月錄卷一

秦國夫人 清涼坦 淨慈一

十八

承當氏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遂歸氏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泉其一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大慧泉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語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山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育王裕嗣

臨安淨慈水庵師一禪師葵州馬氏子上堂舉昭覺勤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

千里日直須更上一層樓 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含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播待癢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板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育王裕嗣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腳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上堂

續指月錄卷一

道場全 延福升

十九

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腳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唐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 乾道己丑秋將入寂眾求偈師瞪目下視眾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舍利五色塔於金斗峰育王裕嗣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逼逼塞塞了也若

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鼉龍魚龍。蝦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涌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育王裕嗣

福州支提道升禪師。建安吳氏子。生有肉環。具在左乳。及出家。肉環始隱。天資聰慧。十九披削。浩然有遊參志。遂至長樂。見佛智裕。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不敢攖。泉州延以名利。拂衣而還。作嬾散歌。以見志。李敦老帥閩。延住支提。晚住鼓山。師持身以

續指月錄卷一

支提升 焦山體

二十

法蒞眾精嚴。每見法門下衰。僧尙奔競。爲之憂戚。常謂人曰。叢林荒寒。人物委靡。此事將如弓鞭節漸尖去矣。結夏後一日。忽問侍僧。今日何日。曰。十六。師曰。是何日辰。曰。辛卯。卽入室坐脫。育王裕嗣已上五人

鎮江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下座。師嘗舉苾芻柄。問學者曰。依希苾芻柄。髣髴赤斑蛇。眾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髣髴赤斑蛇。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宋孝宗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

辭眾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護國元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歷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密有契證。獨住芑山。刀耕火種。一十七年。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出。示眾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

續指月錄卷一

國清機 華藏深

三十一

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體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護國元嗣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椽。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儘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柳示雙趺。傍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泄。護國元嗣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庵淨發明已事。

淳熙丙申冬。簡堂機歸住平田。遂通往來。丁酉秋

示疾。修書延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

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而書曰。浮世虛幻。

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

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

跳得過者無。蓋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

可錯認為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如順

風使帆。上下水皆可。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

續指月錄卷一

錢端禮

三

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賜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

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

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護國元嗣已上四人

慶元東山全庵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

傷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

薦取。召大眾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

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

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

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

人多處是非多。靈隱遠嗣

臨安靈隱濟顛道濟禪師。浙江天台人。宋高宗李駙馬

之後。父茂春。官春坊贊善。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年

甫十八。二親俱喪。投靈隱。瞎堂遠公出家。得其密印。

後居淨慈。放曠不羈。言行叵測。淫坊酒肆。不避譏嫌。

時號為濟顛。臨終作偈曰。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

倒西壁。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入滅後數日。

有僧遇於六和塔下。復附書。歸後有頌曰。看不著。錯

認箴籬。是木勺。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

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

續指月錄卷一

全庵己 靈隱濟

三

箭。至今猶自骨毛寒。祇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

一番。靈隱遠嗣

撫州疏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

壬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

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靈隱遠嗣

日本叡山覺阿上人。族姓膝。年十四。於本國出家。受具

習大小乘教。有聲。二十九。聞商者言中國禪宗之盛。

阿航海來。謁佛海遠禪師。遠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

書曰。我國無禪宗。惟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今捨

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受位。已五載。度

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因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遠曰眾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遠便打阿即請遠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然大悟始知遠之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遠東歸其偈之首章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絕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遠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而遠已入寂矣

靈隱遠嗣

續指月錄卷一

疏山本 覺阿上人

三五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歷參昭覺勤大慧杲之門久矣紹興中佛海遠補三衢光孝士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士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士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士擬議遠震聲便喝士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士惘然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士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樞

靈隱遠嗣

知府葛鄰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畱心禪悅首

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全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遠居劍池士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眾普說遠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畱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遠遠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

續指月錄卷一

曾開 葛郊

三五

遂復至虎丘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士加禮不已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士乃痛領法旨一士嘗問諸禪者夫婦二人相打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 宋孝宗淳熙六年守臨川有仁政至八年感疾一日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靈隱遠嗣 已上六人

臨安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契悟。印首肯。會圓悟勤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眾入室。勤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勤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勤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杲。杲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杲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杲忻然掃室延之。住保寧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

續指月錄卷一

徑山印

三五

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畏紙帽。好笑又驚人。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蓉。師住徑山。一日宋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辭入山居。紹興元年十一月。師往辭。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

質返寺之法堂。畱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詔諡慈辨禪師。塔曰智光。華嚴民嗣浩州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昭覺元嗣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曰。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汙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文殊道嗣常德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夜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道禪師。道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腳。師遂作鼓刀勢。道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

續指月錄卷一

鳳棲慧觀
文殊業

三七

漢瞞我不得。文殊道嗣
已上二人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曰。拈槌豎拂。祖

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譚玄。衲僧面前。望梅林

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卻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

三世諸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為諸

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雲居
悟嗣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

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

不露鋒銜。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

續指月錄卷一

雙林用 萬年閑
中隱能

三天

之罪。以罪加之。雲居
悟嗣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

所證。一日普請次。高庵悟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

議。悟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

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卻萬古長空。不可以萬

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道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

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

不會。切忌承當。雲居
悟嗣

南康雲居普雲自圓禪師。蘇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

度。後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

庵悟。悟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

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

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

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悟遣師

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

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

半天。雲居悟嗣
已上四人

成都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

舉處。煙塵起。電激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

續指月錄卷一

雲居圓 信相修

三天

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我我兮。你是你

遂下座。黃龍
忠嗣

袁州慈化普庵印肅禪師。宜春余氏子。母黃。生時祥光

燭天。蓮生道路。或現阡陌。及長。夢僧點其胸曰。汝他

日當自省。既寤。白母。視胸有赤點如含桃。年十五。投

壽隆賢公出家。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

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大異之。俾服勤七載。始獲

荆染圓具。尋謁牧庵於滄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庵豎拂示之。有省。師初受慈化請。雖乘願而出。濟

物利生。猶日以所詣為未足。脇不沾席者十二年。一

日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述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喜道。非師而誰。因指雪書偈而別。自是異跡不可勝紀。或謂修何行業而得此。師當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嘗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談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宋孝宗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

續指錄卷一

普庵禪 大洪論

三十一

亂雪橫。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書畢坐逝。有語錄四卷。其釋談章。被諸紘管。用備梵唱。世稱普庵呪云。黃龍忠嗣已上二人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卻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大洪果嗣

潭州大滄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大滄果嗣

續指錄卷一

大滄行 玉泉璉 道林洞

三十二

荆門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眾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舉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覺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大滄果嗣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啟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啟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

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嚶呢嚶喇吽。師臨示

寂上堂拈拄杖示眾曰。離卻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

眾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答。世間出世間。

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大鴻果嗣

隆興泐潭山堂德濟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

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卻指。急回眸。青筭笠

前無限事。緣簍衣底一時休。大鴻果嗣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

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

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卻楊子

續指月錄卷一 泐潭道 保安封 野庵瑤 石霜鑿

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

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

須是山僧拂子始得。大鴻果嗣

隆興野庵祖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

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

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

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擲手上高山。作者應須

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大鴻果嗣

潭州石霜宗鑿禪師上堂云。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

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

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

青山外 大鴻果嗣 已上八人

南康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

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

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石頭同嗣

潭州慧通清且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

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

在恁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

來。師問釋然。翼日入室。泰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

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

續指月錄卷一 雲居會 慧通且 靈巖安 正法顯

與一坑埋卻。師嘗頌酒糟話。荆棘林中宣妙義。疾

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佛性 泰嗣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罣

礙。所以守其靜默。證寂虛閒。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

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攝

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立。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

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

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

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

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

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佛性泰嗣

成都正法顯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一宿因緣。乃曰。

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

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

嘉聲。佛性泰嗣

成都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

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

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佛性泰嗣

平江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

續背簑。昭覺辨 覺報清 何山然 稱巖贊

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

石壓筍斜出。崖懸華倒生。道場辨嗣

安吉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辨久之。入室。次。辨問

貓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

因命分座。道場辨嗣

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壘青山藏古鏡。赤腳波斯入大

唐。八臂那吒行正令。何山 詢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

隨眾參扣。在佛燈珣禪師座下。久參不契。後看南泉

斬貓話問詢。言下有省。頌曰。自己貓兒。久已走失。別

人家貓。問之可惜。落花流水。恁他唐突。何山 詢嗣

漢州無為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

往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

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問

釋然領悟。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

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

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

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

現。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

續背簑卷一。潘良貴 隨庵錄

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

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

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

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

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

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如是。經行坐臥

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

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卻有迷有悟。要

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勸潭 明嗣

南康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

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觀。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竹庵。珪嗣。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參竹庵於東

續指月錄卷一

雲居昇 狼山溫 青原如 隱靜本

三

林未幾。會庵徒問之。乾元師往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撥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剷除。理炤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曾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眾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祇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竹庵。珪嗣。已上二人。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白揚。順嗣。

太平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上堂。舉正堂辨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

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卻望并

州是故鄉。雲居。如嗣。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

座。雲居。如嗣。已上二人。

遂寧西禪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

續指月錄卷一

報恩成 西禪秀

三

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西禪。璉嗣。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旛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旛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開。瓠子曲彎彎。冬瓜值儻侗。烏巨。行嗣。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

煩惱要為諸人吞卻。又被咽喉小。要為諸人吐卻。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後來運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峰今日為他閑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籬鍋子。一時失卻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烏巨行嗣

續指錄卷一

薦福休 晦庵光 且庵仁 尼法燈

三天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烏巨行禪師。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祇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烏巨行嗣 已上三人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鶴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淨居 溫嗣

台州萬年心間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

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卻教露柱患頭風。四明太守。以雪寶延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開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育王 誌嗣

南劍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間有司。吏捕知事。師謂眾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

續指錄卷一

萬年真 西巖回 天童朴 龍華本

三天

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坐逝。育王 誌嗣

慶元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擲。一擲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曰。君子可入。育王 誌嗣

臨安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眾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日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

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
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
人叵耐雲門者老賊賊下座更不巡堂有王謹嗣

高麗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向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

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契悟即棄位圓顛作書

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寄呈語語答曰佛祖出

與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

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

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有王謹嗣

臨江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

續指月錄卷一

坦然 東山吉

四十

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

好師曰賊證現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

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

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

倒寺中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耳賊

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帖

帖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有王謹嗣已上六人

杭州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

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召至內殿問禪道

之要師答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

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

上爲之首肯後退居明教水安蘭若逍遙自適嘗有

偈題於壁上雪裏梅花春信悉池中月色夜精神年

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 淳熙丙申八月

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道場慧嗣

廣德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眾舉風旛話至仁者心

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

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

合醬切忌著鹽多光孝慧嗣

曹洞宗

續指月錄卷一

靈隱樞 初首座

四一

慶元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

世法參足庵鑑公於雪竇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

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

纒踈跳松蘿亮扇笑掀騰鑑領之出世屢主名利勅

住天童開爐上堂召眾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

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

因火爐動也便下座 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隨蕭

颺舉拂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

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察 上堂

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如何太白

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師六坐道場，未言粟承。眾有是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臨終果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住雪竇，足庵大和尚，并書辭世頌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踉跳，活陷黃泉。咦！從來死生不相干，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雪竇

東谷光禪師，上堂舉船子覆舟因緣，頌曰：「藏身處沒蹤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

續指月錄卷一

天童淨 東谷光

聖三

花坼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拈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滿。」曰：「孝滿後如何？」曰：「曹山好顛酒。」頌曰：「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詭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頌韶國師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曰：「大海心中泛鐵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華藏 祚嗣

雲門宗

溫州光孝已庵深禪師，本郡人。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悶。」

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籠頭吹。鬻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師品行高卓，每與同參靈隱蘊衷禪師往來酬唱，深歎末法難乎其入，勘驗諸方，並無當意衲子，遂不付法嗣。雲門一宗自師而止矣。」中

妙

續指月錄卷一

續指月錄卷一

光孝深

聖三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嚴門歷代祖考暨合族伯叔兄弟男婦等亡靈悉除
夙障離苦超昇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二

六祖下十八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密庵咸傑禪師。閩之福州人。族姓鄭。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後。究心禪理。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華和尚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一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華頷之。未幾辭回省親。華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

續指月錄卷二

天童傑

一

省覲切忌便採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玉林疏過眼生盲棒。來頭破裂。迅鶴趁生禽。疑廬敲枯骨。堯峰月面。潛頌云。千金蕩盪。一無存。衣食終朝。取別人不是。五陵真俠骨。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板子。有般漆桶。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板子。何異是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矐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者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今日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闕。一上也。要諸方簡點。乃召大眾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

續指月錄卷二

天童傑 光孝登

二

偏向枯木上。糝花寒灰中。發微箇僧。孤身迴迴。慣入洪濤。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箇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傀儡。赤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上堂。一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鬪湊得恰好。僧問。虛空消殞事如何。師曰。罪不重科。師晚年退居天童之太白峰。鉗錘訓誨。學者雲集。後無疾坐逝。門人建塔於山之中峰。華嗣天童衢州光孝百拙善登禪師。和州烏江閔氏子。上堂。白日開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草。撞著傅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為作麼如此。喝一喝。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華嗣天童南書記福州人。久依應庵華禪師。於趙州狗子無佛性。

話參歷有年。豁然契悟。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華稱其脫略。紹興初。示

寂於歸宗。天童華嗣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楞嚴。如遊舊國。志而不忘。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華禪師。提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士駭然汗下。華喝出。士退。參

不旬日。徑躋堂奧。華深許可。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有鬻胭脂者。亦久參華。頗自負。士贈之偈曰。不塗

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積後卻

續指月錄卷二 南豐記 李浩 嚴康朝

三

來者裏喫拳頭。天童華嗣

教授嚴康朝居士。湖州長興人。見應庵華得旨。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

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天童華嗣 已上五人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立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

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卻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

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棗。上堂。千家樓

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期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

剛經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

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鉢內

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教忠 光嗣臨安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十六圓具。習台

教棄去。參大慧杲於徑山。復叩泉州教忠。光和尙。一日光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偈呈光。光舉玄

續指月錄卷二 法石空 淨慈密

四

沙未徹。話詰之。無滯。光乃囑曰。子今可見妙喜矣。師秉命。即往梅陽。服勤四載。住淨慈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眾中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

須斬為三段。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

因緣。師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鷲。跛足老雲門。干

錯與萬錯。教忠 光嗣

吉州青原信庵唯禪禪師。福之長樂李氏子。年十有一歲。出闍。依盱江禪悅廣公為童子。閱五白。始獲僧服。

一日廣以佛國白公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傍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閒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利。俾還問謁佛心才。及東禪果西禪需。諸老時晦庵光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日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光不覺解。顏頷之。復出頷見萬庵。顏於番陽薦福。入室次。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者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眾駭愕。復往梅陽見大慧杲。杲曰。如何是佛師。曰。靚面相逢。更無別法。杲曰。如何

續指月錄卷二

青原種公安珠

五

保任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杲北還。杲一日問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禪只管看。杲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杲據打一竹篋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杲其世尊初生頌曰。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閒愁到子孫。杲爲之擊節。紹熙三年壬子五月十九日示疾。書偈曰。末後一句。靚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教忠光嗣已上三人荆州公安遜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歷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鷲。阿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眾人前。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叫。喚起未惺人。東林顏嗣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東林顏嗣

續指月錄卷二

報恩演淨慈元

六

臨安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首參大愚大圓諸老。後聞東林應庵顏禪師。嘗謂眾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扎羹鐵釘飯。任你敲噉。師竊喜之。造謁陳所見。顏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鑿覺中。師於是憤然。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契。乃曰。打草祇要驚蛇耳。次日入室。顏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者老賊。顏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臂一拳。忽然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述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顏然之。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

示眾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腳跟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

東林顏嗣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出家圓具，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者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主，無能曉之者。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元庵顏禪師爲西堂。

續指錄卷二

智者慈 昭覺開

七

爲眾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僧曰：佛亦是塵，問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顏深領之。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

東林顏嗣

成都昭覺紹淵禪師，上堂：鎔瓶盤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寶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

爲人好，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東林顏嗣徽州簡上座參大慧杲於徑山，時元庵顏禪師爲首座。

一日爲眾入室，顏問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顏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麼生。師擬對，顏便打出曰：你且莫亂道，師於言下有省，遽呈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豎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東林顏嗣已上六人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

謁懶庵需於雲門，一日入室，次需曰：不問有言，不問

續指錄卷二

簡上座 鼓山永 龍翔雅

八

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當下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顏許可之。住後上堂，拈拄杖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面道著，木庵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西禪需嗣

溫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病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坐，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

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簡賣也無拍繩

牀不合停囚長智西禪需嗣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者箇天不能蓋

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者裏三世諸佛向

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

甚麼處名逸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

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

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西禪需嗣

南劍劍門安分庵主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官闕

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曾

續指錄卷二 天王清 安分庵主

九

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

郎來遂仍返西禪懶庵迎之付僧伽黎後庵居劍門

化被嶺表西禪需嗣已上四人

臨安靈隱妙峰之善禪師吳興劉氏子高曾祖父皆登

臘仕師生執綺中資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經

論一見輒了大意參佛照光於郎山以風旛話契旨

印之以偈有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之

句復遊衡湘還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十年學

者尊之曰妙峰禪師後分座於鴈山能仁晚居靈隱

密通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一

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具

疏勸請勉師必赴師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

乎辭弗就靈隱上堂舉雲門普請搬柴次乃拋下

柴辨曰一大藏教祇說者箇大小雲門只見錐頭利

不見鑿頭方示眾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

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

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

一簣之土端平二年師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曰

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書畢而逝

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瘞於靈

續指錄卷二 靈隱善

十

隱之西岡育王光嗣

臨安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黃氏子幼業儒既冠遊

國學因讀中庸有所悟入祝髮具戒後佛照光爲之

印可住淨慈上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

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發已

前中的早涉迂回了也趙州到茶菓靠卻拄杖卽且

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若不

同牀睡焉知被底穿上堂舉首山拈竹篋示眾曰

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等諸人喚作甚

麼葉縣省近前掣竹篋拗作兩椽拋向階下卻曰是

甚麼山曰瞎。省便禮拜師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開禧二年五月示寂。育王光嗣

臨安北礪敬叟居簡禪師。潼川王氏子。聞訖庵語。有省後。參佛照光禪師。機契追隨甚久。出世天台報恩光孝。退居飛來峰之陰。大參真西山。時為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師高臥不起。後奉旨遷淨慈。上堂識者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舉趙州一日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住曰。賊在者。真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即是。祇是你不宜承當。

續指錄卷二

淨慈雲 北礪簡

十一

師曰。趙州收處太危。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只可錯捉。不可錯放。頌世尊初生話曰。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闢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清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寐。寐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礪集十九卷行世。育王光嗣臨安徑山浙翁如玟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拈拄杖。將山喚者。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維摩贊曰。毗

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育王光嗣

福州東禪性空智觀禪師。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國曰。卻安舊處著。僧再問。國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瞶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空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曰。直得一只手。指天。一只手。指地。爭得扶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育王光嗣

續指錄卷二

徑山玟 東禪觀 上方銘 鐵牛印

十二

湖州上方朴翁義銛禪師。上堂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師頌曰。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挂葫蘆。贊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育王光嗣臨安靈隱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煙雨屬誰家。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西蜀人。上堂據虎頭收虎尾

第一句下明宗旨。直饒句下宗旨明。拈來猶較十萬

里。何故。大慧祖師於此懸羊頭賣狗肉。佛照老人於

此冒姓名。佃官田。小比丘來坐斷。芳塵畢竟如何施

設。拈拄杖。平生無所有。只此一枝藤。上堂。大道坦

然。離名離相。剷除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

今知識。顯大機。彰大用。盡是關空鎖夢。過犯彌天。印

上座裂破面皮。還免得麼。良久。拍禪牀曰。不入驚人

浪難逢稱意魚。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秀崑師瑞禪師。上堂舉道吾和尚曰。高不在

續指錄卷二 育王印 育王瑞

十三

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

天下。知心能幾人。大慧和尚曰。高在絕頂富在福嚴

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蓆帽下。元是舊時人。大眾

二大老。隨機應用。卽不無。若是衲僧門下。未夢見在

且道。衲僧門下。作麼生。良久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

歲寒。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擲住灌溪。溪曰。領領

濟。乃托開。師頌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

顧望。回首與誰同。上堂。舉演化大師問報慈。如何

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復請益護國。國曰。誰

有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啣。直饒未

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自解倒騎

驢。一生不著隨人後。育王光嗣

慶元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十五。月圓當戶。然

雖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

翻憶寒山子。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

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

主交參。面面相覩。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

此不相瞞。爲什麼自作障礙。喝一喝。因風吹火。用力

不多。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

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年。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

續指錄卷二 天童孤 天童齊雲居琮

十四

動神機。振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草驚蛇。只要大家相

見。汝等諸人。各宜仔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曰。不

審不審。育王光嗣

慶元天童海門師齊禪師。嘗口誦華嚴。詣各殿堂行香

及回方丈。已畢全部。行香告眾。眾皆不信。師乃令八

十一人。各執一卷。師陞座誦一卷。畢。其八十一人。各

聞誦自所執經。始知師爲華嚴菩薩應世云。育王光嗣

江州雲居率庵梵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

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浴佛上堂

且喜今朝降獨尊。率庵無物慶生辰。只將一霎薔薇

露洗出湖山淨法身。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僧問雪峰。古磻寒泉時

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僧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

入。又問趙州。古磻寒泉時如何。州曰。苦。僧曰。飲者如

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眾流。檢點

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磻寒泉時如何。祇

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育王光嗣

石庵正。瓊禪師。得法於育王。後歸湖上。偈曰。鳥不驚飛

水不流。碧潭空闊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輓蘆

花落釣舟。育王光嗣共十四人

續指錄卷二

孤雲權 石庵正 鼓山遠 徑山滿

十五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

是信解。不生法相。喝一喝。玉本無瑕。卻有瑕。東禪嶽嗣

臨安徑山德澗禪師。號寓庵。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

彈指一下。便入。東禪嶽嗣

福州鼓山石庵。知瑤禪師。僧問。坐斷雲山事。已彰。可憐

雲水自茫茫。今日石門通一線。端然衣錦便還鄉。還

鄉一曲作麼生。唱師曰。罕遇知音。曰。祇如未跨石門

一句。作麼生。道師曰。百雜碎。曰。已跨石門。又作麼生。

師曰。依舊卻箇圖。曰。直得大頂峰點頭。鼓山劣崩震

動。師曰。未為分外。曰。祇今晏國師。撫掌呵呵大笑。曰。

幸得與老師相見去也。師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僧禮

拜。師曰。放汝三十棒。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

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春風吹落桃李華。淡煙疏雨籠

青嶂。東禪嶽嗣 已上三人

慶元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慈谿毛氏子。參無用全禪師

於天童。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全曰。如

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搥。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

虎鬚。俾參堂去。用室中每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

師擬開口。全以竹篋劈口。便戳。師應聲呈偈曰。大塗

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全領之。即命侍

續指錄卷二

石庵瑤 育王堪

十六

香已而報恩約公至。請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住妙

勝。未幾。詔住靈隱。衛王以大慈完美。請師開山。及王

薨。師庵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

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

參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荆湖總臣。奏令

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若是。則千金

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

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

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上堂。膏

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流水。可憐盲

聾瘖痼人不識此方真教體。後天童除書再至。大

參趙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

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

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

然。置筆泊然而逝。天童全嗣

臨安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法華舉相見

公案。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

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

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三十棒。趁出院也。趙州

曰。和尚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师過在甚麼處

續背錄卷一 靈隱夷 盤山卓 十七

趙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華。一片流經十

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天童全嗣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登山涉水。全藉者

人。擲拄杖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上堂。寂寂

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嘻。下載清風付

與誰。天童全嗣

慶元雪竇野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

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取飽爲期。我

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上堂。斬釘截鐵。特

未審諸公如何理論。天童全嗣

福州雪峰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冰冰。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爲什麼。卻有許多煙雨。會得麼。若會得

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天童全嗣

相國錢象祖居士。初守金陵。嘗遊保寧。問道於無用全

公。有所契入。後於鄉里。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

名之。創止庵爲棲息之所。自左相辭歸。精修淨業。

嘉定二年。閏二月。得微疾。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

不怖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

跌坐而化。天童全嗣 己上六人

續背錄卷二 雪峰宗 錢象祖 乾元穎 華嚴雲 十八

臨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性燥漢。祇在一橈。靠

拄杖。伶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麼。良久曰

比擬張麟。兔亦不遇。西禪淨嗣

興化華嚴別峰雲禪師。西禪印證後。初住福州。支提遷

福泉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

道不昧箇什麼。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

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

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峰。便回去。腳跟

下好與三十。西禪淨嗣 福州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喫茶去話。

頌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急出家翻手作雲作雨

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

讀此庵語錄偈曰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

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華三四枝西禪淨嗣已上三人

湖州何山月窟慧清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國師初參法

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

滴水韶聞豁然開悟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柴

鷄省空啾啾驢已千里華藏演嗣

建寧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叩諸禪伯茫無入

路及參開善謙得法後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

續指月錄卷二

中濟才何山清吳十三顏秀

十九

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釋然啟悟呈偈曰元來無縫罅

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

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沈仙州山下呵呵笑不

負相期宿昔心開善謙嗣

如如居士顏丙有僧舉南泉有主沙彌話問士以頌答

之曰解把一莖茅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

道眼中瞳子面前人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

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雪峰然嗣

明州育王妙智從廓禪師聞之長溪林氏子幼穎悟喜

問出世法十五祝髮受具時閩中多有道之士悉往

從之遊後依大圓圓門風孤峻始齟齬久之豁然有

得服勤數載大圓撫之以為類已後出世育王孝宗

詔舍利入禁中供養親覩殊勝召對碧琳堂帝問舍

利從何發現師奏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晚

年建庵於烏石杜門不與世接示微恙而逝育王璞嗣

慶元天童息庵達觀禪師義烏趙氏子也初參應庵次

見無庵於道場後於淨慈水庵室中明得二老垂手

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後閱四

刹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二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總使言前開活

續指月錄卷二

育王廓天童觀

二十

眼那知已被老胡謾淨慈一嗣

袁州仰山簡庵嗣清禪師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

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

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師頌曰捏目生華立

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

也道寒淨慈一人已上二人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

度十八歲參禮佛智裕於靈隱時無庵全居第一座

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

暗裏穿鍼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

且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說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復見應庵華於歸宗，參大慧杲於徑山，洎無庵全禪師住道場，命師分座。上堂：今朝結卻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葬於橫山。餘略塔萬年寺左。道場全嗣

種指月錄卷二 仰山清華藏樓 天王額 金山奇 三

明州天童癡鈍智穎禪師，舉達磨見武帝，因緣頌曰：提起須彌第一鎚，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焦山體嗣

鎮江金山退庵道奇禪師，僧問：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鵝湖驢步入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徑山印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雙林用嗣

慶元徑山蒙庵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晦庵會中，得心要，眾推為高弟。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遷徑山上堂，舉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指示。頌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山稟命禮馬祖，仍申前問。祖曰：我有

種指月錄卷二 三峰印 徑山聰 萬壽林 三

時教伊揚眉，瞋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瞋目有時揚眉。瞋目者是，有時揚眉，瞋目者不是。汝作麼生。山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汝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師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尙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雞。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次，乃曰：因我得禮你，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龜峰光嗣

平江萬壽月林師觀禪師，俗姓黃，福州侯官人。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則不為人，意作麼生。師曰：錯，曰：與

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意作麼生師曰錯僧

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著曰只

如今日和尙作麼生爲人師曰一棒一條痕大洪

常德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

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鯨吞海水盡露出珊

瑚枝眾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卻許伊

具一隻眼大滿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讚出山相偈曰行滿功圓徹骨窮

不勝羸瘦髮鬢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毗舍耶中一款

供雲居

續指錄卷二德山涓 萬松璉 龍鳴賢

三五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眾曰識得甃子

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甃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

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

識得甃子四腳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萬年

潭州大瀉唵庵鑑禪師會稽人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

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

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卻向道金色光明雲

參退喫茶去上堂舉蜀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

公案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蜀賓徒自斬春風桃華

雨後已零落染得一谿流水紅萬年

慶元瑞巖景蒙禪師溫之平陽邵氏子年十三祝髮習

台教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參育王裕裕問師

鄉里師曰永嘉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未及答批頰

而出寢食不安者累月忽聞鐘聲而悟即造室中裕

復理前問師曰即日恭惟和尙尊體起居萬福裕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擬對被逐次日再造室次裕方發

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歎曰俊

哉因省母歸里龍翔責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

事話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祇如言詮不及處

如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責以拂子擊左

續指錄卷二

大滿鑑 瑞巖蒙

王西

師又畫以右手責以拂子擊右師又畫於手中以兩

手拓呈責以拂子當中畫一畫師禮拜而立責大笑

曰三十年揀苗今日得此烏喙遂令執侍盡揭底蘊

萬年

慶元天童雪庵從瑾禪師永嘉楠溪人俗姓鄭禮普安

院子回落髮謁心聞責於瑞巖一日入室責舉紅爐

片雪問師擬答忽領旨畱侍三年入闈見佛智於西

禪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懸布袋麼師便喝

智便打師接住拳曰和尙不得草草智曰瞎漢過者

邊立時責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

分寶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寶主。師便喝。寶曰者一喝是寶是主。師曰寶則始終寶主。則始終主。寶笑曰。汝又眼花了。師即呈偈曰。一喝分寶主。依然又眼花。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慶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間。寶禪師塔右。萬年寶嗣。已上四人。又查覺浪所著禪燈正宗。所載直翁淨禪師亦同。名同。號機緣一則。附刊備考。雪庵從瑾禪師僧請益。情。女離魂話師示以頌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有兩般。憑杖高樓莫吹笛。大家雷取倚闌干。

曹洞宗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淨禪師。值淨上堂。舉靈雲見

續指月錄卷二

天蓬蓮 鹿門覽

三五

桃花悟道因緣頌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翅。堪笑烏梅敲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示眾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麼。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箇無米油糍。嘗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月黑雲龍午夜天。佛祖無踪。凡聖盡箇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生東。餘輝不照毗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回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崖

鬼兼中至觀。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

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童兒方會道。撥塵何

處得逢渠。撒手回途還得妙。符天童淨嗣。近有位中

鹿門覺親見芙蓉。楷機緣云。符問胡節曲。子書盡。五

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楷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

明覺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

楷曰。無舌童兒。能繼和覺。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楷

傳燈丹霞真歇。歌從此契悟。位中所著。但傳燈。竟目前

久指月。盛行於世。即位中。向年所刻。洞宗續燈。及拈

頌諸本。皆遷代。相承。並未。改削。一旦。以。北。直。僧。瑠。來

青州塔。記。忽。翻。舊。案。謂。天。童。淨。下。鹿。門。覺。即。是。美。蓉

楷下。淨。因。覺。夫。淨。因。誤。併。兩。人。為。一。人。不。知。有。何。所

堂。法。語。與。鹿。門。何。涉。誤。併。兩。人。為。一。人。不。知。有。何。所

知。位。中。所。據。青。州。塔。記。其。偶。有。三。夫。塔。和。尚。辨。謬。一。何。書

何以略於問道機緣。而詳於出處歲月。無他。不過以

歲月為辨論。張本是其所長耳。其偽一也。又敘得法

原由。而於本師。師翁。使見芙蓉。楷道經。鄧州。得。和。問。參

襄州鹿門。自覺。覺。乃。老。師。大。納。為。後。生。晚。輩。作。傳。口。氣

豈。是。自。敘。之。詞。不。過。以。見。美。蓉。丹。霞。為。改。鹿。門。為。淨

因。之。張。本。耳。其。偽。二。也。又。敘。示。寂。願。末。云。皇。統。九。年

臘。八。親。書。塔。記。十。二。亥。刻。示。寂。起。再。敘。耶。其。偽。三。也

有此三偽。乃欲據創從上五代。世系位中。欲借以欺

人。而不知實自欺耳。蓋代人草創。潤色是位中平日

手段。如青州辨無機緣。便作出一段機緣。鹿門覺上

續指月錄卷二

者其識諸

續指月錄卷二

鹿門覽

三五

續指月錄卷三

六祖下十九世

臨濟宗

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禪師。蜀之廣安王氏子。從羅漢院
德祥出家。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
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師云無人。
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聾。師忽有省。出峽依濃
州。德山涓公祝髮受具。徧叩諸方。抵蘇之萬壽。值雪
夜坐。自念行腳數年。未得悟徹。正悶悶間。忽見鐘動。
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

續指月錄卷三

臥龍先

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鬪賓。斬卻頭且置。你道西
天胡子。爲什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作
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以手拓開。師
曰。勘破了也。迨水庵謝事。往參密庵。傑和尚。傑卽命
師典客。一日傑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語。師
聞豁然大悟。次日傑遇師於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
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傑呵呵
大笑。傑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盡得旨要。辭
還蜀。傑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羸苴奔流度。刃叩玄
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師至夔州。

尚書楊公輔以臥龍請。未幾辭去。復遊吳中。首眾於

徑山靈隱。後住常州薦福。真州靈巖。蘇州秀峰。穹窿。

楊和王。請住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鑑請師於慧

雲開山。凡六坐道場。師首眾靈隱。時有道者請益

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

吹水。自然成文。時無準侍傍。大悟。木陳忞頌云。至仁

風清入百州。寸刃不施王化徧。一人端拱坐龍樓。

箬庵問頌云。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暮

地江湖風浩蕩。一時吹徹渙春冰。上堂。舉楊岐乍住屋壁疏。滿牀盡

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呀。翻憶古人樹下居。師曰。楊

岐鬪勝不鬪劣。秀峰鬪劣不鬪勝。秀峰乍住沒親疏。

續指月錄卷三

臥龍先

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

奴。上堂。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闍浮樹在海南

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師

云。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闍浮樹在海南邊。撐

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

禪。堯峰潛曰。吹火長尖嘴。上堂。十五日。己前明似鏡。十五日

己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

語蝶戀芳叢。對對飛。嘉定四年六月九日。師將示

寂。作手書別交游。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怛怛。寫

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時客寓徑山。遺命

散骨林間。住持石橋。建塔於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
臘四十九。天童傑嗣

臨安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之龍泉吳氏子。自幼卓
犖不凡。早歲慕出世法。年二十三。棄家參學。繼見大
慧杲於徑山。杲陞堂稱蔣山。應庵華爲人徑捷。師聞
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朝夕咨議。一日華問世尊
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華厲
聲一喝。師有省。華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
隆興初。得度於臨安白蓮精舍。自是徧參諸大老。罕
當其意者。迺入閩。見木庵永。一日辭永。永舉有句無

續指錄卷三

靈隱嶽

三

句。如藤倚樹。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豈
師曰。矢上加尖。永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
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
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
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
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
之西山。隨問卽答。傑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
食。傑移蔣山。華藏徑山。師皆從之。一日傑挂牌爲
眾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
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和尚道。開口不在舌頭上。

也。自是機辯縱橫。傑遷靈隱。師遂分座。旋出世於平
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
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
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
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
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揆。便乃發明臨濟心髓。殊不
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
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居靈隱六年。法道益
盛。得法者眾。忽退居東庵。示微疾。作手書別諸公卿。
且垂二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腳不起。開

續指錄卷三

靈隱嶽

四

口不在舌頭上。辭世日示眾。久聚正路行者。有只不
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沈。痛
哉痛哉。雲居莊拈云。松源老祖。歷良爲賤。若是黑豆
法。用得有甚奇特。直須將斷貫索。穿過從上
佛祖鼻孔。方有自由分時。有僧問。斷貫索。莫
在和尚手中麼。莊云。者。瞻漢拈拄杖。便打。遺書
嗣法香山睦。雲居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來無
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脚踏而逝。放翁
陸游銘其塔。天童傑嗣
饒州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
徒龜峰。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
草裏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鐵壁。咄。上堂平

旦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
門外數聲婆餅焦拍膝一下曰好大哥詠靈巖石
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
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後住薦福逾月示疾天童傑嗣
慶元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謁密庵傑於靈
隱鍼芥相契遂荷印記寶慶元年被旨陞靈隱上
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
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上堂一拽石
二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曾牧瀉山牛南泉不
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螞蟻吞卻虎上堂

續指掌三

馬福生 天童範

五

舉鶴林因僧叩門林曰阿誰僧曰行脚僧林曰非但
行脚僧我這裏佛來也不著僧曰因甚佛來也不著
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則不然若有人扣門即
大開了待他入來便攔胸搗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
與劈胸一拳若向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窗下
安排向上天童傑嗣

臨安淨慈潛庵慧光禪師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
水乾泥淨雪花生乘時索起撩天價公驗分明孰敢

爭天童傑嗣

太平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杲和

尙南遷道經於潮師祖父遲延禮甚謹其母夢僧入
室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之艾染完具參
密庵傑於蔣山一日入室次傑舉釋迦彌勒猶是他
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傑曰千聞不如一
見師便毆一拳傑擒住厲聲曰者小鬼子見箇什麼
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傑連揮兩拳曰打者
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遂辭去法音藻頌云虛空處
處著拳頭這漢何曾
沒地頭四五百條花柳
巷二三千座管絃樓出住太平隱靜上堂起道
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爲性燥漢
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

續指掌三

淨慈光 隱靜柔

六

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潑
潑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且道是
放行耶是把住耶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
私上堂東山和尙道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
旨趣長心地不生閒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
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裏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
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華還結果到
頭元不假春風師臨終集眾囑曰老僧生平無長
物只依海眾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
化越三日寺燬眾悟遺言若有旨也天童傑嗣

臨安靈隱笑庵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
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
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
種東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天童傑嗣

金陵蔣山一翁慶如禪師姓范氏福州長樂人上堂春
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開觀音腦
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上
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眾盲現在諸菩
薩今各入圓明鰕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
法賺殺一船人天童傑嗣

續指錄卷三

靈隱悟 蔣山如
承天韶 張鉞

七

平江承天鐵鞭允韶禪師參密庵傑記前後住承天佛
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顛狂發剛
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
爲他拔一拔看便下座天童傑嗣

學士張鐵居士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悟道述偈曰
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
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庵先禪
師開山疏曰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
曲彙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道密庵打失鼻孔一朝
拈出向冷泉將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

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
山之壽嘉定五年公復請滅翁文禮禪師相繼闡法
今有專祠於慧雲天童傑嗣
已上十八人

吉州青原淨居正庵宗廣禪師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
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
忘正恁麼時憑誰委悉石女穿鍼山色秀木人牽線
海雲生青原禮嗣

臨安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
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
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

續指錄卷三

青原廣 淨慈明

八

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庵華拈曰高
亭一期忍俊不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
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
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
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和尚
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傳於叢
林鼓山示嗣 蜀中佛道無價刊載明之嗣爲苦口
林益益嗣後渡慈慈嗣一言顯顯嗣小庵密密嗣二
仰欽欽嗣無念有嗣荆山寶寶嗣鐵牛遠遠嗣朝
陽以迄聚雲諸法嗣爲大慧果繼絕大盛錦江俟求
機語補入因嘉興續藏止有中興諸師語錄並無
苦口諸師事實耳繼燈功德最大諸方幸勿吝教
臨安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也示眾云

古者道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據室者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馱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酢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靈隱善嗣

臨安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曰。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縱橫活潑。鱗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

續指錄卷三

徑山珍淨菴穎

九

秋。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飯。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檗。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卻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靈隱善嗣

吉安龍濟友雲宗。整禪師。廬陵王氏子。幼喜趺坐。年十二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方。首謁妙峰。值佛涅槃日。峰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見你諸人

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頂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飲影不出山。嘗自咏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瑤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多。後峰以法衣竹篔簹。并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篔簹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真祕訣。至元丁亥。忽示疾。集眾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眾語也。眾請偈。師不答。將二鼓。復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沈。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靈隱善嗣

慶元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礪於

續指錄卷三

龍濟蓋育王觀

十

淨慈。悟旨。命典文翰。後住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虫。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北礪簡嗣臨安淨慈。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十八得度。受具。歷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後參浙翁。玟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玟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玟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啟吻。玟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闈。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

隱徑塢等山。開爐上堂舉趙州示眾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楊岐眼裏睛。臨濟

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徑山 改嗣

臨安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和

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

隊衲僧去。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

關。大地無寸土。題世尊出山相。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

淨慈蘭 大川濟 徑山 改嗣

空師嘗纂修五燈會元行世。徑山 改嗣

臨安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年十九薙

染。受具。參浙翁。玟於徑山。玟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

玟曰。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

杭州撞著玟。且喜沒交涉。師曰。自遠趨風。玟以師

警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話來。擬

開口。卽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曰。空教回首

望長安。玟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

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玟既示寂。四明育王虛

席。廟堂奏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

續指月錄卷三
十一

山值歎餘。道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盡雲。雲衲

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爲吾附

一穴於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

訖。書偈而逝。徑山 改嗣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上堂舉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

上堂。眾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

丈。眾隨至立定。招曰。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

時趁下。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煖處自沈埋。反

令千古成踪跡。枉喫羅山白飯來。徑山 改嗣

慶元天童弁山阡禪師。舉李翱參藥山。因緣頌曰。貴耳

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僧

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

八落袈裟角。惹得凌霄幾片雲。觀音大士偈曰。螺

髻屈蟠春島碧。綠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麼隨流去。

說甚真觀。清淨觀。徑山 改嗣

平江虎丘枯椿曇禪師。上堂舉大梅常禪師。問馬祖如

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麼。水向

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徑山 改嗣

龍溪文禪師。示眾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轉迢遙。

蒲團靜倚無餘事。窗外一聲婆餅焦。徑山 改嗣

續指月錄卷三
十二

平江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游歷兩浙末後到蔣山見浙翁琰禪師室中舉卽心卽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清涼遷蘇州虎丘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閒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筋折攪滄溟擲拄杖下座建安徐直翁師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徑山琰嗣

慶元大慈芝岳慧洪禪師越州新昌人姓朱誕時母夢前石佛高禪師入臥內寤而生師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徑山浙翁琰問曰汝何處人師曰越州

續指掌錄卷三

虎丘源 大慈洪

十三

琰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琰曰如何是行腳事師擬議琰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分曉問著行腳事則茫然爲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琰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琰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毒龍行處草不生琰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琰便喝 忠獻越王請住崇報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教爲剩語禪亦強名擊拂子曰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盃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卻來屋裏販揚州襴衫翻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

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研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閒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跏趺而逝徑山琰嗣

慶元壽國夢窗清禪師山陰于氏子佛涅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卻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海水無痕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徑山琰嗣共十八人

續指掌錄卷三

壽國清 道場舟 無極觀 瑞嚴壽

十四

湖州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有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掇處卻將魚目換明珠育王印嗣無極觀禪師得法於育王印禪師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箇癡獸半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育王印嗣已上二人慶元瑞巖無量崇壽禪師上堂舉鳥窠和尚因白侍郎問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

露鋒鋌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育王瑞嗣

慶元天寧無鏡徹禪師。上堂舉巖頭和尚因僧問浩浩

塵中如何辦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頌曰。百萬雄

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

關公也大難。天童派嗣

鰲峰定禪師讚玄沙和尚偈曰。青裘不肯換金章。千古

風流屬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榔。天童

派嗣已上二人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從育王堪得法。增集續燈悞寶入無準範嗣

慶三年六月。受請住薦福。次遷開先。五年復還薦福。

續背錄卷三

無鏡徹 龍庵定

十五

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

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上

堂。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燦上座

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

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

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脩途。一時

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

說看。卓一下。清平世界。切忌譎言。結夏上堂。百不

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剋期取證。須證如是

三昧。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

年勅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

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彙牀終身不坐。又何嫌無聞

以為何如。某昔者入眾。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

意不作書記。諸老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

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為長老。只是

舊時燦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衲子。歲不

下百數十人。週五日搥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

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話籠罩

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

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

續背錄卷三

薦福燦 雪峰信 虎三齋 天衣蔚

十六

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

也。蓋膽毛幾垂。則知者鮮矣。育王堪嗣

福州雪峰北山信禪師。頌佛成道曰。六年凍得眼無光

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

茫。何山清嗣

平江虎丘。勅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讚曰。雲鬢濃

粧苦強顏。為他閒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只作

尋常死貨看。天童觀嗣

越州天衣。嘯岳文蔚禪師。上堂舉雲門和尚示眾曰。人

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無廚庫。

此時明暗自然分天童

柏岳凝禪師作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來

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束倒箇中消息許誰傳天童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上堂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

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雄漢開眼

堂堂入死關天童

臨安徑山荆叟如珏禪師婺州人依侍癡鈍穎和尚一

日室中垂語如何是佛師遽曰爛東瓜侍呈頌曰如

何是佛爛東瓜齧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

一年一度一開花嘗作偈寄呈穎曰鍾山白刃赤身

續指錄卷三 柏岳凝 華藏淨 徑山珏 雪峰因 十七

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

安排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

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

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惟有者箇不屬故新

等閒開口吞卻法身擲下拄杖是什麼千年桃核裏

元是舊時仁天童

福州雪峰大夢德因禪師作布袋和尚贊曰杖挑布袋

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開

口笑何人天童

臨安靈隱高原祖泉禪師舉鏡清在雪峰一日普請次

峰曰滄山道見色便是心還有過也無清曰古人為

什麼事峰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清曰若與麼

不如某甲鏤地去師拈曰雪峰採竿在手影草隨身

若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狼藉又舉伏馱密多尊者問

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

道誰是最道者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

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金山

隆興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梁渚人族姓梁參月林

觀禪師觀令看無字話經六年迴無入處乃奮志自

誓曰若去睡眠爛卻我身每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

續指錄卷三 靈隱泉 黃龍開 十八

向露柱磕一日在法座邊忽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

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

首須彌踔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觀遽曰何

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觀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

昭合 淳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上堂若人

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即不然若人

識得心大地盡是土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

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閒空惹

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舵黃龍又且不

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響幾度黑風翻大

浪未曾聞道釣舟傾 師晚年倦於棹拂庵居西湖

之上參學者猶厭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

勅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萬壽觀嗣

興化囊山孤峰德秀禪師福州連江陳氏子於蘇之寒

山祝髮上堂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

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雪峰令僧問生如何是

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淚出痛腸

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

第一句只向他道劍去久矣 上堂舉真淨和尚曰

頭陀石被每苔畏擲筆擲峰遭薛荔纏羅漢寺裏一年

續指錄卷三 囊山秀 石霜印 十九

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眾要會麼聽取

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地下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

不及萬壽觀嗣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進賢人族萬氏謁月林觀禪

師一日入室次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

敲破燈盞觀頷之歷住數刹後移石霜作對月看經

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

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師晚年築庵曰紫霞丞

相趙公葵燕居里第嘗延師問道寶祐三年示寂書

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書畢

泊然而逝塔於紫霞萬壽觀嗣

鼓山檜堂祖鑒續傳燈誤 禪師徐氏子也禮鍾山真籙

度往依瞎堂遠服勤五載及歸闕參乾元穎禪師始

得大事了畢出世滁之瑯琊無何徙真之北山復主

資福泉守程公延至承天遷光孝 帥府葉公請住

鼓山凡七載 開禧乙丑謝事明年五月師將順世

乃說偈曰平生患語多臨終更何說盡力舉似人紅

爐一片雪乾元穎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仁和俞氏子參育王一夕聞霹靂

聲通身汗下拊掌大笑曰如是如是 元世祖請說

續指錄卷三 鼓山鑒 黃山因 二十

法稱旨授圓明通應之號一日謂弟子曰吾二十七

日去矣至期而逝育王廓嗣

曹洞宗

青州普炤一辨禪師精究內典貫通宗乘及參鹿門覺

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覺曰汝被一卷經

遮卻也師擬對覺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言下有省

出住青州普炤遷東都萬壽當是時燕秦齊晉之間

參宗之士皆其後學 師於青州室中嘗設百問勘

驗學者一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

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愚庵孟拈云道即不難恐落今時旁僧云請抑

尚道香盂打一擱云羞也不識要稱禪客龍唐柱拈云青州老人乘洞上宗綱為天下歸仰大開東閣迎賓不忘重閣禁殿要識空劫已前自又問二邊已麼良久云從來無位次誰敢強安排

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源拈云和尚口乾又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叫侍者過茶來

喚作畜生得麼愚庵孟拈云媼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問念

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為甚麼擬心即錯動念即乖愚庵孟拈云富嫌干口少貧恨一身多又問有口讚不盡無言

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百丈源拈云莫裝禪好頌浮山示投子十六題一識自宗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

續背錄卷三 普紹辨 三

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強求二死中活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鏤幽巖凍瑣津堪羨嶺頭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香三活中死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花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草渡擬將石火當天明四不落死活到頭採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幕靜晚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三峰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纔動落階墀六不肯捨路闊巖高碧澗流山花開徧接雲樓雨餘何處金鶯囀不顧春殘語未休七活人劍耳聽無妨眼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

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勳八殺人刀凜凜霜風刮地生千山冰雪路難行未萌已落威音際纔擬玄微墮穿坑九平賞春來幽谷水冷冷策杖優遊傍釣汀好是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醒醒十利道拔生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說不安禪回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疏莫謂人根有利鈍麤言細語不關渠十二透脫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吟花笑柳含煙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靴入市塵十三透脫不透脫劈箭機鋒著眼看當陽趁妙晒傍觀

續背錄卷三 普紹辨 三

雲橫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寒十四稱揚寒潭不與月為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籠自舉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攜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薇香霧噴花煙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五位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橫半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木女手攜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兼中至大用縱橫無巧

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珍著弊。入鄜來縱橫。踏破今時道。

寶主頌其寶中寶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徧涉。義天空闊不容塵。寶中主曰。

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鎮寶區暉大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囊篋裏薦賢書。主中寶曰。丹墀鞭靜九宮開。萬

里江山絕點埃。脫卻襤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曰。重巖幽邃鎖煙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

唱歸紅燄裏。木人運步覓知音。鹿門覺禪慶元天童雲外岫。禪師昌國衛人。身材眇小。精悍有餘。

續指月錄卷三 普招煥 天童岫 三

師事直翁舉公。荆落究明洞宗。盡其源底。出世慈溪

石門。歷象山智門。陞住天童寺。上堂。鬧市紅塵裏。有

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

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

行到二十里。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眾且道如何。

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龍唐柱拈云。深山佛法。道如何。是鬧市紅塵裏佛法。樓連湖野梅花。謝首。弄雪之天樂。作行營鼓吹。雜胡笳之曲。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斯為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

固毋必。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益敬之。二時粥飯。必同眾赴堂。一日問無印

證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證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證曰。救

他作麼師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曰。和尚先行。某甲隨後師呵。大笑。遂示寂。龍唐柱拈云。可惜放過天童者。漢我若待云。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即與挑起鉢囊。橫擔柳標。看者。漢去。得去不得。若去不得。便與推倒。塔全身於本山之。方丈。纔見真獅子兒。豈不俊哉。

續指月錄卷三 天童岫 三四

麓東谷光下 直翁舉嗣 三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四

六祖下二十世

臨濟宗

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出家。長遊成都坐夏。請益坐禪之法於老宿堯首座。座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往謁佛照光於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光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貲。剃髮人皆以烏頭子呼之。久之復至靈隱。時破庵居第一座。同游石筍庵。庵之道

續指月錄卷四

徑山範

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先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侍傍有省。牧雲門頌云。城門失火。臭煙熏殃。及池魚尾。盡焚無處更求三尺水。直看振盪上青雲。若庵問頌云。氣飲長虹已食牛。血漫漫地照人愁。困風吹火無多力。春滿皇都四百州。破庵先和尚過天童掃塔。師偕往。至瑞巖雲巢。畱師分座。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姓茅衣冠狀貌。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大闡宗風。繼遷焦山雪竇。被勅移育王。又三年。高少林散席。以朝命主徑山。有旨召入內庭。師奏對詳明。上為色動。賜金襴僧伽黎。復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

理宗垂簾而聽。賜佛鑑禪師號。師居徑山二十年。海眾雲騰。信施豐積。雖寺兩遭火厄。乃旋復旋興。為東南法席第一。師於寺前四十里。築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為歸藏建閣。以藏後先所賜御輪。東西供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為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祠奉以旌孝慕。上聞嘉歎。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挂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戶。未免拈出多年歷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

續指月錄卷四

徑山範

春寒秋熱。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奈何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西廊東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也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三月旦日。陞堂示眾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兩序區畫後事。

親書遺表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傾而逝停龕二七日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臥龍先嗣

江州雲居卽庵慈覺禪師蜀人也上堂舉雪峰因闖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曰一舉四十九師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讚船子和尙偈曰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

續指錄卷四

雲居庵

三

山老你且奈煩撐破船師始登雲居先一夕宿瑤田莊夢伽藍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一粥之緣明日午後到山晚參罷值堂中二僧相歐以新到例遭擯逐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忻然承命且徵前夢至瑤田莊而寂臥龍先嗣

慶元大慈獨庵道儔禪師贈製鞋匠偈曰透底工夫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腳踏著地隨他轉踏到驢年也未穿臥龍先嗣

臨安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初游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

高就下婆心切懶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大著聞穹窿先道望遂往叩先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先異之每於日用語默不少假借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範日相激礪久乃辭去復徧遊諸老門庭咸稱賞之後出世蘇之高峰次遷寒山鍾山虛席廟堂奏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復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徧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閒縱目春盡尙餘華老胡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便下座宣祐甲辰三月望示眾曰但得本莫愁末喚

續指錄卷四

大慈禪 靈隱庵

四

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眾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寶壽訣眾而逝窆全身於院後臥龍先嗣

慶元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六歲攜籃隨母採桑俄念攜之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剃落謁育王佛照光和尙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肯一日光問是風動是旛動者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豎光曰不是風動不是旛

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卻腦蓋光喜其俊邁命典書
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於上天竺時松源嶽唱
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擬議卽
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遂往見之蒙印可得盡其旨
辭去徧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玟主蔣山挽師分座
嘉定五年約齋張公鑑請師開法臨安慧雲節齋
趙公慕師高行微服過訪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
日而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筍
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僧問
和尚見佛照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

續指錄卷四

天童禮

五

何師曰沙裏無油有來上座入方丈曰某甲有狀
投和尚師曰對頭在那裏來曰和尚便是師曰老僧
與汝有甚麼冤讐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新
到僧至師問汝名甚麼僧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
擬議師便歸方丈石林羣頌云白浪堆中下一鉤錦
鱗紅尾向悠悠漁翁不計竿頭事
笑入蘆花師尤邃於易諸儒大闢道學師與之遊
直示心法朱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
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
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師將
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

師良久曰盡力畫不出遂怡然而去闍維弟子收舍

利并遺骨耐葬於應庵塔左壽八十四靈隱
嶽祠

溫州江心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僧問昔日佛照

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

光曰將謂陛下忘卻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

器大熏修警轉機輪向上頭萬憶斯年惟一佛雪山

元不隔龍樓靈隱
嶽祠

台州瑞巖佛日雲巢巖禪師作經題八字偈曰以字不

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

將來嚇小兒頌靈雲見桃華話曰三月桃華爛熳

續指錄卷四

江心禮
佛日巖
華嚴通
淨慈道

六

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真情半

脫空靈隱
嶽祠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嵩

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冰

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綠成白雪桑重綠

割盡黃雲稻正青靈隱
嶽祠

臨安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刻佛殿前

草公案頌曰石頭刻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

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靈隱
嶽祠

湖州道場北海悟心禪師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次

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槩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槩便掌彌曰。太麤生。槩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舉唐文宗蛤蜊因緣頌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奈全身入鑊湯。靈隱 嶽祠

慶元雪竇大歇仲謙禪師。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庵庵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

續指月錄卷四

道場心 雪竇謙 諸庵聲 道場巖

七

氣不除。焉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朝夕不解。一日忽然有省。遂以大歇自名。後參松源嶽。一日室中舉祕魔擊叉話。師豁然大悟。上堂。舉應庵華和尚。問密庵傑。如何是正法眼。傑曰。破沙盆。華領之。頌曰。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靈隱 嶽祠

諾庵肇禪師。華亭懷古偈曰。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岸依依蘸碧流。靈隱 嶽祠
湖州道場運庵普巖禪師。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

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靈隱 嶽祠

蘇州虎丘蕪黎曇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後至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兔子何曾離得窟。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上堂。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寶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驀拈拄杖卓一下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裏百雜碎了也。還知

續指月錄卷四

虎丘曇 瑞巖睦 金山開

八

虎丘落處麼。靠拄杖。祖禪不了。殃及子孫。靈隱 嶽祠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禪師。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麼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回避。曰眾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卻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眾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靈隱 嶽祠

鎮江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庵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及子孫。靈隱 嶽祠

明州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人喪身失命。僧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箇師僧喫卻飯了。作恁麼語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靈隱 獄詞祕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常謁松源。獄和尚於靈隱。從容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獄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遂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無言。

續指錄卷四

雪竇 陸游

九

要眼聽。靈隱 獄詞 共十四人

臨安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稍長。以進士業。應詔不第。遂出家。遊歷講肆。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回荆。荆楚間。時曹源生出世妙果。師造見聆。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夕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生徙龜峰。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游浙。有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之句。初應嘉禾光孝。道聞於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蔣山諸莊。皆瀕江易澗。下田多無收。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有三載。

無倦色。嘉熙己亥。侍郎東叻曹公。幽帥閩。問師道。

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

下。眾集如海。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兩山。上堂。

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

雖然。如是用不著。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鴨。隨手落。

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

古。那裏十三者。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堪笑黃面。

瞿曇。至今不知落處。遷徑山。一日。忽陞座。辭眾舉。

世尊臨入涅槃。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

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

續指錄卷四

徑山冲 淨慈院 公安錫

十

四十九年。作盡伎倆。及至臨行之際。求生不得。求死。

不得。山僧今日。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

住。至夜分起坐。移傾而逝。壽八十二。茶毗舍利五色。

無數。遵遺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庵。學者分其半塔。

於菖蒲田。薦福 生祠

臨安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

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

列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

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踏著。天童 鏡嗣

荊州公安虎溪錫禪師。上堂。心淺處實甚深。道道幽。

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春。卻憶西來胡達磨。天童鏡嗣

福州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寰中天地。

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樵星。火迸螺江。燒卻謝郎船。

讚豬頭和尚曰。血淋淋。古佛心。幾回提起。誰是知音。天童鏡嗣

慶元育王寂窗有照禪師。福之閩縣鄧氏子。時枯禪鏡。

唱道。怡山師往見之一日。鏡問曰。自從一見桃華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趨出鏡。

深肯之。鏡遷靈隱。師掌內記。以老母歸省。閩帥趙公。

續指月錄卷四

西禪圓育王照法石智報恩先

十二

汝愚請師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檗。朝命補江。

心。後遷玉几。適災變。竭力興建。聞奏朝廷。降金帛鼎。

建舍利寶塔。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鷓鴣鷓鴣。

噪。鷓鴣。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三月。華草香。善財。

何處尋樓閣。喝。天童鏡嗣

泉州法石愚谷元智禪師。長溪薛氏子。參天童。有省。呈。

山居偈曰。栗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

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咸淳丙寅正月。跌。

坐書偈而逝。塔全身於鼓山南院。天童鏡嗣

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干。

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下一回。且道汗下。

後如何。慕喚侍者。將扇子來。上堂。稱僧家游方行。

腳。撥草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

北到處。為家稍涉迂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埃。那裏更。

在那裏。擲下拄杖云。看腳下。天童鏡嗣

岳翁消禪師。久參鏡和尚。得契。佛誕日。偈曰。毗嵐毒種。

毒華開。添得雲門醉後杯。今日河橋風色惡。淡煙疏。

雨洗黃梅。雜毒海載此偈是西岳作未知何據天童鏡嗣已上七人

平江虎丘雙杉元禪師。舉宋太宗夢神人勸發。菩提心。

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雪竇代曰。

續指月錄卷四

岳翁消虎丘元

十二

實為今古罕聞。別峰印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師。

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

三呼後。無象誰知真太平。冷泉兩廊畫壁。頌曰。一。

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

總是靈山會上人。隱靜柔嗣

臨安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臨海之何氏子。世業儒。母陳。

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十二出家。十八受具。一切文。

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珍於徑山。珍問甚處人。師曰。

台州。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收坐具。珍曰。放汝。

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立次。

珍曰吾泉南無僧師曰和尚髻珍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珍領之命入侍司泊珍告寂師至淨慈嘗自稱寒拾里人徑山請居第一座大德庚子特旨賜號慧文正辨禪師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事竣入覲加賜佛日普照陞辭南歸養靜於梁渚之西丘至治壬戌徑山虛席請師補處師三被金襴之賜二十年來足不越閩而慕其道者鱗集至無所容師嘗勸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礎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麥堂去又勸一僧曰棋盤石研破你腦門

續指月錄卷四

徑山端

十三

蓋孟池浸爛你腳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勸一僧曰孽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爲慈誘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示微疾問侍者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尙未捨寄語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無語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沐浴更衣書偈訣眾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畱龕七日顏色如生全身葬於寂照塔院徑山珍廟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文有聲祝髮日芝產戶樞及游方值東叟領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遂蒙印可遊天台眾請開法寒巖瓣香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疏山又十年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寺眾數百懇畱涕泣而莫之畱會廬山月澗明公遣舟迎師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眾復以請師力卻之上堂拈拄杖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

續指月錄卷四

江心萬

十四

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爲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放過一著皇慶元年遘疾危坐不近醫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眾語泊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目睛不燼鎔以烈燄益晶瑩齒牙頂骨錚然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世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葬焉餘骸舍利分葬東溪淨慈穎嗣慶元奉化岳林栢堂益禪師溫州人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

亦不據款結案。拈拄杖如何是佛。赤腳踏蓮華。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卻。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搆取便下座。臨終偈曰。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樹成佛。虛空落地。茶毗舍利。瑩然齒牙數珠不壞。淨慈

頽

婺州雙林雲屋自閒禪師。括蒼葉氏子。烏巨行禪師之九世孫也。初參荆叟珏於靈隱。次謁東叟頴於淨慈。掌記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發見精於午夜。叟曰。何不道。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蔽。

續指月錄卷四

栢堂益 雙林閒

十五

徹見叟垂手爲人處。後出世雙林。遷智者。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而逝。淨慈頽 已上三人

枯木榮禪師。讚三祖偈曰。夙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

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無方安嗣

臨安徑山佛智晦機元熙禪師。豫章唐氏子。師與兄元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從西山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之。聞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觀與語驚異。畱侍左右。至元間。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躬詣師。

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難。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

出主百丈。居十有二載。至大初。應淨慈請。入院。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悉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

一時輻輳。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

南山今日結卻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其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

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居七

續指月錄卷四

枯木榮 徑山熙

十五

載復遷徑山。已而策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閒。爭來迎請。師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眾擲筆而化。世壽八十二。奉全身瘞於金鷄石下。弟子在杭者。分爪髮。

塔於淨慈西隱。育王觀嗣

慶元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中。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雍染受具。上育王。見偃溪。聞禪師機鋒相契。命掌藏。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窗橋。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

尾巴過不得。師劃然大省。乃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遂許可。蔣山虛席。奉朝命。居歷十有三載。眾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刀而去。至元十七年。遷徑山。寺罹回祿。師住後。頓還舊觀。示眾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涅槃會上。廣頌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京師有譖毀禪宗者。師曰。此法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詣闕。被旨集諸宗徒廷辯。元

續指月錄卷四

徑山高

十七

世祖問禪。以何為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譖者反復論難。譖者辭屈。世祖大悅。師陞辭南歸。示眾曰。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眾曰。吾宿負此山債耳。復竭力營建。匪殿坡為池。他屋以次落成。至元三十年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後建塔於寺之西麓。淨慈開嗣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王氏子。見偃溪聞

於淨慈朝參暮叩。久之始獲印證。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元大德庚子。復請歸何山。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處訴。豎起拂子曰。看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儻然而逝。淨慈開嗣

慶元天童止泓鑿禪師。初住慶元。真如移天童。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

續指月錄卷四

何山明 天童鑿 天童來

十八

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啻白雲萬里。上堂。拈拄杖。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麼道。不覺忻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下拄杖下座。淨慈開嗣慶元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剪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為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大川濟嗣慶元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參大川濟。一日

入室次濟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濟遠枯竹筴
挂之師豁然省旨後縛茅仗錫峰日扃戶書法華嘗
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大川濟嗣
已上二人

臨安靈隱悅堂祖闍禪師南康周氏子年十三告辭父
母薙髮出家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

中現忽有省即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問近離何處師

曰江西智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又手進前曰起居和

尚智俾入侍司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問臨濟

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倫曰因甚大愚肋下築

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領之倫逝而介石

雲巖同 雲隱問
圓通逸 灌溪昌

十九

朋補處一日朋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議朋抗

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命侍

香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

號并金襴法衣大德九年住靈隱一僧新到師問

何處來僧曰閩中師曰彼處如何住持僧曰飢即喫

飯困即打眠師曰錯僧曰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

師拂袖歸方丈居四載示疾訣眾傷曰緣會而來

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偈畢乃跣跌而化雙林

朋嗣

盧山圓通雪溪逸禪師讚興化和尚偈曰中原一寶有

來由授得君王引僕頭到此若無青白眼當機誰敢
謾輕酬并山
阡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玩長松百衲禪

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只在盂盂中無鏡
徹嗣

支提愚叟澄鑒禪師寧德張氏子參無文於薦福遂許

入室至元二十年世祖勅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

師後將示寂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

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薦福
燦嗣

紹興大慶尼了庵智悟禪師福州王氏女幼孤年十一

白母願出家因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

支提蓋 大慶尼

二十

然頓悟往參雲峰信信問曰上座什麼處住師曰

不住南臺江邊信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

信叱曰走作什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

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尚有什麼過信厲

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在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

信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

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上堂拈拄杖天乖

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清淨境禪

心頓覺悟真空靠拄杖有甚共語處上堂大陽門

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甚麼道未免

坐在者裏大慶卽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

上堂柳絮飄風杏華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

子擊禪牀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雪峰信嗣

寧波天童西江謀禪師被勅住天童歷四十年貌枯色

瘁泣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理宗朝三被寵錫

其示眾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一日將入

滅願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遂逝華藏淨嗣

福州雪峰石翁玉禪師禮雪峰塔偈曰入閻早是四句

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疇煙雨幾

鋤犁華藏淨嗣

續指錄卷四

天童謀雪峰玉
中竺有淨慈慶

三

臨安中空巖有禪師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真人

東海涌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牀日未斜

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徑山珣嗣

臨安淨慈千瀨善慶禪師嚴陵鼓氏子卅歲而孤萍蹤

無寄閭荆叟珣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聞舉洞山麻

三斤話遂得大悟出住宜興之保安遷嘉禾之天寧

後主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進仁宗覽而嘉之賜金

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禪師徑山珣嗣
已上二人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上堂蘆華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彿

佛揚州依希越國拈拄杖卓一下曰爲君卓破精靈

窟無位真人赤骨律靈隱泉嗣

溫州華藏瞎驢無見禪師舉興化打克賓頌曰興化打

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黃龍開嗣

臨安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

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生

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爲

下箇註腳以拂子擊禪牀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

緘口過殘春黃龍開嗣

杭州護國鼻庵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

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

續指錄卷四

寶林機瞎驢見
無傳祖鼻庵宗

三

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

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

子厮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黃龍開嗣

放牛余居士參無門開禪師凡有所問被開劈面截住

曰不是不是一日向同參鼻庵宗問曰吾師甚麼見

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宗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

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兩字如何宗曰不是

不是士言下頓悟無門爲人處安吉州沈道婆問

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舉士曰

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

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士曰。嫁鷄逐鷄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九州。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這箇本地風光。士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龍黃開嗣已上四人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龍舒太湖人。入閩禮孤峰秀

續背錄卷四

舍居士 皖山疑

三三

和尚秀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得臻闢。與乃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活全殺。秀曰。你也得。只是末在。一日秀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秀口。即說頌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華片。秀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俛侍香。久之。大傅賈平章魏國公。劄請住鼓山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牀。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上堂。六月旦。夏已

中荷華開水面。荔子映山紅。無位真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師化緣將畢。集兩序示遺誠。素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孤峰秀嗣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讚傳大士偈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

餘年。孤峰秀嗣已上二人

葛盧覃禪師。舉僧問石溪和尚。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

來眉卓豎。鐵錘無孔舞春風。谷庵海嗣

續背錄卷四

雙林介 葛盧覃

三四

曹洞宗

磁州大明寶禪師。參普照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辨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辨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師禮拜。辨曰。可惜許。棒折也。師直得汗下。忽然猛省。住大明上堂。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用盡鐵頭力。放下臥清風。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不居無影谷。曳杖入煙村。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掌上擎日月。運照自無私。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石人同木女。相邀入海中。曰。此是今時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待汝盡卻今

時卽向汝道。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卻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卻自曰。近處尙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割曰。原來祇在這裏。南庵依頌云。百城煙水。通只有善財親得見。德雲不在妙高峰。位中符云。爲惜明珠。冀掃堆婆心。曲盡幾多回。精光撥動。由人取。蚊宅無須費打開。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香人靜。丹堦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稀還被輕煙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清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纖埃。兼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草。普照辨嗣慈雲十身覺禪師。普照室中推爲上座。辨垂百問。以驗學者。一時鮮有契機。惟師所答。有同水乳。略舉七則。以見其槩。問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半夜石人無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問曰。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問曰。喫飯忘其飢。力克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克底人。師曰。巨

續指錄卷四

大明賢

三五

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問曰。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邊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鷄雪裏啼。問曰。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只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趣向。師曰。牀窄先臥。問曰。迷時干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問曰。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普照辨嗣玉溪通玄圓通禪師。嘗著百問。激勵學徒。其略曰。沒底船子。爲甚麼無漏。堅固。豎起拂子曰。爲你說禪了也。作麼生會。又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又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裏許。作麼生會。復以手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點。明甚麼邊事。豎起一指曰。俱胝和尚。向這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又曰。折腳鐺兒。爲活計。穿心椀子。作生涯。通玄庵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且道。安然坐底。是甚麼人。普照辨嗣鄭州普照寶禪師。磁州武氏子。於滏陽造仰山寺。忽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師見之大悟。卽入西山結茅。以居。徧

續指錄卷四

慈雲覺

玉溪通

三五

參諸山遂入青州之室後住琪玲寶巖寺一夕大風

震地宴坐而逝普照辨嗣已上四人

慶元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鄱陽史氏子幼穎異年十四

薙落受具出遊謁荆石琰思庵睿諸老不契聞雲外

岫和尚唱道天童師往依之入室有省遂命典藏

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師應詔竣事上

賜以織金屈胸之衣宋寧宗泰定初南還江淞丞

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

孝既而洪之翠巖饒之芝山俱以行院檄請師以疾

固辭元至正十五年遷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

續指月錄卷四 普照寶 雪竇證 三三

靦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

陰如箭疾娘生兩雙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

取天真佛良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飯上堂

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利竿頭上無青天

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

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

水之圓明庵次年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

瑩門人建塔圓明庵後天童 岫嗣

續指月錄卷四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祖父伯父先父堂兄妻室胞弟等深種

良因同登極樂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四 三六

續指月錄卷五

六祖下二十一世

臨濟宗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婺州人續燈存藁作閩之漳州人初參天

目禮令看臨濟三頓痛棒話一日纔上蒲團忽覺有

省後參無準範和尚於徑山因鑄鐘令著語師呈偈

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輒出來斷送夕陽歸

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準即俾居侍司每遇入室舉

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經十年偶佛殿

前行擡眸見一枝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

續指月錄卷五

仰山欽

時颺下方始見無準老人立地處後舉示人曰正好

與三十拄杖箬庵問頌云大虫無齒爪牙危未透玄關只暗疑不是脚跟親點地此心能有

幾人知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真常流注打破鏡來未

免一場狼藉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

庭外閒對寒梅幾樹花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

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腳這四轉語

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有

樹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上堂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

外賣卻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

婆尸佛早畱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禪樹上叫

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真可笑笑什麼等閒

拾得蘇州梨看來卻是青州棗上堂箇事本成現

覓則不可見白珪本無瑕琢磨乃成玷執之以實法

空中生閃電視之似等閒腳下添紅線若是學道人

好好看方便作麼生莫看仙人手中扇準老人忌

日拈香曰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

卻有何憑據紫柏黃檀一處燒僧問如何是五家

宗旨師曰有口祇堪喫飯曰若不借問爭達本源師

曰未敢相許曰如何是滄仰宗師曰父慈子孝曰如

續指月錄卷五

仰山欽

何是臨濟宗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

師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體露

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山自清水自綠曰五家

宗乘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頭頂天腳踏地

師住袁州仰山世稱法窟第一咸淳己巳元帝賜

寶尊禮至元丁亥寄竹篋塵拂及綠水青山一同

授記與高峰原妙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

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徑山範嗣

臨安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

而孕年十八落髮見谷源道於瑞巖聞三斤麻之話

疑之徧叩諸方。一日於雲居見山堂。閱楞伽。至蚊虫
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參無準。範和
尙。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
師云。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真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
云竟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師悚然。良
久。忽聞板聲大悟。介庵進頌云。漏屋恰逢連夜雨。夏
暑憂青山插遠村。一初元頌曰。頂門一擊汗如油。
捉敗當年老趙州。自是黃河連底濁。一翻驟雨一翻
愁。上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
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
面門。幕拈拄杖。橫按會慶。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

續指鑑卷五

斷橋倫

三

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劍上安一繩
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裏躍
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觀。滿懷無奈
舊愁何。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抵豎起手指
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
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牧公謙頌
百怪只在一毫端。拈卻
毫端看霜花。六月寒。上堂。舉達觀頌示眾云。七
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處。處。自喝
云。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師云。喚七佛
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

續指鑑卷五

靈叟源 別山智

四

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眾要
見麼。以拂拂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
樣花。師將示寂。與眾入室罷。索筆作書辭諸山。及
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
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徑山
範嗣
台州國清靈叟源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真如凡聖。皆
是夢言。如何是真言。州曰。唵。部臨。師曰。趙州禪只
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靈叟。卻
向他道。飢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西天梵
語。此土唐言。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
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
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徑山
範嗣
慶元天童別山祖智禪師。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
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
覺。見無準於雪竇。範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
交下。一語不少。貨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由是知解都
喪。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
而範移徑山。命師分座。天童燬。州帥吳公奏師道行。
師被旨。攜一囊一鉢。縛苧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
輒應。由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盡還舊觀。一日忽示

眾曰雲澹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箇眼
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
分呼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徑山範嗣

福州雪峰環溪一禪師。題布袋和尚讚曰。逢人乞一文。
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舉卽心卽
佛。頌曰。卽心卽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徑山範嗣

明州天童月坡明禪師。得法後陞住天童。舉僧問雲門。
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割。師頌曰。雲門者一割。吹毛
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舉良遂參麻谷

因緣頌曰。搗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
徑山範嗣

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
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宿鷺亭前風擺柳。錦官城畔

雨催華。徑山範嗣

慶元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上堂。發得一機。活出
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喫棒。不待春風著意
開。暗香已在梅花上。舉僧問南泉。師居方丈。將何指
示。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頌曰。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

貴子陵元作故人看。寄天童和尚偈曰。翁翁八十
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
葉是曇華。徑山範嗣

臨安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遷杭之靈隱。
舉僧問趙州。和尙姓甚麼。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
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
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授著強分疏。徑山範嗣

福州雪峰絕岸可湘禪師。台州寧海葛氏子。舉僧問曹
山。雪覆千山。爲甚孤峰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
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帶

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沈在
月明前。徑山範嗣

慶元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蓬州羅氏子。垂髻與羣兒戲。
必搏泥沙爲佛塔像。旣長遂出家。見無準範。自陳來
歷。範呵曰。熟睡去。旣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範謂
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
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遷育王
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逮範移徑山。師居第二
座。自是聲動叢林。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舉師開法
定慧寺。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大眾。黃面瞿曇。乃竺

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
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
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
因與生死魔軍爲冤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
名爲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
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
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眾生共行
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
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
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四海浪平龍

續指錄卷五

西巖慧 光孝輝

七

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師嘗題靈隱兩廊畫壁曰
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華
鬘去卻一重又一重 晚年退居幻智庵將終誠執
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徑山範嗣
越州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
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
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師頌曰平
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華風雨後
馬蹄何處避殘紅徑山範嗣 共十二人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薰於靈隱一日室中舉

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纒跨
門薰遽曰雪峰靦毳師侍傍聳耳而聽豁然領悟衝
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靦毳白頰紅蓼明月孤舟
薰頷之 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小
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靈隱薰嗣
臨安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
老子索飯錢有日在 師以宋鼎旣遷卽謝寺事時
金山默庵雅禪師尊師道行 元兵下江南默庵被
總兵伯顏脇置幕中從至武林默庵言於伯顏請師

續指錄卷五

淨慈慧 中竺珂

八

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
默庵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蓋師
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 斷江
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尙依然伯顏
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靈隱薰嗣 已上二人
慶元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人姓林氏始孩不肉食
年十五出家後祝髮受具登太白謁天目禮咨決所
疑禮舉南山筌筍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禮便打豁然
有省 被旨住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
曰不落玄妙僧曰恁麼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且

緩緩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來僧曰如何報得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下去問如何是聞復賢根除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箴籬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即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晚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說西東保寧茂拈云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一日謂眾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

續指錄卷五

育王琪石林鞏天寧衍

九

好西堂唯庵曰山前有一片荒地師即命疊石為塔復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將示寂書

訣眾語而化所著有三會語錄禮天童

臨安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後住淨慈上

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搖拂子與者箇相去多少擲

拂子泊合停囚長智上堂雪峰毘毘禾山打鼓祕

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喝一喝下座禮天童

嘉興天寧冰谷衍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

家業久荒蕪遊子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禮天童

禮

平江虎丘雲岍靖禪師上堂山僧若真正舉揚河步亭無汝著腳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隋朝建立也許汝有箇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草拄杖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華對蓼紅禮天童

續指錄卷五

虎丘靖萬壽辯虎丘義

十

平江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須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悼雲巢和尚偈曰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躇未決疑既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禮雲巢

平江虎丘清溪義禪師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青途

路同行各奔程清曉雞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

禮雲巢巖

臨安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無

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奮志參方初

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道祐初制府趙信庵以金陵半山請師出世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邪耶正耶又卓一下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臨終示微疾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塔於本山華藏通嗣

平江萬壽高峰嶽禪師讚初祖偈曰開旗展陣入梁邦

續背卷五

徑山度萬壽嶽

十二

未觀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欵翩翩一葦渡長

江淨慈道嗣

平江承天覺庵夢真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行脚多見尊宿不能了決慕無準道風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戰怖話頭也不記得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私自歡喜遂入室準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準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尚供養自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作處乃過雪竇見大歇歇問作麼生是生死底事師曰眉毛安

眼上歇曰眉毛因甚安眼上師曰說著令人轉不堪歇又問汝甚處來師曰徑山來歇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峰依舊插天高歇曰那事還會壞麼師又手向前曰幸喜不會動著遂挂塔歸堂師自知未穩心下常熱闕闕地一夜更深舉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歇舉如何是佛三腳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曰一任踔跳歇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承天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若恁麼看來直是無用心處卓拄

續背卷五

承天眞徑山昭慧巖派

十二

杖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利易爲華嚴教寺奉旨剖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講主悔悟遂禮師回奏雪竇謙嗣

霍山昭禪師上堂卽心卽佛嘉眉果闋懷裏有狀非心

非佛筠袁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

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雪竇謙嗣

慧巖象潭泳禪師上堂舉無著和尚至五臺與老翁喫

茶次翁拈起玻瓈盞問曰南方還有者箇麼著曰無

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師頌曰五臺凝望思

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

喫茶時。雪實謙詞

一關溥禪師舉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即心即佛我便向者裏住。頌曰只將馬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

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雪實謙詞

台州國清溪西澤禪師普說略曰參玄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欸謂之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眾兄弟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生死何生死亦有

續指月錄卷五

一關溥 國清澤

十三

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既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若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欸相應始得。雪實謙詞已上五人

臨安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室中垂語曰己眼未

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師年八

十住淨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

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

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天使以頌回

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百疋後住育王徑山亦

賜資優渥師嘗舉東寺示眾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

穉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師示寂塔於徑山直嶺下昔高麗國嘗請師供養國

王間逝遣法嗣到山掃塔。道場嚴嗣

明州天童石帆行禪師舉陸巨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麼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

續指月錄卷五

虛堂嚴 天童衍 石溪月

十四

位師頌曰金鴨香銷更漏深沈沈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靦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道場嚴嗣已上二人

臨安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如

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頌曰自家冷煖自家知

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舉晦堂與黃山谷問答木樨花香因緣頌曰渠

農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

忽聞巖桂送幽香。舉龐居士有男不婚有女不嫁
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團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
兔角杖。敲得虛空曝曝聲。金山開詞

福州神光北山隆禪師。示眾曰。卽心卽佛。有水有竹屋
便好。非心非佛。不襪不冠身自由。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閒倚闌干立清曉。紅芭蕉引碧牽牛。徑山沖詞

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
眾生皮裹骨者。箇眾生因甚骨裹皮。隨拈草履覆龜
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
六藏。隻履盡情都蓋了。者僧無事可思量。徑山沖詞

續指錄卷五

神光隆 此山應
天童敬

十五

慶元天童簡翁敬禪師。增集續傳燈誤入
二十世無準範下上堂。舉大梅
卽心卽佛話。頌曰。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
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舉文殊問
庵提遮女。生以何爲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
機覩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徑山沖詞
已上三人

湖州道場龍源介清禪師。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於義
興法藏齊禪師。往育王謁寂窗照和尚。入室契旨。俾
爲侍者。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道場。上堂。
三春云暮綠暗紅稀。動爲境轉靜爲法迷。不以色蓋

不以聲騎風前。閑聽杜鵑啼。育王照詞

杭州靈隱性原慧朗禪師。別號幻隱。台州黃巖項氏子。
出家首參竺元道於仙居。繼詣徑山謁元叟叟問東
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在
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
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盡其底蘊。曰。纔涉
思惟。皆爲剩法。佛涅槃日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華。
佛及眾生皆爲剩語。諸人到者裏作麼生會。良久拍
禪牀。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室中垂
語曰。昨夜蓮花峰。被蜂游食卻半邊。你因甚麼不知。

續指錄卷五

龍源清 性原朗

十六

又曰。冷泉亭吞卻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
峰。鬪嶺是第幾機。眾莫有契者。洪武十九年夏。師
被誣將逮。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有司。未
鞫。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徑山端詞

嘉興天寧楚石梵琦禪師。象山人。姓朱氏。生在襁褓。有
神僧見而謂其父曰。此佛日也。他日必當振揚佛法。
十六爲僧。趙魏公見而器之。爲鬻僧牒。得度受具。一
日閱楞嚴。有省入。歷覽羣籍。恍如宿契。往參元叟。端
和尚。端震威一喝。師愕然。一夕睡起。聞鼓聲。豁然大
悟。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吾入手矣。因

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鷲割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端迎笑曰：且喜大事了畢。以第二座參叩者，多令就師決擇。出住杭州報國。一日高右丞問禪分五派，教列三乘，教則不問，如何是禪師？曰：正值歲朝公讌。丞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什麼處？師曰：管絃雜遝，朱紫熒煌。丞曰：莫便是和尙見處麼？師曰：不敢。丞曰：容在別日說話。師諾諾。一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麼。經主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即不無，如何是真法？曰：具

續指錄卷五

楚石琦

七

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犴眷屬。主卻問如何是真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主曰：是。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主無語。師曰：喫茶去。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峰覷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卻有箇好處，好在什麼處？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座管絃樓。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禪，無成禪，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上堂：聞聲悟道，塞卻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卻你眼睛。薄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

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至正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辨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尋退歸天寧。上堂曰：一毫吞卻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卻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大悅。二年春，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師行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遣經當有明文，召僧中博通三藏者問焉。於是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

續指錄卷五

楚石琦

十八

館於大天界寺。上命禮部勞之，又命膳部頒賜薪米，旋命以所問條晰入告。師援據經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師所築西齋建塔，文憲宋公濂爲之銘。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愚庵以中智及禪師蘇州吳縣之顧氏子也
自幼出家於穹窿海雲院祝髮受具聽賢宗法師講
華嚴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
涉言詞卽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謁
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彩一
時交相延譽有同參嶼公見師訶曰子才若此不思
擔荷正法乃甘作騷壇奴隸乎無盡燈燭所謂黃葉
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
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一日忽見秋葉墜庭豁然
有省謁元叟端於徑山遂得法焉 江浙行省丞相

續背錄卷五

徑山及

十九

達識帖穆兒請住徑山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
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
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 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
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鷓拈拄杖
穿卻解空鼻孔敲瞎達摩眼睛踏破草鞋赤腳走好
山猶在最高層 善權通長老書到上堂自從胡亂
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雪後始知松柏操任汝非心非
佛我只管卽心卽佛事難方見丈夫心有底便道江
西信息通也大梅梅子熟也善權方便固當如是只

如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諸人如何話會直下
道得鉗斧子未到你在 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割瓜
師問割得幾箇祖師頭座曰三十箇師曰那箇皮下
有血座曰和尙何得重重相戲師曰好心不得好報
上堂敲破鐵酸餡百味具足演出大藏教一句該
通三腳驢子弄蹄行萬里無寸草 上堂拈拄杖十
地驚心二乘罔測卓拄杖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
拄杖下座 有亡賴男子瞿範者日餐盤餐執事者
譏之致忿誣師以闇昧之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
其罪師竟不與之辯亦毫無愠色踰年省憲白師冤

續背錄卷五

徑山及

三

復劄請再住徑山師入院拈劄曰前佛性命後佛紀
綱總在者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
引千鈞若非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
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陞座酬唱
畢復曰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
魚打踔跳一國之師展笑容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
慧禪師 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大天界寺
師居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
偈而逝茶毗火燄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
遺骨紺澤如青瑠璃舍利交綴塔於所居之陰復分

爪髮塔於徑山。徑山端嗣

杭州靈隱樸隱天鏡元潯禪師。越州會稽人。姓倪氏。從

弘教大師立公祝髮。參元叟端和尚。入門。端厲聲一

喝。聲若雷霆。師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遂命居侍司。

尋掌記室。追隨久之。得蒙印可。師應召入京。從容

問道。賜食而退。會靈隱虛席。諸山交致堅請。上堂聲

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

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

空啾啾。上堂。卽心卽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

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

續指錄卷五 天鏡海 二五

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未幾被

逮。謫陝西。途次寶應寧國寺。忽合掌端坐而逝。徑山端嗣

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族姓吳。番陽人。父仲華。爲江

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州之報恩寺。真牧純公受業。

七歲得度。完具後。參元叟端和尚。端視師。軒渠一笑。

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端叱曰。參堂去。一日。端見師

問何處人。師曰。番陽。端曰。番陽湖闊多少。師展手作

量勢。端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命侍香。尋掌

記室。端嘗謂眾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上堂。禪性

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烝

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鈍子。三箇猢猻夜

簸錢。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召師。師以佛旨撰書

而對。上大悅。蒲圻魏公觀爲蘇郡守。見萬壽廢址。

戚然有意興。復聞師寓虎丘。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返。

而應。洪武十五年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

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

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

矣。此別直詣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

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徑山端嗣

象山瑞龍夢堂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祖父皆名宦。母

周氏。師自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濬發。年二

十三。白母出家。往從雪庭於長蘆。遂薙髮受具。教相

諸宗。靡不研究。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復往依侍。踰

年。雪庭示寂。寂照端禪師來補其處。一見。膈契。住

象山瑞龍。上堂。豎拂子。只者箇。在臨濟則大機大用。

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

言前定奪。在曹洞則家風絲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

在滄仰則父慈子孝。用劍刃事。施陷虎機。在法眼則

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

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

續指錄卷五 行中仁 夢堂 三五

道著。且道作麼生。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腳下。師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旦。一日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遣交友。集眾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有重修歷代高僧傳行世。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族姓方。母張氏。出家杭之梁渚崇福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見。湖器之。遂爲祝髮受具。參徑山元叟。端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端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端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腳踏地。端曰。見

續指錄卷五

復原報

三

後如何。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端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端領之。洪武初。聘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後住徑山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瞻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一俱不涉者。麼。拍禪牀。洎合停囚長智。一日得疾甚篤。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眾是什麼。看取竟寂。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奉化應氏子。元叟住靈隱師

往參。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端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端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端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端便喝。師當下廓然。至正七年。元帝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真。大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茶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於徑山隆教寶陀分建塔焉。徑山端嗣

續指錄卷五

古鼎銘 竹泉林

三

看睦州語有省。參元叟。端和尚。端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又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一日看經次。端曰。看經那。師曰。是端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端豎起拳曰。何不道將者。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什麼看。端微笑。師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萬壽遷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即到。雪峰朝夕。只鞞三箇木毬。趙州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

訪只是敘通寒溫燒香义手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
里外定請論。遷靈隱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
話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自
揚豕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只向他道今日熟如昨日。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各
山肇建於東晉咸和慧理法師為第一祖今日上元
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
至正十五年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眾敍平生行脚
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索筆
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椽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

續指錄卷五

竹泉林

三五

化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其時塔前古桂當春吐華清
香滿路見者歎異。徑山端嗣

明州天寧歸庵仲猷祖闡禪師族陳氏鄞人也從佛智
匡禪師剃染參寂照端於徑山得旨上堂若論第一
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
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眾道不得拈拄杖拄杖子道
得麼道得也是第二句。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
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烝飯佛殿階前狗尿天
剎竿頭上煎鏈子三箇猢猻夜鍍錢。元宵上堂十
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狸奴

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
看人好大眾且道好在什麼處眾眼難謾。徑山端嗣
蘇州開元愚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於法
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為甚麼滬濱居民黃老之流迎
之而風濤駭吐像即沈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請之
而靈相義義雙泛試就提捧忽爾升舟今開元寺所
奉維衛迦葉二石像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
恆處此菩提座然雖如是若作恁麼會大虫看水磨
不作恁麼會真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卻又作
麼生清平世界不用譎言。師晚年嘗居葑門直指

續指錄卷五

歸庵闡 愚仲如

三五

庵人稱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跌坐泊然而
逝。徑山端嗣

杭州上竺我庵本無法師黃巖人依寂照於中竺掌綱
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參湛堂於演福
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
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
自孤後出世既為湛堂嗣仍薰一香報寂照不以跡
異而二其心寂照示寂時遺書囑其力弘教乘宗趣
餘無他言。師於祭筵拈香曰妙喜五傳最光燄寂
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腦裂冰霜忽作陽春溫

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擊電討甚空中痕臨終無疾坐脫徑山端嗣

蘇州萬壽佛初智淳禪師送忠侍者偈曰鳥窠吹起布

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

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稱

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

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徑山端嗣共十三人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人族姓龍上堂六月行人口

吐煙區區只為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

到曉眠拍禪牀乾明不惜口業為你說破臘月三十

日到來問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江心萬嗣

南康雲居小隱師大禪師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

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

安能柰爾何江心萬嗣已上二人

金陵集慶龍翔笑隱大訖禪師九江義門陳氏子參晦

機機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曰黃龍既得旨於

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

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機一日舉百丈野

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

狐身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師擬答機遽震威一喝師

續指錄卷五

佛初指無方普

三

當下渙然冰釋天歷元年文宗以潛邸為大龍翔

集慶寺簡集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

大禪師復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

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勅外

臺護視使安居終老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

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空豎拂子山僧

拂子穿卻汝諸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師一日問

僧甚處來僧曰遊山來師曰笠子下撥破洛浦徧參

底作麼生僧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曰即

今為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至正四年甲申

續指錄卷五

小隱大笑隱訖

三

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游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

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跌坐而寂黃

文憲公潛撰塔銘虞文靖公集著行道紀師著有禪

林清規及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徑山照嗣

嘉興祥符梅屋念常禪師俗姓黃華亭人年十二出家

十四薙髮受具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

師往參承值佛智上堂舉太原孕上座聞角聲悟道

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

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

所解佛智頌之俾掌記室迨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

率一眾後奉旨選召出世祥符所著有佛祖通載二

十二卷徑山 熙嗣

明州雪竇石室祖瑛祖師吳江陳氏子年十五祝髮受具後即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於仰山聞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畱掌記謝天童平石砥問疾傷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華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噓飯噓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煙雨裏筍輿來往亦風流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榻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

續指錄卷五

梅屋常 石室瑛

三五

為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跌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腳行萬象森羅笑不輟徑山 熙嗣

杭州中竺一關正遠禪師番陽人族方氏參晦機於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機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參中峰於天目復謁徑山元叟時笑隱主中竺俾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徑山 熙嗣

寧波佛巖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參晦機於淨慈

纒入門機曰湖山靄靄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機曰未得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復掌藏鑰師憚其繁歎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為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剽踪削跡聞吳興桃花塢僻遠乃往縛茆一日灌園次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頌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撥轉虛空頭倒騎螭螟吞卻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

續指錄卷五

一關遠 仲方倫

三三

終不肯為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上堂舉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割師曰雲門一割猿啼巴峽熊耳峰高石頭路滑師晚年卜築於鳳臺之西曰新庵將終謂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晨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徑山 熙嗣

越州天衣業海子清禪師年八十六出住天衣因同參至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水下燒鼎洞中樵古人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天衣則不然供

佛嬾拈華延賓不煮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

徑山
上六人
照嗣已

杭州中竺一溪自如禪師閩人元兵下閩遭遊卒挾師

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子讀書師

隅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既長俾師隸里中無

相寺為僧參雲峰高於徑山得法天歷初中竺笑隱

訖奉詔開山龍翔因舉代住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

政院具疏請師居焉

徑山
高嗣

江州東林古智喆禪師都昌人族巢氏上堂過去諸佛

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

續指錄卷五

一溪如
怪石奇
古智喆

三十一

甚麼卓拄杖下座

徑山
高嗣

明州天童怪石奇禪師普說其略曰參禪本無難易只

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

緣不存一法如大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

動無上真乘方可希冀又曰此事如人飢渴說飲說

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飯方有實效

徑山
高嗣

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子居常不設臥榻

夜則焚香燃燭端坐達旦率以為常又體所稟與人

異遇嚴寒則衣絺絳大熱則衣繒絮嘗以益資建大

圓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眾紓

平生行脚事畢端坐而寂

徑山
高嗣

龍巖真首座樂閒歌曰卽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

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

律亦不曾持戒亦不曾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

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懶惰

一卷三字經逐日為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

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為虛名被羈鎖我不

輕汝等從他當面唾百年能得幾光陰何必強分人

與我貧也不須憂富也休裝大閻王相請無親疏盡

付一堆紅燄火自家作得主宰終不隨風倒柁補破

續指錄卷五

本源達
真首座
恭都寺
竺田霖

三十一

遮寒暖卽休淡飯粗茶隨分過我作樂閒歌自歌還

自和不是閒人不肯閒世上閒人能幾箇

徑山高嗣
已上五人

明州恭都寺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鐵鏡上堂語遂

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

冷啾啾話頭畱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因

陸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何山
明嗣

雪竇竺田汝霖禪師昌國王氏子從梅潤福公祝髮受

具聞天童鑑公道化往參命為侍者一日室中舉趙

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豁然有省已而見悅堂闍於靈

隱堂器之命典記室。後游百丈。謁晦機。遂命分座出世雪竇。晚主萬壽。至元五年示微疾。更衣書偈而逝。茶毗設利五色。天童鑑詞

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象山張氏子。參靈隱。和尙。卽蒙印可。後出住大梅保福。帝師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三年。廣教府聘主雙林。元統二年。行省選住道場。示眾。此事如鐵壁銀山。如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也是不快漆桶。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六月不熟。五穀不結。遂

續指錄卷五

玉溪珉 月江淨

三古

下座。靈隱問詞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金華倪氏子。自幼聰慧絕倫。年十七。因誦楞嚴。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應當見月。豁然開悟。遂謁悅堂。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草。堂奇之。後出世徑山。玄風遠播。晚歲退居東堂。示眾曰。坐斷陵霄已十年。匡宗論道只隨緣。於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元統壬戌十月三日。示微疾。當午集眾說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語畢。乃跌坐而逝。靈隱問詞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人。魏姓。久依悅堂。一日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前。出世雲居。晚遷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二千年話頭。臨終集眾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靈隱問詞

嘉興石門真覺元翁信禪師。開山日上堂。向上一機。末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莫有轉身吐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看。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大眾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宗旨。莫是三轉

續指錄卷五

無外廓 元翁信

三古

五轉豎拳下喝麼。莫是默然據座。拂袖便行麼。莫是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麼。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麼。切須仔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據我祖師門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鐵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鐵鎚。迦葉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中竺有詞呂鐵船居士。母夢佑禪師。至舍而生。弱冠時。參空山。一日山問曰。曾見趙州麼。士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

人曰再來人也。土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州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達磨忌日。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攜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真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卻是孤恩底。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風旛中嗣

蘇州陽山金芝嶺鐵紫念庵主。頌舍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曰。出城入廓。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

續指錄卷五

呂鐵船 念庵主 殿山異

三五

崑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華藏見嗣

松江澗山德異禪師。高安盧氏子。謁虛舟。舟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賞。勸謁皖山。疑和尚。疑問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擬答。疑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疑舉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師曰。那有道則見。疑深肯之。出世澗山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吞卻佛祖。從教謝三郎。月下自搖鱗。阿呵呵。莫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皖山疑嗣

舒州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

巴鼻。太湖梁山冷冰冰地。二百箇鐵額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吞聲飲氣。擬議之間。頂門著地。卓拄杖下座。中峰和尚至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并鑿地。虎敵大虫。蛇吞鼈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大眾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尚。慈悲開示。便下座。金牛真嗣

無爲天寧無能教禪師。於門首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盛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爲我趕狗。師便入去。智首座出迎。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智起白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真翁圓嗣

續指錄卷五

無用寬 無能教

三五

北京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讀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俛從中觀。沼禪師受業。納具戒。一日侍沼行。沼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情。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沼手一掣。沼曰。者野狐精。師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年十八。元兵破寧遠。四眾逃散。師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遠遁。師泣曰。因果有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經年至赤城。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

臨行為君通一縷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偈畢。忽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師為乞緣造塔供奉。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警然有省。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於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崖下。因擊火乃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初沼臨終。師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沼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識。於是謁璋。璋先一夕夢異。

續指錄卷五

海雲簡

三三

如今不值錢。璋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一日。璋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田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師住慶壽孔子之後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阜廟祀。師微言之。乃復襲封。師兩主慶壽。年五十六。忽患風症。呼侍者囑後事。乃集眾說偈畢。遂泊然而逝。茶毗獲舍利無算。諡佛日圓明大師。慶壽璋嗣。

曹洞宗

太原王山體禪師。初參大明寶為侍者。偶於出生臺見雀捨食。雀見手飛去。寶在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寶。

續指錄卷五

王山體

三三

曰。還是雀子孤負你。你孤負我。師罔措。寶曰。自可憐生。卻乃互相孤負去。師豁然有省。從此執侍十年。祕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寶云。侍者何往。寶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寶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一眾方知已蒙印記。師久隱太原西山。當道請住王山。創建禪席。嘗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躡。第三影響不真。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為種草。若齊肩共躡者。滅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者。孤犴猥勢。羊質虎皮。師嘗發明洞上宗。

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寶壽方拈云太明尊貴一路尚欠在爲什麼不見道方外誰敢論量愚庵孟拈云如何黑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煙。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

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趁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

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銚。大用縱橫無變異。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栽絕頂無根草。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

續指錄卷五

王山禮

三五

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別兩脛。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吐舌。師曰。棺材裏。瞠眼僧。珍重。便出。師曰。似這等行腳。有甚麼交涉。乃曰。同安。老祖道。孤峰迴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家。到者裏。劍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捉敗此僧。則我達磨一宗。幾至掃地。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舉。大明寶壽

仁山恆禪師。久侍大明寶和尚。深入堂奧。寶付以衣法。師曰。某甲不是恁麼人。寶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

伊師以法乳情深。俛仰而受寶囑曰。汝既如是。第一

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晚住仁

山。僧問洞山。龜雲巖真。因甚到觀影始悟。師曰。不是

深心人。不知曰。如何是深心人。師曰。十八女兒不繫

裙。破山明舉示。呂大器器曰。全體畢露。法音濼頌云。滿江風雨。夜行船。鮮血淋漓。渡碧天。二十四莖

生鐵肋。和衣復示頌云。柳底黃鶯送好音。輕輕喚著

脫出淚潸然。愈傷心。欄杆倚徧無聊賴。夢裏如何許我尋。無路尋

怨殺月。明花下影。依稀拂斷枕頭琴。大明寶壽

燕京慶壽虛明教。亨禪師。濟川任城王氏子。先是汴京

慈濟寺僧。福安者。山居任城有年。一日於芒山村倚

續指錄卷五

仁山恆 虛明亭

四十一

樹而化。夢求託宿。師果生焉。拳右拇指。同住僧往問曰。安公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七歲出家。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寶禪師。法席之勝。遂往謁朝。夕參叩。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於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警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於隕涕。歸以語寶。寶曰。如僵臥人似欲轉動。示以日面佛公案。師笑曰。兒時已見得也。寶曰。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後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遂印可曰。吾瞞汝不得。

也 師五坐道場復駐錫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
蔚鬱中有一株高丈餘羣鴉以次來巢上下一十二
級如浮屠狀見者賀曰和尚佛法將大振矣不數日
奉章廟旨主慶壽 興定己卯七月十日索筆書頌
其末句曰噫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茶毗
欲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普照寶嗣

續指月錄卷五

續指錄卷五

虛明亭

空

續指月錄卷六

六祖下二十二世

臨濟宗

杭州天目高峰原妙禪師蘇之吳江人姓徐氏母夢僧
乘舟投宿而生離襁褓輒喜跌坐遇僧入門輒愛戀
欲從之年十五懇請父母出家嘉禾密印寺十六薙
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入淨慈立三年死
限學禪二十五請益斷橋倫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
從何去話於是脅不至席口體俱忘雪巖欽和尚寓
北欄師懷香往謁方問訊即被打出閉卻門再往始

續指月錄卷六

高峰妙

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參叩無虛日後凡入門欽便
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
其幾後值欽赴南明師上雙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
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
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眾詣三塔諷經次
擡頭忽覩五祖和尚真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
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
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
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爲
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師曰。狗舐熱油。鑽欽曰。你那裏學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問那裏來。師拖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拖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暨欽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勞。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卻抖擻精神。我者一

續指月錄卷六

高峰妙

二

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拌一生做箇癡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往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雪嶠信頌云。南北無門路。不通星散大。似楊花逐曉風。朝宗忍頌云。月落霜天夜。正寒錦鱗透。網撥天。關枕頭。落地何時悟。遮覺從前被悟。住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德祐丙子春。大兵至雙髻。師掩關危坐。自若事定。戶履紛至。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

師卽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爲鑽。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見。共築師子院。請師開堂。適雪巖欽於大仰。寄師竹篋拂子。遂拈香上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句。師曰。從頭問將來。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

續指月錄卷六

高峰妙

三

句句朝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然。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旣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師子。齧人。韓獪逐塊。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咏。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瞋或喜。山

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確搗。拔舌犁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蓋孟。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示眾。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鷲鷲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辨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古南門云山僧亦有四句五更撞鐘。脚落地三更接板。狗子吠二時粥飯。

續指錄卷六

高峰妙

四

濕點筋半夜放參霜點破此四句中有一句全用有一句全體有一句全體即用有一句全用即體有一句體用雙忘騰騰任運任運騰騰 示眾。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總向這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三生六十劫。師嘗示室中垂問六則。一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二曰。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三曰。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四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五曰。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六曰。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倘下語不契。閉

門弗接。自非具透關眼者。鮮不望崖而退。鶴沙瞿提舉到山。瞻禮施巨莊。瞻眾師固辭不受。瞿請於官。乃於蓮華峰。別營禪刹。曰。大覺議以歲入給常住。請嗣法祖。雍領寺事。師患胃疾已久。適雍來省。師囑以後事。元貞乙未十二月朔。黎明陞座。辭眾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眾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仰山欽嗣徑山虛谷希陵禪師。字西白。義烏何氏子。家貧而苦學。

續指錄卷六

虛谷跋

五

志求仕進。一夕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尊者指榻梁間。詩示師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閒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由是有出俗志。年十九落髮。後參徑山雲峰高禪師。機語契合。高甚敬之。命掌藏鑰。尋命分座說法。出世歷遷。至仰山。元世祖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成宗加號大圓。詔住徑山。仁宗又加號慧照。轉藏經上堂。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是如師曰。親不相贈。僧禮拜。師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

法只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作麼生依若向這裏知歸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祇如今日檀越請徑山一千七百大眾所轉者還在百千萬億卷中也無若在其中即取法相若不在其中即取非法相故經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正當甚麼時還有定奪得出者麼若定奪不出明日來向汝說 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諡大辨塔曰寶華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仰山 欽嗣

續指月錄卷六

虛谷跋

六

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太和磻溪王氏子故宋尙書贊九世孫也自幼清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三十謁西峰肯菴翦髮得聞別傳之旨尋依雪巖欽居槽廠服杜多行一日欽示眾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箇尿杓師默頷勵精奮發因患痢藥石漿飲皆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徧界如雪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徧體汗流其疾亦愈且詣方丈舉似欽反覆詰之遂命爲僧一日欽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

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疑情蕩盡即出眾作禮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欽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欽笑曰一彩兩賽 欽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臥欽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即放過道不得即趁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曰好箇鐵牛也因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

續指月錄卷六

鐵牛定

七

服 大德王寅將寂侍僧求別語師曰吾別久矣恬然坐逝龕全身於陶具越三年顏貌如生爪髮俱長後塔於寺北沙潭仰山欽嗣○其徒別流涇走浙江有鐵即先有牛即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處點首笑曰吾試爲汝模畫之天如和尚頷曰鐵牛誰後復誰先口未開時欠一拳好本弄成模畫去牽牽拽把錯流傳袁州慈化鐵山瓊禪師十八出家首參雪巖欽和尚一日室中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因緣有省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閑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華毬欽深然之 謁東巖東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賊叫

屈東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鶴上堂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者裏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露月無處不週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休休後示寂塔於觀音閣後仰山 欽嗣

建昌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高安人姚姓父兄皆名進士師志慕空宗十九芟染元貞間出住能仁與高峰妙同秉仰山記前所著有牧潛集其送妙智上人

續指錄卷六

鐵山遺 牧潛至

八

入浙序略曰昔龍安悅公既首眾於洞山猶以己道爲未至更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問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己自降踴躍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庵之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如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 大德三年戊戌示寂於廬山仰山 欽嗣 已上五人

竹屋簡禪師舉乎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青絲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華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 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舉臨濟訪平田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斷橋 倫嗣

絕象鑿禪師示眾舉洞山不安令沙彌到雲居處傳語乃囑曰他若問和尙安樂否汝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避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

續指錄卷六

竹屋簡 絕象鑿

九

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示眾舉投子和尙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閱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斷橋 倫嗣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眾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卻貓兒時如何眾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笑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 鍼工丁生者久依座下冀明本分一日剔瑠璃燈有省述偈呈師曰提起提起放下放下者點光明

照天照地師喜其行業清素乃印許之。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枯藤拄竹屣糞土埋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斷橋倫嗣

永宗本禪師上堂舉夾山參船子和尙公案頌曰笑中棄卻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蕭何。斷橋倫嗣已上四人

金陵蔣山月庭忠禪師舉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

續指錄卷六

方山贊 永宗本

十一

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開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無學元嗣

蘇州崑山薦巖竺元妙道禪師寧海陳氏子幼患右目母攜禱於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爲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爲於佛有緣俾投杭之六和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謁育王琪和尙聞舉乾屎橛話豁然大悟卽說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卽峰纔發足五日到錢塘

琪驚異顧謂眾曰此子再來人也。至元乙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巖一晚與眾會茶舉東坡居士訪蔣山泉禪師山問大儒高姓士曰姓秤山曰是甚麼秤士曰稱天下長老舌頭底秤泉便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眾代語時別源遠起翦燭師笑曰源藏主翦燭一侍者咳嗽一僧請師自代師曰洎不過此。仁宗詔住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淨慈靈隱兩刹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籙之幽絕乃往終焉。育王琪嗣

金陵保寧古林清茂禪師年十三爲大僧聆老宿舉高

續指錄卷六

蔣山忠 薦巖道

十二

庵和尚勵僧語不覺涕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一著子淬志參訪徧歷門庭橫川居育王師往叩得法住金陵保寧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卻門前大案山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鐵痰藜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僧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什麼

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舉洞山
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
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
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搬退菓子。師曰。者箇說
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然於
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
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
且在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
洞山有偏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
動用中。也不得他菓子喫。在良久。水流黃葉來。何處

續指月錄卷六

古林茂

十三

牛帶寒鴉過別村。除夕小參。今夜年盡。月盡。日盡。
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
又見重新。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垂鈎四海。只釣狎
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
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卻。
吾宗卓拄杖。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師著有續宗門統要行世。後示寂於保寧。育王 珠嗣
越州天衣斷江覺恩禪師。族慈溪顧氏。幼依雲門。廣孝
祝髮。從延慶聞法師。習四教儀。七日貫通。聞驚訝。歎
異。往參育王。室中機契。一日室中眾侍立。次忽扶

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
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育王 珠嗣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出

家。參石林。鞏於承天。鞏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鞏
便推出。師即懷疑。一日入室。次鞏問。盡大地是金剛。
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鞏便打。從此徹證。鞏遷淨
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舉國師三喚侍者。師曰。不
是。失卻貓兒。定是失卻狗子。鞏曰。是孤負。是不孤負。
師曰。瞞人自瞞。鞏以竹篋擊之曰。亢吾宗者。海子也。
至元二十七年。出世天台。寒巖遷姑蘇。寒山。崑山

續指月錄卷六

天衣恩 靈隱海
天寧臺

十三

東禪。勅賜金襴法衣。延祐二年。詔主淨慈。至山門
曰。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敵大虫。蛇吞
鼈鼻。喝云。咄。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刀劍。因甚胡孫
子不死。嚼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飢人。波斯去帽。蔗
咬甜頭。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眾答皆不契。
泰定二年。復遷靈隱。四年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
付囑。訖跏趺而化。賜號明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錄。
塔於育王後山之麓。淨慈 珠嗣
嘉興天寧竺雲景曇禪師。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
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上堂。金烏東上。玉兔

西沈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曠劫只在

如今卓拄杖下座淨慧章嗣

蘇州虎丘東山壽永禪師送僧偈曰動靜何曾涉蓋纏

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

船約齋居士張鐵入道話頌曰一棒鐘聲到耳根

三千利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

門淨慧章嗣已上三人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嘗召見有偈

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祕密藏現在十方佛

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眾生是由妄相執著

續指月錄卷六 虎丘示 虎巖伏 十四

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途苦惟念過現佛

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冤仇或烹宰殺害不了眾生相

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

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

生生生佛國上覽畢大悅問從上帝皇有戒殺者否

師曰昔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飢甚思欲燒

羊因慮後來遂為常例寧耐一時之飢不忍啟無窮

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徑山度嗣

寧波天童竺西坦禪師僧參師問從何方來曰金鵝師

曰金鵝山高多少僧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

舉世尊拈華公案其僧言下有省徑山度嗣已上二人

越州定水寶葉源禪師上堂舉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

高姓曰弟子張拙霜曰者裏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

來拙言下大悟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

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錘無縫舞春風徑山愚嗣

蘇州虎丘閒極雲禪師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

日寶葉源問虛堂愚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焉

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尚慈悲

指示愚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植師遊山歸

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為師摩拈因仰面舉前

續指月錄卷六 寶葉源 虎丘雲 十五

話叩之師乃掇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

上見愚愚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愚曰那

那我向汝道他會得源乃釋然領旨舉興化和尚

與唐莊宗酬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

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畱得鎮中原徑山愚嗣

已上二人

南叟茂禪師嘗舉巖頭和尚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

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巖問誰或曰要過那

邊巖便舞棹迎之一日有婆子抱一孩兒乃曰呈橋

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巖便打婆曰

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
向水中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
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舉夾山參船子
和尚話頌曰無相無取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
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奈汝何 舉龐居士賣擔
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作甚麼女曰
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孝順藏
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宿世惡冤家徑山月嗣
寧波育王東生德明禪師甬東劉氏子十六祝髮受具
參頑極彌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

續指月錄卷六

南泉茂 育王明

十六

得周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彌
器之命掌藏鑰出世育王錫號佛日普光 頌船子
公案曰清世悠悠據要津一撓活計重千鈞朱涇路
上行人少滄海難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育王彌嗣
杭州靈隱空叟忻禪師蘇之吳縣鈕氏子九歲入郡
城龍興寺祝髮後參愚菴及和尚及詰曰如何是永
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及可之遂容入室
臨終書偈曰我年五十五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
午茶毘舌根數珠不壞建塔靈隱東岡徑山及嗣
長洲廣孝斯道行禪師蘇之相城人族姓姚乳名天

禧年十四出家於里之妙智庵參徑山愚庵及和尚
杏叩禪要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
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
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 洪武中宗泐
禪師薦於朝侍文皇於燕邸 示樂中以佐命功上
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
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終不肯蓄髮嘗賜二
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蓄一
大鷄每鷄一號即起朗然誦經 後師復以事出
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為幄曰上將來視

續指月錄卷六

空叟悟 廣孝衍

十七

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師以
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遂示寂封榮國公諡恭
靖後配享太宗廟庭遷供大興隆寺世壽八十五所
著有道餘錄行世徑山及嗣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出家於紹隆庵
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
次遷靈巖後住徑山上堂十方無異路為甚麼南尋
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為甚麼桃花紅李花白
良久打破祖師關都是自家底 靈巖上堂盡大地
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

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裏參退喫茶。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浙浙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眾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長三尺。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居士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曰你俗人如何曉得衲僧門下事又問如何是宗門下事師曰今日忙無暇與汝說宗門下事士擬議師喝出師纔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腳跟下好與三十

續指月錄卷六

南石琇

十一

棒僧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裏無殘羹餽飯不用使破炊巾僧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青石幢。師七十餘示寂門人建窆塔波於寂照塔左著有增集續傳燈四卷行世。萬壽仁嗣嘉興天寧西白力金禪師蘇之姚氏子參古鼎銘和尚舉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久而有契出世瑞光帝師授圓通普濟號師幼孤母老無依築室城東奉養焉一日忽謂侍僧曰我有宿因未了當償之遂示疾而逝塔於嘉興城西。徑山銘嗣

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迴避遂坐脫。徑山銘嗣已上二人

金陵天界覺源慧曇禪師天台人族楊氏年十六爲僧受具聞笑隱訥和尚主中竺師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訥斥曰從門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聞舉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訥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值半文錢訥領之。一日師入門訥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訥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徧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和尚了也訥

續指月錄卷六

西白金象源叔

十九

曰卽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訥便喝師從此脫然。又一日訥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訥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而出住牛首祖堂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確搗東南磨推西北。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且道是何章句。上堂者箇現成公案眾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鑰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

人擔荷良久噓一聲下座。洪武初師謁上於轅門上一見歎曰真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洪武元年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制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號。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三年夏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國敦尙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即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國邑。莫不聞風來歸。四年秋七月。至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館於佛山寺。其王待以師禮。寅夜參承。合國士民。悉皆瞻仰。

續指月錄卷六

覺源堂

二

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跣趺而逝。踰五日。顏色如生。王大敬歎。斲香爲龕。築壇而茶毘之。王與百僚親送壇下。薪火滅盡。舍利無算。舌根齒牙不壞。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耐葬其國之世尊舍利塔中。七年九月。同行還奏。上嗟悼之。勅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奉師衣鉢。建塔於雨花臺之左。有五會法語行世。龍翔訖嗣

金陵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依中竺。訖一日。訖問國師三喚侍者。

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剗肉作瘡。訖曰。將謂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訖擬拈棒。師拂袖便出。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跡。爍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到者裏。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中天。踔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舉拂子。庭前石筍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詔徵江南有道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用皮弁服。搢玉珪。北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曲。進呈御署。曲凡八章。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

續指月錄卷六

全室泐

三

徧應。妙濟善成。勅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果法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命師主天界。嘗欲命師蓄鬚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師以胡黨坐罪。遣鳳陽槎峰建寺。三年召還。上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薨。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問曰。今太后將就壙。爲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賜白金百兩。後以老求退。賜歸槎峰。渡江示寂於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

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
聾者茫然師曰。苦遂寂闇維舍利無算。塔於笑隱。訖

宰堵波之右。龍翔訖

杭州中竺用彰。懶翁延俊禪師。據室拈拄杖。室中若無
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誓不喚作拄杖子。有麼。勅點
飛龍馬。跛鼈出頭來。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
後。有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了也。大人相在什麼處。
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
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上堂。近來眾中兄弟。聰
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於

續指月錄卷六

懶翁後

三三

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潑潑地。不費纖毫氣力。到
龍峰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譬如油蠟
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
而逝。茶毘舍利無數。塔於杭之南屏。龍翔訖

杭州靈隱介庵用真輔良禪師。蘇之吳縣人。范文正公
十葉孫也。示眾。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努力。如救
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
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之愧。咎
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著眼。洪武四年
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

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闇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利
無算。瘞歸雲塔中。龍翔訖

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毘陵陳氏子。參笑隱。舉無位
真人話。詰之。師不覺釋然下拜。訖曰。汝何所見。而作
禮。師曰。更無第二人。訖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
和尚慎毋壓良為賤。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洪
武五年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
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
寐。鼻息作聲。鄰坐引踞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
真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龍翔訖

續指月錄卷六

介庵良 圓通裕

三三

杭州淨慈孤峰明德禪師。族朱氏。年十七。得度為大僧。
杖錫遊方。首謁竺西坦。聆上堂語。有省。復造淨慈。見
晦機。機問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
棒。師拂袖竟出。復抵雙林。見明極俊。會日本遣使迎
俊師。送至海濱。適晤竺田霖。和尙於明州。霖挽師歸
雪竇。處以第一座。一日霖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
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羣疑頓釋。述偈呈方丈。霖曰。
人天眼目。儼然猶在。後師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
等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
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沒後。當遵佛制。依法茶毘。勿令

衣麻而哭也言畢書偈泊然而逝雪竇

福州天寶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聞元翁主

秀之石門造而諮叩翁示以南泉三不是話經三年

一日大悟述頌曰不是心佛物揆出虛空骨金毛獅

子兒豈戀野狐窟喝一喝咄咄即詣方丈翁問作

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箇什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

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

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卽今在什麼處師便喝翁

曰離卻者一喝南泉畢竟在什麼處師拂袖便出

續指月錄卷六

孤峰德 鐵關樞

三十四

見虛谷陵於大仰不契謁海印如于饒之薦福纒上

方丈印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印曰什麼處來師曰江

西印曰江西近日有甚麼事師曰集雲峰下藤條被

人拗折了也印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

裏印曰且道者裏事作麼生師叉手進前曰卽日恭

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印曰不涉泥水一句作

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印曰一喝不作一

喝用是如何師曰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

息印曰錯師亦曰錯印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供

養印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尚供養

印曰曾見甚麼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印曰既不曾見

人那裏得者箇消息來師曰若見人卽無者箇消息

於是服勤爲淨頭印嘗謂眾曰永嘉樞侍者是煨了

底金 復遊東林參澤山咸值開室爲眾舉竹篋因

緣聲未絕師奪卻竹篋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麼卽得

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篋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咸復

開室舉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曰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篋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

如何咸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裏活計畢竟意旨如

何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篋一送曰見說洛陽花似錦

續指月錄卷六

鐵關樞

三十五

拂袖而出 後復歸石門信纔見便曰南泉向什麼

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翁曰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劍去久矣信曰趙州無

甞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信曰古人與麼道

道道師喝一喝信曰錯師又喝信曰錯錯師遂禮拜

信曰放汝三十棒迺囑曰善自護持師又潛眾十五

年至延祐戊午出世間之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

覺真空大師 至元六年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

所與遊者入山期而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

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

霞穿碧落。白日遷須彌。擲筆而逝。天池信嗣

孤舟濟禪師。月庭忠公居蔣山。師為第一座。時竺源參

月庭。至首座寮。師問源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

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為復是神通妙

用。是法爾如然。源曰。形神俱妙。師叱之曰。不然。子他

日當自知之。源後參無能舉師語。能曰。為汝不解故

也。源釋然大悟。蒙山異嗣

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別號虛幻子。族姓朱。淮東通

州人。至淮西太湖。謁無用寬。寬門庭嚴峻。師方入門。

厲聲叱之。師作禮於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

續背錄卷六

孤舟濟 龍池亭

二五

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

不存涓滴。用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寬舉雲

門須彌山話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前。寬便打曰。趙州

無字作麼生。師遽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

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虛剩。寬嗒然。由

是執侍左右者三年。寬始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

書授師曰。汝緣在南。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受命

南還。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師以名符懸記。欣然

赴之。先是山巔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

之。師授龍三版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築室壁

立如削。斲木為棧。樓板空中。足不越限者三年。帝

師稔。師道行。降號弘教普濟禪師。尋召入京。宣命龍

光殿。陸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

庚子。出領善權。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

裁紙製内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索筆

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

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

及師。順寂。噴涌異常。時黑白戀慕。至有然頂灼臂以

供養者。茶毘現五色光。齒牙舌輪皆不壞。設利無算

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麻蘗

續指月錄卷六

龍池亭

三七

五所。建塔藏焉。太湖寬嗣

杭州妙果竺源水盛禪師。饒之樂平人。范姓。謁無能盡

脫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宛如一夢。能撫師背曰。

子後當大弘吾宗也。辭能東遊。隱居南巢。天歷己

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嘗示眾曰。凡學道人。當洞明諸

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

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故槌

拂之下。懸崖壁立。務期實證實悟。而後已。未幾復還

南巢。至正丁亥。戒飭徒眾。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

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師揮叱曰。何以偈為。端坐而

逝無能
教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寶照曰兄弟年後正

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為事師避席進曰

和尚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

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牀握師手曰作家那件我

云作家相見事紛拏佛法何如眼裏沙藥病頓忘無

一物踏翻雲月復何家位中符頌云搜得磁州立

地尿銛銛牙爪羨年少倒握王師與勝默同參嘗

山夢裏符鬚斗煎茶別有銚師與勝默同參嘗

續指月錄卷六

竺源盛 大明滿

三天

造王山體舉洞山觀影因緣師大疑體曰不疑言句

是為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也子知此病即子藥麼

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然悟曰今

日方知病是藥也去呈體體曰料掉沒交涉師曰老

和尚這回瞞我不得也天界盛云草頭方子撞采醫

識者草頭方子者麼卓一堂舉洞山解夏云夏末

一卓云料掉沒交涉秋初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良久

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

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

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腦何也一人大開

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腳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

出不去王山即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

一微塵非內徧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極盡不

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口初秋

草請看疏山臘月蓮僧問高郵定和尚透網金鱗

以何為食定曰乾屎橛師問之曰謝供養法音深拈

人草草五位頌曰正中偏邃洞沈沈鎖翠煙午夜

坐地碧空清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濃封

野景雪屋靈明夢未醒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來木

人攜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祥蓮襯足開

續指月錄卷六

大明滿

三天

兼中至懶提妙印無真偽碧莎叢裏恣情眠一任岩

前花雨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曾未炤夢手敲空聽者

稀迥然不墮宮商調王山體嗣

勝默光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意教意師曰針頭削

鐵佛面剝金曰此與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是同是別

師曰傳言送語過猶輕曰恁麼謝師賞罰分明也師

曰亂統漢乃曰我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德山老

齒不關風作這敗關欲識綱宗須先識句岩頭老腦

後見腮莫與往來此是他父子提唱我石頭和尚明

暗相對處且如何是回互不回互的意今日尋思去

靈龜夜裏來 嘗舉九峰不肯公案頌曰元座徒亡
一炷煙九峰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
師不借緣 示眾舉麻谷振錫話曰是無可是非無
可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雞晝夜徒自支離我無
三寸鼈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五位頌正中
偏沈沈祕殿瑞雲攢夜央秋水羣鷺息碧月寥寥朗
炤寒偏中正江塹曉霽煙籠景蘆花深處白頭翁紅
日三竿眠未醒正中來玉龍初躍一聲雷十方齊和
無私化石筍穿開古路苔兼中至邊方無令清平世
耕夫釣叟恣謳歌溪月籠雲同意氣兼中到無功轉

續指月錄卷六

勝歎光

三十一

盡通身妙華冠拈卻異中行消落太虛不得號

王山體嗣

已上人

磁州大明詮禪師久參仁山恆和尚而性好詼諧談笑
山囑定侍者常拘檢之師曰人生一夢快樂一世是
好夢拘檢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次日侍者抽單
去住後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磁州大明入堂
見僧面壁而坐駙馬曰一箇好淡漢師曰淡中有味
曰恁麼味師曰今日被公著鹽醬也

仁山恆嗣

鄭州大覺西溪弘相禪師訶州王氏子參慶壽亭十年
乃佩其印記初住大覺晚住清涼一日雪後路峻石

滑師年已老力不持足一跌翻墜巨壑中同行者失
聲莫能救直下數十尺礙大樹而止眾驚問師神色
不變徐曰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所勘聞者皆
驚笑有文集語錄傳世

慶壽亭嗣

續指月錄卷六

續指月錄卷六

大明詮 大覺相

三十一

續指月錄卷七

六祖下二十三世

臨濟宗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老
人持燈籠至家而生。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即歌。
贊梵唄。凡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年十五。求出家。
閱傳燈錄。至庵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
為甚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往參高峰妙和尚。
妙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師。懽然許為祝髮。誦
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發。後觀流泉。有省。詣

續指月錄卷七

中峰本

妙求證。妙為打趁出。既而民間偽傳。選童男女。師問
忽有人來。要和尙討童男女。時如何。妙曰。我但度竹
篋子與他。師於言下洞徹法源。妙乃自題真贊。付師
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識。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
鼻。牧雲門頌云。詭言日出古風沈。一問當前意。或
自深卻笑。作家無眼力。真鎗換去好黃金。或
問妙諸弟子優劣。妙曰。如義首座。固是莖老竹。其如
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卻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
易量也。師居無定所。或船或庵。咸名幻住。僧俗爭
相瞻禮。稱江南古佛。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
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師每斥學者。但尙言說。

不求實悟。乃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
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拌
捨積劫以來。積習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
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
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對。或者謂生不
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師曰。直饒知得亦生死。所知
亦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
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
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暫
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

續指月錄卷七

中峰本

悟之則輪迴息。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
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
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
死岸畔。割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界。惑在
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
大事為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
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
乎。示眾。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神號
鬼哭。喪魂膽。徧坐橫尸。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
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佛成

道日示眾。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真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燦燦。擱瞎。擱骸。背後眼光。淨裸裸。赤條條。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威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竊語。大眾釋迦老子來也。卽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額上成等正覺。你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與大覺長老書曰。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原委。不可誣也。世滴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

續指錄卷七

中峰本

三

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大覺泰定間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應命叟嘗印證於一山萬和尙後復參師乃拈香欲嗣師師以是書卻之令嗣至治癸亥八月十五。說偈辭眾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遊。建塔於本山之西岡。天歷二年。勅謚智覺塔曰法雲。勅虞文靖公集爲之銘。元統二年。賜廣錄三十卷入

藏號普應國師。高峰妙嗣

杭州天目斷崖了義禪師。德清湯氏子。年十七。聞禪者。誦高峰妙上堂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語。乃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遂往參謁。待妙於死關。妙令看萬法歸一話。因名從一。他日妙爲眾舉。牛過窗櫺話。師聞益疑。日夕體究。偶過盂塘。見松枝墜雪。有省。詣妙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妙痛棒打出不覺。隕身崖下。崖懸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捫蘿接磴以救之。師若不知。乃立誓七日取證。未至期。豁然大悟。復馳至死關。大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復說偈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乃上堂曰。山僧二十餘年。布緦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蟬。今日有箇螻蛄虫。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謂同學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元。從一皆知之。妙聞。歎其俊快。尋回省親。乃奉母入武康上柏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後還山見妙。妙曰。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爲蘿落。改

續指錄卷七

斷崖義

四

名了義。妙旣示寂。師益韜晦。頽然居下版。四眾累請。勉住師子正宗禪寺。元統元年歲除日。謂侍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夕與禪者談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翌旦踟躕而化。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冥。及葬。雪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動山谷。初中峰示寂。會葬齋次。師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眾未深信。至是始驗。勅謚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師。

天目
妙嗣

續指月錄卷七

斷崖義
白雲偈

五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寧海人。侍高峰妙最久。躬自舂爨。貌甚黑瘠。慙而少文。後首眾提唱。超卓迥妙。遷化。眾請中峰本居大覺。本力辭。推師主之。山居偈曰。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荆編戶傍溪開。是他懶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後於中竺桂子堂書偈。踟躕而逝。
天目
妙嗣
處州白雲空中假禪師。得法高峰。棲白雲山。四方禪衲。聞風來赴。屢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旣免檀那幾片。

柴又省人言無舍利。書畢坐化。天目妙嗣
已上四人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眾曰。有志之士。趁眾中柴乾水便。僧堂溫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作偈頌曰。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眾兄弟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得。靈雲
定嗣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毆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康。年二十七。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虛谷。陵舉龍潭。吹滅紙燭。話師曰。焦石可破層冰。陵曰。破後如何。師曰。

徑山
妙嗣

續指月錄卷七

般若藏
徑山源

六

探索乃知。陵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陵劈脊便打。師悚然。喻旨。住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徑山
妙嗣
婺州寶林。桐江紹大禪師。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以爲號。參虛谷於徑山。佩服心印。徧遊江湖。一日。慨然歎曰。吾今而後。乃知法無異味也。遂罷參。手翻大藏。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至順壬申。出住郡之烏龍。後遷雲黃寶林。一時法會。號稱極盛。一日。示疾。鳴鐘集眾。敘謝。眾請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儵然坐化。闍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
徑山
妙嗣
已上二人

汝州香巖無間思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峰。次見淮西無能。教示無字話。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問曰。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撥。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倒只看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偶到淨頭寮。與眾同坐。疑情不解。有飯食。頃頓覺胸次輕清。情想破裂。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省來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

續指錄卷七

寶林大 香巖聰

七

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巖山。過夏。單提無字。一日。不覺身心如一。座屋倒卻。四壁一般。無一法可當情。值鐵山瓊和尚。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瓊。問何處人。師曰。汝州山曰。風穴。祖師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瓊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瓊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瓊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瓊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因求決擇。復入光

州山中。前後十七年。方得穎脫。示眾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秉金剛劍。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卻毗盧頂。頓豎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燄。到者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亦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和尚。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鐵山 瓊嗣

湖州福源天湖石屋清瑛禪師。蘇州常熟人。族姓溫。首參高峰。示萬法歸一話。服勤三年。無所發明。因至建

續指錄卷七

石屋瑛

八

陽庵參信和尚。問何來。師曰。天目。信曰。有何指示。師曰。參萬法歸一話。信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信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信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不契。信曰。者也是死句。師不覺悚栗汗下。一日入室。信再理前話。師曰。上馬見路。信呵曰。汝在此幾多時。猶作者。箇見解。師發憤而去。中途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遂返。語信曰。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信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語。分明庵領之。後辭去。信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廣教府馳

檄請住當湖福源師堅臥不起往返至再師勉就入院上堂把住也鋒銚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卻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卻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庵畔墾土耕煙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可傳真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九萬里鵬纔展翼十千年鶴便翱翔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蓬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

續指錄卷七

石屋琪

九

落桃華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至正間朝廷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有聞天湖之風吟天湖之詩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真得古先德遺型一日示微疾遂集眾訣眾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天湖之源及菴塔右麓果符同龕之識高麗國師大古愚公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勅諡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浙江請師舍利歸國供養道場信嗣

杭州淨慈平山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十七受具

辭母參方母爲治裝越數日復還母誠之曰大凡學

道當持不退轉心何趑趄乃爾耶師遂痛自警策遡

濤江謁及庵信於金華信一見器之畱居侍司一夕

信燃紙沁膏以代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

師方擬答信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信遷道場命

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餅瀉眾咸懼伏泊信

示寂往依虛谷陵於仰山居第二座臨終更衣沐浴

集眾說偈而化勅諡普慧性悟禪師道場信嗣

婺州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世居山麓得法於及庵

續指錄卷七

平山林石門剛

十

信和尚遊歷罷歸里里人卽其地營建寶坊文其楣曰正覺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銚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真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虧一念不生入三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由到者裏說甚涅槃生死真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坐斷擊拂子見徹本來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臨終訣眾偈曰七十六年了然

寬廓撥破虛空須彌倒卓道場信嗣已上三人

杭州海門天真惟則禪師吳興費氏子詢楚石千巖無

見無聞諸大尊宿因緣不契後之匡廬遇無極源和

尚親炙之源終日不語無所啟發一日值源如廁師

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師

豁然頓悟洪武初詔徵天下高僧赴京天界住持

西白金公首以師名薦俄以足疾請歸一日侵晨告

眾瞑目而逝茶毗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不壞

源匡廬源嗣

台州華頂無見先觀禪師本郡仙居葉氏子因白雲度

續指月錄卷七 海門則 華頂觀 十一

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師云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

道介庵進頌曰小姑臨嫁素根由嫂對歸時向汝訓待到歸來問端的半含笑語半含羞示眾

風冷冷日杲杲蒼荷華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草

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說不到阿呵呵拍禪牀

下座示眾若論此事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天下老

和尚拈提不起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到者裏

一點也用不著諸仁者飢則喫飯困則打眠熱則乘

涼寒則向火二一天真一一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

禪論道將魚目為珠認橘皮作火不見道大機須透

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丘翁卻向他邦尋禮樂

卓拄杖下座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侶說

偈脚踏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色彩瘞

於所居之西勅號真覺塔曰寂光瑞巖寶嗣

慶元松巖秋江元湛禪師傳燈正宗候久從龍象遊後

參瑞巖寶和尚得旨後遊松巖愛其清勝不忍去遂

跌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

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即其處勅精藍以居之將

化別眾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脚踏晏坐入

龕藏華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復謂眾

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啟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眾亟

續指月錄卷七 秋江湛 鳳山靈 十二

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瑞巖寶嗣 怨中和尚禮塔偈曰活葬松巖二

起那伽定石火光中話別傳

杭州鳳山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參瑞巖充堂司一日入

室請益趙州勘婆話山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

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山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

人無奈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住鳳山上堂舉

昔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

殊已是錯傳新鳳山已是錯舉會慶字經三寫烏焉

成馬瑞巖寶嗣已上三人明州天童平石砥禪師送愷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尚偈

曰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
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清爲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忘
紙櫃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東嶽日嗣

日本夢窗智暉國師姓源氏本國勢州人宇多天王九

世孫也九歲出家十八歲爲大僧每夢遊中國乃決

志參方初見一山亭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

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

是大方便師疑問不輟復謁高峰日和尙日曰一山

有何指示師述前語日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尙漏逗

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

續指月錄卷七

平石嶽 日本職

十三

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閒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日
日爲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昇之後於本國大

弘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徑山範下無學元
元下高峰日嗣

台州瑞巖空室恕中無愠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

山寂照蘿落參方首謁靈石於淨慈後參竺元道纔

擬開口問無字話被道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

汗下遂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

裏壁上挂葫蘆道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

由茲感激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決不

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和尙幾被知解埋

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 初住象

山之靈巖復主黃巖之瑞巖時夢堂噩居瑞龍覬師

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日拈香曰

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

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腳到紫籙山中參箇老布衲

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

供養前住崑山薦巖禪寺竺元道和尙不圖報德酬

恩只要大家知委 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

五識爲伴侶妄相觀眾伎大眾還識得心也未若識

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識識得諸識便識

續指月錄卷七

恕中愠

十四

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滅意滅則心

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

法滅喝一喝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下座

上堂趙州與文遠鬪劣不鬪勝老大不識羞相席還

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展轉成

毛病瑞巖百不能愛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錙銖無

欠剩以此爲瑞爲祥以此爲坑爲堦斷衲僧之咽喉

續佛祖之慧命 室中垂語曰穩坐家堂主人翁因

甚不識掀翻大海擲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腳不起

眼光燦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

語多不契其機鋒峻拔學者莫能擬議一日謝事入松巖巖爲秋江湛公隱處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悉遣徒御嶄然獨處眾涕泣哀請堅拒不出洪武七年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襄山石硯爲贄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畱處天界全室泐公延致丈室時宋景濂方在翰林詣師劇談道妙是年冬奉詔東還住鄞之翠山四方叩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洪武丙寅七月示微疾諄諄勉眾以祖道自重索筆書偈曰七十

續指錄卷七

恕中溫了堂一

十五

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遺命閻維煨骨散水竹間弟子居頂等不敢遵乃於唐魯之原奉骨瘞焉著有二會語錄并山庵雜錄淨土詩行世薦嚴道嗣

明州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二年住台之紫籊次遷天童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觀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示眾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獼猴戴席帽直上樹稍頭七星劍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上堂長柴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鈿

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薦嚴道嗣

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嘗與恕中木庵三人結伴參方罷遊紫籊累歷名刹後遷徑山臨終忽歎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薦嚴道嗣已上三人

蘇州靈巖南堂了庵清欲禪師族朱氏台州臨海人得法於古林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上堂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向築著磕著處會得只會得祖師禪不會如來禪

續指錄卷七

徑山興了庵欲

十六

若向悉皆消殞處會得只會得如來禪要且未會祖師禪山僧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性相平等且道是如來禪是祖師禪喝一喝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其餘是什麼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腳潘閻倒騎歸擲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饋秤錘別有香風滿寥廓保寧茂嗣蘇州定慧大方禪師住定慧日因兵占住佛屋緇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語默跌宕不可測識一日忽謝院事僑居靈巖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

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俟作證明。十八年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巖。師聞欣然出迎。陪俟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卽此山火化。侯其爲我證明。兼吾教下衰。幸念佛法。付囑國王大臣。爲法外護。慎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偈寄侯。曰。昨日巖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爲塵。慇懃寄語賢。俟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眾。是夜與華乞燥薪。壘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從命。龕則無有。師指其牀曰。此亦足矣。翌晨登殿。與眾僧別。乃升柴棚。得火卽烈。燄熾然於大火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

續指錄卷七

定慧芳

十七

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熾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於是四眾始驚信拜禮。煙燄所至。多得舍利。且聞異香。薪盡火滅。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俟聞驚。但不已。復爲建塔於靈巖。別眾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冰。

保寧茂嗣

明州瑞雲清涼庵松隱茂禪師。族鄭氏。奉化人。自幼喜習禪。趺坐輒達旦。年十八出家。奮志參方。謁古林茂於保寧。茂問來作什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茂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

擬對。茂便打。師豁然悟入。茂器之。逾年回浙中。月江印延師分座說法。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僧噓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一日示微疾。集眾訣別。眾請偈。師舉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枕頰而逝。火葬有天華之祥。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

保寧茂嗣

溫州僊巖仲謀猷禪師。謝藏主侍者。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玉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煞人。拈拄杖。昨夜西風。枕簟秋。無數蟬聲噪。

續指錄卷七

松隱茂僊巖猷

十八

高樹。

保寧茂嗣

越州龍華會翁海禪師。台之臨海人。年十三。棄家投徑。山虎巖。祝髮。初詣旃檀林。挂搭。或見其舉止山野。譏誚之。師發憤。卽往天目。參中峰。求開示。於是寢食皆廢。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年。後住龍華。法嗣古林。年九十三。住育王。守橫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日牀坐。每至清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尚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師笑而言曰。不見大慧和尚。因病呻吟。左右曰。生平呵佛罵祖。今乃

爾。大慧曰：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漢便禮拜。保寧茂嗣，已上五人。

慶元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初謁晦機於淨慈。一日閱真淨語。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遭薛荔。纏默識懸解。遂謁東嶼於薦巖。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向什麼處措足。師拍案而退。嶼復召至。返覆勘辨。遂雷

執侍。得法後。出住樂清之明慶。嘗示眾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參禪看教。皆為障礙。何如一法不立。而起。居自在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

洪武六年。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坐逝。茶毗牙齒。

續指錄卷七 龍華海 大千照 靈隱 徑山頌 雪齋光 十九

目睛不壞。舍利五色。塔於葭庵之後。靈隱 海嗣

杭州徑山悅堂顏禪師。出家於婺之寶林。得法東嶼。初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陞淨慈。後主徑山上堂。世

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今日人天眾前。山僧舉揚箇事。汝等聞麼。若是聞。山僧畢竟不曾說。若是說。汝等

畢竟不曾聞。各自參取。毋勞耳目。璽書錫金襴法衣。靈隱 海嗣

明州育王雪窗悟光禪師。姓楊氏。蜀人也。虞文靖公集嘗問道至山中。師曰：老僧這裏無道可談。若欲求道

須自往參取。公退而歎曰：佛果一枝。師其鳳毛麟角。

乎。宋文憲公濂敘師四會語錄行世。靈隱 海嗣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掀著箇鼻

孔。試勘元來是白丁。時有老宿睨視曰：可是師與一擲。由是名振叢林。靈隱 海嗣

建寧斗峰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參東嶼海。聞海頌。俱抵豎指話。言下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海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海曰：既不涉思惟

汝來者。裏作麼。師曰：請和尚證明。海曰：證明箇什麼。師便喝。海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

續指錄卷七 月林鏡 斗峰璋 二十

覩者。眼睛枯瞽。爾翻身轉。唵。悉哩。蘇。噓。海撫而印之。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眾珍重。不在言說。合掌而逝。靈隱 海嗣

榴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得法於東嶼。嘗依鳳山。一源。分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

乍捲。禹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鳳山。指便見兩字。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覺解。顏點頭。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

金。堂頭老漢之謂也。靈隱 海嗣 已上六人

三空道人自幼具丈夫志不爲富貴所奪見竺曇曇禪師示趙州無字話閱數年一日復見曇問曰生死到來時如何曇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曇覺其異於常時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曇呵之曰切忌死在者裏空拈起棗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化天寧曇嗣

金陵天界孚中懷信禪師奉化人姓姜氏年十五出家參天童坦和尚一日室中舉興化打克賓因緣師曰俊哉獅子兒坦頷之俾掌維那後出世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至正間住天童御史臺奉

續指錄七

三空 天界信

三王

疏命主大龍翔集慶寺及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室高皇帝親幸嘉之勅龍翔爲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師瞑目叱之復哀請遂握筆書曰平生爲人列挈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帝統兵江陰夢師謁見問師來何爲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師遷化與夢符異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於伏牛舉龕之日帝親致奠送出都門茶毗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天童坦嗣

天童舜田明牧禪師台之黃巖人聞天童竺西坦公道望往見之坦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異之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天童坦嗣已上二人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寺菑翌日梁王登山謂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旣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復笑而言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卻了也玉山珍嗣

寧波育王月江正印禪師郡之慈水劉氏子年十三禮

續指錄七

育王印 蔣山忠

三王

月溪受業後參虎巖伏機緣相契蒙印可赴育王上堂托犁拽耙幾經年鼻孔撩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鐵笛過鄞川臘八上堂我觀大地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螻蛄虫向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簡點將來也是噇酒糟漢結夏小參瑯琊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并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虫不可以語冰霜若是指空俊鶴便合乘時止灤困魚徒勞激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劍樹上鑊

湯爐炭中成等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
秤錘醮酢喝一喝下座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
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晚年庵居榜曰
松月自號松月翁徑山伏嗣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葛拈拄杖者箇是色卓一下者箇是聲諸人總見
總聞且道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食
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師將寂上疏辭世如期坐
逝勅諡佛慈法喜禪師徑山伏嗣
已上二人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蘭谿倪氏子誦楞嚴至如標

續指錄卷七

徑山悅
保寧慧
月江淨

三五

月指豁然有省參雙林正庵闍闍問黃檗打臨濟你
作麼生會師曰按羊頭喫草後出住徑山臨示寂書
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
三更泊然而逝雙林
闍闍

金陵保寧敏機覺慧禪師吳興人看無字話得法西白
金公出世嘉禾之祥符復分座於天界尋主保寧與
宋濂友善著彌勒頌曰彌勒真彌勒人人苦不識倒
轉布袋來有無一時悉西白
金嗣

杭州淨慈佛鑑簡庵希古師頤禪師嘉禾李氏子參時
庵敷和尚敷問那裏來師曰江西敷曰曾見馬大師

頂相否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數頷之後因
狗子無佛性話有疑請益敷曰待冷泉逆流卽向汝
道忽一日有省詣方丈曰冷泉逆流也敷曰見什麼
來師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敷喝曰
脫空謾語漢三十年後落節去在師拂袖便出永樂

中徵修大典師應詔事竣勅主淨慈宣德王子忽語
眾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
海竭山崩鳥飛兔走危坐而寂時庵
敷嗣

金陵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吳興人參覺原於天界原舉
桶蘊爆因緣問之師擬議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

續指錄卷七

希古頤
定巖戒

二五

師言下大悟洪武初詔住靈谷示眾舉長慶道總
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頌
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溪波浪如
相似那得兒孫若稻麻有續刻聯珠頌古行於叢林

明州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雲陽韓氏子出家禮慧

海爲師一日海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
自此懷疑蘊襟七年時與草庵一幻生福友善切磨
激發往謁天界全室泐和尚師曰某昔年曾問一師
友祖意教意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

爐今日請和尚決斷。室曰：病翁年來腕無力，拄杖牀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泐拈拄杖打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鐵蒺藜當面擲。師便禮拜。後出住里之普光，復被旨遷天童。上堂：去年今日居楞伽山，彼四眾喜此處少一人。今年此日居佛國山，此四眾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一身爲無量身，無量身爲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一切坐。說甚麼東西南北，他方此界。檢點將來，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作麼生。便下座。上堂：貪瞋癡戒定慧，戒定慧貪瞋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眾生諸佛，諸

續指錄卷七

湛然性

三十五

佛一切眾生。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

露柱關縱橫。喝一喝下座。天界

杭州靈隱無文本裴禪師。四明定海人。姓謝氏。一日示微疾。蒙室範堂洪候問。值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和尚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作十二時辰。洪曰：爭奈氣急乎。師震聲一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日。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小朵。擲筆泊然而化。淨慈

衢州烏石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謁古崖石

門斷崖中峰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時止巖成和尚。倡道大慈。師復往謁。成舉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茫然。於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豁然如釋重負。乃曰：佛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卽述偈曰：時時靚面不相逢，喫盡孃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走謁成。入方丈。成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成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成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成拈竹篋。師便掀倒禪牀。

續指錄卷七

無文裝 烏石愚

三十六

成曰：敢來者裏捋虎鬚。連打三下。卽命爲侍者。後出世里之烏石遷廣德石谿開堂日。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曰：與麼則靚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傳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

意如何。師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記得經中道：大富長者，卽是如來。爲復是累劫中來，爲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澗深華落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直心居士，捐貲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尚居住。是。同耶。是。別耶。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旣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洪武三年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

止嚴成嗣

續指錄卷七

烏石巖

三七

杭州淨慈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入闔參天寶鐵關樞和尚。究參踰月。因如廁。覩園中匏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沈。見樞求證。樞曰：此纔入門耳。向上一著。則千里萬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輒鋪屋上瓦。覆樞曰：南泉卽今在甚麼處。師曰：鷄子過新羅。樞曰：錯。師亦曰：錯。樞曰：錯。錯。師禮拜而退。樞趨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朝廷賜金襴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於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

至。南還陞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天寶樞嗣

五臺壁峰寶金禪師。世稱金壁峰。乾州永壽人。族姓石。六歲出家。雜染後徧歷講肆。忽歎曰：三藏之學。皆標月指耳。遂更衣謁如海真公於縉雲。晝夜精勤。偶攜筐頰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真曰：入定耶。師曰：然。真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真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真曰：不是。師置筐於地。拱手而立。真又曰：不是。師便喝。真攔胸擒住曰：道道。師捏拳便築。真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

續指錄卷七

逆川順壁峰金

三六

師由是脅不霑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徧。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真求證。真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真。真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真復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真再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十字。又拂去。真復畫如前師於十字隅作卍字。又拂去。真總畫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真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蒞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

中有招師者曰此祕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
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
行一黑髮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爲
答曰一切不爲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或爲文
殊化身云師因就山建靈鷲庵以待方來僧俗聞風
千里趨赴常至萬指至正間召入內廷值大雪夜
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歎賜金襴伽黎明
年禱雨輒應勅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
洪武初詔師至京住大天界寺問法稱旨御翰賜
詩寵賚優渥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眾言別弟子

續指錄卷七

壁金峰

三九

請傷師曰三藏十二部尙爲故紙吾言何爲端坐而
逝茶毗舍利成五色齒舌不壞續雲真嗣

曹洞宗

中都順天報恩萬松行秀禪師姓蔡氏古河內之解人
也年十有五懇求出家父母不能奪其志禮邢臺淨
土贊公爲師後受具戒挑囊抵燕歷潭柘過慶壽次
謁萬壽參勝默光禪師教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
地話半載全無入由光曰我願你遲會師一日有省
復看玄沙未徹語請益雪巖滿於磁之大明纔廿七
日不覺伎倆已盡滿曰你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

猛提起覩見卽便見不見且卻拈放一邊恁麼做工
夫休歇也不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遂畱記室
潭柘亭和尙過大明師夜扣其門告侍者燒香請益
亨便放相見師問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亨曰書
記若會死句也是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師自
此參究益力一日見雞飛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
沙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虫也走見滿滿可之乃付衣
偈自是兩河三晉皆欽師名構萬松庵以自適者宿
敦請開法師應之次住中都萬壽金章宗皇帝詔
入禁庭陞座帝躬自迎禮聞法感悟賜錦綺大僧伽

續指錄卷七

萬松秀

三十一

衣承安丁巳詔往大都仰山棲隱寺次移錫報恩洪
濟元太宗二年庚寅復奉勅主中都之萬壽晚年
退居從容庵數遷巨剎大振洞上宗風上堂蓮宮特
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汎子霞明
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釣月鉤試
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小參昔有跨驢
人問眾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
以拳敲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
無語師曰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
不知卻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

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這不平公案更與花判曰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不剋己那堪錯怪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畱與闍黎道戶唵薩哩嚩 閏四月旦日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整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已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俐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整僧以手掩鼻道退後退後爲什麼響道人氣息太殺熏人 問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 全真

續指錄卷七

萬松秀

三

問某甲三十年來打疊妄心不下乞師方便師曰汝妄心有來多少時也未審本來有妄心否祇如妄心作麼生斷只者妄心斷即是不斷即是真聞廓然作禮而去 問諸佛不出世爲甚麼卻向王宮生師答曰青山常舉足問亦無有涅槃爲甚麼卻向雙林滅師答曰白日不移輪 問撒手那邊底人爲甚麼不居正位師答曰大功不宰問回頭這畔底人爲甚麼不墮偏方師答曰至化無爲白巖符云芳花叢裏不措一足萬年牀上懶去安眠獨許萬松箇漢盡大地人無敢論量雖然問你若作正偏回互會墮拔舌犁耕地獄有日在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答曰天曉

不露 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答曰切忌回頭 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答曰擔取去 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答曰折殿了相見 晚住報恩退居從容庵示眾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愚庵孟云偏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 示眾去即畱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愚庵孟云秤錘醞醋 示眾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

續指錄卷七

萬松秀

三

買草鞋行脚始得愚庵孟云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 示眾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行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愚庵孟云瑠璃殿上無知識 示眾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一路鷄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愚庵孟云閉眼 流星龍唐柱云措大漢子隨人語脈裏去不識轉 濕苦龍唐柱云措大漢子隨人語脈裏去不識轉 身一路待云祇者箇更別有便縮卻指頭不惟與俱朕相見亦乃使天下人摸索不善崇先奇云報恩 老人雖別音響怎奈欠一著在者僧善解龍吟只是不知時節仔細看來也 師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無不俱通三閩藏教恆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人束髮奉拜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編祖燈錄六十二

卷。又撰淨土。仰山。洪濟。萬壽。從容。請益。等錄。及文集。

偈頌。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喜。

集。並行於世。丙師於四月五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

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舉。侍者驚報大。

眾。足甫及門。已圓寂矣。壽八十一。茶毗於通玄門外。

舍利無數。諸方門人各分建塔。雪巖滿嗣

竹林巨川海禪師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

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陳秀。

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甚麼不修禪定。不斷。

煩惱。萬松道。真心本靜。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

續指月錄卷七

竹林海

三

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潤曰。禪心已定。不須。

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師曰。本無禪定。煩。

惱。士曰。惟此為快耳。雪巖滿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七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太師長 師長 同學諸友深種良因同登極樂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八

六祖下二十四世

臨濟宗

婺州烏傷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蕭山人。族姓董。年

十九。雜髮受具。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眾入中峰本。

和尚。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若何。師曰。念

佛。本曰。佛今何在。師擬議本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

法要。本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舊不沾席

者三年。一日聞雀聲。有省。亟往見本。具陳悟由。本復

叱之。師憤然歸。中夜忽鼠翻食貓器。墮地作聲。恍然

續指月錄卷八

千巖長

一

開悟。即往質本。本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貓食。

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本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

方。贊本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師受囑。隱天龍之東庵。諸山爭相勸請。師逸至烏傷

之伏龍山。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

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初山有禪寺。名聖

壽。荒廢已久。當師入山。鄉民咸獲夢異。遂相率披蒙

茸。以訪見師。晏坐不動。各獻飲食。共營起建。尋因舊

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鑿普

濟大禪師。并錫金襴法衣。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

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
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在你乃擲下拂
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上
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
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
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刃常坦坦假饒毒藥也
閒閒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
寥寥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
風立示眾舉德山拓鉢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
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大丈夫當爲真王何

續指錄卷八

千巖

二

以假爲示眾良久曰大眾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
會則萬別千差臨濟和尚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
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喫不知誰爲下手
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擬接濟便打
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諸人近傍處豈常情之
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
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
云臨濟之道將墜於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
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示眾今年臘月
二十五雲門一曲曾無讚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閒唱

出千山舞大地爲琴虛空爲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
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
寥寥永夜松風度示眾舉瑯琊覺禪師曰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和尚拈曰
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
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簡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
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
響示眾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
鐵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示眾江月照松
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

續指錄卷八

千巖

三

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示眾舉調達謗佛生
身陷入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否達曰我
雖在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阿難曰汝還求出否達曰
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
地獄分達曰我豈有出地獄分師曰臨危不悚真大
丈夫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
八祖盡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
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
人能弘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故謂之
法眼高峰老祖法衣一頂今春對眾請與高麗國金

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眾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下手看。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擊拂子下座。僧參師問甚處來。僧曰。浙西師曰。此間無飯喫。來作什麼。僧曰。求和尚佛法。師喚僧近前。乃打一拳云。會麼。僧云。不會。師曰。呆子。拳頭也不識。石車乘拈曰。若是箇俗。剛不。會。累。千。巖。老。漢。更。打。一。拳。我。當。時。若。見。擬。議。連。棒。趁。去。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法。音。濼。曰。青。山。孤。月。近。秋。坐。意。如。何。要。會。拳。頭。旨。千。山。盡。懺。羅。學士宋景濂謁次。師問。

續指月錄卷六 于巖

四

聞公閱盡一大藏教。有諸士曰。然師曰。公耳聞乎。目觀也。士曰。亦目觀爾。師曰。使目之能觀者。公爲誰耶。士揚眉向之。師於是相視一笑。山茨際頌曰。林下尋。頗。依。稀。作。家。手。眼。天。然。別。笑。殺。全。韜。殺。活。機。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眾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青松庵。中峰本嗣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廬陵人。族譚氏。受業禾山。得法中峰。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腳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僧問如來。

一音說法。眾生隨類各解。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蝦蟆踣跳上天。蚯蚓躡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華嚴會僧問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真法界。十種玄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

續指月錄卷八 天如則

五

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卻法界玄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贈你三文買草鞋。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行。有問即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問禪門一派。分爲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遍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咬斷鷓鴣脚。白鷺驚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師不住山居。恆隨機開導。行省

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堅卻不起。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搆地結屋。名師子林。至正十四年。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於水西源。中峰本嗣

日本建長古先印原禪師。國之相州人。姓藤氏。藤為日本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頓捨出家。剃染受具。慨然航海南詢。初謁無見於天台。見指往天目。參本和尚。本命給侍師。屢呈見解。本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本憐其誠。因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

續指錄卷八 古先原

六

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師聞不覺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本。曰。印原撞入銀山鐵壁去也。本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師釋然領解。本因囑曰。善自護持。一日示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讚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

處相逢是何面孔。中峰本嗣已上三人

建寧仰山古梅正友禪師。貴溪丁氏子。參絕學誠。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思得佳山水。結茅歸隱。慕武夷幽勝。遂入閩。建陽簿蔣德懋。洎長者陳益宗。捨園作庵。迎師開山。勅額大覺妙智。室中每舉狗子無佛性話。鉗錘勘驗。不少假借。結制上堂。仰山結制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斟他口切。氣遇飢而餐。遇困即睡。諸方撒土揚沙。仰山心空及第。上堂九旬。禁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牽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卻閉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為汝斷。解夏

續指錄卷八 古梅友淨慈仁止庵祥

七

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錯。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懸兔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小參。日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般若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谿趙氏子。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禪師。弘大辨之道於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遂受記莚。洪武初。高帝親帥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後遷淨慈。一日示微

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智者義嗣

杭州止庵德祥禪師。本郡人。與同庵俱為平山嗣。德業

風雅。為時賢所重。一日將涅槃。眾請說偈。師忽倚座

曰。者一隊。啞酒糟漢。我爭如你何。竟趨寂。淨慈林嗣

金陵天界同庵易道。夷簡禪師。主南屏淨慈。福緣日甚。

勅主天界。進院日上堂。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沙界。一

切國土中。恆轉無上輪。者無上輪。如何轉去。卓拄杖

云。轉也。轉也。遂下座。淨慈林嗣

湖州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示眾

續指錄卷八 天界簡懶雲安

八

萬法歸一。無孔鐵錘。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并

此土。青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瑤華春。仁者勤懇

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倘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

明八十一。海門則嗣

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郡之麗水人。族吳氏。聞無見

觀。和尚說法。華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觀

曰。待娑羅峰點頭。卻與你道。師擬進語。觀便喝。師曰。

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觀曰。

我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此非殘羹。餽飯。而何。觀領

之。遂服勤數載。辭去。日觀囑曰。昔南嶽受太鑑記。前

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針芥相契。不在多言。勿掉三寸

舌。誰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深恩耳。

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於蔣山。師應詔。後

還至杭。杭人奉居虎跑。秋趨華頂。明年春。示微疾。仍

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眾可別。

太虛空中。何必釘椽。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齒牙

數珠。皆不壞。建塔瘞於院西。華頂則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掃洞宗。宏智禪

師。塔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

續指錄卷八 白雲度元明良

九

於古今。壽昌源嗣

杭州徑山。呆庵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參了

堂於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

死急。師曰。正為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

坐具作撼勢。堂曰。敢來者。裏將虎鬚。參堂去。一日。室

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

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徑山。洪武初。師應詔

說法。稱旨。後銜命祀廬山禮成。上堂。老僧開荒時。

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鈿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

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

急不如颺向攢搥堆裏從他日灸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吃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撮退果桌，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麼處，便與掀翻果桌，亦使洞山知有宗門。向上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寞，雖然也須腳踏實地，始得拈拄杖，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浴佛日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

續背錄卷六

敬中莊

十一

曰：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座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禪師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各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顛顛擊拂子，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大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鶴子貼天飛。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

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情知你不是好心。師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刻得乾淨？師舉起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者片田地幾時刻得乾淨。僧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示眾：夫爲宗師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爲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

續背錄卷六

敬中莊

十二

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腳，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納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縑素，始得珍重。永樂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不動軒。闍維煙燄所至，舍利如貫珠。塔於凌霄之陽。天童一闕溫州江心覺初慧恩禪師，久依孚中信分座說法，凡見人參叩，便高聲示之曰：休去歇去，有再問，則以棒趁出。天界信闕

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人。姓王氏。謁南楚於雙徑。久之乃得證入。命掌內記。無何避兵會稽。遂住慈谿定水。示眾舉文殊維摩。各說不二法門。頌曰。妙喜文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剎塵常說虛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文殊令善財採藥。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百丈侍馬祖遊山野。鴨子飛過頌曰。野鴨羣飛過去忙。馬師見處只尋常。直饒扭得鼻頭破。也是喪車後藥囊。洪武元年。以高僧徵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鍾山大會。勅師陞座。

續指錄卷六

江心愚 見心復

十二

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師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曰。禪宗正脈。以心傳心。單提徑示。直接上根。不涉言詮。不存知解。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見即便見。了即便了。得即永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用而無盡。體不可窮。若乃展轉思量。取捨分別。悉屬邪禪邪道。非菩提智。生死到來。總用不著。是則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良由自證。匪假他求。昔閩王請羅山閑禪師開堂。閑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閑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看他羅山作家。不假言說。而閩王天鑒。自出常情。後來洞山聰。曰。羅山忍俊不

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此古人直捷指示處。宗眼明白。與眾不同。貧僧恁麼切怛。早是畫蛇添足。冒瀆睿聰。然蒙賜問。不容緘默。冀國政之暇。少加垂覽。復答晉王問禪要。曰。殿下以菩薩應身。乘願再來。弘護佛法。善世利生。於統理國務之暇。常切究佛祖一大事因緣。此實不忘本願故也。但於日用放捨諸緣。休息萬念。念起即覺。常覺不昧。行住坐臥。飲食起居。應事接物。看得力不得力。勿隨事物轉。涉他機境。蓋世間萬事萬理。皆出於心。心若了時。無法不了。所以曰。心生則種種

續指錄卷八

見心復

十三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即空。不用多工。最爲省要。法華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經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先德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此乃佛祖直指示人處。若日用工夫。目前事物。莫管他是善是惡。是逆是順。是淨是穢。譬如寶鑑當臺。洞照妍醜。物來即應。物去不留。不要起一念分別。揀擇心。亦不要問他靜時鬧時。苦時樂時。儘與盡力。真實做去。若到無理會處。卻是好消息。便與一時放下。忽然知解兩忘。人法雙泯。即是大休歇。自在大安。

樂時節也。昔有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所？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便是究明自性底榜樣。殿下宿具般若種智，必能照了。奚俟鄙言。師年七十餘，因坐胡黨被逮。臨刑時，怡然自適。所著有蒲庵集行世。徑山悅嗣

續指錄卷八

見心復 無旨授

十四

杭州淨慈休庵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參普覺於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住中竺將辭，淨慈諸勤舊爭迎，屢卻不聽。強居二載，搥鼓告退。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并遺骸歸龍華塔而藏焉。靈隱

明

杭州普明立中成禪師。郡之錢塘人。姓孫氏。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聯禪師。一日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卻舊行踪，臘月燒山火

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暖烘烘。聯器之後，於北郭建普明寺，以接方來。正統辛未六月十三日，上堂說偈曰：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者後年事，後年記者今年日。至癸酉，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茶毗舍利無算。建塔於普明。記芳聯嗣

杭州淨慈照庵宗靜禪師。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永樂中，應選出主護國。尋遷雪竇。後淨慈虛席，舉師補之。朝廷頒賜大藏師詣闕謝恩，止於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塔於藕華

續指錄卷八

普明成 淨慈靜

十五

之祖丘。有三會語錄。祖芳聯嗣 已上二人

溫州瑞安護龍太初啟原禪師。日本國人。姓源氏。九歲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請告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吳元之丙午二月進京，貢上表物，受齋襯畢，勅見季潭泐公。指令徧參。後謁烏石愚禪師。一日愚上堂曰：雲覆千山，因甚麼孤峰不白。師示眾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峰曰：草庵上蓋琉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卻南山虎，愚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愚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師入室。後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遷羅陽三峰，再遷護

龍營垂三關語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拖泥帶水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麼被泥鯁吞卻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一日集眾說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擊百雜碎白日繞園擲筆坐逝烏石愚嗣

金陵靈谷非幻無涯永禪師衡之西安人年十二投烏石傑峰愚和尚出家愚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愚指鐘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愚奇之旋為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盡釋得

續背錄卷八

太初原 靈谷示

十七

無礙辯愚為印可永樂間擢為僧錄右闡教勅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壇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怪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沐浴更衣跌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茶毗舍利徧布烏石愚嗣已上二人

曹洞宗

西京萬壽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師五齡解語日了千言九歲入學一目十行遭亂喪家道逢老僧令師出家曰汝能誦得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

佛法止此乎莫更有向上消息否老僧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瓶他日必成大器林欣納之乃為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公同參者七年次參萬松秀禪師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

敗闕作麼秀曰老僧過在何處師曰學人且禮拜暫為和尚蓋覆卻秀大喜遂為印可法音濤曰且道蓋田入百主從此親灸十年值壬辰之變祖刹荒蕪朝命以師補之尋承萬松海雲重以尺牘相招遂應朝命世祖潛邸命師作資戒會憲宗詔詣帳殿奏對稱

續背錄卷八

靈谷裕

十七

旨俾總領釋教世祖卽祚因論辨偽經馳驛以聞火其書賜光宗正法之號命師故里勅建精舍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眾時萬壽祖席乏人眾請師主之師姿穎悟三閱藏教而成誦誘掖後學無勦色通羣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門人請梓之師聞而叱之曰此吾一時游戲所發安可以形跡為哉既老勅於接納歸棲嵩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卽向汝道龍唐柱云有來意卽向他道直待乳峰點頭亦不向汝道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三宜孟公一字入公

門九牛 問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官不容針。曰：一
拔不出。問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私通車馬。曰：恁麼新豐一曲。因師
唱出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至元乙亥秋示微
疾書偈告終。塔於寺之西隅。報恩秀嗣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參萬松見阿那律得聞天眼
因緣。忽有省曰：設使五眼俱瞎，又能開我向上眼矣。
因舉似萬松。秀問：如何是向上眼。師曰：瞎。秀曰：真
箇瞎。師復曰：瞎。瞎。秀頷之。初住萬壽上堂。禪禪。非
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返古。絕後光先。但能忘
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

續指月錄卷六

林泉倫

十九

年面壁真消息端的。其中有祕傳。元世祖至元九
年。詔入內殿。從容問辨。薄暮將退。帝曰：在先有問。皆
言無說。今何卻有說耶。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
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中
邊皆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
難訴說。示眾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
涼颺。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氣節不相饒。到此莫有
解吞吐者麼。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既
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啼
花落碧巖前。示眾。若論此事。如丹鳳沖霄。不畱其

跡。良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
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
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玄門
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

溪。示眾。妙用縱橫。智體不動。子雖依倚。父全不知。
撒乾蓋。而本自無心。踞坤輿。而端然有力。此亦寂而
不動。感而遂通之朕兆也。於此半遮半露。似晦似明。
菘竹倚倚。有裴君子。孰能於是。了別心佛之根莖。枝
葉者耶。雖倚蒲危坐。虛室生白。心月孤圓。秋天獨迴。
猶須轉身。不居一色。直得雁迴北塞。聲噎南樓。木女

續指月錄卷六

林泉倫

十九

初聞石人遙聽。祇知日午是三更。那信天明方半夜。
何也。月滿猶虧半。烏沈始是圓。示眾。黃河九曲。誰
能直下承當。白浪千尋。孰解其間薦得。透與不透。儘
自瀾翻。將心用心。休教蹉過。直須知有雲外立千峰。
不可言無巖前。分萬壑。靈松帶露。怪柏欺霜。傲四時
而莫可彫零。超萬象而敢爲主宰。憑何道理。便乃如
斯。天得一清地得一寧。衲僧得一鼻。直眼橫怕汝不
信。試摸索看。示眾。語忌十成。正雖正而不應。居正
機貴回互。偏雖偏而莫滯於偏。所以道。澄源湛水。尙
棹孤舟。古佛道場。猶乘車子。爭肯教伊向死水裏作

活計。到此地面活潑轉轉。方有少分相應。雖則水澄月滿。一念萬年。正是道人可愁慮處。何也有德非爲德。無功始是功。直得妙盡無依。功成不處。萬類千般。莫能收管。有時橫身劫外。有時垂手廊中。正去偏來。無非兼帶。這邊那畔。不滯有無。祇此建化玄門。便是抄直要路。若也於斯灑灑落落。了了明明。不枉向不響山中。善通音耗。未萌枝上。能辨春秋。嘆還達此意。廢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官商。至元辛巳十月二十日。奉旨就大都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下火。師陞座。以火炬

續指錄卷八

林泉倫 吾捨寬

二十

打一圓相曰。諸仁者。祇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

眼看。報恩秀嗣

吾捨從寬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脫。報恩秀嗣

上都華嚴全一至溫禪師。邢州郝氏子。幼聰慧。異常兒。六歲祝髮。參萬松秀和尚。秀命爲侍者。凡秀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文貞公劉秉忠薦師有經世才。世祖召見。與

語大悅。留內庭三載。多有贊益。將授以官。堅辭還山。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報恩秀嗣

丞相耶律楚材居士。邈人也。別號湛然居士。因金滅遼。公歸金。改稱移刺時。京師禪伯甚多。公獨重聖安澄和尚。常訪以祖道。屢舉古尊宿語錄中所得叩之。澄間有許可。公自以爲得。及遭憂患。求道愈亟。遂再以前所得訪澄。澄爲大翻前案。不然所見。公甚感焉。問其故。澄從容謂公曰。昔公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諳信佛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譚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錘耳。

續指錄卷八

全溫 耶律楚材

二十三

今揣公心。果爲本分事。予豈得不爲苦口。然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宗說精通。宗門大匠。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公唯唯。往謁萬松。甚有契合。杜絕人跡。苦心力究者三年。乃獲印證。先是元世祖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爲部兵。扈從西征。公言於上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鵝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報恩秀嗣

屏山李純甫居士初恃文譽好排釋老偶遇萬松秀和
 尚於邢臺一言之下遂獲契證乃盡翻內典徧究禪
 宗注金剛楞嚴等經序輔教原教等論嘗著少室面
 壁庵記略曰達磨大師西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
 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
 非別傳也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漸於義學沙門
 以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
 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
 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論周易
 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
 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
 無不縛於形器相為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
 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間如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
 快哉士著述甚多開發後學大有功於宗乘臨終無
 疾趺坐合掌面西而逝報恩秀嗣
已上六人
 順德天寧弘明虛照禪師遼州申氏子參仙巖因默坐
 聞磬聲豁然有省乃振錫燕之歸義值太保劉文正
 公向道有契付囑畢乃沐浴更衣索筆書偈云四大
 無常名為幻身擺手便行入無生滅汝當善自珍重
 趺坐而逝茶毗得舍利百顆劉文正公入奏塔舍利

續指錄卷八

純甫居士

三

於天寧嗣法門人子顏子淇等二十有八人皆堅苦
 特立之士河上一宗斯為盛焉仙巖
德嗣
 續指月錄卷八

續指錄卷八

弘明照

三

續指月錄卷九

六祖下二十五世

臨濟宗

蘇州鄧尉萬峰時蔚禪師。溫州樂清金氏子。襤褸中見僧輒微笑合掌。年十三。從演慶昇法師受業。便知向上宗。乘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岩。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遂往明州達蓬山。佛趾寺側。卓庵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瀉山。踢倒淨瓶。公案驚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聞伏龍千巖長禪師直造

續指月錄卷九

萬峰蔚

一

丈室。長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長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長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尙酬價。長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長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即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卻被旁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長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長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眾震聲一喝。拂袖便出。遂卓庵於蘭溪之嵩山。

凡九載。長嘗寄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

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爲手。書

招之。愛重彌至。旋付以法衣頂相。上堂。僧問如何

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問

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

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石車乘拈曰。此僧乘虛

按響但見。雖頭利不見 方

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舉似。鐵樹華開別是春。向無

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

續指月錄卷九

萬峰蔚

二

塵塵刹刹全彰。物物頭頭合徹。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巖頭密啟。咸宣至化。正與麼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片定光輝。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拳曰。閉卻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斂僧伽黎下座。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嵩山門下。令不虛行。上堂。月頭是初

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道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解制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解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由。腳頭腳底風雲起。撒土揚沙。輾入流。逼塞虛空無影像。啼鶯元在柳梢頭。畢竟作麼生取用。喝。示眾舉古德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淨法身。堪笑古人猶在聲色裏。作活計。要見清淨法身。太遠在。既不在聲色裏。畢竟在甚麼處。會麼。良久云。須知更在青山外。中夏示眾云。達磨的

續指錄卷九

萬峰蔚

三

的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性作麼生。一喝於此。直下死團百雜碎。便見青青翠竹。顯真如。柳綠花紅。明皎潔風生。虎嘯石龍吟。燕語鶯啼。爲汝決衲僧家活潑潑。滿懷撒出。夜明珠。獻寶波斯難辨別。放倒和衣打覺眠。一任天崩與地裂。其或未然參。示眾大凡參禪做工夫者。不得安然靜坐。忘形死心。澄空守寂。昏沈散亂。須是抖擻精神。猛著精彩。急下手腳。剔起眉毛。咬定牙關。提起話頭。立地要知。分曉不得。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便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上。大起疑情。疑箇一歸何處。卽將此一則公案。盡平

生氣力。提在手中。如一柄鐵掃帚。相似。佛來也掃。魔來也掃。邪來也掃。正來也掃。是也掃。非也掃。有也掃。無也掃。掃來掃去。掃到無。下手處。無著力處。正好著力。無掃蕩處。正好掃蕩。忽然掃破虛空。突出一箇荇帚柄來。因元來卻在這裏。在這裏。依前卽是箇張上座。一翻翻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盡是自家珍寶。草木砂礫。盡是自己法身。到這裏說甚麼。一歸何處。只這一柄鐵掃帚。亦乃和身放下。坐斷常寂光。超出無生界。喚作無爲無事人也。若是打不徹透。不過切莫。恩恩草草。道我會禪會道。不用參疑。我問你臘月三

續指錄卷九

萬峰蔚

四

十日到來。從前會得底道禪。用得著麼。所以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不可弄虛頭。認光影。不求正悟。須向遮裏。將本參公案。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併作一箇疑團。頓在眉毛眼睫上。看定通身是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靜也如是參。動也如是參。參來參去。通身是箇話頭。物我俱忘。心識路絕。澄澄湛湛。寂靜無爲。驀然疑團子。爆地一聲。直得須彌粉碎。大地平沈。迸出一輪杲日。照耀山川。遮藏不得。那時卻來嵩山門下。喫痛棒。警策云。大凡參學做工夫者。先將平日所見。人我利名。盡

情掃卻。然後將本參話頭頓在目前。行住坐臥時也。參著衣喫飯時也。參屙屎送尿時也。參靜鬧開忙時也。參喜怒哀樂時也。但於十二時中心。心心無間。念念相續。不忘這箇話頭。須是大起疑情。大疑即大悟。不疑即不悟。悟自本心。明即明自本性。古人云。佛見法見。是二種鐵圍山。若有所見。盡成其障。所以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此事不論根性利鈍。只要信得及。行得切。時節到來。忽然觸著。磕著。洞明大事。祖師云。我本求心不求佛法。界元來無一物。佛者

續指月錄卷九

萬峰詩

五

覺也。如何是覺。呵呵。方知此語實無妄也。且道笑箇什麼。經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然雖如是。須經大善知識。爐熿煅煉。將來方可續佛慧命。謹參。西來直指正單傳。自念參疑意廓然。今古上乘無別法。盡皆心悟未生前。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眾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洪武十四年辛酉正月二十九日。忽集眾曰。老僧時節至矣。即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門人奉全身瘞於山之西

岡。千巖
長嗣

杭州天龍水庵無用守貴禪師。娶之甄氏子。十八歲往投里之康侯山。苒染後游浙西。適千巖長禪師居龍華。師叩之。默有所契。復謁中峰本和尚。羣疑頓釋。旋退居嘉禾。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築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衲。律身甚嚴。嘗墮一齒。弟子輩藏之。函積中。生舍利五色。千巖
長嗣

華亭松隱唯庵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祝髮受具。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

續指月錄卷九

天龍貴 松隱然

六

嘗參石屋琪。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師遵懸記。歸里築室於郭匯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閩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泊千巖遷化。眾請師繼席。上堂。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眾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頭。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蹉

過不少。曰：承師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醫。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僧曰：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卻了也。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興化道：我逢人

續指錄卷九

松隱然

七

則出，出則不爲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峰與麼提持，是賞渠，是罰渠？驀拈拄杖卓一卓。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真說，非真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卓拄杖。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

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國。喝一喝。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巨天烈燄，燒卻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上堂：今朝是初一，龍象如稻麻，有事與無事，歸堂去喫茶。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眾作麼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幸是無瘡，勿傷之也。結制上堂：蠟人爲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

續指錄卷九

松隱然

八

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卽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眾，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看取定南鍼。歲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蘂，華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娘生兩眼開，不是觸體乾得淨，爭知春色上桃腮。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腳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毗婆尸佛，早畱心，直至如今，不得妙。示眾：佛是眾生界中了事，漢眾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

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應處。看是什麼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眾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真如境界。無一刹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大師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裂工夫。搜出來。瀉入碧瑤璃裏去。三千諸佛笑。顏開。坐禪銘。參禪的。非細事。貴在當人發真志。真志不發。願不堅。決定茫茫墮生死。古德垂慈。何太切。教人參禪。要直截。話頭一則。重千鈞。盡力提持。須猛裂。進前退後。知幾回。恰似冰爐煉生鐵。冰爐煉鐵。真箇難。竭盡精神。豈容歇。驀然一撥火星飛。面門透。破通身熱。鉗鎚妙密。始見真。手兮眼兮。用處親就中。煉出吹毛利。千將鏃。卸爭比倫。耿耿寒光耀空碧。在在處處興家國。外道天魔盡喪魂。鐵額銅頭俱失色。古今庫藏無此珍。天上人間何處覓。殷勤爲報參玄人。趁此後生須努力。千巖長嗣

續指月錄卷九

松隱然

九

婺州清隱蘭室德馨禪師。義烏方氏子。年二十四。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復力抵諸方。久之歸觀。會千巖遷化。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後聖壽虛席。四眾請師主之。蘇平仲嘗過訪。師寒溫之外。不措一辭。蘇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娓娓不倦。師今默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焉有默然。昔吾先師。未嘗不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然而未嘗不言也。蘇乃擊節稱賞。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疾。集眾訣別。端坐而逝。畱龕七日。顏色如生。茶毗五色舍利無數。千巖長嗣金華華山明叟昌庵主。本郡浦江人。縛茅於里之華山。往謁千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忘。洪武丙辰十月三日。忽辭眾。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千巖長嗣京口金山慈舟濟禪師。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決斷。師曰。賊在甚麼處。竺拍案一下。師往復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卻搖唇鼓舌。瞞目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聖時遙。尙有此子。善自護持。古梅友嗣一峰寧禪師。西竺呈見解。師爲勘驗。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

續指月錄卷九

蘭室馨 昌庵主

十

箭九回空古梅友嗣
已上二人

杭州正傳院祖庭空谷景隆禪師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子。初見嬾雲，開示法要，後於虎丘禮石庵祝髮，會庵遷靈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峰祖塔，懇錫歲餘，忽有省入，徑造嬾雲，安求證安為助喜。後住碧巖，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靚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為真，曰：南人如問雲，我道是楊花，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於西湖修吉山下地為生墳，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復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蹤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窳堵峻嶺，峰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萬象為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靚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嬾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嬾雲，即南

續指月錄卷九

慈舟濟 一峰亭

十一

八

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泝天真，則無極

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謂實為主，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恆無已時，佛祖垂應，為導為師，宿膺為幸，值師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筌山崖，窳堵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為無為，成住壞空，斯道坦夷，師所著有空谷集，尚直尚理編行世。并山安嗣

金陵天界古拙俊禪師姑蘇之吳江人，祝髮受具，首謁

石屋琪，次見三衢嬾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於

續指月錄卷九

空谷隆 天界俊

十二

七

高仰禮拜起，即依實供通，打趁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燃一指，歷燃三指，一日忽然瞥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眾，時年二十八矣，眾推主席，師遁跡而去，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韜光巖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隈岩谷，三十年來嬾送迎之句。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至繁昌，眾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示眾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若是發心不真，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

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卻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糞相似是者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真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為甚麼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箇為甚麼事香林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為甚麼事乃至歷代真實履踐刻苦用心為甚麼事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為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的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

續指錄卷九

天界俊

十三

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為侶向長連牀上七尺單前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腳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辨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永樂丁亥復奉旨延師於天界

寺終老焉

福林度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太原汾州陽城魏氏子禮本鄉智禪師薙染受業精修僧事服勤有年辭師遊學獨遵太行經入東魯初習教乘於演三藏德律師法

席巖領大義次扣禪關廣參知識始參濟下宗師依雲峰恆和尚參請累年親蒙授記仍付衣頌次參曹洞宗師後造太原深和尚丈室復蒙印證後詣燕京大萬壽寺參雪庭和尚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這裏叫屈師撫掌曰誰奈我何庭曰這風顛漢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侍錫十載受囑開堂少林祖刹雪庭之門時稱二秦首推也乃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靚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愚庵孟云

續指錄卷九

少室泰

十四

只如靈隱還拈得出麼若拈得出何不略借一觀若拈不出河沙妙德向何處去也隔牆思怨如何說獨抱琵琶月下彈龍唐柱云大小靈隱將奇珍異寶撒出當陽供養諸人了也拈拄杖云看看見之不取思之 僧參提坐具欲展拜師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曰本欲禮拜被和尚撐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撐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禮拜去也師曰當得甚麼椀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元世祖至元己丑正月示微疾謂門人曰古人坐脫立化即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言畢遂掩息右脇而逝少室裕嗣

太原報恩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剃髮於華

嚴崑事經律。一日喟然歎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萬壽師在。依數載。一日論執事。以語觸庭。庭曰。有頭無尾。東西有甚交涉。師愈出語不遜。庭曰。不但無尾。師生平疑礙。一時冰釋。遂受囑。累溫研久之。乃奉詔宣任報恩。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開黎踐履之境。如何。是出門便是草。師曰。纔動即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著即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徧界絕紅塵。通身無影像。一日示疾。集眾曰。吾緣止於此日。汝等善自護持。當惜寸陰。勿令虛度。聞者

續得錄卷九

中林寺

十五

咸相感泣。乃書偈。怡然而逝。少室

裕嗣

泰安靈巖足庵淨肅禪師。保定永平張氏子。究心二十餘年。參請知識十餘輩。皆不明了。最後依雪庭。洵汰有年。付以衣偈。初主萬壽。次少室。靈巖後退席。香山。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蟬聯岸邊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聲聲轉根本法輪。諸仁者。若能於斯會得。則如面對鏡。眉目分明。方可喚作半箇。倘猶有俗氣在。若能打破鏡來。便好與你相見。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更有三十棒。且待別時來。僧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胡漢不來時如何。師曰。桃花歲歲皆相似。人貌年年大不同。曰。此意如何。師曰。不因你來問。山中太寂寥。且喫一頓了去。便打。一日集眾告辭。右脇而逝。中

林泰禪師為之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徧叩其門。受雪庭嗣。為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慧燈朗耀。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海。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渾吞。二邊不滯。中道寧論。三居大利。四眾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少室

續得錄卷九

足庵肅

北寺印

十六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上堂。良久。曰。會麼。若道我有說。須無卻我舌。若道我無說。須有卻我舌。金剛推倒一堆

泥。踏著秤鎚。不是鐵。且道是有說無說。良久云。等閒失卻手中機。只為貪觀天上月。僧參師。問會見我雪庭老師麼。曰。不曾見。師曰。瞎漢亂走作麼。曰。也知和尙有此一機。師曰。拾馬糞當飯喫。有甚好腸胃。出少室

裕嗣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上堂。良久云。喫鹽添得渴。便下座。僧攔問。喫鹽添得渴時如何。師曰。吠影狗子無屎喫。少室

裕嗣

安平守讓禪師。示眾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我者裏不費磨礱。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

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少室 裕嗣

弁州太子久善禪師。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

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云。大

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箇色身敗壞。如何是堅

固法身。向他道。山花瞎人眼。澗水毒人耳。雀不戀幽

巢。龍不藏死水。少室 裕嗣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上堂。古人皆稱我是達磨兒孫。卻

道神光依位而立。是得髓。只這些子。便是做臭皮鞋

續指月錄卷九

太子善 華嚴印 廣嚴真 順德乘

十七

底塵垢。也做不得。何故。迷逢者少。負恩者多。少室 裕嗣

鞏昌廣嚴法興禪師。因同參印和尚過訪。師曰。許久不

相見。眉毛作麼生。印曰。將謂老兄忘卻。師曰。彼中快

活法。還可舉似故人麼。印曰。愁人莫對愁人說。師曰。

恁麼則同條不共命也。印曰。笑倒寒山子。師曰。謝老

兄光重。少室 裕嗣

順德妙乘禪師。垂語曰。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說甚明中

有暗洞。山老漢被他語脈轉。說甚五位正偏。牽得後

世子孫。落在這等葛藤裏。擺脫不去。僧問和尚。何不

斬此葛藤。別開一路。師曰。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少室 裕嗣 已上十人

燕京鞍山月泉同新禪師。從鞍山堅公剃落。能以苦行

事眾。忽一日。聰慧頓發。與同行入敘所得。眾雜笑之。

師憤甚。以偈書壁而去。偈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

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領下珠。

師謁清安方公。方問欲窮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

初一步。師進前。叉手立。方曰。爭柰腳跟不點地。何師

拂袖便出。次參林泉倫公。遂承印記。尋受請靈巖。倫

為引座。師一音纔唱。萬眾歡呼。能於言下得旨者甚

眾。示寂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驀豎拳云。且

續指月錄卷九

月泉新 關中林 十方進 法王暉

十八

道者箇還有窒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

瞑目而逝。林泉 倫嗣

關中林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木人夜半打鞦

韆。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羣僚怕見秦臺鏡。曰如何

是正中來。師曰。木童土偶笑哈哈。曰如何是兼中至。

師曰。忿怒那吒擎八臂。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拄杖

風前還自靠。報恩秀 下復 庵照嗣 後同

十方進禪師。僧問逢橋拆橋時如何。師曰。那討這般人

曰。師意如何。師曰。從來好手不彰名。復庵 照嗣

嵩山法王暉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境界。師曰。五乳峰前

雪氣深曰如何是法王人師曰高山頂上撩天鼻曰
人境交參時如何師曰看取令行時復庵照嗣

泰安州靈巖復禪師示眾三十年後大有人疑著僧問

如今便疑著時如何師曰平地無因得喫交復庵照嗣

護國圓禪師僧問國如何護師曰寰中天子勅曰佛法

何在師曰端坐受供養復庵照嗣

崇孝普禪師見山門因雷雨乃呵呵大笑曰痛快平生

在此日奴兒婢子共殷勤復庵照嗣

淨土里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佛土師曰莫作穢汗曰

如何是穢汗佛土師曰徒自分疎曰師意如何師曰

續指月錄卷九 靈巖復 護國圓 崇孝普 淨土里 十九

鐵樹花開不識春復庵照嗣

汝州寶應海禪師一日病起僧問日面佛月面佛意旨

如何師曰山益高兮水益深進曰覓起處不得時如

何師曰良醫拱手處法身別有源復庵照嗣 已上八人

順德天寧仲復子顏禪師別號虛舟寧津人姓楊氏禮

天寧虛照禪師下髮參悟得旨名重廟廷元世祖欲

及之師堅執不從錫寶書開堂本寺僧參師退身

便入曰外面有賊僧禮三拜師復顧曰作賊人心虛

參堂去天寧照嗣

太保劉秉忠居士瑞州人字仲晦初名侃法號子聰年

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
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刀筆吏耶

既棄去隱武安山投天寧照禪師為僧力參有省俾

掌書記元世祖征雲南渡江攻鄂每贊以不殺為德

凡克城擒敵全活無算雖位極人臣而猶齋居蔬食

不改舊服一時通稱為聰書記至元十一年八月

索筆書偈曰吾不負世世不負我吾之於世如水中

月如空中花花沈月落是箇甚麼咄擲筆跌坐而逝

天寧照嗣 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九

續指月錄卷九 寶應海 仲復顏 秉忠居士 二十

續指月錄卷十

六祖下二十六世

臨濟宗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參萬峰蔚和尚。徹證大法。蔚付以偈曰。大愚助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僧慧昂參。具述悟由。師斥之曰。佛法如大海相似。轉入轉深。那裏泊在者裏。石車乘拈曰。寶藏禪師。雖用惡辣。鉗錘。祇是臭氣深重。若是金粟待他。眉毛動定。劈脊便棒。直使赤灑灑地。一日室中。慧昂侍立。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昂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

續指月錄卷十

寶藏持

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昂遂發憤力參。至第二夜。驀然徹證。詣呈方丈。師視而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昂既受囑。師以偈送之。住山。偈曰。見得分明不是禪。竿頭進步絕言詮。發揚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萬峰蔚嗣

武昌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人。族姓陳。年九歲。從本郡寶林無極緣公出家。剃染後。一字不識。執苦經年。又自覺大事未明。義學無益。往謁無聞。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遂入嵩山住靜。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

忽起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由是奮志徧參。後抵姑蘇。見萬峰於鄧尉。頓於喝下。領旨。蔚即付以偈曰。

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全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一日蔚舉牛過窗櫺。公案令頌看。師曰。頭角崢嶸四足蹄。通身過隙月沈西。當機若解翻身去。哮吼一聲更不疑。蔚亦以偈證之。後回寶林。道風遐著。繼住九峰。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賓天。楚王延聘諸山名衲。集於洪山。見師道容。驚異。特畱邸館。深談法奧。請叩彌篤。遂建刹。延師居之。上堂。師問眾如何。是達磨西來。直指一句。眾無語。師

續指月錄卷十

無念學

代曰。五乳峰前談少室。洪武十七年。高皇帝欽師道範。召見便殿。賜坐。應對稱旨。禮遇優渥。欲畱主京。刹師立辭。命中官送還九峰。二十九年。高皇帝親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并緘松實松花。復命中官齎送山中。諭慰諄切。勅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茲特遣人就見。齋有松實松花之供。兼以詩文勞之。師亦以偈進曰。萬機之下究真玄。百草頭邊佛祖禪。毛孔徧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回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涌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

中官回奏上大悅。永樂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集眾

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

水連天泊然而逝奉全身塔於師子巖謚清福廣慧

禪師遣官致帛命詞臣撰塔銘萬峰蔚嗣

果林首座僧參次師擲下蒲團汝試道看僧曰只此消

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箇甚

麼僧擬議師便打萬峰蔚嗣已上三人

建昌黃龍壽昌西竺本來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七歲

出家十三參一峰寧切究已躬大事一日頓覺身若

虛空心絕邊表行住坐臥不知是誰忽聞人誦清淨

續背錄卷十 果首座 壽昌來

三

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豁然有省作偈曰幾年外

走喪真魂今日相逢迴不倫身伴金毛石獅子回頭

吞卻鐵崑崙乃再參寧寧垂語曰僧堂有箇首座也

無道卻說有道師曰如何說寧曰空手把鋤頭云云

師曰某甲卻曉得寧曰如何是佛師曰空手把鋤頭

寧喝曰此了事人話你敢胡說乃扭住曰你祇今還

悟得麼師曰天然之道豈有悟乎寧曰且去晚下普

集爲汝決斷及晚眾集寧厲聲曰今老僧舉話如何

師曰舉起甚分明不與和尚道寧喝曰既分明因甚

不道師曰與和尚道了寧乃痛打師推倒寧拂袖而

去次日復見寧曰老僧棒下有一步工夫你若分曉

佛祖也不奈你何你好生諦當去用心若不得此從

生至死也祇恁麼復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獅子

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師

遂往貫溪江東卓庵以居七年方得發明時寧已示

寂乃往金山見慈舟濟濟曰聞你當初法嗣一峰師

曰是喫他三十痛棒文書久已到手今日特來和尚

處討箇印子舟指瓶花俾作頌曰當機椽破乾坤骨

撒髓漫空瑩絕瑕驚得淨瓶開口笑常敷劫外四時

花濟曰諸佛不說諸祖不傳除卻搖唇鼓舌瞬目揚

續背錄卷十 壽昌來

四

眉舉手動足還我到家語來師乃默然濟曰去聖時

遙賢聖隱伏尙有此子龍天爲我大作證明從此向

去眞實操持還他末後得大受用若是輕自暴殄孤

我付囑龍天爲我剪除師拜起曰謹遵嚴命濟又曰

古人到這般田地深入巖谷保養聖胎三十年不許

開口直得嘴邊生白醜人天推出不得已說一言半

句扶持末運師乃珍重而去歸隱劍江壽聖後寧

王聞師道遣使三請師不赴又呈偈問道師答以

進修之要 永樂四年住新城壽具上堂天日高明

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裏眞機露無位眞

人覩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已躬事。黃龍最上峰。上堂花燦爛。日輪紅。心法昭彰觸處通。衲僧鼻孔尖頭下。浩氣騰騰宇宙中。眼空四海無家計。祇這拄杖子在手裏。要西便西。要東便東。卓拄杖下座。小參。了了。一片長空皎皎。休休。雲自高飛。水自流。豁眼通身無向背。十方沙界任遨遊。後杉關福田寺廢。請師重興。工將畢。一日焚香。趺坐。索筆書偈曰。這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顛頭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澄空。風清月皎。擲筆而逝。門人奉全身於法堂。仍塔爪髮。

續背錄卷十

齊東

五

於壽昌西北之禪基嶺。金山濟嗣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蜀之安岳通賢鎮莫氏子。年二十棄家。初未遇人。習坐禪。入定工夫。後住樓山。訪清菩薩。清舉趙州無字話。師於當下有省。自此靠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參古拙俊和尚。禮拜次。俊謂侍者曰。者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腳。師爲直敘。俊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俊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俊曰。我

棒頭有眼。不打者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俊復還坐。驀劄問曰。大地平沈。你在甚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俊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俊曰。因甚不道。師曰。互古互今。俊曰。互古互今。卽且置。你在西川。什麼物。恁麼來。師不語。良久。俊曰。啞子得夢向誰說。一日俊爲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尚。盡向者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者裏成佛。卽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遣出門去。不如某甲者裏。齧齧打睡。俊笑曰。者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師嘗有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

續背錄卷十

無際格

六

畱。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卻心中些子火。刀鎗人馬一齊休。僧善堅參。自陳行腳工夫。做到理窮情盡。十方坐斷。凡聖不容心。同太玄。了無一法。卽如來清淨覺地。是則和尚證明。不是求和尚開示。師云。那箇是。如來清淨覺地。僧近前。叉手云。某甲自性。師云。我難與你證明。僧云。我是和尚道。未是和尚悞我。我未是和尚道。是亦爲和尚悞我。師云。何不別處去。僧云。天下有過我者。我不踏老和尚門戶。師云。子實我到家。徒弟。僧正目不顧。師云。許你許你。僧亦不顧。師云。我道許你。更疑什麼。子亦如是。吾亦如是。僧近前。大展

三拜師云。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舉似一徧供養大眾。僧乃供說如上做工夫。至見諦處。又手默然。師云。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僧以兩手大展云。者箇非別師。云者箇還著言句也。無僧云。實無一字。師云。只此無一字處。吾爲汝證明。已竟。子可深山茆蓬下。飢餐渴飲。任意逍遙。爲子安號。古庭。庭乃禮別師云。子別到恁處去。庭云。佛祖行不到處。師云。還許人來否。庭云。坦然無礙。師云。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庭云。黃檗師云。子見黃檗麼。庭云。縱是黃檗也。須擯出。師云。敢在我這裏說大話。庭云。正眼無私。師云。觀子之見。

續指月錄卷十

無際信

七

智過於師。今付汝袈裟拂子。珍重珍重。庭掩耳而出。

天界
俊嗣

杭州虎跑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七歲患腸癰。醫剝生蟾蜍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奈何害之。奪而縱去。父母奇之。曰。必佛種也。乃命出家。後謁古拙俊和尚。因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旦趨見俊。便震聲一喝。俊曰。如貧得寶耶。師曰。寶既不得。得卽非寶。俊曰。憑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俊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便掩耳而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灣。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

怡怡展笑顏。俊爲助喜。後住武林虎跑。臨終示眾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煙。惟有死生真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大眾且道如何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怡然而逝。

天界俊嗣
已上二人

揚州素庵田居士。世爲江都名族。以弟子員屢試不第。遂一意空宗。猛力參究。時何密庵太守。唱道東南士。爲入室高弟。鉗錘久之。頓付心印。士乃手握竹篋。勘驗僧徒。四方來學。無不仰素庵爲現在古佛。通國稱田大士而不名。示眾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

續指月錄卷十

虎跑俊 田居士

八

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示眾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火聚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如今參禪的。將光影門頭。自相覆卻。入地獄如箭射。示眾舉張九成居士謁善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士曰。因甚某甲無箇入處。清出袖中素珠示之。士俯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士悚然。一夕如側。究柏樹子話。忽聞蛙聲。卽有契入。今日舉揚箇事。汝諸參學人。切莫作談玄說妙。

會亦莫作思維卜度會到那及時及節去處是然因
地去也且道時節一句又作麼道 僧參問補陀路
向什麼門出士曰上座即今從什麼門入僧曰抑勒
人作麼士曰看腳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
退後三步士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舉已前
早知錯了也士曰正好喫棒在僧無語士曰若到諸
方分明舉似 僧誦經次士問誦什麼經僧云法華
士云法華經六萬字那箇字有眼僧罔措士便打
僧入門便拜士喝快走僧再拜士云你討甚麼碗僧
喝士便掌 士居城之田家巷以宅爲庵四方參扣

續指月錄卷十

田居士

九

之士日擁座下一日與眾禪人茶話忽然擲盞合掌
別眾而逝何太守嗣法嗣和庵忠四明堪頤庵真
澄傳五世代出偉人嘉隆以前臨濟有
揚州田大士一宗盛行大江南北云

曹洞宗

西京少室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
之兜率雜落徧遊講肆雄辨如流聞少室泰禪師道
眼圓明投依參究泰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
我纔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
熱汗下一日聞泰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
語師穎悟即承印可密付衣頌 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
窗前曰此猶是聲色門頭事師咄曰賣私鹽漢 問

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雖有尊貴分不是尊貴人曰
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不同金榜貴終是老朝臣曰
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歷盡艱辛苦方得覲堯天曰
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與父無異體權操閫外機曰
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長在深宮內咫尺面龍顏曰
向上一路又且如何師曰沒弦琴有韻人天那得聞
仁宗皇慶癸丑十月師無疾而化門人奉全身塔
於少室祖塋少室
泰嗣

續指月錄卷十

還源遇

十

濟南靈巖秋江潔禪師僧雪軒成參師問何處來成曰
青州來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成曰呈似和尚了
也師曰三十棒且待來時成拂袖出師曰此子得證
悟矣俾參堂去 一日成遽造丈室師望而喜曰金
鎖玄關打開了也成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
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引吾道者必
汝也少室泰嗣
已上二人

西京寶應月巖永遠禪師汾州劉氏子祝髮於州之天
寧每以出生死爲策勵南詢參扣聞靈巖肅和尚法
雷遠震乃往依侍肅一見器重親炙積久遂入闈奧

乃曰發語由師行之在已遂之泰安閉關道俗堅講
不得已而起住寶應上堂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學
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
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後萬松老直得計窮力盡道
箇看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麼須知這一卷經阿誰不
具這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十萬億劫難盡要短
則一刹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拈出
乃彈指一下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錯過良久擊拂
子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乃擲拂子
下座足庵

續指月錄卷十

秋江際 寶應達

十二

封龍古巖普就禪師。淳陽劉氏子。參靈巖肅和尚。肅以
本分鉗錘。重加煅煉。付以大法。封龍堅請出世。師勉
受焉。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不是披毛帶角底。曰。
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
墮。師曰。不是斷聲色底。曰。恁麼則如何名墮。師曰。鴈
過長空影沈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病。既是
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祇爲了事。曰。此病何時得愈。
師曰。直待無身。此病卽除。因示頌曰。重重金鎖早敲
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鴈過長空無繫著。影沈寒水任
渠猜。後歸隱靈棲。未幾示寂。大德六年。賜妙巖引。

法大禪師之號塔於封龍之陽。足庵肅嗣
續指月錄卷十

續指月錄卷十

古巖就

十二

續指月錄卷十一

六祖下二十七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虛白慧昌禪師。族王氏。祖貫湖廣。父為丹陽稅課副使。遂家焉。幼穎悟。不類常兒。年十四。往從妙覺湛然受業。一日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什麼。師曰。切蘿蔔。然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疏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叩其心印。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六日。方出定。舉首睹松。豁

續指月錄卷十一

東明岳

然有省。自此晝夜危坐。端如鐵幢。故諸方號之為。曰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首座。座指令參寶藏。持和尚。發憤吞參。寢食俱廢。一夕。驀然徹證。述偈曰。一拳打破大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期滿。至昭慶受具。一日。至安溪古道山。見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載。影不出山。道風遠播。宿衲爭趨。座下。拓基營繕。成大精藍。宣德乙卯。賜額東明禪寺。復命度僧。以奉香火。檀

施委積。師復損餘貲。往修淨慈大殿。正統六年辛酉六月二十七日。忽集眾敘謝訣別。眾請偈。師曰。一

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閒言語。至二十九

日辰時。踟躕而逝。茶毘舍利無數。塔於東塢。寶藏持嗣

建寧天界雪骨會中禪師。僧參次。師問從何處來。僧曰。

逼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拈皮袋到

者裏。僧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曰。西來豈有意耶。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

處安身立命。曰。信腳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

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轉。入廬來。一聲驀地遙空

吼。野狂聞之。腦裂開。福田來嗣

續指月錄卷十一

天界中

二

金陵大岡月溪澄禪師。參東普無際。悟和尙。有省。悟臨

寂。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

心。何人不成就。師繼席東普。有僧本善。向師求證。

師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日惟東敲西擊。暗垂

勸諭而已。善一日侍師園中。坐次。師曰。你向來看甚

麼話頭。善曰。無字。師曰。如何是無字。善曰。如今看來

恰似口金剛王寶劍。師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善曰。

寒光燄燄耀古騰今。師曰。還我劍來。善曰。擬動則犯

他鋒鋦。師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善曰。佛來也殺。祖來

也殺師曰老僧來讐善曰亦不相饒師曰殺後如何善曰且喜天下太平師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善曰賊賊分明師曰賊即且置還我賊來善曰六六三十六師曰未更道善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飢有餘師曰牛過窗欄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善曰了無一法當情管爾通身露地師曰你即今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善曰何處不稱尊無際悟嗣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荆壁紹琦禪師蜀之唐安雷氏子年九歲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徧叩月溪海舟諸老咸稱賞之正統六年再參

續寶錄卷十一

大圓澄幻叟琦

二

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什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是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奈勞神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

僧問處偏多事起老何曾步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腳踏實地際乃鳴鐘集眾界以袈裟拂子後出世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閣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領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甌炊松粉冰錯煮月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卻玻瓈盞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

續寶錄卷十一

幻叟琦

四

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景泰五年遷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眾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策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過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尚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青外優鉢華開烈燄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

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痒。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銳。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齧殺。舉法燈示眾。山僧本欲深藏岩穴。隱遁過時。蓋為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不免出來為渠了卻。時有僧問。未審清涼老人有甚不了公案。燈拈拄杖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曰。過

續背錄卷十一 幻嬰奇

五

在甚麼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拈出己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嬰今日。亦為蠶骨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為渠了卻。若有問蠶骨老人有甚不了公案。應聲便喝。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眾。山僧恁麼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許他是箇同參。上堂。眾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眾。分明記取。便下座。師到菜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

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箴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天順間。由匡廬歸蜀。韓都候於方山。迎師住持。成化九年三月望。將示寂。眾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青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吞卻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無際悟詞

續背錄卷十一 古庵聖

六

雲南古庭善堅禪師。本郡昆明人。首參無際悟和尚。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十載方得透脫。後於隆恩求悟印。證悟曰。子見處。如何與老僧不同。師展兩手曰。者箇非別悟領之一日。辭悟。悟曰。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訶佛罵祖去。悟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違和尚尊顏。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遷皖桐浮山。示眾。舉汾陽無業禪師曰。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腳鑪。煮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泊沒世途。如短販之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師曰。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潛結於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

非知識除卻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
竟作麼生脫去。不得認著箇死搭搭。向亙久處妄想
不得執著箇轉轉。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
見覺直饒脊梁生鐵鑄就。機辯懸河瀉水。未免閻老
子。打入阿波波呵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灼然灼
然。擊拂子。昨夜蠅螟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岩前。復召
大眾珍重。示眾若論向上一著。了無別說。惟當人
本自具足。文字經論且無放處。近來諸方學者。盡被
古人舌根埋沒。不能決志透脫。開口處情塵知見。學
解聰明。於自受用中。確無的實。似者等。豈非自喪已

續指月錄卷十一

古庭堅

七

靈爾若不信。有日病來。將所學所抱。抵將不去。那時
方悔錯用心力。學者既是實爲生死行腳。豈可高心
執見。聞恁麼說。便憤志決透去。乃思前算後。便拌此
生。大捨身命。做大休歇工夫。當知此非小因緣。必猛
利方能入。且諸方諸宿說。做工夫於自究竟處。或
一年半月一月。或三年五載。有些見解。或聞師家舉
似。或看冊子。便認著業識做模樣。生大我慢。便效古
人行棒下喝。瞬目揚眉。學者不知被他惑了。此箇樣
子。正是生死無明。若或真參實證。卻不恁麼。要向本
分中。懸懸密密。下死志。做將去。莫論年久歲深。一念

子撥之不開。蕩之不散。時節到來。豈爆冷灰天翻地
轉。打破疑團。虛空粉碎。方是自己大光明寶藏。大受
用處。自然頭頭無礙。物物全彰。了無一法可當情說
者。邊那畔。通明透徹。凡情聖解。宛爾一如。盡十方世
界。森羅萬象。總諸佛清淨無礙三昧。到恁麼田地。說
甚麼文字情解。根根塵塵。悉是大光明寶。所有時攝
十方諸佛光明。入一微塵光明。一微塵光明。現十方
世界。諸佛諸佛非來。我亦非動寂寂。如如無彼無此。
諸佛具大清淨無礙三昧。大解空寂滅三昧。大不思
議海種種三昧。乃至不可說微塵刹數刹塵塵刹。一

續指月錄卷十一

古庭堅

八

一具足。十方諸佛定慧三昧。於一毫不從外來。嗟夫
學者。於初立志處。擔荷一担經書。字句口耳。傳習爲
其已見。認爲古人用處。古人卻不如此。語默動用。別
有生機。豈等閑其與卜度。須是具大根器者。聞必敬
信。生難遭想。其或我慢矜高。退之遠之。珍重。師既
老。乃歸昆明之古庭示寂。一時古庭與盤龍南北並
峙。至今二大士之肉身存焉。門人一貫。編師語錄。并
山雲水石集行世。無際悟嗣。已上三人。
佛跡。願庵真禪師。遊歷諸方。多所契入。後參揚州田素
庵居士。爲入室。上首。得獲付囑。住後示眾。青山疊

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裏辨緇素擊電光中明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怎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謂腳跟點地鼻孔撩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已解弗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

續指月錄卷一 願庵真

九

莫存毫末只就未明未了公案上距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歎椿椿地卻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骸體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田素庵居士詞

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九歲出家長而受具首見無際悟於隆恩有省歸而牛山結茅復詣繁昌參月幻幻問何處來師曰牛山幻曰人在者裏牛聳師曰覲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如是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幻復拈起竹篋

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幻曰未得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篋擲於地幻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作禮幻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僧問龐居士道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某甲今日請和尚彈看師欬嗽一聲僧曰不會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僧曰意旨如何師曰馬大師去世久矣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富兒易驕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難滿曰某甲不會師曰若道即心即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

續指月錄卷一 無念信

十

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坐來拭几

添香火粥罷呼童洗盂法月幻

曹洞宗

鄧州香巖洎拙文才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類常童長依絳明福巖普公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即法身之句欣然契悟愚菴孟云若向者裏悟去披毛戴角有日在龍唐柱云不離花下路便見洞中春會麼山僧借手行拳去也乃舉長蘆上堂云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且道香巖乃謁還源呈悟底與長蘆道底還有差別也無所解源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覲面親呈

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師曰和尚作
麼生源曰汝口響師曰劫破了也源可之。泰定甲
子主祖庭尋隱香巖詮釋般若心經并華嚴法界觀
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
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
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
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
笑相親崇先奇云香巖老人只知指疆畫界不覺通
法界未夢見在白巖符云盡謂香巖老漢被者僧
扯入葛藤窠裏東兜西搭殊不知善言言者言滿天
下無口過還知者老漢舌根不動至正壬辰師年
處應良久云切忌道山僧饒舌

續指月錄卷十一 香巖牙

十一

八十一夕沐浴更衣呼門徒申誠教且曰吾死火之
灰揚可也翼旦吉祥而逝葬全身於雪庭塔右少室
遇嗣
熊耳空相珪禪師上堂我若喝汝便作喝會到處信口
胡喝亂喝我若棒汝便作棒會到處胡棒亂棒我若
除卻棒喝教他向本分中道一句子他便作女子拜
不是捏兩句鬼話出來便如啞羊相似如此等輩皆
是狂狗逐塊何曾夢見有獅子奮迅的牙爪驀喚云
者裏還有獅子麼試弄弄爪牙看一僧出師便打曰
逐塊尋香未為好狗僧擬對師又打曰棒折也未放
你在曰恁麼則雲巖路絕也師曰是你上天無計恁

怪我雲巖路絕乃連棒打逐出曰寄與天下亂統漢

少室
遇嗣

嵩山龍潭深禪師上堂山僧當年於般若經顛倒夢想
處得箇究竟涅槃然後知一切聖賢皆以究竟涅槃
成了箇顛倒夢想及乎見我遇老和尚問他古塚不
為家如何是禪老和尚曰此是死語山僧道如何是
活語被老漢劈面一掌曰得恁麼死耶當山僧擬對
又被老漢一掌山僧當時不覺如暗得燈乃大宣曰
此回不是夢真箇是廬山今日山僧不敢昧卻本源
特為諸人也須恁麼親見一回始得乃拍案一下云

續指月錄卷十一 嵩山深
嵩山龍潭深禪師上堂

十一

噫山僧今日太殺逗漏少室
遇嗣
嵩山龍潭深禪師僧問如何是少林宗師曰九重淵底
起神龍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百劫冤家狹路逢曰
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無口人吞栗棘蓬曰如何是雲
門宗師曰手提寸鐵走西東曰如何是滄仰宗師曰
龜毛慣縛樹頭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喜把金樽
勸醉翁曰如何是千聖不傳宗師曰現鐘不打何處
鍊銅少室
遇嗣
洛陽天慶江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鬼神茶
飯曰古鏡已磨時如何師曰魔外冤仇曰銀碗盛雪

時如何。師曰：眼見即瞎，日月藏鷲時如何。師曰：劫
卽禍胎，日不見不動時如何。師曰：推出者死漢。曰：乞
師更垂方便，如何轉身。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
籃兒盛將歸。少室遇嗣

嵩山永泰祥禪師堅上座典客。師曰：今日有甚客來。堅

曰：懂懂不絕，不過是胡張李黑。師曰：你還揀擇得出
麼。堅曰：一味教他喫茶去。師曰：儻侗漢，奴郎不辨，怎
消得常住物。曰：惟和尚命。師曰：吞鐵丸去。堅笑曰：和
尚亦恁麼。師打曰：你亦恁麼。那少室遇嗣

盤山遇禪師。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

續背錄卷十一 永泰祥盤山遇

十三

今日效顰也。舉一則，供養大眾，良久云：莫怪空疏，便
下座。復顧謂侍僧云：拄杖在。侍曰：在者裏。師曰：各各
自領取一頓。寶應達嗣

太原斌禪師。上堂，以手屈指數之曰：西天四七，東土二

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者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
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寶應達嗣

金陵天界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王之遠孫也。父徒居
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受具已結三人爲侶。在青
州土窟中，密究單傳之旨，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曰：
汝三人忘苦辛，甘澹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法

門棟梁。師叱之曰：既作棟梁，乃居士窟耶。老人曰：未
有常行而不佳，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隱。師益自

勵，聞秋江潔公、大弘曹洞宗旨於齊之靈巖，遂往禮
謁。潔問師何處來。師曰：青州來。潔曰：帶得青州布衫
來麼。師曰：呈似和尚了也。潔卽肯之。俾參堂。久之疑
情冰釋，徑造文室。潔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未。師曰：
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潔頷之。囑曰：是汝本有之
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洪武十五
年，天下郡縣開立僧司，統領釋教。師應選，道契親王
唐眷尤篤。三十年秋八月，召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

續背錄卷十一 太原斌雪軒成

十四

不會佛法。上製詩一首，鑄於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
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
座從前數歲年。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真機。
紅葉千峯燦爛，顯箇中妙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
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玄關絲密獅絃錯落。接指古
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針玉線，穿
過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
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刹刹，未有一絲毫欠缺。大眾
還會麼。夜來木馬雪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上堂：
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

子徧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兼帶。百草頭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真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合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赫寰中。歲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寒冰發燄。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神光徧照。六門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兔角杖挑潭底。

續指錄卷十一 雪軒成

十五

月龜毛拂拄嶺頭雲。元旦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真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啟。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興。皇風共宗風并扇。祇如道舊歲已去。新年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從何來。如斯評論。轉見諍訛。敢問大眾。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添去來也無。於斯會得。便見臘盡陽和。無影樹春回。花發不萌枝。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薰風啼鳥徧巖肩。機先一著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會禪師示眾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

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眾且道。夾山天童二老見處。一一揀點將來。總成漏短。鳳山分上。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卽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三十五年七月。太宗嗣位。奉使日本。命師往宣聖化。至永樂二年回。與同使官僚備奏。皇情大悅。恩寵有加。四年以僚佐譖繫。囚圜百餘日。師坦然無慮。上知其非罪。宥之。六年春。奉旨就鍾山建普度大齋。命師說法。聽者數萬人。十

續指錄卷十一 雪軒成

十六

一年。赴北京朝賀。奉旨於慶壽建齋。賜資尤沃。宣德三年。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宣宗憫其誠。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西庵養老。七年臘月八日。示微疾。辭眾說偈。趺坐而逝。上製文遣官致祭。闡維之日。煙燄五色。仙鶴翔空。異香滿道。彩雲縹緲。四眾萬餘人咸嘆希有。火後收舍利。圓紅者無算。塔於南畿安德門外。勅賜塔所爲驚峯禪寺。靈巖 潔嗣西京天慶息庵義讓禪師。真定李氏子。卅歲薙落。遍參宗匠。後往封龍。扣古巖就公。嘗作達磨得皮得肉等頌。就稱賞之曰。達磨皮肉骨髓皆被諸子得去。不如

隻履西歸者是甚麼消息。師曰：且喜和尚猶記得。就
 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賴也就
 顧侍者曰：我眼何如。出住天慶。次遷能耳之空相。
 泰山之靈巖。雖之嵩少。僧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
 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底。師曰：石牛吐
 出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問如何是直指人心。
 師曰：舌在口裏。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
 落眼成塵。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
 燒著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曰：因甚便打某。
 甲師曰：你要我句內明宗麼。庚辰夏。遘疾。乃命門
 右脇而逝。封龍就嗣

續指月錄卷十一 息庵 靈巖 巖岩 七

人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至五月十二日。囑後
 事。書偈曰：來時本淨。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游。
 泰山靈巖容禪師。初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有理會。但
 於青州布衫。與師子一吼。祖父俱盡。語未透。偶與同
 參上泰山。日觀峯。忽憶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小天下。
 下話。驚地失足。跌得悶絕。同參扶起。良久乃甦。大叫
 曰：此是師子一吼。祖父俱盡時也。孔孟未必到恁麼
 田地。因謁封龍。就和尙呈所見。就曰：更須知有向上
 關。槩子始得。師喝一喝而出。就大喜呼而印之。封龍就嗣

晉寧心菴主。常舉拳頭曰：天下衲僧。只用者箇殺活他。
 凡有僧來。便打出。無能搆者。因是人稱爲鐵拳頭菴
 主。封龍就嗣

白茅春菴主。常與心鐵拳往來。僧問和尙。用何法接人。
 師曰：但將冷眼觀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曰：恁麼則
 冷眼鐵拳。相結恨於天下也。師曰：衲子多好嚼屎蛆。
封龍就嗣

續指月錄卷十一 心菴主 春菴主 六

續指月錄卷十一

續指月錄卷十二

六祖下二十八世

臨濟宗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按東山行實碑載師為

蜀之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二韶甌時見僧輒喜一

日聞說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寺

投禮住持獨照月師剃染後入西山住靜八載發志

參方行腳首謁太初和尚請益開示父母未生前話

做工夫一日初問師曰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

目師即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更道師曰兩

續指月錄卷十二 海舟慈

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制解起單復參東普無際

和尚不契乃出峽赴京得度宣德二年復還金陵靈谷掛

塔雪峯和尚請師充首座制解即詣古道山參東明

岳禪師一見便問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岳下座

擱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岳又

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岳又一掌師神色

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岳曰我

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者僧乃畱旬日欲付

袈裟師曰某甲不為衣來堅不受下山自此聲譽叢

林金陵牛首請師領眾三載退隱天界山居太監

袁誠法名智海欽師道德請住翼善寺開山說法 正統

五年庚申六月二十八日岳和尚畱囑明白庵曰吾

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海舟和尚受

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

風笑點頭明年如期果寂白庵不違遺囑限滿日請

首座法薦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齋至東山師祝香而

受東明岳嗣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按師七世孫天童悟和尚傳

云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

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

續指月錄卷十二 海舟慈海舟慈

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

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

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蔚和

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

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為師舉前話再拜求

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腳兩踢曰只者是實

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

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津一喝

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

莫輕為人師範師自以為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二

十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不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尙未了。何得云悟。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

續指月錄卷十二 海舟慈

三

有疑曰。彼處眾中有真大徹者麼。僧云無。師卽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卽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爲敘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敘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甚麼處。師面赤罔然。明

曰。若如此。不會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眾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縣縣乃擲下拄杖云。千筋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隱元痛頌云。頌端一陣業風起。浪拍孤舟過海門。師卽入方丈禮拜。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二十七夜辭眾。二十

續指月錄卷十二 海舟慈

四

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眾苦留。乃繼其席。嘗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你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克設堂飯。至來日齋飯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趕出院。師拈云。若爲濟宗兒孫。必要明他家裏事。子昔蒙萬峯老人付我偈。便以爲得。直至今日始知我錯。萬峯不錯。一遇東明和尚。乃明棒頭賞罰言句亦然。果然悟在己。而法藉師。豈曰一悟卽爲了當。如以一悟靈通。不求師法。正謂威音已前無

師可也。威音以後，師師相受者，此也。所以克賓識得，父師苦心策發，已明向上關。楸子洞達，閩中事不在言宣。失錢喫棒，受罰出院，骨碎身粉，也難酬報。興化萬一况，打罰出院乎。海長老今日，所以不嗣萬峯而東明者，亦此也。古諺云：養女方知娘受苦，生子乃識父辛勤。誠哉是言也。實有箇中大事，豈容草草若與人抽釘拔楔，坐獅子座，為人天師，扶人眼翳，紹佛祖位者，必須一一透過，切莫以悟為是。將綱宗抹殺，置而勿究，何異天魔外道，莽蕩招殃，悔乎。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真曰：我幾淹殺你，裏幸是普慈。若是

續指月錄卷十二 海舟慈

五

別人不可救也。熱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投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有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真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身心

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為僧中間多少誦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圓相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東明昆嗣一。峽行世，花城弟子沈貫為之序，其畧曰：海舟嗣昆公。一事自佛至今，無有其人。人我四相，些微未盡者，不能為之師。誠古佛再現人間也。無奈師年邁，腦尊出。世無何而入滅，宗風未破，培千古其頌，或引年詩句。緣百則令慧日重開，破暗千古其頌，或引年詩句。自手眼，必合佛祖意者，採摭而成之。箇中意旨，是非不敢固，必但見師之操履，人品為法。忘形去名，存實。明無苟足，而其須拈量，不妄意測度。謬為撰述者，實拈花一派，寥寥不顯於世。真正宗師，煨鑪山穴，保養

續指月錄卷十二 海舟慈

六

聖胎俟時，待緣暗流，支派使兒孫，布揚祖道。雲興雨澍，潤澤靈根。佛祖花開，香浮震旦。獨聞其香，咸令悟入。者舍師之裔，其誰歟。時景泰丁丑三月九日，山曉哲禪師，崇正錄云：潭吉五宗，教中之說，總以未見永慈之碑，諫之天童。先師翁關安中答潭之前，數年竟能得邇來有法，任山茶將海舟寶峯二祖機緣，刻行於世。蓋得之丹壑，查居士家藏佛祖源流中者，然則萬峯蔚出，寶藏持持，出東明昆嗣海舟慈孫，欲寶峯圖，又得靜菴素禪師，語錄至東明昆嗣海舟慈孫，欲寶瑛瑛，始與寶峯，瑛瑛為昆季，據是源流的相承。海雲溪慈為東明昆嗣之嗣，無餘疑矣。但俱未見慈孫之碑，誤言始得，豁然嗣後，竟無餘疑矣。但俱未見慈孫之碑，誤名。熙元年，大威公住東山時，始為刊布四方。碑時，乃不謂翼善一碑，崇禎年間，山茨際，已住東舟時，所傳。余生也。晚前不見古諺，人後不見來者，惟有多闕關疑。

已耳古今傳碑甚多世之讚嘆造端恆有之具戒神
子有是事乎借之天皇天王今之永慈普慈並哉爲
是知我罪我
我何畏焉

水心月江覺淨禪師蘇之沈氏子十五歲往從古拙芟

染參峴山宗不契後見東明岳和尚親依最久一

日問岳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岳曰你那裏去來師進

前曲躬曰那裏去來岳便喝師亦喝岳便打成化

已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眾說偈而逝東明岳嗣
已上三人

邵武君峯大闢慧通禪師建寧邵氏子參雪骨中禪師

一夕有省即說偈曰手把清風斧毘盧頂豁開三千

諸佛祖一串穿將來且詣丈室求見中曰還我舌頭

續指月錄卷十二 江覺淨 大闢通

七

來師復說偈曰坐斷恆沙界全心一物無浮雲都散

盡獨耀一輪孤中印可之後住君峯弘治十四年

二月十七日集眾說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

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處空獨露笑嘻嘻沐浴

更衣趺坐而逝天界
中嗣

金陵高座古溪覺澄禪師蔚州人從雲中天暉祖芟染

閱大藏歷五寒暑於大慧錄中無字話染指參投子

琦禪師言下機契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於固始之

育山有年後住金陵高座結制小參三條椽下坐堆

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

聲雷還有不惜眉毛者麼良入乃曰有時三世諸佛

與火爐說法覓火和煙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

諦聽擔泉帶月歸於斯會得芥子納須彌也得須彌

納芥子也得正眼觀來兩箇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

青州布衫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歸於雲門胡餅兩

堂雲水穿又穿不得敲又敲不得大眾正當恁麼時

畢竟作麼生還會麼眉間拶出金剛燄露柱燈籠盡

放光成化癸巳八月九日沐浴更衣集眾訣別端

坐而逝少頃眾泣師復開目慰眾曰不須如是復瞑

目投子
琦嗣

續指月錄卷十二 古溪澄 大雲興

八

襄陽大雲興禪師久侍楚山琦和尚一日琦出郡歸眾

途迎琦曰我不曾下山亦未嘗出郡且道甚處去來

師曰大眾久立請和尚回寺琦曰那裏是寺師曰鐘

聲響得好琦呵呵大笑師便禮拜後琦付偈曰躬自

西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

立孤危是作家投子
琦嗣

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琦和尚琦問曰面南看北斗

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尚合取口好琦曰未在師

曰瞞別人即得琦曰如何是透關眼師振聲一喝琦

曰向上一機又作麼生師曰青天日卓午琦曰未夢

見在。師曰。木童拈玉線。石女度金鍼。琦曰。轉身一句。速道。速道。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琦拈拄杖。師便喝。拂袖而出。琦曰。放汝三十棒。師轉身作禮曰。謝和尚慈悲。琦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倪首默然。琦深肯之。投子琦嗣

唐安湛淵齋禪師參楚山幻叟琦和尚。親依最久。一日入室。次琦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琦曰。松風流水。為什麼卻說得。師曰。為渠無口。琦曰。你道他說些什麼。師曰。和尚適來問甚麼。琦曰。祇如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

續指掌卷十二 金山寶湛淵齋

九

琦曰。聞即且置。你道他說箇甚麼。師乃豎起拳頭。琦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以手指香爐曰。是渠卻聞得。琦曰。因甚渠卻聞得。師曰。為渠有耳。琦曰。汝亦有兩耳。為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得。琦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一日。楚山琦和尚至關前。擊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歛手鞠躬而立。琦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曰。只為婆心切。肝膽向人傾。琦曰。不涉有無時如何。師曰。某甲到者裏。卻不會。琦曰。待汝出關。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即今亦不在關內。琦

指關門曰。爭奈者箇何。師便喝。琦曰。天氣炎蒸。善加保護。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長松大心真源禪師。三池張氏子。謁楚山琦。問曰。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琦拈拄杖曰。響師便喝。琦便打。師又喝。琦又打。師便禮拜。一日。室中侍立。次琦曰。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師曰。道不得。琦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琦曰。又道沒口。師曰。謝師答話。投子琦嗣

續指掌卷十二 海珠意長松源 崇善中翰堂

十

其廬師述悟。琦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琦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琦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游。琦曰。向上奇特。一句作麼生。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清白眼。何用撒泥沙。琦即印可之。投子琦嗣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巨氏子。久從楚山琦游。一日。琦閱經次。師詣前曰。和尚看底。是什麼。琦便喝曰。你道是什麼響。師亦喝。琦舉起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者一卷經流出。且道者一卷經。從甚麼處來。

師彈指一下。琦便休去。投子琦嗣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參楚山琦。琦曰。久聞

上座嘗覽大藏。是否。師曰。和尚莫謗某甲好。琦曰。白

底是紙。黑底是墨。畢竟如何。是經。師曰。和尚莫要不

本分。琦曰。作麼生。是不本分。底道理。師曰。經響。琦曰。

似卽似是。卽未是。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琦。琦問。汝名甚麼。師曰。昌

雲。琦曰。號響。師曰。隱山。琦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

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嶺頭關。琦曰。或爲霖雨時

如何。師曰。徧潤寰區。琦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

續指月錄卷十一 月光慧隱山

十一

曰。依舊青天白日。琦呵呵大笑。投子琦嗣

翠微悟空禪師。關西人。久依楚山。一日入室。次琦問。踏

翻大地。無寸土。徹底窮源。事若何。師曰。有星皆拱北

無水不朝東。琦曰。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

不無。功用卽不可得。琦曰。只箇不可得處。亦不可得

子。又作麼。師擬進語。琦震威一喝。師曰。恩大難酬。便

禮拜。投子琦嗣

珪菴祖玠侍者。一日病次。琦往視。值心上座來。琦顧師

問曰。如何是心。師曰。開口不容情。琦曰。未在。師返顧

心曰。何不禮拜。和尚。心便就禮一拜。琦休去。後病革

有痛苦聲。琦曰。平日得力句。到者時節。還用得著麼。

師點首。琦曰。旣用得著。又叫喚作麼。師曰。痛則叫癢

則笑。琦曰。只如三寸氣斷。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兩

過天晴。青山依舊。琦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

曠劫不違。今何有間。琦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曰。

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復執其手曰。者是甚麼。師便

合掌曰。某當行矣。振身端坐而逝。投子琦嗣 共十二人

五臺顯通大魏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古庭堅。和尚居

浮山。師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上堂。無孔鐵鎚

當面擲。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

續指月錄卷十一 翠微空玠侍者

十二

底出來。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

是下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

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

春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飯。偃山轉身。卽

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醜醜。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

礫。誰箇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

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

指娑婆。便爲妙喜淨邦。長水濬岳。積而來。瑯瑯覺冰

消而去。信腳踏翻。瑠璃拜。等閒擊碎珊瑚枝。上堂

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採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回烈燄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畧。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冬至示眾。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煙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真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撮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老僧爲汝諸人。真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示眾。山高海闊。月朗風

續指錄卷十二 顯通倫

十三

清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示眾。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箇箇壁立千仞。便下座。示眾。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社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兔。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盃清茶。誰管他陳年爛葛。

藤冷地開華。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木查師有山居吟。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古庭堅詞

夷峯寧禪師。參大岡月溪澄和尚。久而徹證。澄付以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證無授法。無前亦無後。藏本續續後二句云。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月溪澄嗣。

杭州天真毒峯本善禪師。祖貫鳳陽吳氏。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和尚。示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舉似明。明曰。我二十年看箇無字。如蚊子上鐵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知見。復曰。觀子

續指錄卷十二 夷峯寧 毒峯善

十四

根器。有異於人。切莫途中被人哄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蒙誨。卽發願。一味拍盲做工。夫。自誓此生。以悟爲期。慕無際道風。入川參叩。會際蒙召。赴京。遂掩關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并去凳。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沈沈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觸觸粉碎夢初回。再往謁際。適際遷化。遂求證於月溪澄和尚。言下有契。後澄遣書召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澄臨委息。命送衣拂。師得法住山。凡四十餘載。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天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峯高鳥泊。

難。僧請益高峯和尚示眾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鷲鷲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汝悟。即向汝道。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普說畧曰。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偏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一拂。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漢碧。拶得須彌人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會。孤負己靈。不作奇特會。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掛角羊。壬寅示寂於天真塔於本山之崗。月溪登嗣

五臺普濟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首參月溪澄和尚。令看趙州無字話。三日有省。澄異之。復入蜀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沈。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天順改元。遷清涼。代王

續指月錄卷十二 毒藥善

五

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師住山後。嘗有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真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石枕頭。格外生涯隨分定。都緣胸次畧無求。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閑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青山青又黃。深隱巖阿不記年。名疆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灸風吹愈轉鮮。颯颯春風和鳥哀。清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後坐脫於本山。月溪澄詞 已上三人

鳳陽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巖祝髮。初見月天。蒙示法要。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沈。汝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浩月。今朝木馬吐清風。傳曰。一歸何處。師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踪。傳頌之。復往金山謁無極。囑師見寶月。月問有草鞋錢麼。師曰。青山不露頂。月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一日月入堂坐次。叫曰。寒寒。師便搬火爐向前。月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月微笑而出。入室次。月拈拄

續指月錄卷十二 孤月澄

六

杖曰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麼處。師奪拄杖擲地。叉手而立。月曰。看者漢。撞卻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後蒙印可出世槎山。上堂。舉古人道。扇子踈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意作麼生。眾無語。師云。不識匡廬真面目。都緣身在此山中。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然雖如是。猶未是衲衣下事在。且道作麼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即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峯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上烏啼華。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有風千古秀。澗

續指月錄卷十二 無用全崇華

十七

邊流水萬年清。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青羗意。七郎常恨白鴉歸。僧禮拜。師拍案下下座。廣善潭嗣

崇福大慧覺華禪師。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寶月於繁昌。遂蒙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威音那畔。只是者箇。如今目前也。只是者箇。若喚作拂子。瞎卻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瞎卻人天眼目。大眾畢。竟喚作甚麼。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

不可得。紹如來傳燈。續祖宗正脈。良久曰。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香案一下。廣善潭嗣已上二人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示眾。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吞噉。施為動靜。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歎椿椿地。聞聲見色。管取因地一聲去在。願庵真嗣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示眾。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即落空也。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

續指月錄卷十二 白雲滄用剛軟

十八

作果若真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即打作兩橛。只管勇猛忿將去。終日如箇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卻驚。和庵忠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徧歷諸方。凡五臺峨眉普陀。諸名勝道場。及各祖開山處。無弗參訪。至靈峯度真。聞舉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舉似寂照。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慢生平。復結冬於景德。一日於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緣。一一透得。參潔空通禪師。從頭舉似之。通曰。不

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
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子詩
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得蒙印證後庵居古
山示眾禪之一字學者須真參實悟纔知其中平坦
捷徑不可泛泛畱心或作或徹須要死心用功朝夕
向三寶前發大誓願起大精進將古人畱下許多葛
藤公案盡皆丟下萬萬不可將平日見聞增大我慢
障我光明遲則十年二十年速則彈指刹那自然有
箇透脫處直得千聖不傳之祕不異繫珠衣裏頓護
故物自有一種真切受用處即所謂踏破鐵鞋無覓

續指月錄卷二

正法光

十九

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者是也師住古山道風遐布
慈心接引後學多增真實工夫視師恩逾慈母示疾
之日索筆書偈曰如此而來如此而去欲叩真乘如
此而已遵命脫化後七日封龕香雲繞室門下弟子
及檀信千人共覩掩龕哀聲震谷云潔空通嗣
性空和尚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拶破虛空還
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
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兒童街市鬧
用中玄石女吹笙碧樹巔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
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裏鬪明珠須向暗

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青
山笑點頭百年狐兔形摧滅雪峯瑞嗣

曹洞宗

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河南緱氏縣人族姓樊幼多
疾病父母許愿出家九歲投少林霽雲師披剃十八
受具博通內外典詩古文辭不學而能更遞酬唱下
筆輒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初參江月照息
菴讓皆有省發後參洵拙才禪師舉前所得質之才
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否師曰也須吞得入吐
得出始是好肚皮才曰蒼天蒼天更添冤苦師曰謝

續指月錄卷二

性和尚松庭嚴

二十

和尚印可復以參同契寶鏡三昧反覆微辨大豁
疑礙才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遂付以衣法有五乳
峯頭獅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南陽萬安虛
席延師主之洪武二年主少林力田給眾偈曰亂
後歸來自釋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
夜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以銷
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僧問地藏
栽田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闌干雖共倚山色
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
雖然無語其聲如雷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晝拈塊

石驅山鳥夜坐巢庵逐野豚。問岩頭參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岩頭有甚長處。師曰。若肯二師。則孤負二師也。曰。他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卻是。如何。師曰。賺殺一船人。問和尚陞座。秦封槐。因甚不來聽法。師曰。你還見秦封槐麼。闍黎若見聽他說法。有分。僧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曰。早是魔魅了也。曰。如何得剿絕去。師曰。倒搓芒繩縛鬼子。杖人盛贊。曰。參了江。月照卻被松風吹再。謁息庵讓臨機不見。師撞開。消。拙舖毒蠱能吞吐。蒼天連叫冤靈。鑰真風度五乳。獅子兒。嗚吼超羣去。岩頭何過師。不肯洞德老。賺殺一船人。煙波誰解討。秦槐不聽法。面壁已遺殃。左搓箇。空斷腸。 十三年冬。周王爲國母慈孝皇后悼資。

續指月錄卷十二

松崖嚴佛岩誌

三

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黎。後退老閒居七十而化。香巖才嗣

佛巖稔禪師。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反目。要打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爲何如此。謂我。太把達磨心髓。爲人都漏洩。今早他又求懺悔。只爲愛我之深。卻乃悞了此祕訣。決然無人能辨別。山僧亦欲將他也拗折。豈不與彼成兩極。乃卓拄杖曰。依舊兩生歡喜。閑非且拋撇。香巖才嗣

登封嵩山竹庵子忍禪師。鄧州內鄉王氏子。上堂。舉法

銚欽開堂曰。法銚本欲棲藏巖竇。養拙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卻。僧遽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銚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什麼處。銚曰。過在我殃及你。天童覺云。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山僧則不然。今日若有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便打云。獅子咬人。韓獪逐塊。香巖才嗣

登封華嚴遇禪師。上堂。說到不如行。到不如忘。套如何得忘。套去。靠拄杖曰。白雲不約來。青嶂綠水無

續指月錄卷十二

竹庵忍華嚴遇熊耳登古蔡元

三

心弄碧蟾下座。香巖才嗣

陝州熊耳登禪師。上堂。達磨皮鞋一隻。不知是誰竊了去。尙有此話大行。莫道無可憑據。噫。若是一向恁麼去。則今日使箇全無些子興趣。乃抛下一隻鞋曰。者箇還當得麼。自笑曰。也祇要此話大行。下座。香巖才嗣

古蔡元禪師。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便棒。師曰。賊是小人。拈拄杖便歸方丈。香巖才嗣

天寧才禪師。上堂。山僧一生性急了。弄成病。又因性急了。弄去病。只因性急了。多敗闕。又因性急了。多補闕。

如今垂老急不得。卻又不急不得。如何是好。仔細看來。事到頭來不自由。汝等又作麼生。卓拄杖。便下座。

空相 珪嗣

南陽維摩懷禪師。上堂。僧問。文殊問疾時如何。師曰。掬水月在手。曰。維摩獨臥時如何。師曰。弄花香滿衣。曰。三十二菩薩。說不二門時如何。師曰。穿花蛺蝶深深見。曰。維摩文殊。互相激揚時如何。師曰。點水蜻蜓款款飛。曰。和尚是僧。如今卻演俗詩。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曰。和尚善讀唐詩。師曰。我知汝不善讀唐詩。

空相 珪嗣

續指月錄卷十二

天章才 維摩懷 天慶能 雲門慈

三

維陽天慶能禪師。示眾。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杖子有幸。

麟鳳紛飛。僧問。盲龜跛鱉時如何。師曰。好箇堂堂。

老大隨草鞋。覆卻骨包皮。空相 珪嗣

韶陽雲門慈禪師。參空相珪。問。一見便去時如何。珪曰。

太鹵莽生。師曰。深入堂奧時如何。珪曰。太穿鑿生。師

曰。恁麼則節拍相應去也。珪命維那明窗下安排者。

杜撰衲子。維那曰。既是杜撰衲子。如何安排。明窗。珪

曰。你試杜撰看。那擬對。珪即逐出。師大笑。珪攜手親

送入客寮。後出世雲門。空相 珪嗣

陝州安國仁禪師。上堂。以手加額曰。日早晚也。侍者曰。

老和尚照顧眉毛好。師曰。善哉。照顧眉毛去。遂下座。空相 珪嗣

大都天寧壽禪師。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茫茫大地。誰是放懷。阿呵呵。歸去來。無根樹子。清風起。不待春

回花自開。空相 珪嗣

邈州定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地冬抽筍。曰。

若遇客來時如何。師曰。你莫思量我。別甌炊香飯。供

養你。曰。何以克賞。師曰。茅屋麤疏。聊喫一頓便打。曰。

深感盛款。師笑曰。小人偏捏怪。空相 珪嗣

解州沿禪師。僧問。有一問犯尊諱時如何。師打曰。賞你

續指月錄卷十二

安國仁 天章壽 邈州定 解州沿

三

一箇大膽。曰。沿門乞巧。是何行履。師又打曰。賞你一

箇小心。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合眼跳河。空相 珪嗣

隴州顯禪師。僧問。打地和尙。被人撤去拐子時如何。只

用口咬天。師曰。今日又咬者。箇頑皮漢。又問。彼門人

因人問。便拋柴在鍋中時如何。師曰。龍生金鳳子。沖

破碧琉璃。空相 珪嗣 已上九人

金陵靈谷潔菴正映禪師。撫州金谿洪氏子。幼入安仁

三峯。為沙彌。洪武丙寅。試經得度。謁靈谷異中謙禪

師。方入門。懷中香忽墮地。遂有省。謙命領維那。謙沒

往天界。參雪軒成公。軒命典藏。會泉州開元寺虛席。

乃闢舉奉勅入院日上堂僧問法筵筆啟四眾具瞻
皇恩佛恩如何普報師曰甘露泉開流大地曰報恩
一句蒙師指西來祖意若為宣師曰庭前石塔聳寒
空曰恁麼則遍界不曾藏也師曰汝見箇甚麼曰某
甲終不敢自瞞師曰切莫眼花問如何是和尙為人
一句師曰兔角杖挑天上月龜毛拂散海濱雲曰恁
麼則龍天胥慶僧俗歸仁去也師曰且合取口僧禮
拜師乃曰山僧蒙恩點住此刹親蒙天語叮嚀付以
清心潔己四字此是傳佛心印亦是順海明珠既已
頂戴南來亦要普施大眾須知世法佛法落霞與孤

續指月錄卷十二 羅州顯靈谷映

三五

鷲齊飛古佛今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心罔測山益
高而海益深聖語難窮天普蓋而地普載大眾作麼
生會聖意去莫是不染世塵麼莫是不貪法味麼莫
是不飲無為酒不坐涅槃牀麼若恁麼會非則不非
是則未是山僧今日不敢久祕未免當堂指出去也
水人舞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下座永樂元年
朝京回福
州諸山舉住雪峯寺時殿宇老敗師一
舉而新之人咸以為應雪峯再來之識後卒於金
陵靈谷有語錄名古鏡三昧行世靈谷謙嗣○祖派
圖以師嗣清遠涓
者非是蓋誤以報
國謙為靈谷謙也

陝州熊耳松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

髮迨巖遷化往參息菴命師主藏因白事次言下豁
然大悟出世熊耳山小參宗門中事號曰單傳一
心之外更無餘法祇為此土眾生好在言句中著腳
甘在道理中埋殺於一心之法轉增迷悶所以初祖
西來打破舊日窠臼闢開別樣乾坤非是好奇立異
祇是見病與藥非為得已如初祖一到少林三緘其
口九年面壁坐斷一切枝葉單提向上巴鼻任你窺
伺無門鑽研不入者裏不可以有言會不可以無言
會不可向格內通不可向格外通直須忘情泯見方
可得其心髓則諸佛之法印列祖之慧命無出於此

續指月錄卷十二 熊耳尼舜都宗

三五

按一指而地轉天旋行一令而山崩海竭又安用割
截虛空巧立門戶隨波逐浪別生枝節哉今日許多
禪和不知務本祇尋枝摘葉過日不知有甚用處如
洞山玉線金針大似花前弄影臨濟三玄三要無非
醉後添盃諸人還看得破麼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
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之勘辨學者凜若秋霜烈
日隨機應酬如盤走珠一日示寂謂門弟子曰吾世
緣已畢化時至矣汝輩勿以世情眷戀有乖道誼未
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泊然而逝天慶讓嗣

舜都宗禪師僧問如何是長老家風師曰飢餐鐵釘飯

渴飲木札羹。曰作家到來。以此相待。遇著俗漢。又作
麼生。師便打曰。聊當點心。天慶讓嗣

空杏偉禪師。僧問。忽遇大蟲時如何。師曰。還見大空小

空麼。僧作虎吼。師曰。者畜生。踉跳作麼。曰。如何得不

踉跳去。師曰。空杏門下無弱將。天慶讓嗣

廣平實禪師。僧問。九疊十八洞中。是甚麼人教化得師

曰。拄杖子。曰。他不曾鄉談。師曰。獨有此子伶俐。曰。敢

乞和尚借去。為引導如何。師便打曰。他那肯與人作

情面。天慶讓嗣
已上四人

續指月錄卷十二

續指月錄卷十二
空杏偉 廣平實

三

儀徵黃孟氏。即張老太施錢七十六千五百文。敬刻

此本連圖計字四萬二千五百一十五箇。祈除夙障

加增福慧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十三

六祖下二十九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寶峯智瑄禪師。蘇州吳江范氏子。在俗為木

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

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干

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恍然有警。遂求為僧。

舟即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

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柴次。舟見曰。將荆棘

作麼。師曰。是柴。舟便呵呵大笑。師罔然無措。舟曰。是

續指月錄卷十三
寶峯瑄

一

柴將去。燒卻。師起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

我不能答。是日刻意參竟。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

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作偈曰。負薪和尚喚為棘

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

得。乃呈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只條六尺竿。幾年

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

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真漢子。死人喫

棒舞喃喃。舟曰。卽此偈語。可紹吾宗。果是從緣入者。

永不退失。從疑得者。妙用隨機。乃付偈曰。臨濟兒孫

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

壑深山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一日天奇瑞
 參師問甚處來。琦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為復別有
 去處。琦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琦曰。曾到。師
 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琦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
 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箇麼。琦曰。無。師曰。因甚卻
 無。琦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琦曰。諸佛不
 能識。誰敢強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琦曰。終不向
 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
石車乘拈曰。寶峯應機。縣密觀面。活埋不是。天琦和
 尚泊合失卻一隻眼。雖然如是。且如何是西天九十
 六種外道。第一頁久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
 金粟恁麼道。卻是黑豆換眼睛。法音濼曰。濼上座
續指錄卷十三 寶峯

仔細檢點將來。三大老總不出九。琦拂袖使出。師
 十六種外道。內何故有舌無口。 琦拂袖使出。師
 以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教手眼親。聖解
 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時座下得法五人。琦
 居首焉。成化八年壬辰十二月九日。師無疾而逝。
 全身塔於東明寺右。海舟 慈嗣

無都不計。後作麼生。師曰。有即是生。無即是滅。有無
 都不計。非生亦非滅。故曰。佛性不生不滅。佛性即是
 自性。自性即是佛性。有無不計。獨露真如。自性更無
 別說。有即是幻。無即是化。有無不計。非幻亦非化。是
 名離幻。即覺常覺不住。故曰。真如妙心。有即是惡。無
 即是善。有無不計。非惡非善。生死永斷。故曰。菩提故
 曰。般若。故曰。妙法。故曰。妙心。故曰。三世諸佛。故曰。列
 代祖師。心印亦名自性。圓通。倒去顛來。縱橫自在。無
 坐無禪。無修無證。無定無亂。望師慈悲。證其虛幻。復
 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
續指錄卷十三 碧峯 詳上座

超三界。闡曰。宜深保養。不宜速說。 通嗣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嘗曰。默堂和尚。平地上涌起波
 濤。虛空敲出木楔。中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
 瞎卻多少人眼睛。呀。洎合饒舌。天寧 宣嗣
 金陵碧峯天通顯禪師。玉芝問。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
 是和尙否。師曰。上座還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
 眼。師曰。這漢死來多少時。汝來為他乞命。轉身歸方
 丈。明日上堂。舉古德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
 的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上。不會撥著
 箇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諍訛。試為酬一語看。芝曰。

前不邁村。後不迭店。曰未再道。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復問曰。汝向南參。有何言句。試道看。芝舉前悟道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滿目風光足起居。有誰平地別親疏。縱令達磨傳心訣。問著依然不識渠。師曰。非非。芝曰。云何非非。師曰。子不非非。恁人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今之。落人圈續。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續。師打一掌。曰是落也。是不落也。芝聞師示。將平日所蘊。泮然冰釋。卽展謝去。師遊西湖宗鏡堂。升法座曰。此處正好。

續指月錄卷十三

徑山英 碧峯顯

四

說法。芝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顧曰。何者是我說法處。芝曰。劍去久矣。師笑而領之。東方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參夷峯。寧有省。付法偈曰。真性

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師

臨終呼門人問曰。有水否。從者以湯進。師叱曰。水以取淨。何用煖耶。汝等可易來。從者易水至。師噉口作

梵唄聲曰。生如水濁。死如水清。清濁無定。是箇恁麼

大喝一聲而寂。夷峯

荊州圓通夢菴。懶牧。湛覺禪師。長安曲江張氏子。幼慕禪悅。從藍田秀芟染。矢志究明生死大事。朝夕孜孜。

至於寢食俱廢。一日有省。往見性空。求爲決擇。遂蒙印證。成化丙戌。開法圓通。上堂。選佛場草深三尺。空王殿浪捲千尋。圓通有一句子。圓圖吐不出。吐出。不圓圖。若有人檢點得出。許他具一雙眼。性空法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任氏子。自齠亂繫。念空宗。依訓公。剃落。知有己躬。下事。遂依止祖庭。廿歲。納僧服。初參月印於香山。涉歷寒暑。鮮克契入。會松庭嚴禪師。主天慶。師往依之。每以己事咨扣。舉印示眾。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語。從此深

續指月錄卷十三

天目進 圓通覺

五

明洞上宗旨。師乃問曰。這箇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嚴曰。笑破山僧口。師聞。罔措。嚴呵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梳師愈不安。一日嚴上堂曰。一言迴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舉似嚴。嚴乃印可。歸隱二祖菴。洪武二十三年。請主少室。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是有知。不是無知。豈可向言。句下。研窮意識中。揣度哉。昔日祖師初來。取得久遠滯貨。無人承當。祇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卻似癡猿捉月。來問安心。這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便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

故纔涉唇吻，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麼？咄！山僧今日與
麼道也。好與三十棒。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
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知麼。師
嘗有山居詩曰。嵩山萬丈絕躋攀。長夏松風儘日間。
自笑鼻頭雙孔大。氣通天地有無間。題石羅漢曰。
巖頭一尊石羅漢。藤作髭鬚向風戰。千年從不化齋
糧。身心如一無更換。跌坐山頭數百秋。也無歡樂
也無愁。縱然血浸齊腰雪。羨爾惟將一默酬。永樂
庚子。無恙。忽召眾敘別。說偈曰。壽年八十七。出息復
入息。撒手威音外。縣縣與密密。五燈續續作撒手威音前金烏叫天碧

續指月錄卷十三

萬壽改

六

杖人覺浪盛頌云。香山月印再三。勝還來松庭。覓甚
碗路。逢死蛇。盛將歸。鹵莽卻來弄。擔板笑裂山僧鼻。
口門一言獨拔。出行款久。販滯貨。捉月癡猿。句外明
宗大蟲。紙裏得髓。須教三十棒。莫聽千峯啼杜鵑。
師平日行止端莊。王侯敬仰。周蜀伊三藩登山供
養。厚贈珍貝。師泊如也。松庭巖嗣

續指月錄卷十三

續指月錄卷十四

六祖下三十世

臨濟宗

竟陵荆門天琦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
年二十。忽念色身無常。棄家遠遊。投荆門無說能。薙
髮。能示萬法歸一。歸何處話。後遇高郵全首座。同
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孃牆裏喚哪
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板子。孃孃依舊是
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染病甚劇。有暉禪者勉師曰。
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昔大慧和尚在徑山。患背瘡。

續指月錄卷十四

天琦瑞

一

晝夜叫喚。或問和尚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
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
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
復往蜀中謁楚山問曰。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
至臨機。因何茫然。山曰。臺臺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
陵。途中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懺懺。遂參寶
峰瑄和尚於高峰。鍼芥相契。遂蒙印證。師一日對
普照太初舉云。不論向上三玄。要了末後一著。初云。
如何是末後一著。師曰。風吹牆畔柳。日曬澗邊榆。照
云。青山低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初作噉聲云。

正是弄嘴師云。你作麼生。初云。如人上牆百無計。師作噓聲。起身歸位。石車乘拈曰。一噓聲百無所計。一噓聲起身歸位。具眼何辨看。

示眾曰。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會得者箇無法。歸家

穩坐。笑巖寶別曰。若會得者箇無法。且請上。居門外。也。法音濛曰。若會得者箇無法。三生六十劫。何也。大似傍。

一日舉金剛經滅度一切眾生話。師云。

先聖先賢。皆要絕後再甦。我即不然。何故。松之本翠。

柏之本蒼。去歲半斤。今年八兩。且道還有絕之與甦。

若能會得。始是欺君不得。若然不會。切莫造次。笑巖寶拈曰。覺絕老人。貴要圖箇。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示眾。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箇落處。

續指錄卷四 天琦瑞

二

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

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

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為不識本心。

名為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

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

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所謂如邀空華。欲結。

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為。須知見性成佛。性乃不是。

見他人之性。佛乃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

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

無。但向二六時中。一一之處。同光返照。看是阿誰。不。

得執定。祇在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

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時便看者。行底。

是誰。住時便看者。住底是誰。坐時便看者。坐底是誰。

臥時便看者。臥底是誰。見色時便看者。見底是誰。聞

聲時便看者。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

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回頭轉

腦。屙屎放尿。著衣吃飯。迎賓待客。周旋往返。一一返

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

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

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

續指錄卷四 天琦瑞

三

看來看去。不妨頭頭獨露。法法全彰。萬境不能侵。諸

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箇誰字。

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

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不是一番寒徹骨。爭

得梅花撲鼻香。寶峰 頌

匡山天池林隱淨菴智素禪師。東萊趙氏子。早年父母

俱喪。年十五祝髮。謁雲溪瑛得旨。後住天池。上堂體

露金風光皎潔。一色明明無間歇。羶羊挂角。覓無踪。

海底蟾蜍吞卻月。荆蕙請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

在地地厚。一毫端上。應時納祐。此猶是者邊事。且道那邊事作麼生。拊几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雲溪

瑛

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不語。一日謂趣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空聳耳而聽。師但笑而不語。空再四懇請。師復笑。空始具威儀作禮。踞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處。空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雞鳴。有省。詣師求證。師反覆徵詰。後付衣拂。復示偈曰。非法非非。

續指錄卷十四

淨慧系 東塔曉

四

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寶芳進嗣

嘉興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張氏子。年十八。猛省出家。父母難之。至二十一歲。授天寧為行者。祝髮參吉庵。庵門庭孤峻。師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徹。庵印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拂。機用莫能湊泊。嘉靖初。住金陵安隱。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關泥牛。水底眠僧。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精嚴晚參。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播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

眾還問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即今鼓絕鐘消。聞底事作麼生。試道看。

卓拄杖。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陸五

臺居士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麼畫。

士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士曰。現有六十四卦。

何得無言。師曰。莫著文字。士曰。請和尚離文字。發一

爻看。師召居士。士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普明用拈

云。畫前畫後。論有論無。總與大易無涉。直饒一喚一

諾。交象分明。也未是。稱極則畫前原有易否。天寧

者。漢何不當頭便喚。五臺待他。應諾卻好。云。元有易

否。陸公者。裏必然別有所人。且免後來許多周遮。

玉林秀頌云。倒垣破屋。住幽林。徹後通前。不掩門。轉

北回南。接影響。可憐咫尺。隔千層。一初元頌云。義

續指錄卷十四

法舟濟

五

皇殿上。話庖氏。夫子庭前。毀仲尼。共住都因。不相識。卻教腦後。擊金椎。士又問。至人

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

體是夢。認為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繫念神識。紛飛境

界為夢。所謂夢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

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泠然。通徹

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

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

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士又問。夢裏須臾。何以

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里萬里。只在者裏。問聖

人有妄念。不師曰。無曰。既無妄念。何用兢兢業業。師

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問爲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問終日吃飯何故不曾敲著一粒米。師曰吃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士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己。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士又問地獄實有。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境。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示人偈曰。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

續指錄卷十四

法舟濟

六

來爐畔受鉗鎚。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閑花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尙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刹刹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人人心上古彌陀。末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法。不知念念是彌陀。後遷并山。晚年復退歸天寧。庚申秋示疾。或請說偈。師舉手搖曳而逝。吉庵 湖州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兒時每藉地趺坐。折草念佛。人皆爲其親。曰此兒他日必爲佛。

弟子稍長。淹通經史。年十四。從資聖堅法師受業。及染受具。矢志參學。夙夜匪懈。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庵。不契。復見法舟濟。多所啟發。偶會陽明王公於多士中。王拈袖中鎖匙。問師見麼。師曰見。王復納入袖中。曰見麼。師曰見。王曰未。師疑不決。一日聞僧舉問大顛和尚。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即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閉門五六峰。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後往結制於漏澤之雲峰。忽憶雪巖和尚。問高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便有見處。

續指錄卷十四

月泉聚

七

究未脫然。一日聞友人誦大通顯禪師碧峰寺裏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峰。纔見。便問碧峰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不。顯曰上座還見麼。師曰總見也是金屑落眼。顯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便歸方丈。次日顯上堂。舉古德曰。打破大唐國。箇箇不會佛。法底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此二語甚有諷譏。試爲酬一語看。師曰。前不搆村。後不送店。顯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顯曰有甚得力句。試舉看。師遂呈二偈。顯曰未免落人圈。禪師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禪

顯便掌曰。是落不落。師豁然大悟。平昔所蘊。皆冰釋已。而侍顯過杭。遊南屏。至宗鏡堂。顯登座曰。此處正好說法。師曰。說法已竟。顯便下座。顧師問曰。何者是我所說底法。師曰。劍去久矣。顯頷之。遂蒙印可。後歸隱天池。衲子曰。臻遂成叢席。示眾。至道無爲。非有爲。無以造其深。絕學無學。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故雪山苦行六年。少林壁觀九載。以至斷臂求法。腰石負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者。皆參禪學道之榜。

續指錄卷十四

月泉

八

樣也。奈茲禪林秋暮。法道荒涼。逐妄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便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唐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轉無據。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於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真。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在。僧問金龜。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金鳳銜華呈瑞彩。錦鶯翻調奏新簧。曰。周行指顧示真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

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頂門。俯應羣機。萬象森羅。咸稽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僧曰。恁麼則。皆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神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疏親。便下座。陸五臺居士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卽今總在什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箇。士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卽蹉過也。士又指石問曰。無情說法。只如者箇。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箇作什麼。士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師於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天通顯嗣

續指錄卷十四

月泉

九

建寧雙峰古音淨琴禪師。本郡建陽蔡氏子。自幼卓犖。不羈。每嘆曰。世間有求皆苦。不如早覓箇出身處。年二十五。從東峰祝髮。初見大闡。無所啟發。次謁性空關主。一日見座下尊宿。靜晃。閱古梅語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箇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逼自拶。不肯求人說破。不肯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

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迫勒將去年深月久。忽然心華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即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雞鳴灘。忽然大悟。泊見壽堂。鍼芥相投。即承記荊歸隱雙峰。正德壬申。遷瑞巖。示眾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下得忘失。凡靜中所見。善惡境緣。皆由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靜境。致見種種

續指錄卷十四

古音華

十

境界。若是正因。衲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來抖擻精神。摩娑兩眼。敲定牙關。捏緊拳頭。專心正念。切切惺惺。疑來疑去。到水窮山盡時節。忽然疑團迸散。頓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外得。到者箇時節。纔名入門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一法不明。直須辨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至於一切智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珍重

壽堂
松嗣

杭州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從天目平

舒獲間心。要後遊金陵。聞僧誦丹霞禪師上堂語。遂大徹。時伏牛空幻覺禪師寓廣德。師往謁。呈所見。即蒙印可。後往徑山。一日辭眾。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書畢而逝。金臺
覺嗣

曹洞宗

西京嵩山萬壽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垣曲人。族姓王。從重興院無相法師。雜染久而參方。謁凝然改禪師於嵩山。求示心要。改曰。你向達摩未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無以對。心甚疑之。一日觀秦封槐。豁然契悟。徑往丈室。擬舉似問。改遽謂之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

續指錄卷十四

萬松林
萬壽斌

十一

改曰。喝作麼師。曰。和尚何以賤誣人。然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闕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然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荆棘林中。重加陷阱。然曰。石頭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然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然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躬矣。景泰四年。主祖庭。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烏龜向火。愚卷五云。料掉沒交涉。裏明得方許。你會空劫已前底事。如或不明。且看烏龜向火。龍唐柱云。恁麼舉揚。還當得空劫已前事。麼天色稍晚各。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雞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抱著石烏龜。曰。

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遍天曰如何是兼
中至師曰公孫舞劍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
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既蒙師指示少林直指事
如何師曰沙裏無油麥中有麪僧問如何是君師
曰誰能窺測九重深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山河點
墨痕曰如何是君向臣師曰寶殿光含萬化新曰如
何是臣奉君師曰玉階仙仗龍顏近曰如何是君臣
道合師曰端拱無爲天下平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闍黎珍重始得僧禮拜師微笑曰山僧今日不著
便下座景泰壬申師示寂塔於少林之西塢凝然改廟

續指月錄卷十四

萬壽城

三

續指月錄卷十四終

續指月錄卷十五

六祖下三十一世

臨濟宗

隨州龍泉無聞絕學正聰禪師邵武光澤人族姓奚母
吳氏髫年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
衲詰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
得成佛道其意云何師依文答之宿譏訶而去師從
此激勵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
悟遂往見天琦瑞和尚纔禮拜瑞便打師曰某甲適
來草草觸忤和尙瑞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

續指月錄卷十五

龍泉聰

一

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瑞曰在
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
師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高突
太行栽瑞頷之遂蒙印可住後上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
山僧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僧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
何師曰喪卻了也笑巖實拈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頰曰古雲峰頂人難覩偶被風吹
映夕霞百鳥未歸天已晚夜深依舊蘆花○石車
乘拈云聽和尚雖則不負來緣和盤托出奈者僧依
語生解若問山僧如何是本來面目劈脊便打待者
僧云恁麼去時如何復打云十萬八千且道與古人

相去多少
試簡點看

僧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

僧無語笑巖實什僧作禮云盡界普瞻師一日忽遁去不知所之

門人蹤跡久而不得越二年師復歸山七月朔夕師謂眾曰因心不了又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偈畢以拄杖擲地跌坐而逝天琦瑞嗣

沔州古巖濟禪師中年目盲僧笑巖寶參師問何處所來寶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麼巖曰好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

續指月錄卷十五

沔州濟

二

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與麼則不出常情巖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骨只是太朴無博學巖曰和尚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麼則一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他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尚若無眼爭見得無無博學師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宜深根固蒂廣作利益非汝

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巖拜謝而去天琦瑞嗣

伏牛際庵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嬰疾苦甬數歲父母慮其不育命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

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迹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

一風後往謁天琦瑞和尚途中遇天真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琦問你三人一路麼師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琦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琦曰未

在更道師便喝琦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麼師無語而出自後數呈伎倆琦皆不諾一日侍琦於承天琦問曰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蹟處莫藏身你作麼生

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琦爲助喜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

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金機舉拂子還有明

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麼便下座僧笑巖寶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寶曰

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寶便禮拜復敘問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寶便喝少頃師

又問曰我那老兄別來四十年未知今日鼻孔如何寶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

寶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寶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祕密句曾向上座道麼寶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寶

續指月錄卷十五

大林實

三

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寶便喝，拂袖而出。天琦瑞關已上三人

襄陽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叩淨庵，默契庵付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僧笑巖賈

同爽庵參謁，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

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寶曰：某恨晚進，多無恆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為，無事爾

等特來，反無事生事。少間辭不獲已，方少允曰：與麼則粥飯自辦始得。師方便莫測，最惡時機，不諳誠

續指月錄卷十五 大覺圓 四

者。一日室中以數則因緣問寶，皆許可。乃曰：老僧以

一則爛熟底因緣問你。昔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師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

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什麼？寶擬進語，師遽以手掩其口曰：止。猶更挂唇齒在。寶乃釋然曰：可

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

得未得。師稱賞之曰：奇哉！斯人是從上果地中語也。寶侍四閱月，師一日無病而終。預前呼寶敘平生為

僧始末畢，乃曰：今作沙門者，皆是波旬之徒。如來之

仇讐。何止虎皮羊質而然也。重囑寶曰：當念從上付囑之重，子切勿易為人師。他日法門莫大之幸，不在吾多囑也。語畢，正午瞑然而逝。茶毘建塔畢，寶乃辭

行天池素詞

嘉興無趣如空禪師。本郡施氏子。幼慕宗乘，畱心體究。

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曉和尚，徹法源底。嘗掩關禪定，一日啟關，示眾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

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元宵示眾，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知歸室利，謾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

續指月錄卷十五 無差空 五

虛空口。若也未嘗，然再看鼇山顛倒走。參小參，眾

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示眾舉脩多羅教曰：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

燒須彌山。師曰：我且問你諸人，如來境界，既是測度不得，底畢竟如何？煞喝一喝，還見教意麼？便下座

示眾云：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雲天空闊雁行斜。除夕示眾時窮，何

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並無一物應箇時節，因緣拈拄杖

只有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

涉蔓相牽擲下拄杖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
新年。示眾佛是眾生屋裏了事人眾生是佛屋裏
不了事漢若要一樣但佛與眾生一時放卻則無了
無不了卓拄杖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端陽示眾佳節端陽何曾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
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因
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
手拈來無不是藥豎拂子大眾且道此藥治甚麼病
擊拂子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喫一帖。示眾豁
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

續指錄卷十五

無遮空

六

師一夕湖邊步月適遇一僧師曰明月與清風水天
同一色人人在箇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草驚蛇作
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僧曰看腳下師大笑曰將謂
胡鬚赤更有赤鬚胡。萬歷己卯仲冬師謂門人性
沖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行矣子宜知庚辰八月
十六日沖以前期而至師示微疾集眾說偈曰生來
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
橋隨眾阿呵呵明月清風吟弄佛日方曰皮囊既付
丙丁白骨交歸斷橋
畢竟將甚麼吟風甚麼弄月良久云
爲見煙霞生背面因知星月繞簷楹。一語畢端坐而
逝世壽九十。野翁
曉剛

隨州七尖大休宗隆禪師青州益都賈氏子依郡之石
佛薙髮寓成都北寺爲典座出街挑水忽然有省作
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
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
盤桓針芥相投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
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出住隨州七尖峰垂三
關語以示學者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
峰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
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盡大地是箇火
坑燒卻了也唯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

續指錄卷十五

大休隆

七

師在茄園架瓜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指茄曰黃
瓜茄子僧不契再問師曰莫勞叨黃瓜茄子僧終不
契下山別參一尊宿宿曰你在何處來僧曰七尖峰
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語尊宿合掌曰真大慈
悲。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集眾書偈曰三際
握來一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
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石門
海嗣
嘉興胥山雲谷法會禪師本郡嘉善懷氏子九歲芟染
於大雲寺出家習瑜伽教年十七潛投天寧時法舟
濟禪師方閉關屢策發之一日問師曰圓覺經云四

大分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師聞之。猛省。卻立巷側。至四更不動。濟呼與語。未契。未幾。被本寺追回鎖禁。越二年復出。至陽羨見古林。教參一歸。何處續入吉庵。會下庵問曰。汝參話頭時。絲毫無不問。否。師曰。不能。曰。如此。卻是虛播光陰。師曰。雜念漸消。本念漸熟。或非虛度。庵曰。有消有長。盡屬代謝。非究竟法。如河法師補讀高僧傳云。師年二十。受具。修天台。小止觀。住郡之天寧。問所修何時。於法舟濟。公公曰。夫學以悟心為主。止觀之要。不離身心氣息。何能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矣。因示以旨要。師力究之一日。受食。食盡而不知碗。忽墮地。猛師遊留都。止天界毘盧閣。閉關時。覺胸中有月照寒潭之狀。越三載。報恩。

續指錄卷十五

雲谷會

八

諸老迎於三藏殿。朝孟暮榻。蕭然適也。自謂足矣。偶有道者。被褐訪之。師因呈所見。道者訶曰。脫得見盡。一切皆是平常。汝所得。自以為極玄極妙。不知皆是鬼窟中作活計。師擬進語者。厲聲喝曰。汝道平常。是甚麼。玄妙是甚麼。不告姓名。拂衣而去。師因大省。二十年所得。消釋都盡。又三年。北遊燕與徧融。白雲相切磋。回南都。五臺陸公等。送住棲霞。結庵於天開巖。大洲趙公至棲霞。聽法師講楞嚴。自謂洞悉關竅。及入庵見師。恍然喪其所得。問曰。師熟楞嚴耶。師曰。不會。趙嘆曰。真楞嚴矣。念菴羅公荆川唐公。慕謁。

羅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我者裏無此。贊臨別語。羅曰。性海非遙。法流常注。纔有擬議。便隔萬山。荆川踊躍稱快。師曰。公勿便快活。茲事取不得。捨不得。若謂面前皆是。即執妄為真。若欲向上尋求。又是撥波覓水。唐拜之曰。不至棲霞。幾虛此生。復遊吳了。凡袁公訪師。師示以宗旨。袁聞之。灑然。補續高僧傳云。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對坐之晝夜。不瞑目。師問曰。公何無妄念。公曰。我推我命。無科第子嗣。分故安。心。委命無他。妄想耳。師曰。我將以公為豪傑。乃一凡夫耳。聖人云。命由自作。福由己求。造化豈能拘人耶。乃委示以改過積德。唯心立命之旨。師復遊金臺。公依教奉行。竟登進士。有子嗣焉。師復遊金臺。旋歸棲霞。僧多潛奔之。袁復訪師。師問汝來作麼。

續指錄卷十五

雲谷會

九

曰。專求佛。師曰。丹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有所馳求。盡屬妄想。袁曰。我本是佛。求即無求。師搖首曰。未。在袁曰。長安無別路。曰。然則任汝胡行。曰。終不向師覓路。師曰。究竟如何。曰。棲霞嶺上草青青。師休去。明年。了凡邀師歸嘉善之大雲。建立禪廡。禪道為之中興。慈山清禪師為沙彌時。侍師彌謹。一日。講曰。說禪。乃為某甲。壽不長。奈何。師曰。壽夭。乃生死法。參禪。乃為某乙。法若一念不生。則思神。觀不被造化。何能拘之。耶。第患不明。道眼耳清。將北行。師言。誠之曰。古人行。廡單為。提明己躬。下事。爾當思。他日。何以見父母。師友。同平。泉陸公。思。菴。徐公。謁。師。叩。華。嚴。宗。旨。師。發。揮。法。界。圓。融。之。妙。皆。嘆。未。曾。有。禪。道。草。昧。於。時。復。有。起。色。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

起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龜作鼈 萬歷
戊辰冬主三陳菴禪會乙亥正月三日起行香徧閱
僧房告眾曰此地清淨吾可觀化明日遂端坐而逝
世壽七十五塔於大雲之右天寧濟嗣

嘉興精嚴東裕方澤禪師郡之嘉善人族姓任首謁法
舟濟禪師於天寧一日室中舉龍潭見天皇公案至
何處不指示心要言下有省行蒙印可解制兼拂佛
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作麼生結雖
未嘗有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囊藏又作麼生解
故知百丈大師曲引初機為此方便誑說之辭其實

續指錄卷十五 東裕澤

十一

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箇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
向百丈大師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
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大師解不得處一解
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狼八藉鼠身無地卻甚奇特
諸上座彼既丈夫我能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吽

天寧濟嗣
已上二人

浮峰普恩上座山陰金氏子十歲出家至年十九忽念
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悲叩無際首座示以心
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契入有偈曰返本
還源便到家亦無玄妙可稱誇湛然一片真如性迷

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濟於天寧呈所見舟可之
又謁萬松休於烏石峰松問何來師曰天寧松曰有
何言句師舉前話松曰不是不是師曰天寧道是和
尚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不是師疑不決

後參玉芝聚禪師復舉前話聚曰是與不是未出常
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聚與一掌
師當下豁然平昔礙膺一時融釋聚曰汝既如是當
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學支流辨濁清是非盡處出
常情鐵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天池聚嗣
建寧斗峰天真道覺禪師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法歸

續指錄卷十五 浮上座斗峰覺

十一

一歸何處話久而有省占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
無位真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
母往見古音求證音稱賞之雙峰琴嗣

曹洞宗

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雒陽許氏子禮福先茆峰剃
落初參龍潭順超化宗入室請益稍有契入後參俱
空斌禪師斌問子參何人來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
斌曰因甚一花開五葉師曰沒孔鐵錘百雜碎斌曰
掠虛頭作麼師曰某甲祇見盡天下祇解掠實無一
人能掠虛者斌曰不打自招也師曰老和尚慣用底

不妨勸破杖人盛云龍潭未見龍超化卻將化空裏
無掠虛不打自招笑殺渠慣用老人今勘破何妨收
拾者蠻驢末後關還透過百丈甘為野狐九峰不肯
首座果能平地生
波許你家中穩坐
斌以縣密間奧重加煅煉偶檢

傳燈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
密契五位奧旨遂承印記隱於郊鄆定國寺示眾
佛祖宗乘本無言說但此段家風非從外得須七處
徵心八還辨見方得到家穩當不涉程途汝知九峰
不肯首座百丈墮在狐窩足見得人為難而得理為
尤難如上多方切須珍重成化十九年壬寅六月示
寂塔於少室萬壽

續指月錄卷十五

續指月錄卷十五

無方從

十三

續指月錄卷十六

六祖下三十二世

臨濟宗

北京柳巷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之世族也父吳門
母丁氏早失恃怙弱冠偶之講席聽華嚴大疏至十
地品云世尊因中曾作金轉輪王時有乞者來化國
城妻子頭目手足內外布施王作念言我今若不施
與向後百年一旦空廢全無少益反招慳吝過失不
若施與空我所有益我功德師聞之不覺身心廓然
嘆曰古今同一幻夢中遂決志出家纏絆歲餘就於

續指月錄卷十六

笑巖

一

本境廣惠禪林禮大寂能公披緇祝髮明年受具朝
參夕叩雖深信知有不肯自休務期親證徧謁大川
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宿後至關子嶺參無聞聰和尚
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聰乃厲聲
曰十聖三賢汝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
十數轉語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一日攜籃到澗
邊洗菜一莖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忽有省提籃喜
躍而歸聰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籃菜聰曰何不
別道師曰請和尚別問來至晚入室聰舉玄沙敢保
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聰曰者則公案不得草

草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諸尊。皆器重之。後上關子嶺。再參聰和尚。一日雨寒。聰命烘爐。乃問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曰。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麼。曰。某亦不見。曰。子何亦不見。曰。若見則非真父母。聰曰。善哉。師遂呈一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聰閱之甚喜。曰。如是如是。只此一偈。堪紹吾宗。卽說偈曰。汝心卽我心。我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

續指錄卷十六

笑巖實

二

佛心非我心。木陳忞頌云。水裏拾來火裏燒。出頭天是一豪。牧雲門頌云。千山歷盡草鞋穿。任運騰騰度好年。平實商量田地穩。靈山慧命一絲懸。若菴問頌云。一莖茶葉忽隨流。喜躍歸來盡底。復曰。佛酬父母偏身紅爛地。瞎驢端許振宗猷。如轉輪王佛法如王命。佛子豎法幢。能令邪作正。囑曰。汝諦受持。遇緣熟者。智愚皆度。續佛慧命。須待其人。師蒙記。煎復侍聰年餘。乃禮辭去。後底金陵寓靜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復還金臺。初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刹。端陽上堂。舉大慧和尚上堂曰。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搥胸叫冤苦。師曰。大慧老漢。大似少箇

禁方。向青天白日。見神見鬼。笑巖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箇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驀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具有。爲甚麼只少者一箇。忽有箇見義勇爲底。憤憤地向前道。和尚且莫壓良爲賤。若論者一箇。敢道人人不欠分毫。放下拄杖曰。汝死不知。何妨。矢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上堂。男兒固奮沖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鬪體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上堂。舉南嶽讓和尚。一日問眾曰。道一爲人說法也。

續指錄卷十六

笑巖實

三

未曰。已爲眾說法了也。尚曰。總未見人通箇消息來。乃密遣一僧去探。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麼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從何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尚深肯之。師曰。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在者裏討什麼。盃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鬪體面。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漢藏拈云。俊則大然。俊未免著忙。在頌曰。不須賓主會來親。占得神機絕。絕法人。雪夜梅花。須看早滿園。香草

未知
新 僧問一言道盡更不容其言時如何師云武

陵谿畔杜鵑語十里桃花血滿紅遠巷禮頌云武陵

千言無別聲回首若知歸去好天涯遊子盡回萬語

旅巷月頌云誰家桃李關芳妍杜宇聲聲喚客還曾

踏武陵谿畔路洞中春色與人開天岸昇頌云辭

窮理盡舌頭乾海底珊瑚撐著月杜鵑聲裏落花紅

多少阿師 上堂趣庭露溼階苔滑行道藤牽山徑

迷禪者多詢真祖意夜來攜履獨歸西拈杖指云看

看看祖師又越山門而來也喚行童與我即便逐出

良久云是你諸人分上著這等閒家具不得 僧問

如何是和尙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云會

麼僧云某甲已識和尙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

續指錄卷十六 笑巖實 四

娘禮佛求箇什麼僧無對師乃打出石車乘拈云僧

懸彼此分明誰知末後一撈如墮萬仞深坑至今起

不得召大眾云還救得麼莫道賊過張弓好 雪巖

持云黃四娘禮佛畢竟求箇甚麼乃呼一 僧參問

聲曰空中鳥跡原無見葉上風聲若有聞 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尙

伏請判斷時門外忽聞犬吠師遽顧侍者看是什麼

客來侍者出問話僧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

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 僧問如何是三昧師曰死人

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 一僧請

益金剛經為人輕賤話師曰汝有疑否僧曰有疑師

曰有疑則為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沈吟師曰

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把你不會底來看僧曰不會

教某甲把出箇什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歡

喜禮謝而去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

機師曰總落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

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箇什麼師曰灼然畢竟

得箇什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文錢一箇

大燒餅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喫在肚裏了當

下欣欣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你無一文錢也

只甘受餓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雲門胡餅金

續指錄卷十六 笑巖實 五

牛飯空腹而來滿腹歸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僧曰與麼

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曾飽食廬陵米

徒把蒲團認作天 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為一大

事因緣請問和尙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

屙屎放尿僧不肯不禮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

佛出於世唯為大因緣屙屎並放尿飢餐困打眠目

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玄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

慚惶作禮而去 一日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

松脩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家風師曰茂松

脩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
有士人問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
出廣長舌相作證今吾師說偈有何殊證師曰居士
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為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
犬後巷罵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了師曰論年不
見箇董腥作麼不槁瘦了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
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屢舉趙州和尚
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
明須到師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
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舉世尊拈華

續脩錄卷十六

笑巖贊

六

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山無處尋石火
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舉經題卅字頌曰
黑白未分已墮徧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
聖鼻孔撩天總被穿示座主偈曰荷鋤到處賣工
夫三兩文錢足可圖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
荒蕪示僧法中幽趣眼中賢向上玄機境上塵黑
漆桶邊篋子斷太平國內自由人靜坐寒巖此病難
男兒爭肯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合法界
寬師嘗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
法世法之名迥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麼生道又曰

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為建立不犯化門
道將一句來又曰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
名言強立總拈過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
又曰尋常問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
箇如何是汝本有底佛性為甚麼卻反眼豎口啞
又曰既為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一箇佛字最不喜聞
師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曆辛巳正月十六日
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無聞聰嗣

臺山龍樹寶應禪師一日晨興觀明星有省述偈曰日
出東山月沈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天琦瑞下大川洪嗣

續脩錄卷十六

龍海應 五臺峰

七

臺山楚峰和尚獨居祕魔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
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豁然大悟占偈曰眼
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照四洲觸處現成人不委
幾回春去又逢秋大川洪嗣

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腳下曰如何行履師
曰躡直去大川洪嗣
已上三人

蘇州車溪無幻古湛性冲禪師秀水張氏子初以俗相
謁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苴染趣一日問師曰
徑山頌三玄三要曰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
遮護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為法你道取那一句

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為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為汝一人即得爭奈大眾何師曰取即不辭孤負先聖我後人趣曰如是如是師往徑山結茅集無恙語錄一日歸觀趣曰一向作得些什麼事師曰某甲買得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命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是我底你底響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尚不少趣點首金明進云我若作敬畏待云請和尚命押便乃垂下一足他更如何但云念子

續背卷十六

五和尚 車溪沖

八

還來且坐喫茶不特不負來機要且主賓有禮若作徑山待云者箇是我底你底響還好與一掌何故大丈夫捋虎鬚未為分外古林如云我若作徑山待道者箇是我底你底響便與作禮云今日念和尚老大天峰性頌云相逢各自展家風祖業兒孫用不窮大海無涯態躍鯉長空萬里縱飛鴻住後示眾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昨宵時雨滴空階一片綠苔俱打溼示眾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按下雲頭別通消息同生同死風行草偃且道把住為人好放行為人好乾坤一合地胡餅日月兩輪天氣毯示眾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魯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祕魔走到便擊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鱸西院鐮刀渾如

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為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浴佛上堂毘藍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清大眾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百草頭邊師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然天真佛師曰與我般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曰

續背卷十六

車溪沖

九

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介菴進頌云大富須還長者家天然隨處有生涯可憐不識囊中寶錯過真金在赤沙牧公謙頌云腳下魚行總不知因憐鷓鴣亦何疑幾多負義忘恩者徒有雙雙僧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篾縛兩道眉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曰請和尚尊重師便低頭休去示念佛偈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即靈念到公私俱不現唯心唯佛更何論念佛休論閒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刹刹塵塵是淨邦真心念佛錦添華功德難量等海沙大處顯然全

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火爆傷團圍無縫罅。絲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刹土中。示人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既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為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實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歌。即心即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真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師菴居二十餘載。萬歷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車溪。辛亥冬示寂。茶毘塔於徑山。無趣空嗣

續指月錄卷十六

東溪沖 古卓處

十

嘉興祇園古卓性虛禪師。繫籍儒門。潛心釋典。屢困場屋。遂禮無趣祝髮。力參數載。見紅日觸身。有省。四方來者。多就師諮決。許司馬以名刹相延。師力辭之。萬歷乙卯九月晦日。謂眾曰。我將行矣。乃說偈曰。好去了。好去了。無生路上人知少。他年再有相逢日。大眾修行須及早。呵呵。寂然而逝。無趣空嗣

曹洞宗

嵩山萬壽月舟文載禪師。別號虛白。北畿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祖才。從太宗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父清。早無子。嘗禮廣濟白菴空禪師受戒。發願曰。若

生子。必命出家。一夜清夢。老僧入室。而師生童時。或結草為菴。或聚沙為塔。或塑泥為像。撮土為香。採花為供。戲作種種佛事。人皆異之。九歲入鄉較。讀書輒了了。年十三。父以夙願語之。師欣然。遂禮白菴落髮。年二十。詣杭納具。北遊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牆者。久之忽省。乃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妙。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遂幡然出關。參無方。從問曰。某閱評唱。有言前露刃句。裏藏鋒之妙。而大慧要劈碧巖之板。其過安在。方曰。祇這一片嵩山影石。老僧久欲

續指月錄卷十六

月舟載

十一

推倒爭柰病久無力。子試為推。師擬議。方曰。推不倒。在。及親炙一年許。每呈語。方曰。驢年去。忽一日。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此豈不是大龍底轉身句。方乃笑曰。這漢桶底脫也。百愚斯頌云。春雨山花爛錦。秋風落葉飛金。夜靜幽人得意。猿啼旅客傷心。噴等閒若不登高望。爭見東流海濼深。位中符頌云。跳出葛藤窠。窟裏玉線金針定。文理門外。利竿拈起。時三十六峰齊立起。正德改元。主少林。示眾。達摩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於單絲。汝等諸人。趁色力康健。打辦箇事。直須努力。莫閑過日。師住祖席。一十六載。後退老於三十六峰之雲山深處。嘉靖甲申。師示寂。塔於

少室祖坐送葬之日。伊鄭徽三府。積香如薪。四眾雲擁。霞光萬丈。觀者歎未曾有。無方從嗣

續指月錄卷十六

續指月錄卷十六

月舟載

十一

續指月錄卷十七

六祖下三十三世

臨濟宗

宜興龍池。幻有正傳禪師。初號一心。溧陽李氏子。師自述云

兒時體肥。性好捕魚。羅雀靡所不為。八歲就鄉塾。十

二三肌腴骨立。遂廢業。偶為母看誦香山卷偈語。乃

知發念持齋。十六歲。父母強與婚合。未幾琴瑟不調。

發心出家。又二年。病不戢。出家意始決。黎明起焚香。

默對觀音像。前誓曰。某若再近女身。此身當若何若

何。其夜即逝去。後婦將產。父命使徧覓。終弗獲。一日

續指月錄卷十七

幻有傳

一

值父於途次。強歸不就。仍以母疾篤。候侍歸。又一年。既歿。喪殯。乃辭父長往。入荆谿顯親寺禮樂庵。師薙染。示看父母未生前話。密自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爆發聲。有省。舉似庵庵領之。後庵遷化。師直造神京。謁笑巖寶和尚。於觀音庵。寶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寶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寶曰。若果識得心地。那更有工夫印證耶。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過寶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寶驚。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

斷懺懺而出。通夕不寐。翌日實出方丈。見師猶佇立。

簷下。暮喚上座。師回顧寶翹一足。作脩羅障日月勢。

師不覺脫然悟旨。牧雲門頌云。兩片唇皮正合。開死

翹作脩羅也。怪哉。若菴問頌云。夜靜燈花。乍一聲

瑤殿上露。全身巨靈。分破華山。色赤脚波斯。絕路

行。晦山頌頌云。閃電為人機。自別晴空。霹靂

太孤危。回頭獨睹。頂門眼。金鎖玄關。當下灰。師

後辭行。寶乃書曹溪正派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

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出住臺山祕魔巖寺。居十有三

載。入京師。寓普照。後住龍池。上堂。無上法王。有大

陀羅尼門。名為圓覺。鸞豎拂子曰。會麼。鷓子已飛天

外。去歇翁猶向月邊尋。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

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佛誕上堂。今晨四

月八日。是我釋迦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

量起來。二千五百餘年已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

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

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

還知得我釋迦如來。腳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

迦如來頂相麼。良久曰。舉手扳南斗。回身倚北辰。出

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鸞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

擲拂子。便下座。上堂。老僧者裏。不問你久參。晚進

貴要。正知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大抵不落斷

續指月錄卷十七

幻有傳

二

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麼商量。若有僧問。作麼生

是正知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腳下。良久。喝一喝。下

座。萬歷甲申。師講演法華於祕魔巖寺。時有萬融

首座。病目初愈。仍來座下。展本聽經。師方陞座。見之

言曰。且喜萬融首座。病眼重開。幻人有賴。彼悚身起

立云。不敢。師曰。且問汝。即今目前所觀境界。與向未

病眼時。同耶。異耶。對曰。無異。師曰。然。正古人所謂三

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乎中間。有箇入處。則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老僧今日。休歇得。見山依

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是也。師乃說經。上堂。師云。

鄙人將謂。今時佛法。門頭。沒有可商量人。仔細檢點。

也。有一箇半箇。有僧出問。誰是一箇。師曰。即今如鬧

市街頭。十字路邊。盤膝坐地。哇哇叫化。錢者是。又問

誰是半箇。曰。即今認住。客塵煩惱。確定以為主宰者

是。或曰。若說佛法。原不曾許汝。有商量處。烏用汝顛

言倒語。有許多饒舌。師曰。我不怪你。雖然說得。儘是

你儘做得。箇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

頭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頭鵝頭。鴨頭。既

到汝案頭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汝把

箇死猫兒頭。便不能破除得。打發不開去。於此打發

續指月錄卷十七

幻有傳

三

得開去。纔是好膾子手也。或曰：將那死貓兒頭來著。師乃笑曰：果然不識有人於斯。一似箇無尾巴底大蟲。且道順毛還勒得伊麼？有人於斯。一似箇生鐵搨子。有力者還拗得折伊麼？果乃順勒伊不得。拗折伊不得。只是有一人搖頭不肯。何也？第恐將箇臭鶻突布衫做了貼體衣。至死不肯脫。總有青州布衫堆滿世界也沒用處。况今時善知識都只要抱不哭底孩兒。不敢觸著伊。動著伊。只怕退了伊底道心。又恐斷絕往來了。不唯不我供養。反被伊生謗毀。作禍害。便不奈何。若是拚捨性命。善知識則不然。饒他是生鐵。

續指錄卷十七

幻有傳

四

搨子。須要誘引伊一舉。舉到那半天裏。沒割殺處了。始撒手。待伊自放下來。務要跌折了他底。又饒他是箇無尾巴大蟲。先須掘箇坑子。隱覆卻。候待伊來陷入內。務要使伊跳不出去。直待伊計窮力盡時。且問他。你還要活麼？待伊領首時。更曰：且緩緩。直須教伊命根斷如死灰了。這臭鶻突布衫。方得卸下。始可謂我救得這死漢了也。不然。這畜生還蹉跳在。雖然說得也好。只可惜今時末法世中。無這等一箇知識正所謂賢聖隱伏。遇而不遇也。怪伊說不得。呵呵。李孟曰：大夫問老師。修行多少年。方纔得悟。師云：貧道修

行未久。亦無悟處。雖然貧道自持齋出家學道以來。不過四十餘年。前二十年止入得箇信位。於晝夜十二時中。猶不知其飢飽。雖寒暑亦莫辨。後二十年但醒得一一病痛。不從外入。俱是自己心中所發。近日又增得箇歡喜處。始知得人人肚飢。都只是要飯喫。然又恰如人從半夜睡醒了。只顧東摸西摸。信手摸著了自己底鼻孔。不覺失聲。呵呵一笑。有客問某等修行當何用工。師提數珠曰：會麼？客曰：會得。師反詰曰：汝作麼生會？客曰：若恁掐著數珠念佛。有什麼不會？師曰：未也。客去。若更有別說。某便不會矣。師舉

續指錄卷十七

幻有傳

五

數珠掐曰：但恁麼一粒一粒撥過去。又有客如前問。師反詰曰：汝擬修行。圖箇什麼？客云：冀會道耳。師曰：果欲會道。直須放下。只要會道底念頭。便是真用工處。若此用工。自當會道。客云：柰要會道這一念放不下。何？師曰：去。汝正開在。屢有客問道於師。師或答。或不答。問嘗聞有如來禪。有祖師禪。作麼生甄別？師舒手。班指數曰：余今年五十六歲矣。客曰：老師耳背。那傍有僧走過。師募扯住。問今日是八月十五否？僧答云：今日是十四。明日是也。師撒手對客云：唯這僧記得端的。又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忽云：好

打好打客作色曰何只言好打耶師豎起拳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客揖之而去客有再扣之畢竟何以爲道也師乃從容諭之曰道無方所無有形名指點伊不得取舍伊不得是非伊不得向背伊不得有無伊不得增減伊不得揀擇伊不得動靜伊不得好惡伊不得逆順伊不得可否伊不得進退伊不得語默伊不得思議伊不得垢淨伊不得依倚伊不得營爲伊不得對待伊不得偏黨伊不得閒忙伊不得前後伊不得難易伊不得始終伊不得人我伊不得親疏伊不得損益伊不得寤寐伊不得異同伊不得男女

續指掌卷十七

幻有傳

六

伊不得老少伊不得得失伊不得新故伊不得迷悟伊不得固必伊不得高低伊不得貴賤伊不得果如是信得會得則無往而非道也客又曰然則某意念不動時還是道否師驀以手插向腰間摸得箇蟲子擲向地云阿啞阿啞跌殺我耶跌殺我耶便休有客問西來大意師指古鏡云是這箇客曰柰某不會何師云爲汝未曾用工磨得客曰某作麼生用工即得師云即目前古鏡響復急索曰還我西來大意來客省曰我會也我會也師云會即不無試說來客乃指古鏡曰某既會矣奚又止在是師頷之僧問九

峰不肯首座因緣師舉拳示之曰爲伊不識這箇僧云識得後如何師云石霜住持有分僧又曰聞毘陵孫太史亦曾問此未知如何答伊師曰山僧但答爲伊道眼未明耳僧云卽如道眼明後又作麼生師云則不見有休去歇去在僧再擬開口師叱曰去汝不會我語李長庚居士敘師語錄後畧云余一日別師師問余云有何疑否余舉九峯不肯首座因緣問畢竟明何事師豎起拳頭余擬議師曰公不要開口且細參去越數年師歸荆谿余再請益師曰向年舉的公案記得否余曰和尙今日拳頭在那裏師厲聲曰沒有余曰和尙拳頭失卻鼻孔原止半邊師遂變色轉向面壁余卽出至階下聞師厲聲曰這箇人放鬆了不奈他何且拿住索套兒不由他三年五年不來尋我余曰和尙大機大用只怕我承受不來無何余轉外籬迄今爲後序已越三十年矣當日三

續指掌卷十七

幻有傳

七

年五年之語大負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不覺泣下云云曰屋北鹿獨宿僧曰不會師曰溪西鷄齊啼夾山臻答話雖則一推兩當未免令者僧分西者北不肖孫則不然今日或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向道面臨江水關早晚看行舟更日不僧問如何是奇向道兩岸蘆花裏清風引白鷗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僧曰恁麼則不奇特也師曰貓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僧曰老和尚爲甚麼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石車乘拈云門手遣者僧爭奈者僧不諳來機龍頭蛇尾若當時待他道老僧有事你且去也與震成一喝可謂知恩萬切龍門透者難金鱗擬躍點波瀾雷相送重燒尾腥血空居士訪師次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流石上斑

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無孔
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試問和尙得否師曰得士曰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士大夫從
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
語罕有契者有山居偈曰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
脚踏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
萬歷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
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眾察師意懇請遺訓師舉
所帶帽者三眾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建塔於本山
之麓笑巖實嗣

續指月錄卷十七

幻有傳 靈谷芝

八

南陽靈谷曇芝禪師參笑巖寶問古人道打破鏡來相
見既打破鏡擬向甚麼處相見寶曰慚愧殺人師忽
有省頓領厥旨遂忘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寶付
以偈曰微笑拈花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
上非非法分付賢英力荷歸笑巖寶嗣

五臺瑞峰三際廣通禪師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
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漚
澄海諸佛眾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僧無明經參問曰
某於古德機緣尙有疑處乞師指示師曰試舉看經
曰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什麼師曰向

道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又問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
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師曰大似玄沙未徹又問
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
師曰卻是婆子勘破趙州經復請師頌之師曰知是
般事便休老僧不解恁麼因卽命經呈頌經各具頌
呈答其頌臨濟曰醍醐上味出放乳滴水攪中便不
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頌靈雲曰
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
未徹一隊閑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
頌趙州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鑿縱智難

續指月錄卷十七

三際通 正宗悟
高峯傑 天常經

九

量到家不上常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師然之笑巖實嗣
鳳陽正宗悟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此宗
須信有真悟莫學諸方平實禪異日寒灰親爆出紅
爐又放一枝蓮笑巖實嗣
京兆高菴傑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世出
世間不二法都盧祇在一塵中俄然信手輕敲破三
世如來立下風笑巖實嗣
天台天常經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剝盡
乾坤無實法搜窮心佛有虛名驀然黑白都翻轉掌
上新籌獨汝贏笑巖實嗣

武林素菴智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青蓮目瞬應時節。七七雄談非犯舌。識得文言義路空。何妨塵說熾然說。笑巖實詞

嘉興天寧幻也佛慧禪師。別號懶石。會稽人。南宋史相之後也。母戴夢天台僧抵舍。孕師及娠鄰人共驚異。相見紅光蓋室如火。六歲入童子學。授經知大意。十四慕空宗。走天台。見松谷法師於華頂之勝峰寺。求度不允。乃泛海求潮音。僧度復不允。遂發憤。瘞身魚腹中。且死得救。免舟人怒之。為剪髮詣谷。谷始納為命。今名留習台教五載。一日晨課。中間豁然。不覺心

續指錄卷七

素菴智 幻也慧

十

吻俱開告谷。谷奮挺逐之。不得住。聞嘉禾有濟法舟者。走見之。會濟方屬續。於是一鉢煙村。孤筇天外。南詢北訪。參笑巖寶和尚。得受記莖。出住天寧之優曇苑。疾當世學者。走聲勢。輻煥一徵之。以枯澹數十年。門無宿客。嘗示眾曰。四大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奈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教易曉。四百四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做出家。識文達理。叫做出家。能行苦行。叫做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有人緣。叫做出家。感天

供叫做出家。緊要在著草鞋。入釋迦腹裏。屙屎放尿。跨大步。穿達摩心中。戴角披毛。枯草拈來。直得百花相鬪。鼓動含靈。喚起維摩。寂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噴鳥。唬春晝。開彌勒。華發東風。見故人。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鉢盂添柄。幾處行來。幾處險。猶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沈。空無柰。兩腳風清。大家和會。參方衲子。講席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諸人。那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焯然

續指錄卷七

幻也慧

十一

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什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晚退多寶菴。足不越閭者。復十餘載。老且耄矣。忽思天台舊隱。即日拄杖還南。嘉禾緇素。遮止天寧。崇禎戊辰八月。師示微疾。簡歷示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師笑諾。為更留三日。仍涕泣固留。不可。俗弟子聞之。趣置龕室。初五日工。適報竣。師即以是日午。跏趺榻上。而逝。僧臘七十八。世壽九十一。語音如鐘。足有輪紋。軀畫番番黃髮。齒落更生。皆其異相之著者。至若五臺。睹文殊真境。司爨感天台聖僧。靈異可徵。茲不具述云。

笑巖實嗣
已上八人

嘉興南明慧廣禪師鹽官韓氏子出家興善寺謁無幻
沖禪師示趙州無字話一日遊徑山就地拈得片紙
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釋然有省乃往見
沖遂蒙許可住徑山上堂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
先喝石巖一任踔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
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
刀有一句有活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有活人刀活人
劍俱無伶俐衲僧簡點得個儻分明許你一生參學
事畢除夕示眾云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

續傳錄卷十七

南明廣

十一

眼不完全今年年精骨獻青天顧左右曰廣上座禪
已說了汝等作麼生會良久曰參一日茶次有僧
持餅趨過師前師問云這箇餅那裏買來的僧回身
云莫道無語好師便舉手中半箇云這半箇那裏買
來的僧云這卻道不出師云情知汝道不出師在
臯亭進關時有僧問云師今進關必待徹悟而後出
關師云怎麼盡未來際出此關不得一夕下雪次
有僧推窗云滿山都是雪師云隨聲逐色漢僧云乞
師離聲色道一句師云滿山都是雪泰昌改元仲
冬二十七日奄然坐逝於祇陀庵

車溪
中嗣

曹洞宗

北京宗鏡小山宗書禪師號大章順德南和李氏子其
在童幼異於常倫與羣兒戲效作佛事十歲學儒已
通大義即掩卷嘆曰此皆世法非出世法也遂往郡
之開元雜落聞月舟禪師法席之盛入室請益密踐
八載蒙付正宗後少室疏請師嘆曰先師化後三十
餘年曹洞宗風迫乎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
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墮可須也某甲
雖慚付囑其奈付囑何遂主之時值亢旱河井乾枯
既法席敷開泉源復漲南庵依頌云地缺東南水自
寬波濤萬頃碧漫漫賺他無

續傳錄卷十七

小山書

十一

限癡男女按著泥院砌磚位中符頌云種就無
根樹影長大鵬肯逐枋榆忙養堅九萬搏風翅一旦
飛鳴天嘉靖丙寅師主宗鏡庵遊履西山至谷集
下場
山三學洞美其幽寂遂結夏焉至冬忽染病臘月十
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即日圓覺鏡
破宗正偈畢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茶
毘身骨分爲三分一分畱宗鏡起塔一分送順德祖
塋一分至少室起塔其少室謝事之日法堂中法鼓
無故墮地得疾之初秦封槐摧一大枝入寂之後其
樹無故崩倒月舟
載嗣
順德內三金山德寶禪師山東陽津人姓劉氏禮北京

海眼寺惟安老宿出家徧參天下叢林至無念禪師會下發明大事後依侍月舟載和尚久之付以衣拂出住燕南說法二十餘年後休老於表善觀音院僧問如何是如來禪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如何是祖師禪師曰象王回顧落花紅隆慶庚午師年八十五忽誠諭法嗣祖通云爲法求人寧勞毋逸日盈月昃吾將示寂乃跌坐而逝塔全身於舊隱之南崗

月舟載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十七

續指月錄卷十七

金山贊

古

續指月錄卷十八

六祖下三十四世

臨濟宗

寧波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字覺初宜興蔣氏子甫離襁褓便喜兀坐儼然若有所思者八歲無師訓知念佛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釋鋤觀之始知有宗門向上事遂決志參究一日負薪入市忽見柴堆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歲棄妻孥三十從龍池幻有傳和尚脫白二六時中一心究參除傭作雜務之外時時以己事參詢莫喻傳旨日遭詬訐至病而汗不蘇者浹旬殷勤四載始納僧服閱九載究心未證偶過銅棺山豁然大悟時傳和尚移錫燕都普照師往省覲傳曰老僧離汝三載還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汝又作麼生師曰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珍重便出晦山顯頌云進破銅棺險出頭師訪汝登周海門居

續指月錄卷十八

天童悟

一

煥然等現萬機休劈空獨握 掀天棒塗毒聲騰四百州 脫略窠臼士爲手舞足蹈館師別業晨夕諮證因晤無念有禪師於陶宗伯望齡府第大爲賞識天台有無擇者嚮師名欲以機辯相見適師路次栽松遽爾

問曰。山有獅子。特來一弄。師舉起。鏗頭便打。擇擬議。師直打趁。傳和尚再住龍池。師復往省傳問。汝到諸方。曾見甚麼人。師以脚打地。以手拍膝。傳曰。汝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一日傳上堂。舉拂問曰。諸方還有這箇麼。師震威一喝。傳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傳願師曰。更喝一喝看。師即出法堂。傳便下座。牧雲門頌曰。一番風雪一番寒。寒是長安。師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傳。即命師居西堂寮。一日搥鼓集眾上堂。付師衣拂。師辭再三。傳復命入室。囑累扶持佛法。師即

續指月錄卷十八

天童悟

二

畫圓相五位。呈傳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五位圓相。都來總與二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傳笑而頷之。遂得法。時師年四十八歲。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二月三日。傳既寂。師守龕三載畢。始應眾請。繼席龍池。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眾兄弟已備知矣。舉拂子。一塵起也。作麼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拂子。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下座。普請上堂。據眾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冀明已躬下事。不合動靜。眾兄弟。然而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百丈和尚創

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及諸尊宿。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令古風彫喪。法門澹泊。無他蓋主法者不舉之過也。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謂之大道。謂之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是畏刀避箭。躲懶偷安。不足爲伴。雖然。卻有箇驗處。且道以何爲驗。良久曰。打鼓普請看。上堂。我覺洪師弟。募萬人緣。要往臺山齋僧。今日先從家裏齋起。悟上座。無以報答。寫拈拄杖曰。不但洪師弟。設使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諸大菩薩。乃至獅象。狐狼。泥豬。疥

續指月錄卷十八

天童悟

三

狗法界有情。總到者裏。悟上座。別無供養。總與他一頓。從教。怨入骨髓。永劫不忘。擲下拄杖。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下座。上堂。六月日頭。眞箇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諸兄弟。無位眞人。徹未徹。若也徹。向無陰陽地上。豎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明日熱。如今日。下座。上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拈拄杖。擊香几一下。方便門開也。豎起拄杖。眞實相示也。諸人還委悉麼。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蹉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裏去躲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下座。通玄解制上堂八月一結制畢腰間包頭上笠通玄寺裏放門開行腳衲僧攙先出被人拶著要翻身切莫隨人穿卻鼻復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將謂忘卻東去西去亂走作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坐斷路頭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奴見婢殷勤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同坑無異土者隊老漢總被山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銷萬兩黃金不爲分外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喝一喝

續肩錄卷八

天童悟

四

下座。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要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再三思量無可計較何也雄黃燒酒固是不宜要且無箇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底平等法門正好與世移風易俗乃擎起兩拳曰只將者兩箇大糶子供養大眾一任橫敲豎敲忽然敲著自家底管取人人飽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上堂僧問如何是過去佛師曰釋迦老子曰如何是現在佛師曰大地眾生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莫妄想乃曰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只如老僧

終日趁著大眾不挑軛便搬瓦不運土便擡石見你們稍遲縮不是喊便是罵汝諸人作麼生會還知老漢爲人處麼良久曰三生六十劫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眾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跡唯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上堂師不陞座竚於座前曰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嗽吐痰於地曰眾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腳抹卻歸方丈。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卻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上堂默時說說

續肩錄卷八

天童悟

五

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怎如臨濟小厮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上堂舉拄杖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拄杖曰老僧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狸奴白牯卻知有平地昇高從空放下無眾生可度從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眾生度盡恆沙佛無眾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忽若兩頭坐斷中間撒開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麼生道披蓑側笠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冰消瓦解何故響不見道問名不如

見面既見矣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一翳在眼
空花亂墜 上堂禪不在參道不在悟直下了然超
佛越祖驀拈拄杖曰即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
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曰爲甚麼如
此撫掌曰這裏放過則不可 上堂樹彫葉落明明
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
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豎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
一喝 上堂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
然一陣涼風來箇箇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
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
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悞賺諸人
老僧不敢道破也須各自悟討箇分曉始得 上
堂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祇叫歸不耐時人猶
不省年年三月又來啼大眾還委麼自是不歸歸便
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卓拄杖一下 上堂太白山中
儘有柴一株不許眾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
人徹骨寒雖然如是祇如道三界無妄猶如火宅諸
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
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照顧眉鬚始得 一日眾請

續指錄卷十八

天童悟

六

上堂師至法堂前以手揖眾云已爲大眾上堂了也
轉身便歸方丈 二隱謚頌云八十婆娑不識羞涌身
畫閣賣風流深深揖下無人采只得
去休 一日挂牌入室有僧纔跨門卽曰不用拈
提請師便棒悟曰爲什麼誓僧無語悟便打 弘覺恣
將成九切之山尙虧一篑之土若是山僧待道爲什
麼誓但向道橫趨金殿過定惹御爐香敢保先師拈
杖子兩 僧問狹路相逢觸體粉碎當恁麼時無位
真人在何處安身立命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
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迴照去也師曰腳跟下好與
三十棒 僧問曹溪一滴直透龍池如何是直透龍
池底事師曰腳穿過觸體曰源遠流長一句作麼生
道師曰但與麼去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
餅兩頓粥曰不問這三飽師曰老僧日日奉持 法音
云一頓胡餅兩頓粥兩僧千足與萬足 僧問虛空
慇懃說向參玄者六六原來三十六 僧問虛空
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 法音溱頌云虛空破了將
你補明眼你補明眼你補明眼 師於龍池通玄金粟黃檗育玉
應能救世問苦 師於龍池通玄金粟黃檗育玉
天童凡六座道場三十餘年宗風大振座下踰三萬
指海內宿衲久已領徒匡眾者嚮師之風無不皈依
座下 崇禎辛巳國戚田公爲皇貴妃賚紫衣入山
請師陞座復得俞旨請住金陵報恩師以衰老固辭
壬午春携杖歸通玄七月三日示微疾五日手書

續指錄卷十八

天童悟

七

復護法那待御。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己不了。喫棒不了。七日晨興。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語侍僧倦甚。登寢榻少頃。方起坐。脚跌泊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七。全身龕迎。還天童塔於幻智菴。右隴語錄題請入大

藏流通。龍池傳副

常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荆谿閔氏子。自幼失怙。鬻蔬奉母。恆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弱冠聽講楞嚴。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

續指錄卷十八

磬山修

八

真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往投龍池。幻有傳和尚出家。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話。久未入。一日隨傳出窠。運磚次。同事說四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傳曰。者裏也不少。師進曰。如何是者裏。神通傳曰。快度磚來。師於言下有得。一日偶展楞嚴。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處。驀然打失本參。會傳北行。師掩關龍池。閱古人公案。復於雲門。扇子話去。不得。力究兩載。忽聞驢鳴大悟。乃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遂破關。與同參密雲悟禪師。趨京都。覲傳於普照寺。傳曰。別來三載。各

呈似看師進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傳頌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傳曰。待汝到這田地。與你道。師便喝。傳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一日傳因事穿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向師云。汝上坐。待我拜汝。為師。師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覷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傳覽畢。笑曰。此偈甚愜老僧意。即日命掌記室。久而印可。出住磬山。次遷法濟。後住報恩。上堂。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真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

續指錄卷十八

磬山修

九

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恁麼則釋迦老子。睹明星時。見箇甚麼來。者裏透得。頓越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上。一路在。驀豎拄杖曰。釋迦老子。在諸人眼睫毛上。放光動地。祇是不得動著。動著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上堂。一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眾流。尙居門外。且道誰是到家者。顧左右云。觀音菩薩。將錢買餅。放下手時。原來是饅頭。到者裏。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耳內藏得。須彌山。眼內著得。四大海。方有語話分。且道此人。渾

身在恁麼處委悉麼。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上堂拈拄杖曰。老僧有時拈拄杖子。不作拄杖子用。有時拈拄杖子。作拄杖子用。有時以拄杖子行遍四天下。擲向壁角落裏。有時拋下拄杖子。獨自打頓去。諸人者裏見得。便會得我臨濟大師的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雖然。切不得動者。動者則打你頭破腦裂。莫言不道。卓拄杖。示眾。今朝正是臘月半。大事分明須了辦。莫待臨時有屈伸。解脫門開成大患。堂中箇箇老成人。著著拈來要方便。言言見諦別祖燈。自古傳持吹毛劍。吹毛劍有何驗。富陽

續指錄卷十八

磬山修

十

拈出與人薦。薦擲拄杖曰。怕令停囚長智。示眾。靈源湛寂。智體自如。觸處洞然。隨方應用。目前無法。拈來物物全彰。箇裏無私。舉起頭頭成現。須是恁麼人行得恁麼事。且道那箇是恁麼人。禾山打鼓。雪峰敲毬。趙州喫茶。雲門餽餅。到者裏。總用不著。且道有甚長處。卓拄杖曰。偶然獨立千峰頂。閑看湖帆自往來。示眾。今時禪門大變。總是箇弄虛頭漢。教壞人家男女。不肯指點人做實地工夫。剛剛學些魔嘴說話。不顧本分中黑漆漆地。老僧者裏不比諸方。容人打口令。謂之參禪。若要在住。須將從前學來的盡情

吐卻淨淨地。本分參究。一回討箇分曉。始得若不如斯。唐喪光陰。有何利益。玉林瑋書記。二僧上方丈。瑋便擲下。而去復入。見貓在地。幾死。更與一踏。師拈拄杖。打趁瑋。轉身曰。和尚也。拈命曰。打你不知鼠。之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瑋高聲曰。說甚話。入師。師曰。與麼為甚。踏殺瑋。瑋曰。和尚。小參。舉前話曰。地獄如箭射師。乃低頭歸。方丈至。晚小參。舉前話曰。老僧到者裏。性命幾合。不存。眾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曰。問去了也。瑋云。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袖。便出。師曰。過也。出師。卓拄杖曰。雖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黑漆桶。如何是法身。師曰。爛東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三家村裏酒帘子。師風儀磊落。賦性恬退。親炙龍池。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

續指錄卷十八

磬山修

十一

辭遜。初入磬谷。值雪深五十餘日。炊煙幾絕。師於飢禽野獸中。安之晏如。獨念法門衰晚。師道陵夷。方恢濟上綱宗。大闡別傳旨趣。痛呵穿鑿。嚴辯正邪。四方嚮道之士。承風踵接。競喧宇內。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三日。示寂。塔全身於磬山之右。龍池傳嗣杭州徑山語風雪。嶠圓信禪師。寧波朱氏子。九歲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自此發心。至二十九歲出家。熱病幾死。夢神告言。明日愈也。飲冷水汗出。果瘥。即便行腳。嘗自恨云。既出家。當作何事。每日癡呆衣食多廢。隆冬骨露。遇無袴者。即解敝袴與之。

赤體七日夜冷氣攻腹痛不可忍如此兩載苦無入處或強師還俗飲酒嚼螺一月後忽空中垂金色大臂招斷鼻梁猶不悅數日後復垂大臂取喉內筋扯去數寸痛欲絕捫頸上筋結成塊上秦望訪妙

禎山主舉昔有他心通僧住山遇少林僧欲勘之

其僧早知預過溪候頃之少林僧至他心通僧問何

來答云天竺他心通僧即負過溪至急流問曰我聞

有三天竺汝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少林僧無語還負

擲溪邊謂之曰饒汝家裏死果如所言禎令坐中各

轉一語爲少林出氣各轉語竟禎叱師曰宗門中語

何得亂話師惶愧不已誓欲明此公案至五更聞報

續背錄卷十八

雪嶠信

十一

鐘即捏拄杖躍大石上高提那一竺來自此通身是箇疑情手指日輪曰午時決要明白石頭間跨上跨下狠提從前妄想俱掃只此話頭不捨猛跨上石忽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光又若山崩海裂內中所

有之物一一洞見無身相可得復喝一喝張三殺人

李四償命明日返天台求人印證擡頭見古雲門三

字乃大悟爾時發願弘雲門宗途中說句云一上天

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五百無踪影見得

他時打斷筋乃走西天目禮佛至活埋菴僧請偈有

香爐一箇折雙腳之句遂念蓮池宏大師決爲我印

證直走雲棲到時天晚次早大眾喧嚷云法堂上香

爐冷地爆碎堂頭要這僧出來懺悔封鍋不煮粥飯

師自念此識天目題香爐峰因緣乃印證我也入大

禪堂跪曰香爐是某甲打碎特爲懺悔大眾即報方

丈宏曰不是他去說與他他是客不是你打碎師

曰打碎香爐不分賓主又遣問曰打得幾塊生師曰

賊物現在旁一僧曰何不去方丈前禮拜求許開鍋

師往跪叩首數百侍者傳語云去開鍋也少頃僧又

云尚未開汝再往禮拜師復進跪叩數百頭欲破侍

者曰開也師謝而出宏命維那云新到是菩薩行人

續背錄卷十八

雪嶠信

十三

好生畱住師飯畢堂中禮九拜唱曰某甲不學好累及大眾雨淋淋地竟去後師再上雲棲問如何得成佛作祖去宏曰問道於盲師曰道豈盲耶宏曰我盲師打圓相曰總在這裏宏指圓相曰盲師曰見婦不須重下淚還他原是箇中人宏曰不是箇中人師曰卻好宏曰好好師禮拜次日呈偈宏爲逐句著語

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雲棲宏著云偶來塵世祇隨

緣宏著云解三間茅屋傍溪住宏著云溪兩扇竹窗

關月眠宏著云春色醉盡衲衣那有結宏著云怎似

養長頭髮欲成顛宏著云成自從會得吾師意宏著

胡餅裏宏云夏行冬復囑以頭陀

行住雙髻山續佛慧命師初住時念高峰妙六年於

後住徑山千指庵時年已六十矣此我亦六年及期滿石板自

尚室中機契即獲心印出住徑山上堂師云咄咄

千常常住一朝僧今日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

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朵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

居士出問曰如何是鐘樓生耳朵師拈生香示之曰

會取這箇進云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士

禮拜師乃曰承命老人至此理荒殘之祖席這箇喚

做狗尾續貂那管家家門前火把子釣魚船上謝三

續指錄卷十八

雪嶠信

十四

郎郎不問新婦騎驢阿家牽道將一句來還有人道

得麼一拂擊開金殿月萬家無箇不光明復舉疏山

問瀉山樹倒藤枯公案至明招處舉前話招云更使

瀉山笑轉新山云原來瀉山笑裏有刀師召大眾曰

要見瀉山笑裏刀麼呵呵大笑下座黃海岸居士

請上堂師舉臨濟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不離家舍有

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曰這

箇語話大似掩耳盜鈴瞞人自瞞諸人要識這兩箇

人麼餘杭紙貴一狀領過黃介子居士請小參師

舉古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

得身心本性空斯人於佛何殊別徑山則不然鱣魚

水底聚鷄子貼天飛會得此中意成佛更無疑小

參師陞座曰有一人超出佛祖千聖莫能窺諸祖不

敢正視良久曰諸人要識此人麼只在汝等動用中

還會麼會則不妨出眾道看舉洞山掇菓桌話師曰

當時首座恁麼下語至今還有下語者麼如無徑山

為伊下箇註腳過在動用中不得果子喫洞山太無

端咄咄咄咄黃海岸居士問云入泥入水時如

何師曰滑殺人士云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

師曰日頭大士云雪鎔後如何師曰春水滿溪流士

續指錄卷十八

雪嶠信

十五

云大師曾見甚麼人來師點胸云雪老士禮拜師

舉三日前夢室中火起老僧喝兩喝火燄漸微自占

曰般若如大火聚日來老僧舉揚家醜莫非正應此

夢余集生居士云早是大地火發了也師曰老僧甚

麼處安身一僧進云請師再下註腳師曰向居士鼻

孔裏士云打失鼻孔救取眉毛師領之嘉禾三塔

僧慈雨自負有得師以婆子燒菴話扣之曰正恁麼

時如何下一語看僧云感恩不盡師曰太煞露筋骨

僧乞師代語師曰大似商人落夜僧禮拜劉覺岸居

方說傳感恩不盡是師語殊謬僧問高峰云人人有箇影子因甚

踏不著師曰踏著卽禍生。僧問路逢獅子時如何。師卽震威一喝。僧無語。師打出。僧問如何是休糧。方。師曰兩粥一飯。進云此理如何。師曰不曾嚼著一粒米。進云若然。一切人皆相似也。師曰不墮諸數。僧禮拜云望師慈悲。佛法布施。師曰窮進云大師用不盡的。師曰慳乃舉烏窠拈布毛公案。師亦拈布毛吹之問僧曰會麼。僧云這是烏窠的。師曰鈍根奴。明示汝。又道是烏窠的。卽喝出。師真率不羈。詆呵諸方。無當意者。寡耦少徒。一筇孤往。後歸老徑山。一夕呼茶飲畢。唱自所書小兒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月清霜曉。一杯茶。坐脫去了。遂示寂。順治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也。覺浪杖人爲建塔雙徑後弘覺恣公。復遷全身塔於雲門右麓。龍池傳詞

續指錄卷十八

雪嶺信

十六

不說法傳曰老僧這裏也不說法。師曰某甲自遠瞻風而來。云何不說法。傳曰老僧牙齒疏缺。師曰道不在牙齒上。傳曰不是這箇時節了。師云道無古今。傳曰上座明白了。師云不知還許明白否。傳曰已道過了。至夜。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傳據座而已。師喚侍者點茶來。傳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耳聾。傳休去。師一日禮辭。傳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傳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傳曰再喝一喝看。師轉身便出。傳付以源流拂子。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僧曰佛還迷否。師曰迷僧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麼。僧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蚊蝶穿花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窗看月明。魚山熊居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舉茶盃曰講茶。土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作麼。生師曰脫殼鳥龜飛上天。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斤兩分明。示眾曰冷地裏聞人說著修行二字。不覺失笑。何以故。心本無念。將箇什麼來修。亦復無形。又修箇什麼。且

續指錄卷十八

抱朴蓮

十七

本是絕待纔涉修行，便成兩橛。若有箇伶俐漢，一識破便放下。何等妥貼，何等自在。雖然也須透過一番始得。不是說了便休。珍重。師於崇禎二年八月示寂。龍池傳嗣已上四人

曹洞宗

西京萬壽幻休常潤禪師，別字大千，南昌進賢王氏子。幼背二親，從父遊，常目攝羣優，灑然若有所創。知諸幻皆戲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坦然平公。祝髮居三載，知攝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謁萬松於徑山，通所疑。松詰之曰：疑是

續指月錄卷十八

幻休潤

十九

何人措者何物。師未決，退而至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疑甚，乃聽講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處。忽爾有省，廓然如鏡中象，不落空有。乃知前境虛空，直塵勞一息耳。後參大方蓮公，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未決。參小山書禪師，始至舉前話。書曰：何必打破。師曰：其柰鏡象何。書曰：鏡象安在。師有省。一日書問師曰：疇昔之疑決否。師舉掌。書曰：將毋以罔象問景耶。師曰：此外更無何有。書曰：試披衣檢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書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

是何人師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書曰：子無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書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書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書曰：善哉。明日辭行，書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師曰：常潤是甚麼人，安敢當此。書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師唯唯。逮書示寂，僉議繼席，非師不可。師執意謙退，再請再卻，眾乃舉書

續指月錄卷十八

幻休潤

十九

付囑之偈。師遽墮淚，不復言辭。乃住少室，師體貌豐碩，聲若鴻鐘，與諸學人甘澹泊，而襟度夷曠，一力負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倦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萬歷乙酉四月念七日，書偈告寂。宗鏡書詞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本郡人，爲居士時，嘗講姚江良知之學。一日客遊鎮江鶴林，遇一老宿，號古溪者，謂譚曾參月舟和尚，乃從剌落，老宿病，又謂之曰：子既出家，可徧參知識去。師遂往中州，聞小山書和尚道風，卽謁之。書問來爲何事，師云：爲生死求出離法。書曰：生死在何處，要你出離。師無語。書曰：且去務下

著一日師又問如何得見性成佛。書曰：你喫飯也未。師云：已喫了。書曰：舌在你口裏，還見麼？師云：畢竟如何得成佛？書曰：佛是乾屎橛，汝咬得破麼？師擬再問。書搖手曰：不是不是。師益心疑之。乃辭書，徧訪諸方名宿。久之有省，乃徹見書作用，因復返嵩山。適值書他出，師迎而問云：達摩面壁在甚麼處？書指曰：阿那青黯黯處。師云：東指西話作麼？書曰：南方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云：切忌魔魅人家男女。書拈拄杖便打。師禮拜。書便偕歸。會書謝少林事，往往北京宗鏡師隨行，服勤三載，深得玄旨。書每勘驗之，機鋒不讓一

續指錄卷十八

廩山志

二十一

日辭歸。書付以偈曰：宗鏡門下萬株松，長年占斷白雲封。人間未許閒相識，一枝迸出笑春風。師歸建昌於從姑僻處，每危坐。人或問之，師搖手曰：汝不會去。或曰：師且爲我說看。師云：這豈不是不會。人咸笑之。因到覆船山，見紹隆大師故蹟，乃題詩於簫曲峰。靜室壁間云：覆卻船兮賺雪峰，渠無生死太空空。玉簫聲斷千山冷，誰聽猿啼夜月中。蓋深有感也。盱江之新城有廩山，去郭二十里，八面秀拔。師遊喜之，因結茅棲止者二十年，不與人接。諸士紳故人多來相訪，唯默坐而已。羅近溪鄧潛谷二公與論性命之學。

皆超出情見及舉宗門向上事。人多未能領略。無明經公禱師，道行高峻，特求出家授戒。師云：出家須出五蘊家，且待此事明著，尙不爲遲。皈戒須皈自心，法豈必三壇爲能圓。你知十六沙彌，繼燈成佛麼？出家如此，是真丈夫。經又問如何是入道法要？師云：汝但能精進不欺，便可徹頭徹尾。經一日與諸兄弟論金剛義甚快。師聞之笑云：宗眼不明，非爲究竟。經大驚，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經益疑之。一日舉前話問師。師云：我不如你，你自看去。經後隱峩峰，因如大好山語下大悟。走廩山以偈呈師。師云：悟則不

續指錄卷十八

廩山志

二十一

無，更要受用得著。若受用不著，祇是箇汞銀禪也。因舉南泉王老師賣身話勘驗之云：子試道南泉是何心行。經曰：這老漢沒蓋載，待你頭出角著。又問甘贊行者，請念誦南泉打破鍋子，意旨如何。經曰：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奇之。乃云：他日子弘揚祖道，吾不如也。師生平言行縝密，如美玉在璞，非有真爲法人，拒而不見。見人譚某於何處有省悟，何處有證入，輒勃然呵之云：汝何所見，敢以此證據人耶？打破大明國，尋不出幾人能真參實究。在你敢作大妄語，以未悟謂悟，未證謂證，卽有拈頌若干，超

絕卓異，祕不示人。鄧徵君與師交最久，嘗有詩寄師。家風誰知別，有深深意，韻出新豐，調不同。一日師師見之笑云：「公可謂知得山僧一半也。」一日師無疾忽告眾曰：「我有一箇未了底事，汝等須知。眾無語，乃命澡浴，整衣，遂端坐而瞑。茶毘頂骨，不壞塔於本山。後司理黃端伯居士同壽昌謚公復遷塔於廩

山之麓。宗鏡書嗣

魏博大匠隱庵如進禪師。廣平永年人，族姓陳，得法於

小山書公。養道於大匠之興國寺。影不出山，足不蹈閩者數載。凡尼姑婦女不許入門，無容面謁。久之開堂說法，機如走珠，口似懸河。衲子肩摩接踵，趨謁如

續指錄卷十八

隱庵進

三

狂。一日應請北遊，遂宿三教堂。主僧進曰：「此中向有憨布袋像，供西壁。後為羽士居此。於頂上安雙髻，改呼為鍾離仙，遷供東壁。每每緇衣黃冠，爭衡代位。至今輩酒淫祀妖孽一方，殊為怪事。求和尚除之。」師以拄杖指其像曰：「者塊泥團，變怪多端，不守本分，惱亂人間。髡頭佛祖了髻神仙，出乖現醜，魔魅間閻。彼此搬弄，東郡西遷，妄生喜怒，暮四朝三，不遇老僧行正令。多年冷地，受牽纏四大，各復返本還源。從此一方齊物論，即刻送汝上長安，咄咄連棒粉碎，而邪孽從茲肅清。」宗鏡書嗣

龍岡大方如遷禪師。陝西鳳翔岐山縣之李氏子。年十七，禮本郡無踪本公為師。首參悅菴喜和尚，授具指

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謁大章書和尚於立雪庭，遂畱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

伊保守之囑。師至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聞師至，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慈聖皇太后賜大藏經，護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至龍岡，創寺安供。

後師無疾端坐而化。塔於寺右。宗鏡書嗣

鄴下古風通玄禪師。本郡王氏子。韶年禮大妙師祝髮

續指錄卷十八

大方遷 古風玄

三

甫壯南詢，與伍山進往謁小山書禪師。一見直以龍象期許。久之，乃付衣法。後聞帝闕，奉旨開堂於真定舍利寺。代王聘請開法於山西大同。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何不問己。」僧曰：「自己云何是道。」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青山低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未幾辭歸，效陳蒲鞋，養親建願王菴。以休老。後無疾端坐而逝。塔於菴側。宗鏡書嗣

順德鶴山天然圓佐禪師。邑之范氏子。偕大方遷公參小山書和尚於少室，機契竟付衣鉢。歸里隱蓬鶴山

石河菴有請說法者師辭甚堅柱史吳公率四眾再三迎請乃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會麼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苟非忘形去智喪偶息機親到虛靈不昧了了常知底田地過來要見他拈花之旨面壁之宗大似數他桃李宮牆外終非已有諸人還要知佛祖直指底消息麼乃以拂擊案云適來山僧已自告報了也便下座僧問拈椎豎拂舉古明今皆是止啼黃葉如何是金錢師曰只見雷霆施號令那知星斗煥文章曰和尚自把火行其如學人何師曰閉目中秋坐卻怨月無光蓬巖吳柱史

續指月錄卷十八

天然佐

三十四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寂然不動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感而遂通曰如何是下手得力處師曰罔象到時光燦爛曰如何是不得力處師曰離婁行處浪滔天曰恁麼則儒釋未始有異師指空曰此儒耶釋耶同耶異耶公作禮曰謝指示萬歷乙酉十月師預知時至浴畢坐逝宗鏡書記已上六人

續指月錄卷十八

蒙香子施錢四十千文
滋竹居士施足錢二千文
虔修子施足錢二千文
了一子施錢十八千五百文
共刻此本連圈計字三萬四千七百九十六箇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十八

三十五

續指月錄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臨濟宗

潭州滄山五峰如學禪師關中臨潼任氏子參密雲悟

和尚一夕茶話次悟驀伸脚曰你作麼生師以脚踢

之悟笑曰未在未在師曰和尚道看悟倒臥師曰也

只是困悟曰你又與麼去也師乃禮拜天啟丙寅

冬金粟眾盈五百悟乃舉師為西堂林泉豫見師於西堂寮問漢首

座何如師云我也不知豫云宗師家具捧龍蛇眼為甚麼道不知師云兄眼何在豫便喝師默然豫又喝師云何不再喝豫云一日師辭行悟握拂曰喚作好不知痛養師便休

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則分付汝師則連跳兩跳曰不要不要悟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

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悟乃付源流拂子崇禎庚午悟住黃檗師在西堂寮僧隱元琦參向師豎拳

曰識得這箇天下太平識得這箇天下爭競如何決斷師便打僧再喝師又打僧連喝兩喝師又兩打僧

遂呈所得師云此子徹也乃呼進寮云汝有悟處試道看僧云道即不難只恐驚羣動眾師云但說何妨

僧打筋斗而出師云真獅子兒善能哮吼癸酉出

續指月錄卷十九

五峰學

一

馮山之金陵祇陀林忽示寂龕歸建塔所著五宗派

敘示衡州僧谷應後黃龍牧夫付梓行世天童悟嗣

蘇州三峰漢月法藏禪師無錫蘇氏子年七歲就鄉塾

值湖水暴漲家人徧尋不獲即乘一大龜衝濤而來

里人神之十五出家十九剃染究心教典精析儒術

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教總持須從無文字處求之

乃著四書五經參同一日憮然曰宗乘中事自問理

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

遂決志行腳參萬法歸一話徧扣名宿皆不當意遂

隱虞山三峰草屋蘿牆不設榻座會窗外二僧夾籬

拗折大竹聲若迅雷乃大悟因閉關次忽推窗見黃

梅墮地始得徹證乃握一竹篋亡曉夜開發學者一

時稱三峰鑪鞴名重叢林天啟甲子秋禮悟和尚

於金粟悟上堂舉黃檗參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

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

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

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

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

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

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師出眾便喝悟曰好

續指月錄卷十九

漢月藏

二

喝師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師禮拜歸位悟復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堂即日請師居第一座次日悟上堂師問海眾雲從慈霖普霑現躍飛騰即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悟便喝師曰恁麼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悟又喝師禮拜歸位未幾欲辭行悟手書臨濟源流并信拂授之杭州安隱請師上堂上首白椎未竟師以拄杖橫截曰千佛下口不得列祖一場敗關今日直下拈來依然是赤骨律此事如干將

續指錄卷十九

漢月藏

三

莫邪雙腕並運如冰花若火燄向報化舌根下一截正好銷兵鑄鑊樂過平生只今有恁麼漢子麼不妨與安隱相見初安隱請雲門登禪師澄云吾年邁矣汝若請三峰為首座老僧即來遺語曰莫首座當世宗匠佛法學識較我十倍即請主之眾遵遺命請上堂若論此事如迅雷貫頂掩耳不及吐出清風一條鎖鐵向須彌頂上一鎚金剛山下透脫倒卷虛空萬仞壁立若是臨濟嫡骨兒孫便解向獅子口裏敲牙驪龍脊上揣骨主賓互換通身縱奪末後句裏出身威音王前過活還有如是操略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安隱示眾機先一句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

其間在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為三等五決旨確庵青頰云展開兩手任吾看緊微機先也大難請與無情但斷送收來一併葬桐官七百年來老作家撒開捏聚驗龍蛇上堂頭上蔚繞君略能籠世到此如何敢劈牙藍天欲滴腳底白雲千萬尺手中拄杖腰下瓢去去來來無順逆好消息踏破草鞵雙腳赤三頭八臂腦後睛日日相逢不相識上堂攀躋不住忽然翻打破吾宗向上關剩得一雙窮相手始知無法向人間法座成上堂巖巖獅座涌堂中老衲披衣坐法空跨下狻猊忽翻擲一聲哮吼見威雄喝一喝曰獅子踞地吼佛祖倒身走出頭天外看只有萬峰叟喝一

續指錄卷十九

漢月藏

四

喝室中嘗垂三問勘驗衲子一曰宅破家亡阿誰是主二曰縱開楔棒是何意旨三曰卷席挂拂因甚不住鮮有契其機者西蜀劉道貞入山問道既有省雖真勝去年黃剝盡皮毛見赤身夢到千岳霜雪後梅花籠外一枝春二從開楔棒云莫將言語漏綱宗劍在眉間親露鋒領取機先第一句虎頭虎尾絕孤蹤三卷席挂拂云獅兒不戀舊時窩躡過翻來雷影過惟有蓮峰知此意橫肩師嘗曰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煨之何由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承虛接響者混我真宗若師家大法未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鐵堅溥頰云商周彝鼎存家貝俎豆斯文起草萊破竹聲中立會得

眞宗繼響 師初開三峰法席。歷主淨慈北禪龍山復誰來。

錦樹眞如聖壽。復重興鄧尉聖恩祖席。一日上堂辭眾曰。心休不說法。骨瘦上堂艱。分明都說盡。湖水洗山巖。崇禎乙亥七月二十二日。將入寂。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牀頭老鼠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侍者擬再問。師舉手曰。放下。下帳子著。至中夜。索浴更衣。泊然而逝。門人奉全身建塔於聖恩寺之右。曰天山塔院。著有八會廣錄。智證傳提語行世。天童悟嗣

續指錄卷九

破山明

五

心詣主請益未決。遂出蜀徧參。憨山清博山來。雲門澄諸老不契。乃住破頭山。猛力參究。一日到萬丈懸崖上立足。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起。立到未時。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堆阜。舉意欲經行。不覺墮崖損足。至夜翻身忽痛。有省。天明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父腳痛麼。師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參悟和尚於金粟。值猛雨轟雷。悟謂眾曰。假饒雷來打我。汝等如何支遣。師曰。用遣作麼。乃呈頌曰。因地雷聲意自悠。幾人歡喜幾人愁。吾師縱有分身法。血濺黃沙倒逆流。一日悟落堂。惟默然。師問正

恁麼時如何。悟云。你可到恁麼地否。師震威一喝。悟便打。師復兩喝。悟云。你再喝兩喝看。師掀倒禪牀。拂袖便行。悟追上。募頭一棒。師曰。恁麼爲人。瞎卻天下人眼在。師入座。悟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悟領之。出住禾之東塔。上堂。東風解凍百草萌芽。行腳衲子似粟如麻。拖泥帶水兮。草鞋寧似虎。混俗和光兮。拄杖活如蛇。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方稱英俊作家。切不可向萬里無寸草處坐。虛度生涯。大眾。且如山僧這裏。九旬禁足。三月調心。今

續指錄卷九

破山明

六

日解制。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摘楊花。摘楊花。上堂。金鋤削盡千峰雪。露出天涯星月孤。照得世間人。廊徹都來依樣畫葫蘆。大眾未審。還有依樣畫得者麼。有則不妨好。手中呈好手。紅心裏射紅心。其或未然。且待山僧自畫去也。以拄杖打圓相於中。擲地曰。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上堂。福城東。際煙水漲。大塔廟前樓閣開。千手大悲捫不住。無端放出善財來。大眾。且道善財來作甚麼。隨行踏斷流水聲。縱觀瀉出飛禽跡。卓拄杖下座。上堂。解開布袋口。放出一羣牛。繞砌尋芳草。芒繩貫鼻頭。放去也。

東觸西觸收來也。山悠水悠。正恁麼時。不收不放。一句作麼。生道。拏雲自可容收放。喝月誰能使去。置。上堂。昨夜梅花香宇宙。今朝雪塊打長空。就中一點真消息。拈向諸人鼻孔中。驀呈拄杖云。未證據者。向此嗅嗅看。是甚麼意旨。時一僧蹕跳作舞而出。師以拄杖擲地云。穿過鬪體。朱婆子問。一切時參究念佛底是誰。師云。你這一問。從甚處來。婆云。朝夕不離。師云。不離箇甚麼。婆轉身繞一布云。不離者箇。師云。也是赤土塗牛奶。婆子又問。弟子現是女身。父母未生前。還是男是女。師卓拄杖云。還識者箇麼。婆云。無。

續指錄卷十九

破山明

七

去無來。師云。是甚麼所在。說來說去。婆云。卽今如何。抵敵。師云。好與三十棒。師住東塔三載。旋應銅梁之請。歷主岳岳。大峩萬峰。中慶鳳山。棲靈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刹宗風。遐播後當蜀變。師以化導不辭腥穢羣魔。救免僇殺者億萬計。師無疾坐逝於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夔太守夢師授一扇。守展讀其偈曰。履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覺卽遣候而師已化去矣。郡守驚異。刊布行世。天童悟嗣

寧波天童費隱通容禪師。閩福清何氏子。年十四。依三

寶殿出家。一日聞指南。墮指參禪。發心參壽昌經。示狗子無佛性話。因經上堂。與僧問答。次師在傍不覺身心奮發。話頭脫落。乃問經曰。今日看破和尙家風了也。經曰。汝有甚麼見處。師便喝。經便休。聞天童悟和尚寓吼山。師冒雨往謁。便問覲面相提事。若何。悟以番菩提大素珠。照頭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又喝。悟祇管打。師祇管喝。至第七打。所有伎倆知見。一時冰釋。悟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了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尙三十棒。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

續指錄卷十九

費隱容

八

便喝。曰。喝後響。師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去。後悟住黃檗。上堂曰。還是衝浪金鱗麼。出眾相見。師以坐具覆頂出。曰。和尙還會麼。悟打曰。一釣便上。師喝一喝。歸眾。悟然之。崇禎癸酉。師充黃檗西堂。隱元琦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如何特地起風波。師曰。被闍黎帶累。曰。恁麼則翻騰去也。師便打。琦喝。師曰。亂作。曰。打著昔年舊痛處。於今猶恨棒頭輕。請師末後一頓。師打曰。舊瘡癩上著艾。曰。恁麼則徹骨徹髓去也。師曰。如何是徹底意。琦一喝。師曰。喝後響。曰。時清休唱太平歌。師曰。祇引一半。上堂。今朝初一。好箇消息。若

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住金粟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於額上。玄妙理致。蘊於底裏。專用格外鉗錘。獨距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舍那。入此閻域。未免橫身拶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著意思惟。塵寂光生。而有神穎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搆他語脈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與從上瞎驢蹄角相肖。且正

續指錄卷十九

費隱容

九

當恁麼時。回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本來不借修因。得那管心明與法通。住徑山上堂。舉臨濟祖師云。若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徑山者裏不然。若向第三句薦得。石筍抽條。第二句薦得。種麻得豆。若向第一句薦得。漆桶不快。笑看臨濟。強分節目。將刀割水。無事望江亭上立。山河盡在座中圓。上堂良久云。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便下座。天章解制上堂。起期結制。依門傍戶。陞堂說法。起模畫樣。胡言漢語。攪亂衲僧。東扯西拽。轉不相應。山僧今日徹

困。爲汝諸人去也。遂拈拄杖。一時打散。田頭栽菜。次師云。菜栽完麼。田云。栽完了。師云。無根菜。又作麼栽。田無語而笑。師云。開花了也。僧問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要汝入門便道。又問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百獸林中獨步。又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早已分身兩段。又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汝自理會。師示寂於順治辛丑三月二十九日。門人茶毘。獲舍利如豆大。五色燦然。分建舍利塔於閩之黃檗。鄂州之興陽諸處。晦山顯著有舍利記。天童悟嗣

續指錄卷十九

費隱容

十

嘉興金粟石車通乘禪師。金華朱氏子。偶閱龐居士問石頭。不與萬法爲侶。因緣有疑。在家打七。參究。至第四日。聞夜半風聲。覺有入處。廿六歲棄室出家。完具。聞僧舉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忽然有省。述偈曰。正與恁麼時。面目未嘗迷。善惡都不到。獨露兩莖眉。參天童悟和尙於金粟。悟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悟曰。幾時起身。師打一圓相。悟曰。莫亂統。師曰。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悟曰。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師翹左足。悟曰。者還不是。師翹右足。悟曰。錯也。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

悟休去入室次。悟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作麼生。師曰。白日穿針。悟連棒打出。師豁然。懷香禮謝。悟遂舉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拂袖便出。復呈偈曰。我手何似佛手。赤腳蓬頭。便走直得透上玄關。管取合著狗口。悟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悟拈拄杖曰。早箇是出是入。師一掌。悟亦打。一日。悟舉薰風自南來。問你意作麼生。師曰。白雲彌宇宙。薰風自南來。卽呈偈曰。拂袖薰風宇宙清。圓林殿角解翻身。相逢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悟云。那幾分。怎麼不說。師云。

續指錄卷十九

石車乘

十一

雷與和尚。悟云。不疑言句。是爲大病。進云。天晴日頭出。有眼瞞不得。悟云。紅爐煨過始得。師侍悟七載。不惜勞苦。後赴黃檗。命師領眾。師一日問悟。設有人問和尚如何是禪。如何對他。悟打云。一棒打透髑髏。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足方頭頂圓。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口裏舌頭尖。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住童光上堂。喝一喝曰。大眾還知落處麼。三世諸佛。於此轉大法輪。真風不墜。歷代祖師。於此廣度羣迷。正脈流通。山僧於此爲眾提持。只要眉橫鼻直。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箇圓明妙。

體徹頭徹底。佛眼覷不見。聖智難量。十方容不得。真機獨露。直得絕踪絕跡。塞卻諸人咽喉。無處出氣。雖然如是。事無一向。更與諸人當場顯示。遂拈拄杖作釣勢曰。大眾還見麼。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住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旣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臺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下座。司理黃元公。參府吳升初。請上堂。公禮起曰。謝和尚說法。師曰。那一句是法。速道看。曰。

續指錄卷十九

石車乘

十一

人前不可吐露。師曰。也不可埋沒。曰。請陞公道。師曰。各與一頓。乃曰。一句截流。全心卽佛。萬機不到。全佛卽心。到者裏。心佛俱忘。復是何物。喝一喝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少室真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眾有眼曰。見有耳曰。聞且道作麼生。是父母未生面目。良久曰。牆外烏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僧問和尚。今日陞座。說甚麼法。師曰。松枝挑夜月。照盡世間人。孝廉唐祈遠問經云。一切惡鬼。尙不能以惡眼視之。况復加害。憑箇甚得恁有力。師曰。天魔膽喪。曰。恁麼則家家觀世音。師。

曰還見觀音麼曰雖然未見卻也叫得應師曰現三十二相看曰今日親爲學人陞座說法了也師曰且莫錯認崇禎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將示寂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曰徧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者裏與和尚相見去也師曰且莫錯認泊然而逝天童悟嗣

贛州寶華朝宗通禪師常州陳氏子年少披剃遇異人授以仙術至二十二歲聞無生之說往參天童悟於金粟悟問那裏人師云常州人悟云是我鄉里也曾帶鄉里物事來麼師不能答悟亦笑而已次日入

續指錄卷十九

石車乘 朝宗忍

圭

方丈拜問云弟子要了生死特來請問不但無處下口且無處著想悟云無處著想便是好消息師云莫便是麼悟拈棒連打云未是在師禮拜而出胸中疑悶每日入室不下四五次常至普茶時亂問亂說問堂大笑毫無慚色悟亦笑云你卻有得說說得好道理只如大慧杲參諸佛出身處話後聞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方得瞥地你作麼生會師茫然參有月餘忽有會處述偈云二十餘年染世塵於今家業一朝傾雙拳握著無他物兩眼睜開沒半人言路窮時無可說義途絕處句難成從此十年埋影後如雲如

雨徧乾坤悟闍之對眾稱賞後入堂打七力參三日遂入方丈呈偈曰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尙書徹骨寒晤對不須頻叫屈一人有慶萬民安孝廉黃居士問師云設使如今去見老和尚再索鄉里物事時如何師兩手捧起土無語便走師急叫云若是鄉里便拿了去次日至復敘前話士又問云如今再索鄉里物事時如何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一日悟問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師被一撈通身汗下越兩日偶從外寮進推入寮門驀然除去礙膺之物遂入方丈通所得悟舉前問師曰惟人自肯乃

續指錄卷十九

朝宗忍

圭

方親悟曰與麼下語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三日後聞悟自答曰自食肉不盡更猛省得下語亦未之旨翌日悟上堂師出問直下知歸卽不問如何是大用現前一句悟擬拈棒師指曰者老漢伎倆不忘一釣便上拂袖而出卽蒙印可初住靈祐屢遷名利崇禎辛巳住曹溪上堂諸佛諸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據實論此一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真一一明妙祇貴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祇得一觀六祖於金剛經直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麼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爲佛祖嫡骨兒孫試問諸人既是現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

應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小參僧問明歷歷路
堂堂更有甚麼師曰猶是鬼窟裏活計僧打一圓相
曰脫體無依去也師曰依舊跳不出僧一喝師曰三
喝四喝後如何僧又喝師曰野狐精僧問倩女離
魂那箇是真底師便打僧無語師曰會麼僧擬議師
又打曰切忌私奔晚參師云庭前草欲丈扶疏樹
亦濃明年作境會誰契古人宗良久震威一喝順
治戊子春寶華兵警師應慶雲之請十月朔陡示微
疾初八日上堂舉洞山問雲巖云百年後忽有人問
還貌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云祇者是復舉洞

續指錄卷十九

朝宗忍

五

山因供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者是莫便是否山
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山曰當年幾錯過先師意僧云
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山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
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云汝等諸人若透得者兩則
話卽無關不透矣眾下語不契遂索水盥浴更衣復
索滾水飲畢端坐而逝數日顏色如生入龕時紅光
燭天眾疑庵中失火趨救寂然莫不驚異頂禮闍維
後頂骨牙齒衣環鮮好不壞建塔於西堂藏師昭穴
語錄三十卷并迅雷指迷等集行世天童悟嗣
宜興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嘉興秀水張氏子年十九出

家受具謁聞谷大師開發無字話歷扣名徂偶閱楞
嚴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有
所得往參悟和尚於金粟棒下汗流徧體打失從前
伎倆一日入城聞路旁人家毆叱小厮云看你藏在
那裏去師不覺躍然口占一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
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
悟七十誕辰師懷香拜祝入門便喝悟云胡喝亂
喝師又喝悟又云胡喝亂喝師遂禮拜悟打云你再
喝喝看師云蒼天蒼天便行悟呼曰萬如我直下疑
你者兩喝道道看師云歇歇與和尚道遂出一日

續指錄卷十九

萬如微

六

悟在方丈經行師見僧問悟佛法的大意悟云近
前來僧近前悟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
人來如何悟云老僧從來不曾眼花僧罔措師聞豁
然遂蒙記莂五更遣行住菴之曹山上堂前三三
後三三箇中消息誰許諳春風處處花成錦秋水澄
澄月一灣喚作真如不壞法此人曾未踏鄉關喚作
無常生死法管教累劫受餘殃敢問諸人畢竟作麼
生卽是以拂子打圓相曰生佛未形消息在不知幾
箇肯擔當擲拂下座住龍池上堂有一人在孤峰
頂上目視雲漢把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不見有眾生

可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事上不足有一人在十字街頭三頭六臂。合水和泥。隨機接引。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理上不足有一人不離高峰頂上。目視雲漢。嘗在十字街頭和泥合水。有一人不離十字街頭和泥合水。嘗在孤峰頂上。目視雲漢。二人到龍池門下。正未有語話分在。且道龍池爲人在甚麼處。還委悉麼。時搆柳栗當門。據獅象狐狼一併敲。僧問如何。是結制底意。師曰。澗深流水聚。曰。學人則把住牢關去也。師曰。山峻鳥飛遲。問如何是破砂盆。師曰。風不來。樹不動。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師曰。過蟻難尋。

續指錄卷九

萬如微

七

穴。歸禽易見巢。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虎行樵子徑。鳥宿故枝頭。順治丁酉十月二十九日。示寂龍池門人。牽全身龕於寺陽立塔。天童悟嗣牽波天童山翁。木陳道忞禪師。粵之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杲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卽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薙染明以師志慕禪宗。爲舉臺山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徧參憨山清黃檗。有諸尊宿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尚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師曰。曾到。曰。曾問話否。師曰。

不曾。曰。你怕打那。師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師不肯。復回金粟。舉前話。悟曰。你喫飯還問人。借口麼。師擬議。悟便打。後因參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曰。臻玄奧。繼席天童。上堂。目擊道存。鋒銛不犯。頭頭顯露。物物全彰。猶是因高就下。曲爲今時。况復言中取則。句裏呈機。舉古明今。拈三播兩。大似鄭州出曹門。何異南轅而北轍。殊不知當人腳跟下立地一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抽一機。則千機頓赴。展一目。則萬目畢張。透

續指錄卷九

木陳忞

六

聲色絕遮攔。亘古亘今無處所。還生死得伊麼。還汗染得伊麼。還榮枯得伊麼。還推遷得伊麼。縱有德山棒如雨點。也則打他不著。臨濟喝似雷奔。也只無伊下口處。更說甚麼。百問雲興。千疇瓶瀉。一毫端際。出現無盡身雲。一舉步間。遊歷無邊國土。正是泥裏洗土塊。蝦跳不出斗。諸仁者。從上既有如此廣大門風。穩密田地。何不推他阿爺向後。放出渠儂一頭。與麼直截承當去。正恁麼時。接續流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潮。上堂。昨晚南嶽與匡廬兩山爭論佛法。一山道。南嶽讓和尚。乃曹谿

嫡子。一山道青原思大師。實寶林正宗。一山道廬陵米價傳千古。一山道磚鏡磨穿古佛心。互相競爭不已。羅浮山聞得出來約住曰。莫爭莫爭。饒你青原思大師。南嶽讓和尚。少不得從我嶺南者裏去。山僧驀頭與羅浮山一棒。天台合掌道善哉。和尚打者一棒不妨透頂透底。暢快殺人。山僧遂與震威一喝。咄。縮頭去。於是四山各各懺懺而退。拈起袈裟角曰。還見麼。自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上堂。靈雲見底大家同。二月桃花在處紅。健美不須從外覓。故園大有好芳叢。卓杖云。看看擲杖云。擬著眼落千差。

續指錄卷十九

木陳杰

九

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順治己亥師奉

詔賜號引覺禪師。馳驛至京。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

法語別見三世奏對集

示眾。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

並為增語。山僧一冬萬善殿。又且舉揚箇甚麼。只有清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掃笑巖祖塔。黃金骨鎖玉玲龍。鐵棘門。裁不計重。佛眼難窺五祖意。兒孫若敢妄流通。拈香云。卽此用。離此用。蠅螟眼裏繡鴛鴦。烈燄爐中飛彩鳳。師晚號夢隱道人。乞歸金粟。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天。乃自相山擇吉兆塔於黃龍峰下。康熙甲寅六月二十七日示寂。世

壽七十九。著有九會百城北遊等錄行世。天童悟嗣

寧波雪竇石奇通雲禪師。俗姓徐。家貧。就南廣寺脫白。見中峰垂訓。有贈證不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句乃往虞山住靜。刺血書經。後參金粟悟和尚。一夜黑地走出。因僧劈面撲破鼻子。有省。呈偈曰。某甲今年三十二。向來鬼窟作活計。忽然撞破鼻頭時。但見鮮血流滿地。悟未首肯。後於棒下頓脫疑滯。時隨悟赴育王天童。一十三年。值牧雲門同辭出山。得付衣拂。囑云。折箸無一雙。狗子無一隻。是你住處。住靈鷲上堂。爐鞴宏開烹佛祖。聖凡齊煅辣鉗錘者。回莫

續指錄卷十九

石奇雲

三

作尋常看。大眾應須高剔眉。當爐莫避見義勇。爲分明覷破真奇特。脫體風流更是誰。驀豎拄杖曰。還見麼。直得萬象光輝。乾坤獨露。縱橫殺活。總不由人。把住放行。全歸自己。如或不然。山僧不免重重指點去也。還委悉麼。杖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擲拄杖下座。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古德恁麼說話。大似在孤峰頂上。等箇人來。大眾且道。他要等箇甚麼人。以拄杖擊香几曰。還委悉麼。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住雪竇上堂。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

軒豁明眼作證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
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刹爾突出
無位真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
雖到來箇箇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
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間上堂澹蕩春風二月天
山花似錦碧巖前深深古寺今來到端的無如鼻祖
禪前是山門佛殿後是臥室法堂當陽坐斷一句且
置鷲豎杖云這箇喚作什麼擊禪牀云但見皇風成
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僧問一念無思時如何師
云死水裏作麼僧喝師云喝那箇僧云明月無私師

續指月錄卷十九

右奇雲

三

打云猶在死水僧問如何是安居樂業一句師云
今日天寒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來日向汝道

順治辛丑師返南廣曰我老矣當不忘本也迨癸卯

正月示寂仍迎龕建塔雪竇

天童
悟嗣

嘉興古南牧雲通門禪師蘇州常熟張氏子二十歲投
破山洞聞乘和尚出家原名契門力事參究便有省
入後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以偈呈方丈悟略閱兩
行問卽今事作麼生師擬議悟以番菩提數珠便打
師禮拜悟又向背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
箭射異日悟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驗眾師呈

三頌悟看至末首曰不親切師曰前二首贊悟曰此
不親切和前都不親切師便問如何是親切處悟便
掌師卽豎一指曰某甲也悟曰你未知落處在師隱
隱疑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
時誰覺骨清涼悟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涼師於
言下有省又作活眼泉傷寮中思索偶然停筆右手
將左臂一觸忽然觸發直下湛然前所疑一掌落處
不言而喻一時呈行由曰詣實供通悟曰者些都不
是實消息你再供通實消息看師進前展兩手悟曰
不是不是師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悟曰瞞卽瞞

續指月錄卷十九

牧雲門

三

不得且惑亂你一上後乃付囑住古南因華嚴會上
堂華嚴法界理事無礙懺罪消災一彩兩賽鷲拈拄
杖曰大眾杜順和尚來也在拄杖頭上口喃喃道懷
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諸
人還見麼若也見未免頭上安頭若不見日日堂堂
無蓋覆本來同是遮那身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
非他物復擊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
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榆楠木
敲來響殺人上堂靈樞密運四序推移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看看冬到來卽便春風至長連牀上學得

底是第二機。若是第一機。天下老和尚未曾提著。山僧又如何折合。舉拂子云。看看五彩畫頭。黃金點額。復擊一下云。好好一隻春牛。被山僧一鞭粉碎了也。聞一知十。從他徧界分身。認影迷頭。一任眼瞎睡地。

上堂。向虛空中畫青畫黃。本無甚事。對無位真人。說生說死。笑殺傍觀。卓拄杖下座。夜參次。一僧禮拜起拍手。師云。作甚麼。僧云。擦去地上塵。師遂對眾拍手云。我手中無塵。且道擦箇甚麼。眾無對。師云。者一隊漢。如生盲人相似。到此間來。只管相我口皮動。殊不知我與者僧。已作一場佛事了也。時有僧出擬。

續背錄卷十九

牧雲門

三

問師云。山僧手癢。試與一抓。僧便抓。師云。是甚麼。眾擬議。師便打。夜參次。師問一童子。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童俛首。師云。汝諸人反不如者。童子遂歸。方丈。師一晚入堂云。還有撞著壁底麼。眾無對。住天童未幾。退隱京口之鶴林。久不陞座。檀護哀請說法。乃為說偈云。山僧一向說禪。而今口似木樛。為問以何因緣。年往精神銷歇。齒落髮白。血枯豈可不知時節。因而謝事。天童來到鶴林守拙。日用無別修行。一句阿彌陀佛。上堂說法。領眾讓與諸方賢哲。宗門日見滔滔。變態不堪言說。若是真正高流。目擊自當改。

徹先佛河沙法門。進修無甚優劣。廬山蓮社清風。緇素不妨同結。今日檀護臨筵。大家飽餐禪悅。若論大事因緣。不怕囊中走髓。夜來衲被蒙頭。一任梅梢掛月。此後絕不執拂上堂。往來無定。卽問道者。罕能一見矣。

示誠法嗣條約十章。其首章以饑荒薦臻。人情蕭索。稱和尚者。盈衢塞路。苟求糊口。人皆生厭。所施何來。此亦甚不知時節者。凡我會下人。寧去徒眾。根縮過日。如其違背。非我弟子等語。切中時病。

康熙辛亥。預定逝期。於十一月望日。付最後弟子天樹植公。囑以大事。怡然坐脫於吳門之觀瀆。廬中弟子輩。奉全身塔於京口黃鶴山。未幾而塔示斜。側門人啟壙。茶毘。獲五色舍利無算。有七會語錄。嬾。

續背錄卷十九

牧雲門

三

齋別集行世。天童悟嗣蘇州遞村報恩。浮石通賢禪師。嘉興平湖趙氏子。年十九。父母欲為娶室。將親迎。師乃潛苴染於普陀。返雲棲。圓戒看父母未生前話。初參雲門。澄於東塔。尋上鷹窠頂。參七女遊尸陀。因緣有省。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明到口邊。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參。往謁金粟。悟和尚問如何。是卽此用。悟打一拂子。問如何是離此用。悟亦打一拂子。師云。恁麼則龍侗不少。悟云。難道有兩箇。師禮拜出。一日。悟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不能答。連。

呈數偈悟俱曰未在一日入室曰某甲會也悟曰如

何是你會處師曰鷄子過新羅悟曰未在師呈偈曰

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

悟曰不是不是師曰和尚自不是禮拜而出避村報

師開法寺額預有古佛重光之識且上堂烏飛兔

石佛浮海亦符師號乃留意卓錫焉無說已成多豎拂云大眾且道是有說是無說下座

上堂心無自性假境而彰舉拂子云喚作拂子則

觸物無自體因心而現不喚作拂子則背心境俱混

性體亦忘畢竟喚作甚麼若不會更通一線良久云

續指月錄卷十九 浮石賢 三

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宮裏撒珍珠上堂假使頂

戴經塵劫身為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

無能報恩者擲下拂曰新報恩今日傳法了也大眾

一時擔荷天童上堂本是沒量人一切難描摹從

出母胎來將錯而認錯合掌云大眾會麼我不敢輕

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

得梅花撲鼻香師曰猶為貪餌客未是絕求人曰如

何是絕求的人師曰衲被蒙頭睡正濃此時山僧多

不會問如何是密移一步看飛龍師曰過得荆棘

林方名是好事問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

更有眾生自代曰平地上死人多少師居常以馬

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公案勸學人復垂語云報恩

水鄉非舟莫至還有不假舟楫而到者麼脫有當者

卒無可否人莫涯其旨趣康熙丁未七月十九日

示微疾力拒醫藥默然危坐至廿四日中夜門人請

偈師曰吾無一字可說乃怡然而寂塔全身於徑山

之臥石天童 悟嗣

台州通玄林野通奇禪師蜀之合州蔡氏子依黔之蓮

峰出家未幾出蜀寓當湖掩關偶檢天童悟和尚參

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疑情猛發偶因失

續指月錄卷十九 浮石賢 林野奇 美

足墮樓口占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

揚雙眉大似眼無力即破關參悟於蘇之清涼便問

學人絕跡而來特為親近和尚悟曰莫妄想師曰未

審還有堂頭也無悟曰看腳下師曰不因漁父引爭

得見波濤悟曰莫錯會好一日茶話舉洞山與泰

首座喫菓子因緣命眾下語師曰食到口邊被伊奪

卻悟即首肯後隨悟住育王悟上堂舉世尊初生下

地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麼椀

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結制日師

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

悟麼。悟曰：你還夢見麼？師曰：悟尚不悟，夢箇甚麼？悟打曰：你卽今是迷是悟？師曰：學人不在迷悟裏。悟曰：且道打你在甚麼處？師便禮拜。悟爲首肯。通玄上堂：鼓已擊，座已登，爭奈無禪可說，無理可伸，幸喜時逢結夏，綠樹垂陰，水流碧澗，鳥轉幽林，歷歷無回互，分明沒兩人，所以昔日韶國師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先師亦道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此二老宿，與麼吐露，山僧與麼舉揚，大似熟處難忘。汝等諸人，還薦麼？若然薦得，方知不費纖毫力，便登解脫場。脫或未然，山僧不免。

續指錄卷九

林野奇

三

再爲顯示。玉竹高高揮驟雨，楊柳紛紛舞翠煙。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歷祖出興，各有施陳，拈拄杖曰：恁如山僧拄杖，敲几曰：信手擊開不二門，復舉召眾曰：者是山僧拄杖，且道不二門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辨得出，不妨緊稍草鞋，如辨不出，莫道通玄山勢險，前頭尤有最高峰。上堂：第一義諦，迴絕安排，纔擬分疏，便成窒礙，所以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眼若不寐，諸寐自除。若是英靈漢，聞山僧恁麼道，向文彩未彰以前，直截擔荷，卻較些子。苟若涉於塵思，未免困於途轍，祇如不歷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一氣不言。

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偶

一日冷地裏，將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性命，攝在一微塵裏，並無一人得知。所謂藏山於海，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去，寐者不覺耳。今日山僧普告大眾，還信得及麼？如信得及，見得徹，便好休去歇去。如信不及，見不徹，不妨朝參夕參，一朝參到無參處，遂顧左右云：始知無處不家山。師示微疾，遂掩死關，入室弟子，俱不易見。臨終，別眾眾請偈，師瞋目曰：要去便去，害甚熱大，旁有赤冶禪人求更名，師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塔全身於

續指錄卷九

林野奇

三

寺西。山翁恣爲之銘塔。師於示寂前，囑上首二隱，謚自閑覺集諸法嗣，逐一勘驗，然後許令開法。故通玄門下，得人爲盛云。天童悟嗣，共十二人。

京口夾山林泉本豫禪師。晚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脫白於姑蘇之堯峰，誦金剛經，因無所住，而生其心。句有省。初參博山來，來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鳥兒。師曰：鶴有九皋，翀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來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祇如諸方豎拂揚眉，又得甚麼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巖下虎，特地暗驚人。次參密雲悟和尚，其日已晚，便問夜

宿投人時如何。悟云。者裏歇不得。師云。豈無方便。悟拈拄杖。師接住。一送云。看破也。便出。後參碧山修和尚。修問那裏來。師云。武林。修云。怎知我者裏。師云。臭名難瞞。修云。汗汝耳。師便喝。修云。喝後如何。師云。猶是不知。修云。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麼。師擬掌。修云。猶弄虛在。師禮拜。一日。修云。今時學人。不肯著實用心。所以法門寥落。師云。雖然。如是大約。過在知識。如黃龍南公。不得慧明和尚痛折。云。何得知道出常情。修云。豈口傳耳授之所得耶。師吐舌。又一日入室。修云。我疑你不會。那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云。不但和

續指錄卷十九

林泉錄

五

尙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修曰。盡大地人疑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麼則某甲罪過。修曰。只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放某甲別通箇消息。修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賓主相逢縱奪家。喝下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沙。修然之。師開法。中山石湫。乃過報恩謝法。修將如意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揩磨。不得有忘。師乘如意入堂曰。者箇是堂上老人。爲豫上座作

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應良久。擊板頭一下。便出。上堂。諸佛心印。佛祖相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眾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便可作一無事道人。水邊林下。渴飲澗泉。飢餐松柏道遙。放曠任運。騰騰逆順。卷舒縱橫。自在待因緣時至。坐曲衆牀。提持向上宗乘。乃喝一喝云。還會向上宗乘麼。若也會得。堪紹吾宗。其或未然。不見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復喝一喝云。且道是金剛王寶劍耶。踞地獅子耶。探竿影草耶。一喝不

續指錄卷十九

林泉錄

五

作一喝用耶。這裏明得。卽會得雲門大師。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且道這句。便明得洞上宗旨。五位君臣。正偏回互。昔日洞山問曹山云。汝向甚麼處去。曹云。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恁麼酬答。且道者是偏中正耶。正中偏耶。正中來。偏中正。兼中到耶。夜半烏鷄停雪上。天明石女鏡中分。透得麼。若透得這箇。便知得瀉仰父子。大用大機。不見仰山問瀉

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馮山便下座歸方丈。仰山隨後入馮山問子適來問甚麼話。仰山再舉前語。馮曰：還記得我答汝否。仰曰：記得。馮曰：你試舉看。仰便珍重出去。馮曰：錯。仰回首云：開師弟來。莫道某甲無語。好你看他投機暗合。子孝父慈。識得麼。若識得這箇。便識得法眼。大師道：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不見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國師在旁聞之。忽然大悟。後住通玄峰。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眼聞云：只此一偈。可起吾宗。故悟心之士。在於明眼人前。一點也掩渠。

續指錄卷九

林泉錄

三

不得所以從上五宗。機緣聯綴。料揀正邪。總不出一心之用。亦不別當處之旨。若定當得。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把手同行。安邦定國。坐斷春風。唱無爲大化。啟妙用真機。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無向無背。無回無互。輝古騰今。光天徹地。森羅萬象。法法全該。大地山河。頭頭俱現。不在思量。豈煩卜度。廓徹靈明。直超情謂。會即便會。設或未然。山僧拄杖子。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以拄杖卓一下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下座。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捏斷百巾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卻。突出孤危。方教峻。

峭都盧收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即用。要舍即舍。要行即行。要藏即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應天真。頓教直下無思議。玄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上堂。般若無知。假黃鳥而有聲。法身無相應。翠竹以彰形。爾時金焦二山。忍俊不禁。將海門一口吸盡。直教水泄不通。山僧拄杖子。款款問道。儘你神力。喫怒還知。法身無爲。不墮諸數。麼。由是金焦二山。只得懍懍。而退。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驀拈拄杖曰：你看山僧拄杖子。得恁麼奇特。千峰頂上挑。

續指錄卷九

林泉錄

三

明月萬壑。溪頭探水瀾。復卓拄杖下座。示眾。十五日以前。汝諸人放出山水。十五日以後。汝諸人坐斷柴頭。正當十五日。山僧看破汝諸人。一著要出。出不得。要入。入不得。出不得。入不得。火裏眉毛。烏歷歷。自家鼻孔。急須參。碧眼胡僧。恆面壁。師一日開山。次握枯藤於手。謂僧云：此是曹家女。僧云：卻少箇謝家郎。在。師云：但得有女。何愁沒郎。僧云：也要完全。始得。師度藤與僧。僧擬接。師即擲下云：卻不相當。僧問：三更月落後。古殿燈殘。有一箇沒面目人來。如何相見。師云：笑殺人。笑殺人。進云：和尚笑箇什麼。師咄云：

你問頭也不識。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須彌倒卓半虛空。進云。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云。獼猴吞大象。僧問如何是虛空。師曰。你亦在裏許。僧曰。某甲不見虛空。師云。者瞎漢好與三十棒。師歷主武林寶巖。姑蘇堯峰。京口竹林。雖日雜傭作。不問操七箸。不倚重外護。舉足爲匡徒者法。順治丙戌冬。預計逝日。說偈辭眾。窆全身於山門之右。天童忞禪師銘其塔。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并語錄行世。天隱修嗣

續指掌錄卷十九

林景豫 笠庵問

三

寺無遮大會百日。應禱而生。幼失恃。病甚。飲酒不自好。年十六。始自驚曰。奈何使身心無措足之地哉。奮志讀書。一日偶過山寺。見楞嚴經云。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有疑特走謁磬山本師。教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一日本師與客立澗邊。提金剛經。山僧多口。本師驀劄云。如何是其心。當時不覺自失。二十四歲。姻事苦逼。竟宵遁至武林。脫白。嘗夜跪佛燈下。單提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不契。決計參方。聞金粟悟和尚在北禪。腰包趕入吳中。得蒙痛棒垂示。復上磬山。又遇山茨際兄。同

在山中。五更聞得一陣風聲。疑情頓釋。目前淨裸裸地。了無一法當情。直是通身慶快。作偈云。千玄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呈似本師。師云。玄妙卽不問。如何隔底句。擬對被棒。這裏卻又去不得。本師見我疑滯。示一頌云。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源處處通。根境脫然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看頌亦自了了。卻是臨機不得活脫自由。一日頌百丈併卻咽喉唇吻云。併卻咽喉唇吻。三人口闊一尺。夜半露柱相逢。橫吹無孔鐵笛。呈似本師。師云。露柱還有口麼。山僧云。熾然說師

續指掌錄卷十九

笠庵問

三

云。道得一半。進云。和尚又如何。師云。此問復何來。當時被這一撥。直下如團熱鐵火相似。次日呈似本師。師云。不得燒卻眉毛。山僧便喝。師云。燒卻了也。山僧轉身云。看這老漢一場敗闕。方纔不受人瞞。上堂。望刹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啣囉漢。電影裏穿針。弓弦上走馬。也須是箇衲僧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麻竹葦。千劄不回底。亦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舉拂子云。漫天網子百千重。上堂。我者裏禪。無你諸人歇足處。無你諸人依傍處。無你諸人計較搏量處。直下團熱鐵

火燄相似，你纔擬歇足，燒起腳跟了也。纔擬依傍，燎卻眉毛了也。纔擬計較，搏量自己，早打失眼睛，鼻孔了也。你若一總不恁麼，又有什麼氣息，湊泊也。湊泊他不得，躲避也。躲避他不得，除是你猛烈提取，始得道箇猛烈提取，已是蹉過多時也。到這裏，你諸人作麼生？顧左右云：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擲杖歸方丈。

據室天台來也。從者裏過，南嶽來也。從者裏過，四大部洲，盈衢塞路，無不從者裏驗行，放開也。由我捏聚也。由我卓拄杖云：今日不可戲論。雪嶠信和尚至，問你是那邊爲甚麼，又在者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

續指錄卷十九

荊庵問

三

成龍信曰：不會興雲作舞，在師曰：今日放大師過，茶次。信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大師莫瞞人好。山門前行次，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底東西。師曰：卻搔著大師痒處。信呵呵大笑，大眾作禮次。信左右顧視，眾佇立。師曰：都是老實頭。信曰：獅子窟中無異獸，爲甚麼？卻是老實頭。師曰：大師面前，誰敢出手。山茨禪師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盡屬化門邊事，不落今時。請師道一句。師曰：未問以前，答了也。曰：阿誰證明。師曰：十字街頭，廖胡子。又問先師不了事，你

我共知。作麼生與先師了卻？師曰：蒼天中更添冤苦。曰：非兄不委。師曰：逢人切莫錯舉。又問十年同學，唱拍板不相離。此去理安，兄還見我否？師曰：無人處，斫額相望。曰：渠無面目，望箇甚麼？師曰：草賊大敗，問拈椎豎拂，卽且置。斬新條，句道將來。師曰：一掌一握血，曰：須老兄始得。師曰：是我罪過，又問談玄說妙，先哲所訶，瞬目揚眉，今時禪弊，去此二途，如何是兄的？爲人處，師曰：我不教壞人家男女。曰：忒煞婆心。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順治乙未夏，磬山解制後，師將方丈所有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爲遺念。乃杖

續指錄卷十九

荊庵問

三

錫出遊，至武康報恩掃塔。晤秀禪師，備托法門細大，預定遊期於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應天寺。如期坐逝，弘覺恣爲之銘塔。天隱修嗣湖州報恩玉林通秀禪師，蓉城楊氏子。童子時，一長者令諸晚學，各閉目一回，反觀念起。眾童子各言起念畢，師良久云：某甲反觀，無念可得。參天隱，修和尚於磬山，命充侍司，隨堂坐香。一夕未閉靜，卽進方丈。修見云：今日香完何早？師云：自是我不去坐也。修云：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卽今亦無不坐。修慕拈案上石屋錄問云：者箇是甚麼？師云：卻請和尚道。修云：你

不道教老僧道師云情知和尚不敢道。修云石屋錄我爲甚不敢道。師云隨他去也。修云賊誣老僧。師者裏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修單側。竟忘入寮。至五鼓。修呼云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當初有箇龐居士。初見人時。也似你一般。孤孤迥迥。開口便問人。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爲甚。蹋向前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與汝道。師云某有一頌。修云汝頌云何。師呈頌云。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不相違。修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

續指掌錄卷十九

玉林秀

三

江水師於言下大悟。迺拂袖而出。自後凡有徵詰。皆當機不讓。修深肯之。師掩關蓉城江干。修遷武康報恩。連書促師云。老僧在報恩。精神日不如前。當知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卽來。有最要語分付。師得書。破關詣修。不作禮。近前叉手云。狂兒國土。父不容過者。箇峰頭。還是老漢住處麼。修云你且站下腳。與你道。師驚掀倒香案而出。修高聲云。將拄杖來。師遙應云。劍去久矣。次日修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喝住云。待我問了話白椎。便問云。昔日大唐國裏無禪師。而今國裏還有麼。修拈拄杖作打勢云。看棒。師便喝。修亦喝。

師復喝一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曾透上頭關。便出。修喝一喝。師亦喝。遙聞維那重白椎。師迺高聲云。歎死氣。住報恩上堂。拈拄杖曰。奇特因緣。須奇特人。拈出驚羣句子。於驚羣處舉揚。今日既遇奇特人。有奇特緣。真是驚羣處。且道驚羣句作麼生。舉羣召大眾曰。吳中石佛大。示眾舉道吾每執木劍。因緣云。吠虛逐塊。韓盧蔽著。半醒半醉漢子。終不免大家草裏。道吾若於者僧。纔欲取劍。便一脚蹋翻。儻其知非。不惟令彼頓易皮毛。自亦頭正尾正。那堪不示本分草料。木劍竟成戲具。示眾透脫末後

續指掌錄卷十九

玉林秀

三

牢關。雲庵正罵洞達。歷祖綱宗。妙喜猶阿。汝等諸人。趣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澀。後嶺風高。鳥泊難。示眾舉殃。囉摩羅產難。因緣云。且道世尊者兩語。是箇什麼道理。得恁麼靈驗。救得人家產難。驚喝一喝云。莫做夢。山僧爲汝諸人。說箇譬喻。恰似人來買生薑。世尊迺與他一大把人參。其時將去。竟作生薑受用。帶累人亂敲嚼。吞了吐不得。吐了吞不得。如今者裏有不亂敲嚼的出來。山僧與汝三十拄杖。何故。世尊當年折本。山僧今日與他上利。示眾舉唐州大乘。遵禪師上堂云。上來又不問。下去又

不疑不知不是是卽也大奇。師云其時無量大眾一時成道。僧問九峰看首座話師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僧叩門呈頌師云你門也入不得如何呈頌進云早已呈頌了也。師不開門僧久立憚懼而退。僧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莫亂話進云求和尙開示師云莫妄想。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洪武門前紅檣中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踢破鴻門樊噲怒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推倒須彌山捏殺恆沙佛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一華一國土一葉一釋迦進云四句已蒙師指示

續指月錄卷十九

玉林秀

三

末後一句事如何師便喝。僧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兒童摸壁行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卻拄杖子師云多少人飯籬邊餓死。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卻拄杖子師云百萬天人悉皆罔措。師問僧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主人公在甚處僧喝師作驚勢云嚇壞我。師問行堂云飯桶裏多少達磨眼睛堂罔措問火頭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說法還端的也未頭亦罔措師指旁立一僧云惟有者箇師僧解答話便

歸方丈。師問僧樹彫葉落時如何進云不隔一絲毫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僧喝師便打。師放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獵人捕我林中鹿賴有檀那贖得歸。居士問明知日用不離者箇爲甚麼道不得師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元昭居士述前生是芙蓉悅山長老并述山之行錄師云賈島有詩贈你士云其詩云何師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雪山成道頌云家在深山別覓山眼開何處著慚顏殷勤爲惜王孫醉月滿荷衣霜滿鬢。婆子燒庵頌云谿頭逐日飯王孫臨岐咄咄好生驚白眼阿婆能將將夾路桃花風雨聲。順治庚子師奉

續指月錄卷十九

玉林秀

甲

詔入都說法

內廷有客問一冊

世祖章皇帝勅大學士金之俊評註刊行機緣另見 奏對集未幾回山再詔入都路次槩辭參叩過高郵孫孝則居士奉母姚宜人求見師特泊舟禮拜次師問姚云平日做甚工夫姚曰誦持師曰正誦持時念頭淨盡無餘否曰不能師曰爲何不能曰心中有兒孫事師曰兒孫要世世相見好姚遽禮拜師謂士曰這裏還有做

者事的麼。士又問師入京幾時。師曰。兩三月。士曰。

何速。師曰。止許一箇道場。士曰。恐和尚作不得主。師

曰。作得主。師到京間。森首座為上淨髮。即命眾集薪燒。森上問。還許蓄髮。乃止。師奉命

禪師金印。師雖受歸。並未一經展視。龍池傳祖。剃

度師樂和尙塔。在宜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往葺治。乃

命豐首座督修。土人構禍。燬寺。豐羅回祿。師聞。盡屏

參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遊渡江。而北。至孫居士

家。改號無住。命士作偈。送隱東海。先是師初住報恩

識其畧曰。潛子不知何人。自得法。誓山人不知而

不愠。其志潛。值世危亂。其時潛布袋。和尚贈以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暗人少。問路白雲頭。其行潛遂稱潛子。士乃拈師自傳系以偈曰。

續指錄卷十九

玉林琇

望

至清江浦慈雲庵。示微疾。室中不留一物。撤去牀褥。

止畱一竹椅。危坐。惟飲冷水。日與南谷說梵網經。每

至夜半。輒笑曰。也大奇。我被孫居士算定了也。至第

七日。索筆作霞表子第一書云。本是無生。今亦無死。

此是正說。餘為魔說。擲筆而逝。時康熙乙卯七月初

十日也。先是師過江都。以後事囑黃于升居士。士以

問疾至。值師已寂。急為治龕。送天目建塔。天隱修嗣

南嶽綠蘿山茨通際禪師。邗之通州李氏子。兒時父遇

相師云。爾子骨格太清。年未必永。乃捨之出家。初侍

東隱若昧法師。聽講有會。禮辭參方。謁金粟悟和尚。

一見便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麼時節。師便

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云。今日起動和尚。

上磬山參修和尚。問昔日聞風。今朝覲面。覲面一

句。請師分付。修云。你試道看。師便禮拜。修云。也當不

得。師轉身使出。一日修問。只如百丈於馬祖喝下

得箇甚麼。師云。若有得。即鈍置馬祖也。修云。他道三

日耳聾。聾師云。某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修乃休去。

一日修問古人道。有句無。句子如何會。師云。石長

無根草。山藏不動雲。修云。如藤倚樹聾。師云。吾常於

此切。修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低頭出方丈。一

續指錄卷十九

山笑際

望

日修舉四藏鋒句問云。如何是就裏藏鋒。師云。梁皇

殿上道不識。如何是就事藏鋒。師云。今朝雨落階前

濕。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云。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如

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修云。

此四轉語。可紹先覺。雖然。也是搯七搭八。黃端伯

司理。請住東明祖庭。師云。問居士開先有省。推倒廬

山是否。士云。還見廬山麼。師云。待你扶起。士云。乍喚

東明。師云。作家作家。士休去。少頃。士問大師一向在

甚麼處住。師云。居士道山僧。即今在甚麼處住。士云。

出此門不得。師云。居士還出得此門麼。士擬議。師云。

卻是居士出此門不得。上堂舉翠巖真點胸常罵雲居舜老夫說無字禪。舜因有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師云山僧亦有一頌東明不會禪窮山住有年朝來炊白粥柴生滿竈煙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住綠蘿上堂山僧這裏也不論玄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你們生死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的公招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不勞久立珍重住南源示眾諸方有玄妙禪有性理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

續指錄卷九

山茨際

望

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敲噉山僧此間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畱得一把鈍鐵鋤頭逐日要諸人使用使用得純熟若到力忘於己手忘於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可立之地忽然鋤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眼睛大眾即今把柄在阿誰手裏驀擲拄杖云當陽拈出大家看僧問大死的人卻活時如何師云喚來與山僧洗脚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速禮三拜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分明記取僧問古人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審逢甚麼人師云不是別人崇

禎戊寅師登南岳愛祝融之勝止擲鉢峰下結茅而居蓋虎穴也了不為意桂林王聞而異之親至問道遣內臣侍候不絕於路願迎入宮堅卻之不得輒密跡去王不懌而焚其庵祝庵前石榴樹曰南來僧果有道耶樹即冬實未幾開花且結實王乃益加敬信訪師卓錫處折節步行三百里就見之復為建庵供養甲申春流賊蹂躪三楚山中日食不繼採薇救

天隱
修嗣

陽山松際印中通授禪師烏程嚴氏子年十七投道場

續指錄卷九

山茨際 松際授

望

山脫白修和尚示狗子話力參久之一旦聞畫眉聲大悟遂得法繼席磬山上堂門對千峰碧溪沿一逕幽更求玄妙旨撥火覓浮漚遂下座師性恬退以應對繁未幾辭去深隱於蘇之陽山僧問如何是和尙悟處師曰瞞人不得又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殿角鶉鳩啼僧問雪峰陞座輒出木毬玄沙捉來安在舊處因緣師云陽山不妨再覲便入方丈拈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公案師云趙州這箇無字十人五雙疑著可憐自家性命且無知猶向狗邊討非是頌三玄三要云第一玄泥牛踏潑

水中天千星萬宿一時亂明眼何能別正偏第二玄
陽燄橫谿白似泉笑看緣木求魚者不顧忙忙去下
筌第三玄坐看虛空駕鐵船南北東西津莫問送風
還把藕絲牽第一要夜半月輪照石女面私情不比
尋常貌第二要龍吟并虎嘯驚起夢中兒頻把親娘
叫第三要一曲無生調不是箇知音那識其中妙總
頌云三玄三要祖師關無限禪人到此難畢竟問余
玄要旨清溪流出水潺湲 師山居深僻問道者罕
得一見自澤侍者領去衣拂並不再記一人海內高
之天隱修嗣
已上五人

續指錄卷九

松隱後

聖

福建建寧雲峰衡石鈞禪師錢塘潘氏子徧歷諸方每
有夙契終不自諾復謁佛日方深得洞上微指方與
鴛湖用友善用晚年多疾以不得其嗣爲己憂方效
道吾與夾山故事遂指師參用於普明洞徹圓常一
日用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
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夢見空花用曰臨濟有一句
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用便打師又喝用又打師禮
拜用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 上堂雲生寶樹
風敲翠竹勒破鷄鳴徧地塗毒這是無趣老人的落
處卽今還有知落處的麼有卽出來通箇消息 順

治丙戌四月初六日示寂龔湖
用嗣
續指月錄卷十九

續指月錄卷十九

建寧鈞

聖

續指月錄卷二十

六祖下三十五世

曹洞宗

北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別號清涼唐縣人。族姓楊。年十歲。矢願出家。投金臺廣德大慈老宿披剃。自念生死事大。受具參方。初遊講席。博探性相宗旨。於邊禮二法師座下。為唱導之師。一日偶聽古道法主講楞嚴經。至七處徵心處。頓悟緣生不實。法海深遠。乃心自愧。赧腰包直上少林。參幻休潤和尚。於立雪庭禮拜。次潤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

續指月錄卷二十

慈舟念

十一

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潤曰。恁麼則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潤可之。即命典維那。余集生云。二大老鷲地相逢。如馬伏波。陳師反正。俱妙似孫。武子用兵。進退合宜。如龍插翼。似虎帶角。直是櫻他不得。近他不得。然雖如此。同互處各見機宜。畢竟茫無涯畔。若據明眼人看來。各與拄杖三十。何故聲急。須著眼看。仙。一日師至五乳峰前。隨喜初祖。達摩大師九年面壁處。忽然契悟。從上大法。亟詣潤方丈。呈偈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潤即為印證。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眾生。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十餘年矣。今將從上佛祖。心印源流。付囑於汝。汝當上

體佛祖之心為心。以續慧命。燈燈相繼。毋令喪失。然

雖如是。尚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師禮拜受囑。潤復

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

淨風頭露。師掩關五臺。晝則一食。夜則孤坐。久之

自念。差別智不可不明。乃肆遊諸方。一切苦行人所

頹感者。師皆身親歷。後至石城。精厲過分。雙目忽盲。

師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將身心一時放下。硬坐七

日。雙目復明。南遊普陀歸。由越之止風塗。眾請說

法。湛然澄公來參。師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

滄海遙。時如何。澄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復

續指月錄卷二十

慈舟念

十二

舉洞上宗旨。逐一問澄。澄乃說偈呈似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師閱曰。語句緜密。不落終始。真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曰。汝後開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為甘露。吐五乳。峰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師應請住。禾之東。塔豫之雲。居匡廬。後欲投老臺山。越中緇白。力挽師歸寶林道場。汰如河法師續高僧傳。稱師為清涼國師。後身示寂。後法嗣湛

然澄公迎龕塔於顯聖南山之麓幻休潤嗣

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豫章新建胡氏子投上藍寺

薙染年十五遇知休老宿指示禪要遂從休遊憩南

嶽淨瓶崖朝夕參叩休曰欲究明此事須將宗教葛

藤穿過始得指參遜庵昂昂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

切不可一知半解入渠胸臆第令南詢自參自悟

休指張拙頌勸其履踐師曰真如尚不可為何頌之

有休指往少室參幻休潤禪師潤上堂師問如何是

洞上宗風潤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師曰和尚

還別有否潤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大

續指錄卷二十

無言道

三

悟即呈偈曰雲攢絕頂月鎖幽巖石人撫掌木女舒

顏潤頷之乃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唱玄提

妙絕玄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萬歷

庚寅嵩山四眾請住少室祖庭周藩國主迎師說法

主大開悟汝寧王聞之亦迎師至世子病足倚杖而

視師乃引之周行七轉汗流如注而足即瘳僧問

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

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問如何是新

年頭佛法師豎拂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來年更有新

條在不假重重為指陳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

四時行焉一老宿又問如何是無言師曰百物生焉

師機鋒敏捷襟懷平實後逝寂塔於少室祖塋幻休潤嗣

內丘智空了庵禪師本邑張氏子弱冠出家禮羅漢覺

公祝髮初事蓬山天然禪師次歷燕都徧訪禪伯靡

不升堂入室深造其闢奧復聞鄴下古風和尚開法

於真定舍利樞衣座下決擇六載已而又值豫章大

千潤和尚主少林結同志五人往謁潤一見以大器

期之許入室凡室中徵詰皆迎刃而解服勤五載方

領衣法頂像歸里京城衲子恭就廣慈蘭若請師開

法僧問懷才抱德來時和尚如何相見師曰看君

續指錄卷二十

智空庵

四

好似南陽隱不待茅廬三請來僧曰知音有幾人師

曰還記得梁甫吟也無僧無語師曰蝦蟇打鼓蚓吹

簫師名振長安列刹相望禮聘開法日無虛席後

因見達觀慈山二大師皆為弘法羅難謂眾曰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直下抽身南還就內丘結草庵二十

年足不踰戶天啟四年十二月初五日端坐而化

壽八十五門人智融等塔於本寺之後幻休潤嗣

上黨宗教驚谷妙銀禪師邯鄲苗氏子生有異相宛如

梵僧父母知其非世俗中人送本邑杜家庵剃度一

日看天童頌臨濟三聖不得滅卻正法眼藏機緣有

云心心相印。祖祖傳燈。想佛祖授受之道。必肘後弓有玄符。豈直熟讀禮誦衣鉢束身。能荷佛祖之事乎。遂出參方。謁大千潤和尚。得法開堂。上黨道間帝闕。說法內廷。辭歸鄴下。後遇流賊犯上黨。眾請入城避之。師曰。有何不了。乃避之耶。是夜無疾笑談而逝。門人奉全身塔於宗法院之東北隅。幻休潤嗣

象城淨業無疑。真信禪師。別號西巖。蓬山皇親劉氏子。禮城之中陽現公。出家受具。常書華嚴經。一夕書入法界品。至中夜無燈。金光滿室。緇素無不驚異。現公以若作聖解。即受羣邪語示之。勉其往參大千潤和

續指月錄卷二十

宗教錄 無疑信

五

尚潤教看父母未生前話。力參數載。始得有省。呈似潤潤急索曰。速道。師曰。狸奴今日翻筋斗。報道娘生鼻孔真。潤乃付囑。幻休潤嗣

南宮令于鍾英居士。字見明。河南鄴下人。生而胎素。長舉孝廉。屢上公車。不第。謂同胞曰。人生各有夙懷。願隨所慕。今既不能遂志龍門。想選佛場中。心空及第。亦不可獨讓龐公。既就都門探蹟。禪講撥草。瞻風深得智空禪師切磋。深入少林闢闢。聞大千潤和尚奉命入都。駐錫大悲禪寺。士往咨決。門下凡三載。一日請益。如何是自己清淨法身。潤曰。四肢百骸。九竅

六臟備賅。而存焉。又不許向這裏會取。限三日。道得契。即為授記。一夜至五更。忽聞禪堂開靜鐘響。豁然

省契。遂擊方丈告報曰。我會也。潤乃把住曰。速道。速道。士呈偈曰。逃禪來扣少林風。末後鐘鳴一竅通。我做維那師便問。幾椎打破太虛空。潤囑之曰。竿頭進步。現宰官身。修菩薩行。無不可者。後士第進士。初知南宮。旋棄去。就鄴郡南北創廣濟寶蓮禪院二處。開堂說法。嘗有偈曰。金榜慚將名姓傳。濫竿三縣小烹鮮。而今拋向雲霄外。蓮社虎溪度歲年。又曰。久歷叢林。每自憐。為調心性不知年。寂光法爾周沙界。廓

續指月錄卷二十

于居士

六

落無依笑普賢

幻休潤嗣已上六人

建昌黃龍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誕時難產。祖父誦金剛般若經。而婉因名經。初生顛異。長貌蒼古。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塾師異之。長依廩山忠和尚出家。常疑金剛四句偈。必有指據。偶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遂辭廩山。隱峨峰。嘗登絕頂。顧盼而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峰。眼中廣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處同。結廬三年。人無知者。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日夜提撕。至

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次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南唐依頌云。廣州城外一片石。多少刺史移不入。老僧舉起示諸方。孟嘗夜渡秦關黑。莫測鬼莫測。三百年來大好山。巍巍占斷大唐國。巨音選頌云。處處春風草離離。不堪悲處更堪悲。巨靈劈破華山路。虎勢龍威在此時。遂往廩山呈偈。忠和尙卽爲印可。始許薙髮受具。自此服勤左右。日夕溫研。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出住寶方時師年五十一矣。師住山日有僧問師住山前曾見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徧參蓮池宏達觀。可憐山清諸大老。語各投契。名布叢林。師至少室禮祖塔。會無言宗主。言見師舉揚奇特。乃與

續指錄卷二十

壽昌經

七

河南當道熊公尙父請師就寺說法。峨峰入院。日上堂。大眾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的。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大眾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麼。函蓋乾坤。隨波逐浪。麼。截斷眾流。擡薦商量麼。大用現前。採竿影草。麼。當陽撒出金剛寶劍。麼。據實而論。窮劫不盡。且要具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卽不圖圖打作一塊。始可定叢林之是非。驗學者之邪正。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轍。然此道離微昧

續指錄卷二十

壽昌經

八

之久矣。眾中有大智者。當拌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爲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拌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人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伶俐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此。不得春風。華不開。且謾道及至華開。又吹落。上堂。臘月逢辰。叢林設粥。所爲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下。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若恁麼。則三世諸佛。已立下風。况迦文佛乎。且道。狸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曰。爲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寶坊不免連狸奴白牯。一齊趕出三門下。何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正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首座曰。和尙。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尙。分上卽得。某甲則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座曰。間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問弦子。下座。觀音誕日上堂。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話。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只知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情無情。從何而起。道得。卽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饒舌。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上堂。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

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機。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切。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趕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攪槍拂人間之孽屑。提塵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為向上事。且道出格限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咦。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撥。聖賢悲。久立珍重。上堂。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

續指錄卷二十

壽昌

九

掠虛漢。竺庵成拈云。臺山一案。拈卻多少人。鼻孔。換卻多少人。眼睛。者僧也。解詐明頭。及手老漢。拈出箇柴頭。向他面前一吹。直得退。身無路。且道者一棒。他還知落處麼。師問僧如何。是佛僧無語。師云。佛也不識。僧云。某甲初機。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云。野猿峰頂空哀哭。僧禮去。僧問和尚因甚不行腳。師云。木馬休鞭。橫兩腿。鐵牛不索。莽低頭。白鶴啄魚。頸項直。斑鳩呼雨。嘴頭鉤。會麼。僧無對。師云。行腳去。僧問經年不會。請師方便。師云。且將不會底來。曰。鐵橛子。師云。未是不會底。曰。和尚也不得拗。直作曲。師云。老僧眼若摩尼。曰。某甲不會。師喝出。僧問有人不通宗教。不達性理。和尚還接否。師云。不接。曰。為甚不接。師云。為伊不通達。曰。已通達者。即接耶。師云。亦不接。曰。為甚不接。師云。為伊已通達也。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云。若得恁麼。老僧接之。曰。請師接。師即打。曰。情知和尚只會恁麼。師連打出。僧問未相見時如何。師云。今日不答話。進云。相見後如何。師云。向道不答話。僧又擬伸問。師即打云。鈍置殺人。僧問如何是壽昌境。師云。雲散晴空。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天地清平。海眾寧。如何得不被境風飄泊。師云。挂印封侯。猶不樂。作麼生得大安樂。師云。不雜碎。無繩自縛。曰。和尚還安樂否。師云。

續指錄卷二十

壽昌

十

你試看僧喝師卽打。洞山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如意珍藏鑑眾賢。雖然萬派皆相應。宛爾無離玉座前。偏中正。應物現形不涉定。但見千差共一宗。不分貴賤皆寧靜。正中來。九重勅旨徧天涯。發令通行寧朕兆。玄音利樂絕纖埃。偏中至。靈機廓運撐天地。一塵不控大慈威。唯克自心存利濟。兼中到。妙不拘。玄契妙。親賢避惡悉無依。入聖超凡俱不要。師住寶坊峨峰壽昌三刹。別建庵院二十餘所。七旬尙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蕭然。惟作具而已。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每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

續指月錄卷二十

壽昌經

十一

萬歷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謂眾曰。老僧自此不復砌石矣。眾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一著。大眾切宜珍重。新正十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眾環侍不懌。師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可笑無生法忍。將何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聊安此道場。十四日書辭道俗。十六日作舉火偈曰。無始劫來祇這箇。今日依然又這箇。復將這箇了那箇。這箇那箇同安樂。復命侍者代爲

發火宣偈。次晨取水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迺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茶毘火光五色。頂骨諸牙不壞。卽於本寺方丈建塔。廩山忠祠。慈山德清禪師題師像曰。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纓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石鞞箭。只要射箇人。應茲早奔竄。忽撞頑石頭。跌羽一齊限。拋出鐵。渾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辯。

續指月錄卷二十

續指月錄卷二十

壽昌經

十二

續指月錄尊宿集

盧陵聶 先樂讀編輯

濟陽江 湘郢上參訂

尊宿機錄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云祇是箇草裏陣遂參福巖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錄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 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闢宗風

續指月錄尊宿集

薦福古

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云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又云莫 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云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云吽吽 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眾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 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

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 冬至日示寂書辭眾偈曰天地本同根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恰逢冬至日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密偈畢而逝

嘉興聖壽宜翁可觀禪師出家南屏從車溪得省住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盡衣鉢也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院適重九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續指月錄尊宿集

宜翁觀 普覺明 淨戒密 青州覺

臨安靈隱普覺清明禪師因奉旨斷還九里松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腳頭并腳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東西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十里荷花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爲薦福古嗣法上首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卽未是

青州佛覺禪師頌仰山師子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

一日佛日義禪師詣師道場自搥鼓上堂抑揚雲門臨濟宗風平分半座不辭而去。

圓通善國師佛日自江右至燕窩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撥著一箇會佛法者師叉手進曰自是和尙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得法後住延聖示眾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

續指月錄尊宿集

圓通善 玄悟五

三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大陽曰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卽今腳根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到人間。

燕山慶壽玄悟玉禪師金世宗令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曰者是甚麼字時圓通在座應聲答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

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挂礙佛佛心心佛若依心也是塵師答謝曰無爲無作認著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佛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境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爲圓通善入室弟子記前後常作頌曰妄想元來本是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別人。

高郵定禪師初參玄悟室中舉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於言下有省。僧問透網金

續指月錄尊宿集

趙文孺 高郵定 馮山初

四

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馮山太初禪師字子愚溫陵人世爲儒者師偶儻有大志所爲詩文皆不凡士大夫多推目之一旦棄去選佛於尊勝以律自檢盡去豪舉之習出嶺徧參叢林有聲久之罷參歸閩會南劍報恩虛席郡守陳宓聞師名命主之未幾真德秀西山居士延師主大瀉二十餘載日繞萬指師說法縱橫博大不讓古尊宿西山旣致政每與師游從容論道莫不心醉大抵師以平實接人故諸儒雅重之。

中觀沼禪師海雲印簡之受業師也常誨海雲曰汝所

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令身心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省。方可與吾相見。後同海雲爲元兵所劫。北渡至朔方。元國主署師慈雲。正覺大師之號。及師將示寂。有羽客楊至。慎求偈。師命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師曰。三日後。時五月二十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逝。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懷安聶氏子。屢叩名宿。後得法於雪峰佛海禪師。郡帥舉住雪峰。凡七載。退居西菴。

續貞鑑寶集

中觀沼 樵隱逸

五

皇慶二年。復奉旨再住。賜佛智之號。凡六年。謝去。至泰定二年。仍奉旨補前席。又居七載。師三住雪峰。百廢具修。大爲法門盛事。嘗序雪峰錄。有曰。老眞覺自德山一棒。桶底脫後。直得齋店月寒。象峰雪齋。攬靛翻於一杓。彰大用於三毬。譬之轟百億雷。霆於四天之下。曠數百世。眞聲愈宏。所有垂示。流出胸襟。蓋天蓋地。廣陵一奏。么絃。下里不復聲矣。元統二年。示寂。塔於佛海塔傍。

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十方銷殞。忽悟。遂造河朔汶禪師。陳所見。汶可之。臨終

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獎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修習禪定。遐邇皈依。一日於定中。游獎山。至玄獎禪師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還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眾曰。吾今化緣已畢。卽當入滅。復說偈曰。四十餘年寄俗塵。如今卻顯箇中尊。巖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滿樹春。鐵船無舵亦無蓬。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覽無跡。虛空

續貞鑑寶集

子範洪 獎山模

六

撞破見端的。縱教鐵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復曰。西天第二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往象鼻巖前。亦當如是。乃入龍奮迅三昧。時雲霧四起。雷雨大作。繼而化火自焚。眾收靈骨。塔於菴之西。

鄭州普照佛光道悟禪師。蘭州寇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往參白雲海禪師。遂承印記。元泰定二十四年。出主

普照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游於雒中嘗曰道我
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
非凡非聖耶卻向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入
滅

鴈山羅漢寺證首座目瞽見道明白晨朝躬自汛掃或
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豎起苕帚示之又問
真淨界中本無一塵掃箇甚麼座亦豎起苕帚示之
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
煙清溪有水何曾飲綠野不耕長自眠箇箇腳跟皆
點地頭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

作麼牽

續指月錄尊宿集

佛光悟 證首座
省慧思

七

溫州靈雲省菴思禪師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
同時發心出家祖父遺業悉散眾親徧叩諸方後出
世靈雲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
籃菜籃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
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搜搜頭狗走抖擻口晚年
退居靈雲之前山至正甲申空室偕數衲往謁時
師年踰九十矣龐眉皓髮頰然清養拽履而出且行
且問曰何處來空室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室曰謾
老和尚不得師曰且坐吃茶

文獻公黃潛居士字晉卿婺之義烏人元天歷初詔天
下僧儒善書者會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尊經士
亦預焉每食必與眾僧共處若別爲治具則不樂甚
至詬罵不食而去嘗題懸崖墨蘭曰嫋嫋春風一樣
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他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
手時題東坡像贊曰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已
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覽他年身外身題山
谷像曰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華香披圖面
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

峽北和尚姓蔣不知何許人年十五涉獵經史言辭簡

續指月錄尊宿集

黃潛 峽北

八

邃擊首垢面動靜不羈至正初抵松江沈氏家園常
題詩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
夢向誰說豎起空拳指白雲又曰不偏不倚立於
中不著西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鈞
蒼龍一日謂眾僧曰吾垂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絕而
蛻

奉化雪竇常藏主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爲常達
磨云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鐵牛曰百
煉爐中輓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
者回端不入胞胎頌海門偈曰業風吹起浪如山

多少漁翁著腳難。拚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戶不曾關。頌苦荀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閒嚼著味全真。又息菴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峰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台州黃巖濠頭丁安人。法諱覺真。號竺心。初見絕田耕於委羽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復參涌泉古愚泉曰。良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安曰。特來禮拜和尙。泉曰。者裏容你不得。安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泉便休去。往鴈山春雨菴謁無際。纔入

續指月錄尊宿集

常藏主 丁安人 勉侍者 鑪工

九

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淨。際曰。不是不是。安擬進語。被際喝出。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臥內。安問是什麼。僧曰。行腳僧。安遽指其足曰。草鞋縲斷。爲甚不知。僧無語。安便將包笠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一日明因奎禪師相看。安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明曰。且道是男是女。安曰。鷄銜燈盞走。鼈齧釣魚竿。

慶元育王勉侍者。送同事僧遊台鴈。偈曰。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鴈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

本不生死亦非死。祕魔擎杖俱胠豎指。

鑪工張德道者。鄞之下水人。一日大雪。沙彌團雪作佛像。眾皆述偈詠之。德亦隨後占偈曰。一華擎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

永福靈江浩首座。依古林於饒州永福居第一座。結夏秉拂。僧問進一步時如何。座曰。撞牆撞壁。曰退一步時如何。座曰。墮坑落壑。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座曰。立地死漢。

天歷老素首座。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有僧得其

續指月錄尊宿集

浩首座 素首座 會藏主 魁庵主

十

山居述懷三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洛父。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華。尖頭屋子不教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猨掠黃葉。卻如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自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修涅槃堂。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慕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

杭州天目一山魁菴主。蘇州人也。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巖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

子弟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主乘肩輿至其舍覺而產一子翌旦登山候之果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元幼讀書補邑庠娶妻子年三十一旦忽自猛省遂棄家縛茅於東峯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和尚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舉止閒雅應對從容叩其所以乃知其爲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公前身與平石翁爲莫逆交翁今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何不通箇信息亦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主欣然揮毫作偈寄之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續背簪集

壽昌庵 寶首座 住首座 唯西堂

十一

溫州壽昌絕照輝禪師嘗坐夏於淨慈東園寮壁間有水墨大士像師朝夕禮拜懇禱甚切一日忽見淨瓶水從壁涌出通身慶快從此智鑑日明嘗有偈曰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凭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

明州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華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

明州天童幻菴住首座禮應菴祖塔偈曰眈眈睡虎管窺斑便把中峯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箇兒孫乞活

也應難

明州天童默中唯西堂詠蠶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蘇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拌得入爲人只在一絲頭佛隴宜興可上座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已眾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瑞州九峯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喫十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裝半邊天台雲峯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參日溪詠公於天寧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卻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

續背簪集

可上座 壽首座 無蓋燈

十二

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師便喝師遽禮拜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師曰開口卽錯溪頷之出參諸方尋卓錫上雲峯影不出山者五十年 洪武二年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如何師笑曰昔德山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山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唧阿唧師良久曰如此喚作病得否眾無語師曰色身無常蚤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抄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

而逝。

徑山傑峯英禪師金華人初為徑山首座歸鄞楚石琦有偈送之曰凌霄峯頭第一座摩訶衍法皆明破百非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誰敢和上堂衲僧行履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賊又偈曰清平世界罷干戈無奈兒曹籍甚何急水灘頭拋直釣錦鱗不遇枉哆囉尋常持金剛般若經一日持經畢即泊然而逝。

徑山敬菴莊禪師台州人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廣慈菴出家久之徧參知識了徹宗源會於越中主

續指錄寶笈集

傑峰英 敬庵莊 祐上座

十三

二刹稍不如意即辭去往依全室於天界全處以二座未幾推主徑山道化隆盛永樂十二年奉詔入京同修大典寓天界三載少師姚公等交章薦師住持堅辭不受歸徑山示寂塔於水嶺小池上。

淮南祐上座者久歷叢席儕輩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疏居無何語眾曰吾去矣或謂其戲也迫之求頌即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跌坐奄化主事僧亟呼撼之師復張目舉手謝曰不致上累善為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

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佛妙禪師昆明人出家於天華寺洪武十六年赴京賜衣鉢杖錫遊浙之徑山宣德四年十二月沐浴更衣書偈曰去年七十九今年滿八十萬里為參尋世緣今已畢擲筆端坐而化。

杭州仙林雪庭禪師杭之仁和桂氏子毀齒喪父患痘風因雙目短視數求出家謁休休於仙林一見契合閱楞嚴至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有省後因除夕聞鐘聲不覺數年行履忽爾浩脫偈曰圓響心非聞大

續指錄寶笈集

佛妙 仙林庭 白雲星 月林鏡

十四

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師自號梅雪隱人又曰幻寄嘗曰夫幻即寄之踪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真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吉州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閩之長汀張氏子落髮受具專修止觀忽歎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如生死何遂徧叩名宿機緣有契隱蕭峯二十餘年太守汪公勉師出世師復移茅深入學侶嚮至漸成精藍一日辭眾曰吾去矣眾問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本來機鐵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

身塔於本山。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少穎異。釋齡出家。間扣名碩。俾參本來人。久而有省。作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慕然揪著箇鼻孔。試看元來是白丁。

金陵永安古淵清禪師。聞鷄鳴。有省。偈曰。喔喔金鷄報曉時。不因它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和尚。隨眾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

續指月錄

古淵清

伏牛理

十五

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峯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有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之句。過方求證。方曰。伏牛打七。卽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喝曰。卽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方大笑曰。如是如是。

杭州雲棲蓮池祿宏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和尙祝髮。北遊參徧融。後謁笑巖於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師恍然辭歸。過東昌道中。

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

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住雲

棲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

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卻法

師。畱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

郎。卻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

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銓部

虞公瀆。熙。問慧日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日自甘

窮子。捨己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

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二高臥不起。令慧日顯異。

續指月錄

雲棲宏

十六

或眾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癱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沈疴潰散。毒血淋漓。萬派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眾起。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祇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花。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來堅實心。題自像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畱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樣。

不兩樣。三十棒。問參禪念佛。可得用融通否。師曰。若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靈萬里。宴坐邊擬。問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箇甚麼。新春日示眾。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卻昨日作麼生。萬歷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師將示寂。預別眾曰。半月後。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示微疾。面西而逝。

徑山紫柏達觀真可禪師。吳江灘缺沈氏子。年十七剃

續指月錄

雲棲宏 紫柏可

十七

髮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遂遊江南。居無定所。後住燕山。有居士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士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士遂問。師忽擊案曰。聞麼。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麼。又曰。汝是有心聞。無心聞。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復說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萬歷癸卯秋。忌師者以他事陷師。罹難。先是神宗皇帝手書金剛

般若偶汗下。漬紙疑當更易。亟遣近侍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師被逮。日上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曰。著審而已。拷訊時。神色自如。備嘗笞楚。抵死以傳燈未續。則我出世慧命。一大負。餘無他言。始終不屈。至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法司定案。欲死。師說偈曰。一笑絲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枷花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侍者痛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

續指月錄

紫柏可

十八

仍作此去就耶。時有吳生者。侍問大法。復爲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語畢端坐而逝。御史曹學程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張目笑。而別。獄中香雲不散。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浮葬於慈恩寺外。後迎龕建塔。徑山著有紫柏集行世。瑞州黃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年十六。患痘垂絕。叔兄議許出家。乃甦。祝髮。蕩山有老僧謂之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聞悚然。卽事參訪。聞僧舉問大休。如何是西

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徧參江浙名宿。謁廬山大安禪師。安問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猛然開悟。偶見麪一盆在當路。掇起送入櫃中。見有果籠。將手推開。不覺失手。櫃蓋打頭。渾身汗流。笑曰：徧大地是箇無念。何疑之有。將前疑滯一齊打破。萬歷辛巳。往龍湖同李卓吾居士至駟馬山。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依文講訖。士曰：無念。你說看。師將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這箇響。師忽猛省。乃知十地菩薩。夢見眾生。身墮大河。欲救度故。

續指錄彙集

無念有

十九

起勇猛心。發大精進。人法兩空。始得入門。全無干涉。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踪。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問：古人迸除卻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卻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卻口。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

尙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尙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

夔州白馬儀峰方象禪師。達州羅氏子。參如何是鬼神。覩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徧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繇。用盡機思。無處求。窗前移步竈門下。白雲青峰。齊點頭。齊點頭。南嶽天台共一籌。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麻捻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嬾插堂前者炷香。無幻聞之曰：此人曾作細密工夫來。萬

續指錄彙集

白馬象

三十

歷壬辰秋。歸達州。中興白馬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煙。師平昔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蠹字。一面書犇字。凡答話。多舉而搖之。示寂。塔於龍神山。

廣信鵝湖養庵心禪師。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譚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雒之太平落髮。南歸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因因聲。不知何所住。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故里。住靈山。畫大圓相於壁。

間題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
圈外下得註腳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憊懶。
後住鵝湖十年不立座。元博山參以趙州無字話相
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鵝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
立少年。兩道眉毛八箇緞。須知佛祖不容前。師嘗
以無門鎖置丈室。以驗諸方。偈曰。上古雷傳鎖。憑君
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歷丁卯二月
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復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
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
日紅。端坐而逝。

續指月錄舊集

鵝湖心

三

杭州真寂聞谷廣印禪師。嘉善周氏子。母夢玄武神仗
劍。率諸甲士擁護其門而生。七歲常瞑目端坐。父母
送之杭州開元寺。剃度後。師歸省親。母誡之曰。三朝
新婦。一世禪和。子其勉之。師每述其兩句。終身受用
不盡。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
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儀峰和尚結茅清平。往叩
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
教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尋
上雙徑。結茆白雲峰下。看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
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曰。卻是虛空講得經。

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娘生鼻。錯認葫蘆作淨
瓶。於是往雲棲。盡得蓮大師之益。次參龍池傳和
尚。適傳負暄階下。師問曰。和尚在那裏。傳曰。恰好不
在。師卽展禮。人事畢。傳出所著德山托鉢頌。示師。且
曰。汝別頌看。師卽頌曰。末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
太諍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傳喜甚。
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傳曰。更
欲如何。師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傳憮然曰。當今
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
一頭地矣。瀕行。傳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

續指月錄舊集

聞谷印

三

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傳曰。如何是密啟其意。師曰。
今日不打宜興轉。傳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北遊五
臺。還真寂。四眾懇請開堂。師堅持不肯。遂南遊。隱建
州廢寺。及自閩歸。司理黃端伯復以爲請。師曰。某孀
居久矣。豈更適人耶。師生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
外馳。雖洞透祖關。而挽回流俗。終不以悟自居。教律
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其微。時或爲眾演說。聞者靡
不心服。崇禎丙子臘月。辭眾告寂。塔全身於孔青
之陽。

海虞破山洞。聞法乘禪師。別號雪柏。吳江李氏子。少從

華山剃度單身行脚參紫柏可尊者可問一句中具三玄卽不問一玄中具三要如何師屈指曰也是死蛇當頭可大悅以禪虎稱之一時名重叢林師住天目中雲庵雪嶠信參次師坐火箱口喃喃地信卽跳入火箱同坐曰口喃喃地作甚麼師笑曰汝從何處來到此天目信曰從無陰陽地上來師默然信卽跳下火箱林臯豫參師適在山門相遇師曰那裏來豫展兩手師曰這裏天王殿倒卻還知麼豫曰既是天王殿爲甚麼倒卻師曰賊師一日謂巖天池曰穹窿山昨夜點頭矣不知居士道箇甚麼勿謂三

續指月錄

詞類

圭

世諸佛口挂東壁也如居士灑灑落落不妨我多多和和師住破山舉漢月藏爲首座每言近日禪病往往搏量公案註解因緣磨楞合縫稱斤度兩不惟自隔千生更復陷人無算天啟三年七月臨示寂呼侍者至卽爲坐脫供全身三七日儼然如生世壽七十二塔於破山寺南牧雲門禪師刊師語錄十卷行世雪嶠信和尚爲之敘

達澄受昭禪師通州人不言姓氏嘗參天童悟充西堂未幾忽棄去人莫測其意或嚴寒履冰或深夜陟嶽或俗其頂或民其衣獨語咄咄不休或談鬼幻事聞

者疑駭遇眾環拜視如路人輒叱之曰我不識汝或反拜之林和尚迎師住天童丈室禮敬甚恭少頃所有牀坐一時擊碎擲階下眾愕不知所謂更爲陳設師卽掩戶不語粥飯從牖入徒眾每隔戶稱名禮拜師皆不內忽一日逸去不知所之四眾悲戀牧雲門爲師立師行道

江陰黃毓祺介子居士晤費隱容於金粟自敘到過天童容云曾住幾時士云七八日容云還得天童意旨麼士云不得容云既不得莫是蹉過麼士云若有得則真是蹉過容云今日識得居士也士乃休士久

續指月錄

達澄昭 黃介子

圭

依悟和尚大有入處悟化後同門法嗣請士結集悟和尚語錄書問行世後鼎遷士被執石頭城獄留題山翁恣恠云憶自黃巖嗣席天童踞先覺堂卓卓孤風楔以楔出毒以毒攻蛇吞鼈鼻虎齧大虫正令全提孰敢嬰鋒出語成詠百折不窮佛果銜官大慧附庸糠粃之導往來愚衷國難以來蹤迹西東兄遊天外我戲園中世出世間皆大英雄不負先師舊衲蒙茸眉毛結供鼻孔氣通曹谿正脈臨濟眞宗是木上座亦號山翁粵三日將決矣復作絕命詩曰劍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腳自爲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

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脩羅手其奈雙丸忽跳何以一破筵書寄牧雲門禪師然後坐脫園中

明州白雲延祥鹿門西師太楚之襄陽人也姓氏未詳早歲博通教典至濠泗間士大夫皆尊禮之不啻蓮社遠公矣於壽霍適中之地營場房化城二刹後聞密老人唱導天童師易服腰包即詣座下悟一見契重之深錐痛割盡捐寶惜未幾呈偈曰幾度喫棒最親切歷劫狂心當下歇不用擬議問如何覲體分明皮破血悟印可久之密老人過通玄遷化師聞白雲

續指錄彙集

鹿門西

三五

相距不遠即往觀之曰吾夙緣在矣有一虎出林伏師前眾皆驚愕師曰莫驚乃護三寶神也即廬其址虎乃為侍人皆言為之常禪師再來也郡伯韋公嚮師風訪於廬果見其道行精嚴容貌雍肅虎侍之異曰予與龐公霄壤之不侔而有同然也即捐資贖產聿成梵宇為白雲之中興也師於順治戊戌臘月一日辰刻集眾囑曰本寺當作十方叢席無違我願聞維後將吾骨為粉散於東湖令水族得利切勿營塔言畢書偈脚跌而逝當晚侍虎悲嚎三日亦終弟子奉師全身三年顏貌不變後闍維舍利無數弟子將

半骨散湖中尊師之願半骨塔於本山右麓

青林如鑑老宿侯官林氏子十八矢志慕道出嶺禮雲棲宏又參顯聖澄和尚看無字有省以偈呈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脫下袴子來遮面面子未曾遮得全身露出令人厭澄撫而印之師不自當後以省親歸閩及祝髮復出嶺侍澄久之歸鼓山居東庵及博山無異和尚開法茲山宿傾心事之遂稱得旨自是深埋頭角潛修密煉至年八十七示寂於石林舊隱閱七日茶毗火光金色香氣馥郁平日所持木念珠不壞

續指錄彙集

鑑老宿

三五

優曇頤和尚湖廣人族姓甯十九投顯愚衡祝髮後參天童悟和尚依侍久之悟一日見師擡石遽喝云翻轉石頭來師於言下有省悟深然之次日辭去結茅深隱後住靜江都參徒日集師終不自肯口喃喃梵唄不歇凡有請益皆叱之曰參方去康熙壬子五月朔示微疾至初八日命諸參徒入室問汝等還知老僧去處麼恩侍者云月明照見夜行人師云套語進云師意如何師云壬寅年不生壬子年不死汝再道看進云壬寅年卻生壬子年卻死師振聲大喝云得恁麼塗汙老僧進云畢竟如何師示偈云咫尺雲

程九十州。腳跟任意把拳揉。門前柳色開金眼。檻外諸峰笑點頭。偈畢問甚麼時候了。侍云。午矣。師乃索茶嗽口。腳跌擲盞而寂。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江南金壇人。謁鐵舟海禪師於金山。問山河大地俱有壞時。且道金山壞不壞。海伸一足云。向這裏下得一轉語。便見端的。士云。下語也不難。祇恐與師隔一層了也。海云。恁麼道又爭得。士云。和尚又如何。海云。切莫當面錯過。士諾諾。又問蘇長公與佛印禪師玉帶機緣。請師代一轉語。海云。山衲若代語。玉帶又要還了也。士云。畢竟下甚麼語。方得

續指鐺齋集

優曇頤 蔣虎臣

三七

相應。師云。莫謂山衲無語好。士云。將謂別有。海云。今日方始瞥地。那士一日舉似同年孫孝則。孝曰。何不是語。何有。是坐何處。士寓孝則居士園久之。孝問曰。邇來不見兄有禪。士曰。禪可見麼。孝曰。試道看。士曰。想不必道。次日孝謂士曰。大悲閣記是兄的。是古人的。士曰。是我的。孝曰。兄忘卻了也。士點首。後入都寄書云。此行良苦。幸蚤爲我賦招魂也。孝復曰。安得便心動。北風有何惡。士請告歸。道經高郵。乃別孝曰。子將浪蕩了此一生。孝曰。何處去。士曰。過得廬山。又峩嶺矣。後果終於峩眉伏虎寺。臨寂。留詩一律云。

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業塵。直向鑊湯求避熱。又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一念祝能仁。題畢跌坐。擲筆而逝。

寧波天井天壽鏡宗新禪師。早參拈拄杖曰。大眾。米裏有虫。飯裏有沙。總是尋常事。爲甚麼須菩提咬落拇指。良久曰。有些腳酸。示眾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高聲曰。且道是甚麼時節。買帽相頭。早參。卓拄杖曰。老僧祇解這箇。諸人又作麼生。又卓拄杖曰。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

續指鐺齋集

鏡宗新 秀峰政

三八

明州天井秀峰敢禪師。本郡邵氏子。因僧問諸佛妙理。卽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一喝。僧一喝。師曰。且道那一喝是賓。那一喝是主。僧又喝。師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因僧問如何是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這問最親切。僧曰。學人不會。再乞方便。師打云。正好向者裏會去。

金陵紫竹林卉堂旋煥禪師。楚之武岡羅氏子。心慕內典。棄儒入釋。禮圓照佛語和尚披剃。歷有年所。遂傳心印。建峩山。住五臺。弘演教律。道風遠振。江南諸護法。請住紫竹林。除夕示眾。月月有箇三十日。惟茲三

十休兒戲。閻羅老子算飯錢。試問諸人何所敵。若敵得。炎炎火宅清涼域。若敵不得。二六時中須著力。且道如何是著力一句。紅爐燄裏翻身轉。那怕閻君面似鐵。著有祇園小集。藥師法懺清磯集。說楞嚴綱旨。法華提綱。紫竹集等書。盛行於世。

江南興化蘆渡大威權禪師。本邑程姓。投五台祕魔巖徧融老宿。薙染參憨山清。達觀可。笑巖寶。最後謁龍池傳。時值密雲悟繼席。執侍最久。嘗發願云。如今生不明此大事。因緣誓不倒單。晝夜端坐。如一座泰山。相似。悟見師如此行履。一日。悟問汝在此多少時。師

續指尊宿集

卷五

五

曰。三年。悟曰。三年前在甚麼處。師打一掌曰。在這裏。悟曰。這是三年後的事。如何是三年前的事。師又打一掌。悟曰。一掌不作一掌用時如何。師曰。今日被和尚一問。只得嘴挂壁上。悟曰。如何是日用中事。師曰。飢則喫飯。寒則添衣。卽呈偈曰。一撥通身冷汗流。全然放下任悠悠。西來祖意何須問。魔佛從今一筆鉤。師一日請悟沐浴次。師曰。清淨法身作麼生浴。悟便打。師曰。本來無一物。又打箇甚麼。悟痛打曰。這漢若不打。三十年後罵老僧去在。師一日告眾送信檀樾曰。老僧某日去矣。侍僧問曰。和尚往甚麼處去。

師以手指西而逝。世壽九十九。僧臘八十八。

古徐州龍山容止量禪師。興化王氏子。參山茨際和尚於東明。際問曰。汝是何鄉人。師曰。江北際曰。可曾帶得鄉里物來麼。師豎起拳頭。際曰。我不識。這是甚麼東西。師曰。非但和尚不識。三世諸佛亦不識。際曰。不識箇甚麼。師一喝。際便打。師拂袖曰。今日識破這老漢。師於康熙壬子。忽示眾曰。吾行矣。言畢泊然而逝。續指月錄尊宿集

續指尊宿集

容止量

三

徽州管文芳施銀十兩

徽州汪心宅施錢二千文

金陵范承基黃恩元共施銀十兩

金陵方巖氏施銀五兩

金陵鄭老太施錢四千元

金陵嚴德成堂施英洋二十元

共刻此本連圈計字三萬七千一百一十六箇均祈速增福慧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清〕程作舟撰

閒書六卷

清康熙粵園刻本

閒書叙

人不閒于境而閒于心以境

之富貴利達力可從官而自

得乃甘作勞薪以畢世之衆

矣若夫天壤之內有若人焉

徐序

坐穩步容勝旌百威績之胸

腕之于不獲以具巨步潤色

太平而時出其緒餘為博雅

君子適情之一也非有深於

心且不暇為此之至矣星程居

士閒書之所為編次也夫星程

其純異之斐嗜古篤學而不

惟中琴枕以其志生忍以閒

人終哉且自幼二舉子業試振

剡軍穿袖斷髮為詩字宗

徐序

匪其間困于公車既于火盜

數矣以境言之亦宇宙之勞

人耳乃星程之餘又為此書而

卷列目十有五繕寫校售皆

出手空嗚呼以星程也觀其

旁搜遠引不重書深尋自喻
 風以妨綺語如人情世態如
 草木禽魚如朋友晤言如閨房
 部事或點綴片語點眉畢現
 或色情雋旨寄託深微若置
 身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噫
 此書豈真人間也歎哉特亦間人
 不能作耳夫人心間則能定
 字則生慧之業又人皆于間中
 得力而不可為也各念人藉

徐序

三

口爰讀長靜神遊之在稿子
 此言盡之矣予菊秋意成流
 此者與晝夜蹶然起曰居士
 有得于中也非徒為博揚君
 字也是為叙

徐序

四

同學弟徐人元詩

謙



跋

辛未春訪程子星槎于小蘭亭花木扶疎
琴書清古扣其所學諸子百家莫不淹貫
歡談竟日樂而忘歸憶昔于三十六奇集
中讀星槎應制諸作輒爲歎絕今見其人
益歎名下無虛士也稍間見其案頭有閒
書十六種心切異之以爲開卷有益安得
有閒書且星槎方欲挾其長技旗鼓中原
又安得有閒書及授而卒業乃知書以閒
名志暇也蓋其姿穎過人凡詩歌古文詞
不勞餘力而爲之故其時常暇其才常暇
其心思常暇也不寧惟是予以爲星槎之

舒跋

一

心術之人品之經濟俱于此可見矣今人
讀書雖多才情雖富而功名富貴之念迫
于中奔競逢迎之習尋于外遂至勞其精
神銷磨其歲月以我生有用之才力不用
之上下古今而用之馳逐聲華不用之道
德文章而用之聲音笑貌讀星槎閒書未
有不爽然自失者也謂是閒書也歟哉予
因之有感矣蘭亭宛在其間山林之福禽
鳥之奇清茶好香之勝徒從篇什間覽其
什一不能升堂入室共君一夕話而拾慧
業文人餘唾大是恨事自分性拙才疎無
能打破疑團剖決几希作高明談客然無

舒跋

二

情之物亦尙情痴碌碌如予得毋貽笑爾
亭花艸乎然謂予非閒人不能如星槎著
閒書則予無辭若謂予爲忙人不能與閒
人姑妄言也則予不受

鍾陵年家弟舒寬拜手書

舒跋



閒書自序

閒者何無事也無事矣何爲而書書非無事者也
看之則目忙抄之則手忙讀之則口忙思之則心
忙何云無事哉且人世間未有相忘于無事者也
天無事者也然而爲日爲月爲雲爲雨一日而爲
晝夜一歲而爲春秋吾不知其何日而閒也地無
事者也然而爲山爲水爲丘爲壑植而爲草木動
而爲禽魚吾亦不知其何日而閒也而况人生天
地間自襁褓而成人而老死不過數十寒暑而此
閒書總序 卷之一 一 勇開

數十寒暑之中士者農者商者賈者爲名爲利如
此其皇皇也其小者爲冠爲婚爲喪爲祭又如此
其皇皇也尤其小者爲飲食爲言語爲洒掃爲櫛
沐又如此其皇皇也其皇皇者皆有事者也有事
矣而何以云閒乃或謂視有事如無事則閒矣夫
視有事如無事強制者耳不則混沌者耳非真能
閒者也真能閒者立定脚跟咬薑吃醋不奔走于
勢不鑽營于利往來閒人也坐立閒地也日夕閒
時也何者其心閒也然心閒矣而又無所事事則

營謀復起故大藏云是大空海常自和合非見面
法常自寂靜非別離法如是衆生沉在妄想顛倒
海中妄想爲因作諸顛倒顛倒爲緣復生妄想雖
以如來大慈大悲方便說法極大巧妙猶不能令
得度脫也何況以下須陀洹人斯陀舍人辟支佛
人而能爲彼作大度脫然則人生斯世非開之難
而消開之難也消開有法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唐堯虞舜周文孔子至德參天不復作矣
若夫禹平水土稷告稼穡燧人火祝融銅宿沙鹽
開書總序 卷之一 專開

東平王賡賡之祖也李斯逐客書書之祖也武帝
秋風辭辭之祖也王母白雲誼誼之祖也虞帝勅
天歌歌之祖也董仲舒詣公孫弘奏奏之祖也司
馬相如凡將篇篇之祖也王褒僮約約之祖也東
方朔非有先生傳傳之祖也賈誼吊屈原文文之
祖也杜篤女誡誡之祖也傅朝幹楊元伯行狀狀
之祖也殷仲文從弟墓志墓志之祖也淮南王謝
郡令令之祖也韋玄成罷郡國廟議議之祖也楊
雄五官箴箴之祖也司馬相如荆軻贊贊之祖也
馮衍德詔詔之祖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頌之祖
也武惠帝四皓碑碑文之祖也陳琳檄曹操文檄
文之祖也耦成一體爲萬世法豈不費紙費墨費
工夫費精神然而消開則一也夫子問人也于古
人三不朽者有志而未逮焉以問人當開時處開
地而不得一消開之法依然強制者耳混沌者耳
非真能開者也佛言善哉汝善思維我今當說消
開法者朱子讀書先立程限是一消開法也邵子
之學推原理數是一消開法也邢子才喜思誤書

是一消閒法也陶隱居聞時鳥變聲欣然有喜是
 一消閒法也程羽文秘集月令數紅記白是一消
 閒法也謝康樂美景良辰賞心樂事是一消閒法
 也陸鴻漸携都統籠野服煎茶是一消閒法也蘇
 子瞻在嶺表無事強人說鬼是一消閒法也趙子
 昂以一曲顏回高天下是一消閒法也白太傅列
 陶餅于楹集所記爲六帖是一消閒法也蘇子容
 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君實聞人言時事
 必抄錄之并記所言之人是一消閒法也閒消矣
 可以無事矣而又費紙費墨費工夫費精神拉扯
 古人頌憐今人何以故于是拈香一瓣向佛前發
 誓但願來生世既無書我亦不閒有事無事庶幾
 兩忘忘之又忘是爲真閒

閒書總序

卷之一

四

勇園

閒書一卷目次

讀書譜

山林清福

新編琴操

閒書目

卷之一

勇園

讀書譜叙

昔陳眉公作讀書十六觀，為讀書榜樣，又作讀書鏡十卷，教人尋頂門着力處，接引後學，一片婆心。然而搜奇探奧，體用兼該，皆為中上人說法。余性本鈍，凡讀書非一二次不能通曉，其義非十餘次不能久記。實中下人耳。五行俱下，非余事也。一且不忘，非余事也。必檢出處，非余事也。不求甚解，亦非余事也。乃率自己性說自己話，集讀書譜十篇，總為中下人說法。後學若才拙而有志者，循此一而求之，不致自悞，以悞人或亦能自得師之一助也。若夫天資穎異，才思敏捷者，自有眉公二書觀之，鏡之有餘，師矣，何以譜為。

讀書譜序

卷之一

勇問

讀書譜

星槎程作舟編

讀書法

虛心 文武火 無間之功 隨處莫放過
淨地 收放心 有益之友 常使有餘力
趁時 耐譎字 日新之知 忽然有悟處

讀書譜目

卷之一

一

勇問

讀書戒

坐馳 畏人知 記誦刻期 貪多而無實得
奪視 不求解 自以為是 蓄疑而恥問人
驚外 無常性 晝地自限 目在書前心在書後

讀書課

早起平旦之氣易於強記讀制義數篇雖無好意亦可識一時風氣

上午心閒氣清講解章句務求貫通不可草草看過

釋徐慈然

下午人事昏耗隱几少息以清塵氣然後溫習經書以寄尙友之意

晚間萬籟俱寂挑燈獨坐披讀古文朗誦一次默識

一次毋失作者之意始為有得

讀書譜

卷之一

二

專園

三八會文早起焚香默坐不親書卷飯後命題不計

工拙以適意而止

凡功之餘或拈韻或學帖或焚香或院花或清談或

靜坐名曰課餘

讀書時

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在先王必有取義然亦不必太拘還是一卷完再讀一卷

董遇曰為學在三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冬者

歲之餘予謂夏月天暑日長便於讀史倘得良友

分編共校更為有益

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

如月出之光予謂少時所見有限若識老胆壯異

竟還在壯時

讀書譜

卷之一

三

專園

唐文宗甲夜視事乙夜讀書是以書驗其事耳在我

輩只是將書熟習異日行事自有用着處

吳季子曰讀史宜映雪以瑩玄鑑讀子宜伴月以寄

遠神此亦各士適興之語耳不知無雪無月將置

子史於何地

徐笠叟云一日則宜夜月下精神倍清於旦晝一年

則宜冬雪中意興倍爽於春夏余謂夜氣固清不

如清曉眠鶯初起曉風乍來起讀數聲紙窗漸白

當不減短檠相對時也冬氣過寒不如涼秋碧梧

辭樹鴻雁張天朗誦一篇垂歌菊笑又不比擁爐
促坐時矣

讀書譜

卷之一

四

勇

讀書目

四子書雖專重本註然必從大全或問參過始知本
註之妙外此則四書聚考一書必置案頭以便考

訂

五經皆學問之宗不可偏廢然或天資不足且將本

經講解精熟其餘但備參考可也

四書五經而外惟通鑑為經世之書論世知人莫備

於此每年檢點一次或易混者將朱筆註明在旁

始易檢校

讀書譜

卷之一

五

勇

性理乃先儒明性之書說理精奧後學恐不能卒讀

俟成才之後潛心理會乃得之

諸子如南華之離奇離騷之沉鬱乃千古絕業若經

制如看子性學如文申純粹如賈誼錯綜如淮南

屈與如楊雄通達如劉向風雅如劉勰皆一時著

作手其他亦在所可畧

字書不可不讀正韻字彙二書各從一家庶開卷了

無滯義然最詳權莫如正字通一書

唐詩雖是外書然亦風雅之遺熟讀此書則括風玉

月無六朝習氣

八大家時之所尚然後學入門不如左國二書更為

緊要

西廂乃千古詞宗文人慧業至此皆窮胸中若無此

一卷書便覺肺腸皆塵

法帖前如羲之後如徵明二家小楷最便後學小楷

既工則行草隸篆各隨筆資所近可也

讀書譜

卷之一

六

勇園

○○讀書訣

楊龜山曰某嘗有數句教人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

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

書言意象之表

呂○蘇○可○曰○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

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黃○山○曰○學○者○喜○博○而○常○患○不○精○汎○濫○百○書○不○如○精

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他○書

東坡曰少年為學者每一事作數次讀之如欲求古

讀書譜

卷之一

七

勇園

一次

朱文公曰讀書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

得便且放下待他意思好又將來看 又云書只

貴讀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也不濟事只是要讀

讀來讀去少間不曉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的越

有味 又云讀書須到不忍舍處方得真味若

畧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便於此一書猶未

得趣 又云讀書須見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更

就此闕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庶得聖賢之意。又云讀書不可有欲了的心。一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上去了。又曰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今人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此是不立程限之故。

呂東萊曰：讀書心務精熟，若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若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明日便忘，與未讀何異？又曰：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就人投讀，不惜與人商確，切勿以此爲耻。

讀書譜

卷之一

八

真園

陸象山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強揣量，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

尹和靖曰：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要使用得。

張子曰：讀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則思不起。

程伊川曰：讀論語者，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萬正淳欲將諸書循環看，朱子曰：不可須看得一書徹了，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反爲所困。

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乃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讀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

趙季仁有三願：一願讀盡世間好書，解之者曰盡則安能但隨處莫放過耳。

陳眉公曰：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讀書譜

卷之一

九

真園

讀書樂

一好文字隨口讀去便能記憶如夙構者然不亦快哉

一平日有疑而未解者忽於一書中得之不亦快哉

一小齋靜讀忽有小風從花裏吹來覺振紙落墨皆

成香氣不亦快哉

一讀史進退由我儼然操予奪之權不亦快哉

一臨古法帖至得意處卷舒自如不煩追索不亦快哉

一讀古人山水記奇峯怪壑宛如身歷其境樂而忘歸不亦快哉

一故人久間忽然來訪不及叙寒溫忙取近時披點古書互相校訂不亦快哉

一讀倦時雙手擦額忙酌清茶一杯洗去睡魔不亦快哉

一小疾初愈讀古人一切諸史拍案大笑餘病霍然不亦快哉

一閒時讀誦書偶有會意處隨拈數句以續之不亦快哉

讀書樂 卷之一

十

專園

快哉

一無事檢書囊見素所賞心之語一唱三歎如逢故人亦快哉

一長夜不寐起行數步殘月猶明取大字古文朗誦徹曉不亦快哉

一讀翻板書字句錯落徘徊之間忽得善本以訂其訛不亦快哉

一聽高人談古了然於口即能了然於心不亦快哉

一多事時展讀古人閒書逸史悠悠忽忽儼如無事不亦快哉

一佳山水間携書坐石上朗誦數聲山鳴谷應不亦快哉

一讀舊記書復得一番新意不亦快哉

一讀未見書皆平日所欲為而未能者不亦快哉

一讀書有常課拈在壁間逐日行去既不忙迫又無問斷不亦快哉

一抄書完自草題跋儼如功成身退不亦快哉

一枯坐無聊忽有人送新出奇書一本語語解頤不亦快哉

讀書樂 卷之一

十一

專園

亦快哉

一家會與同事約法三章不到者從脆逃例不完者從拖欠例字錯者從挂誤例行之數月漸幾刑措不亦快哉

讀書諸

卷之一

十一

剪園

讀書人

匡衡家貧嘗鑿隣壁引光讀書諸儒語曰無說詩匡衡來匡說詩解人願

高鳳好讀書家嘗晒麥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麥盡漂去

關澤家貧好學每為人傭書所書既畢便自誦讀後劉芳亦傭書給讀

車胤博覽不倦家貧無油夏月則以練囊盛螢火以資讀

讀書諸

卷之一

十二

剪園

范雲家貧嘗映雪讀書孫康亦映雪讀書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并掌內以記之

顧歡家貧鄉中有學舍不能受業嘗於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糠以卒業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校售嘗曰此日思誤書便是

一適
朱買臣家貧好讀書嘗賣薪給食肩荷薪手持書且行且讀後為會稽太守

趙至嘗讀書聞父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勤苦至此

鼂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韓文公云凡為人者宜

畧識字

江泌隨月讀書月光斜則握卷升屋嘗至倦而墜地

沈士麟嘗織簾讀書手口不息

李謐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

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劉峻自課讀書嘗燎麻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然其鬚

讀書諸

卷之一

十四

勇剛

髮及覺誦讀如故

李密乘一黃牛披以蒲鞞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一

手捉牛韉一手翻漢書

孫敬性嗜學讀書欲睡乃以繩繫其頭髻懸之梁上

人稱閉戶先生

司馬光幼好學嘗以圓木為枕少睡則枕轉而覺復

起讀書名曰警枕

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期年揣摩

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主矣

范純仁好學嘗置燈帳中夜分不寐帳頂盡成墨色

後公貴顯夫人以其帳頂示諸子曰此汝父苦學

燈烟迹也

李白少讀書未成欲棄去道逢一老嫗手磨鐵杵曰

欲成針白難之難日但須工夫深耳白感其言遂

卒業成才子

沈攸之晚好典冊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

讀書

蕪東坡讀書每夜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展卷

讀書諸

卷之一

十五

勇剛

至倦乃寢

蘇子容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君實聞人言

新事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

語子容新事莫語君實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日乃擇卒伍中識字者二人

取兩漢左氏諸書更讀於旁終一冊則易一人飲

之酒乃退

北齊崔儵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母入此堂吳從

先曰我欲看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母出此堂

藏書家

溫公嘗誡其子曰買豎藏貨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

惜釋子老氏皆知尊敬其書何况吾儒

李及知杭州失白集一部終身為恨

郎基清慎無管頗令人寫書樊宗孟曰在官寫書亦

是風流罪過基笑曰觀過知仁亦可矣

孫蔚家積書甚富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為之辦

衣食

顏之推每讀聖賢書必肅衣冠對之其故紙有五經

讀書譜

卷之一

六

勇園

字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

子昂書跋曰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者澄神淨慮

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瓜侵字勿以唾揭

書勿以作枕勿以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

得吾書者并贈此法

張華雅愛書籍身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

所罕有皆備焉時朝廷校書必轉借於華家

曹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人謂之曹

氏書倉

丁頴盡其家貲置書八千卷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

學者為吾子孫後丁度仕參政謚文簡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損俸買來手自校子孫

讀之知聖教繁及借人為不孝

陸文通藏書充棟出則汗牛馬

劉孝標患所見不博聞有異書雖遠必往求借人謂

之書淫

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癡還

書一癡又李濟翁云借書一癡索書二癡還書三

讀書譜

卷之一

七

勇園

癡

柳氏序訓余家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

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為

業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故世之藏書者以次道

家為善本

芸臺吞辟紙嘉魚故藏書稱芸臺五雜俎曰書中嘉

蛭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尤為篤論

勸學文

宋真宗勸學文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仁宗勸學文 朕觀無學人無物堪比倫若比於草木草有靈芝木有椿若比於禽獸禽有鸞鳳獸有麒麟若比於糞土糞資五穀土養民世間無限物不比無學人

讀書譜

卷之一

六

勇園

司馬君實勸學文 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情父教師嚴兩無外學問無成子之罪煖衣飽食居人倫視我笑談如土塊攀高不及下品流稍遇賢才無與對勉後生力求誨投明師莫自昧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室中若未結姻緣自有佳人求匹配勉旃汝等各早修莫待老來徒自悔

柳耆卿勸學文 父母養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

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

王介甫勸學文 讀書不破費讀書萬倍利書顯官人才書添君子智有即起書樓無即置書櫃窗前看古書燈下尋書義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愚者因書賢賢者因書利只見讀書榮不見讀書墜賣金買書讀好書在心記

白樂天勸學文 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舍廩虛兮歲月乏子孫愚兮禮義疎若惟不耕與不教是乃父兄之過歟

讀書譜

卷之一

九

勇園

朱晦翁勸學文 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韓退之勸學文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

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垂張清溝映汚
渠三十骨格成乃一龍一猪飛黃騰達去不能顧
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蛆一爲公與相渾渾
府中居問之何因耳學與不學歟金壁雖重寶費
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
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
後寒居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
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
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
讀書諸

卷之一

三

勇園

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帶居諸
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小蘭亭勸學文 凡爲讀書人前生有福根凡生讀
書家指點路不差几秉讀書質正好加學識凡逢
讀書友討論將疑剖凡及讀書時年富莫憂遲凡
享讀書利大快男兒志讀書要潛心鹵莽業不精
讀書要努力悠忽終無益讀書要耐煩強記莫辭
難讀書要無間不常功乃喪每見人家後生輩終
朝淹忽成三悔無事不讀有事悔窗下不讀場中

悔人生光景幾多時少年不讀老來悔

讀書諸

卷之一

三

勇園

山林清福敘

世之言清福者輒曰山林豈金馬玉堂皆無福之人哉予謂福一而已矣特山林較清耳夫金馬玉堂福有由致而山林之福隨在皆有不煩經營二者雖有難易亦顧人之能享何如耳有福而不能享雖金馬玉堂猶成苦境何況山林予寒坐青瑣久矣鬱鬱居此不能開口以吐其奇而又時勢迫之利害乘之計數十年來並無一二年享人生應有之福然而胸無机心遇景成趣不問花朝月夕隨時不問山阿水曲隨地不問園翁溪叟隨人不問烹茶掃地隨事偶有所得即諧數語於壁間願盼之餘幾於無處非福矣夫清福上帝所忌而山林已得私之使金馬玉堂亦作如是觀則以得爲之權行得爲之事其爲福當十倍於山林彼藉寵榮而戚戚以終日者非無福也是有福而不能享者也予本薄福人當行惜福事爰合而紀之以俟世之能享是福者是爲敘

山林清福敘

卷之一

圭

勇園

山林清福

星槎程作舟編

山齋曉起胸無宿物煮山茶捫腹細酌一片寒香沈
盡夜來塵夢亦清享也

窗下種芭蕉數本夏秋之交着新雨數點片片綠陰
瀉入窗中覺几席無非綠意

冬夜讀至四更萬籟俱寂遙聞隔江漁鼓與書聲共
嘈雜耳爲之豁然

梅雨初漲乘小舟垂釣江上水色空明游魚歷歷可
數不減蒙莊濠上之樂

山林清福

卷之一

圭

勇園

入市見生適有便錢急擲下買而放之以適其海濶
天空之性是一篇廣放生論也

木樨初黃竹窗外外皆被清香布護以此身往來其
中如以刀畫水隨書隨合不復有離合之迹此中

享用決不許鹵莽家白晝捨入也

無事入山中看刁鼠度樹枝每逢絕處倍見神通忽
悟文章飛渡之法

道人過訪談性命說因果久之松際月來浮光逼人

各拂衣而起手背蒲團踏樹影而歸旁觀者歎爲

烟火神仙

閒拈往來尺牘如見故人連床夜話時也研朱旁加

數圈亦堪助韻

霜飛木脫時入疎林深處坐樹根上飄飄黃葉打人

衣袖勝一部悲秋賦矣

小齋無事只一覺美睡耳睡醒清茶一尊好香一爐

何必花酒美人

日暮歸山隴頭人靜谷口雲昏惟有竹籬茅屋數聲

山林清編

卷之二

五

粵園

雞犬耳可謂別有天地

飯罷拾餘粒置塔頭石上以餉鳥雀人之鳥亦會意

每飯時輒立簷前窺之分食與山雞真實錄也

小鳥被籠聞林外喧噪之聲呆立不動頭毛上指不

問主人竟開籠放去頓覺天地皆寬

秋夜天空雲澹月明如洗偶尋知己步月於平岡之

上竹立四望覺天地俱在浮光之中不復知有人

聞世矣

堆石爲山年久罅隙皆生蒼苔每雨過月明望之覺

有雲氣

小雨坐茂樹下聽葉上洒洒聲環顧坐間竟不知兩

點在何處亦異景也

一陣曉風驚人殘夢披衣坐床上聽百舌弄晴如十

五六女即調胡絃習梁州小詞歌喉宛轉令人如

不勝情

長晝偃息於茂林修竹之下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

竹坪花塢間事是亦小華胥也

春雨步田坂聽農人插田歌低徊之聲與風雨相節

山林清編

卷之一

五

粵園

績令人如見擊壤遺風

江頭晚眺見暮烟漠漠起水中瞬息不辨帆影惟聞

櫓聲上下耳

小園無事携帚自掃落花玉骨未消香氤猶在令人

益動五更風雨之感

夏日晝眠忽聞籬雞報午聲起汲清泉浣手并鬢

數口以解塵煩覺滿腹皆冰雪也

荷花盛開與知己臨池散步荷葉荷花皆扇清香竹

立移時令人忘暑

泉流石上作潺湲聲月夜聽之如奏笙簧可當山林

樂府

日薄西山反照在樹牧子橫坐牛背弄土笛數聲遙

望村墟暮烟籠樹令人名利心灰

春夜坐田畛上聽青蛙噪月乘風高下斷而復續頗

有孔稚圭兩部鼓吹之意

小窗讀倦汲清泉煮茶至水火交戰如聽松濤既熟

馮入杯中清香撲鼻沁我詩脾但恨不遇盧玉川

與之較多寡耳

山林清福

卷之一

五

勇園

知已過訪長揖罷清茶一尊各述所得互相校訂既

倦停卮聽月箕踞放歌不復知門外有酒杯花事

矣

寒夜獨坐蒸水沉一爐清香冉冉繚繞几席恍置我

於烟雲深處

冬山空寂曳杖獨行驚起小兒子奔躍於黃茅衰草

之間兒童爭逐亦堪助興

夜來無事拈韻作小詩少焉新月穿簾開花睡醒繞

堦散步做古人尋詩之意偶得好句自加賞鑒此

夜便不虛度矣

月下乘涼開籬邊促織交喧疾徐高下自合宮商未

知懶婦驚否然亦可以忘暑

青瑣寒坐溫習經史忽憶為兒時向蒙師座前與群

兒爭奪狀元牌如隔世事也曷勝秃翁之感

野客過訪對坐庄門剥菱談時事遇不平處輒拍膝

大罵旁若無人

春日坐花下振衣拂帶皆成香氣而蝶使蜂媒撩亂

無主令人撫景悵然

山林清福

卷之一

五

勇園

花葉初開含香作態如對絕世小女郎癡嬌羞澀令

人近之不能遠之不忍

春事將完落紅滿地獨坐花下螢光點點浮沉於葉

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

良宵獨坐四無人聲惟存堦下寒蛩唧唧不息增人

淒切耳

一二故人聚首不覺樂別後相思徒勞夢想每空齋

獨坐歌雲冉冉兮山崔嵬思美人兮姝不來時發

一歎

菊黃雲白夕陽在山偶得新句拾紅葉書之置之樹

間任風吹去但不知秋思落誰家耳

竹窗獨臥夢與故人促坐談心既醒覺笑言猶在枕

上是亦睡鄉樂事

松深竹冷閒寂無人焚香跌坐看浮雲送雁若斷若

連恍作天際真人之想

山中客來無肴無酒呼童握新筍作湯收花露作飯

相對飽啜雖東坡羨無以過此

野菊滿籬望之如金花屏若得美人點綴其間是一

山林清福

卷之一

天

專園

幅出像大士圖也

時懷好友過訪不遇見竹籬茅屋常護白雲高人行

徑彷彿遇之

子夜睡醒聽窗外雨打芭蕉點點如在枕上真一片

迷離夢事也

和古人詩偶有一二得意語焚香朗誦嘗恨古人不

見我

暑日北窗茶話手揮白塵尾一以拂塵一以驅蠅名

曰助談使者

冬月着屐看雪行至數百步雪光炤人不辨道路而

屐齒漸高每顛仆不能起不知灞橋驢背有此佳

景否

山齋小飲談及少年得意之事雖其事已往然言下

猶有起色

月下看花迎露一枝一瓣皆作勁挺欲立之狀古人

云清夜月明之時花始有醒態真會心語也

夏日看山雲起處頃刻化為山川樓閣之形令人心

目俱幻嘗欲作雲起圖以傳之

山林清福

卷之一

天

專園

曉起巡花見葉頭露珠點點如水晶丸但少妃子吸

之耳

一夜密雪聽之無聲但見紙窗上一片白光射入床

頭殘夢初醒疑是屋梁月落影也

夜半月痕清苦明星冉冉欲墜倚窗獨坐忽有孤雁

橫空戛然如落秋聲令人聽之冷然

閒時檢書校訂古人一二訛字彷彿李公喜思誤書

之意亦寒窗大有益處

小園無事看雙蝶穿花菜風低扇若連環不可斷絕

真情癡也

挂琴壁上媿不知音忽驚風打絃作隱隱之聲候爲

天然妙曲

里中有一二工於指摘之人使我身心俱束亦能自

得師之一助

小蜂飛入花房始攀其葉既吮其心將畢視其脊上

有黃珠一丸負之而去疑此乃花之精氣也

春夜燕坐綠暗紅稀忽聞枝上子規叫歸去好一聲

令我毛骨悚然

山林清福

卷之一

辛

專園

竹爐茶熟隔窗呼知已同酌數杯清談幾句亦小窗

樂事

菊花初黃有客贈白旗一竿上書東籬清興四字每

乘風弄影恍如花下白衣來也

無事靜坐讀古人山水記遇奇峰秀壑恍如身歷其

境自謂樂古人之樂

十日雨枯坐少好懷忽聞故人呼名扣窗之聲雖尋

常會晤亦若喜出望外

秋日採甘菊花貯以青囊作枕獨臥其上清香撲鼻

覺夢竟亦有陶意

欹枕不寐追憶十年前與二三知己青燈夜話茶熟

香清既倦抵足而臥月照床頭真不可復得之事

矣

客從遠歸談所遇名山川勝如指掌如胡寬畫新豐

雞犬皆知門戶真樂事也

春深約友修禊事淺酌低唱以盡一年之興日暮行

吟而歸覺担頭皆春色也

心中偶問遇僧舍談一切身外事覺四大俱屬假設

山林清福

卷之一

壬

專園

惟有舌根一片青蓮香耳

每逢家會與同事約法三章不到者從脫逃例不完

者從拖欠例字錯者從呈誤例行之既久始幾刑

措之風

四時佳節如泛蒲登高之類約友携琴修古人故事

游覽之餘自覺風景逼人

池邊散步看小雨打浮萍點點自爲分合古詞云吹

破一池新綠

訪古人勝蹟登臨之餘拈數字於壁間以寄懷古之

意雖無好句亦復欣然

每日持竹竿掃去花間蛛絲非獨有功花神且爲整

蝶輩開一面網也

場中落卷圍鎖窗細閱一番如見場中揣摩之苦忙

酌醇酒數杯以補之欣然竟醉不復介得失之念

於胸中矣

夜有異夢研朱記之他日偶然拈出宛如復得此夢

勝一卷尋夢曲也

新凉入戶無俗客到門研朱自改舊詩偶得好句亦

山林清福

卷之一

三

專閣

足以破岑寂

除夕酌酒祭詩禮畢自持大紙爆向門前放之一年

塵跡不知銷向何處

讀書有常課拈在壁間每日逐件行去不廢事亦不

勞神是爲文壇二益

曉起巡菊去其蛛網蠶虫并摘其旁枝小蘂及花開

時倍覺有力亦人定勝天之一証

夜半不寐歛衽懷人而曙頭小雨淅淅楚楚隔个窗

兒滴到曉更增人十分惆悵

雪霽獨步山林浮光映日樹皆白色忽小風一陣吹

落枝頭碎雪幾片如濯子鬼於水壺

日暮登高山四望無際惟有村烟隴樹迷離於落照

之間是一幅山村夕照圖也

盆中貯清泉養石數片久之石色皆綠閒居相對亦

堪醒目非敢云蕙米家風

小塘席草看魚子吹浪踈踈密密儼如浪裏梅花亦

園中清玩

曉起看花房宿蝶斂翅卷鬚惟恐露痕沾其香粉美

山林清福

卷之一

三

專閣

人春睡有此佳致

山齋岑寂留故人夜話童子煮松茗以佐談場勝讀

十年書於此益信

夜半迅雷作揖衣而起整容危坐以敬天怒亦山齋

省心之候

夜來睡醒聞隣人發憤讀書之聲自媿天資不居人

先學力常在人後爲之悵然

偶過舊館寂無人聲惟餘鳥跡蛛絲與蒼苔數片耳

掃石坐片時咏大半主人非之句令人三歎

堤邊新柳垂條綠烟籠水偶乘小舟屏去篙櫂攀柳
枝而行飄飄乎若游魚無所依者亦片時圖回中
人也

一燈明滅無可與談起行數步見風搖花影恍疑故
人來訪也久之乃覺不勝悵然

日負書債或作者未抄或抄者未讀舊者未完新者
又續故終年作屠賴債主也

清夜聞鐘猛然自省媿心悔心數滅數起直至晚風
促雞聲乃得散去

山林清編

卷之一

書

勇附

日暮閒行看返照在樹遙聞庵中比丘敲鐘作晚課
一片魚聲幾聲佛號令人生世外之想

小鳥睡醒忽作操更聲唧唧交喧安然竟任肩公云
此山中真率漏也

涼秋無事讀道書數卷欣然有得墻頭木樨吐華香
風滿苑如置身十洲三島之間

春日山中樹長新枝草鋪新綠遙望江天盡變綠色
不復知世上有紅塵矣

追涼於修竹茂林之中一陣清風從葉底飄來披袵

當之可以忘暑

風入松間四時異响春則悠然如讀書啣舌聲夏則
潺然如流水傾瀉聲秋則颯颯然如鳥飛振羽聲
冬則烏烏然如軍行號令聲非靜坐數年未易解
此

奚囊中檢出故人書札披讀之下如接晤言令人歎
蕙帳空今猿鶴怨也

梧桐老矣白雲黃菊粧點秋容惜少閒人共語使此
景終落寞耳

山林清編

卷之一

書

勇附

山中閒坐一二老農述往時某人某事數十年塵跡
慘然言下如聽老宮人說開元遺事

小缸洗硯墨痕點點如雲光繚繞紅魚逐隊而出或
吞或吐自饒逸致

春花爛熳忽被小鳥踏落幾片乘風飄入書案展玩
久之欲為春光罵薄情也

新制小屏置之案上每得好句輒書於屏新句一出
則拭去舊者各為騷壇傳舍

東坡居士夜讀以三鼓為幸予嘗註之靜坐一鼓狂

讀一鼓統靡默識一鼓

一夜塵夢被山雞喚醒遙視窗間微有白色如在楚

山清曉圖中

清齋幽閉一塵不來獨坐胡床上捫腹自得所怕者

明月入戶尋幽人耳

岩頭月白谷口雲昏清嘯一聲山鳴谷應孫登逸興呼之或出

堦頭蘭花盛開香風陣陣從窗隙中吹來拂案點書

覺振紙落墨皆一片蘭香也

山林清福

卷之一

三

勇園

客中遇一二恢諧之人恣談古今小說一片新詞引

人入勝不復知有逆旅之苦

舟行遇順風看艗子鼓棹揚帆頃刻數十里亦快事

也

重陰匝月朝眠未起忽聞泉鳥弄晴推窗視之日影

在樹林木如洗雖草木亦有喜色

久客歸將到郭門遙聞兩岸兒童皆作故鄉之聲令

人心目俱爽

夏日午後汗流如雨卽呼熱湯於私處沐浴浴罷聞

土中隱隱雷聲暴雨未來涼風早至不覺通身怡

然

小雨連綿主人閉關隨手取架上書朗誦數篇覺雨

濃時借書聲助豪讀倦時又借雨聲續韻

夜深讀倦看烹茶童子敬坐昏睡垂頭撞壁不能自

主亦是睡鄉佳客

山人好事夜則後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尋聲記色

直至鶯老花殘猶快快也

家庭小飲全任天機兒啼女哭一如金縷歌聲何必

山林清福

卷之一

三

勇園

席上客常滿乎

睡本佳境然使胸中有事倦而思睡止能睡目不能

睡心故論睡方者以無事為第一

偶有心上過不去事快快不樂忽思古人布薩之法

曰不自覆藏補過之法曰知不復行凶羊補牢未

知晚否

一生大變故不可遺忘或明書或隱語銘之座右亦

觸目警心之法

朝眠初起聽佳子弟讀書信出冲出如銚瀉水亦人

生快事

山中岑寂無可與談偶得小鸚鵡歲久能作人語每

曉風寒月共數晨夕可作竹窗小友

春日園中是花皆香無草不綠得會意女郎携胡琴

坐草花深處快作數美頓覺春光無主

山中得隙地為園日課兒童種四時佳蔬客到自摘

苗為美共食亦日涉成趣之遺意

空林歲晏枯坐無聊有人從姑蕪來送新出奇書一

本展讀之語語快人真如錫我百朋

山林清福

卷之一

黃

專園

山齋乏炭每讀倦携竹籃拾山上松毳以為煮茗之

具亦是韻事

遊名山歸滿腹皆飽丘壑靜坐竹窗作小記以傳之

書罷自分段落留作山中臥遊錄也

讀書每苦訛字間從藏書家借得一二善本校訂無

訛頗覺快心

購得好花一二種講養得法及時盛開携酒與家人

賞鑒含香吐色似解人意

山中老樹婆娑日與二三知己息陰於其下或談古

事或述新聞既倦枕樹根而臥此中受用不換與
銷金帳裏人

凡患難之來皆有數定平心以處之既過仰天浩歎

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亦自作消遣法也

事至乏錢煩惱無益或典衣或變產且了此事又作

理會是又一消遣法也

山林清福

卷之一

黃

專園

新編琴操

星槎程作舟編

思賢操

余內姑江氏善琴指授思賢一曲低徊唱嘆發人悲思昔趙子昂以一曲顏回高天下其在此乎然舊譜文詞亂錯且多重復大聖人以正樂自任豈有此等音律哉因取太易鄒公所傳之譜刪繁補缺令江姑從旁調而叶之寧拙母巧寧節毋淫雖未必盡當乎雅奏然而亦正聲之

新編琴操

卷之一

琴

勇園

一助也

第一回入調

杏樹壇邊泗水清及門相聚共傳心顏氏之子今何在
一曲清商兩淚橫

第二回起意

大哉顏回惜乎大哉顏回思憶顏回不幸短命死也
顏回予在汝何敢死也顏回天喪予惜乎顏回哭之
痛惜乎顏回有痛乎惜乎顏回痛哭嗚惜乎顏回

第三回勤學

大哉顏回思憶顏回語之而不情也惜乎顏回見其

進未見其止也惜乎顏回于吾言無所不說惜乎顏

回得一善拳拳服膺惜乎顏回不違足發惜乎顏回

聞一知十惜乎顏回今也則亾未聞好學者也惜乎

顏回

第四回安貧

大哉顏回一簞食也顏回一瓢飲也顏回在陋巷也
顏回賢哉人不堪其憂也惜乎顏回不改其樂也
惜乎顏回其庶乎屢空也惜乎顏回

新編琴操

卷之一

琴

勇園

第五回樂道

大哉顏回有德行也顏回三月不違惜乎顏回不遷
怒不貳週惜乎顏回博文約禮知吾善誘也惜乎顏
回克己復禮請事斯語也惜乎顏回賢哉一周未達
也惜乎顏回

第六回用世

大哉顏回王佐之才也不傷財不害民回之志也惜
乎顏回無伐善無施勞回之願也惜乎顏回夏時敷
輅周冕韶樂非回爲邦而誰與也惜乎顏回

第七回同契

大哉顏回惜乎大哉顏回自吾得回門人加親惜乎
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汝有是夫惜乎顏
回思憶顏回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惜乎顏
回

第八回傷逝

天地有推遷我思顏回世事有循環我思顏回幾度
桑田變滄海我思顏回天喪斯文道學亾我思顏回
顏回顏回哉非夫人之為痛而誰為哉

新編琴操

卷之一

望

剪園

希音

喜吁噫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思覺後悄然兮使我心
悲

梅花三弄

宋廣平較菘再北感圮墻梅花托非其所遂使
出群之姿同于凡草乃作梅花賦以寄意時年
纔二十有五耳今予之年且倍于廣平矣予文
戰之不利且數倍于廣平矣讀至胡雜還于衆
草又蕪没于藜棘未嘗不廢書長嘆也適有琴
友彈梅花三弄音調可聽而按其文則雜亂不
成章矣乃佷為此曲命友按徽調之以發予幽
憂之思云

新編琴操

卷之一

望

剪園

起調

孤山處士研硃點易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把吉凶消
長之機進退存亾之理包藏在那河洛裏大人乘時
聖人研幾悟得歸藏與旨好尋思畫前象尾無數真
消息空空峒峒忽聞一點先天氣尋香籬落正黃昏
幾點梅花疎密伊吾伊撫絃動操正無腔聊學桓伊
三弄笛

第一弄玉骨冰肌

玉骨兮冰肌凌霜遶雪兮爭奇孺孺其榦參橫其枝

磊磊落落不隨時一段疎狂情性爛熳天機任金馬
玉堂不換與茅舍疎籬啣吾伊雪後園林纔半樹水
邊籬落怒枝

又暗香疎影

暗香兮疎影斜斜正正杳杳冥冥問孤芳何處似有
如無遠更清映水寒枝瘦歸風古韻新未綠葉而葩
吐纔絳萼而蓓分飡風吸露養成秘府靈根只因滋
味與蜂蝶總難尋伊吾伊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
動月黃昏

新編琴操

卷之一

器

專園

第二弄歲寒三友

記得歲寒三友竹翠松蒼兮青青竹直松高兮亭亭
竹苞松茂兮英英異其骨格兮全其情性宜其結爲
伴侶兮數晨夕而素心匪知希而自貴傲歲寒而縱
橫伊吾伊歲寒然後知凋性惟有松篁是故人

又梅雪爭春

風可櫛兮雨可沐露可簪兮烟可環雪冷兮梅煖雪
凍兮梅芳雪六出兮梅五出雪散花兮梅點嫩本乘
時以結契乃爭春而不降豈出奇以玩世亦素志之

難忘伊吾伊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第三弄漏洩春光

只此數點雲環攢三聚五漏洩春光抱素質吐幽芳
橫女字贊青皇含正氣兮散群芳領春風兮下大荒
南枝向煖北枝寒識造物兮無盡藏伊吾伊不是一
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又獨占花魁

占花魁啓後承先牡丹芍藥兮爭研石榴蘭菊兮含
烟木樨芙蓉兮秋月冷臘梅水仙兮冬月暄一枝先
出吐寒烟紅紅紫紫纔識春風面伊吾伊衆芳搖落
獨鮮美占斷風情向小園

新編琴操

卷之一

聖

專園

掉尾

不數羅浮之夢不數昭陽之嘯不數傾城之笑不數
南枝之吟不數江城之笛不數灞橋之行不數驛使
之贈不數承旨之文飽霜露而出衆駕桃李而先春
雖冷淡而無味待商飀以調美只因悞識林和靖惹
得詩人吟到今

楚辭

接琴譜中屈原問渡乃借漁父辭以成篇而音
調鄙俚不如本詞之雅馴偶裨及此忽得其言
外之意乃因漁父而并引入其婦以達其不得
已之情而寫其無所從之意謂之補騷可也謂
之廣騷亦可也

第一回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瑩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
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
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歎
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今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莖于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
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第二回漁婦辭

漁父鼓枻而歸歌聲未絕其婦笑而迎之曰今往何
所見乎曰楚放臣三閭大夫也大夫何言曰世人皆
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夫子何答曰人濁掘泥
而揚波人醉舖糟而歎醜大夫又何言曰安能察察
而受汶安能皓皓而蒙塵夫子又何答曰我蓋長言
之不足而留連歌樂之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于是鼓枻而歸不知
大夫所終婦曰夫子之言過矣夫掘泥揚波舖糟歎
醜是以醉與濁同乎人也水清濯纓水濁濯足是以
清濁聽乎水也皆非大夫之心也且人醉有醒時水
濁有清時何不答曰必能轉世之濁乃爲真清必能
解世之醉乃爲真醒大夫其翻然悔霍然有起色乎
如夫子言恐速大夫于水也漁父急操舟絕流而渡
尋向與言之處而大夫已狼籍于羅江

新編琴操

卷之一

琴

專問

新編琴操

卷之一

琴

專問

漁樵問答

柳子厚漁歌纔六言耳後人添作琴聲洋洋
灑灑使人留連不盡毛敏仲樵歌音調豪爽
與漁歌相表裏楊西峰漁樵問答與子厚敏
仲皆出一意獨邵子漁樵篇所言皆陰陽性
命之理通幽達渺有琴德焉惜未得高人指
點為可惜也妄意增刪譜入絃中非敢云音
律聊當晤言耳倘遇幽人韻士撫絃動操或
者其有同心焉

新編琴操

卷之一

吳

勇園

漁者垂釣于伊水樵者息肩于盤石閒將釣餌問漁
翁叅透陰陽與消息

樵者曰魚得餌而見害人得魚而蒙利漁者曰子知
其小未知其大魚利吾亦利魚害吾亦害釣取之害
小不食之害大以人食漁漁害小以魚食人人害大
水陸異而同利財餌異而同害

樵者曰魚以濟子之烹薪以濟子之魚漁者曰子但
知其體之所存而不知其用之所至薪者魚之用火
者薪之用衡是火也將子之薪與余之魚而俱棄故

薪無用待火以為用火無體待薪以為體水以體為
用以為為末故靜火以用為體以體為末故動是之
謂相濟是之謂相息于是析薪烹魚既而談易

樵者曰天地萬物無心可致漁者曰無心者無意無
意者不我物不我物者能物物以物狗我物亦我以
我狗物我亦物天地亦萬物也何有於天地萬物亦
天地也何有于萬物我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何有
于我與萬物

新編琴操

卷之一

吳

勇園

樵者曰天於何依地於何附漁者曰地附天天依地
天依于形地附于氣有無相生形氣相息天地所存
終則有始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
與聖參天兩地害生實喪小人之志養身以利貪夫
狗焉故害生之立身以名眾人狗焉故實喪之夫賄
與賊一物而兩名者利與害異夫譽與毀一事而兩
名者名與實異利至害生名與實喪又何况乎地之
附天與天之依地

樵者曰天下何以治何以亂漁者曰天下將治人尚
行天下相亂人尚言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

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人尚義天下將亂人尚利
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
尚行者焉五伯尚言者焉尚行者必入于義焉尚言
者必入于利焉言焉行焉利焉義焉此之謂治亂之
相惡

樵者曰天地萬物觀之何方漁者曰觀萬物者非以
目觀而以心觀非以心觀而以理觀有理則有性有
性則有命窮之以理盡之以性至之以命是爲天下
之真觀鑑能明而不能隱萬物水能隱而不能一萬

新編琴操

卷之一

手

勇剛

物一之者其惟返觀返觀者其惟不以我觀還以物
觀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口
爲口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中無爲而外無端過此以
往作如是觀

樵者曰六物得魚天平乎漁者曰得魚者人也所
以得魚者非人也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六
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
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不得魚者天也

樵者曰禱神求福得乎否乎漁者曰禍福者天善惡

者人維天之道福善禍淫自作之咎不可逃天降之
災自有因惟修德而積善乃君子之常行至于爲善
而遇禍爲惡而獲福蓋亦有幸不幸焉幸不幸命
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可逃乎而何求於鬼
神

樵者曰親莫如父子疎莫如路人漁者曰利害在前
則父子過於路人父子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而况
非天性之親路人相逢則過固無利害之心如有利
害在前又何擇乎父子與路人夫義者讓之本利者

新編琴操

卷之一

至

勇剛

害之根因利而生害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豈若夫
相逢之路人

樵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難加十斤而遂傷
漁者曰汝樵雖不知吾漁則可明嘗釣得大魚棄之
則不舍取之則不勝終日而後獲沒溺逮乎身以貪
而爲傷因魚而知薪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
之外者也事在力分外一毫猶足爲累而何況乎十
斤而今而後量力而動其斯之謂智人

樵者曰子既知易矣易有太極極是何物漁者曰是

無爲之本乎太極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之謂乎兩儀生四象四象者陰陽剛柔之謂乎有陰陽然後生天有剛柔然後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乎四象生八卦乾坤離坎兌艮震巽其迭相終始乎因而重之六十有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不已備乎

樵者曰復何以見天地漁者曰已盡先陽復生後陽天地始生之方日月始周之鄉星辰始終之邪死生也無傷寒暑也無傷晝夜也無傷窮則變化通則久長故象有言至日閉關

新編琴操

卷之一

垂

專圖

樵者曰無妄何以爲災漁者曰妄則欺也得之爲禍欺有妄也順天而作却有害及是災非禍如農不勤其荒也禍而非災勤而水旱其荒也災而非禍故象有言對時育物

樵者曰姤何以爲遇漁者曰以柔遇剛與夫正反夫始通壯姤始過壯所以名姤陰始過陽聖人德化罔有不昌故象有言命詒四方

樵者曰四時何以一氣漁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

生陰極則寒至溫則生萬物熱則長萬物涼則生萬物寒則殺萬物萬物分四時四時由一氣

樵者曰萬物之生人何以靈漁者曰目收物色耳收物聲鼻收物氣口收物味人之用鼻口耳目物之體氣味色聲體無定用惟變是成用無定體惟化是生是故人者物之至聖者人之至物之至者謂之物之物人之至者謂之人之人一心觀萬物一身觀萬身人或告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別有萬物吾不得而知也亦不得而名

新編琴操

卷之一

垂

專圖

樵者曰百世之遠何以可知漁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子夏禮周因子殷禮由是而損益百世皆可知豈惟曰百世能通千萬億一動一靜外天地無妙處仲尼盡三才其行無轍跡時行與物生予欲無言語

樵者曰天下之事有權與變漁者曰大哉權與變惟聖能盡此變知消息機權知輕重勢消長在乎時輕重從乎事時有否與泰事有損與益否泰不隨時安知變所謂損益不隨時安知權所取若知變與權道與聖人一

閉書卷之二目次

無情癡

反幾希

怪人閒事

目次

卷之二

一

夢園

無情癡叙

余讀古情史而知天下一情而已矣情之所鐘無古今無遠近無貴賤親疎無疾病夢想一往遙深可以忘食可以忘寢窮而極焉并可以忘死情安得而不癡夫情之癡者莫如佳人才子非佳人才子獨有情緣也而傳奇家因其彼此憐惜之意往來繾綣之情感之為夢鬱之為疾又其甚者激之為私奔為離魂曲折顛倒無所不至而後情之量乃窮故忠臣孝子無非至情而傳奇家大半出於無情癡叙

佳人才子亦何足怪至於草木非所謂無情者乎乃三百篇勞人思婦之什往往托興於此及觀花能奉詔草復化螢諸如此類情復何極歐陽公云草木無情有時飄零然則無情者不更為情之獨癡者乎偶拈數種不次不倫類而推之則謂名花芳草即無情中之佳人才子可也

無情癡叙

卷之二

一

夢園

程希庵自叙

無情癡

星桂程作舟編

奉詔

卓異記云天授二年臘則天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次日駕幸花果盡放

擊鼓催花

羯鼓錄云唐玄宗時二月初旦柳杏將吐命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發折無情癡
笑謂妃子曰此一事不與我作天工可乎

松變色

金樓子云梁武帝每拜山陵涕淚所洒松皆變色

杜鵑居喪

名山記云四明山上雙石如笋有杜鵑花叢生其頂春時爛若雲錦宋朝每遇過密時輒三年不榮范鎮詩云鼎湖龍去蒼髯斷二載叢花不記春

應運珊瑚

說林云河伯宮神禹於河上獻四時寶花禹受珊瑚

樹二株植明堂左右及受禪樹上有五色氣光明燭天至太康荒逸樹死

杏有雄雌

本草綱目云銀杏核三稜為雄二稜為雌雌雄同種乃結實或雌者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之亦易於結實

雌雄梨

金鑿密記云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樹枝葉交接宮中呼為雌雄樹

無情癡

嫁杏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言楊州所居堂前一杏極大花多而不結子一媒姥見此謂家人曰春來當嫁此杏冬深携酒一尊曰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女裙一腰繫杏上奠酒祝詞來春結果子

聲音樹

因話錄云都堂南門有古槐垂蔭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者省中即有人入相俗謂之聲音樹

夜合藤

通志草木畧云何首烏以夜交名夜合藤

開合菽

酉陽雜俎云胡椒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夜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

合歡菜

番禺雜記云南海有菜四葉相對晝開夜合名合歡菜

皂莢合歡

累客揮犀云唐清華宮有皂莢一株相傳為明皇與無情癡

卷之二

三

勇園

貴妃同植每歲結實必有數十莢合歡者移植他處則不復合

並頭蓮

宋起居注云泰始二年豫章醴湖生嘉蓮一雙同花並實合跗同莖又北憲瑣言云貞元十八年神龍寺前生合歡蓮其花一莖兩房權德輿柳宗元以表賀之

夜合花

圖經云樹似梧桐枝甚柔弱葉似皂莢極細而密互

相交結至暮而合一名合歡一名合婚其花令人歡樂宜植於庭

懷夢草

洞冥記云夢草似蒲晝縮入地夜則抽出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進此草懷之果夢夫人因改名懷夢

揺草

文苑彙雋云此草戴之令人夫婦相愛生嶺南頭如彈子尾若烏尾兩扇開合見人自動故名

義笋

無情癡

卷之二

四

勇園

雜錄云明皇遊後苑有竹發密笋不相離顧謂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因號義笋

合歡草

拾遺記云魏明時苑中有合歡草狀如蒼一株百莖日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一名神草

淚竹

博物志云舜崩蒼梧之野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痛哭淚下沾竹遂成斑點

花合四時

燕昭王時有長春樹其花春色碧春盡則落夏色赤夏盡則凋秋色白秋殘則萎冬色紫遇雪則謝

十二時竹

陽谷漫錄云周俊叔家得竹一根植之家庭十餘年笋凡三生其竹繞節而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

連理枝

拾遺記云宣帝元鳳二年于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上枝跨於渠水下無情癡

卷之二

五

專園

虞美人

白孔六帖云此草出雅州獨莖三葉一葉在莖端兩葉在莖半有人歌虞美人詞則搖動如舞

思鄉棗

寰宇記云宣帝時幽州刺史李宣尚范陽公主常憶長安築一城於易州如長安象城中有棗樹花而不實枝皆向西南俗謂之思鄉棗

合歡橋

楊妃外傳云明皇蓬萊宮結一合歡橋上與妃子持玩曰此菓似知人意

胎生杏

說聽集開化縣有銀杏一株巨甚其實不由枝生只從榦上擁腫處剖出人目此為胎生銀杏

貞栢

六書精蘊云萬木皆向陽而栢獨西指蓋陰木而有貞德者故字從白白者西方也

掌中芥

烏衣國有掌中芥實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乃可移於地中不經掌中吹者不生食之能空中孤立一名踞空草

落花生

閩中落花生者其莖葉俱類荳花色亦似荳而黃枝上不結實其花落地即結實於泥中又一種名滴滴金者秋時開花如金色葉落滴地而生陶弼詩九秋珠露滴成芽蓋謂此也

離台草

卷之二

六

專園

葉書云守宮樹似槐夜則葉合晝則葉開候潮草草
開有英如榆英潮至則開潮退則合宵明草夜視如
列燭晝則無光望舒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媚草

博物志云詹草右詹山帝女所化也其葉鬱茂其實
如荳服之多媚於人亦名媚草

相思樹

寧野別紀云相思樹生嶺南其子即相思子古詩云
紅荳生南國此物最相思又一種荳頗圓小半段紅
無情癡 卷之二 七 專圖
半段黑豈所謂單思子耶

宜男花

說文云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婦人懷娠佩其花多生
男即萱草也一名忘憂草

斷腸紅

洞微云錢仁仇見隣家牡丹一本開花三百朵其色
如血每頂上有碎金絲如蛺蝶之狀仁仇踰墻取之
置籃中忽聞空中吁歎聲曰一開三百朵含淚向春
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

花妖

纂要云明皇沉香亭畔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
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
之妖也以賜楊國忠

斧痕荔

太平廣記云王媪荔屬宋氏名宋香被黃巢斧傷以
後結實雖千萬一一皆有斧痕

情樹

頓遜國有淫樹晝開夜合亦各有情樹花似牡丹而
無情癡 卷之二 八 專圖
香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必二根並種乃
生花

蹉跎樹

雜俎云月中有桂高五百尺名曰蹉跎吳剛學仙有
過謫令伐此樹隨斫隨合

交藤

李翔何首烏傳云首烏祖名能嗣闖弱無子嘗在山
中見藤二株相去三尺餘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至旦
採其根歸為末服疾愈生子延秀孫首烏年皆百餘

歲至今此藥名曰交簾

艷種

鷺粟花九月九日及中秋夜必穿女子艷色衣服種之其花乃大而有色

發日樹

十洲記云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出時雲來蔽日其樹枝乃拂開之

相思木

述異記云魏苦秦難以民戍秦其妻思夫而卒既葬無情癡

卷之二

九

勇園

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處因名為相思木

笑舞花

李時脩云曼陀羅花即風茄兒相傳此花笑采釀酒則令人笑舞采釀酒則令人舞

抱尸木

泊宅篇云上虞縣曹孝女廟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一枯榮者枝幹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尸之狀

紅草

名勝志云束鹿縣有紅草坡唐禪將張興之墓草也

餘草皆綠而墓草獨紅相傳為忠血所化又塞外草皆黃惟明妃塚上草獨青故名青塚

茶頭樹

各賢錄云宋僧行滿棲華頂峯智者院知衆僧茶寮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树每客滿出坐寄生木必枝葉下垂滿去復亭立時稱此樹作禮茶頭

應禱

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無情癡

卷之二

十

勇園

銷恨花

太真傳云禁中千葉桃盛開明皇與妃宴花下日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媒葉

僖宗時于祐于御溝中拾得紅葉上有詩云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閉慙慙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後娶得宮人韓氏乃向題葉女也故曰方知紅葉是良媒

合歡竹

九疑山第二重麓臺側笋長獨莖及生枝葉即分為

兩梢人謂之合歡

三友柏

草木編云此柏每一株上分三色有扁柏有茨柏有線柏蒼鬱可愛名曰三友

芙蓉王

石林燕語云慶曆中有朝士曉起見美女三十餘人麗服靚粧丁觀文按轡於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容何之荅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王耳

戀子樹

無情癡

卷之二

士

專園

戀子樹枝葉茂密結子如蓮實至冬葉皆萎其子經霜雪不落俗名苦戀子

花有歎聲

揚州事蹟云太平園有杏數株每至盛開設宴一妹令一妓女立其下立節日爭春每宴罷夜闌人云花有歎聲

夫娘子

文苑彙傳云草子甚細有芒刺人過之輒粘人衣上名夫娘子又酋人謂其妻曰夫娘又婦人之無行者

亦曰夫娘

義荆

集異記云京兆田真用慶田廣兄弟三人議分財產庭前紫荆一夜枯死真感而歎曰樹本同株開分尚且憔悴遂不復分荆乃復榮如故

同心結

劉夢得詩云御柳青青拂地垂千條金縷萬條絲如今縮作同心結將贈行人知不知故後人名柳絲為

同心結

無情癡

卷之二

士

專園

悲秋葉

耳目志云立秋日梧葉即落故古詞云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皆秋

蒹葭倚玉樹

晉毛曾與夏侯玄並坐丰姿綽約人謂之蒹葭倚玉故下定破云自分蒹葭得倚玉樹

兔絲附女蘿

古樂府云冉冉孤竹生結根太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故婚家用絲蘿取其交結纏綿之意

義蘭

草木記云蘭喜叢生分之則經年不茂故名

人柳

溫公詩話云漢苑中有柳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故江之媽賦云不比禁中人柳終朝刺得三眠

連理槐

擊虞連理頌云東宮正治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林連理而生一幹一心以蕃根本

合歡梨

無情癡

卷之二

十三

專園

王績梨頌云太康十年梨樹西枝與中枝相合生於玄圃皇太子令侍臣作頌

助嬌

開元遺事云明皇折千葉桃挿貴妃髮歎曰此花亦能助嬌

孝竹

杭州孝竹冬則生筍叢外以衛母寒夏則生筍叢內以解母熱

指佞草

博物志云堯時有屈軼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

護門草

西陽雜俎云常州有護門草真諸門上夜有盜過其門便叱之

不死草

太平廣記云秦時大宛中多狂死者橫道有烏帥一草伏其面即活鬼谷子曰此濛洲不死草也

懶婦箴

無情癡

卷之二

十四

專園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思睡一名懶婦箴若少年

俗名雁來紅其草老乃轉紅色故名老少年又名還童草

人參

異苑云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

天尊芝

天寶初臨川郡人李佳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象

竹人

幽怪錄云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物長數寸儼似人形俗謂之竹人

松精

金陵記云方山野人見使者牽一白犬野人問其所居荅曰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没意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

仙樹

陝西各勝志云祁連山有仙樹如人形山中飢渴者無情癡
卷之二
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黃精

葵堅志云徐君方居興教寺每日見黃犬往來訪其至不得烹而食之乃黃精也卒仙去

合歡棠

古今注云青棠樹似梧桐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董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

憐愛草

北戶錄云嶺表有鶴子草當夏開其花麴塵色形如飛鶴羽嘴俱全云是媚草採曝以代面壓上有虫老蛻為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故名

鴛鴦草

益部方物記云鴛鴦草春葉晚生其稚鴛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鴛鴦並翅贊曰翠鴛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嬌

節義花

馮子猶笑史云揚州瓊花天下無雙隋煬帝移植金陵而枝葉枯帝怒杖八十發回復活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淳熙中壽皇亦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趙棠

國有詩云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脩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又禪智寺有紫牡丹一本每花各十二瓣值閏年輒開十三瓣宋政和間宜入御苑種之花即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此時人稱爲節義花

稱爲節義花

義松

山川記異云南昌翊真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為一
榦號曰義松

雌雄羅漢樹

秦和縣南有羅漢樹二株縈纏糾結常年一樹開花
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不開花劉子高詩云東樹開
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雌雄

獨根樹

南越有樹名獨根分為二枝東向一枝名木威樹南
無情癡 卷之二 十七 專圖
向一枝名敬欖樹

讓木

潯陽記云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
西邊榮東邊枯張華曰交讓者此也又江隣幾雜志
云楠樹宜疎枝葉不相妨亦謂之讓木

陰陽栢

宋高宗時高麗進陰陽栢兩株種於永懷寺殿左右
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女香草

奚囊摘抽云女香草甚繁績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

男子佩之則臭語曰欲知女子強轉臭得成香

待女花

採蘭志云蘭花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香

不死神芝

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為車馬中芝
為人形下芝為六畜

飛禽芝

羣芳譜云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枚如飛禽狀沈
無情癡 卷之二 一八 專圖
子曰此飛禽芝也以處子中單覆之則活

相思竹桃

吳僧筍譜云昔人在涪陵相思崖吹竹神女見而悅
之投以桃竹釵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各相思桃竹

墨竹

外紀云東坡於富川常以餘墨酒竹上明年新竹葉
上皆有墨痕

頃刻花

太平廣記云韓愈姪孫韓湘言能開頃刻花愈未信

因聚土以盆覆之俄生碧牡丹二朶葉上有小金字
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後貶潮州
至藍關遇雪乃悟

將離

本草云芍藥一名可離一名將離故別離以此為贈
鄭風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含環

北窓瑣言云元和中蘇昌遠居蘇州與一女幽會嘗
以玉環贈之一日廊前白蓮開見花房中有物乃所
無情癡 卷之二 九 專園

槐求救

吳世澄與朱廷佩友澄夜坐有六老人扣門而揖曰
予輩與朱廷佩為隣近聽謔言欲害予輩求君解之
翌日備述所求於佩佩驚曰門有槐六株意欲伐去
作室於上何物亦愛生如是遂舍之

母桑

文苑集云伊尹之母化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
桑之中獻之於君君令乳之名曰伊尹

相公竹

寇萊公死於雷州詔還葬於洛陽公安民迎祭斬竹
插地以挂紙錢後遂生笋成林邦人異之號曰相公
竹

梅花女

龍城錄云趙師雄遷羅浮日暮於酒肆旁見美人素
粧出迎語言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飲一緣
衣童子歌於側師雄醉寐既醒乃在大梅樹下又據
遺云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扁鑰人莫能窺忽
無情癡 卷之二 十 專園

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笑語郡侯駭之啟鑰聞不
見人惟東壁有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
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

並蒂瓜

唐書云李融為政得吏民心有祥瓜生六子而共一
蒂又漢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時以為
嘉瓜

向日葵

說文云黃葵常傾葉向日朝向東暮西又名衛足

化生

許氏說文云萍無根浮水而生有青紫二種乃楊花所化也

蚊樹

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如枇杷子每熟即拆開蚊子飛去名蚊子樹

化蝶

酉陽雜俎云百合花盆之泥其隙經宿化為蝴蝶

化鼠

無情癡

卷之二

主

專園

蔡州有草如蒿葦大如指其端聚葉如鷓鴣巢拆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如皂莢子目尚未開啾啾有聲矣

蝦苗

爾雅翼云蘆蝦青色乃蘆葦所化泥蝦乃稻花所化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

藥蠅

文獻通考云唐太和九年鄭注藥篋中諸藥化為蠅飛去

楓葉魚

海物異名記云海樹霜葉風飄浪翻化而為魚名楓葉魚

荇芹化鱖

異魚圖贊云土龍之屬荇莖芹根化而為鱖形有黃白之異

腐草化螢

格物論云螢火腐草所化初猶未成垂腹下便有光數日變而能飛一名夜光

無情癡

卷之二

主

專園

反幾希叙

孟子別人禽之門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專以幾希屬之人矣然人有時而去禽獸反有時而存如鳥得食而反哺雞見食而呼羣騶虞不殺麒麟好生仁之幾希也鷹不擊伏隼釋懷胎豕見邪而觸然赴類而凶義之幾希也豺祭獸獺祭魚鳩居不亂其匹雉雊必推其雄禮之幾希也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狝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臍智之幾希也玄鳥春來丹鳥秋至熊入冬而穴蟄猫及午而晴豎信之幾希也孟子於人求其異我于禽獸求其同使得此而長存焉則平旦之幾希不特於牛羊而深山之幾希可同於鹿豕集成復取孟子之言而反之曰禽獸之所以異於人者幾希

反幾希叙

卷之二

重

夢園

反幾希

星槎程作舟編

象德

韓詩外傳云黃帝問鳳象天老曰鳳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頤而雞喙首戴德頭揚義背負仁心仗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小音念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故郭璞贊曰鳳凰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

五行之精

反幾希

卷之二

重

夢園

月令章句云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王者視明履修則麒麟至又廣雅云麟含仁懷義行中規矩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遊必擇土不犯陷阱

律本

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箏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少皞氏以其鳴合十二律故設鳳鳥之官以為曆正

玉書

闕里志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

赤文綠字

尚書中候云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綠字又述異記云堯時越裳獻千歲龜背上有蝌蚪文記開闢以來事帝錄之號龜曆

陰陽變化

埤雅云龍鱗八十有一具九九之數陽之極也故為辰而司水鯉鱗三十有六具六六之數陰之極也故反幾希

卷之二

三

專園

變陽而化龍

應天干

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又埤雅云月者陰之宗月虧則魚腦減月盈則魚腦盈

神守

魚經云魚滿三百六則龍引而飛出水內有鱉則魚不隨霧去故一名神守

氣化

外史云蜀山之西崗有蒼禽焉曰鴟鴞之孕不精而

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覘此之謂氣化

介性

埤雅云雌性耿介善鬪妒壘蕪疆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長餘者莫敢鳴雉不處卑溼故又名原禽

賓主之禮王奴之分兄弟之序

月令疏云仲秋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鴻雁八月來其大者也先至為主其小者以九月至為賓焉又物類志云雁在江淮洲渚間大者居其中令反幾希

卷之二

三

專園

雁奴圍而司巡飛有先後行列人若傷其一則飛行中缺一焉

仁言

說文云黃鸝倉庚鳴則蚕出當樵熟時在桑樹上鳴則蚕熟

卜易

埤雅云虎奮衝破又能畫地以卜食又類從云虎行以爪坼地觀奇偶而行今人觀奇偶者謂之虎卜

避諱

方言云江淮南楚之間謂虎爲李耳故虎食物遇耳卽止以觸諱故耳

善樂嘉賓

禮書云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至麋尤出於天性故聘禮取焉詩云呦呦鹿鳴善樂嘉賓

祀先

澤雅云豺足似狗其色黃季秋霜降之日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侯之以田又汲冢書云雨水之日獺祭魚大戴禮云豺祭獸謂之反幾希

卷之二

壬

專園

自愛

廣雅云犀自愛其角每歲一退角必自埋於山中又山雞自愛其尾每栖必先擇置尾處一名避朴

任重致遠

春秋說題辭云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負重致遠以利天下

斷獄

論衡云解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

者以羊解之

養如木雞

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曰方虛憊而恃氣又十日曰猶應影響又十日曰猶疾眇而盛氣又十日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識字

金城記云衛濟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凡濟川檢書悉令鶴啣之一一無差

反幾希

卷之二

壬

專園

救子

隋書云烏程有樹高踰百尺上有鷓巢人欲取之不能上將伐其樹鷓恐殺其子乃目拔髦毛投於地下

戀王

異苑云檀道濟鎮潯陽臨入朝與家人別所養孔雀來啣其衣驅去復至戀戀如不忍別者後道濟果被

誅

救人

續搜神記云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忽墮一坑不能出

其中有數熊子一大熊出菓栗分諸子瞪視此人亦以一分與之其人啖之日以爲常後熊子大其母負子出亦負此人出遂得無死

蠲忿

杜陽編云懿宗同昌公主出降帶蠲忿犀其犀圓如彈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

報恩

異苑云陽山縣有人行田間忽遇一象以鼻卷之入

深山見一病象脚有巨刺此人爲拔去之病者即起

反綫希

卷之二

三

專園

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人還本處又晉郭文見一虎

張口口中有一橫骨文以手探去之虎至明日嚼一

鹿置郭堂中

感孝

先賢傳云伍襲丁父憂廬於墓墓側有一鹿每襲哭

輒悲鳴焉

救主

晉書云石勒備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鹿過軍人爭逐之勒乃獲免俄有一老人謂勒日向鹿者我也

君應爲中州主故來相救耳

求助

呂公義鷹記云江南陸氏畜猴雞每見婦女必跳梁

王患焉謀殺之猴先覺登屋夕則潛下有臂蒼鷹者

陸與語縱鷹擊之猴舉瓦扞身不能得鷹乃逝去次

日有兩鷹相繼搏翔下擊先者揚鬮繼者疾至猴不

備就擒臂者招其鷹還而來助者乘風載揚不知所

之

誦經誦詩

反綫希

卷之二

三

專園

法苑珠林云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性慧施於僧教

之能誦經一日在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荅曰身心

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又明皇有白

鸚鵡號雪衣娘授以詩篇數遍即能誦誦

不忘故主

建炎實錄云宋徽宗時西龍貢鸚鵡徽宗置之安妃

閣教以詩文及宣和未遣中使送還本土後郭浩至

隴口見一白一紅鸚鵡語於樹間問浩來自杭州却

上皇安否浩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浩賦詩

云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
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止妒

英華云梁武平齊獲侍兒子餘輩頗娛於目爲郗后
所妒左右進言曰臣讀山海經以鶴鷓爲膳可以止
妒梁武從之後郗妒稍減帝神其事

恩愛

文苑彙雋云鴛鴦文禽也一名匹鳥毛有文彩雌雄
不相離日並翅夜交頸人傷其一則相思而死今世
反幾希

卷之二

剪園

報時

天寶遺事云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清心亭每一時至
則有猿啼其下因謂之報時猿

垂韉救主

異苑云符堅爲慕容冲所襲墮而落澗追兵將及馬
蹠踟躕澗垂韉與堅澗深不能及馬乃跪而授之堅
攀之得岸而走

待喪同歸

幽明錄云吉翰帶一青牛之任後翰以疾卒牛流涕
不已吉氏喪未舉先遣牛還牛不肯行人知其異留
以待喪喪既下船牛乃隨去

節婦

燕女墳記云宋有節婦姚玉京室內有孤燕集玉京
臂玉京以紅縷繫其足日明春復來次年至縷如故
因贈以詩曰昔年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
不忍更雙飛如是者六七年後玉京死燕來人語曰
玉京死矣墳在南郊燕尋至墳所亦死

反幾希

卷之二

剪園

傳書

文苑云任宗客湘湖不歸妻郭紹蘭見堂中燕歎曰
夫婿離家數載生死不知爲我附書可乎燕卽止於
膝紹蘭作詩云我婿去重湖臨窻泣血書殷勤憑燕
翼寄與薄情夫書完繫於燕足燕飛去止於宗肩視
之乃妻書也感而遂歸

銜環報德

齊諧記云楊寶幼時見黃雀爲梟所搏墜地寶收養
養愈飛去後化黃衣童子銜玉環四枚來報曰令君

子孫世世潔白位列三公

聽經

兩京記淨影寺沙門慧遠養一鷺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筍在寺鳴叫不止僧送入京至寺竟入遠房每請經輒入堂伏聽一日忽哀鳴不肯入堂而遠卒

五德

文苑云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

愈下談立

反幾希

卷之二

三

專閣

幽明錄云晉兖州刺史宋處宗買得一長鳴雞養在愈下嘗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立致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溼草救王

搜神記云李信純養一犬行坐相隨一日於城外飲酒醉卧草間會太守鄭珣出獵縱火焚草犬見火來口曳信純衣不動有一溪相近犬即入水溼身來卧處周圍以溼身滾之獲免犬因運水困乏遂斃信純醒見犬死毛溼周圍看火跡乃知其事聞於太守命

具棺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

互乳

僉載云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旌獎

好爵不動心

傳奇云成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中見一人吟詩曰為慚肉食主忌深日晏蟾蜍卧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熟視之乃一大駁猫也

易腸

反幾希

卷之二

三

專閣

博物志云唐房升仙雞犬並去惟以鼠惡棄之其鼠自悔一月凡三吐其腸又錄異記唐鼠腸出數寸三年一易之名易腸鼠

認心

崑峻天墉城中有獸象腹獅心日食醉仙玉草飽而醉則伏地而嘔其心隨嘔而出少頃醒以為此我心也復吞而入世號為認心獸

掃地焚香

東晉時跋陀羅尊者譯經於天寧寺有二青蛇自蓮

池中出爲尊者掃地焚香自旦至暮俟其收經卷乃去

欠債還錢

獨異志云揚州嚴泰見漁舟載龜五十泰出錢五千文贖放之是夕有烏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父母受錢怪其無由及泰歸乃述贖龜之異

怒借當車

淮南子云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公曰反幾希

卷之二

重

勇剛

依德伴讀

車胤好學家貧無油夏日囊螢火以照時值風雨亂歎曰天不成我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窻比常更倍每讀訖乃去

破賊

南越志云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掠民將入府庫其郡公常養蜂忽有蜜蜂數萬同出噬整羣賊身首腫痛兩目盲合乃棄之而走

立功異域

蘇武使匈奴留之詭言武死昭帝遣使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碣澤中匈奴驚乃遣還

懷歸

寰宇記云蜀望帝讓位於鱉靈遂去化爲子規格物論云一名杜宇三四月間夜啼云不如歸去自夜達旦其聲哀切或啼苦則倒懸於樹

巧舌

格物論云百舌鳥形如鸚鵡能反覆其舌效百鳥之音至五月後即反舌無聲亦候禽也

卷之二

美

勇剛

致書郵

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時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依所教飛往投之名曰飛奴

知幾

列子云海上有好鴟者每旦之海上從鴟鳥遊鴟之至者百數一日其父曰吾聞鴟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羣鴟皆飛而不下故李商隱箴云海翁忘機鴟故不飛海翁易慮鴟乃飛去

高隱

列女傳云陶大夫妻曰閼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

辟寒

開元遺事云交趾進犀一株色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殿中暖氣襲人上問其故曰此辟寒犀又孔帖云文宗延學士於內庭李訓講易時方盛暑命取辟暑犀以賜之

義不拜賊

反幾希

卷之二

毛

粵園

南楚新聞云明皇所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給之曰此自海南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殺之

知水脉

博物志云鄒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駝知水脉每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掘之即得

聽水

述征記云北風動河水合須狐行此物善聽堅水下無水然後過河

黃耳傳書

述異記云陸機好獵在吳有快犬曰黃耳後仕洛語犬曰我有家書汝能馳往否犬搖尾機為書以竹筒盛之繫犬頸犬疾走到家家人開筒得書仍作荅書置筒內犬復馳還洛後犬死葬之至今有黃耳冢

黠智

南越志云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往啄之

反幾希

卷之二

毛

粵園

乃捲烏而去又行動恐人見常吐墨以自蔽

好客

竹屋奇書云仙都縣山中有鹿甚老將有客至輒夜鳴故縣令嘗以此候客之來未嘗或失

歸隱

周穆迎意而居靈甲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為司能意而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

凌霄之姿

支公好鶴在剡東有人遺其雙鶴公恐其飛去乃報

其羽鶴軒翥不能飛反顧其翅如有懊恨意公曰既有凌霄之姿豈甘為人作耳目玩養令翻成放之

隨緣

滇中有鳥蒼色類鶴凝立水際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其處名曰信天緣

守拙

三書云班鳩一名拙鳩不食葷腥為巢不吝寶誌公傷曰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道家緣了

反幾希

卷之二

弄

專園

知時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二月作聲云春起也三四月又作聲云春去也人呼為報春鳥

忠義

唐昭宗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朱梁篡位取猴令備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前跳躍奮擊之

訴冤

溫璋為京兆尹設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鈴聲視之乃鴉也璋曰是必訴人捕其子者吏視之果然

知言

長安城西雙闕上有雙銅鵲高丈餘一鳴三穀熟再鳴五穀熟

覆庇

崑崙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張右翼覆西王母

得過且過

反幾希

卷之二

罕

專園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有翅不飛盛暑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寒毛盡脫落乃自鳴曰得過且過

起死回生

秦始皇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神鳥啣祖洲不死草覆死人而即活

指揮如意

竹屋奇書云塵似鹿而大其尾辟塵羣鹿隨塵皆視其尾所轉為準故古之談者揮焉

朋友有信

北方有獸其名曰履前足累後足免食得甘草必留以遺蛩蛩巨虛巨虛見人來必負履而走

父子有親

武平有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置人以藥夫斃母取母皮痛癢之子乃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母皮而後可養

情處

南方有比翼鳥飛止飲啄畧不相離雄曰野君雌曰

反幾希

卷之二

聖

專圖

觀諱總名曰長離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

通好

竹屋三書云昔有男女相愛書札相通皆憑一鳥一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乃以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來有如白日至今名此鳥為情急了

填海報仇

精衛生北山初赤帝之女游東海溺死化為此鳥常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敬長

世傳八月一日蟹取稻芒二枝長一二十寸索行輸送其長

斷腸

顧敬亭云吾秣圃旁有羅者得一雁斂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見其偶者突然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謂之其腸寸斷矣

貞烈

反幾希

卷之二

聖

專圖

徐天泄云衛衙梓巢鴛父死於弩垣之眾擁一雄求匹其母母哀鳴百計拒之雄怒啄殺其四雛母哀頓而死雄乃逸去

吞蝗

名勝志云永樂間葉宐知衛輝府適有蝗災一日羣鳥飛食之蝗盡而鳥亦死令收葬之名曰鳥塚

隨人念阿彌

虫天志云天台寺畜一鵝每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日立死籠中舌端生紫蓮花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立

凶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花也太奇

積聚

洞冥記云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霄自丹州來銜青沙珠積成隴阜名曰珠丘

符讖

尚書中候云呂尚釣於渭濱魚腹中得一玉璜有刻日姬受命呂佐之

飛騰

嶺表異錄云雞子魚形如鴉肉翅無鱗色類鮎魚尾反幾希

卷之二

望

專圓

交歡

一統志云廣西橫州有蛤蚧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於地人往捕之亦不知以手分劈雖死不開

比翼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鶉

長相思

業書初編云蘇杭有相思鳥雌雄不相離人得其一置之籠中其一則棲於籠外守之不去

懷刑

饒州樂平馬廷鸞讀書披雲閣下有池嘗苦蛙噪偶以楮爲三木日再喧罪汝自是池無蛙聲名曰靜蛙池

夫婦有別

陰陽變化云雉鳩不再匹常立河洲之上爲儔偶故俗傳雉鳩交則雙翔立則別而異處

反幾希

卷之二

罟

專圓

寄子

博物志云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代爲飼之長幼有序

天中記云果然獸似獼猴以各自呼凡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食之

惜春

九華志云護山鳥一名惜春似燕而小春深見人輒啼日莫摘花菓

詩詞

彙書云禽言如杜鵑之呼曰歸去好竹雞之呼曰泥滑滑鳴鳩呼曰家家布穀鸚鵡呼曰哥哥行不得寒號呼曰鳳凰不如我淘河呼曰提葫蘆沽美酒

懷土

字說云蝦蟇懷土取置遠處一夕復還其地雖或遐之常慕而返故名蝦蟇

知雄守雌

本草云天下之兔皆雌惟月中兔爲雄故以中秋望月而孕

反幾希

卷之二

望

專園

忙人閒事叙

魏豹傳云人生如白駒過隙夫隙影亦無幾耳少時既不解事稍長卽有世業有人事有家計有父母葬祭兒女婚嫁矻矻窮年殆無虛日何其忙也乃一二人墨客出名利之場入烟霞之表尋山問水抹月披風花奴鳥使酒董茶顛行本分事結自在綠桃花流水別有天地又似於忙中另闢一閒境借閒時了閒事說閒話結閒情嗚呼又何其閒也偶拈數事置之案頭借彼神賞適我晤言或忙人閒事叙

卷之二

吳

專園

亦隙影中偷閒之一法乎夫屠之忙事閒中忙也余之閒事忙中閒也集成復爲晨雞暮鼓者下一轉語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心人閒事

星槎居士編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登岷山置酒詠歌嘗歎息謂從事中郎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望遠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竟鬼猶應登此

陶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禾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袁豈居宅後有梅六株嘗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
心人閒事 卷之二 望 粵園

情少傾城笑耳

謝誌不安交門無雜客有時獨酌日入吾室者惟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禽魚自來親人

李白登象耳山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予鬼於水壺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日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顧長康畫人每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衛洗馬初渡江形神憔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會稽多名山水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服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親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

孫子荆少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
心人閒事 卷之二 笑 粵園

流王曰石可漱流可枕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長孺徐益孫曰吾有目有足山川風月我所能到便即屬我我便是山川風月主人

桓南郡作詩或思不來輒作鼓吹聲已而思得歎曰鼓吹自來人思

潘師同居嵩山道遙谷高宗召至問所須師同對曰臣所須者茂林清泉山中不乏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 聞巢由買

山而隱

許謹選任放不拘小節與親友宴花圃中未嘗張帳
設坐但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茵

戴顓春日携篋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
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謝孺子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
起舞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和凝在朝率同列通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
湯社

私人閑事

卷之二

覺

剪園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
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李永和杜門却客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嘗
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前百城

米芾却無爲軍見州麻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
曰石丈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
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
觀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

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王摩詰在京師以立談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鑪酒
白經案繩床而已

袁粲家居負郭每策杖逍遙欣然忘返郡南頗有竹
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嘗語顏真卿曰願爲
浮家泛宅往來蒼雪間

李建勳蓄一玉磬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
有談及猥俗之語者急起擊磬數聲曰聊代清耳

私人閑事

卷之二

辛

剪園

宗溇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於帶上各百花帶
歸而圖其形狀各聚芳圖

吳立夫好遊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鬪之
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有司馬子長遺風嘗謂人

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
縱能文亦兒女語耳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白羊散於
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宴一
令一美人倚其旁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云花有
歎聲

李岩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
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岩老常用四
脚碁盤只着一味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
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

唐賈島嘗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
吾精神以此補之

世入閒事

卷之二

至

專園

孫公仲新宅落城市聲不入耳俗靴不到門客至共
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客談世事便以大白浮之

成芳隱麥林山剝芋織布爲短欄寬袖之衣着以沽
酒自稱隱士衫

關文行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自云
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無紙知慈恩寺多柿葉乃借
僧居取紅葉學書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苎翁閉戶著書或獨

行野外誦讀不得意則痛哭而歸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書駢馬觀之良久而去
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坐而觀之因宿其下三
日乃去

懷素居貧無紙可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本以供
揮酒名其居曰綠天庵

沈悠之晚好讀書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
讀書

何喬守溫常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
居無所得乃出新醋一餅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

世入閒事

卷之二

至

專園

何虞醋交
魏去非與余敬止張來倩結破浪社盟曰風雲氣少
兒女情多者不得入吾社

虞仲翔放棄南歸嘗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
蠅爲弔客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
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宋宇嘗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圃內曰天苗此

徒助予鼎俎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上露坐設大酒尊對月

獨飲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

問子敦亦不語酒盡各散去

七月七日人皆晒彩衣郝屠乃於庭中向日仰卧人

問其故曰但晒我腹中書耳

謝靈運好遊山涉嶺必造其巔嘗着木屐上山則去

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各登山屐

許渾好遊山水體便登跋時云許渾非但有勝情實

有人閑事

卷之二

垂

專園

有濟勝之具

許由隱箕山無杯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

操飲飲訖挂於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猶以為煩卒去

之

覺林僧志崇收茶有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

草蒂供佛以紫茸香

陶隱居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依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嘗言五六月

北窓下所遇涼風乍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白居易每良辰美景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

先拂酒罇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援琴操宮聲快弄

秋思一遍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曰粗羹淡飯飽即休

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

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

阮宣子通率簡易不喜見俗人每出以百錢拄杖頭

至酒家便獨酣暢

司馬溫公居洛與故老遊集相約酒行菓食數不過

有人閑事

卷之二

垂

專園

五為真率會

蘇子瞻在嶺表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則必出而訪客

所與遊者亦不盡擇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

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于是聞者絕倒

晏元獻公佳客至必留饌不預設但人設一空杯數

行之後案上乃粲然矣歌樂既罷日汝輩呈藝已徧

吾當呈藝具筆札相與賦詩以為樂

郊詵嘗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日洗淨五年塵土腸胃

欣然停驂久之而去

天游子號負圖先生展齒徧名山或問山不同乎曰
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
如粧冬山慘澹而如睡

王子猷雪夜憶戴安道便乘小舟訪之經宿方至造
門不入而返人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
何必見戴

王子猷每借人宅任便令種竹或云暫任何煩乃爾
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羊元若山當戶峯嵒亭秀每踞胡床終日嘯傲歎
怡人閒事

卷之二

畫

勇園

曰此翠屏宜晚對後名其山爲翠屏山

韋蘇州每所至處輒掃地焚香而坐

王儉問周顥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

魏賈銷令人乘小艇于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

崑崙簾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或問

欲爲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耳

張季鷹任縱不拘人號爲江東步兵或云卿乃縱適

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

卽時一杯酒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呼吸之間想通帝座似
不携謝眺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立嘗日戲北館掃帚沾泥汁以
書壁曬暖斐疊極有好勢

汝陽王璉取雲夢石斲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
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

漢侍中習郁于峴山南作魚池池邊有高隄隄上種
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芡覆水山簡每臨此池未嘗

怡人閒事

卷之二

畫

勇園

不醉曰此吾高陽酒池也

皇甫亮三日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二

日醉三日病酒

李愚云余夙夜在公不得浪游華胥欲作蝶庵以壯

周爲開山第一祖而以陳搏配食特怵者難爲注籍

供職耳

殷洪喬爲豫章郡臨行都下人附書百餘函至石頭

悉擲水中視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洪喬不能作致

書郵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王長史登茅山大痛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以情死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敲壺壺口盡缺

北齊崔儵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孫子荆臨王武子喪痛哭畢向靈言曰卿嗜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之賓客皆笑子荆舉頭曰使君輩存

卷之二

至

專園

令人悶事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校讐嘗語人曰課書思之便是一適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起舞望見者以爲仙人

張功甫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以梯登之飄搖於雲

表

鄭榮嘗騎驢踏雪而行謂人曰吾詩在灞橋風雪驢子背上

魏去非拈香一瓣向佛前發愿今世不敢妄求唯願來世讀史三年讀藏三年著述三年

韓文公遊華岳之巔下視險絕恐慄不能下至痛哭欲絕遺書爲訣

林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嘗畜兩鶴或泛小艇出遊客至則放鶴以爲娛

令人悶事

卷之二

至

專園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敲取茶租自判品第每登舟設篷席賣束書茶竈筆牀鈎具自號爲江湖散人

張穀居許之西城有園號小斜川花木泉石互相掩映公處其中行吟坐嘯旁若無人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各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歌

劉伯壽居玉華峯下號玉華庵王有妾名葦草芳草伯壽每出乘牛吹鐵笛二草以蘄笛和之聲滿山谷

及歸必命觴共酌

張聖清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疊洗管絃之屬皆具客至清酒一尊枯棋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聖清按紅牙倚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

蘇頲與李義甫同掌文誥于八月十五夜禁中立宿諸學士玩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命撤去今相傳為撤燭會

廬亮鎮武昌佐史殷浩等乘秋月夜共登南樓俄而

卷之二

剪園

亮至諸佐史欲避之亮曰老子至此典復不淺遂共登樓談詠盡興而返

王元寶每遇大雪必令僕夫掃門巷為徑迎賓客宴飲為暖寒之會

謝安集子女論文俄而雪下公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腳挽以綵絙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上元放燈前後三夜唐時錢氏納土進金錢買添兩夜今十七十八是也

陶淵明九日無酒宅邊有菊採之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就酌大醉而歸

阮籍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司馬相如携文君之臨邛盡賣其車騎為酒舍令文當壚身自傭雜作滌器於市中

司空圖預為冢柳每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

卷之二

剪園

中哉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東海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下成連刺船而去伯牙四望無人但聞海水空洞山林宵冥鳥獸悲號歎曰先生移我情矣遂授琴而作水仙之操

崔說愛吟咏一日病其友視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病耳至今以為口實

王暕仕齊為并州刺史未嘗以世務為累每良辰美

景登山臨水以談燕爲事人稱爲方外司馬

呂徽之逃名不仕以耕漁自給一文士慕其名造訪

之徽之在溪上捕魚隔溪語曰公且到舍我得魚將

換酒矣少頃携魚酒至盡歡而散

祖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奈何奕棋納曰

聊以忘憂耳

匡衡勤學有富家多書乃爲客作不求其價但借主

人書遍觀之

王羲之學書池水盡黑素性好鷺聞山陰道士有羣

小人閑事

卷之二

空

專園

鷺求市之道士曰爲我寫道德經當以此贈羲之欣

然寫畢籠鷺而去

蔡邕聞王粲至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宋織有造操馬爰造謁拒而不見爰乃題詩石壁曰

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

惟國之珍室邇人遠徒勞我心

阮籍隣家處子有才貌未嫁而卒籍與無親且不識

面竟往哭之盡哀而返

霍定與友游曲江以千金購人竊貴侯制中蘭花插

帽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女士爭買拋擲金錢

鮮于伯機得怪松一株植於齋前朝夕撫玩呼爲支

離叟

李衛公守北都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公愛之

令其寺僧每日報竹平安

脚道人常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

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福山曹氏植梧桐數畝主人將納涼其下令人以新

水沃之謂之洗桐

小人閑事

卷之二

空

專園

桓伊善蔡邕柯亭笛王徽之聞其名因赴召京師遇

桓於岸上徽之請曰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

貴顯矣卽迴車據胡床爲作三調三畢卽上車去不

交一言

鄭公愨伏日率賓僚避暑取大荷葉以簪刺之令與

柄通屈莖如象鼻以盛酒名碧筒

薛道衡每欲構文必隱處空齋踞壁而卧聞戶外有

人便怒

孫山人雁洲有屋數椽外隙地半畝悉種名花異草

紅英的的籬落間日與同志唱和題其居曰衡門之

下

楊誠齋七十強健退居湖南老屋一區僅蔽風雨嘗
自贊曰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
赦唐突明月清風

閒書卷之二終

八人閒事

卷之二

壹

專園

閒書卷之三目次

蘭本紀

菊縉紳

姑妄言

草史

閒書目次

卷之三

一

專園

蘭本紀敘

余齋之中割土而王蘭且集本紀一帖以作實錄
客有難之者曰牡丹之為花王久矣子獨以蘭為
王其亦有說乎曰是非余之言而孔子之言也孔
子於隱谷之中見芳蘭獨茂曰夫蘭當為王者香
孔子王之矣余安得不稱之為王容又曰子之王
蘭似矣然世之所重者皆夏蘭如高濂蘭譜李奎
種蘭訣是也子獨有取於春蘭其亦有說乎曰是
亦非余之言而孔子之言也孔子厄於陳蔡語子
路曰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是亦率上
皆王之意也若李奎高濂所稱夏蘭培養收藏殊
費人力而主人性懶但欲以花供我不欲以我供
花故獨有取於春蘭且百花皆盛於春今集本紀
始於春王正月春秋之義也是亦孔子之言也

蘭本紀敘

卷之三

剪園

蘭本紀卷之三

星槎居士編

紀年

春王正月

按花曆正月月令云蘭蕙芳

紀名

本名春蘭 一名山蘭 一名草蘭 一名馮蘭

一名女蘭 一名幽蘭 一名弱脚蘭 一名獨

頭蘭 間有一萼兩花者名並頭蘭 又性喜叢

蘭本紀

卷之三

剪園

生名義蘭

徽號 爾雅翼云蘭為王者香 王龜齡十八香詞

稱蘭為國香 張敏叔十二客稱蘭為幽客 居

本陵士八士稱蘭為芳士 文苑稱蘭為燕尾香

陳疇公云古人名蘭為香祖

別派 建蘭 玉蘭 木蘭 紅蘭 風蘭 四季

蘭 真珠蘭 秋蘭 報喜蘭 又蕙名九節蘭

水仙名儷蘭 梔子名林蘭又名杯蘭

紀續

蘭芽 詩云蘭茁其芽稱人佳子弟也

蘭英 周履靖菜譜有蘭英

蘭蓀 譜云花之實名曰蘭蓀

蘭膏 君公云蘭有一滴露珠在花心名曰蘭膏

蘭佩 離騷經云紉秋蘭以為佩

蘭湯 荆楚記五月五日人多藝蘭為湯以沐浴

蘭閨 女子之室幽閒貞靜名曰蘭閨

蘭若 佛氏取清淨草庵之意名其居曰蘭若

蘭舟 魯班嘗用木蘭造舟故後人有蘭棹之名

蘭本紀 卷之三

二 專閩

紀事

孔子反魯見隱谷之中香蘭獨茂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而賦倚

蘭操

鄭文公妾名燕姑夢天使與已蘭花曰以是為汝子

後生穆公名曰蘭

曹操欲殺楊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蜀先主欲殺

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

漢官儀尚書郎懷香握蘭

霍定與友遊曲江以千金購人竊貴侯亭榭中蘭花

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

錢

梁武帝目送謝覽曰此生覺芳蘭竟體

汗漫錄云王維家貯蕙蘭以黃磁斗養以綺石故經

年彌盛

楚俗踐蕙而貴蘭故養花之室西養蕙東養蘭

文苑云蜂採百花多置翅股間惟蘭花則負於背春

入房則獻於王

蘭本紀 卷之三

三 專閩

張翊花經一品九命首蘭而次牡丹

毛伯成自負其才氣嘗自謂曰寧為蘭摧玉折不作

蕭敷艾榮

左傳行潦蘋蘩季蘭尸之注云季蘭服蘭之女也

端人種蘭有三品紫梗青花者為上青梗青花者次

之紫梗紫花者又次之

郭橐駝種樹書云種蘭忌洒水

草木疏云以蘭浸水人食之致死

文苑注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山林之間大抵九蕙

而一蘭

黃山谷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

紀雜

漢武帝名旨酒曰蘭生

馬經曰馬青之別有二其一曰護蘭

海外有樓蘭國去長安八千里

張正甫觀音碑云自騰蘭之演教中國也殆將千歲

齊敬兒曰我車邊猶班蘭物注云謂劍也

蘭本紀

卷之三

四

剪園

目連亡母具百味孟蘭供養大德佛

倏國依樹積木人居其上名曰千蘭

都梁有山專生蘭花俗呼蘭為都梁今以名其縣

臯蘭山名霍去病合短兵鏖臯蘭山下

蘭名如秦弱蘭蘇若蘭之類

蘭姓中山宮音鄭穆公支孫以王父字為氏漢有蘭

廣為武威太守蘭欽為衡州刺史

紀贊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鶉芄蘭之葉童子佩玼

孔子家語芝蘭生於溪林不以無人而不芳

屈子離騷既滋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畝

許氏說文蘭香草也叢生山谷紫莖綠葉一幹一花

幽香清遠

孔子倚蘭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

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問蔽不知

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本紀

卷之三

五

剪園

韓昌黎倚蘭操

蘭之倚倚揚揚其香不採而佩于蘭何傷今天之

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月以年雪霜買買薺麥

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

子之傷君子之守

梁宣帝蘭詩

折莖聊可佩入室自成芳開花不競節含秀委微

霜

明章皇帝倚蘭操

蘭生幽谷兮群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

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戲賢人兮汝其予輔

張正見蘭詩

披襟出蘭畹命酌動幽心鋤罷還開路歌喧自動

琴華燈共影落芳杜雜花深莫言閒逕裏遂不斷

黃金

廣陵女士花殿最

品曰伍衆草於深林貞姿獨異托孤根於空谷芳

藹白殊與歎者援琴行吟者紉佩

蘭本紀

卷之二

六

勇園

余君翼花錫命

一品芳卿錫詞曰春蘭如美人不采羞自獻時聞

風露香蓬艾深不見此咏蘭佳什也嗟嗟國香典

衆草爲伍孤韻托空谷以全何怪與歎者援琴行

吟者紉佩

張九齡詩

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無心美旨蓄豈欲近名

園過賞寧充佩爲生冀得門幽林芳意在非是爲

人論

舒芬蘭詩

謝庭分植兩三叢天下何花可與同質伴菊籬堅

晚節香隨芝室散秋風屈原授入離騷裏燕姑移

居佩服中一種國香依衆草托辭曾入孔絲桐

楊廷秀蘭詩

靈徑偷開淺碧花水根亂吐小紅芽生無桃李春

風面名在山林處士家常坐園香到朝市不容霜

節老雲霞江籬圃蕙非吾耦付與騷人定等差

許振光種蘭詩

蘭本紀

卷之三

七

勇園

蘭爲王者香比德於君子披披衆草中未嘗自爲

美有德居尊位衆草自莫比吾得與之親芳香染

衣履彼夫蒼葦施望望遠將徙

燕姬偶徵夢玉麟自投懷蘭蓀久延竹今始列吾

齋或云葉可愛燥燥如嬌娃種蘭有真譜孕毓在

根芟根滋葉自茂森森玉筍排人事既已盡天意

當無乖所以謝車騎惟願生庭堦子弟我何預正

欲使其佳

芳香本天性陽和氣常溫臭味堪永日如與同心

言十步所必有茂林自翮翻寧以人勿服而遂花
不繁浮靄鬱蒼翠三徑繞幽軒種蘭固有道但無
使當門

幽蘭在空谷乃與眾草伍夫子願見之停車援琴
鼓自傷不得志窮老媿俯脯念茲感予心握蘭淚
如雨蘭與夫何傷芬芳自終古

周弘諫山蘭賦

爰有奇特之草產於空崖之地仰鳥路而載通視
行踪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豈眾情之服媚寧紉
結之可窮垂延佇之能泊稟造化之均育與卉本
而齊致入坦道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於
琴臺竊逢知於綺季

蘭本紀

卷之三

八 專園

顏師古幽蘭賦

惟奇卉之靈德稟國香於自然洒嘉言而擅美擬
自操以稱賢詠秀質於楚賦騰芳聲於漢篇冠庶
卉而超絕歷終古而彌傳若乃浮雲卷岫明月澄
天光風細轉清露微懸紫莖膏潤綠葉水鮮若翠
羽之羣集譬彤霞之競然感羈旅之招恨狎寓客

之留連既不遇於擊採信無憂乎剪伐魚始涉以
先萌艷雖鳴而未歇願濯穎於金陛思結蔭於玉
池泛旨酒之十醞耀華燈於百枝

徐文長山蘭詩

莫許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縱令摘向韓
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星槎倚蘭操

我有幽蘭倚倚揚揚春夏長養秋冬閉藏吸風資
露應乎陰陽常含劍氣時吐幽光春風骨格秋水

蘭本紀

卷之三

九 專園

衣裳其色古淡其神清剛中豈無德如松如篁爲
花盟主誰曰無當世無識者甘老窮鄉抱道而處
蔚其文章落落自好馨聞四方豈以無人而或不
芳爰有桃李睥睨其旁羣曰某某素名國香中林
獨茂鬱乎蒼蒼採而佩之爲國爲王胡爲泥中與
草爭長千紅萬紫各擅勝場傷哉蘭也終日伴凡
神色沮喪志氣徜徉以陰以雨負此冰霜援琴而
歌刻羽引商嗟彼蒼天莫予云良蕭敷艾榮使我
憂傷

小蘭亭種蘭三十首

東

茅亭虛殿四山通種得幽蘭谷可空弱態盈盈羞
夜月清香冷冷笑春風依人偏覺令人遠伍草何
嘗與草同莫道違時無識者芳心曾寫入琴中

二冬

一點嬌嬈性所鍾移來不覺綠蒙茸雖無桃李繁
華面頗有林泉冷澹容月照芳叢粧閣靜風飄翠
帶舞衣鬆謝家分植堦庭後時聽花間笑語濃

蘭本紀

卷之三

十

專園

三江

臘雪春風未肯降蘭芽出土勢如扛為憐空谷多
幽客時送清香到小窗佳話曾留燕姑夢高懷常
在屈平江豈甘一化成蕭艾又惹閒花恨滿腔

四支

蘭亭未及敘蘭辭我種蘭花為補遺春色不隨流
水去香情偏與茂林宜露芽滾處堪携酒風葉叢
中好賦詩自喜生來無俗態莫愁空谷少人知

五微

幽花原自愛庭闌分植堦頭日影微未許繁華輕
助艷全憑空翠暗添肥滋來香曉遺騷客夢與芳
枝報貴妃任是東風多薄倖不教蜂蝶亂春衣

六魚

春蘭分植在春初蓓蕾纍纍已半舒只為幽情難
結客自甘空谷獨憐予梳風常愛芳叢密映月偏
宜花萼踈縱使當門何用刈繞堦原不碍羊車

七虞

蘭本紀

卷之三

十一

專園

村居四顧笑無徒臭到蘭花氣味殊自愛春風三
徑滿肯同秋草一時枯枝頭摘葉分疎密花下尋
香化有無揚猗滿庭真可佩何妨自命作花奴

八齊

春草萋萋綠滿蹊謝庭移植一枝低臨風蕭酒清
宜佩帶雨扶疎澹可携覓藥蜂兒難入室尋香蝶
子易沾泥自從賦就采蘭後多少才人費品題

九佳

貧居無物稱蕭齋覓得山花致頗佳瘦葉高抽分
劍氣芳心細吐樞幽懷拙書不厭香堆案踏月渾

疑綠滿鞋一種丰姿留世外問誰招隱到天涯

十灰

千紅萬紫總塵埃采采幽蘭滿苑栽未許芳情留
翠幙且分綠意襯蒼苔新聲漫寫為琴操逸態爭
傳是草魁最愛月明人靜後一叢香雨拂窗來

十一真

日暖風柔草色新喜君蕭洒自成隣移來階下千
層碧留得人間一點真隔檻青笳人解佩繞庭紫
綠容鋪茵雖然不作溫柔態占盡烟花無限春

蘭本紀

卷之三

十一

剪罔

十二文

春塘草滿夢慙懣曠世風流迥不羣根與土般香
不染花同葉樣綠難分宜山宜水皆成譜為國為
王不在焚寄語讀書窗下客當前早已見青雲

十三元

種蘭千本自成村三徑非徒松菊存我獨相憐同
入室世皆欲殺為常門性情雅澹良朋友氣味幽
閒好弟昆讀罷悠然懷往事一枝猶可薦王孫

十四寒

亭以蘭名好種蘭年來漸覺綠成團疎而又密三

窗滿直似還斜一徑漫語有同心君子臭味如適

口野人矜也知不是貪空谷留取幽香好辟寒

十五刪

新種蘭花手自刪欲留春色滿庭間開時嘗覺花
如葉茂處還疑室是山衰茗應憐芽易老抄書不
厭露猶斑與君對酌堪忘醉貫酒何妨笑主慳

一先

從來幽客愛林泉此地宜蘭亦夙緣欲養雖無王

蘭本紀

卷之三

十二

剪罔

氏石相親喜有謝堦甄三春花發都梁縣一燕香

飄燕尾鈿分付園丁休亂摘曲江會記擲金錢

二蕭

庭院春光尚寂寥英英欲立是蘭苗肯辭春藥三
分嬌不讓秋棠一段嬌露滴花心香點點風飄葉
尾綠條條只因不改松筠操也令羣芳識後凋

三肴

蘭子蘭孫種滿巢半依石砌半堂坳但期一色皆
風雅無慮千株似草茅雖折肯貪榮是艾不才終

覺繁非覲村居久已嗟離索喜有同心物外交

四豪

花中君子美遺操我愛蘭花韻更豪常喜風情搖
玉珮不貪日色洗宮袍彈琴擬續幽人曲作賦嫌
同放客騷一種風流堪自賞肯隨凡草薦溪毛

五歌

空林無語自婆婆碧色幽情混太和時訝半天香
作隊忽疑平地綠成波雨晴風露天然譜花葉根
芽自在窩解得春光留戀處不妨搔首共吟哦

蘭本紀

卷之三

古

勇園

六麻

盡道蘭爲隱逸花看來偏覺有英華巧於避石抽
新萼擅自穿廊長舊芽伴草流霞迷石徑助蕉分
綠上窗紗莫言大地春無主早是清香第一家

七陽

室有蘭花興便狂何妨猗猗又揚揚風情雅淡真
堪佩骨格峻峭不用粧時訪草書尋字聖偶評花
史識香王等閒占盡三春秀莫羨當年黃四娘

八庚

幽谷逢春處處生蕭然物外有餘情堦頭得蕙爲

朋友室內惟芝是弟兄徹骨幽香尋不出穿林小

葉纖難成一枝堪作羣芳主分付流鶯莫亂行

九青

手倦拋書坐草亭問蘭何事綠青青一枝終日伴
凡艸三徑何人識異馨騷雅會須成國色英華原
不借山靈春風花柳等閒度對此猶堪語獨醒

十蒸

村落知無耐久朋堦頭蘭蕙氣如蒸獨頭不碍冠
爲籜弱脚何須襪是綬閣閣幽閒堪伴女草庵清
淨又宜僧真香一點尋無跡爲問騷人佩未曾

蘭本紀

卷之三

圭

勇園

十一尤

春雨春風氣味投繞堦鋪得綠陰稠生而伍草林
方茂久不聞香室更幽澹雅何曾隨客步風流幾
欲上人頭山中自古誇盟主莫怪閒花一見羞

十二侵

半世閒居笑陸沉爲君今日一開襟既無高幹遮
庭日又有繁枝匝地陰自愛露風堅素骨肯教蜂

蝶亂芳心堦頭若解憐同調細譜雲和幾曲琴

十三覃

種蘭最喜向窗南日暖庭前草亦酣香夢迷離分
曉色柔情綽約帶晴嵐不嫌葉密風難入偏愛花
開露半含奕奕丰神真絕世何妨一上美人簪

十四鹽

春來芳艸自熙恬香到蘭花不可添點點凌霜丰
骨瘦枝枝濯露性情廉和芝占盡三春秀與麝分
來一味甜只爲清芬曾竟體繞庭未許落花粘

蘭本紀

卷之三

十六

專園

十五咸

種花一日滿空岩蕪艸還須十日芟九畹遺芳風
自古三春標格品非凡紫莖羞濯濯佳人髮綠葉扶
疎處士衫對此儘堪酬素志何須紉佩吊彭咸

蘭爲花王詔

蘭亭主人於花陰淡處設清茶一樽好香一爐啟
請花神而言曰自李唐以來洛陽牡丹號稱花王
按牡丹香不及桂色亦如蓉若取其魁太則芍藥
亦未嘗小若取其富貴吾觀其春老花殘枯枝骨

立幾如寡人以此稱王於花中正恐羣芳立叛余

考古典爾雅翼曰蘭爲王者香孔子見香蘭獨茂

曰夫蘭當爲王者香鄭燕姑夢天與蘭花曰蘭有

國香王龜齡十八香詞亦稱蘭爲國香張翊花經

錫命亦首蘭而次牡丹據此則蘭之爲王也久矣

且其德之宜王者有八春獨早一也種獨易二也

色獨碧三也香獨遠四也不貪日五也不擇地六

也叢生不如七也經霜不凋八也具此八德受命

而爲花王又何多讓焉若牡丹之爲王自唐以前

蘭本紀

卷之三

十七

專園

無聞焉卽在唐時沉香亭畔寵幸極矣然名花傾

國以之比后未嘗以之稱王然則牡丹之爲王本

無所據其能與蘭爭此土乎其宜勅牡丹奉璽讓

位以正羣芳之主蘭亭主人爲之草詔曰

惟皇上帝愛惜春光千紅萬紫割據爭長有木芙

蓉易名牡丹久竊神器帝用不臧乃降遺種錫以

國香崛起空谷馨聞四方當春獨茂彈壓羣芳受

茲大命百世其昌布告中外咸使來王

菊縉紳敘

星槎居士極愛菊嘗欲構一圃種菊數十本圃中以陶處士為開山第一祖而以劉蒙配食居士為之酬酢其中列為東籬主人客有會意者贈以二十種黃牡丹為王白牡丹為后其餘列為正品為從品為清品為艷品為外品嚴之以黜陟寵之以名號明試之以政績異日者白雲在天黃花滿地秋色老於籬邊清香畱之世外以此榜之園中當成一部菊縉紳矣

菊縉紳敘

卷之三

六

專園

菊縉紳

星槎居士編

王后第一

王

黃牡丹 黃者土之正色土能生金其王於秋固宜

后

白牡丹 西方金氣其於色也為白稱后焉

臣品第二

正品

菊縉紳

卷之三

九

專園

金黃 花心極小枝葉穠密一名疊金黃

銀臺 類龍腦菊但花形差大澹黃不甚香耳

紫毬 如荔枝菊千葉紫花其花最圓而大

雪毬 形似紫毬但色純白耳

從品

金鈴 色黃花中皆細鈴外有大瓣緣邊

玉鈴 色純白花葉皆如金鈴

金梟絲 花黃而大其葉卷仄如梟絲云

銀梟絲 花白形如金扭絲

清品

銀杏菊 澹白中時有微紅枝幹纖弱

波斯菊 花頭極大喜倒垂久則微卷色白

垂絲菊 如垂絲牡丹枝葉柔弱花色淡黃

野菊 旅生田野花單瓣其香極幽不煩種植實菊
中本色也

艷品

鴛鴦菊 花常相偶其葉淡碧

燕支菊 淡紅淺紫色奪胭脂按古今注燕支山在

菊繙神

卷之三

二

勇園

西方土人以為染故古詞云夫我燕支山使我婦
女無顏色今用胭脂字不知何據

十樣菊 一本異花或大或小或紅或黃十者舉成

數而言也

醉楊妃 如杏色但紅較多耳花小而枝硬

外品

夏菊 花小莖長葉如蒿一名六月菊

冬菊 花小通體皆成鈴色黃如金白者亦帶微黃

墨菊 其色黑或云以墨沃根或云艾所接也

藍菊 花小而根纖如大青色亦異種也

黝陽第三

黝類

苦雨 贈貴客 一日無主

狂風 談錢穀 折枝插瓶

飛塵 村婦簪 對花噴嚏

虫蠹 指角痕 開時有俗事不得玩賞

涉類

幽窗 韻士吟 主人無事

菊繙神

卷之三

三

勇園

淡月 佳人對 解人定品

分種 去旁葉 正開逢故人

含香 露洗粧 插旂助艷

洗葉 久不謝 花下與高士清談

名號第四

佳客

會端伯十友中稱菊為佳客

壽客

張敏叔十二客中稱菊為壽客

冷香

王十朋十八香詞稱菊為冷香

介性

蘇東坡云嶺南地煖百卉皆先開惟菊性介烈不與

眾卉爭盛素須霜降後乃發

隱逸

周茂叔云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菊花之隱逸者也

傲逸

余君翼花錫命品菊曰傲逸

菊霜紳

卷之三

三

真芳閣

霜下傑

花史云蘇明允稱菊為霜下傑

傅延年

本草云菊花一名落蕊一名節花一名傅公一名延

年

花中大族

星槎居士云花之族莫繁於菊古譜有二十七種劉

家譜敘花總數有三十五種范至能譜敘東陽人

家菊圖多至七十餘種高濂菊譜有一百八十一

種

養生上藥

神農書以菊為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

政績第五

菊潭

南陽鄆縣有菊潭谷中居者飲其水皆獲上壽司空

王暢太尉劉寬皆患風眩令鄆縣每月送此水二

十厚飲之皆瘳

菊酒

菊霜紳

卷之三

三

真芳閣

漢俗九月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

菊枕

秋採甘菊花盛以青布囊作枕能清心明目

菊書

永壽出墨菊古用其汁以書見終南五老洞碑

菊仙

康風子食甘菊花後仙去又朱孺子于玉笥山服菊

亦仙去

療饑湯

背明國有紫菊名日日精味極甘食之終身不知飢

渴

三異

劉蒙敘云凡花皆以春盛以秋實而菊獨以秋花其
得時異也凡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以食菊仙此
其花異也凡花可食者根葉未可食而陸龜蒙云
春苗恣肥可採以供杯又本草云正月取根此其
根葉異也

五美

菊籍紳

卷之三

語

專圖

史正志譜云圃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正土色
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
體輕神仙食也

德比君子

范成大云山林好事者多以菊比君子蓋以歲華婉
婉草木變衰乃獨燁然秀發此幽人逸士之操雖
寂寥不改其樂者也

屈平食英

離騷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食秋菊之落英

陶潛摘菊

陶處士九日無酒籬邊有叢菊摘之盈把望見白衣
人至乃王弘送酒共醉而歸

王歐題咏

王介甫題菊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
細吟介甫曰獨不聞離騷夕餐落英之說乎後人
以為東坡且云黃州菊落葉故貶刺黃州不知何
據

菊籍紳

卷之三

語

專圖

飲酒消災

費長房謂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急襲茱萸
登山飲菊花酒可以消之景從其言舉家登山暮
日見雞犬皆斃

菊名黃花

星槎居士咏菊詩敘云菊有黃白紅紫不同而世之
稱菊者輒以黃花槩之他日讀九月月令云菊有
黃華始知菊以黃者為正色故也

姑妄言敘

天何言哉時行物生皆妄耳妄何可言哉乃孔子
既欲無言矣而又刪定六經以傳後世夫六經皆
孔子之言也至秦而付之一炬秦真妄人也哉且
天既已行之生之矣可以無言矣而為之時物者
何難打破行生圈套冥其聲臭則作領會乃猶沾
沾焉風號露泣草呻虫吟令廣長舌上妄添三毛
不又多乎哉是誠妄也請試言之屠赤水之清言
清亦妄也敖清江之雜言雜亦妄也祝無功之小
言小亦妄也李長卿之贅言贅亦妄也屠本峻之
空言空亦妄也陳簡公之長者言長者亦妄也雖
然尤莫妄於東坡之說鬼夫鬼妄矣強人說鬼又
一妄矣至於無鬼可說而猶曰姑妄言之是則妄
之尤妄者也噫予妄人也所拈之數聯亦妄語也
六經無當矣至比於東坡之說鬼其或庶幾乎不
然寧奉孔子之教曰予欲無言

姑妄言敘

卷之三

三

勇園

姑妄言

星槎居士編

蹊山清雅誰寫朝川之圖雞犬優閒欲訪桃源之路
不知已之人不交相識半牕秋月不于已之事不問
閒來一枕梅花

林下明月驚見睡花之態聽中人靜微聞落葉之聲
詩句未成聽野鳥啼春恰來奏韻書聲初罷看山花
醉露好助談心

小廊花萼娉婷學少女之粧靜夜鐘聲淒楚斷幽人
之夢
姑妄言

卷之三

三

勇園

弄月吟風千古師生之契翻雲覆雨十年朋友之悲
曲檻花開脩然有態滾山鳥語妙在無腔

太乙然藜之杖好助談經監門流民之圖儘堪文壁
風入松而奏曲如傳羽衣之歌月挂柳以為梭欲織
天孫之錦

踏雪橋邊馬有沉吟之意爭春筍下花留歎息之聲
聽巫峽之猿聲歌如當泣看廬山之瀑布暑亦生寒
世路悠悠白首按劍亦常耳予懷泚泚青山為友總

怡然

黃花數朶籬邊酌酒之杯白石一堆竹下留賓之榻
望遠懷人怨王孫之芳草臨風寄語想少女之烟花
多行一日善多讀一卷書自有梧桐留夜月少交幾
個人少說幾句話但憑楊柳送春風

架上海棠學楊妃之睡態枝頭杜宇借子夜之歌喉
卷石為山長揖呼為石丈盆花作供相憐過於美人
郊嘉賓之買山烟能臥客王子猷之借住竹亦宜人
花開纔半樹樹樹美人之粧猿啼第四聲聲遊子
姑妄言
卷之三
天
勇剛
之淚

雨中山色辛苦行歌之屐月下湖光逍遙書畫之船
雲可為屏蔽人情之反覆水堪作鏡照世態之炎涼
村姑頭上花全無半分羞澀蕩婦樓頭月應增十倍
淒涼

梅花作帳夢追蝴蝶之魂竹笋為食腹帶烟霞之氣
風飄飄而不去應知秋葉之情水冷冷以何之誰解
春花之意

綠珠樓下年年芳艸萋萋紫玉墳邊夜夜烏啼啞啞

竹屋花香蝴蝶帳中尋夢紙窗燈影杜鵑枝上離魂
說到千秋事業誰知案亦生塵看來半世交遊惟有
花能解語

看古樹之橫鋪如登画閣聽新桐之初引絕勝鶯簧
移春檻前寄傷心於紫陌護花鈴下嗟薄倖於黃鶯
花間吹笛怕聞折柳之調月下調箏喜按落梅之曲
任他棟梁佳木難經二面之刀可惜聰慧才人空騎
兩頭之馬

停車柳下怕驚脫網之魚却掃門前厭對乘軒之鶴
姑妄言
卷之三
无
勇剛

披櫛葉之裝雨中尋石擁蘆花之被月下敲詩
貧時恩怨情人語我亦難忘邊地文書妓女心誰云
易信

歌稱宛轉偏多慷慨之詞鄉號溫柔自有義皇之俗
志士愛功名幽人愛山水總是一般經濟女郎怕脂
粉秀才怕頭巾原無兩樣行藏

空山猿嘯低徊淋雨之歌靜夜蛩吟點綴秋聲之賦
欲語不語梨樹花間同夢有情無情牡丹亭下離魂
為無解語之人親栽芍藥偶有臨池之興旋採芭蕉

月暗羅浮索笑簷前梅處士雲迷巫峽交歡枕上竹夫人

樹底蟬鳴冷英雄之熱夢庭前蛙噪濁壯士之清歌
樂道自安貧淡菜咬來滋味古脩行在補過清香焚
處夢魂幽

岩頭有雪方知松柏之心厨下無烟且看梧桐之月
弱柳初眠點黛乍添新翠曉花猶睡舒衫常帶餘香
嫋嫋女史衣薰葑菹之香落落奇文手浣薔薇之露
登達士之場興若來雲山有主人騷人之座吟方就
姑妄言

卷之三

三

真園

風月無邊

貪成世界空憐彭澤之花妒是人情誰惜廣陵之曲
三徑名園有酒鶯能作客四時佳節無詩花亦笑人
古樹鎖空烟已識秋容老矣淡雲籠浩月還憐夜色
嫣然

青山作屏遮風原不遮月白雲爲牖留鳥更能留花
有客共談廊外喜聽風弄竹無人獨坐牕前驚見月
移花

石上蒼苔每爲尋詩踏碎林間芳艸多因看月坐殘

分編枝帖山林考課之書種竹栽花風月循良之政
交世上無足怪之人頗適往來之興談人間不相關
之事聊存是非之心

橋號銷魂常恨柳絲難繫馬人非避世縱遇桃花不
放船

木葉低飛片片堪尋春夢山雲初起絲絲不染風塵
花落香猶在魂銷風月之場鳥啼聲已希夢斷鼓吹
之部

秋色堪憐夜夜梧桐驚夢蝶春光可愛年年風雨惱
啼鵲

卷之三

三

真園

浣枝上之新花美人堪惜掃林中之落葉高士誰憐
吏不到門世外清閒之福書常在手山中富貴之緣
洗硯池中魚子不忘翰墨囊螢窗下虫兒亦解詩書
吹牧笛一聲如見橫牛樂事聆農歌十畝猶傳擊壤
遺風

羽衣楚楚看花亦可舒衫葛巾峩峩對客何妨洒酒
三生白石饒他翡翠之歡半熟黃梁足我梅花之夢
石榻睡殘焚好香一縷如散夢中烟雨燈窗讀罷酌

清茶數杯欲生石上蓮花

黃飯菜羹自有胡麻之意竹冠蘭珮不忘仙袂之風
石中萑草綠萋萋常有懷歸之意盆內金魚紅簇簇
全無鶯餌之心

曉日三竿喚起少年塵夢夕陽一塢消殘老衲禪心
夜來呼稚子烹茶時有清香來茗椀春到喚家人剪
綵不將芳事讓花神

水上流觴欲做蘭亭之蹟山中對石偏饒米芾之顛
片片山花斑斑遊人山屐絲絲烟柳支吾漁子刺裝

姑妄言

卷之三

三

粵園

無塵處栽數種自在花莫非生意有容時說幾句尋
常話誰是知心

思能穿袖必多稱心之言吟必落鬚始有驚人之句
檢圖篋中忽見穿窗雲氣羣泉竹裏時聞洗耳鶯聲
坐破蒲團是處皆堪悟道揮殘塵尾誰人可與談心
子夜鐘聲驚醒夢中之夢清秋月影照殘身外之身
靜眼底之浮沉止有碧雲數片消耳邊之喧寂惟聞
清磬一聲

花月不言偏惹美人歎息山川有主空勞壯士馳驅

曉日三竿睡未醒無如黃鳥催詩夕陽一塢客思歸
又有白雲遮路

非草非花亦韻可想詩情無正無鳥不鳴試參禪意
世外佳人玉為肌而水為骨山中高士冷於月而清
於香

朝眠竹屋懶從山頂携雲夜泊蘆灣好向江心釣月
牛女渡河如殺廣寒仙子鴛鴦戲水惹開並蒂蓮花
春在花枝尋到花枝春不語月來窗戶揭開窗戶月
無情

姑妄言

卷之三

三

粵園

為尋詩料常分隔卷之歌聲偶之花棚且借隣家之
樹色

高士怕名踪跡白雲淡處才人失勢支吾黃葉堆中
世事何如退一步別有領會人情若此讓三分又作
商量

纔聽婦女言兄弟如同陌路一涉利名事朋友即是
冤家

密於連床夜話總是虛文險似覆雨翻雲寧逢惡客
貴妃捧硯發李白之詩才文君當爐助相如之酒興

好兄弟好朋友曷勝欣慕之意

暮雨朝雲不作風波於世上春花秋月別有天地非

人間

青白眼不存薄面雌黃口實可寒心

咬淡菜數莖是甘乎是苦乎各人領會焚清香一縷

爲功也爲過也自己商量

烈士心如鐵可熱亦可寒美人貌如花宜開不宜落

一日小輪迴子午卯酉時時自有定盤千秋大戲局

生旦丑淨脚脚皆能出色

始妾言

卷之三

妾

專園

花放烏啼自信老當益壯香清茶熟且從忙裏偷閒

巫峽雲峩眉雪瀟湘雨洞庭月打開兩塊窗兒天地

奇觀便了了摩詰画少陵詩右軍帖昌黎文收拾一

張棹于古今絕學只些些

天地本虛空要住脚時難住脚古今皆夢幻得回頭

處且回頭

四面有山皆入画不愧村庄一年無日不開花甘成

老圃

好鳥枝頭結小窗之狎友落花水面假大塊之雄文

月移梅影令人塵夢俱清風送蘭香使我熱腸乍冷

雲可贈人不數金黃銀白書能下酒何須筍紫蝦紅

千古薄情掩月浮雲妒花雨一生恨事嚼書老鼠關

床蚊

若待兒女債完只恐頭生白髮直到利名心了方知

腹滿紅塵

朔望一爐香知道人有事必告晨昏三個揖對菩薩

無福可祈

酒喚小兒斟醉來時莫提起油鹽柴米詩煩老嫗解

姑妾言

卷之三

妾

專園

興到處且收拾月露風雲

杏臉桃腮柳腰蓮步花底美人鶴頭燕額烏喙鷹爪

鳥中豪士

已飢已溺如當禹稷平時一簞一瓢且尋孔顏樂處

竹裏煎茶切恐因茶而病竹花間撲蝶不如留蝶以

憐花

兔走鳥飛長途孤客假帶忙梅開桐落大地浮生真

扯淡

唐突紅兒每在花前月下銷殘白日多因蝸角蠅頭

存心可對神莫只管燒香拜佛作法能遵祖也不在問舍求田

乞得新花幾種耕雲耨雨誰云懶作花奴借來古帙數篇美月吟風自分甘成書癖

若能留福與兒孫卽爲善士不敢得罪於天地乃是英雄

茶熟香清爲人總要知福花殘爲老凡事不在多言半畝三間自在天靜坐好觀世態百年一日尋常事

閒談喜共家人

姑妄言

卷之三

美

勇園

菊徑松棚鷄犬優閒世界竹風梅月琴書娛樂人家富若可求不惜忙生腳底貪如可樂何勞愁纒斜尖行可以告天之事則幽獨一如大庭充無欲害人之心則宰官卽爲佛子

讀書如撐上水船必要篙篙著力處世如推下嶺車還須步步留心

于陸愛菊于水愛蓮當思古人所愛意以雷鳴春以風鳴冬須知吾道有鳴時

爲說爲消當來兩稷之憂是道是貧尋出孔顏之樂

世情關得慌東關西關只是爭名奪利家事忙不了左忙右忙無非吃飯穿衣

折本
一項心田爲世業自爾逢年五車脚貨是生涯何曾

夷之清尹之任意之和我亦聞風而起狂也肆於也廉恩也直人當與古爲徒

縛住假英雄只是及其卽若八個字消磨好歲月無非之乎者也七篇文

辭達而已矣知文章自有本原才難不共然歎選舉

姑妄言

卷之三

美

勇園

全無憑據

執鞭雖可爲也不如從吾所好聞政但日得之其諸異人之求

縱云是玉亦無用嘆下和枉作刑人偶然一夢有何憑笑宋玉漫稱神女

費我追尋春草池邊詩夢動人憐惜露花枝上琴心

草史敘

天下有名花何獨無名草草者花之友也或山或水或野或園淪於烟清於月幽於香冷於雪花若有情賴此粧點者多矣使大地皆黃塵則數紅記白亦覺無色昔人謂花如天邊皓月而草即月下疎星乃世之愛月者玩之賞之甚而焚香拜之未嘗有一言及於星者天工有知何難盡撒星娥而使落落嫦娥獨步廣寒耶然而千古之下動人留連覺關山一片與淒涼四星一樣悲切耳而顧疑草之無當於花彼萋萋陌上不幾怨殺王孫乎余讀十友十二容并花經餅史香詞殿最紙上香魂不愁狼籍矣而草獨零落不傳即傳矣如本草一書又止以供湯炙之用春風至此徒惱啼鶯而靈運夢中之句夢得入簾之銘徒虛語耳偶於靜坐之餘取其別情別致者集為本紀為世家為列傳而世外異域亦附焉言在草中意在草外雖寥寥片紙直使洛陽名艷一時減價後之學者得其大意之所存則此一庭芳草直作史記讀可也

草史敘

卷之三

罕

剪園

草史

星槎居士續

本紀第一

太史公曰牡丹之為花王尚矣草之王惟蘭為近之然芝草屬土莫莢司天非其盛德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至於三百篇必首閟雅后妃之德蓋若此之難也爰合而紀之

草史

卷之三

罕

剪園

天皇本紀

莫莢

博物志云堯時有草生於堦名莫莢十五以前日生一葉十五以後日落一葉○太史公曰混沌之初曆數未定也孰推行是而或生或落具天地盈虛之數乎謂之曆祖可也

地皇本紀

芝

漢舊儀云芝有九莖金花綠葉朱實每至夜間若有光怪○太史公曰嘗讀王充之論曰土氣和芝草生芝其以土德王者乎及讀瑞命記曰王者德仁則芝草叢生苟非深仁厚澤入乎人心未有能崛起而在此位者也

草史

人皇本紀

蘭

卷之三

聖

真芳園

爾雅翼云蘭為王者香孔子於隱谷之中見芳蘭獨茂曰夫蘭當為王者香○太史公曰余聞吳之幽蘭其花獨早其時獨久蓋言力也其色獨碧其香獨遠蓋言德也以力若彼以德若此百卉擁而王之雖古帝王又何多讓焉

后妃本紀

虞美人

雅州有草花葉並嬌人或抵掌歌虞美人詞其葉即動搖如舞一名舞草○太史公曰垓下晨風耶鳥江夜雨耶烈哉草也直與賢姬子並涕千古矣

草史

卷之三

聖

真芳園

世家第二

太史公曰天子而下則世其家者也家何以世以其
有功於人爰賜之盟曰世世子孫母相害也由宗伯
以及外戚尚其各供乃事以無負先王封建之意也
與

草史

卷之三

器

剪園

宗伯世家

著草

五行傳云著草百年一本生百莖古人撰草以五十
莖令大衍之數○太史公曰三禮之傳久矣而著之
所光陽本乎天陰從乎地吉凶定乎人可謂無曠官
矣以此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謂非洋洋美德也乎

司馬世家

護門草

酉陽雜俎云常州有草名護門寘諸門上夜有小人
過其門便叱之○太史公曰國有六師天下所以不
敢輕為亂也捍衛其門過輒叱之非古之良司馬乎
書曰統六師平邦國此草以之

草史

卷之三

器

剪園

司寇世家

屈軼草

博物志云堯堦有屈軼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
名指佞草○太史公曰天下何時無佞何地無佞但
無人敢指如屈軼者也諱奸刑暴唐堦增得此賢於殿
下金吾杖矣

司空世家

鹿活草

宋元嘉中射一鹿剖其五臟以此草塞之乃厥然而起○太史公曰鹿獸之易驚者也使之各安其生非時地利者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得斯草也翳白骨猶可起矣而况林林有生者乎

草史

卷之三

巽

剪園

翰苑世家

翠雲草

其莖纖弱蔓生日照葉上有五色雲意李笠翁云天上彩雲偶一幻此非尋常蒼翠之色也○太史公曰雲大塊之雄文也紫綠萬狀頃刻而變文人慧業至此窮矣此草幻而成之所謂翰苑英華是耶非耶

外戚世家

蕙草

司馬彪云蕙香草也廣志云蕙綠葉紫梗魏武帝常以此燒香○太史公曰世言蕙者必兼蘭其附蘭以成名者耶予聞蕙之遜蘭不在花而在葉善養蕙者稍加剪除亦古先王強幹弱枝之遺意也

草史

卷之三

巽

剪園

列傳第三

太史公曰余讀本草而三歎曰草固各有性乎因其性之所近而列其名上自儒林下至日者雖非實錄聊寄余懷讀斯傳也毋以文害詞毋以詞害意則得之矣

草史

卷之三

吳

剪園

儒林列傳

書帶草

三齊志云城東有鄭玄教授山下生草如薤土人名為鄭玄書帶草○太史公曰書於帶志不忘也假令衣帶刻銘書紳志傲則茲草其選哉庭下已生書帶草故君疑是鄭康成其見懷於東坡也固宜

循良列傳

不死草

太平廣記云秦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烏啣一草覆人面即活鬼谷子曰此瀛洲不死草也○太史公曰天下紛紛多事矣死於兵死於歲死於徭役死於催科其為枉可勝道哉向非此草有好生之德其含恨曷有窮焉

草史

卷之三

吳

剪園

游俠列傳

萱草

發蒙云萱草可以忘憂又迷畧記云吳中稱萱草為療愁花○太史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也身家之計兒女之情得失榮枯之累其動人憂愁者多矣而此草能代人療之使人忘之非所謂淡言微中可以解紛者乎

滑稽列傳

醒醉草

開元遺事云興慶池南有草數叢葉細心勁醉者嗅之立醒故名○太史公曰世人皆醉我獨醒其此草之謂乎然糟丘之禍烈矣不獨自醒而兼能醒人此草真滑稽之雄哉

草史

卷之三

辛

剪園

刺客列傳

辟汗草

逸史云其藥如粟其香似孩兒菊六月間佩之可以辟汗氣○太史公曰暑氣之薰六甚矣哉人且不堪而况於物乎獨出其香以辟之非橋下豫子殿上荆卿易克臻此

淫邪列傳

夫娘子

文苑云草子甚細如刺其氣臭惡美粘人衣○太史公曰按諸首人稱其妻曰夫娘又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則此草殆淫邪者流也彼桑間濮上其遺風可勝道哉及讀法林辨正論云閣內夫娘悉令持戒則改行易轍于夫娘子有厚望焉

草史

卷之三

壬

剪園

高士列傳

迎涼草

李輔國夏日設迎涼草其色碧其幹類苦竹其葉之細如杉○太史公曰世之趨炎者多矣迎涼者曾幾人哉而此草談於庭中若與泰岱長松峨嵋古雪共成清涼散矣謂非遺世獨立之高士也乎

遺行列傳

虎耳草

葉有毛上青下紅狀似虎耳故有是名○太史公曰以虎為名何其猛也而實則無殺人心獨被惡名何哉豈其或有遺行與孔子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吾於虎耳亦云

草史

卷之三

垂

剪園

酷吏列傳

左行草

唐段成式云此草能使人無情范陽所貢也○太史公曰天下一情而已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情之所致也自左其行而絕人之情其草中之張湯也夫

幸佞列傳

詹草

博物志云此左詹山帝女所化也其葉鬱茂其實如豆服之多媚於人○太史公曰人有情者也化而為草宜其無情矣以無情之物而猶獻媚於人又何怪乎巧言令色之多也雖然人自好媚耳于帝女又何尤焉

草史

卷之三

垂

剪園

貨殖列傳

破錢草

蔓生山谷青莢可愛其葉似錢面少缺故名破錢草云○太史公曰古之多錢善賈豈如是耶不居於通都而棲棲於山徑所獲能幾何哉然已為守錢奴放一破統矣

流寓列傳

萍

許氏說文云萍無根浮水而生有青紫二種又吳氏本草云浮萍一名水廉○太史公曰余聞季春月萍始生著於月令矣又圃楊花入水化作浮萍豈誠然哉夫草之有本者當時則榮沒則已焉乃楊花已落復能化生亦何德而臻此至於與世浮沉不踏祖地亦流寓之雄傑者也

草史

卷之三

善

專圖

漁父列傳

溫草

浮生水中其葉如松無根逢節即生魚缸中往往蓄此○太史公曰草之生於水者多矣而此獨以溫為德雖風波不惡焉殆世所謂賢豪間者耶予聞古今高隱之士往往托跡於漁家者流此類是也

神仙列傳

還童草

野筴品名雁來紅一名老少年一名還童草○太史公曰予每聞人談黃白之術輒引肩公識嫩之言以解之及視秋皆老少年又何真人之不可復見乎徐竹隱詩云葉從秋後變色向晚來紅直為此仙傳神矣

草史

卷之三

善

專圖

醫藥列傳

苜草

格物論云苜蒲生池中一寸九節者佳又一種根苗纖細人多以磁盆種之即苜草也○太史公曰聞之苜有吉日忽生九花苜亦靈怪矣哉而安期生以食此得仙有以也夫韓子曰苜陽引年雖古藥王何以加茲

方士列傳

夢草

漢武帝時異域所獻枝似蒲晝伏入地夜若抽萌帝思李夫人懷之即入夢○太史公曰予讀武帝思李夫人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嫋嫋其來遲竊歎李少君真奇術也而孰知此草之開人情竇乎一念不除雖夢魂亦亂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草史

卷之三

五

剪園

日者列傳

陰陽草

田野志云生丘壟間破開一葉半奇象陽半偶象陰故名○太史公曰異哉草也與陰陽通矣以之定時察變安知不與司馬季主並傳乎

懶婦列傳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則令人思睡一名懶婦箴○太史公曰嘗讀詩至雞既鳴矣而歎其風俗之勤也見則思睡何一懶至此然余觀洞冥記云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予將為懶婦進焉

草史

卷之三

五

剪園

附錄第四

太史公曰司馬遷作史記附錄匈奴子作草史附錄
世外異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草史

卷之三

堯

剪園

世外逸民傳

苔

廣志云空室無人則生苔一名綠錢○太史公曰其
閒也類道其靜也類禪忽然而生非種植之所能致
何其傲也及其既生無草形而有草色名花佳卉賴
其粧點者多矣又何其流風餘韻之令人思也豈必
附青雲之士始能聲施後世哉

異域流芳傳

寄生草

本草云生桑樹者謂之桑寄生陶隱居云寄生隨樹
得名一名寓木○太史公曰草之生也不依於土則
依於水而此獨托生於空中彼蒼之鍾奇於異域往
往然也寄生之草何難與大宛之馬並傳乎

草史

卷之三

堯

剪園

開書四卷目次

誰園客談

茶社便覽

君須記

誰園客談

卷之四

一

誰園客談

人生一客旅耳人在客中便多客况關山之險風塵之勞饑思食渴思飲疲倦思休息最不堪者孤燈夜雨四顧無徒一肚皮不合時宜更從何處開口固知雞黍店月人跡橋霜盡是無可奈何語耳若得一二同伴連床夜話不獨旅懷漸開且不復覺有長途之苦客之不可廢談也如是哉雖然談亦有道古今之善談者有三戰國之世策士游談而以人國為僥倖是縱橫之客也降及晉世清談揮塵指為王謝家法物是風流之客也迨有宋關關濂洛之儒講道論德闡盡性命宗旨是道學之客也除是三者談何容易哉然人盡是客客盡可談如瑣談叢談塵談筆談菜根談如面談種種間言盡成佳話與其坐屋子下促促窮年何如對客掀髯將人世事宜自己病痛說幾句錄幾行猶勝背人作啣啣聲也今而後倘有會意名流坦懷高士請入誰園作片時談客而去

誰園客談

卷之四

一

一

誰園客談

星槎程作舟編

人生有四不宜眼不宜太空行不宜太僻口不宜太
直心不宜太熱

世人稱牡丹曰姚家黃為王魏家紫為后豈有王后
同出一家之理乎余謂牡丹為王則芍藥當為后

昔人云偷閒取樂可見世上少閒人亦少樂事特在
人偷之取之耳古釋云為求歡樂是生煩惱真頂門
針也

誰園客談

卷之四

勇園

予村居之堂名曰三省客問其義曰一省言省是非

二省事省煩惱三省費省經營

小園梅花盛開戲作小詩云蜂蝶欲尋香問花花不
語適以客至遂止是夜夢人投一簡云為予報主人

香在無花處

有嘲人鄙吝者客曰儉非鄙吝也一為天地惜財一

為人生惜福

客言人有十世救世如湯武名世如伊周持世如夷
齊混世如展禽避世如巢由出世如老莊度世如孔

孟玩世如稽阮傳世如朱程愚世如鄉愿我輩自揣
當從何處着脚予時惕然有省

有談修短之數者客曰人生惟佳言美行傳流天壤
為不朽耳苟碌碌無能雖生百年何益

予欲戒殺又恐類僧乃為之約法曰見殺不食聞殺
不食人專為我殺不食無事自殺不食客曰果如此
約雖終日食肉實無殺意

客言陶公愛菊亦偶然奇興耳使必待菊然後見陶
彼春夏時陶公安在哉

誰園客談

卷之四

勇園

昔人云看書要眼力寫字要手力作文要筆力客益

二語曰做事要用力處世要勢力

世人以巧言為口才以華服為人才以納粟為文才
客笑曰此之謂三才掃地

有不肖之人苦索祭文客書數語與之曰貪到這般

豺狼廉士毒到這般虎豹善士懲到這般盜跖懦士

奸到這般鬼神庸士一座失笑

人生有五可惜好書不讀一可惜好人不交二可惜
好事不做三可惜好子弟不教四可惜好山水不遊

五可惜

古人云度日如年予嘗靜思之從前忽忽不覺數十餘年光陰瞬息反覺度年如日矣可歎

客談人生快事一親健二妻賢三子孝四友直五僕忠六里仁予笑曰如此恐天下無快人矣

客述古對云三間茅屋一先生訓五六蒙童盡是千文百姓予笑意屬之曰一度科場二主考課三千舉子必先四書五經

古今夸風流者首推晉代今讀晉史多板重不快人

雜園客談

卷之四

三

粵園

意固知史才之難

有問人生多憂之故客曰不見小兒初生即啼耶余曰人言初生即笑每多不育是又厭此苦海故含笑而歸乎

節歲掃松也今人祇尋梅耳清明省墓也今人祇踏

青耳風俗之薄大率如此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又有三多多讀多講多寫

昔楊州太守園中於杏花樹下立爭春館每花開時

使美人侍立其下夜闌人靜遙聞花有歎聲予謂花與美人兩相憐惜何至興歎李青蓮名花傾國兩相歡之句實獲我心

天下有四種快事故人過訪佳句忽來少年登科惡人暴死有四種愁事客途久雨新婚遠別花逢春盡債到年終有四種可愛事娉婷女聰慧兒良宵花月名公書畫有四種可恨事醜妻奇妒貪吏高遷美人嫁村漢俗子索詩文有四種沒趣事醜婦簪花詰暑排筵貧士攀高老年娶妾有四種難忘事得意書情人語良友箴規平時恩怨

雜園客談

卷之四

四

粵園

會記九歲從父遊春時問萬子先生見予口啣一稻苗遂出對云程小子口頭禾黍予應聲曰問先生肚裏文章父為之擊節今不覺二三十年矣曷勝禿翁之感

世人謂晉人以清談廢事客曰今之不清談者多矣果遂能不廢事乎一時稱為快論

小窗讀罷推窗看月忽憶蘓子承天夜遊憐少勝人如吾兩人之語時家人送茶至乃代為轉一語曰惜

少聞人如君與月耳

予座右有二銘一曰閒人免交閒話免說閒事免管
一曰着棋不如抄書沽酒不如煮茗戀妓不如看花
浪遊不如耐睡施恩不如還債誦富不如交貧

客談古今奇遇予以四事實之一貴妃捧硯一文君
當塗一金蓮送翰林一駿馬換名姬

客言人有四莫看莫看已圓月莫看盛開花莫看大
河水莫看有各山語似不情實有至理

有問兩頭馬之說者客曰如今人做官的又要貪圖
誰圖客談 卷之四 五 勇聞

讀書的又要攪事做和尚的又要吟詩做強盜的又
要朝香心望兩頭便是驢馬種

昔人云隨緣一日即解脫一日客廣之曰安貧一日
即樂道一日讀書一日即醫俗一日省心一日即造

福一日靜坐一日即長生一日
客言家聲有四一兒女聲一紡績聲一絃誦聲一雞

犬聲

魏去非破浪社盟曰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者不得入
吾社予社中亦有盟曰凡有錢谷氣酒肉氣市井氣

頭巾氣道學氣者不得入吾社

客言美人遠的更韻正如花鳥野的更艷山水畫的
更清亦是會心之語

吳延祖云世無花酒美人不願生此世界予謂花酒
美人隨地皆有但恐當面錯過耳

世人以醫治病予欲以病代醫蓋病中每自悔過不
生一切計較心各利心子孫千百世心則因病而得
生理者多矣

戰國顏蠲有處窮方一無事以當貴一早寢以當富
誰圖客談 卷之四 六 勇聞

一安步以當車一晚食以當肉吳從先有處窮方少
言語以當貴多著述以當富載清茗以當車咀英莖

以當肉予始有處窮方慎交以當貴藏書以當富扶
杖以當車咏詩以當肉後又有處窮方自重以當貴

知足以當富素位以當車適口以當肉既而解之曰
賤而多能何必當貴貧而自樂何必當富足不妄行

何必當車饑者易食何必當肉

客有論交者曰交權貴者近誦交市井者近俗交醜
冶者損身交機變者喪德同社者奔走之場結盟者

標榜之籍交道至此令人三歎

昔人謂碧雲在天黃花滿地誰謂秋容冷淡乎予謂月清於冰石瘦於山雁影排空泉聲在樹野菊敲東籬之杯芙蓉點江上之色此景正以冷淡勝也誰謂秋容不冷淡乎

天下名山本是奇觀奈誦讀東我錢財窘我歲月短我遂令此種好懷竟成虛度為可惜也

戲旦以男子為婦人之飾尼姑以婦人為男子之飾此之謂反常

誰園客談

卷之四

七

男用

客問風是何形水是何味雲何以聚於天之中月何以員於月之半以針落水而何以定向以鏡掩目而何以助明予不能答

酷暑薰人揮汗如雨兼之食時纏子睡時蚊子都來助紂為虐人生苦境太抵如此

人生有四不可盡讀不盡的書說不盡的話治不盡的家事看不盡的世情

客言世不可透如魚之在水心不可染如蓮之出泥亦經歷之語

予候林下清聲賦客拈十事以實之曰松聲泉聲鶯聲蛩聲落葉聲賣花聲風弄竹聲雪洒窗聲塔頭滴雨聲月下搗衣聲

魏去非錄睡方莊周陳搏陶淵明王介甫四君子為君胡床竹榻梅花帳石枕加四物為臣布被蘆絮薪州簞虎丘席用四味為引春夏紙窗竹屋秋冬幽房賬閣飲下忌人作伴茶酒非時候未足鄰家罵詈喧珠聲予近日得一丹方只胸中無事一味以讀倦為引服之立效

誰園客談

卷之四

八

男用

予家居自號五耐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客益一條曰耐俗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為四賜此小安樂法也予益以二事一曰飯後捫腹一曰睡時濯足合之當為六賜

客言人有三不入不入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入藏物之所亦是善身之要

佛言富家財產為五家所共一日王二日吏三日盜四曰水五曰火誠是格言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日
已解矣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拔刀斬斷之日
已治矣臨事無此胆識徒踈矣耳

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人急難處出一言解脫之
卽是無量功德

客言却病入法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煩惱
現前以死避之二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造物
以生勞我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宿孽現逢不可逃
避歡喜領受五衆生各有病根常自省察六風露謹

誰園客談

卷之四

九

專園

防嗜慾澹泊七覓高朋良友說開懷出世話八予嘗
拈在壁以當山齊醫案

客言勤有三益早起晏眠衣食不缺可以免饑寒晝
勞夜寢欲念不生可以遠淫佚尸樞不羸流水不腐
可以致壽考予謂儉亦有三益酣飲厚味昏人志氣
故養神者不可不儉浪用侈費必至苟求故養德者
不可不儉受用過度恒多夭折故養壽者不可不儉
尋常家訓莫切於此

佛言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

者是客語云自我而上祖與父皆前世也自我而下
子與孫卽來世也眼前指點可謂儒禪

昔人云言要慎交要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
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客曰若是佳言良友予正恐
其不多

客傳秘方云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
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澹無
慾腎水自足予謂養生家得此可廢一切服藥運氣
之法

誰園客談

卷之四

十

專園

每日無事默憶嬰兒時如何乳哺如何襁抱如何語
言行動讀書成人自然痛癢相關勝讀一篇蓼莪之
什

無事聚談未免口過故著六莫箴云莫言朝事莫言
家事莫言閭閻事莫言隱微事莫言已無干涉事莫
言人有關係事

予嘗書二語以自儆云肯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
人便是無量客乃轉一語曰寧可無志而讓古人不
可有量而讓今人

李卓吾作尊重口以自傲客書其尾曰言名利者處以淡心言是非者處以平心言學問者處以虛心可補是書之所未及

持家有二字符曰勤曰儉予謂敏於進德而後為勤約以省心而後為儉今人所謂勤儉特貪耳鄙耳客問人生受用予書數語以答之閒中不放假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懶惰老來有受用

容言利有三可取多積陰德諸福自至其利取之於誰園容談 卷之四 勇

天盡力務本加倍收藏其利取之於地親師取友後嗣賢達其利取之於人

象以牙成擒蚌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取以鷄以舌受羈犀以角致命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善居才之難

客言人有十富各安生理本等富粗衣澹食知足富量入為出積漸富取與無傷公道富謹守法度安分富平時積谷凶年富奴婢衛主幫助富妻妾常和安樂富子不失教長保富不忮不求貧亦富

予謂人亦有十窮遊手好閒放蕩窮手頭鬆快虛花窮日高酣睡懶惰窮朝魚暮肉嘴頭窮揭債攀高扯淡窮結交匪類搬弄窮生事創謀妄想窮嫖賭為生徹骨窮筭計不到一世窮越奸越巧越貪窮

予有養生禁方各三放湯放寬手免慳吝病放寬眼免嫉妒病放寬心免煩惱病 世人稱牡丹為花王予獨以蘭為盟王容解之曰花有草木二種牡丹為木花之王蘭為草花之王亦是持平之論

誰園容談 卷之四 三 勇

異和尚說戒予自呈云日親經史已從書淫時時歌未忘綺語平分風月難去貪心閒尋花鳥漸成癡癖和尚曰懶媿閣黎會得

寇萊公有六悔每官行私曲失時悔藝不勤學過時悔富不儉用貪財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素意悔時悔予益二語云生不孝親死後悔豐不積蓄年悔

予述三恨求容解之一有大志而不能早歲登第二好結客而每遇負心之人三娶婦而不得有才貌

之女客曰予不能解有同恨已耳

魏人伐蜀甚急費禕與來敏對若如故事與謝安同然安以破賊而禕竟為郭循所害得失之不可強同也如此

口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者也展轉相代漸至文不應口口不對心亦是文章之毒

客讀孟子云四仲二孟祭有常期齊人安能日日醉飽於墻間亦孟子少檢點處

越破吳而誅伯嚭惡其賣國可見人心不死來俊臣

誰園客談 卷之四 圭 勇園

按周興卽以其法治之請君入甕亦是天道好還客言人體豎而心亦豎禽獸體橫而心亦橫此是人禽之別

呂洞賓三舉不第遨遊江湖遇鐘離雲房授以長生之術五十道成自號純陽子及唐咸通中始舉進士予謂純陽既仙矣宜薄天子而不為何沾沾以第一為榮哉

韓信於淮陰市上受二少年跨下及封王呼二少年各予百金人服其量客曰願是自掩其怯耳亦是誅

心之論

于天地之中而有房屋于房屋之中而有床帳于床帳之中而有被褥于被褥之中而有皮毛于皮毛之中而有肺腑于肺腑之中而始有心此之謂包藏禍心

客謂世人多為兒孫作馬牛予觀世之無兒孫者營營逐逐不知更為何人作馬牛也

予家居杜門不與公事或譽之曰高或怒之曰懶或詈之曰傲或鄙之曰彼無治事之才又解之曰彼家厚無藉於此其說似矣予自揣惟二字極合予生平

日守拙 誰園客談 卷之四 圭 勇園

令之趨奉官府者動輒製屏予謂屏之義有二一屏者屏也有屏絕外人之意一屏直則仆必曲而後能立又似專為行私之地世之製屏趨奉者不知自居何義

歐陽公不喜杜詩蕪子瞻不喜史記予自揣亦不喜離騷

客言戒牲可除三業殺生業為地獄饑汚業為餓鬼

償債業爲畜生

一道人買枯魚放生人皆笑之客曰亦可救其油鍋
刀山二地獄

客言一日到午後便覺淒涼一年到秋後便覺寂寞
人壽幾何而事必欲做盡心必欲用盡是惑矣

荆人泣玉已知其爲玉矣何不剖璞以獻而乃以足
殉也和豈一愚至此

楊子雲著太玄成有賈人以萬金求列名字子雲却
不許其人亦遂不傳予謂賈亦當時知己也何妨却

雜園客談

卷之四

五

勇園

金而列其名

堯知鯀而猶納四岳之薦孔明知馬謖而猶異其受
吾節制使之將於街亭古人虛心愛才如此

古詩三千孔子刪之僅三百有零而三百篇又雜出
勞人思婦之什不過人存數篇篇存數語耳今人刻

詩動輒數千安得有佳者此詩之盛衰也

客讀西廂琵琶二書日一則樂而不淫一則哀而不
傷予服其讀書有眼

毛聲山作雪恨傳奇一日汨羅江屈子還魂二日博

浪沙始皇中擊三日太子丹蕩秦雪恥四日丞相亮

滅魏班師五日鄧伯道父子團圓六日荀奉倩夫妻

偕老七日李陵重歸故國八日昭君復入漢關九日

南霽雲誅殺賀蘭十日宋德昭勘問趙普予亦擬十

條以補之一日夷齊諫止周師二日子糾活捉管仲

三日人彘生啖呂后四日武穆監斬秦檜五日太傅

詔還長沙六日范丹一朝暴富七日劉蕡晚歲登科

八日子驥尋見桃源九日靈運赦還遊山十日元祐

雷擊黨碑

雜園客談

卷之四

六

勇園

客言讀水滸傳不如讀三國志水滸傳是虛事乃人
捏出來的三國志是實事乃人捏不出來的非讀書

有得者未易語此

客讀史至介子推焚死謂二人皆失晉文君也非親
也其出亾亾也非疾也何至割股子推隱也非逃也

欲其出報德也非怨也何至焚山

客言人有三大惑做事業不求之心而求之命當利
害不求之理而求之數貽子孫不求之德而求之地

真大惑也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頗有得處可見穿衣吃飯事事不容苟且

昔人云與人善而遠信其醫是以身命試與人善而遠延為師是以子弟試與人善而遠許以婚是以門第後嗣試予讀因不失其親忽然有悟

予村居舊約云親友過訪近者一茶遠者一飯尤遠者一宿客做而行之謂有四便一者性懶不耐酬酢

二者才拙不善逢迎三者村居不能辦供給四者家貧不能厭需索故日省言省事省氣力省煩惱有如

誰園客談

卷之四

七

勇園

此約

客問人夢騎馬墮地而竟死者是夢而竟真矣予笑解之曰是人而竟死矣又誰知其有騎馬墮地之夢哉各發一笑

設酒招客本在合歡今人嚴令苦勸有面吐者有醒而罵座者有因勸不飲遂成終身之隙者有勉強從命醉而墜樓墮井者不能合歡徒階禍耳以酒自豪者當書此為戒

客言學道不成學佛無益日對數卷殘書於身心性

命都無是處脫却衣冠只有一副頑骨頑耳予聞此言霍然汗下

誰園客談

卷之四

八

勇園

茶社便覽叙

居士何嗜嗜酒不能一斗嗜詩不過百篇而於茶
獨勝每日以盧玉川為式早起可以清夢飯後可
以清塵上午可以濟勝小晝可以導和下午可以
怯倦傍晚可以待月挑燈讀罷可以足睡其故人
過訪促坐談心則烹茶細酌不在此數然介中火
侯非熊青所能知也爰集前人之言為社中便覽
一曰紀茶名二曰辨茶性三曰生茶地四曰採茶
時五曰煮茶水六曰煎茶火七曰收茶法八曰點
茶器九曰投茶候十曰飲茶人十一曰理茶具十
二曰傳茶事山居岑寂雖乏佳茗然按譜遵行嚴
於令甲倘遇李季卿其人乎急擲三十文以償夙
債母使桑苧翁貽媿千古也

茶社便覽

卷之四

九

勇

茶社便覽

星槎程作舟編

紀茶名

未考其實先志其名蒙莊有言名者實賓

一日茶二日積三日叢四日茗五日薜見茶經

又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見爾雅

僧志崇收茶有三等待客以驚雷筴自奉以萱草帶

供佛以紫茸香見蠻甌志

胡嵩曰不夜候 光業曰苦口師 田子藝曰如佳

茶社便覽

卷之四

十

勇

人 楊粹仲曰甘草癖 杜牧曰瑞草魁 謝宗曰

酪蒼奴見雜志

各茶十種 顧渚嫩筍 方山露芽 陽羨春池

西山白露 北苑先春 碧澗明月 霍山黃芽

宜興紫筍 東川獸目 蒙頂石花見文苑

御用十八品 上林第一 乙夜清供 承平雜玩

宜年寶玉 萬春銀葉 延年石乳 瓊林毓瑞

從品呈祥 清白可鑒 風韻甚高 賜谷先春

價倍南金 雲英雪葉 金錢玉葉 玉葉長春

蜀葵寸金 政和日太平佳瑞 紹聖日南山應瑞

茶社便覽

卷之四

圭

專

辨茶性

或純或駁受命於天性相近也物亦有然

茶者南方之佳木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柝欄藥如丁香根如胡桃其性儉不宜廣廣則其味黯澹見茶經

茶性淫易於染著無論腥穢及有氣息之物即各香亦不宜近見茶解

又茶酒性不相入故製茶者切忌沾腥見茶解

茶性畏紙紙於水中成受水氣多紙包一夕隨紙作

茶社便覽

卷之四

圭

專

氣見茶疏

茶與墨二者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見温公論

茶猶人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見茶評

茶之精者清亦白濃亦白初發亦白久貯亦白味甘

色白其香自溢見茶解

芽紫者爲上面皺者次之團葉者又次之光面如籐葉者則下矣見韻書

生茶地

惟木有茶得土以麗豈曰徇各地靈人傑

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野者上園者次陰山坡谷者不堪採掇見茶經

吳楚間氣清地靈草木穎異多產茶苻石於武夷者為白乳甲於吳興者為紫筍產禹穴者以天章顯茂錢塘者以徑山希見者茶泉品

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陽羨僅有其名建州亦非佳品惟武夷雨前者最勝見茶疏

茶社便覽

卷之四

垂

勇園

茶產平地受土氣者其質便濁岍茶產於高山渾是風露清虛之氣其味最佳見岍茶記

茶地南向為佳陰向遂劣又曰茶地不宜雜以惡木惟桂梅辛夷玉蘭玳瑰梧竹間之見茶解

採茶時

雖母過早亦無過遲非曰同流物生有時

採茶在二三月之間茶之筍者長四五寸若薇蕨初抽凌露採焉茶之芽者其上有三枝四枝擇其中穎拔者採焉又云有雨不採有雲不採見茶經

清明太早立夏太遲谷雨前後其時適中再遲一二日香力完足易於收藏見茶疏

又云岍茶非夏前不摘初摘者謂之開園茶摘自正夏謂之春茶又七八月間重摘一番謂之早春其品

茶社便覽

卷之四

垂

勇園

甚佳見茶疏

採茶以甲不以指以甲則速斷不柔以指則多濕易損見試茶錄

茶以初出雨前者為佳惟岍茶立夏開園吳中所貴梗楠葉厚有蕭箬之氣見岍茶記

凌露無雲採候之上霽日融和採候之次積雨重陰不知其可見茶說

茶初摘時須揀去枝梗老葉又須去尖與梗恐其易焦此松蘿法也見茶箋

煮茶水

酌彼流泉留清去濁水清茶善水濁茶惡

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擇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湧湍激者不可食見茶經

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見者泉小品

山頂泉清而輕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

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白濁黃石者為佳出青石者無用見茶錄

茶社便覽

卷之四

美

粵園

烹茶水之功居多無泉則用天水秋雨為上梅雨次之秋雨冽而白梅雨醇而白見吟茶記

貯水以大甕甕中宜置一小石忌新甕亦忌他用見茶疏

煎茶火

水取其清火取其燥不疾不徐從容中道

其火用炭凡經燂灸為脂膩所及及膏木敗器不用古人識勞薪之味信哉見茶經

火以堅木炭為上然木性未盡必有餘烟烟氣入湯

湯必無用必先燒令紅去其烟烟兼取性力猛熾水乃易沸茶疏

又火紅之後方投木器乃急扇之愈急愈妙毋令手停若過之後不如棄之見茶疏

茶社便覽

卷之四

美

粵園

爐火通紅茶銚始上扇起要輕疾待水有聲稍重疾乃文武火也過乎文則水性柔柔則水為茶降過乎武則水性烈烈則茶為水降見茶錄

調茶在湯之淑慝然柴一枝濃烟滿室安有湯耶又安有茶耶見仙芽傳

收茶法

收而藏之為久遠計半是天工半是人力

採之蒸之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乾矣見茶

經

其茶初摘香氣未秀必借火力以發其香性然不耐

勞炒不宜久多取入鑪則手力不勻久於鑪中過熟

而香散矣炒茶之鑪最忌新鐵須預取一鑪毋得更

作他用炒茶之薪僅可樹枝不用幹葉幹則火力猛

熾葉則易煽滅見茶疏

茶社便覽

卷之四

毛

粵

炒時須一人從旁扇之以去熱氣否則色黃香味俱

減炒起出鑪時置大磁盆中仍須急扇令熱氣稍退

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鑪文火炒乾入焙見茶箋

火烈香滑鑪寒神倦火猛生焦柴疎失翠久延則過

熟速起却還生熟則犯黃生則著黑帶白點者無妨

絕焦點者最勝見茶錄

藏茶宜箬葉畏香葉喜溫燥忌冷濕藏時先取青箬

以竹編之焙茶候冷貯其中可以耐久見畛茶記

凡貯茶之器始終貯茶不得移為他用又切勿臨風

近火臨風易冷近火先黃見茶錄

茶社便覽

卷之四

天

酌茶器

一壺一盞不宜妄置雖有美食不如美器

鍍以生鐵爲之洪州以磁萊州以石磁與石皆雅器

也見茶經

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磁餅有足取焉幽人逆士品

色尤宜見仙芽傳

金乃水母錫備剛柔味不鹹澀作鈹最良製必穿心

令火氣易透見茶錄

茶壺往時尚龔春近日時大彬所製大爲時人所重

茶社便覽

卷之四

无

真園

蓋是捕砂正取砂無土氣耳又云茶注宜小不宜大

小則香氣氤氳大則易於散漫見茶疏

茶其洗滌覆於竹案俟其自乾其拭巾只宜拭外不

宜拭內蓋布巾雖潔一經人手便易作氣見茶箋

投茶候

茶與湯和無過不及發其真香如爐點雪

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綠邊如湧泉連珠爲一

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已上水老不堪食見茶經

投茶有敘無失其宜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下茶後

以湯滿曰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投

冬下投見錄

又釀不宜早飲不宜遲釀早則茶神未發飲遲則妙

韻已消見茶錄

茶社便覽

卷之四

辛

真園

一壺之茶止宜再巡初巡鮮美再巡甘醇三巡則意

味盡矣見茶疏

飲茶人

佳哉茗香何關毀譽可者與之不可者拒

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宜精行儉德之人見茶經

飲茶以客少為貴客多則喧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

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見茶錄

煮茶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猶飲者一吸而

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見煮泉小品

巨器屢巡滿鐘傾瀉待停少溫或求濃苦不異農匠

作勞但貪口腹何論品賞何論風味茶疏

茶社便覽

卷之四

三

專圖

茶伯翰卿墨客羅衣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中超軼

世味者見煎茶七類

理茶具

天下之物獨力難成矧茲佳具以友輔仁

陸鴻漸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竹爐曰苦

節君若籠曰建城焙茶箱曰湘君焙泉缶曰雲屯炭

籃曰烏府滌器桶曰水曹收貯茶葉并各器者曰品

司煮茶權曰鳴泉古茶洗曰沉垢水杓曰盆盈準茶

秤曰執權藏日支茶并司品者曰合香竹帚曰歸紫

洗茶籃曰灑塵古石鼎曰商象相火斗曰遞火銅火

筋曰降紅湘竹扇曰國風茶壺曰注春支腹竹架曰

茶社便覽

卷之四

三

專圖

靜沸鏡火刀曰運鋒茶甌曰啜香拭抹布曰受污見

四紀

傳茶事

事亦何常知各長價一日雅懷千古佳話

鬪茶 唐于西

茗戰 建人

水厄 王蒙

湯社 魯成積

茶會 錢起

茶社 和凝

一甌月露 党懷英

再巡破瓜 許次林

四瓶遺蔡 能仁僧

日凡六舉 周文甫

七碗清風 盧仝

久服悅志 神農

苦茗益意 華元

芳茶換骨 黃山君

茶社便覽 顏魯公

一啜滌煩 丁晉公

剪箬助香 周龍

芒屨易茗 朱桃推

杯中著果 邢士襄

五載絕味 竟陵生

心為茶癖 左氏女

載茗一車 權行

一甌及睡 趙東坡

活火三沸 李存博

烹而玩之 蔡君謨

茗花點茶 屠緯真

毀茶作論 陸羽

竹裡煎茶 張志和

掃雪烹茶 党家姬

檀越觀湯 僧福全

六班解醒 劉禹錫

啜茗忘喧 田崇荷

卷之四

勇園

茶如佳人 東城

茶通仙靈 羅廬

茶社便覽

卷之四

勇

勇園

君須記敘

人生如寄耳自未有我以前無數好景已化為冷
烟荒草矣而我於其中忽然而受生自受生以來
至於數十寒暑其間無數好景幸而未至於冷烟
荒草又或為時之所移勢之所迫身家之所累是
非得失之所繫繫疾病老死之所顛倒眼前目下
已覺無主又何况我生以後百千萬載之冷烟荒
草乎昔人云人生在世如駒過隙今日之無數好
景不過隙影中之車塵馬跡耳未過不可必既過
君須記敘

卷之四

三

勇

君須記

星槎程作舟編

春

鞭春牛

詩林正宗云立春前一日進春牛於府次早府僚鞭
春百姓皆賣小春牛

剪春幡

韻玉云立春之日士大夫家剪綵為小幡謂之春幡
或懸於佳人 或綴於花枝上又剪為春蝶春錢寺

君須記

卷之四

三

勇

勝以為戲

宜春

歲時記云立春之日剪綵為燕戴之人家帖宜春二
字於門壁

鬪花

天寶遺事云長安士女春時鬪花以多奇者為勝時
有以千金市名花植於庭以備鬪花之會

擲金錢

文苑云唐玄宗時內庭妃嬪每至春時于禁中結侶

擲金錢以為戲

移春檻

開元遺事云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各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采組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聽黃鸝

清紀云戴顓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

梨花洗粧

韻府云洛陽梨花開時人多携酒飲其下曰為梨花

君須記

卷之四

毛

勇剛

洗粧

元旦 正月初一謂之三元歲之元時之元日之元

屠蕪酒

歲時紀麗云屠蕪草庵名昔有人居草庵中每歲除遺里人藥一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合家飲之不病瘟疫今傳其方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屠蕪酒

椒柏酒

崔實月令云元日進椒柏酒椒乃玉衡星精服之令人却松柏乃仙藥凡年少者各進此酒於長老

君須記

卷之四

美

膠牙餠

荆楚歲時記云元日食膠牙餠取膠固之義又服桃湯桃者五行之精能伏邪制鬼

雞符

歲時記云元旦貼畫雞於戶挿符於旁百鬼畏之

椒花頌

晉書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云璇穹週迴三朔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渙美哉靈花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于萬

元旦放生

孔叢子云卽軻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王大悅子順曰正朝放之示有生也

傳坐

文苑元旦以後家家作飲食相邀號爲傳坐

春餅

熙朝樂事云正月朔日置酒待親隣以春餅爲上供

又蕪粟炭於堂謂之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

插芝蕪梗於簷謂之節節高簽栢枝於楹餅以大楮

君須記

卷之四

堯

專

承之謂之百事大吉

人日 正月初旬一雞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

金縷人

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勝爲人或金縷爲人以相遺取改舊從新之意

梅花粧

梅花粧

宋武帝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簷下梅花落額拂之

不去後人效爲梅花粧

上元 正月十五漢祀太乙之神從昏達旦今人望夜觀燈乃其遺迹

蚕神

齊諧記云張成見一婦人立宅上南角曰此地是君蚕室我卽此地之神元夕以膏粥祭我蚕卽百倍後祭之果得蚕利

祭門

歲時記云望日祭門先以楊栢門上隨楊栢所指以酒脯及膏粥祭之

火蛾

開元遺事云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

君須記

卷之四

罕

專

金錢買夜

候簫錄云京師上元前後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金錢買添兩夜今七十八是也

傳柑

歲時記云上元貴戚多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

金吾弛禁

西都雜記云漢設執金吾以戒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

紫姑卜

異苑錄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殺之於廁今正月十五夜迎於廁間以卜一年休咎

撒荔枝

影燈記云正月十五夜玄宗於常春殿張臨光宴撒深紅錦荔枝令宮人爭拾之多者賞以紅綾被

踏歌

朝野僉載云唐睿宗元夕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三十丈衣以錦綺然燈五萬盞望之如花樹宮女皆盛服于燈輪下踏歌

君須記

卷之四

聖

預賞元宵

宋宣和五年令都城自臘月朔放鰲山燈至次年正月十五夜謂之預賞元宵

社日月令擇元吉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之以祈農

社翁雨

提要錄云社翁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有兩名曰社翁雨

社飯

夢華錄云社日貴戚以猪羊腰子及肚肺之屬切成

片滋味調和鋪飯上謂之社飯

治蠶酒

海錄云兵部李濤寄李文公詩社公今日沒心情爲泛治蠶酒一尊故俗傳社酒治蠶

開聰明

北史云社日小兒以菹擊竹竿于窗中擲之日開聰明

停針

文苑云今人家女子遇春秋社日皆停針線謂之忌

君須記

卷之四

聖

作

懷肉

漢社日詔賜諸卽肉東方朔拔劍割肉曰社日當早歸遂懷肉而去

花朝世傳二入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十五爲花朝八月十五爲月

撲蝶

熙朝樂事云二月十五花朝節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起湮盤會談孔雀經猶其遺俗

寒食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暴雨謂之寒食節按曆當在清明前二日

桃花粥

金門歲節云寒食裝萬花興煮桃花粥寶典云令人煮大麥粥研杏仁為酪以沃之

楊桐飯

瑣碎錄云蜀人遇寒食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各青精飯

画鴨

鄴中記云寒食日人多画鴨子以相遺

禁烟

君須記

卷之四

望

剪閱

琴操云介子推焚死文公哀之令人斷火三日故至今名寒食為禁烟節

半仙戲

開元遺事云唐時寒食日令宮人共戲鞦韆以為樂人呼為半仙戲

清明 去冬至一百零五日即清明節

進火

歲時記云唐朝每歲清明內園官兒于殿前鑽火先掃者進上賜綳三匹

祭墓

聞見錄云曹公過喬玄墓致祭其文悽愴清明祭掃多本於此

鬪雞

父老傳云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鬪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使飼教之

淘井

志林云蘇軾在黃州夢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云火固新矣泉何能新答曰俗

君須記

卷之四

畧

剪閱

以清明淘井故云

戴柳

熙朝樂事云是日人家插柳滿簷男女咸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白首

嫁九娘

是夜於樞壁間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則夏月無青虫撲燈之擾

上巳 續漢志官民三月上巳皆禊飲於東流水上自魏後不復用已但用三月三

曲水流觴

晉東晉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
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出捧水
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伯乃於此立曲水祠後
義之蘭亭會本此

踏青

歲時記云上已錫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
草故曰踏青

油花卜

文苑云池陽上巳日嬾女以壘花點油祝而燕之水

君須記

卷之四

巽

勇園

中若有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柳圈

唐制上巳祓禊賜侍臣細柳圈云帶之者可免毒蠱

瘟疫

骨肉相見

中朝故事云唐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與骨肉相

見更相遺贈往往如此

射木兔

燕北雜錄云三月以木雕為兔走馬射之先中者勝

負者奉酒於馬上飲之

結錢龍

莊樓記云長安有鼓樂三月三日結錢為龍作錢龍

宴

君須記

卷之四

巽

勇園

夏

七家茶

熙朝樂事云立夏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繡菓餽送親隣謂之七家茶

迎涼

杜陽編云李輔國家夏日設迎涼草榦似苦竹葉似松雖乾枯亦不凋暑日挂之則涼風自至

龍皮扇

開元事云王元寶家有皮扇暑宴客置之座間影水

君須記

卷之四

聖

酒之颯然涼風驟至客有寒色明皇遣中使取看曰此龍皮扇也遂留之

水宴荷杯

因話錄云李少師宗閔善飲與賓僚會宴暑月臨水以荷為杯

含玉

文花彙傳云楊貴妃夏日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於口中以其涼津沃肺耳

浴佛 四月八日相傳為釋迦佛生辰

龍華會

熙朝樂事云四月八建龍華會以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鏡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之提唱偈頌布施財物有高峯和尚偈云呱聲未絕已稱尊攪得三千海岳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端午 五月五日為天中節

角黍

風土記云以菰葉裹稻米為粽以象陰陽相包未分散耳又續齊諧云楚人以竹筒貯米祭屈原一日謂

君須記

卷之四

聖

歐回曰君所遺米苦為蛟龍所竊今當以楝葉塞其上以五絲絲縛之二物蛟龍所畏也後人作粽是其遺言

艾人艾虎

歲時記云五月五日人皆蹋百草採艾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又風土記云端午以艾為虎形或剪絲為虎粘艾葉戴之

蘭湯蒲酒

風土記云五日藝蘭為湯以沐浴又以菖蒲根為屑
泛酒飲之

泉羹

郊祀志云漢令郡國進梟五月五日為羹賜百官以
惡鳥害物故絕之也

辟兵符

抱朴子云或問辟五兵之道曰五月五日著赤靈符
於胸前今釵頭符是也

長命縷

書須記

卷之四

究

夢園

風俗通云五日以五絲絲繫臂辟兵及鬼不病瘟疫
名長命縷又名續命縷

絲藥鑄鏡

夏小正云是日採藥以除諸毒又異聞集云天寶中
揚州進水心鏡背有盤龍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
之其龍有靈大旱祠之乃雨

競渡

荆楚記云屈原以是日死於羅江人搵舟截流以殮
之今競渡乃其遺俗

射粉團

天寶遺事云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盤中以小弓
架箭射之中者得食

取蟾蜍

月令云五日取蟾蜍可合惡疽瘡

剪鵲鴛

歲時記云五日取鵲鴛兒剪其舌尖則善語

代日

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
火故至庚日即伏

水鳥獸

書須記

卷之四

辛

夢園

天寶遺事云楊國忠伏日取堅水鏤為鳥獸繫以采
索金鈴遺送王公

碧筒酒

酉陽雜俎云鄭公慤三伏日率賓僚避暑取大荷葉
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焉持
而飲之名碧筒酒

避暑飲

典畧云劉松北鎮袁紹軍三伏日與紹子弟晝夜酣
飲以避一時之暑故河邊有避暑飲又開元遺事云

長安家每伏中各於林亭下植画柱以錦結棚設座
具召名妹共飲通請為避暑會

君須記

卷之四

垂

夢閣

秋

竿影卜

月令占候云立秋日午時豎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
半則五穀熟

楸葉

熙朝樂事云立秋日男女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
楠紅葉剪刻花瓣挿髮

閉蟋蟀

開元遺事云唐宮中每秋時妃妾以金籠閉蟋蟀置
於頭記

卷之四

垂

夢閣

枕畔夜聽其聲民家皆效之

草露洗眼

述仙記云八月一日取百花露以洗眼

朱墨點頭

歲時記云楚俗以八月十日用朱墨點小兒頭名為
天灸

七夕

七月七日織女牽牛相會牛在河西女在河

鵲橋

淮南子云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又爾雅翼

云涉秋七日鵲首皆禿是日女牛相會役鵲爲梁故毛皆脫去

祈河鼓

風土記云七夕露設幾筵陳酒脯時菓散香粉於筵上祈請河鼓織女各懷私願以禱之

蠟嬰兒

歲時紀麗云七夕以蠟作嬰兒浮水中爲婦人生子之兆謂之化生本出西域謂之摩睺羅

五色樓

希須記

卷之四

垂

專圖

西京記云戚夫人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憐愛

穿針

荆楚記云七夕婦女以綵結樓穿七孔針又齊武帝起屑觀七夕官人登此穿針名穿針樓又唐宮人七夕執九孔針以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

乞巧

桂苑叢談云鄭采娘年十六於七夕設筵祈織女是夕夢織女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

三日勿語當得奇巧不久化爲男子

金盒盛蜘蛛

天寶遺事云唐宮中每遇七夕以蜘蛛納之金盒中至曉視蛛絲稀密以爲得巧之多少

晒腹

世說云七月七日人皆晒衣郝隆於庭中向日仰臥人問之曰晒我腹中書耳

曝褌

七賢傳云是日諸阮庭中鋪陳錦繡阮咸乃豎長竿

希須記

卷之四

垂

專圖

標大布領鼻褌於庭日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中元 道經七月十五日地官赦罪之辰

照冥燈

熙朝樂事云七月十五日地官赦罪人家持齋誦經追奠祖考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湖中及塔上謂之照冥燈

中秋 八月十五爲秋之中一名端正月一名月夕

月餅

熙朝樂事云八月十五民間多以月餅相遺取團圓

之義

金蠟墓

酉陽雜俎云長慶中八月十五夜有人玩月光屬林間加匹練焉就視之見一金背蠟墓疑此卽月中物也

遊月宮

唐逸書云開元中秋夜玄宗與羅公遠升月宮見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是何曲答曰此霓裳羽衣之曲

君須記

卷之四

證

專附

撤燭宴

翰苑名談云蘇頌與李義同掌文誥八月十五夜于禁中直宿諸學士玩月備文酒之宴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撤去

重陽 九月爲陽數其日與月相應故曰重陽

菊酒

西京雜記云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在宮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茱萸囊

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房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花酒可免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皆死房曰代之矣後人登高本此

麩糕

夢華錄云都人重九日各以粉麩蒸糕相遺

落帽會

王隱晉書云孟嘉爲桓温參軍九日遊龍山參僚畢集有風吹落孟嘉帽嘉不覺温勅左右勿言以觀其

君須記

卷之四

美

專附

舉止良久令取還之

採菊

續晉陽秋云陶淵明九日無酒宅邊有菊採之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卽就酌盡醉而歸

登高作賦

文館記云景龍三年九月九日中宗幸臨渭亭登高賦詩學士皆屬和御製序云萸房薦穠菊藥含芬園浴盈把既浮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年之興人

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

戲馬臺

南齊書云宋武帝在彭城九日登頂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

賜菊

文苑云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云律中無射芳菊獨榮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君頌記

卷之四

卷

勇圖

冬

掃疥

熙朝樂事云立冬日人家以冬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疥

賀惡歲

宋書云魏晉冬至受萬國及百僚賀因小會其儀惡於歲朝

書雲物

左傳云僖公五年日南至乃登臺以望而書凡分至

君頌記

卷之四

美

勇圖

啟閉必書雲物為借故也

添宮線

雜錄云唐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

添一線之工

獻履

崔浩女儀云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於姑舅踐長至之義也

觀雲

易通卦驗云冬至日見雲送迎下嚮來歲大美民不

疾疫無雲逆迎德薄歲惡

肉屏風

楊國忠冬月選妾肥大者行列於前蓋借人氣以相

煖謂之肉屏

君須記

卷之四

五九

專闈

十月朝 蓋初一日也

掃松

熙朝樂事云十月朔日人家祭奠祖考舉掃松澆墓之禮

臘八 十月初八

臘八粥

文苑云十月八日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菌棗栗之

類作粥名臘八粥

下元 十月十五

君須記

卷之四

六

專闈

解厄

熙朝樂事云十月十五為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人家亦持齋誦經

臘日 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也

椒投井

養生要云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勿與人言投之井中以除瘟疫

祀竈

搜神記云漢宣帝時陰子方家臘日晨炊而竈神刑

見子方再拜受慶宰黃牛以祀之遂致巨富故後人以是日祀竈

口脂

史云唐制臘日宜賜口脂面藥遍宴群臣

交年 十二月二十四謂之交年

辭竈

熙朝樂事云民間以竈神上天祀以膠牙餠糯米糖豆粉團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儻索乞財物

君須記

卷之四

空

專圖

除夕 三十夜謂之歲除取除舊更新之意

宿歲飯

荆楚記云除夜具肴菽謂之備宿歲之儲家人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棄之

爆竹

異聞錄云西方山中有人長丈餘名山臊見者即病寒熱但畏竹爆聲故除夕放此以辟之

餽歲分歲

風土記云歲晚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除夜祭其先祖

長幼聚飲而散謂之分歲

饑

呂氏春秋云前歲一日擊鼓驅疫厲之鬼一日儻一

日逐除

照虛耗

夢華錄云都人年夜以酒糟塗竈門謂之醉司命於竈中然燈謂之照虛耗

相煖熱

吳風土記云除夜各於門首然薪滿盆謂之相煖熱又以火炬縛長竿之上謂之照田土

君須記

卷之四

空

專圖

祭詩

禮記云唐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守歲

熙朝樂事云除夕家庭舉宴男女終夜博戲歲鈞謂之守歲

閉書卷之五目次

程子說苑

目次

卷之五

專圖

程子說苑叙

五官之用唯口之義為獨多鼻臭之而已矣耳至聽別其義不過聞焉耳目至視別其義不過見焉耳唯口則有言有語有談有話有議有論而其雜出者尤莫如說或者曰說者悅也言之聽而可悅者也或又曰說也以言誘人使從已也是二說者其出好與戎之微幾乎言之有說也自儀秦始也儀秦同師鬼谷學縱橫之術故秦一出而六國拒秦儀一出而秦并六國此說之雄桀者也說之有苑也自劉向始也劉向校書天祿太乙燃藜杖以照之因外戚之日盛也乃集五行傳以上之因官禁之不輯也乃集列女傳以上之已而又採古人雜事為說苑一卷于主德民情尤兢兢焉則說苑者又說中之雄桀者也自晉人以清談相尚麀尾蠅拂指為王謝家法物而臨川王世說一書遂起而擅談場矣劉孝標先生註釋之何元朗先生增補之王元美先生刪訂之李卓吾先生批點之佳言逸事採擇無遺後人更從何處開口哉雖然人

程子說苑叙

卷之五

專圖

各有口何必說何必不說何可說何可不說或人世情形或自己病痛偶觸一事卽錄數行以示鑒戒以其體類于說苑故從而說苑之也以其不敢上擬古人而自成一家言故從而程子之也事既不該文復不馴非子非史不次不倫如記事珠如調笑令出好興戎皆未可知也然已爲人世增一說端矣

程希庵自叙

程子說苑叙

卷之五

二

專園

程子說苑

希庵程作舟著

唐書生何諷買得古書一卷卷內得髮捲規如環諷因絕之斷處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按仙經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昇今人果能讀書識字又何患氣質之不變化乎曹子建爲丁敬禮潤飾小文敬禮謝曰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有定吾文者今人據他人文字以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一

專園

爲已有吾甚媿之
猴性愛子而多疑一生子洗之澗輒疑爲鷹攫必按之水以石壓之少舉頭必復按之故多淹死獨手中抱洗者乃得活耳或小猴肉突起卽疑爲彈所中以抓挖之至骨乃已故亦多致斃世人愛子而不以道者類此

九方臯善相馬伯樂薦于秦穆公公使求馬期年反命公曰何馬臯曰牝而黃及至則牡而驪公召伯樂責曰物色不知何能焉伯樂曰臯之所相天機也得

其內故忘其外用之果良馬今之皮相者多矣誰實鑒於牝牡驪黃之外哉

登州城上建一閣名曰蓬萊可望海市每自三月至九月間有時忽見初時其氣蒼鬱少時湧出高山旋開城郭人民交易一一可指世間貨物無一不備須臾變爲殿閣浮屠金碧輝煌倏忽萬狀良久乃隱每見官府人民齊集往觀然而幻境也切莫認真

錢樞密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會作別沂公曰曾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于公蓋以縉紳之士畏公不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二

專園

畏曾也故負才者與其令人畏毋寧令人愛

天間有五種見于佛經其最幻者二形並具遙相爲用月半以前則女形爲人所御月半以後女形內有物突出又可以御女然男子中不乏是人不知何以名之

關中有涇渭二水一清一濁涇水弱至不勝毛葉深至數丈亦能見底人溺其中卽沉無一活者渭水至悍而濁人墜其中浮行數十里猶不沉二水皆無魚族蓋一清太甚一濁太甚皆不能容故耳

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虫唐子西以黨廂誦羅浮嘗作詩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惟有沙虫今尙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沙虫之可畏如此慎行哉

張率先以詩示虞誦每爲所詆一日更作以示託名沈約大見稱賞率先日此實吾作也誦乃慚世之重耳輕目往往如此母怪乎士季假論于嗣宗陸生託傳於孔明也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專園

天墉城中有認心獸日食醉仙玉草醉飽則伏地而嘔其心隨嘔而出少頃醒以爲此我心也復吞入腹其屬或有斃而心出者見之亦以爲卽我心也亦吞入腹故名之曰認心世之能認其心少矣能認得物我同心者不更少乎

仙人唐公舊宅山中有易腸鼠一日三吐易其腸人稱之爲仙鼠人苟能洗心滌慮何患不超凡入聖石花者佳茹也種出關西生岩石中甚茂神蛇愛之常盤踞其上吐霧以蔽之採者必伺日午俟蛇出霧散預轡奔馬採得卽驟馳稍遲則蛇回追及人卽壅

粉矣此與永州捕蛇何異人之見利而輕生往往如此

鴉鳴報凶故生人戒懼心鵲鳴報喜故人生莫幸心是鳥皆有鳴防微杜漸是在聽言者善悟之

喇麻烏斯藏國人也解幻術工呪禁其俗尚淫善御女常迎佛于西青海忠順夫人三娘子國之首長也郊迎三百里及至舉國拜迎三娘子親薦枕席沐浴入房以得御為福至今流毒中國無貴賤皆尊奉之殊為可怪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四

勇園

窮奇似牛而狗聲逢忠信之人則啖而食之遇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好惡之不同如此哉

西域黃山出鸚鵡紺趾綠衣聰慧能作人言人多羅而致之鎖其足為架以居之然而飛鳴啄息終不得其性也慎言哉

孫叔敖沒後楚莊王思之優孟為叔敖衣冠言笑抵掌王前王驚以為叔敖復生欲命以為相天下情之所至往往為人所惑故曰優孟善粧假還是莊王太認真

廣西路有畫山懸崖上人物花鳥之類無不備儼然一幅名畫行者過此無不詫以為奇然或多誇美之輒有奇禍甚至殞命故識者寓目嘿嘿不敢出一言世間好物足以為崇無多美焉

支公好鶴在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鶴翅長欲飛支公意惜之乃鍛其羽鶴翫不能飛乃反顧雙翅垂頭視之如有懊恨意公曰彼有凌霄之姿何堪為人作耳目近玩哉養令翻成縱使飛去然則耳目近玩中何足以容天下士乎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五

勇園

周穆王迎意而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為司徒意而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此誠高隱之士也今之居靈卑官者亦知有雲中之樂否夜郎係播地其男女相配不用媒灼年長之人道則縱之使夜出與男子互相歌唱兩相歡則拉至女家與合一家輒喜謂招得夜郎來矣然不即為夫婦天明各散至夜又出歌配如前有孕則認為某甲人產後迎婦始正夫婦禮夜郎之名本此習俗之不同如此

澤雉五步一啄終日乃飽而羽毛鮮澤奮翼爭鳴聲
響山谷有捕之者置之困倉中常啄梁粟不移時而
飽而羽毛益憔悴低頭而不能鳴人苟不得志雖梁
肉終非所願此戴晉生所以不屈志於梁王也
班鳩能知陰晴不食暈腥爲巢不過數枝足以長子
孫已耳寶志公偈云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
兩根柴便道家緣了彼好興造者窮土木之力以爲
華者其拙甚矣

舒芬讀書山館有白鬚道者謁曰公刻有雷震厄須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六 粵園

用大缸覆我汝讀易其上乃可免公如教良久雲湧
雷轟電光繞舍舒謂得罪於天安可幸免下缸既俟
天罰纔下跪缸以掀起震死一老猿雷電俱息蓋猿
性本狡欲借舒免而詭云以已免舒以欺待人而卒
以欺自斃悲夫

薛若杜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
不卧則血不歸心恐非延益之道乃就水中投一魚
赤色與薛曰此知更之魚每一躍卽一更也薛蓄之
盆中以爲候每三躍卽就寢名曰代漏今人若肯讀

書至三更吾當以此贈之

顏涿山中有鳥如鸚鵡而小蒼黃色每正二月作聲
云春起也至三四月又作聲云春去也人呼爲報春
鳥鳥何心哉以時至則然耳

高仙芝伐大樹得訶黎勒五六寸置木肚中腹中作
痛仙芝以爲祟欲棄之大食長老曰此香人帶之能
消一切病其作痛者吐故納新也人能吐故納新則
隨在有訶黎勒矣然則須耐此一痛也

艾衲松皮上蘇衣也非香屬也然諸香必合此燒之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七 粵園

其烟始團聚天下事以無功爲功者正不少也人奈
何不審所以知之

鰻魚生海中堅附海石人捕之者乘其不意以鐵椎
鑿之初落則得一鏟不下再鑿則奮怒以死相抵卽
片片碎之更無完腴蓋其性如此古人以之拒諫名
之曰復取鰻之義也有以哉

皇城園內有獸名激孤其體三折如斷可曲折而行
或云卽捕黃鼠之獸陝中多有之黃鼠穴中委曲深
窟物不能入惟激孤三折其身以通之故能捕出可

見物各有制巧藏何益

宋世文陞乃文山之後也文山忠義凜凜千古而陞仕元為集賢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絕調也然為陞者媿死矣

唐昭宗播遷時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絳袍號為孫供奉羅隱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誠有感之言也

蛟可掘食廣信山中多有之土人以為蜡其味甘滑或曰與蜃同類皆雜種而卵生未蟄時皆可取氣動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八

粵園

雷作則乘風鼓浪誰得而睥睨之天地間誰非氣之所至哉

漢馬伯威為廣陵太守有治行蝗飛入海化為魚蝦若遇蒼鷹乳虎在土安知魚蝦不化為飛蝗乎

長安城西雙闕上有雙銅雀高丈餘一鳴三殺熟再鳴五殺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水族有鯁魚者口銳如刺生三日即食魚蓄魚者有此殘害必盡世稱骨鯁取義以此然鯁不擇善惡自傷其類忠臣鯁直必當獲正禍邪非如鯁魚之肆虐

也余恐世之隨聲斥實者多矣因談鯁魚有感

黃村耕于山禾豆苦為猴所耗村人患之一日見其羣集于田乃聚人大逐之攔截諸路窘甚羣棲一大樹上人犬從下踞守積薪將焚之一老猴忽嗥嘯若有所授者少頃一猴冒火突下奔赴村民家舉火焚其屋火光燭天眾慌忙奔救一闕而散村火未燎羣猴皆逸去無一傷者此田忌佞魏救趙之計老于兵者或不解老猴真狡猶矣哉

五臺山有鳥名曰寒號當嚴冬時夜寒無巢乃自鳴曰不到天明便做窠及日出朝陽寒稍減又自鳴曰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九

粵園

得過且過世之懶人每每善于自解雖然徒自苦耳祖洲在東海中上有不死草昔秦始皇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神鳥如鳥啣此草覆之死者即活今之死于兵死于政者纍纍矣誰啣此草以覆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以問御者對曰故公家蓄也罷而不能用故出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出其身仁者不為也乃束帛而贖之不忘舊勞子方有焉

魏去非每日拈香一瓣向佛前發願今世不敢多求

但願來世讀史三年讀藏三年著述三年此等願力
固自不少但恐非佛所能主也

李明龍被棄歸遇耕牛于路大罵曰汝腹無文章尙
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不知牛能耕田出粟此其
所以有角也敢與之觸哉

司空表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寘壙中賦詩飲酒
曰幽明一致豈獨暫游此中達生者不以生爲樂不
以死爲苦亦顧其所樹立者何如耳

草播之墟有烏焉一身而九頭一頭得食九頭皆爭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十 勇園

呀然相啣啄毛洒血食之不得下咽而九頭皆傷嗟
呼一本也而啄食以敗獨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
腹乎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
福其妻笑曰三衿苦菜和羹此清福耶九韶搖手止
之曰清福上帝所吝無輕言也人能消受此中清福
雖膏粱文繡奚加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
令鶴對取之一一無差今人讀書者多識字者少若

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
孝字其有媿于鶴者多矣

王孫狼野之物也非重麤不棲非山食不食聞人聲
則逸弋人餌而致馴而教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
手命之木負壺而汲命作甕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跟
躡而起故曰天下無父兄不可鉤銘之子弟

龔備有大鳥名曰希有張左翼覆東王公張右翼覆
西王母世之爲王公王母者得此覆庇足矣然亦知
其名爲希有乎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十 勇園

杜默累舉不第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微
醉拜訖升座拊神頸而大慟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
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得成名語畢淚如迸泉廟視
拉杜下回視神目淚亦湧曰英雄矢志千古同心無
足怪也

蘇子美豪放善飲在外舅杜祁家每夜以一斗爲率
公密覘之時方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撫案
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
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也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

難如此復舉以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矣是可爲文字飲矣

魏去非語友人曰人生世上不能如鳳凰翔亦當效鴻鵠舉寧可向雞羣中爭食耶此真英雄熟語也然苟能如鶴立雞羣爭食何害

張子卿過新都與黃玄龍石嶺看梨花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子卿曰予意正在淒涼淒涼有何可樂正以世之趨炎者多矣

猩猩獸之嗜酒者也犬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專園

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怒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相率而去已而聞其香乃羣相商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飲之飲而甘焉遂不能自禁乃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羣相嬉笑着草履而不能脫麓人追之卒顛仆而就繫其始非不知其誘我乃貪心一起而卒甘受其誘豈獨猩猩爲然哉金陵史忠人呼爲史痴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史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婿家是亦嫁取便宜法世之婚

姻論財者其鑿之哉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妻游泚助之猶不給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能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人能存此心則可以息營求之妄念矣

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卽拂雲開日光人心之蒙蔽久矣安得此樹以發之北方有獸其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得食甘草必齧以遺蚤蚤巨虛巨虛見人將來必負麀而走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巨虛可謂盡職矣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專園

武平有金絲猿大者不可得小者其母抱持不少置捕之者先以藥矢斃其母取母皮痛鞭之子輒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母皮而後安不然則死母子天性也本不可離而世俗尙分居親老而視爲棄物者獨何心哉

麀自珍其香香滿臍痛劇卽以足抓出之覆入穢中大逼且死猶倒拱四足以衛其臍不知石生玉反相剖木生虫還自食麀生臍亦還自殺耳然苟非怪吝

之心至死不舍當不至此

劉孝先傳學能文而名不成嘗歎曰古有一說而致卿相立談而降白璧者書籍皆妄耳然自仕途雜進充塞紛紜則談說又為多事矣何況書籍

虞仲翔被放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司馬遷恨没世而文采不彰楊子雲侯知己於後世亦此意也夫

楊子雲著法書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於其

程子說苑

卷之五 西 專園

中而子雲曰不可卒却之予謂此人即子雲知己也當急書之若今之富人雖以法言易一文錢不可得矣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求憐才者無有即忌才者亦不再得使世有曹老瞞楊阿廢在郝瘦頭顱久作草際塵耳士生斯世求一忌才者不可得可慨也夫

佛佛狀如人面長臂黑身披髮迅走食人見人輒大笑不已此所謂笑裏刀也人其慎之

死弗哭何也圍人對曰鯀鮪毒魚也而必食以死是為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口腹之舉入如是哉

楚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告之曰虎獸王也凡獸見之皆警伏焉乃作象虎以虎皮蒙之立于脯下狐見之果逸去楚人喜以為象虎可以驅天下之獸矣適野有獸如馬被象虎而趨之人止之曰是駃也真虎且不敢當况假虎乎不聽及駃見雷响而前遂攫死世之假假虎威者須知天下尚有駃在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五 專園

塵似鹿而大其尾辟塵羣鹿隨塵出皆視其尾之所轉以為準故古之談者揮焉清談揮塵指為王謝家法物有以也

精衛生北山初赤帝之女游東海溺而死亡為此鳥常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物且死而不忘而况於人乎

東海青鷹之鷲而猛者燕于之弱能剪之歐陽立有詩云鷹房持獵回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然則天下極小弱之物其不可忽畧如此

張弼山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常書一紙寄楊用修云野花艷目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須蟻綠觀此則吾人行事各有得力處何必隨人步趨乎王伯孝曰名士不須奇才但得常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然則天下之奇才果屬何人乎甚矣名士之僞也

廬信自北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溫子昇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若是乎解語者之難也故陶公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共晨夕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七

專圖

燈蛾小虫也有翼能飛見燈光則從暗地飛來繚繞不去幸投火而死昔王黼為相恣于淫樂或規之曰君不見夫飛蛾乎粉羽翩翩飛達燭上戀戀不去終為燋首之客不聽果及于禍詩云趨炎原不知生死信然

東海有獸名殘畜形小似大人面仰生能見上而不能見下每見猿升木欲效之乃附枝攀幹而上既上不能下無有全其天年者亦可為好高者戒

樂廣為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問之對曰前在座

飲酒見杯中有蛇影歸而得疾時廳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是弓影也乃令仍坐舊處與飲杯中果有弓影其疾遂愈甚矣疑之為害也

張良從老人于圯上老人乃命之納履告之曰兩眉致其美于人而人卒不以眉為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其傷于人而人卒不以指為怨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良受其教以為帝者師人能以無事處功以無心處怨可以自善亦可以善世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七

專圖

米元章知無為軍見石廨中立石甚奇乃取袍笏拜之呼為石丈朝廷傳以為笑或問之曰誠有是乎芾荅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此與陶之菊林之梅何異是知物亦何常各從所好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羽既視之知為石也復射之矢摧而石無跡不誠故也夫誠之至而金石失其固而况于人乎

邨超每聞人尚隱退者輒為辨資并為造宅第在剡常為陸達起宅甚精此一片熱腸偏于冷處用之真

千古快舉也

李建勳常蓄一玉磬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世之塵談滿耳矣安得此磬以清之

吳立夫好遊每過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鬪之場慷慨悲歌呼酒自慰其文章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

縱能亦兒女語耳文之不易為也如此吾當與學者共勉焉

程子說苑

卷之五

文

勇園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為言溫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之意也彼遺金子子孫者徒長其奢侈耳亦可謂之不善遺矣

東都僧教鸚鵡誦經一日忽不言不動問其故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子人特不自檢束耳苟能自攝其身心吾道中亦自有舍利子矣

柳子厚得韓退之詩必以薔薇露浣手薰以于蕤香然後閑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今之讀人文者先

有不屑之心無怪乎大雅之不作也

揚州太守圖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宴一株令一妓倚其旁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聞花有歎聲始知如之一念花亦不免在惜花者善調護之

唐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作詩者倘能字字從精神而出未有不傳者也

唐伯虎與張夢晉祝允明相好為放誕常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

程子說苑

卷之五

文

勇園

惜不令太白知之此亦名士好奇之過也不然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有此精神契合其所書安得不妙絕天下乎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乃石也欲取水者皆洗滌心志以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水亦何人之敬肆可畏也哉

錢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盞之日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具此一幅冰雪心豈必尋仙訪道

雅州有虞美人草聞唱虞美人曲則按拍而舞雖曰物之聲氣偶爾相應然安知非其精氣所憑耶古有弔虞姬詩云精魂夜逐劍光飛英氣化為原上草誠哉是言

利瑪竇著友論云友者我之半即第二我也從來論友未有直切如此者一部絕交論未免刻自處矣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專園

竇為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頭許之後能為半面啼半面笑者怪哉鬼之能易人頭也雖然實人之自為易也世之忽為啼忽為笑忽為啼中之笑忽為笑中之啼者半面之中啼笑並舉安得如此多鬼隨人而易之耶

和神國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絲可為衣世之游手好閒者多是此國中人不然未免饑寒自誤也

後梁為北魏影國謂附庸國也南史云肅思話書羊欣之影是也然則世間一切依附之人即謂之影人也亦宜

山谷老人日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書耳乃有終日讀書不能醫一俗字者真所謂膏肓之疾也

趙季仁曰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駁之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凡事只是隨處不放過便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專園

自領畧不盡也
李愚常告人曰子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庵謝事居其間庵中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而以陳搏配食此誠睡鄉佳客不比世人開眼而夢夢也

張載每出行小兒以瓦礫擲之以其貌之惡也夫人之心之醜惡有甚于瓦礫之慘甚于瓦礫噫亦危矣張旭見驚蛇入草公孫大娘舞劍欲盡其勢取酒醉握管淋漓猶恐未肖乃解髮蘸墨一呼百行如雲之

在天龍之在靈漢武凌雲臺成命王次仲坐藍輿上
作徑丈書下而頭髮盡白悔習其技變爲飛鳥去一
書耳旭變神王變形人無此等精神力量而欲其技
之絕世也豈可得乎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
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一事之微其見信于人
也如此細行可不矜乎

阮裕在會稽剡山家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一人
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主 粵園
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此古人公物之心也豈
可與好施者同語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讀書若無此眼力未免爲古人所欺

鍾會嘗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
也始必欲使稽叔夜一見置之懷中畏其難不敢出
手但于戶外遙擲之急回便走雖是稽公太令人畏
然亦著書者之虛心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成時人互有譏訾張華曰君文未

重于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于皇甫謐謐乃
爲作叙以傳之于是前相譏訾者莫不悔而讚歎之
今日之刻文集者動求巨公一叙正恐三都賦不易
作也

阮仲容爲南阮獨貧諸北阮皆富七月七日北阮晒
衣錦繡粲陳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于庭中人或
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是以君子貴從俗

張季鷹任縱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耳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主 粵園
不如卽時一杯酒杯酒何足美特爲噉名者下一捧
耳

殷洪喬作豫章郡都下人附書若干既至石頭悉擲
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
郵達則達矣然當附書時卽以此語謝之豈不爲長
者

袁尹踈放好酒常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
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指門求通袁曰昨日
飲酒無偶聊相邀耳今之所謂知遇大率如此

蘇子瞻在黃州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諧談放蕩不復爲矜哇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彼相見而談家事及朝政者其爲安更甚也東坡真善聽言者哉

邢子才聰明強記日誦萬言有書甚多不甚校售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思誤書何由便得邢曰若思不得便不勞讀書故知善讀書者當于疑慮得悟

程子說苑

卷之五

酉

勇園

稽中散臨刑神色不變索琴奏廣陵一曲曲終歎曰昔袁孝厄嘗請學此散余靳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世之有絕業而吝教者當鑒于此

符堅入寇謝玄爲前鋒破之時謝安方與人圍棋俄而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終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矣然而舉止異常歸而折其屐齒事之能強制者有矣然此何等事而可以漠然處之耶

晉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惡之夜飲華林園中舉杯

屬星云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乎災祥之說本不足信孝武可爲達生之言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乃使崔瑗代之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諜問曰魏王何如使荅曰魏王雅度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此亦識英雄俊眼也然適足以自禍慎之

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此語不獨有先見而且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丑

勇園

石勒不知書每令人從旁讀之皆能解其意一日聽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至留侯諫止乃曰賴有此耳多少知書識字不能有此隻眼

張翰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必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幾然則秋風羹膾皆託詞耳

謝太傅謂王安北見之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天下固有見之覺其可厭而去後實令人思者亦擇交中之一格也若太傅之不思安北不過惡直言耳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後却無餘營李百葉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憾可見罵人亦復有道雖信口胡騶亦不同于譏刺也

王敦在西周時見周顛輒以扇障面雖寒日亦然及度江左不復爾乃歎曰不知是我進乎伯仁退乎伯仁何曾退蓋敦自渡江以後漸覺得志故無忌憚耳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勇園

人不可以自滿生事創謀皆此志也慎之

張裕曉占侯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劉氏祚盡矣先王銜其泄言下之獄將誅之武侯表請其罪先王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是可為泄言之鑒

王藍田清貴簡正而性極急常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上圓轉未定瞋甚遂下地以屐齒碾碎之或云天性褊急可以涵養勝之理固有然

何攸之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十餘次猶恨未足人稱之為水淫由此觀之好絮亦是一病不可不知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見背上有黃絹幼婦外甥壘白八字問楊修曰解否荅曰解魏武曰卿母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始悟令修各記所知修云黃絹色系也于字為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為妙外甥女子也于字為好壘白受辛也于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所記亦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三十里始覺後竟不免甚矣才之不可露也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勇園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吾人當失志時正復少客不得何獨傳一孔北海也

王處仲每酒後輒咏魏武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讀至此未免生遲暮之感

陸士龍好笑常着纓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遂大笑不已幾至落水世之笑人者多矣能如士龍之自笑者乎

王仲宣好驢鳴既喪文帝臨其柩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發一聲以送之人各有所好雖死不異故蒿里薤露二歌不如此一聲驢鳴也

向子平讀損益二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兒女嫁娶畢救斷家事與禽子夏遨遊五嶽然必俟嫁娶畢而後救斷家事吾恐老子牖下者多矣

蘇養直高隱京口紹興間與師川同被召養直不起師川應召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程子說苑

卷之五

天 勇園

高子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不覺自媿不知此一着今人所不屑下者也養直悞矣

桓車騎冲不喜着新衣夫人王女宗嘗于浴後送新衣與之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夫人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得故桓公笑而納之苟能不以新易故足矣女宗之言淡而中矣

荀勗常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左右曰此必勞薪炊也帝不之信客遣問之果以故車脚爲薪也薪

之勞尙知之而况民之勞者乎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水可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記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水性之不同如此可以察民情矣

王敦常荒恣于色其體漸微或有諫之者敦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閣驅婢妾數十人出任其所之可見丈夫行事自貴當機決捷若復欲行不行程子說苑

卷之五

天 勇園

便是無用之才

蕭穎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博與耳

李冗獨異志云世不皆杜亮之僕毋過其僕名杜亮

爲箠楚可也

謝無逸常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潘荅曰秋來景物件件有佳致昨日清卧開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稅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催稅人之敗人意也如此至詩亦不容作可異

也夫

李白謂時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相問何物
為餌荅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相悚然此等餌
天下甚多但不知巨鰲肯食否

阮德如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眼大着單皂衣平上
憤與阮漸近阮笑而語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慚而
退凡人遇可憎之物止宜笑而遣之然而能慚者鮮
矣

蒼頡作書鬼夜哭屈原作山鬼篇四山啾啾聞鬼號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專園

哭聲可見世間之鬼專意妒人文字也如此

河泐山有王婆廟相傳此婆釀酒為業一道士往來
其家常飲酒婆不索其值道士將去曰無錢相償請
為若掘一井井成水皆醇酒道士去婆不復釀酒即
以井水應沽者三年得錢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又至
問曰酒好否婆荅曰好到好只猪無槽耳道士笑而
去貪得者從來無厭婆真曉人也道士悞矣

郭恕先放曠不羈宋太宗召至闕館于內侍賓神輿
合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輿驚問其故笑

而荅曰聊以效顰予謂效顰至此進于東施一籌矣
朱野航工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
月上朱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
喜極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舉家皇駭疑是火盜及得
其故乃取酒更酌今有吟詩而得佳句者雖驚起主
人何害

晉惠帝在華林園開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
乎為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
果能公私兩便不媿作華林蝦蟇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專園

北史庫狄伏連室內患蚊輒杖門者曰何故聽入今
之却遊客者多用此法凡士大夫各宜自重焉

張角作亂向棚上便宜策云不須與兵但遣將于河
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此兵法之所不載然而王
招撫者意亦同此

開元間上東封泰山杜鍾為兗州參軍掌廐馬芻豆
日御馬至多臨日煮之不給必需先辦乃煮粟豆二
千餘石熟納窖中及至皆臭爛矣是可為為身後計
者勸

二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

盡歡而罷次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上我日中已無妓今日齋中汝心中還有妓伊川自謂不及其所謂不及者何着相故也

周仁熟嘗訪米芾芾言得一研乃天地秘藏待我識之周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偽各半特善誇耳隨索巾滌手請觀硯狀芾喜出硯周知其佳詭云此誠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磨墨

芾變色曰研汚矣不可用周乃携去凡性癖者每為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勇園

人所賺不足怪也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功焉而猥頒厚賜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功耶凡自以為有功于人當鑒于此

賈島在京師于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已欲改推字為敲字商之未定遂于驢上作推敲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尹島不覺冲其道左右拉至愈前向為手勢推敲不已愈問故乃曰敲字更穩遂

定交焉今人心中有所籌算往往有此景象特不遇

韓吏部耳

祝京兆有債癖常托言款客往友家借鑲銀盃數事既借主人疑遣僕隨後察之則已汲汲擗其銀而棄賂于路矣僕追止之京兆曰借我即我物也汝欲用亦拿一二事去此亦物我同體之心也更惜多一借字耳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及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亦不可不與飲此數語勝一篇齊物論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三 勇園 燕宋該性貪太祖欲厭其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重不能勝卒至僵項不知性之貪者特患不賜耳雖僵項何惜

彭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僅粥不給以書召歸乃騎一驢一黥扶其布囊親知相慶曰可免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及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匣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草葉一束餘無所有凡客遊者大率類此傳諭家人慎勿過望也

齊王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蠲于皿

器置徂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試之喜劇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世之爲州者多以人命爲戲是其遺教也

齊燕榮爲幽州總管道次見叢荆堪爲筭筮取以試人其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果犯小過將槌之人日前許見宥榮怒曰無過尙爾况有過乎榜捶如初世之酷刑者往往具此利口可畏

周典性酷每法外立刑人號牛頭阿婆一日有罪詔來俊臣鞠之俊臣方與典對食謂典曰囚多不承奈程子說苑

卷之五

五

專園

何與曰此異耳納囚大甕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炭徐起揖與曰有內狀推兄請入甕設法害人適以自害人多不省

呂氏春秋云齊勇者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塗遇而飲索肉不得乃笑曰子肉也我肉也何必別求因抽刀割肉相贈啖之肉盡而死世之貪饒而不顧其身者與此何異

皇甫湜嘗爲蜂螫手指乃大怒散錢數千與里中小兒箕歛蜂窠山積于庭命槌碎絞冲以酬其痛錢神

可畏如此然施之于蜂蠆亦不爲過

天后疾徧祭神廟給事閻朝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張元一乃畫代犧圖以進后觀之大笑極獻媚之心無所不至羞且不顧况乃笑耶

宋張說爲承旨士爭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灑素負聲譽交以詣說爲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纔升堂灑已先在相顧愕然竟迫清議而去媚已不可何况偷媚媚君已不可何况權貴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五

專園

崇寧末蔡進士蔡嶷以阿附得首選往謁蔡京認爲叔父京命二子攸修出見嶷急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叔父行也今之攀宗認族者往往如此可發一噱

韓平原作南園于吳山上其中有所謂村庄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而喜曰景致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旣出忽聞庄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罕所爲也或謂乞哀取憐人也而變爲禽獸不知其人本是韓家雞犬耳

蔡攸嘗省京京正與客語攸前執父手作診視狀曰
大人脉勢舒緩有恙乎京曰無之攸去客以問京京
曰此兒欲以疾罷吾耳設法爭權至於父子哀哉
金陵吳擴有詩各一友展其詩冊開卷卽元日懷嚴
分宜相國詩笑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
便作到臘月晦亦未暇懷及我輩也吳亦笑而慚焉
我見今之懷人詩大半類此爲之轉一語曰我輩本
不足懷耳

馮希樂謁長林縣令設語以媚之曰昨入縣界見虎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勇園

狼相尾而去真古人所謂仁風所感虎狼出境是也
須臾林老來報昨夜大虫連食三人令詰之馮曰是
必便道掠食耳令笑而遣之世不少便道掠食之人
希樂真善于用佞者也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荅曰將赴
不求聞達利凡赴召者誰不有此心誰不爲此事特
不肯出是言耳又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
于所在自投供狀求試所謂有是人不得不頌是政
東昏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不敢忤乃敕虎賁不得

進大荆子千古懼內者當奉此爲怕婆王
武歷陽女嫁阮宣宣家有一桃樹花葉灼耀宣嘆美
之人大怒使婢持刀斫樹摧折其花此與蘇伯玉妻
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水而死者何異一花一賦尙
不能容可謂千古奇妒矣

太宗賜尙書任瓌二姬妻悍妒秃爛其髮帝怒僞爲
醜敕柳飲之立死如不妒免飲柳卽拜敕曰妾與瓌
俱出微賤兩相輔翼遂至榮貴今多內嬖誠不如死
遂一飲而盡此可謂妒矣却妒得有禮可謂悍矣却
悍得可憐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勇園

徐篠庵恥一目常贊于眼觀音云汝有千目衆皆了
了我有雙目一明一眇多者忒多少者忒少世事之
不平如此不知慈悲菩薩作何渡脫法
鄭畋有少女愛羅隱詩嘗欲委身一日隱來謁畋命
女窺之見其貌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此女可謂
愛才矣然到底愛才不如愛貌
五代楊光遠病秃婦又病跛後舉兵友人嘲之曰世
寧有鬚鬚天子拐脚皇后卯世之不量力不度德而

輕舉妄動者當鑒之

高祖讀郭璞詩以爲絕佳石動篇曰臣詩勝郭一倍
上問何以見勝石曰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
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一
倍乎今之擬古者多用此法可發一笑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曰有又問在何
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
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
程子說苑 卷之五 美 勇圖

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
子姓劉以此知之世之談天者多是想形會意此語
可以槩之

王荆公作字說每隨意穿鑿蘇東坡問之曰以竹鞭
馬曰篤不知以竹鞭大有何可笑又嘗舉坡字問荆
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者水之
骨乎時發一笑文人之好爲杜撰者須防東坡此一
折也

憲廟永年言官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恢詭有人

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餽之卽愈人問故
日不語唾可治疥故也此是近日禁方果非御醫不
知

李義安謁富人鄭生生辭不出義安于門上書一午
字而去蓋譏牛不出頭也奇語富人出頭便是好漢
特不可強出頭耳

北京吏部前小兒賣食物者動云三星相公買些初
不解其說問之乃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
納粟監是富星近日惟富星當令賣食物者切不可
程子說苑 卷之五 美 勇圖

亂呼
賴丹者馬腹中所藏之物用之念呪卽致風雨凡眷
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賴丹隨身也平
生結納而緩急一無所恃其有媿于賴丹者多矣
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一兔三日而獲之
剖之其腸似鐵工云可以爲劍今人苦勸不回者謂
之鐵石心腸蓋此類也

番禺人端午日常採鶴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
得之者婦人多貨之取以爲媚藥夫媚人有藥受媚

者慎之母勿為藥所中也

魏時昆明國貢激金鳥色黃形如雀帝蓄于靈禽之圖飾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可以為器此鳥畏霜雪乃築辟寒臺以居之當時官謹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劍那得君王憐此鳥可謂金種矣然必如此奉養恐所得不如所失也彭州釋知玄足痛楚萬端一日流出一珠珠上明明有冕錯二字時謂知玄乃袁盎後身也冕袁尋仇歷世至宋猶不捨此又水懺外之一案矣

程子說苑

卷之五

罕

粵園

海中有銀山生樹曰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老日沒死即此已成小天地矣世之慕長生者求仙訪道服氣煉丹抑知日出日沒已盡人間三萬六千場乎

東海有獸狀如驢名曰海驢毛長二寸晴則下垂陰則豎立船估得其皮以為卧褥善人御之竟夕安眠不善人籍之魂必驚散善惡亦自分明莫欺驢頭之無角也

唐時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

語自宋至明生員之服皆白衣至洪武二十四年始易藍色故宋時有三學生頭烏身上白之謠母怪乎今之士籍大半皆白衣也

唐明皇沉香亭畔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之妖也以賜楊國忠世之愛花者須知花中有妖

頓縣王奇少為縣吏見令題詩于屏云隻隻啣蘆背曉霜盡飛鷓鷯立寒塘吏密續云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遙天字一行令異之使遊學京師真宗偶見其

程子說苑

卷之五

罕

粵園

詩召見賜第奇謝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世之吟詩者求如此知遇可多得哉

陳琳作書及檄草成呈魏太祖太祖正患頭瘋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殆愈我疾也世之作文者果能如此經驗否

無敵國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而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為人吾人名利奪于外嗜欲鑿于內未死而心先朽矣又安望復得人身乎

洱河由石穴中出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割岸下分

木爲兩南河北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魚遊至此卽返界限如此分明可免人世多少侵漁之弊

永某氏禁養貓爲鼠所苦一日市一瓦器貯米器上有瓦蓋羣鼠環集不得進各矻立若有言者須臾數鼠去扛一老而病者置器邊病鼠熟視之于瓦器旁以嘴作挖地狀羣鼠從之未幾地半空瓦器斜傾而米出矣各飽食而去鼠本黠也雖老而病而工于竊奪如此真可謂老奸也哉

程子說苑

卷之五

聖

勇園

公冶長嘗聞一雀語云啾啾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栗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今人少有所得輒私之爲已有負媿于雀者多矣

晉司空栢菴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鸚鵡舌教令學語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座語無不酷肖有生雖鼻其語難學乃納頭于囊中以效焉甚矣學語之難也今之摹倣時文者得母類此

唐武德初有于藤州峽內得馴鷄者能言語歌舞獻之內庭歲餘不語怪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

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遣之歸今各其灘曰金環灘鳥之不忘所生也如此若貪戀富貴而驕語奪情真匪類也

張維隱言庚子歲穗城中有白鷗數萬旋飛于空中從南而北有將軍方焚香拜之漸飛下近簷兒童羣逐之乃復飛去錢之有定分如此世人逐逐何爲哉廣西橫州多蛤蚧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于地人往捕之彼亦不知以手分劈雖死不問世之爲情死者或亦此類化身也

程子說苑

卷之五

聖

勇園

拾遺記員嶠有水垂長七寸有鱗有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菌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人能以水雪爲心自然水火不能害矣

梁武帝尊奉佛法犧牲用米麩甚至捨身同泰寺羣臣出萬錢贖之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求密汁而不可得世之佞佛者可以鑒矣

漢武帝寵方士樂大求神仙不死之藥後坐誣罔又用公孫卿言築甘泉諸觀持節以候神人至起巫蠱之禍宋徽宗奉道士林靈素張虛口造爲清華帝君

正晝臨塔火龍神劍夜降內宮而卒羅北狩之慘彼
求仙訪道者其慎之

後漢史弼活平原之黨千人而其後不昌晉之羊祜
唐之崔祐甫皆一代良善而皆無後張湯酷吏其子
安世援立宣帝封富平侯四世襲封杜周酷吏也其
子延年爲御史後生畿爲魏列侯畿生恕爲幽州刺
史恕生預卽杜征南也報應之說何足信哉

唐肅宗甲辰近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
喜製玉寶芝詩以志之是歲肅宗崩代宗庚午華州
程子說苑 卷之五 粵園

至陝西黃河水清一百里是歲吐蕃犯京師莊宗入
汴司天監言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莊宗不聽乃
自此有天下明文皇起兵日屋瓦墮地而靖難功成
災祥之說又何足信哉

葬經作于郭璞按本傳璞母葬于暨陽千古佳城也
後王敦起兵收璞詣南岡斬之吳雄生平不問葬地
而三世廷尉世之篤信堪輿者破產營地甚至曠日
遲久陷親于暴露者惑之甚也

鹿瓊狀貌豐美家饒于財相者謂必爲方伯及魏克

江陵瓊以餓死唐柳惲幼時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
出家可免死後仕至宰相徐陵八歲能屬文慧雲法
師相之曰當蚤死後仕至太傅年七十終可以爲風
鑑者戒

浙中庚午利陸鳴勳夢中解元其題爲博厚則高明
且醒與門人曹振龍課此題陸文先成振龍贊美不
置曰若在場我必爲此文先生另作可也及入闈果
是此題振龍抄陸文果得解元夫振龍之才自足取
元而天必假之陸手以示功名之有定分也

程子說苑 卷之五 粵園

海賈管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相會問之其
陰晴無不同者故東坡詩云常聞此宵月萬里同陰
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至于人心則刻刻不同
矣可歎

古嶺右風俗淳厚虎不傷人村人視虎如犬然靖康
時有客遊者繫馬于民舍虎來窺之客懼民曰此何
足畏從旁一鳴而虎遂去今則風氣一變其虎啗人
與內地無異風俗澆薄亦及禽獸可畏哉

符生旣立猛獸及狼不食畜而食人一年殺人凡七

百有零百姓苦之建炎四年胡兵圍陝有鳶鴉數萬飛噪城上如戰鬪聲胡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此獸食人而不食畜此鳥助敵而不助宋真禽獸中之禽獸也人當鑒之

楊帝大業二年州縣課鵝羽網羅無遺類焉烏程有樹高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而不得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鬣毛投于地鶴之愛子如此不知其子當何以報之

果然獸似獼猴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食必先程子說苑 卷之五 異 專園
與老者啖之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真獸貌而人心者哉

竹雞之性多忌而好鬪取之者掃落葉為城置馴者于中此雞一鳴則野者尋聲而至閉目躍入城中直前欲鬪而為人所網今人以善鬪爭強者得母類此鰥魚健而難取吞啗同類力取而啖物者也其性獨行故名曰鰥池中有此不能畜魚人之敗類而啗人者多矣吾于鰥魚有感

異物志云昔有嬾織婦姑媯之死為嬾婦獸其膏以

炤紡績則暗以炤宴會則明此獸名嬾婦者也酉陽雜俎云奔鯨一名濁有兩乳在腹下如人相傳嬾婦所化一頭可得膏三四斛炤宴會則明炤紡績則暗此魚之名嬾婦者也古今註蟋蟀一名秋吟蚤得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嬾婦此虫名嬾婦者也述異記桂林有睡草見則令人思睡一名嬾婦箴此草名嬾婦者也由此觀之何天下嬾婦之多乎

麗水縣岑峯有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每年花開凡十二瓣逢閏月各開十三瓣宋正和間宣入御苑程子說苑 卷之五 異 專園
栽之花即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花之不忘故土也如此哉

唐太液池有竹數叢茅苟不相離密如一本帝語諸王曰此竹宗本不相疎真義竹也彼人世兄弟相忌而生離間者觀此可以為鑑

孔平仲談苑吳國武庫封署甚固一日開庫兵亦俱無但得雙兔殺之有鐵膽乃鑄為二劍雄者干將雌者莫邪世人若有鐵膽何愁劍之不利乎

東海有鳥名意意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故人卒

不能害焉然則世之好奔競者而又欲免害烏可得哉

鄒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之具可入而不出滿則撲之錢有聚而不散者恐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云與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穀又不應吏即以第三眼安之既覺雙眼深碧後相者曰好貴人骨氣奈一簇鬼眼何世所謂見錢眼開者或即此意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哭

專園

紀昌學射乃懸蟲而望之及二年望蝨大如車輪故射之直貫輪心吾人志專而功深天下何事不可為乎

鄭世翼過崔信明日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心甚愛之願見其餘信明出衆篇示之世翼覽未終篇擲去之曰所見不逮所聞然則今之聞聲附和者亦未知其所見何如耳

卜式牧羊肥息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今之敗羣者多矣欲其肥息不可得矣

陳壽三國志名史也然以求米不得而不為丁儀厲立傳後世不能無譏焉魏收著魏書亦良史也而以受爾朱榮之金而減其惡人稱為穢史焉然則任史責者可不慎哉

陶靖節因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乃作閒情賦以擬之梁昭明太子叙云白璧微瑕乃在閒情一賦可見文人立意命題不可不慎

霍光擁昭立宣功在社稷死未三年以顯禹謀廢立事族誅議者謂帝初謁高廟霍驂乘帝嚴憚之如芒程子說苑

卷之五

哭

專園

刺在背以為霍氏之禍已萌于此甚矣權位之難全也

宋弘為大司空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瑟愛其聲繁常使鼓之弘聞之不悅曰臣所以薦譚者望其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航悅鄭聲臣之罪也薦書之不易作如此

馬援奉書洛陽入見光武帝袒憤坐迎援頓首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澗達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故知士當存亡之際

貴能擇主

光武徵劉昆為光祿勳帝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果何德政而致此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今之買舉卓異者當思之

漢章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仕路之不可不清也如此哉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有吾兄子病一夜十往程子說苑 卷之五 辛 勇園

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此亦長者之言也世之假裝公道者可以自反矣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世之爭買好田宅者當鑒此

漢武帝時專用酷吏東方盜起上使范昆等繡衣持節捕之作沈命法由是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盜案太嚴卒至諱盜有以哉

漢高帝寵愛戚姬生趙王如意上欲廢太子立之及高帝死太后酈殺趙王斷戚夫人手足置之廁中號為人彘然則閹閹之中匪愛太過難免人彘之禍矣漢惠帝崩太后哭泣不能下侍中張辟疆謂陳平曰太后哭不悲由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耳宜請拜諸呂為將以安后心從之諸呂權由此起人臣安希意旨以悞國事大率類此

漢質帝生而聰慧即位初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嗜之置毒餅中乃斃以此知聰明之不可淺程子說苑 卷之五 壬 勇園

露也 諸葛亮居隆中先主因司馬徽薦三往乃得見屏人曰漢室傾頽孤欲申大義于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樂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暗弱不知存恤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觀此則鼎足之形盡于隆中
數語始歎古人事功具有成算如此

曹捺敗備于當陽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
曰本欲與將軍其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今之事
人者其方寸果可自問乎

陶侃微時日夕運甓曰吾方欲戮力中原以此習勞
耳後督荆襄軍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
于衆人當惜分陰若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傷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堊 專圖

於後是自棄也與言及此令人有廢時失事之媿
殷浩被放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桓溫將以浩
為尚書令浩欣然將答書恐有謬誤開閉者數四竟
達空函文人之臨事怵亂如此可發一笑

魏公李密敗徐世勣據其舊境魏徵勸之降唐世勣
曰此人民土地皆魏公有也吾上表獻之是利王之
敗自為功以邀富貴者也乃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
以啟魏公使自獻之唐王曰世勣真純臣也世之背
王邀功者可以媿矣

唐秦王破劉武周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降既而
尋相等叛諸將囚敬德秦王命釋之賜之金曰丈夫
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後
秦王為王世充所圍敬德躍馬橫刺翼秦王突圍而
出是亦驅策英雄之一術也

項羽既破秦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里如衣錦衣
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今人以富貴誇耀鄉里者誰非沐猴而冠者乎

唐太宗幸翠微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堊 專圖

文名振京師初王師且知貢舉黜之上詰之對曰其
人文體輕簿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
傷陛下雅道矣是可為文體輕薄者戒

唐太宗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
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
聞自取而觀之者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
亦必記之凡畏史書者當知此意也

梁武帝初徵謝朓朓高不就之節逃竄年餘一旦輕
舟詣關梁以為司徒朓性憚煩不省職事衆皆失望

近汪氏亦蹈此弊名士之無實行大率如此爲可歎也

劉備奔劉表數年慨然流涕曰平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脾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讀此數語益足生遲暮之感

卓畢爲吏部郎比舍釀熟夜至甕間盜飲之醉爲掌酒者所獲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堯 專園

晉惠帝時賈郭橫恣賄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爲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身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此真千古同慨也錢神真可畏哉

東晉孝武帝二年朝廷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能違衆舉親此子足以不負所舉矣今之舉親者多矣能如玄之

不負所舉者幾人乎

漢成帝時楊雄以奏賦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舊轉爲大夫恬于勢利欲以文章成名乃作劇秦美新以頌莽功德君子醜之文人失足其習氣往往如此可不慎乎

唐李義甫叅知政事容貌溫和人言必微笑而其心極險刻時人謂其笑中有刀今人爲是笑者多矣須防其中有刀在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堯 專園

盧藏用指終南山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今之爲仕宦捷徑者多矣何必終南

唐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尙寬簡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苟清其原何憂不治然則今之恃才擾民者宜謂之庸人可也

郭駿與公主爭言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悲奏之帝慰言令歸郭子儀囚駿待罪帝曰不痴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耶凡聽婦人言者當法此

唐高宗時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禮部裴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後果不終世之以文章著名者慎之

唐玄宗以楊國忠爲右相或勸進士張彖曰謁之則貴可立至彖曰君輩倚之爲泰山吾視之特冰山耳若皎日一出君輩得毋失所恃乎是可爲倚勢者鑒唐肅宗久不詣上皇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唐曰上皇思見陛下一如陛下念公王也上感之泣下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彖

專園

此可爲千古勸孝之格言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一日盧杞問疾子儀悉屏之或問其故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類矣凡見惡人者不可不知唐僖宗委任宦官田令孜嘗召朝士飲酒張濟恥于衆中拜謝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衆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今又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濟慚媿無所容今人若得於隱處謝酒且恐人不知矣可歎

後唐明宗始命刻九經板令印賣之後人易於得書自明宗始其嘉惠後學豈淺哉

曹彬取江南還宋太祖曰本欲授卿使相以劉繼思未下姑少待之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雖是回護太祖語然已爲貪官下一砒砒矣

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知其姓名終身不忌矣處謗者當知此意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彖

專園

趙普本無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家人視之乃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今之讀論語者多矣果能定天下佐太平否

宋太宗以呂端同平章事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及帝不豫王繼恩陰謀廢立奉皇后令往召端端疑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見后奉太子卽位此真大事不糊塗也宋真宗嘗問李沆何獨無密奏沆對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也此語是一則辯奸論

王欽若譖寇準于帝遂出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凡遭貶議者能存此心可以無怨矣

富弼使契丹男生女死皆不顧得家書輒焚之曰徒亂人意耳及議成還帝以為翰林學士弼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不敢以死爭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五

勇園

敢受賞乎凡為朝廷立功者不可不存此意
宋仁宗時罷夏竦而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同時登用國子監直講石介大喜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後果為夏竦所中好話之不可益說也如是哉

王安石常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自足司馬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

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凡言利者當以是說進宋哲宗以蘇軾為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為奇才卿今至此乃先帝意也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大泣人生知己之感深矣哉

朱熹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王之害繕寫已具諸生以為必且賈禍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然則經生家可易言上書哉
明太祖御東閣靜坐學士危素至履聲窸窣徹簾內

程子說苑

卷之五

五

勇園

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以為文天祥耳素惶恐汗下凡以老臣自稱者當思此言毋致臨時汗下可也

太祖齋日尚書牛諒請宰犢為膳以助精神上曰齋三日而供三犢豈事神之道乎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必欲法古何哉世之法古人者大率類此

永樂元年月當食不食羣臣稱賀上曰適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食耶是言可為稱祥紀瑞者之鑒

姚廣孝初爲僧其姊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請難兵旣貴還吳往見姊姊拒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不納廣孝堅欲見之姊乃齋立室中廣孝下拜姐笑曰安用許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耶今之做和尚的正不必問其了不了矣

成祖嘗語胡廣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矣是善于讀易者也

尚書吳中性貪鄙一日迎封誥其妻問曰此誥詞是至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言耶其子曰亦翰林代草也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卒

粵園

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爲人耳何曾有清廉二字世之請誥者亦曾細思誥中之

義乎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乃拜大理少卿至京或勸詣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往然則受爵者可不知公私二字

哉

禰正平遊許下懷一刺終無所通出視之刺字皆漫滅矣今之投刺求謁者何其字之鮮明乃爾耶

唐王起于天下之書無所不讀每經一目終身不忘今之讀書者正恐釋卷便蕪然矣

吳中陳體方以詩名有妓黃秀雲謬謂體方曰我欲嫁君乞詩百首爲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首未終而沒天下有如此聘金者乎秀雲亦雅人也

陝中出半翅鳥性極痴又名半痴好視紅物人每着紅裙襖以誘之乃飛近人前疑視不去故得而烹之然則痴而趨炎者有不禍及其身者乎

翠鳥作巢最高所以避患也及生子愛之恐其墜也

程子說苑

卷之五

空

粵園

乃稍下其巢及于長羽毛益愛之又更下其巢而人遂得而取之入之逐其愛以即于亾也有如是哉華濟之言其郡守多忌諱初下車丁長孺來謁拒不見以其姓不祥一日獄獄牘中有病故字吏以指掩之守見文義不辱以筆擊其吏指忽見此字勃然變色取文書于案足下旋轉數次口誦乾元亨利貞不已世之好忌諱者觀此可發一笑矣

宋侍讀林瑀自謂知易常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須頤宴遊務娛樂始合卦體

而天下治不知今之精于易理者以為何如

尚書張弼子聞壁魚入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

色名為脉望吞之則仙遂多書神仙字碎剪入瓶中

捉壁魚投之異其蠹食而卒不可得寄語今之求仙

者但日捉壁魚可也一如讀書者但日捉螢火可也

循名失實一至此哉

石裕嘗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

弟曰吾生平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為補之

是又為嗜酒者別設一席矣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奎

勇園

後唐劉夫人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

叟負藥囊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以門第相尚后恐

為已辱乃曰妾離家父已凶矣安得有此命驅出杖

之世之以門第認親者何所見之不廣也

李廷彥獻詩於上官中有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

塞北上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于此廷彥曰實

無此事乃取對偶親切耳世之吟詩家取對偶精工

而不顧文義者何以異此

徐彥伯為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闈為鷓鴣以龍門為

此戶以芻狗為弁犬以竹馬為條驂今之文字相率
求新極矣吾懼其害文體不淺也

蕭穎士常至李韶家見歛視頗佳語同行者曰此三

災石也同行者不喻退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災也文

辭不優二災也窻几狼籍三災也世人以刻文者為

災梨亦知作字者為災石乎

湘妃竹痕點點云是舜妃酒淚舜哥麥其稊無甚貌

時望之若火燎色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

佑之而生王莽竹每竿一二節必有割裂痕云是莽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奎

勇園

將慕位藏銅人于竹中以應符讖而然一時附會之

說遂傳千古矣

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問其于均曰我作公天下

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但海內

嫌其銅臭耳銅臭二字出自家庭可畏哉

宣德中指揮同知傳廣自宮願劾用內庭上曰此人

已三品更欲何為而自殘其身以希進用下法司罪

之嗟乎人苟一念欲富貴亦何事不可為乎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不貳過題見黜于陸宣公翊廣

公復典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為第一以韓之才陸之鑑尚爾也文之無定價如此可慨也夫

無錫劉生好誇詡嘗會弔鄒氏家客問曰君來何晏生曰昨與顧狀元同舟聯句直至丙夜是以晏耳少頃顧九和至生前問姓名客笑曰此昨夜聯句之人也今人好如此扯淡者多矣當留此作榜樣可也

翟永齡母奉佛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伴呼母母應之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

程子說苑

卷之五

畜

專園

四聲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為母呼千萬聲其怒又當何如耶是可為終日念佛者下一痛棒矣

郭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之云為宅之法正如方口中如有木恐類困字時徐孺子在坐曰為宅之法正如方口中有人不成囚字乎郭乃止是可以訂八宅周書之誤

李泌嘗賦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以為譏已訴于明皇皇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世有摘詩句以罪人者可以已矣

閉書卷之六目次

記事珠

目次

卷之六

記事珠序

白太傅博物君子也然其集六帖也嘗列陶餅于
楹凡有所見即書而納之餅中積之數年而後六
帖成焉甚矣強記之難也予性本拙而又好拈古
事夫古事旁襟靡有紀極每一失記未嘗不煩探
索耳目所未及者無論矣即耳目所已及一過而
輒忘者又十八九也于是思所以強記之法而得
其說于張燕公矣昔張燕公家藏一珠凡事有失
記者取此珠弄之即恍然而悟名記事珠夫此珠
之失傳也久矣然古今事類遂可不記乎予集此
帙自一而十自百而千萬纍纍如貫珠焉以視燕
公之記事又何多讓焉取此意以讀此書則滿屋
散錢庶幾就索矣拈出與世之好古事者共証之

程希菴自序

記事珠序

卷之六

一 專閣

記事珠卷之六

希庵程作舟著 男遠參註

一 數

伏羲畫卦始得一畫以分陰陽

一 中 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後人謂之一中相傳

一 貫 魯論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一 身 張子西銘乾吾父坤吾母吾茲一身貌焉其中
處

一 世 晉注三十年為一世

一 德 商書惟尹躬暨湯成有一德

記事珠

卷之六

一

專閣

一 理 性理西銘理一而分殊

一 心 周書子有臣三千惟一心朱子曰天地以此心
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
之心總是一個天地之心

一 石才 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

一 纜 枚乘傳一纜係千鈞之重

一 統 史華夷一統

一 識 李白生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

一 足 史一夔足矣後漢章帝命曹褒定禮曰昔堯作
大章一夔足矣

一 抔 討武墨樹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一得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一本 蓋天之生物也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一脈 注一脈相傳

一體 書萬物一體

一源 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一源也

一點紅 謂妓也劉伶詩云坐中若有一點紅斗筭之器成千鍾坐上若無油木梳烹龍泡鳳都感虛

一夕話 詩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一字師 齊已早梅詩云前村淡雪寒昨夜一花開日不知一枝齊下拜日谷為一字師又張翥

記事珠

卷之六

一 剪開

一龍 楚才收恨字為幸公曰此善一字師 魏華歆與邴原官寧為友人歆為一龍寧為龍頭原為龍腹歆為龍尾

一面網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日盡之矣乃解其三而止置一面更祝日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

一井 九百畝為一井

一成一旅 十里為一成五百人為一旅

一介 即一个也秦誓如有一个臣又滕王序一介書生又一個不以取諸人

一丸泥 魏羣將王元謂羣曰請以一丸泥為太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一割 王敦謂誰王承曰足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材也承答曰公未知耳鋒刀豈無一割之用出費

紀承音整

一門二相 呂蒙正呂夷簡謂之一門二相出青瑣集

一裘三十年 晏子相齊食脫粟飯一裘三十年

一柱臺 江陵有臺甚大止有一柱眾梁皆拱其上

一木四香 禮祖云一木有四香根日旃檀節日沉香花日鷄舌膠日薰陸

一臂三首 山海經海外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一日中國而居又有三首國一人有三頭

一顧 蘇代欲見齊王說淳于光日昔有賣駿馬者三顧之一旦而價十倍臣欲以駿馬見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出春秋後語

一捻紅 唐玄宗時洛陽進牡丹貴妃方夕脂以手捻之明歲開花上有指甲痕因名為捻紅

記事珠

卷之六

三 剪開

一字千金 呂不韋為秦相著呂覽成懸之國門日能易一字者與千金

一紙書 晉書劉弘為荊州每有典發手書相喻莫不感悅人爭赴之日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一終 晉侯日十二年矣是謂一終蓋一星終也左傳十二年一週天

一葉百影 瀛洲有影木日中視之一葉百影

一撥 撥發土也國語云王耕一撥公卿大夫次耕庶人終畝

一指禪 有僧過天龍禪師師壁一指示之僧大悟日吾得天龍一指禪用之不盡 出傳燈錄

一軍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又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出周禮

馬祖一喝 百丈恒師奈馬退而言日我被馬大師一喝自日三日耳聲

二數

二帝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故後又稱二帝

兩儀 天地為二儀

兩稅 楊炎作兩稅法一秋糧一夏稅

二豎 亥豎章豎

兩漢 高祖號西漢光武號東漢

二南 詩周南召南

二銘 一曰訓康二曰謹刑
宋理宗制 尙書有堯典舜典

二典 尙書有堯典舜典

記事珠

卷之六

四

專園

二生一灰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灰士執雉

二分三至 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兩造 謂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

二天 蘇章為刺史有故人為吏賊奸乃舉酒敘權曰
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與故人飲
者私恩也明日刺史案

二廢 雖欲廢巧尙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尙意
而典麗不得遺 見史

二毛 髮有黑白二色名曰二毛宋襄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

二酉 大酉山道書第二十六洞天小酉山一名鳥迹
山石穴中舊有藏書千卷

二陵 秦伐鄭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肴肴有二陵焉
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

出左傳

二王 義之戲之並工書號大王小王張融曰不恨臣
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臣法

二京 東京西京為兩京張衡見侯王踰侈擬兩都乃
作兩京賦以諷之

二東 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大小皆取于東國
也

二周 武王伐紂都鎬京號西周 平王東遷諸侯不
朝號東周

二隗 晉重耳奔狄獲二女公子娶季隗以叔隗娶趙
衰

二背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 趙安仁善書
但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出見聞錄

二妙 唐戶部郎中韋維善裁制員外郎宋之問善詩
號戶部二妙 晉尙書令衛瓘與尙書郎索靖
俱善草書號 尙書二妙

記事珠

卷之六

五

專園

二陸三張 二陸陸機陸雲三張張載張協張允時人
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二難 陳長文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祖太丘曰元方難
為兄季方難為弟故曰二難

二病 柳子厚云好辭好書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
病日思針砭攻熨卒不能去

二科十二目 唐取士之科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
州縣者曰鄉貢其科之法有秀才有明
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
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
童子

二喬 喬公二女皆國色孫策納大喬周瑜納小喬策
曰二喬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婿亦足為歡

二策 檜自金還揚言曰我有二策非相位不行高宗
遂以為尙書僕射乃陳二策一以河北人還金
一以中原人還剝豫帝曰南人還南北人還北
朕將安歸乎

二字 富弼使契丹曰南朝既增歲幣辭當曰獻弼
亦不可弼曰南朝增幣是供我也于二字何有
若擁兵而南得無懈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不
憚更成何名爲懼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
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
日月爲二曜

二惠 競爽 二惠爲子惠子雅皆出齊惠公也故晏子
曰二惠競爽猶言二子強明可以爲國

二紅 羹 東坡在齊安作麥飯雜以小紅豆妻笑曰此
新樣二紅羹

兩晉 司馬炎禪位號西晉中宗元皇據金陵號東晉

二氣 書注鬼神二氣之良能

記事珠

卷之六

六

勇園

三數

三皇 天皇取天開于子之義也地皇取地闢于丑之
義人皇取人生于寅之義 又孔安國校書以
伏羲神農黃
帝爲三皇

三王 禹繼舜國號夏湯放桀國號商武王伐紂國號
周

三辰 地皇氏定三辰以分晝夜謂日也月也星也
又名三光

三多 帝堯巡方岳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
壽多男

三綱 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 夫爲妻綱

三寶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又道家
十六部尊經 又修
煉三寶日精氣神

記事珠

卷之六

之

勇園

三畧 黃石公授子房書日上畧中畧下畧

三星 福祿壽爲三星 又詩云三星在雷

三仁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三考 後世三年考滿之法本此 書云三考黜陟幽明

三歸 管氏有三歸朱子曰台名又舊注云婦人謂嫁
曰歸蓋娶三姓女也

三國 曹丕篡漢國號魏 孫堅據東吳國號吳 劉
備正位于蜀國號漢

三禮 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也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金銀銅也

三江 松江婁江東江也

三壤 九州穀土又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也

三風十愆 三風者巫風淫風亂風也十愆者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殉于貨色恒于遊敗侮聖言

送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是也

三德 一日正直二日剛克三日柔克

三事 常伯常任惟人已居其位日三宅未任以事日

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

三孤 少師少傅少保

三后 太王王季文王為三后 又畢命三后協心謂周公君陳畢公也 又呂刑乃命三后謂伯夷

記事珠 卷之六

稷降播種也

三郊 三遂 國外日郊郊外日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

三主 北極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

三台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日三台色齊則君臣

三春 和一時為三月每一月為一春故日三春夏秋冬

三元 元旦乃歲之元日之元時之元又解元會元狀

元為三元又正月十五日為上元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十月十五日為下元

三伏 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

三朝 夏以平明為朝殷以鷄鳴為朝周以夜半為朝

三餘 董遇好學有從學者云苦無日遇告以三餘冬

三門山 黃河中流有砥柱山一名三門南日鬼門中

三山 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諸仙人皆在焉見史記

又名三島 又泰山在山東太行山在山西龍虎山在山西

三窟 馮瓚謂孟嘗君日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成耳

三彭 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 出戰國策 又

三彭 洞神玄訣上丑居上丹田腦心也其色白而青

三焦 其色白而黑名彭矯使人愛衣服好酒色

三焦 上焦出胃上貫膈而布胸中中焦并胃中出上

記事珠 卷之六

三司 御史大夫中書省門下省凡儀同三司此也

三物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日六德

三休 射御書數

三不 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贖三宜休 出本傳

三不 廢帝時馬胤孫為相人號為三不開謂其不

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

三院 出五代史

三善 一日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日殿院中侍御史隸

三善 焉三日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三善 溝洫浚治孔子日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皆闢

三善 納屋完固樹木滋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

三善 偷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雖三稱爲善庸盡美乎 出家語

三異 魯恭爲中年令虫不入境一異也化及于雉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

三鳳 唐薛元敬與從弟收族兄德音齊名于世號河東三鳳

三傑 朱光庭調萬年主簿程伯淳主都陽簿張山甫主武功簿皆以才見稱關中號爲三傑

三同 劉孝標曰余與馮衍有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日余亦有如婦家道坎壈三同也

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裴炎嘗言妻有前視之如九子母二可畏至五六十薄施錦華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三可畏

三災 水火兵

三教 儒孔子釋釋迦佛道李老君

三宥 司制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愚蠢

三不遇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習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幼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不遇

三白 西北謹日要燕麥見三白蓋言雪色

三祖 國有三祖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圖神通稱爲三祖 又吳夫人有三絕指間織錦號機絕刺繡號針絕髮

三緣 一爲已身輪迴生處二爲紹隆三寶三爲四生六道皆爲緣 出語錄

卷之六

十

專圖

三絕 梁元帝初爲荊州刺史起州學尼丘廟帝工書善自圖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爲之三絕又馮吉酒酣彈琵琶罷賦詩時成起舞人謂之三絕 又顧愷之三絕才絕画絕癡絕

三易 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讀 出顏氏家訓

三體 以聲律爲象以物象爲骨以意爲髓

三反 劉實云王肅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被三反也又卜望之云郗公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已一反也治身清貞大修計較二反也

三官 天子太后皇后謂之三官 又明堂辟雍靈台亦謂之三官 蓬萊拾翠紫

三殿 陶弘景于句曲山建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 出梁書

三臺 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剛臺以觀鳥獸魚鱉

三笑 慧遠足跡未嘗過虎溪一日送陶淵明陸修靜不覺過溪大笑而別後人于此建亭各三笑亭舟也三翼泛中流出文選 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

三雅 劉表有酒爵三大日伯雅次日仲雅小日季雅

三緘 孔子觀周入太廟右陛之前有舍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出說苑

三漏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爲人通典利除害決江疏河

三賊 真誥云數遇惡夢一日魂妖二日心賊三日尸賊

卷之六

十一

專圖

三牲五鼎 三牲牛羊豕也 五鼎牛羊豕魚麋也

三徑 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與之遊

三足鳥 日中鳥凡三足三者陽數也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其冠 又弱水非龍神不得至有三足神為王母使

三章 漢高帝入關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滅傷人及盜抵罪

三傳 魯太史左丘明作左傳三十卷子夏弟子公羊高作公羊傳十一卷魯人穀梁赤作穀梁赤傳十一卷故名三傳 又胡寅作胡傳名春秋四傳

三鑑 太宗謂侍臣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常寶此三鑑

三偷 武帝故事王母出桃七枚以五與帝自啖二枚日此桃三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實指東方朔此

說事珠 見不良已 卷之六 三 專闕

三五良宵 正月十五上元節七月十五中元節十月十五下元節

三策 漢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三醫 傳云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

三巴 閬水東南流三曲如巴故曰三巴 出三巴記

三藏 唐永徽三年沙門元奘立慈恩寺浮圖藏梵本諸經數十匣太宗撰三藏聖教序

三义十字 皆路口也坡詩大路三义口

三加 士始加縵布不忌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記冠義云三加稱尊

三商 商刻也日入三商為昏 出詩東方未明疏

三長 作史須有三長謂才學識也 出劉子高傳

三生 華寺僧語一省郎云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劍南安巡撫官第二生憲皇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世矣

三庭 披芙蓉城願君收視觀黃庭謂黃庭有內景外景中景又云三丹

三登 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三登日太平 出食貨

三偷 偷語偷意偷勢

三中 張子野人呼為張三中謂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 出古今詩話

三空 陳蕃諫桓帝云今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三紅 應子和詩蠟炬知燒紅風過落花紅雨岸夕塵紅人號三紅秀才

說事珠 卷之六 三 專闕

三容 王射三獲三容諸侯二獲二容大夫士一獲一容注云容自防也如林頭小曲屏風以自防蔽者也 出禮記

三池 膽為中池口為華池小腹為玉池 出黃庭經

三無私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出閉居記

三傑 蕭何轉運 張良畫計 韓信將兵 號漢三傑

三衣 一日僧伽梨即大衣也二日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日安陀會即五條也 出圓覺經

三驅 易王用三驅此卦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充君之庖

三吳 漢分會稽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 又指寧國以蘇常湖為三吳

三齊 謂齊及濟北膠東也 出田僖傳

三藐三菩提

梵云阿此云無梵云轉多羅此云上梵云三藐三菩提云正覺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也 出心經

三槐

禮云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又王祐手植三槐于其日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 出言行錄

三推

射耕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 出馬令

三身

六福曰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

三勤

勤謂民勤于力勤于財勤于食又苦也楊

三源

中秋三源夫人會于桃源謂桃源王淵靈源也

三關

口為天關 手為人關 腳為地關 出黃庭經

三玄

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句中玄即隨波逐浪玄中玄即截斷眾流句句此三玄法門是佛祖正

記事珠

卷之六 十四

三遷

孟軻舍近墓少嬉遊墓間母乃迁舍市旁其嬉戲乃賈人眩賣之事復迁學官之旁乃設俎豆

三銓

唐以三銓官天下之才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流外謂之小選出官志

三朝

正月一日為三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東都賦云春正三朝班役之重三朝者本此

三茅

天茅君盈漢地節中得通于句曲山次名周次名衷號三茅君

三豪

歐陽公豪于文 石曼卿豪于詩 杜默豪于歌 出

三多

學者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 出談苑

三豕渡河

有誤讀史者日三豕渡河子貢日非也已 出

三獸渡河

聞佛說法各有淺深譬如象馬兔三獸渡河

三觀

華嚴法界有三觀一日攝境歸心真空觀二日從心現境妙有觀三日心境秘密圓融觀

三妄想

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思仇悲歡離合種種開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現在妄想也或期望後日富貴榮華皆如其願功成名遂告老歸田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

三品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 出心經

三秋

詩采芣篇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出心經

記事珠

卷之六 十五

三游

荀悅論世有三游德之賊也 謂游俠游說游

言天三家

一蓋天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盤也一宣夜言天無質日月星浮生太虛之中一渾天言天包地外

作曆三家

以著法起者日唐太衍以鐘律起者日漢大初以曆影測者日元授時

唐兵三變

府兵變而為彊騎 彊騎變而為藩兵

唐文三變

高祖太宗時沿江左餘風有王勃楊炯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厭雕琢有燕許張說蘇頌為之伯至大曆正元間英才輩出涵咏聖道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輩和之遂為前代所不及 出文藝傳

禮有三本

天地生之本先祖類之本君師治之本 出荀禮論

三館 公孫弘為相開東閣分三館

三兆 四兆 大小掌三兆之法一王兆二瓦兆三原兆

三捨 內外身心一時俱捨是謂大捨行道布德無希

三不 伊川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落文見

三不 魏劉類為弘農守荒老苛愚只思之

三不 門日三不不謂迂免上也

三不 侯四耦大夫三耦

三斬 石崇以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斬之時

三問 義玄禪師初見黃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三沸 湯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

三費 曾子語子夏日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

三珠 唐王勃與兄勵勵三珠樹

三害 周處少年凶暴與義興蛟南山虎號為三害處

三恨 薛元超曰吾富貴過人然有三恨不以進士擢

三聚 人三為眾女三為聚詩云見此聚者

三語 王太尉問阮十里云老莊與聖教同異答曰

夏姬 夏姬拔技術老而復壯者三語云夏姬得

三豹 王旭為鑿察御史與李嵩李全交皆以嚴酷取

三拘 皇祐中長沙有三拘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蘇

三好 梁蕭探言少年三好音律書酒長年二事

三謝 靈運速連元暉詩六十四篇號為三謝詩

三日 僕射 周顛為僕射飲酒無醒日三日罷之

三舍 魯陽公鹿戈日返三舍 又宋熒徙三舍 凡

三命 正考父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三秀 靈芝一年三秀楚辭云采三秀于山間

三壽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見莊盜跖

三斛 石崇以三斛珠買綠珠

三足 唐盧景亮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天下士

三就 書五服三就注大罪居于四夷次則九州之外

卷之六

七

卷之六

七

三罪 子夏哭子而喪其明曾子曰汝老于西河使而

河之民疑汝為夫子汝罪一也汝喪親使民未

有聞焉汝罪二也喪汝子喪汝明汝罪三也子

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

矣 檀弓

三田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三為充君之庖 親致麥三年 君方麥三年 師心麥三年

三枋 枋通作藥詩云苞有三枋謂韋也顧也昆吾也

三鼓 曹劌曰凡戰必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三命之士 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備矣

三不出 婦有不出有所取無所歸不出更三年之喪

三爵 君子之飲酒一爵而色二爵而言三爵而油油

三樂 君子有三樂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一樂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

榮啟期曰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又得為

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五矣

三閱 陳後主作三閱臨春後主自居結綺張麗華居

三易 聖人掌三易之法夏日連山首良商曰歸藏首

三適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三不惑 楊秉所至以清白自稱曰我有三不惑 謹

卷之六 六 勇園

三毛 顧愷之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神明殊勝

三業 如來以身口意為三業難調服也

三甲三千 管輅言背無三甲腹無三千皆不壽之相

三不失 君子不失足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

三孝 曾子曰孝有三 大孝尊親 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

三家 孟孫季孫叔孫魯之三家 三家自立桓公始又

三門 涅槃有三門 一空門 二無相門 三無作門

三年大比 禮卿大夫考其德行 察其道統 三年則大

三箭 唐薛仁貴九 吳十餘萬 批戰仁貴發三矢 悉

元祐三黨 洛黨以願為首 蜀黨以軾為首 朔黨以劉

三韓 韓在帶方之南 有三種 一曰馬韓 一曰辰韓 一

三酒 一曰事酒 二曰昔酒 三曰清酒

三夢 太上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 二曰齋夢 三曰威

三典 典以刑邦國 一曰刑新國 用輕典 二曰刑平

三刺 一曰訊羣臣 二曰訊羣吏 三曰訊萬民

三射 一大射 二賓射 三燕射 三射之外 又有鄉射

三統 夏尚忠 商尚質 周尚文

卷之六 九 勇園

三更 昭帝役民有三更之法有卒更有戩更有過更

三禮 周禮其剛目也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疏義也

治河三策 賈諫三策放河入海謂之上策多穿漕渠謂之中策若繕完固隄增卑倍高此下策也 又歐陽公治河三策日疏日濬日築

又董思白治河四策日開支河濬海口築堤堤勤

掃捲

三體 史體有三一曰編年本于左丘明二曰紀傳本于司馬遷二曰實錄起于梁

三門 天下有三門由于情欲入自禽門由于禮義入自人門由于聖智入自聖門 出法言

三用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見史記

三停九似 龍有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有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

記嘉珠

卷之六

三

剪圖

蛇腹似蜃鱗似魚爪 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三成 孔子曰人有三成而非命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病殺之嗜欲無厭未索不止者刑殺之少敵

衆弱敵強念不量力者兵殺之

三寶刀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日百鍊二日青犢三日漏景

三讓 一曰讓 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見博物志

三寶劍 楚王有三寶劍一日龍泉二日太阿三日上帝 又歐冶子造五寶劍一鈍鉤二湛盧三

豪曹四魚腸五巨闕 見博物志 又于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二劍吳王使于將作莫邪于將妻也夫

妻善作劍故名

商三宗 太甲為太宗武丁為高宗大戊為中宗

唐三宗 太宗 玄宗 憲宗

三陽 子丑寅為三陽

三弊四畧 程子言學有三弊一文辭二訓詁三異端有四畧一立志二居敬三窮理四反身

三劄 司馬三劄一君德二御臣三練軍

三案 張差挺擊 李選侍移宮 李可灼進紅丸 出明朝要典

三科目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 漢舉士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

弟于

三滿 地大而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 兵威而為命曰武滿 見管子

青苗三弊 王安石行青苗之法其害有三一徵錢也二取息也三抑配也

記事珠

卷之六

三

剪圖

三儀 渾天儀節瑤璣玉衡之遺也宋因之為儀三重 其在於外日六合儀次其內日三辰儀其最在內

日四 考儀

三不祥 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肯事賢 見荀子

朝廷三大弊 歐陽修曰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謹號 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

宋兵制有三 廂軍選于戶籍以為新在防守日鄉兵 當官之法惟有三日清日慎日勤

當官三事 出童蒙訓

民生於三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 師教之 君食之 藥共于日

三輔 建都者于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漢以京兆左馮 謂右扶風為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為三輔

宋三馬政 林朝日宋朝馬政蓄于監牧日官馬散于 編戶者日戶馬市于邊郡者日戎馬

三農 山農 澤農 平地農 出蔬

三父八母 三父者皆繼父也一同居二不同居三
不同居八母一嫡母二繼母三庶母
每五乳母六養母
七出母八嫁母

三才 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借
也 出墳

三墳 伏羲連山易為山墳 神農歸藏易為氣墳
神農乾坤易為形墳
范滂以三木爨頭謂監項及手足也

三垣 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太微者朝廷之位也紫微
者宮室之謂也 見郭岳蒙泉記

三老五更 樂記注云設三老知三德五事者又云寺
人五行更代事或云當作史漢更宗養
老五更
于辟雍

三峽 一明月峽二巫山峽三廣澤峽 見巴陵記

三晉 韓魏趙三家分晉是為三晉

三昧 三昧者佛法妙處也故以寂滅為無聲之三昧
見傳燈

三眠 漢苑中有柳一日三眠三起號為人柳 三輔
故事

三秦 項羽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翟王皆秦
地

三途 科且 鄉貢三考

三耳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藏三耳一耳主聽二
耳形也兼聽而言是為三耳龍甚辨穿弗應

三足 莊子蓋載雞三足之說謂雞本二足必有迷而
行者是為三矣

光武三大政 光武即位舉卓茂起太學徵周黨嚴光
王良三士

卷之六

三

專

三科 唐代宗時沈既濟上選舉議日選舉之法三科
德也才也勞也

三字獄 萬侯高誣岳飛致書張憲王貴韓世忠諸槍
詰其實槍曰岳飛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
須有世忠日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
大理寺

三法司 都察院刑部

內三院 秘書院 國史院 弘文院

三塗 一日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日愛慾門中尸
道人塗界三日食慾門下尸道地塗界

三號 周封號仲之地北號在大陽東號在滎陽南號
在雍州故云文王咨于三號

君子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
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
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
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

三芝 抱朴子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得此三芝食之
白日可昇

君子三思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少思其長則務學老
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君子三患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思不得聞既
聞之患弗得學既學之患弗能行

外行三至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
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故曰外
行三至而
財不費

丘吾三失 丘吾子告孔子曰吾少好遊歷遍天下還
來吾親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
節不遂二失也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三
失也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

三魂 人有三魂 靈爽 台光 幽精

卷之六

三

專

四數

四象 太陽少陽太陰少陰為四象

四科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四民 士農工商

四君 齊有孟嘗君 趙有平原君 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

四友 秦穎闕天散宜生南宮括是為文王四友 又 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為空門友 韋楚為山水友 劉夢得為詩友 皇甫之為酒友

四知 揚震門生贈震以金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地知于知我知何謂無知

四賈 江水漢水淮水濟水為四賈而以河為宗

記事珠

卷之六

詩

夢

四體 耳目手足

四方 東南西北也

四凶 黃帝氏有不才子曰渾沌即驩也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即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即三苗也時謂之四凶

四罪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載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標蓋禹治水乘此以跋躄山川者也

四仲 中星 鶉火為春分之中星大火為夏至之中星虛星為秋分之中星昴宿為冬至之中星

四時 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斗柄南而天下皆夏斗柄西而天下皆秋斗柄北而天下皆冬

四雲 山雲草雲水雲霧雲旱雲烟火雨雲水波

四呂氏春秋

四德

子華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 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 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 出尸于 又 筆有四德日尖齊圓捷

四海 東海南海北海西海又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 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 海凡四海

謂之裨海

四皓 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用里先生漢高帝欲廢 太子張良使太子迎商山四皓及至帝大驚曰 吾求公數歲常避我今何從吾兒遊乃指示戚 夫人曰羽翼已成不可動矣 出史

四重 歌 漢明帝為太子樂人歌詩四章以贊其德一 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 重

四其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云臣昔抽其筋食其肉 飲其血絕其髓武后按以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妬嘗作三畏堂于後園楊文公 戲曰當作四畏堂公問其故答曰兼畏夫人

國有四凶 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見管

四難醫 郭玉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自任 不用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強三難 好逸惡勞四難 出後漢書

四恩 僧家有四恩一父母二師長三國主四施主 出大乘本生經

四寶 博物云蒙恬造筆 蔡倫造紙 黃帝得玉一 紐治為墨 梅篆曰帝鴻氏之硯號文房四寶

四壁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家徒四壁立

四淡 氣象氤氳漢于體勢意度器薄淡于作用用律 不滯淡于聲對用事不直淡于義類

四聲 梁沈約定平上去入為四聲韻譜 梁武帝問周捨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 張平子作四愁詩

四癡 李濟翁云借書一癡惜書二癡索書三癡還書 出菽菀雌黃

嘉祐四真 富弼公忠真宰相 包拯剛直真忠臣 歐陽文章真學士 胡瑗經術真先生

文廟配享四人 張王 朱能 王直 姚廣孝

四難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出靈運詩序

四銓 唐史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也 出杜祐通

四多 月支使者見漢武帝曰帝有四多日多煩則可忍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好則奇

出十洲記

記事珠

卷之六

五

專園

四休 山谷四休居士詩序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食不妬老即休

四始 關雎為風始 鹿鳴為小雅始 文王為大雅始 清廟為頌始

射有四節 王以騶虞為節 諸侯以狸首為節 大夫以采蘋為節 士以采芣為節

四輔 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為四輔 出禮運注

四釜 禮地官均人食 注云豐年月食四釜為上歲三釜為中歲二釜為下歲

四盡 梁魚弘累歷郡守嘗曰我為郡有四盡魚鱉盡麋鹿盡米穀盡人庶盡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

四異 梁劉孝標云子比馮敬通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總兵食肉予戚戚無散一敬通有子予獨

同伯道二敬通老而益壯予有犬馬之疾三敬通雖死久而彌芳予覓覓一去將同秋草四

四大 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大 又此身毛髮皆歸于水煖氣歸于地墜涕膿血津涎痰者妄身常在何處 出員覺經

中興四將 張浚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宋高宗 宗中興時也

四姓 漢四姓小子侯注云尚書以上為甲姓九卿方伯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

四杖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四不出 康節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也

四街 禮樂正崇四街詩書禮樂四者乃入德之街也

四絕 東坡云文與可有四絕詩絕楚詞絕草書絕圍

四飲 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

四香閣 泥塗壁謂之四香閣 楊國忠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麝香乳香和

四銖五銖 漢文帝造四銖武帝造五銖唐開元始鑄通寶錢

四善 大抵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 見筆談

四飲 一日清二日醫三日漿四日醪

四籩 籩人掌四籩之實一日朝廷之籩二日饋食之籩三日加籩之實四日羞籩之實

四豆 豆三日加豆之實四日羞豆之實

四兆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日方兆二日功兆三日義兆四曰弓兆

卷之六

五

專園

四校 中春校振旅以蒐田中夏教麥舍以苗田中秋

四弩 夾弓庾弓唐弓大弓

四時之祭 春祭日禴夏祭日禘秋祭日嘗冬祭日烝

四享禮 一諸侯來朝二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三戎

四士 鄉秀士升于司徒日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者升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報國之道 四 一曰責賢二曰獻賦三曰立功四曰興

四刑書 唐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

四傑 唐王勃 楊炯 盧照隣 駱賓王謂之四傑

四方里數 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

四德 三從 婦德婦言婦工婦容是為四德在家從父

四喜 古詩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

四靈 麟鳳龜龍為四靈毛虫三百六十屬麟為之長

四維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見管子

四特筆 漢高之典綱目特筆有四誅無道秦一也

四祠 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毀一千七百餘所獨

四時改火 桑柘之火 秋取柞櫨之火 冬取槐櫨

四大金剛

四怪 水石之怪為龍岡兩木之怪為躡岡兩土之怪

四機 兵有四機一日氣機二日地機三日事機四日

四時之祭 春祭日禴夏祭日禘秋祭日嘗冬祭日烝

四享禮 一諸侯來朝二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三戎

四士 鄉秀士升于司徒日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者升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四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五數

五帝 易繫云包義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胡安曰五君有先天開闢之仁後天制

作之義故孔子稱之又答康子曰太昊配木炎

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

五穀 黍稷稻菽麥也炎帝斷木為邦採木為耒始教

五幣 珠玉為上幣 金為中幣 刀布為下幣 刀

五罰 齊桓公 晉文公 楚莊公 秦穆公 宋襄

五味 五行傳云潤下作鹽炎上 苦曲直作酸從革

五濁 劫濁 見濁 煩惱濁 衆生濁 命濁 見

五色 青黃赤白黑

五音 宮商角徵羽

五侯 三后 漢元后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王潭平阿侯

五畝 一夫受宅地五畝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市故

五瑞 云五瑞之宅 蒲璧一名五玉所以合符于天子者也 見書

五刑 墨刑則刑刑宮刑大辟墨刻額而涅之也則

世五刑曰答 杖流徒威

卷之六

辛

勇

五采 青黃赤白黑即五色也

五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五辰 木旺于春火旺于夏金旺于秋水旺于冬土旺

五服 一曰甸服二曰侯服三曰綏服四曰要服五曰

五運 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是也

五遷 孔氏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夏甲遷相祖乙遷

五行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紀 一日歲二日月三日辰四日星辰五日曆數

五休徵 日肅時雨若日火時暘若日昏時煥若日謀

五咎徵 日狂恒雨若日僭恒暘若日豫恒煥若日急

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五輅 玉輅以祀不以封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

五罰 疑赦其罰倍差官辟宜赦其罰六百錢大辟疑

五老遊河 堯舜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一老曰

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

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乃

卷之六

壬

勇

飛為流星入于昂
見論語識

五出六出 梅花為五出雪花為六出

五風十雨 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又吳俗以十月初五為五風生日此日有風則五日以風故

五雲 二分二至觀雲氣青為重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 見周禮注

五里霧 河南張指能作五里霧時關西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自以為為不如往學之措竟不見 出後漢

五臘 道家以正月一日為天臘五月五日為地臘七月七日為道德臘十月初一為民歲臘十二月

五夜 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謂之五夜又召五更

五地 一山林二川澤三丘陵四墳衍五原隰

五嶽 中岳嵩山三十六峯東為太室西為少室東岳泰山一名岱 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南岳衡山聳拔九千餘丈差次七十二峯又有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

五嶽君 嶽恒山高三千九百丈有飛石窟 兩崖壁立中空相傳飛至曲陽縣 嶽華山君神姓閻名常龍衡山君神姓丹名靈 嶽華山君神姓浩名慧嶽恒山君神姓登名 嶽嵩山君神姓壽名逸羣呼之可以却病 出龍魚河圖

五湖 一名具區其水有五故曰五湖又張勃云五湖即太湖也周五百里故名五湖如范蠡泛五湖

是也 又或云太湖射陽湖上湖洪湖滬湖名五湖又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陽湖在潤州洞庭湖在鄂州名五湖

五色雲 長安東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土德王則黃雲出火德王則赤雲出水德王則黑雲出金德王則白雲出 木德王則青雲出

五常 馬良眉有白毫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而季常為最時人號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五虎 蜀將關羽 張飛 馬超 趙雲 黃忠

五代 前五代宋劉裕 齊蕭道成 梁蕭衍 陳霸先 隋楊堅 後五代梁朱溫 唐李存勖 百石敬瑭 漢劉嵩

五禮 言禮以視鬼神禮以哀邦國賓禮以親邦國軍禮以同邦國嘉禮以親萬民

五射 白矢參連刻注襄尺井儀

五御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會左

兵有五教 一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教其心以賞罰之誠 見管子

五鳳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扈蒙贈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

五花判 唐中書有軍國政事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五王帳 唐玄宗殿中設五握與五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

五馬 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駮馬左駮馬制九卿則二千石亦右駮太守駮馬而已其右

卷之六

專附

卷之六

專附

加狹中二千石乃右駟
故以五馬太守美稱云

五道 三洞道科曰道有五種一天真道士二神仙道士三山居道士四出家人五在家道士

五明扇 舜廣開視聽以求賢人作五明扇漢公卿皆用之 出古今注

五荒 穀梁傳云一穀不升日歉二穀不升日飢三穀不升日饑四穀不升日康五穀不升日大侵 又墨子云一穀不收日饑二穀不收日旱三穀不收日凶四穀不收日饑五穀不收日大侵

五恨 李淵材有五恨一金橘太酸二鱗魚多骨三海棠無香四蓴菜性冷五曾子固不能五言詩 出冷齋

五學 漢書入東學尙親而貴仁入南學尙齒而貴信入西學尙賢而貴德入北學尙貴而尊爵入大 通孝經章句

五陵 漢五帝塋陵也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 杜詩云同學少年多不 賤五陵裘 馬自輕肥

五科 醫有五科日脉日因日病日證日治 出準繩

五兵 一云弓矢戈矛戟一云矛戟鉞刀楯弓矢 穀梁注云五兵凡有八說 蜀人使五丁力士掘石牛通道秦遂得代

五窮 知窮 學窮 文窮 命窮 交窮 出韓文 又聽鼠 五技而窮 梁鴻過關作五噫歌云

五花馬 唐人尙剪騾馬三騾者三花五騾者五花

五宗 臨濟宗 沩仰宗 曹洞宗 雲門宗 法眼宗 今臨濟宗獨盛 出傳燈

卷之六

五

專題

五松 始皇登泰山逢疾風暴雨避五松之下因封爲 五大夫

五知 趙宋任布拜樞密使歸作五知堂知思知道知 命知足知幸

五茶 欲茶色耳欲茶聲口欲茶味鼻欲茶臭心欲 禁佚注云茶極也 又茶帛茶艾色 陶潛隱居門栽五柳作五柳先生傳

五柳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告哀公曰臣 將去君黃鵠舉矣夫鵠能戴冠衣也日有 搏距武也敵在敢鬪勇也見食相呼仁也 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烹而食之 以其從來近錫無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 從來遠也 出韓詩外傳

五裁 肝病禁辛 心病禁酸 脾病禁甘 肺病禁 苦 腎病禁甘是名五裁 少素問

五辛 立春日有五辛盤

五雲 韋陟封鄒公使侍妾掌五采箋裁答授意但 自書各自謂所書陟字若五采雲

五寒 國有五寒水凍不與焉 出說苑

五禪 禪有五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 禪 出傳燈錄

五不畱 李泌日臣有五不可畱遇陞太早任臣太重 寵臣太濫臣功太高迹太奇 見肅宗紀

五陰 卽五蘊也 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

五禽 虎鹿熊猿鳥 後漢華佗曉養生術體有不快 起作五禽之戲

五始 王褒頌春秋法五始之義 元者氣之始 春 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 正月政教之 始 公卽

五星周天 水行速金流布故一歲一周天火三月而 改故二歲一周天木十二月而彫故十二

卷之六

五

專題

歲而周天土博厚不遷故二十八歲一周

五衍

即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
賈誼欲施五餌以係單于盛車服以壞其目盛
食味以壞其口音樂嬾人以壞其耳堂宇府庫
以壞其腹來降者寵
寺娛樂以壞其心

五蓋

貪欲 嗔恚 癡眠 調戲 疑侮 出文選
用兵有五間因問內問反問生間死間 出孫

五正

勾芒木正 祝融火正 蓐收金正 元冥水
正 后土土正 出家語
暴淫奢酷賊上元夫人謂帝曰拾簡五姓
柔善 出漢武內傳

五姓

崔盧李鄭并太原王氏時號五姓

記事珠

有衆生覺聲聞覺三乘覺菩薩覺佛覺 出語

五就

大路繁纒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記祭器
虞世南太宗稱其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

五液

五臟化液心為汗肺為涕肝為淚脾為涎腎為
唾 出古今注
權量衡度準

五扶

扶貴 扶賢 扶長 扶勳勞 扶故舊

五日

風土記五月五日為天中節 風俗通云五日
以五采絲係臂辟兵令人不病名長命縷 荆
楚記屈原是日沉于汨羅江人以舟拯之今競
渡是其遺風

五鳳樓

梁太祖卽位羅紹威取魏良才為五鳳樓

五利

見奈耶曰得楊柳有五利一不臭二不苦三除
風四除熱五除痰
玉有五德溫潤而澤似知銳而善似仁抑而不
撓似義有投于內必有于外似信垂之而望似

從祀五人

宋實慶四年詔曰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
程頤漢探聖域又得朱熹學庸語孟之書
本末洞徹孔子之道大明于世其令學官
別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五客

宋李昉嘗五會白鵝曰閑客鸞曰雪客鶴曰仙
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體客

五不彈

琴有五不彈疾風暴雨不彈屋市不彈對俗
子不彈不坐不彈不承冠不彈

五士操

宮德士操伏義 商德士操始許出 角道
士操始軒轅 徵備士操始孔子 羽黃士
操始東方朔 見琴譜

記事珠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日泛齊二日醴齊三日盎
齊四日緹齊五日沈齊

五物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一日和二日客三日
主皮四日和容五日與舞

五刑

上命糾守三日鄉刑上德糾孝四日官刑上能
糾職五日暴刑上愿糾暴

五聽

以五聲聽獄訟 一日辭聽二日色聽三日氣聽
四日耳聽五日目聽

五禁

士師掌五禁 一日官禁二日官禁三日國禁四
日野禁五日軍禁

五戒

一日誓用之于軍旅二日誥用之于會同三日
用用諸刑四日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
鄙

五懸

禹懸鐘鼓鐸磬而置鞀為銘于奠奠曰教寡人
以道者擊鼓教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

卷之六

美

專

卷之六

毛

專

擊鐸教寡人以憂者擊磬誦寡人以詩張者揮

五聽

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鼙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簧箏管聲則思蕃聚之臣聽鼓鞀聲則思將帥之臣 見樂記

五祀

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雷中雷者象土在中央也 白虎通

五門

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

五紀

官以龍紀官黃帝氏以雲紀官少昊氏以鳥紀官 見禮記

五耻

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一也言其言無其行二也既得之又失之三也地有餘民不足而取之四也

五惡

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日心志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說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桀雄也 出家語

五陣之法

一鼓舉黑旗則為曲陣二鼓舉赤旗則為鏡陣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四鼓舉白旗則為方陣五鼓舉黃旗則為員陣 見裴緒陣法

五難

袁松云史有五難煩而不整一難俗而不典二難書不實錄三難賞罰不中四難文不勝質五難

鼠有五伎

能飛不能上屋能竊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故曰鼠有五伎而窮 出家語注

卷之六

亥

專

五龍 南越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 見廣雅

五精舍

佛國有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彌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

兵有五起

一日爭名二日爭利三日積惡四日內亂五日因飢

兵有五名

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

兵有五事

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將五日法

兵有五勝

知可以戰不可以戰者勝識寡眾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

火攻有五

一日火人二日火積三日火輪四日火庫五日火隊

五蠹

一學者二言者三帶劍者四近禦者五商工之民 韓非子

中興五相

李綱 呂頤浩 趙鼎 張俊 陳康伯

五規

司馬光上五規一保業二惜時三謹微四遠謀五務實

卷之六

壬

專

五不欺 黃治五不欺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有奏廡有押署有流外有從軍五等

入試五等

德宗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請以五術省風俗一聽爭訟二納市價三訊簿書四覽車服五省作業八計聽吏治一計戶口豐耗二視墾田廢縮三視賦役厚薄四視案牘煩簡五視囚係盈虛六視奸盜有無七視選舉衆寡八視學校與廢三登科雋又一曰茂異二曰賢良三曰幹盜四賦經財實一閭稼以莫稅二度產以差征

五術八計

德宗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請以五術省風俗一聽爭訟二納市價三訊簿書四覽車服五省作業八計聽吏治一計戶口豐耗二視墾田廢縮三視賦役厚薄四視案牘煩簡五視囚係盈虛六視奸盜有無七視選舉衆寡八視學校與廢三登科雋又一曰茂異二曰賢良三曰幹盜四賦經財實一閭稼以莫稅二度產以差征

三料丁壯以計庸四估商賈以均利六德保罷瘵一敬老二慈幼三救疾四恤孤五賑貧窮六任夫業五要簡官事一廢兵之冗食二蠲法之撓人三省官之不急四去物之無用五罷事之非要

書有五厄

隋文帝牛弘請開獻書之令謂書自孔子刪定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城外五厄也

死刑有五

磔絞斬梟裂

五兵

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 漢魏相書

五交

一勢交二賄交三談交四窮交五量交 劉峻絕交論

記事珠

卷之六

早

專

五服

一斬衰三年二齊衰三年三大功九月四小功五月五總麻三月

五車

莊子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蓋言惠子著書滿五車也

國有五害

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虫一害也

五露

甘露赤露玄露青露黃露

五雷

天地水龍社令

五太

太虛太元太素太質太極

五侯

漢桓帝呼單超徐璜具瑗左瑁唐衡收梁冀詩五人同日封侯故曰五侯

五聲

呼笑歌哭呻

五臟

醫解云心肝脾肺腎也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腎藏魄腎藏志又包絡藏精故名六臟

五府 解云贍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以爲傳化水爲化物之府大腸傳導之府膀胱爲津液之府三焦爲決瀆之府三焦獨無盛貯以氣融于上中下之間故止名五府

書有五變

書史紀原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

五至三無

子夏問民之父母孔子曰致五至而行三無何謂五至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何謂三無風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無愆之禮也凡民有

諫有五義

孔子曰諫有五義一曰諫諍二曰諷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諫諍若從其諫諍乎

記事珠

卷之六

聖

專

五忌

格弱則詩不老字俗則詩不清才浮則詩不雅意短則詩不淡詞雜則詩不純

五疵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六數

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者為律屬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者為呂屬陰合之為十二律

射音一

六術 黃帝制六術以定氣運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氣伶倫造律棘首作算數大槌作甲子備音域

六書 漢藝文傳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文字必歸

六

六璽 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 皇帝信璽 天子之璽 天子行璽 天子信璽 見漢舊儀

六宗 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於宗祭也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記事珠

卷之六

望

六府三事 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所自出也

六事 湯有七年之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政不節之則為九歌

六極 一日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服 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王畿周制五服在王畿外又周禮載侯甸男采衛

六卿

冢宰掌邦治天官卿司徒掌邦教地官卿宗伯掌邦禮春官卿馬掌邦政夏官卿司寇掌邦

六夢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禁秋官卿司徒

六氣 月令四時各有六氣如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暑是夏六氣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是秋六氣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是冬六氣即二

十四氣

六樂 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六經 周易 毛詩 尚書 春秋 禮記 樂記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

六卿 卽六官左傳云六卿之長皆名譽

六氣 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日壯曰老曰死曰化皇極內篇

記事珠

卷之六

望

六親 父母兄弟妻子

六虛 易周流六虛

六條 聖諭有六條 孝順父母 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 各安生理 毋作非為 賦此典風雅頌為詩中六義

六轡 詩六轡如濡 一車四馬各兩轡以驂馬內兩轡係于軾驂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轡分置于手

六畜 馬牛羊雞犬豕

六計 太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日廉善二曰廉能

六夢 三日廉敬四曰廉正五日廉法六曰廉辨

六夢 一日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六爻 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三爻爲內卦三爻爲外卦

六操之柄 柄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管子

六子 乾父坤母震長男巽長女坎中男離中女艮少男兌少女

南斗六星 天樞 天相 天梁 天同 天柱

六絕 李邕號翰林六絕 文學 書翰

六入 眼入色耳入聲鼻入臭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

六通 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

六義 日雄渾日悲壯日平淡日蒼古日沉著日優游

六禮 古者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

六朝 金陵爲六朝佳地謂吳自京遷于此後晉宋齊梁陳皆都焉

六禽 鳧雁雉鴛鴦鶉也

六安枕 滕放夏枕一文石忽暴雷震其枕旁人皆恐怖而放殊不覺蓋此石乃六安枕也出異苑

六月霜 鄒衍亭燕意王盡忠王信譜棄行仰天而哭六月降霜 出白帖

六同 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律以竹同以銅言助陽宣氣與之同也 出禮大司樂

六丁 韓詩天官叱六丁雷電下收將後梁節王傳從官下思自言能使六丁注云若甲子甸丁卯爲神其神可致遠

六奇 漢書陳平六出奇計一問昧二疑增三封信四捨信五解榮陽之圍六解白登之圍

六鼻 小宗伯長六鼻之名物鷄鼻鳥鼻虎鼻

六鼻 桑黃鼻

六飛 陸下騁六飛之馬謂六馬疾如飛也 出袁盎傳

宋六君子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邵康節 張橫渠 朱晦菴

六一泥 五日午時于韭林中面東取蚯蚓乾收之謂之六一泥人有爲魚鱗者以少許擦咽外立消 出歲時記

六材 禮冬官爲工取六材 謂榘角筋膠絲漆

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界 出梵語

六開 武后置馬枋仗內六開 飛龍 祥麟 鳳花 鸞 吉良 出羣

太守六條 後周蘇綽爲太守六條 定心志 敦教化 盡地利 擢賢良 恤獄訟 均賦役

六觀 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 見東坡六觀堂贊

六如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象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釋冰雪如冶銷鐵 誌公誌

六幽 上下東西南北 文選云光被六幽

六箴 唐李德裕上敬宗丹晨六箴謂宵衣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也

六舞 春官樂師教國子六舞有鼓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六字引 導引有六字嘻吁咽噓阿呼

六可畏 五代唐康澄日爲國有可畏者六 士藏匿 四民遷業上下相狗廉耻道消毀 喪其道

六開 言

卷之六

四

專

卷之六

三

專

六宮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天子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以聽天下之內治

六成

周樂六成而南四成而南國強五成而分周召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六逸

唐李自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潛居徂徕山每曰沉飲號竹林六逸

六典

太宰掌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六教

以六教正羣吏一曰以教正其位二曰以教達其治三曰以教作其事四曰以教制其食五曰以教受其會六曰以教聽其情

六屬

以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春官四曰夏官五曰秋官六曰冬官

記事珠

六職 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

六聯

以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飲施之聯事 以數人而聯一官曰聯

六服

司服掌王之六服禮衣衾狄鬲狄鞠承緣承素

六息

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六俗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儆官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六儀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六節

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

六幣

周禮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物以和諸侯之好

六龜

龜人掌六龜一曰天龜二曰地龜三曰東龜四曰西龜五曰南龜六曰北龜

六祝

大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

六祈

六祈以同鬼神一曰類二曰造三日禴四曰祭五日攻六曰說

六辭

大祝掌之以通上下遠近親疎一曰誥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日禱六曰誅

六號

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性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

六弓

王弓張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

六馬

校人掌六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駕馬一物

記事珠

六象九苞 鳳有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尾足象地尾象緯有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達聰舌屈伸色光彩冠矩周距鏡鏡音激揚腹文戶

六寶劍

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六不戰

一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四隣之助大國之援

六敗

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日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訓練四曰非理典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

六水

河水赤水遠水黑水江水淮水

軒轅六相

風后太常太鴻祝融

晉六卿 趙襄 范宣 智襄 韓簡 荀文 魏襄

六器 蒼壁禮天 黃琮禮地 青珪赤璋禮東南 白琥玄璜禮西北

真宗六條 賢良方正 博通文典 才識兼茂 詳明吏理 洞識韜畧 軍謀弘遠

黠陟六事 以六事定黜陟一戶口增二田野闢三詞訟簡四恣賊息五賦役均六增常平

六韜 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 太公著

六順六逆 石碻日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也 左傳

六荒 徵君諫楚王曰國有六荒者必一獸而無度二色而無度三味而無度四役而無度五音而無度六素賢而事鬼神

六工 攻木之工七輪二輿三弓四廬五匠六車七梓 攻金之工六一築二冶三凡四錫五段六桃 攻皮之工五一函二鮑三鞞四鞣五裘

設色之工五一畫二績三鐘四簞五髹 刮摩之工五一玉二櫛三雕四矢五砮 搏埴之工二陶二旋 音依

六道 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六工 攻木之工七輪二輿三弓四廬五匠六車七梓 攻金之工六一築二冶三凡四錫五段六桃 攻皮之工五一函二鮑三鞞四鞣五裘

設色之工五一畫二績三鐘四簞五髹 刮摩之工五一玉二櫛三雕四矢五砮 搏埴之工二陶二旋 音依

六工 攻木之工七輪二輿三弓四廬五匠六車七梓 攻金之工六一築二冶三凡四錫五段六桃 攻皮之工五一函二鮑三鞞四鞣五裘

設色之工五一畫二績三鐘四簞五髹 刮摩之工五一玉二櫛三雕四矢五砮 搏埴之工二陶二旋 音依

六工 攻木之工七輪二輿三弓四廬五匠六車七梓 攻金之工六一築二冶三凡四錫五段六桃 攻皮之工五一函二鮑三鞞四鞣五裘

設色之工五一畫二績三鐘四簞五髹 刮摩之工五一玉二櫛三雕四矢五砮 搏埴之工二陶二旋 音依

六工 攻木之工七輪二輿三弓四廬五匠六車七梓 攻金之工六一築二冶三凡四錫五段六桃 攻皮之工五一函二鮑三鞞四鞣五裘

設色之工五一畫二績三鐘四簞五髹 刮摩之工五一玉二櫛三雕四矢五砮 搏埴之工二陶二旋 音依

六工 攻木之工七輪二輿三弓四廬五匠六車七梓 攻金之工六一築二冶三凡四錫五段六桃 攻皮之工五一函二鮑三鞞四鞣五裘

設色之工五一畫二績三鐘四簞五髹 刮摩之工五一玉二櫛三雕四矢五砮 搏埴之工二陶二旋 音依

七數

七政 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于天有遲有速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七稽疑 日雨日霽日蒙日暉日克此卜兆也日貞日噬此占卦也

七廟 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故曰七世之廟

七夕 七月七夕牽牛織女相會淮南子云七夕烏鵲橫河成橋渡織女荆楚記云七夕婦人以綵絲穿樓穿七孔針又唐宮中是夕宮女以五色線穿九孔針過者為得巧

七德 楚子曰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

竹林七賢 晉嵇康 山濤 何秀 劉伶 阮籍 阮咸 王戎 號竹林七賢

七畧 劉歆總羣書而奏七畧曰六藝畧諸子畧諸賦畧兵畧畧術畧畧方技畧

七情 喜怒哀樂愛惡欲是為七情

七絃 琴乃伏羲作本有五絃以象五行曰宮曰商曰角曰徵曰羽後文武加二絃文絃少宮武絃少商共成

七書 武經七書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李衛公尉繚子 六韜 孫子 三畧

七國 齊 楚 燕 韓 趙 魏 秦

七碗 盧仝茶歌云一碗咽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生平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但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七星 北斗凡七星第一生帝為樞精第六第七名出步星第四名樞第五衡開陽搖光六六七名 出步

七歌 天

七歌 天

七歌 天

七歌 天

七歌 天

七歌 天

七志 王儉撰述七志一經典志二諸子志三文苑志四軍書志五陰陽志六術苑志七圖譜志

七錄 阮孝緒集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四文集錄五伎術錄六錄七道錄

七法 一則二象三法四化五決塞六心術七計數

七戒 一差錯不貫串二直致不宛轉三妄誕不切實四誇靡不典重五踳蕪不新穎六穢濁不清新

七貴 呂霍上官傑趙丁傳王稱為漢庭七貴

七德 唐太宗功成製七德舞

七子 曹植劉楨王粲徐幹阮瑀應璩號鄴中七子

七襄 終日七襄本大東織女從旦至暮七辰每辰一移也

記事珠 卷之六 季 專園

七聖材 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開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 出報恩經

七縱七擒 諸葛亮將孟獲縱使更七戰而七擒之獲曰天威也南人不復及矣

七出 婦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辟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

七業 晉劉殷七子五子授五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成 見晉書

漢七制 高帝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光帝

七科 武帝役民有七科之誦有罪無命贅墾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

七步詩 曹子建七步成詩云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建安七子 王粲 孔融 徐禎 劉幹 阮瑀 陳琳 應瑒

七策 胡寅上七策一說和議二去虛文三立國紀四強兵革五刑刑憲六置行台七任賢才

封禪七失 光武按河圖文行封禪胡致曰不法三代而法武帝一失也識文九世封禪則孝友

之世乃自綴于元帝而削去成哀三失也王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

也前年拒羣臣謂百姓怨氣滿腹豈有三十民怨後兩載即散洽四失也勅成都有

上壽稱美者必髡今詔墨未乾令梁松等論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降廟主歸

閭窳六失也即位謂終身不改元今又改之七失也

內修七教 孔子語曾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節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

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忍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

勞 肺下七鬼 其名尸狗伏尸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辟臭

記事珠 卷之六 季 專園

七哀 曹子建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

枚乘七發 賞獵觀濤 珍饈 駿馬 樂遊 較射

傅武仲七激 妙音 美食 駿馬 觀獵 宴遊

張平子七辨 宮室 滋味 音樂 女色 輿服

魏曹植七啟 神仙 功業 觀獵 宮觀 聲色

陸機七徵 珍饈 遊俠 訪求隱逸 觀獵 聲色

任賢 本少一段 聲音 姬妾 遊觀

港方生七歡 宮室 田獵 遊覽 聲音 燕飲

征伐 修鍊

八數

八卦 伏義先天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文王後天卦

隔八相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 三分林鐘益

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 三分姑洗損

三分夾鍾損一下生太呂 三分太呂益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夷則 三分夷則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 三分無射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黃鐘 三分黃鐘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 三分無射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黃鐘 三分黃鐘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 三分無射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黃鐘 三分黃鐘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 三分無射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黃鐘 三分黃鐘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 三分無射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黃鐘 三分黃鐘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 三分無射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黃鐘 三分黃鐘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 三分無射損

三分夾鍾益一上生黃鐘 三分黃鐘損

入座 後漢有六曹書令僕二人謂之八座

魏凡五尚書二僕書令僕二人謂之八座

八龍

漢河叔博學有高行桓帝朝出補朗陵侯生子

俱有才時 號八龍

八索九丘 入索以象八卦九丘以紀九州左傳左史

倚相能讀八索九丘之書

八誥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

方入篇雖所誥不同大約以人心不服而作也

八碑 德宗時學士視日影及五碑為入直之侯李程

性懶日過入花碑乃入時號八碑學士

八珍 龍肝鳳髓兔胎熊掌鸚鵡蹄狸唇鱈魚尾

八陣 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 出風后握奇經後孔

明八陣圖本此

八體 秦焚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

史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主作也

八日刻符四日摹印五日至書六日署書七日發

書八日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

八分書 佩觿集云八分篆法二分隸文又云勢如八

隸隴萌折情之來也汪洋莫行情之沛也連頤

給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揀練揣摩

思之約也頤頤鬚貫運之齊也混沌純粹質之

檢也明雋讀員詞之藻也

八達 光逸渡江適胡輔之與謝鮑阮咸畢卓羊曼桓

髡阮字散髮酣飲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

必我逸也呼入與飲累日人謂之八達

八詠 沈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題八詠于立暢

樓時號絕唱遂更其名為八詠樓 出金華志

八彩 春秋元命苞曰堯看八彩舜目重瞳 又家語

八珍 淳煮淳母炮豚炮牲擣珍清熬肝膏也 淳音

諱煮淳母炮豚炮牲擣珍清熬肝膏也 淳音

諱煮淳母炮豚炮牲擣珍清熬肝膏也 淳音

諱煮淳母炮豚炮牲擣珍清熬肝膏也 淳音

諱煮淳母炮豚炮牲擣珍清熬肝膏也 淳音

諱煮淳母炮豚炮牲擣珍清熬肝膏也 淳音

記事珠

卷之六

垂

垂

八元八愷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伯堪叔季仲雍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賡數禱戲太臨龍降庭擊

仲容叔達謂之八愷

入政 一日食二日貨三日祀四日司空五日司徒六

日司寇七日賓八日師

入節 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入風 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風至夏至

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闐闐風至立冬不

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

入水 蔣山乏水山龍為之門一沼名八功德水一清

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儘八濁河 出

記事珠

卷之六

垂

垂

八分書 佩觿集云八分篆法二分隸文又云勢如八

隸隴萌折情之來也汪洋莫行情之沛也連頤

給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揀練揣摩

思之約也頤頤鬚貫運之齊也混沌純粹質之

檢也明雋讀員詞之藻也

八達 光逸渡江適胡輔之與謝鮑阮咸畢卓羊曼桓

髡阮字散髮酣飲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

必我逸也呼入與飲累日人謂之八達

八詠 沈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題八詠于立暢

樓時號絕唱遂更其名為八詠樓 出金華志

八彩 春秋元命苞曰堯看八彩舜目重瞳 又家語

八珍 淳煮淳母炮豚炮牲擣珍清熬肝膏也 淳音

八總 五戸八窗明堂之制 出冬官制

八愚 柳子厚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愚溪 愚丘 愚溝 愚水 愚池 愚亭 愚島 及柳子

八材 天官太宰節化八材謂珠象玉石木金革羽

八還 佛告阿難吾今還本所因處明還日輪暗還黑 月還還戸牖墜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贊 伴還塵清明霽諸世間所有不出斯類 出楞嚴經

飲中八仙 賀知章李璣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 旭焦遂 出杜甫飲中八仙歌

八槍 槍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共八八六十四人也 諸侯六六為行大夫四四為行 出白虎通

八行取士 宋徽宗立八行取士利謂孝友嫺睦任恤 忠和有此八行即免試補太學上舍

八又 溫庭筠工賦每入試凡八又手而入韻成 出瓊言

記事 卷之六 書 剪閱

八書 司馬遷史記有八書禮書樂書平準書河渠書 詩 禪書律書曆書天官書

八字碑 蔡邕題曹娥碑云黃絹幼婦外孫翁白曹操 問楊修修曰黃絹色系也幼婦少女也外孫 女子也蓋白受辛 也當是絕妙好辭

八山 申公言天下名山有八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五山謂華山首山泰山太室東萊也 出史記

八法 太宰以入法治官府一日官屬二日官職三日 官聯四日官常五日官成六日官法七日官刑 八日 官計

八則 太宰以入則治都鄙一日祭祀二日法則三月 廢置四日祿位五日賦貢六日禮俗七日刑賞 八日 田役

八柄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日爵二日祿三日予四 日置五日生六日奪七日廢八日誅

八統 入統以馭萬民一日親親二日敬故三日進賢 四日使能五日保庸六日尊貴七日達吏八日 禮 實

八職 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入職一日正二日 師三日司四日旅五日府六日史七口胥八日 徒

八成 以八成經邦治一日聽政役以比居二日聽斷 田以簡稽三日聽閭里以版圖四日聽稱責以 傳別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六日聽取予以書契 七日聽買賣以質劑八日聽出入以要會

八刑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日不孝之刑二日不睦之 刑三日不姻之刑四日不弟之刑五日不任之 刑六日不恤之刑七日造言之刑八日亂民之 刑

八命 以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一日征二日象 三日與四日謀五日果六日至七日雨八日慶

八辟 以八辟議邦法一日議親之辟二日議故之辟 三日議賢之辟四日議能之辟五日議功之辟 六日議貴之辟七日議勤之辟 勤之辟八日議實之辟

八矢 枉矢禁矢殺矢鏃矢增矢第矢恒矢庫矢

八成 一日邦治二日邦賊三日邦謀四日犯邦令五 日播邦令六日為邦盜七日為邦朋八日為邦 誣

八蜡 天子大蜡八一先蠶二司農三農四郵五獮虎 六坊七水庸八昆蟲 蜡始于伊耆氏

八十一鱗 龍鱗八十有一具九九之數陽之極也經 鱗三十有六具六六之數陰之極也 見廣雅

八可戰 一疾風大寒早興痛迂剝水濟水不憚艱難 二盛夏炎熱晏興無問行馳飢渴務于取遠

三師既遠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
四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
五徒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際不至
六道遠日暮士卒勞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七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八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入事 呂夷簡上八事一正朝廷二塞邪徑三禁賄賂
四辨佞壬五絕女謁六疎近習七節冗費八罷
役

八俊八顧八及八厨 靈帝時李膺等以黨人被廢更
相標榜以李膺荀彧杜密王暢

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以
郭泰范滂尹勳尹肅宗慈夏馥
秦衍羊陟為八顧以張儉崔超
岑旺范康劉表陳翔孔昱信
為八及以張尚張邈王吉劉

胡毋班秦周蒼向王章為八厨

入駿 魏王乘八駿馬一驥駟二騾駟三赤驥四白

五號渠六黃輪七盜驪八山 見廣記 又
拾遺記云一絕地二翻羽三奔宵四越影五踰
輝六超光七騰霧八挾翼

卷之六

美

專

九數

九州 禹治水分天下為九州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

九官 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

九疇 禹敘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

九族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見宗族國又書疏云高

九德 敬授而較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三德

九河 日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

九成 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循周禮所謂九變也

九天 天有九野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

九春 陽數成于三故一時三月陽數極于九故三月

九地 一沙泥二澤地三泄崖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

九江 江至潯陽分為九道一白鳥江二蚌江三烏土

九江 江四嘉慶江五映江六浮江七廩江八揚江九

九州 州楊子江在潤州吳江在蘇州楚江在江州

卷之六

美

專

江在潭州漢江在

九爵

荆南江在洪州
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
三日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
五日開國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六曰開國縣侯食邑一千戶
七日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
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

九流

曰儒曰法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

九府

曰農曰工曰商曰學曰師曰醫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
太公望立九府圖法九府掌財幣之官圖即錢
也圖一寸而重九兩太府王府內府外府京
府天府職內
職金職幣
商領式于九圍即九州也

九圍

商領式于九圍即九州也

九守

一主位二主明三主聽四主賞五主問六主因
七主則八主參九督名 見管子

九事珠

卷之六

受

專圖

九惠

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
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九鼎

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爲九鼎象九州王者與
則出衰則去

九標

蕭瑀陳上達于龍昌寺看李花相與論李有九
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夜月宜綠鬢宜泛酒

九仞

爲山九仞注云七尺曰仞

九曲

黃河九曲 又武夷九曲一曲慢亭峯二曲玉
女峯三曲仙機岩四曲金雞岩五曲鐵笛亭六
曲仙掌峯七曲石唐寺八曲鼓樓岩九曲新村

九娘

清明日人家貼清明娘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
可遠致蚤之類 出熙朝樂事

九阜

易錫鳴於九阜

九錫 一與馬二衣服三樂四朱戶五納陸六虎黃七
弓矢八鈇鉞九旌

九旒 天子之冕朱絲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者也

九泉 一名九京一名九幽

九思 參論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

九首 周禮大祝辨九拜曰稽曰頓曰空曰吉日
奇曰褒曰肅曰振動今人書九首本此

九準 立意 鍊句 琢對 寫景 寫意 書事
用事 下字 押韻

香山九老 白樂天與胡杲吉旼張渾劉真鄭據盧真
狄兼謙謨盧直作九老會時人慕之繪香
山九老圖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進一十六三倍作五 七歸七一下加三七五
逢七進一十七四五五逢七進一十七下加六
十五逢七進一十七五七五逢七進一十七四
七進一十七五七十一逢七進一十七二下加
六逢二七進二十除一未歸 八歸八一下加
二八四添作五八三下加六逢八進一十八二
下加四逢八進一十八一下加二逢八進一十
八七八十六逢八進一十八六七十四逢八進
一十八六十二九歸九一下加一九三下
加三九六下加六九六下加六逢九進一十九
三下加三逢九進一十九一下加一逢九進一
十

九章 九章算法周公所作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方程盈不足旁要及日九數
又扁原作離騷有九章篇

九轉 八瓊 黃庭經九轉八瓊丹九轉者謂丹成九轉
也八瓊者一朱砂二雄黃三空青四硫磺
五雲母六戎鹽七硝石八礬黃也

九容 足容重手容恭日容端口容正頭容直聲容靜
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出禮記玉藻
九夷 映夷 于夷 方夷 黃夷 白夷 赤夷
元夷 風夷 陽夷 出東夷傳

九畿 夏官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王畿之外有侯
畿甸畿男畿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
鐘師奏九夏一王夏二肆夏三詔夏四納夏五
章夏六齊夏七族夏八諫夏九騶夏
九穀 禮天官云三農生九穀 謂黍稷稻粱麻大小
豆大小麥也

九曲 珠 有得九曲明珠不能穿孔子教以塗脂子線
使蟻通之 出坡注

九就 象冕上公纁玉九章鷩冕侯伯纁玉七就毳冕
子男五就玄冕諸侯之纁二就再命大夫再就

一命大夫一就 就成也出五冕圖

九棘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之九棘孤卿位焉 植
棘者取其心赤而外刺也

九日 九月九日並陽數故謂之重陽漢武帝宮人賈
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糕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費長房謂汝南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難
可囊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酒以消之景如其
言是夕還家雞犬皆死長房日代之矣今人登
高本也

九穗 永和元年麥一莖九穗 出雀鴻前梁錄

九畹 楚詞云既茲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畹

九尾 狐 白虎通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 又吳越春
秋禹娶塗山有白狐九尾之應

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右良馬九匹一浮雲二赤霄三
絕羣四逸驃五紫燕六騶騏七聰龍八騏驎九
絕塵 見西京雜記

九職 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圉圃毓草
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牧養蕃鳥獸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日
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
無常職轉 移執事

九賦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鄰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
六曰邦甸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九曰幣餘之賦

九式 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
三曰養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享之式
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領之式
九曰好用之式

九貢 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
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

記事珠 卷之六 專圖

日旂貢九日物貢

九兩 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日牧以地得民二日長以

得民三日師以賢得民四日儒以道得民五日

祭 祭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一日巫更二日巫咸三

九日巫環

九祭 一日命祭二日衍祭三日炮祭四日周祭五日

九伐 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馮弱犯寡則青之賊賢

九儀 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

記事珠 卷之六

九邊 七命賜國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又名九命

一遼東鎮三面頰夷一而阻海特山海關一路

古北口至山海關謂之內邊 三宣府鎮東距

黑水南距紫荆關西據積兒嶺北據西高山有

八驛 四大同鎮古雲中郡東至積兒嶺西至

平虜城分東西三路 五三關鎮有偏頭西至

武雁門三關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與直定

唇齒 六榆林鎮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

巨一千二百餘里橫截河去之口七寧夏鎮東

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拓跋魏都

于此 入甘肅鎮即漢河西四郡蘭州即漢金

城郡涼州即漢武威郡甘州即漢張掖郡肅州

即漢酒泉郡張騫所謂斷匈奴左臂者也 九

九年之學 一年離經辨志三年敬業樂羣五年博習

親師七年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

九地 用兵之地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

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九道 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道也

九山 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大行羊腸孟門

九塞 太汾灑阨荆阮方城穀坂井陘令疲句注居庸

九禮 冠婚祭朝宗軍賓學

九品官人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一品至五品並

九如 祝壽者多用九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

之壽如松柏之茂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

兵有九章 一舉日章則晝行二舉月章則夜行三舉

龍章則行水四舉虎章則行林五舉鳥章

則行城六舉蛇章則行澤七舉麟章則行

陸八舉象章則行山九舉韉章則載食而

行 韉韜也

龍有九子 龍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跡是也二

日蒲牟形似龍而小性好呼呢今鐘上紐

是也四曰靈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

門五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夔頭

性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曰饕餮性好殺故

立于刀環八曰金狴形似獅性好烟火故

立于香爐九日椒圖形似蝶蚌性好開故

文九品

正一品榮祿大夫從一品榮祿大夫正二品

資善大夫從二品中奉大夫正三品加議大

武九品

正一品榮祿大夫從一品榮祿大夫正二品

驃騎將軍從二品鎮國將軍正三品昭勇將

記事珠

卷之六

禽

文九品服色

一白鶴與錦雞三四孔雀雲雁紫五

武九品服色

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象一二繡獅子

九重

天子之門有九重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阜

京師九門

詩云要識京都九座分正陽宣武及崇文

九曜

太陰 太乙 紫炁 金星 木星

九霄

神霄 青霄 碧霄 丹霄 玉霄 振霄

九華山

青陽縣有山峯巒層其數九始號九子山

九竅

左耳 右耳 左目 右目 口 左鼻

九法

註曰均守平則 制軍詰禁 施貢分職 備禱郊

九變

一變天淵 二變天神 三變天神 四變天

九氣

小寒大寒 雨水驚蟄 清明穀雨 小滿芒

記事珠

卷之六

禽

文九品服色

品白鵬惟一様六七鷺鷥鴻雁宜入九

武九品服色

門專執法特加獅豸進羣象

九重

天子之門有九重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阜

京師九門

詩云要識京都九座分正陽宣武及崇文

九曜

太陰 太乙 紫炁 金星 木星

九霄

神霄 青霄 碧霄 丹霄 玉霄 振霄

九華山

青陽縣有山峯巒層其數九始號九子山

十數

十千 一日開運二日旃蒙三日柔兆四日壺困五日

十日 著雍六日屠維七日上章八日重光九日玄默

十日 辛壬癸是也 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各日羲和是生

十日 射十日常浴日于甘泉 見山海經 又黃帝常

十形 龍有龜龍體麟鳳貌弓弩勢斗升象張舒形塞

十王 一殿秦廣王 二殿楚江王 三殿宋帝王

十洲 海中十洲 瀛洲 玄洲 長洲 流洲

十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

十亂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榮公

十大洞天 玉屏山委羽山西城山西玄山青城山天

十世 命為一世 魯論子張問十世 又王者受

十行 漢武帝御極手詔賜藩國皆一札十行綱書

記事珠

卷之六

套

身聞

十等人 申無字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大臣大夫大夫

十悟 或釣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紱

十盜 計之不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

十友 會瑞伯十友蘭日芳友梅日清友臘梅日奇友

十離 薛書記醉伴元相公出幕作十離詩以獻

十哲 立宗令兩京置太王廟選古名將以備十哲

十身 葛亮 李勣 范蠡 自身眾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身團覺身菩

十數 魯大野齊海隅趙鉅鹿燕昭餘所 出爾雅

十驥 唐太宗取回絕十驥 咬雪驄 飛霞驄 翔

古琴十操 水仙仙牙作 猗蘭龜山孔子作 越裳

十日 堯得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仰射中九為昔

記事珠

卷之六

套

身聞

十旬 正月十旬一日鷄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

十翼 孔子作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下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十里長亭 六帖云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謂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李綱十議 建炎元年李綱辭相帝不允綱上十事賜之施行乃敢受命一日議借逆是日議僞命

十恩 太宗時魏徵上疏云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時

十漸 魏徵見上志漸不克終上既曰初清靜寡欲

十事 程明道上十事一師傳二六官三經界四鄉黨

十惡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

十命 劉峻論所謂命者成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十過 一日小忠二日小利三日行僻四日好音五日貪復六日飛女樂七日離內遠遊八日過不聽

十輝 賦殿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一日殿二日象三日鑄四日監五日閹六日晉七日孺八日敘九日臍十日

十想 曰想

十漸 魏徵見上志漸不克終上既曰初清靜寡欲

十事 程明道上十事一師傳二六官三經界四鄉黨

十惡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

十命 劉峻論所謂命者成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十過 一日小忠二日小利三日行僻四日好音五日貪復六日飛女樂七日離內遠遊八日過不聽

十輝 賦殿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一日殿二日象三日鑄四日監五日閹六日晉七日孺八日敘九日臍十日

十想 曰想

記事珠

卷之六

矣

矣

諫九日內不量力十日 國小無禮 韓非子

大曆十才子 盧綸 錢起 韓翃 吉中孚 苗發 崔峒 耿諱 偕 夏侯審 李端 司空曙

配享孔廟十人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十科取士 司馬光論行義純固 節操端方 智勇過人 公正聰明 經術精通 學問該博 文章典麗 盡公得實 長于財賦

十事 程明道上十事一師傳二六官三經界四鄉黨五貢士六兵食七民役八四民九山澤十

十惡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

不義十 內亂

十月胎形 一月如露珠 二月如桃花 三月分男 四月形象具 五月筋骨成 六月

漢麒麟閣十一人 博陸侯姓霍圖形不稱名 張安世 韓增 趙充國 魏相 梁丘賀

明配享十二人 徐達 常遇春 李文忠 鄧愈 沐英 湯和 趙德勝 胡大海 張德勝 桑世傑 耿再成 俞通

十二支 一日困執六日赤奮若三日提提格四日單 闕五日執徐六日大荒落七日敦牂八日協 洽九日涪濞十日作噩十一日闕茂十二日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記事珠

卷之六

矣

矣

未申酉戌亥是也 闕音越 祥音莊 滯音

十二節 伶倫截竹為十二節以聽鳳凰鳴雄鳴六雌

十二鐘 榮援鑄十二鐘協月節每月氣至則度管灰

十二州 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

十二章 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也六者繪

十二時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二荒政 一日散刑二日薄征三日緩刑四日弛役

記事珠 九日蕃樂十日多昏十一日索鬼神十二

十二牧 牧長也凡十二州每州各建一牧書云咨十

十二峯 巫山之上凡有十二峯 望霞 翠屏 朝

十二容 張敏叔十二容牡丹貴客芍藥近客蘭陶容

十二金釵 白詩鐘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贈牛僧儒

十二闌干 管子曰古者封禪者七十二家而夷孟

封禪十二家 所記者十有二家無懷氏封泰山

云

云

云

云

云處義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

十二瑤臺 崑崙山瑤臺十二第九層有芝田芸圃

十二因緣 觸受愛取 有生老死 憂悲苦惱

十二樓 漢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

十二州分野 角九氏三星屬兗房心二星屬豫尼其

十二幅被 孟宗少遊學其母作十二幅被披賢士兵

記事珠 卷之六 主 勇圖

十二教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日以祀禮教敬二日

十二職 須職事十二以登萬民一日稼穡二日樹藝

春秋十二公 宣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春秋十二國 魯齊燕蔡曹陳 衛宋晉楚鄭秦

十二分野 壽星屬鄭 大火屬宋 星紀屬吳越

析木屬燕 玄枵屬齊 詎訾屬衛

星紀屬吳越

星紀屬吳越

星紀屬吳越

星紀屬吳越

星紀屬吳越

星紀屬吳越

大梁屬趙 降婁屬晉 賓沅屬晉
鶉首屬秦 鶉火屬周 鶉尾屬楚

唐律十二篇 一日名例二日衛禁三日職制四日戶
婚五日廩庫六日擅興七日盜賊八日
關訟九日詐僞十日雜律十一日捕囚
十二日斷獄

十二金人 始皇并天下銷天下鋒鏑鑄為金人十二
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事一屯田致穀三
據肥饒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奇兵五
令士卒修河湟漕谷六閉駁繕治郵亭
七不出兵八無經遠阻九不損重威十
無驚動罕開十一治湟中橋十二息徭
役

屯田十二便 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事一屯田致穀三
據肥饒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奇兵五
令士卒修河湟漕谷六閉駁繕治郵亭
七不出兵八無經遠阻九不損重威十
無驚動罕開十一治湟中橋十二息徭
役

太平十二策 手太陽經屬肺足太陽經屬脾手少陰經屬
心足少陰經屬腎手厥陰經屬心包絡足厥
陰經屬肝手太陽經屬小腸足太陽經屬
膀胱手少陽經屬三焦足少陽經屬胆手陽明
經屬大腸足陽明經屬胃
厥者盡也

太平十二策

十二脉 手太陽經屬肺足太陽經屬脾手少陰經屬
心足少陰經屬腎手厥陰經屬心包絡足厥
陰經屬肝手太陽經屬小腸足太陽經屬
膀胱手少陽經屬三焦足少陽經屬胆手陽明
經屬大腸足陽明經屬胃
厥者盡也

記事珠

卷之六

七

專

十二卦名 正月泰 二月大壯 三月夬 四月乾
五月姤 六月遯 七月否 八月觀
九月剝 十月坤 十一月復 十二月臨

十二材 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
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統備三公之
任也三材而徵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
之任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任也伎倆之材司
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
國史之任也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
材將帥之任也

見人物論
周易 毛詩 尚書 春秋 禮記 樂記
周衰樂亡而六經得其所 後分周禮儀

十三 周易 毛詩 尚書 春秋 禮記 樂記
周衰樂亡而六經得其所 後分周禮儀

禮戴記而三之是為七經 又于七經之外
益以孝經論語是為九經 又分春秋為三
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是為十經 又于
六經之外加以六緯是為十二經 又合周
易詩書三禮三傳孝經論語而益以孟子爾
雅是為十三經

十三徽 一徽名太簇正月律角音二徽名夾鐘二月
律角音三徽名姑洗三月律宮音四徽名仲
呂四月律徵音五徽名蕤賓五月律徵音六
徽名林鐘六月律宮音七徽名夷則七月律
商音八徽名南呂八月律羽音九徽名黃鐘
十月律羽音十一徽名大呂十二月律宮音
律羽音十三徽名太呂十二月律宮音

十三耆英 宋元豐文潞公彥博與富弼席汝言王尚
恭趙南正劉幾馮行已楚建中王慎言
問張燾王拱辰司馬光十三人為耆英會
問人鄭真繪之

十三耆英

明律十三卷 明律因唐採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
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
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撥唐律以補
遺一百二十二條共六百有六分為十
三卷

記事珠

卷之六

七

專

十四書法 伏義有龍書 神農有穗書 軒轅氏有
垂露書 太昊氏有鸞書 帝堯有龜書
夏后有鐘鼎書 宣王時史籀作大篆
始皇時李斯作小篆 程邈作隸書 王
次仲作八分書 鍾繇作楷書 劉德升
作行書 史游作草書 蔡邕作飛白書

十五道 唐玄宗分天下為十五道京畿都畿關內河
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
淮南江南東道江
南西道黔中嶺南
南道黔中嶺南

十五國風 周召邶鄘衛 鄭齊魏唐秦 陳曹魯
楚

十五國風 周召邶鄘衛 鄭齊魏唐秦 陳曹魯
楚

唐兵十六衛

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金吾左右領軍左右監門左右千門左右右衛至領軍皆掌宮禁宿衛金吾掌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十八學士

唐李世民間館延文學之士十八人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通玄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易簡于志寧蘇世長薛牧

十八姨

天寶中崔元徽月夜見青衣女伴曰苑中每被惡風相撲常求封家十八姨相庇煩處士作一朱幡立苑崔如其言後植東風大作折木飛花而苑中花獨無恙

十八娘

三氏女行十八好荔枝故人呼荔枝為十八娘

十八香

王十朋植十八香于園中異香吐丹溫香芍藥國香蘭天香桂暗香梅冷香菊韻香茶蘼妙香薝蔔雪香梨細香竹嘉香海棠清香蓮梵香茉莉南香含笑奇香臘梅寒香水仙柔香丁香瑞香

十八地獄

吊筋獄幽枉獄火坑獄鄴都獄拔舌獄剝皮獄磨挨獄雜搗獄車崩獄寒水獄脫壳獄抽腸獄油窩獄黑脂獄刀山獄血池獄阿鼻獄秤杆獄

十八侯

漢定元勳十八侯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鄼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汲薛欽周昌丁復壘達而張良陳平不與焉

新法十八條

王安石新法一青苗二均輸三市易四保馬五方田六免役七免行八更戍九

卷之六

吉

專

十八羅漢

木利十農田十一醫法十二手實十三試刑科十四新義十五更定科舉十六策武舉十七太學三舍十八保甲

記事殊

十五位鷲峯山中阿迦多尊者十六位持軸山中注茶半吒迦尊者十七位執獅子國勝軍王都難提密多羅唐言度友尊者十八位南天竺國摩利支山應供寶頭陀尊者

三國名臣二十人

諸葛亮龐統蔣琬黃權以上蜀人周瑜魯肅諸葛瑾張昭陸遜顧雍虞翻以上吳人荀彧荀攸夏候玄袁煥徐逸陳羣崔琰王徑陳泰以上魏人

二十一史

漢書三國志晉書宋史齊史梁史陳史後魏後唐後晉後漢書唐書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宋史遼史金史元史

二十四風信

始梅花終棟花凡二十四番花信風出歲時記

卷之六

圭

專

二十四孝

虞舜耕田 漢文膏藥 曾參心痛
 仲由負米 董永賣身 刺子供乳
 陸績懷橘 唐氏乳姑 吳猛飽蚊
 王祥臥冰 江革行備 郭巨埋兒
 楊香打虎 壽昌棄官 黔婁背糞
 黃香扇枕 王哀泣墓 姜詩躍鯉
 蔡子琢衣 閔損單衣 蔡順拾椹
 丁蘭刻木 孟宗哭竹 延堅滌硯
 長孫無忌 元王孝恭 杜如晦

唐凌烟閣二十四人

蕭瑀 尉遲敬德 房玄亮
 裴叔寶 李績 程知節 劉弘基 屈突通 張公謹 劉世南 高士廉 張亮 李敬德 劉政 柴紹 殷開 段志玄 侯君集 出太宗絕 薛平 宋景靈宮配享二十四人 石熙載 潘美 李筠

記事珠

卷之六

主

二十五終

瑟也昔庖義氏作瑟凡三十六絃以修身
 理性又史記云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
 不止故破其瑟
 為二十五終

二十七最

近侍之最 選司之最 考校之最
 禮官之最 樂官之最 判事之最
 宿衛之最 督領之最 法官之最
 校正之最 宣統之最 學官之最
 將軍之最 政法之最 文吏之最
 糾正之最 監守之最

役使之最 屯官之最 倉庫之最
 屠官之最 方術之最 關津之最
 市司之最 牧官之最 鎮防之最

二十八宿

角亢氏房心尾箕 斗牛女虛危室壁
 奎婁胃昂畢膚紫 井鬼柳星張翼轸
 二十八字媒 趙德麟細君王氏常作一絕云曉雲帶
 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德麟因此
 遂娶之入以為二十八字媒
 出王孟方詩話

二十八將

漢光武圖中典功臣二十八人于雲臺
 張禹 馬成 吳漢 王柔 賈復
 陳俊 耿弇 杜茂 寇恂 傅俊
 岑彭 堅鐔 馮異 三木 宋倫
 任光 祭遵 李忠 景丹 馬援
 蓋延 鄧錡 姚期 劉隆 後又三以王常李
 通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拔犀角
 親不與焉

記事珠

卷之六

主

三十乘

音張華好聚書常徙居載書三十乘
 郇模三十字 唐代宗時晉州男子獻三十字一字為
 一事

三十夜月數

初一 月光三刻三分 十一 月光三十五刻三分
 初二 月光六刻六分 十二 月光三十八刻六分
 初三 月光九刻九分 十三 月光四十一刻
 初四 月光十二刻十二分 十四 月光四十四刻
 初五 月光十六刻 十五 月光四十八刻
 月體大四分

初六 月光十九刻三分

批

初七 月體四十分十八批

月光四十四刻十

初八 月體五十分三十六批

二分 月體六十

初九 月體六分十四批

一分十二批

初十 月體六分十四批

月光四十八刻

初十一 月體七分三十六批

月體十二分四刻

初十二 月體八分四十八批

月體十三分八刻

初十三 月體九分三十六批

月體十四分

初十四 月體十分四十八批

月體十五分

初十五 月體十一分三十六批

月體十六分

初十六 月體十二分四十八批

月體十七分

初十七 月體十三分三十六批

月體十八分

初十八 月體十四分四十八批

月體十九分

初十九 月體十五分三十六批

月體二十分

初二十 月體十六分四十八批

月體二十一分

初二十一 月體十七分三十六批

月體二十二分

初二十二 月體十八分四十八批

月體二十三分

初二十三 月體十九分三十六批

月體二十四分

初二十四 月體二十分四十八批

月體二十五分

初二十五 月體二十一分三十六批

月體二十六分

初二十六 月體二十二分四十八批

月體二十七分

記事珠

卷之六

庚

專

漢黨錮三十五人

竇武

陳蕃

劉淑

李膺

荀昱

杜密

王暢

劉祐

魏朗

趙典

朱寓

郭泰

范滂

尹勳

巴肅

宗元

夏馥

秦衍

羊陟

張舉

翟超

岑旺

范康

劉表

陳翔

孔昱

檀敷

度尚

張邈

王孝

劉儒

胡毋班

秦周

蕃尚

王章

三十六郡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一內史二北地三隴西四上郡五九原六三州七碭郡八魏

川九南陽十邯鄲十一上谷十二鉅鹿十

三漁陽十四右北平十五遼東十六涿郡

十七上黨十八太原十九代郡二十西河

二十一雲中二十二東郡二十三魯郡二

十四薛郡二十五瑯琊二十六泗水二十

七漢中二十八巴郡二十九蜀郡三十會

稽三十一南郡三十

三十六洞天

一霍童山各霍林之天二泰山名蓬玄

太空之天三衡山名朱陵太虛之天四

華山名太極終始之天五恒山名太乙

總玄之天六嵩山名上帝司真之天七

記事珠

卷之六

庚

專

義嶺山名虛靈太叔之天八廬山名仙

雲三真之天九四明山名丹山赤水之

天十陽明山名極玄之天十一太白山

名真德之天十二兩山名天寶極真之

天十三太為山名好生玄上之天十四

清山名天柱司玄之天十五鬼谷山名

太玄司真之天十六武夷山名昇真元

化之天十七玉筍山名太秀法樂之天

十八華蓋山名蓉城太玉之天十九蓋

竹山名長耀寶元之天二十壽山名

玄寶之天二十一白石山名瑞芳長真

之天二十二勾湖山名玉馬寶圭之天

二十三九嶷山名南真太玄之天二十

四海陽山名洞隱靈觀之天二十五崑

山名洞真太玄之天二十六大酉山名

大酉華蓋之天二十七金庭山名金庭

崇華之天二十八麻姑山名昇真之天

二十九仙都山名玄都真仙之天三十

青田山名大窰之天三十一鐘山名朱

日太生之天三十二良常山名良常方

會之天三十三紫蓋山名紫蓋洞真之

天三十四天目山名太極玄蓋之天三

十五桃源山名白馬效光之天三十六

金華山名金華洞元之天

歲凡三十六兩十日小兩應天文也十

五 日太兩以斗運也 出春秋說

天魁星宗江 天罡星盧俊義 天機

星吳用 天開星公孫勝 天勇星關

勝 天雄星林冲 天猛星秦明 天

威星呼延灼 天英星花榮 天貴星

柴進 天富星李應 天滿星朱全

天孤星魯智深 天傷星武松 天立

星董平 天捷星張清 天暗星楊志

戴宗 天異星劉唐 天殺星李逵

天徽星史進 天究星穆弘 天退星

雷橫 天壽星李俊 天劍星阮小二
天平星張橫 天罪星阮小七 天牢星楊雄
天慧星石秀 天暴星解珍 天

三十八子

河陰石榴中有三十八子故名石榴爲三

五十五數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

京房六十律

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易辭

記事珠

卷之六

全

亥 遲內生盛變午 盛變生分否注
分否生解形申 解形生開時卯 開
時生開掩戌 閉掩生南中巳 南中
生丙盛子 丙盛生安度未 安度生
屈齊寅 屈齊生歸期酉 歸期生路
時辰 路時生未育亥 未育生離宮
子 離宮生凌陰丑 陵陰生去南中
去南生族嘉卯 族嘉生隣齊戌 隣
齊生內頁巳 內頁生分動子 分動
生歸嘉未 歸嘉生隨時寅 隨時生
未卯酉 未卯生形始辰 形始生遲
時亥 遲時生制時午 制時生少出
丑 少出生分積申 分積生爭南卯
爭南生期保戌 期保生勞應巳 勞
應生質未子 質未生否與未 否與
生形晉寅 形晉生惟汗酉 惟汗生
依行辰 依行生包育亥 包育生謙
待未 謙待生未知寅 未知生白呂

六十四卦

乾坤屯蒙需訟師 出性理
同人大有謙豫隨 比小畜兮履泰否

七十二賢

顏回字子淵 閔損字子騫 冉耕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宰我 端木賜字子貢 冉求字子有 仲由字子路

記事珠

卷之六

全

字子容 公皙哀字子沆 曾點字子皙
顏繇字季路 高瞿字子正 漆雕開字子若 公良儒字子正 秦商字子慈
司馬犁耕字子牛 巫馬期字子期 梁
鍾字子魚 琴牢字子張 冉儒字子魚
顏字子柳 伯虔字楷 公孫龍字子石
曹卹字子循 陳亢字子禽 叔仲會字子期 秦祖字子南 奚箴字子楷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石處字里之 薛邦字子從 懸置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
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魯字子聲 原桃字子藉 公肩字子
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
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榮 勾井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 邦選
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恒 申糾字子周

樂欣宇子聲 顏之僕宇子叔 孔弗宇
 子茂 漆雕俊宇子斂 懸成宇子橫
 顏相宇子衰 內有子二期二子從二子
 聲二子之二子思二子有外多一人再查
 見於論語者
 二十八人

七十二地煞

地魁星朱武 地煞星黃信 地勇星
 孫立 地傑星宣贊 地雄星郝思文
 地威星韓滔 地英星彭坤 地奇星蕭
 讓 地正星裴宣 地潤星鵬鵬 地
 單廷珪 地猛星魏定國 地文星蕭
 關星鄧飛 地強星燕順 地暗星楊
 林 地軸星凌振 地會星蔣敬 地
 佐星呂方 地佑星郭盛 地靈星
 道全 地獸星黃甫端 地微星王
 地慧星扈三娘 地暴星鮑旭 地
 星樊瑞 地狽星孔明 地狂星孔
 地飛星項充 地走星李袞 地巧星
 金大堅 地明星馬麟 地進星童
 地退星童猛 地滿星孟康 地遂星
 侯德 地周星陳達 地隱星楊春
 地異星鄭天壽 地地理星陶宗旺
 地俊星宋清 地樂星樂和 地捷星
 地旺星曹正 地得孫星宋萬 地
 地羈星曹永 地魔星宋萬 地妖星
 地遷星李忠 地空星周通 地孤星
 地僻星李忠 地空星周通 地孤星
 湯隆 地全星杜興 地短星周淵
 地角星鄒潤 地福星朱貴 地藏星
 朱富 地平星蔡福 地損星蔡慶
 地奴星李立 地察星李雲 地惡星
 焦挺 地醜星石勇 地數星孫新
 地陰星顧大嫂 地刑星張清 地壯
 星孫二娘 地劣星王定六 地德星
 地狗星段景住 見水滸傳

記事珠

卷之六

全

七十二候

正月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陟負水
二月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三月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四月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五月	靡草秀	蚯蚓出	王瓜生
六月	靡草化為螢	鳴始鳴	反舌無聲
七月	涼風至	蟋蟀居壁	鷹始擊
八月	鷹乃祭鳥	白露降	寒蟬鳴
九月	鴻雁來賓	雀入水化爲蛤	菊有黃華
十月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十一月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鶡鴠鳴
十二月	鶡鴠鳴	鶡鴠鳴	水始涸

七十二福地
 在台州東仙源在台州青嶼山在臨江軍丹
 赤木山在撫州君山在洞庭湖在蘇州在
 震州在真諸巖在福州在臨江軍丹
 桂州靈墟在天台山在洞庭湖在蘇州在
 峯在唐興縣若邪溪在會稽金庭山在
 剡縣清遠山浦在陽縣安山在交州馬
 嶺山在郴州鸞羊山在潯州洞真墟在
 長沙青玉壇在衡山洞靈源在南岳
 壇在南岳洞宮在長溪縣陶山在溫州

記事珠

卷之六

全

記事珠

卷之六

金

三皇井在溫州烟河山在衡州芹溪在
 建陽縣龍虎山在信州靈山在饒州泉
 水源在龍川金精山在虔州騰皂山在
 臨江軍始豐山在豐城道遠山在洪州
 東白源在洪州鉢池在楚山論山在潤
 州毛公壇在洞庭湖錫籠山在和州栢
 相山在台州平都山在忠州終羅山在
 武陵縣彭龍山在豐陽縣抱福山在連
 州大西山在弋州虎溪在江州元景山
 在都昌縣馬蹄山在饒州德山在武陵
 藍水在河中玉峯在河中天柱山在杭
 州商谷山在商州張公洞在常州湖魚
 洞在姚州白山中修山在河中司馬梅
 山在天台山網竹山在蜀西州甘山在
 黔中現山在溪山金城山在吉眼成雲
 山在江州北邨山在東都武當山在均
 州女几山在洛州山在東都武當山在
 在江州西仙源在官州南田山在東都

王瑯山在樂城縣
 抱障山在鎮州

黃鐘八十四聲

十月	黃鐘宮	黃鐘徵	黃鐘商	黃鐘羽
六月	林鐘宮	林鐘徵	林鐘商	林鐘羽
正月	太簇宮	太簇徵	太簇商	太簇羽
八月	南呂宮	南呂徵	南呂商	南呂羽
三月	姑洗宮	姑洗徵	姑洗商	姑洗羽
十月	應鐘宮	應鐘徵	應鐘商	應鐘羽
五月	蕤賓宮	蕤賓徵	蕤賓商	蕤賓羽

記事珠

卷之六

金

十二月	太呂宮	太呂徵	太呂商	太呂羽
七月	夷則宮	夷則徵	夷則商	夷則羽
二月	夾鐘宮	夾鐘徵	夾鐘商	夾鐘羽
九月	無射宮	無射徵	無射商	無射羽
四月	仲呂宮	仲呂徵	仲呂商	仲呂羽

百千萬數

百刻 一日十二時凡百刻今定為九十六刻

百姓 書疏云百姓畿內民庶也後有百家姓

百畝 井田之法一井凡九百畝每一夫授田百畝

百子帳 捲柳為圍以相連鎖百張百闔故以百子名

百乘千乘 後世書百子兒于帳上亦取其意耳

一府 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是為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是為

千乘之國

一百六十二府 北直入府 盛京一府 江南一十

四府 山東六府 山西五府 陝西一十

府 江西十三府 湖廣十五府 四川一十

府 福建八府 廣東十府 廣西一十

府 雲南二十府 貴州十府

二百六十六州 北直十七州 盛京二州 江南十

州 陝西二十一州 山西二十一州 河南十三州

浙江一州 江西一州 湖廣十九州

州 四川二十一州 福建一州

廣東九州 廣西四十一州 雲南五十六州 貴州九州

記事珠

卷之六

全

粵園

三百八十四爻 陽爻一百九十二 陰爻一百九十二

一千一百五十八縣 非直一百十五縣 盛京七縣

縣 江南九十七縣 山東八十九縣 陝西九

十三縣 河南九十七縣 浙江七十五縣 江西七十三縣

湖廣一百一十縣 四川一百三十五縣 福建五十七縣

七十五縣 廣西五十九縣 廣東七十五縣 貴州十九縣

已上非直陝西河南福建皆一州府

府浙江江西福建皆一州府

廣東皆七十五縣州惟雲南最

多縣惟貴州最少

千日酒 劉玄石從口中活酒酒家以千日酒飲之至

家大醉不醒家人以為死葬之往酒家計日

記事珠 往視告其故起 土開棺劉乃醒 漢太守祿二千石

二千石 夏竦對策廷下有老臣以吳綾帽乞詩題

三千禮樂 日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旌影動龍蛇綵

對丹墀日未斜 橫禮樂三千字獨 東方朔初上書凡用三千奏牘讀之三月乃

三千牘 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遺道德五千言于世

五千言 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天子幾務之

萬幾 多也 天子之生辰曰萬壽詩云萬壽無疆

萬壽 漢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帝嘗創制九州以為

萬國 能領先法水源使禹治之遠為九州舜揖位

卷之六

全

粵園

分爲十二州夏禹仍分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商湯受命其存者三千管國商初尚有千八百國及平王東遷諸侯更相吞滅而見春秋傳者百有七十國及周末僅存七國 出通考

三萬六千場 人生百歲不過三萬六千場

河圖之數 閔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四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地五五位相得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洛書之數 洛書蓋取龜象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星數 凡天文在屬昭昭可考者經星常宿中外宮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

宮之象 出漢天文志

北極出地度數 北京四十九度 江西二十九度 山西二十八度 四川二十九度

記事珠 卷之六 笑

山東三十七度 福建二十六度 陝西三十六度 廣西二十五度

河南三十五度 雲南二十四度 江南三十二度 貴州二十四度

湖廣三十一度 廣東二十三度 浙江三十度

歷代年世 紀年始于唐堯 堯在位七十二年禪舜舜在位六十一禪禹 禹在位七十

四年 周三十七帝并東周君共八百七十三年 秦二世共四十年 西漢十二帝共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凡二百

二十二年 東漢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二主共四十四年 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晉 晉凡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齊 齊凡十五帝共五十四年 梁 梁凡五帝共五十四年

陳 陳凡五帝共三十八年 隋 隋凡五帝共三十八年

唐 唐凡二十帝共二百一十年 宋 宋凡十三帝共三百一十九年 元 元凡十帝共九十八年 明 明凡十三帝共二百一十六年 清 清凡十三帝共二百六十八年

原缺

〔清〕徐時作撰

菜堂節錄二十卷

清乾隆三十年崇本堂刻本

乾隆乙酉年鐫

茶堂節錄

崇本堂藏版

序

建寧徐先生以名進士
為循守吏既仰田益
肆力稽古紀事纂
久而彌篤寄所刻茶

茶堂節錄王序

堂節錄二十卷見示
先生讀書之室曰
坐曰以名生書云
予嘗論筆記一體自
唐宋以來大抵紀
載時多古居



久而史家每採取焉

孝朝王新城宋西陵周
栢園輩則所述多潤
適德軍及當世之務
蓋以承平清晏之事

茶堂節錄三序

二

可述而於章國典之大
則儒臣奉 命闡局
編纂年表日又不似私
家之記耳挾柁輕槩
類皆不尚事任則又

是乃而詳焉以故著錄

者斯歟先生早遊京
國歷宦畿輔因死下
里儒生所敢望其詞
於 朝也况之以備掌

茶堂節錄三序

三

故多性又博達通如嗜
學不倦工餘退食每以
墳籍自娛攷證經史
辨訂神話往來如是
里居後無聲色之好

杜門掃軌日之文字
為緣議論益精醇
識見益超卓其以三一
義皆所以扶道教垂
勸戒是書之有裨於

茶堂節錄王序

四

凡俗人心豈淺之哉若
乃餘波綺疏亭及言
諧謔舉之流亦洞存
一二片為博潤之助殆
其未多吁淳之二疏

非且他善可錄史特
載其稿病去之一節
然其去也年皆萬聖
則亦不為謂之易退
書及傳鄉里又不

茶堂節錄王序

五

過飯酒食與故舊娛
樂而已非有所撰著也
歐陽之陶田錄撰著
甚矣然六十有五而始
歸穎讀其自序及思

頽訪序若深以不為
為恨者今先生壯即
解組何其早七十餘
猶握管著書不輟又
何勤也夫人易退者

茶堂節錄三序

六

不肯跡進而淡於
勢位者不深于學問
予慕先生之風故為
之序以致其區區嚮
往之言而又以挂名簡

端為寵榮云爾

乾隆辛卯秋日吳郡

同學弟王鳴盛西

莊氏再拜撰



茶堂節錄三序

七

余年已七十精力漸衰既不能遠遊以探五嶽四海之奇又不能高會以繼香山洛社之美惟勤學好古之心未嘗少怠盡之任宦悔好下者多築園亭購花

茶堂序一

鳥招賓客買歌舞吹竹彈絲為娛老消閒之具雖白樂天之曠達高致亦不免此余性鈍拙頗讀之外無他好以圖史為園亭以篇字為花予以學墨為賓客

以簡牋為絲竹日遊於翰苑菽林之中悅目賞心或錄長篇或節小段間參管見略為評品事世論古今文之編奇正凡怪誕之辭荒唐之說亦有所取焉者

茶堂序二

實於擴俗士之見閉閑陋儒之心習以破其迂腐之見遊於澗水之途也要之正倫理端心術厚風俗之旨未嘗不存乎其中此在讀書之自領而已積日既

久彙篋中所錄遂得二十
卷約十五萬餘言就正有
道多為欣賞書成於家居
詠茶堂、積先世遺書及
宦遊續購諸籍頗多余坐
擁百堵朝夕勤手錄不

茶堂序三

厭時之屢卷不勝快樂以
視世之為娛老消閒之具
者為何如也昔余著閒居
偶錄一書分為十二卷間
在每惜世少諱老實十現
先生謂小孫家恒曰令祖

閒居偶錄每不忍多看俟
閱時屢玩三四篇閱解即
止蓋恐會閱者無解亦是
惜少之意今此書又增八
卷或足以厭閱者之心乎
惜余老矣自念勤学好古

茶堂序四

之心未嘗少怠從此由老
而耄再讀二十季書甘纂
述當更青進於編者矣
乾隆乙酉三十季暑月上
浣筠亭老人自序

世祖

章皇帝表忠錄序云自古賢臣

致身捐生赴義跡其所遺若無厚幸然而時過論定
聲稱振揚及於代遠風流徽彌茂留連往跡如遺
其人是以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逆觀後
人歎美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
心外無慚德而已顧竭智盡忠者人臣之誼善善惡
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爰結于中誠有不能自己

茶堂節錄卷一

者也朕萬幾之暇由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
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
盛者以諫死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二疏凜凜
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勝道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為世昭鑒去繼盛
奚翅霄壤哉使繼盛獲遇明主庸其言顯其身所建
豈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不得志而歿與龍逢比干
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想見其
為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其忠願垂法將來由斯以
觀即謂繼盛至今存可也○又為著論云朕親有明

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臣往往而有至於不畏強禦
披膈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禍慘烈殺身成仁者
亦無如楊繼盛云當是時其君端拱脩元委政輔弼
而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擅專紀
綱蕩廢在廷之臣皆涕泗阿諛奔走承順繼盛獨能
申大義聲其十罪彰其五奸使隱隱昭明稔惡暴白
豈非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曹即耳非有貴戚之誼
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疎遠之臣惡權寵
之奸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
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摧折者方仇鸞

茶堂節錄卷一

主互市議時衆皆頰首縮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羣
說力言不可致權臣魚休刑之瀕死謫官還方歷尉
令始得一曹郎令他人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
復蹈前轍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舍身圖報之章
蓋念君恩難負奸輔難容建言寧計崇卑報國不憂
生死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與仇
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為己用故數假王命
內示其私繼盛倘一委蛇可立取通顯不則絨口屏
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藐權門慷慨
叫閭從容就義有臣如此非國之砥柱哉蓋繼盛自

有生後風罹閔凶艱苦備至故堅貞之性可折不回
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嗟
乎繼盛在諱言之朝無立言之責尚能不畏強禦披
膈犯顏如此今之為臣者乃身任言職直節固聞感
私德而辜主恩畏威權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不灑
然汗下哉朕故味浩氣丹心之句不禁三歎為直臣
惜也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頒行○臣嘗
論前明敬山楊先生可謂忠肝義膽銅身鐵骨人也
惟其忠肝義膽故能不畏權奸屢諫以匡君惟其銅
身鐵骨故能避斧鉞殺身以報國直足與龍逢比

三

千爭光日月而為有明第一流人物也臣於畿輔通

誌中得跪讀

世祖章皇帝表忠錄序及所著論周詳曲盡所以旌表其直
嘆惜其忠者至矣繼盛以勝國部曹微臣得邀

本朝開創

聖君龍章寵錫之榮不獨足慰繼盛忠魂并足風勵在位臣
節也

大聖睿藻所及無在不可以垂教萬世也已

諭祭羽內監王承恩文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
國難名炳千載未嘗不掩卷三歎也惟忠義之性人

之于天人人可以自盡然變亂之際利害動於中禍
福休於外依違瞻顧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
霜雪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若夫披庭之中貂珥之
列或恪共者美或動慎流微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
業亦可謂賢矣至于國家多難秉志不移忠誠貫於
金石氣節昭于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頹俗也如
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者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訖海
內鼎沸莊烈愍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
之主良由有若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
吏嚙脊而營私以致羣寇縱橫不能奏績速逆渠犯

四

關國執臬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時戴繼岳纓
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黨遇疑難則苟且偷生言之
可為太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九人無媿臣節業賜諡
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廷能赴義捐軀蓋不多見
獨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旁其嶽嶽
之風節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既乃托體山阿
瘞骸林麓永近園陵常依隨道可謂式慰幽靈用紓
貞魄者矣朕自踐祚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洎夫有
明恒深嘉歎其列代山靈近在畿輔向令永禁樵採
守護維嚴於順治十六年因東巡駐蹕昌平視勝國

之松楸感廢邛之霜露諸陵周覽心惻久之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遭亂亡國非辜躬剪荆棘尤增憫泣顧見陵側有土一抔即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酌酒焉邇者當省歛之時展軀宵駕載履明諸陵拜陳醑醴徘徊于思陵之所撫荒墟而灑泣瀝旨酒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手一卮命大臣拜奠其墓以勸忠也謚義危身奉上陰不辭難曰忠故忠

系堂前錄卷一

五

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欺其志者哉以視世之讀書明大義負重名者變故當前依阿澆忍幸免旦夕其為人賢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勸之貞珉使盡忠者以為勸不忠者以為戒且以告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碑文云朕聞烈士殉名齋志而歿貞臣衛主捐軀以從自前明失馭寇陷都城懷宗皇帝敦國若死社稷之義崩于石室時有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者羣龍蟄而矢志甘雉頭以從君陪繼于旁死而猶跪嗚呼若承恩可謂事君有禮不忘其忠者矣夫人臣事上無二厥心為其易與為其難遂選若分理

則一人臣之懷有二心者倖圖者免甘心事讐乃在平日侈談詩書高擁祿位之人無論生無以為人死無以為鬼對若人其亦何地置足耶朕殲除巨憝用章民彝既禮奠懷宗皇帝於思陵因賜承恩塋域一區俾奠兆外以從厥志仍錫之香火田地之宮石使後世知艱危之際內員中乃尚有忠烈而死如承恩者順治十七年九月初六日立○臣嘗論自古宦官之中稍遷主眷求不作威福專權自肆者已難其人況盡忠報國者乎惟明司禮監王承恩當闖寇攻城危在旦夕懷宗敦國君死社稷之義崩于石室承恩從主自縊跪於其旁死生不失臣禮真可謂忠烈而無二心者以視當日宮監中獻城納款開關降賊者其賢奸奚翅霄壤之別哉

系堂前錄卷一

六

世祖章皇帝特為

諭祭監碑以旌其忠文中援古証今咨嗟歎惜舉一王承恩

以媿當日全軀貪祿位之臣不能見危授命使之無地自容其立千古臣道之防者豈不大哉

聖祖仁皇帝暢春園記云都城西直門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萬泉莊平地湧泉奔流融澗匯於丹陵洪洪之大以百頃沃野平曠澄波遠岫綺合繡錯蓋

神京之勝區也朕臨御以來日夕萬幾固自暇逸久積辛勞漸以滋疾偶緣暇時於茲游憩酌泉水而甘頤而賞焉清風徐引煩疇乍除爰稽前朝歲時清候李偉因茲形勝構為別墅當時帝曲之壯麗歷歷可考地廢之餘遺趾周環十里雖歲遠零落故蹟堪尋瞰飛樓之鬱律循水檻之逶迤古樹蒼藤往往而在爰詔內司少加規度依高為阜即卑成池相體勢之自然取石覺夫固有計庸畀真不役一夫宮館苑籩足為寧神怡性之所永惟儉德捐泰去雕視昔亭臺抑壑林木泉石之勝絮其廣袤十近存夫六七惟

柔寧節錄卷一

彌望漣漪水勢加勝耳當夫重巒極浦朝煙夕霏芳蕙蒨於四序珍禽喧於百族禾稼豐稔踰野鋪芬寓景無方會心斯遠其或稱絲未定雨暘非時臨陌以憫肝賦開軒而察溝澮占離卑則殷然望詠雲漢則悄然憂宛若禹甸周京在我戶牖也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鮮之時或感夏鬱蒸炎景燦金之候教務少暇則祇奉頤養游息於茲足以近清和而滌煩暑寄遠矚而康

慈顏扶輿後先承歡爰日有天倫之樂焉其軒輝真瑄以聽政事曲房邃宇以時簡編茅屋塗茨零無藻飾於焉

架以橋梁濟以舟楫間以籬落周以綵垣如是馬而已矣既成而以暢春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夫三統之迭建以子為天之春丑為地之春寅為人之春而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也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使圓頂方趾之眾各得其所政行喙息之屬咸若其生先天之下熙熙馬皞皞馬八風罔或弗宣六氣罔或弗達此其所以為暢春者也若乃秦有阿房漢有上林唐有繡嶺宋有艮嶽金鉅碧帶之飾包山跨谷之廣朕固不能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踪古人媲美曩軌安土階之陋惜靈臺

柔寧節錄卷一

之費亦惟是順時宣滯承顏致養期萬類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決一民一物念茲在茲朕之心豈有已哉於是為之記而系以詩詩曰 昔在夏如克儉卑宮亦越姬文勿亟庶攻若稽古訓是欽是崇箴銘戶牖夙夜朕躬棟宇之興因基前代巖宿丹霞樓樓翠靈營之度之以治蕪蕪有沸泉源正濺斯在駕言西郊聊駐綵旂甘彼挹酌工築斯謀堂徹明鏡紫帶芳流川上徘徊以泳以游因山成峻就谷斯卑容彼將作毋曰改為松軒茅殿實惟子宜亦有樸斲予尚念茲撰辰經始不日落成豈曰游豫燕喜是營展事

慈閣那居高明遐矚俯瞰聊用娛情粵有圖史藏之延閣惟

此大廡會彼朱祿鬱鬱溝塍依然耕鑿無假人工渺

瀾雲壑有鷗其舟有虹其梁可帆可涉於焉徜徉文

武之道一弛一張退省庶政其罔弗臧嘗聞君德莫

大於仁體元出治於時為春願言物阜選使俗淳暢

春之義以告臣隣○臣恭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天下六十一年四海飲和食德久享太平

之福實為前古所未有今讀暢春園記又詩發揮所

及直與堯舜又安心源相契合而為之克勤克儉湯

之不遜不殖文之止孝止仁無不合於其中至論

暢春之義以三統述建子為天春丑為地春寅為人

春并引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

聖明天縱即

宸翰偶形有非漢唐以下能文之主所能望其肩背况

表章六藝之煌煌大章者哉

石鼓贊有序 朕釋奠 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

門之西廡綽綽周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之烈岐

陽之蒐俯仰如昨魯壁汲冢闕有聞矣此文此石獨

與然與日月爭先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

大學實斯文之盛嘗尋繹榻本推詳其遺義有會於

心焉乃為贊曰 猗與周宣續緒文武一時從臣方

叔召虎蒐於岐陽陳列斯弩鏞功告成伐石作鼓以

歌以銘載規載矩豈備考擊致煩矇矓鼓鼙思將義

蓋有取歷二千年鏢日蝕土軒蚪失傳剝落誰補車

攻馬同鹿鹿虞虞晨星關月完句可數天門跌蕩岐

山翔舞軒頤是班鍾王敢伍陳在泮宮設於廊廡是

切是磋匪擊匪拊榜門觀禮如對簞簞庶幾文治再

見三古

山海關詩并序 連山據海地固金湯明時倚為險

要設重鎮以守之我朝定鼎燕京垂四十年關門不

閉既非設險還慚恃德偶賦數言聊以記事 重關

稱第一扼險倚雄邊地勢長城接天空滄海連成歌

終歲若插羽不時傳作鎮隆三輔征翰困百年笳寒

龍塞月中冷雉樓煙塵數歸皇極經綸秉化權漫勞

嚴鎖鑰空自結山川在德誠非易臨風更慨然○臣

恭讀此詩雄渾高卓真

帝王大雅之音篇中如地勢長城接天空滄海連笳寒龍塞

月甲冷雉樓煙數語體大思精足為藝林極則結語

在德誠非易與序言還慚恃德相照應正望道未見

之心之所形也已

皇上田字房記云沫杯亭之西南有田字房焉丁未四年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西山遠帶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窓則四面風至不復知暑其北則稻田數畝嘉禾生香藹聞於室蓋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頃刻忘也古昔聖王臨朝聽政之暇必有怡情娛覽之地故靈臺之詩美文王也泰阿之詩頌成王也今田字房所以命意重農者豈怡情娛覽已哉至若黛掃山巔風未殫

未麥畦浪起柳岸煙閣馴鶴從容而起舞文鴛鴦匹偶

二

而泳遊蝶裁五色之文蜂喧鶯花之谷物華景麗則飲和食德熙穰於光天化日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涼颼四起鴻雁來賓白露如珠綠雲改赤千家之砧杵遙聞百室之倉箱盡實則思遺秉播種誰遺寡婦之利而悄然以憂時引儒臣坐而論道或率諸王公子弟修家人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觸目而會心者我皇父之同憂同樂憇息於斯較之靈臺泰阿意更深長矣謹為之記○臣恭讀此記從靈臺泰阿一詩刺進一層寫出

憲宗皇帝憂樂同民雖燕閒遊觀之地無非重農之至意較

宋臣范仲淹岳陽樓記更覺規模宏遠矣

四餘室記云康熙壬寅三月

皇祖聖祖仁皇帝特命予隨侍宮中承歡侍顏之下每得追

隨諸叔父諸叔父推

皇祖愛育之勤咸善視予而二十一升父尤肫然有加也及

我

皇父踐祚謂諸叔父年尚少養之宮中擇師以授之業二十

一叔父克遵

聖訓勵志向學每返諸身以達於事

恭讀節錄卷一

七

皇父嘉之用是於雍正八年三月封為貝子未數月又晉封

貝勒叔父曰

天子友于篤愛之心有加無已顧自慙謏劣特受褒異中夜以思惕然而懼乃以四餘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曰吾所謂四餘者除惡樹德以餘慶捨巧用拙以餘智知足安分以餘樂存理遏欲以餘壽也予惟人生於世不能無好惡則樂其有餘者不能盡適於正視軒冕冠裳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趨權附勢以自求媚者欲其貴之有餘也倉箱以貯之為鏹以固之不受命而貨殖者欲其富之有餘也高其堂華其屋錦繡

其土木鏤刻其梁棟者欲其宮室之有餘也絲竹之亂於耳青紫之盡於目者欲其聲色之有餘也叔又服膺正學高尚既端若富若貴若宮室若聲色皆不足動於心惟慶智樂壽則好之而欲其有餘而所以求其有餘者又皆本之於秉彛矩之以聖學以實其功可謂得立身之本矣予嘗繹其言而有會焉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德與惡不兩立樹德至於滋長則惡之本盡除矣惡之本除則身心泰然何慶如之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捨巧用拙以蘄餘智者孟子之意乎晉人王昶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則安分知足安分求樂之道也宋人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欲君子之求壽也非偃仰屈伸若彭祖嗑呼吸如喬松也惟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然養身求壽之道亦豈外是哉叔父以此四餘名其室優而游之以求於心饜而飲之以得於已慶無疆而智廉窮樂日生而壽歲增於以養德脩身對揚

卷一

三

一人之寵命雖書史所載若河間東平何多謙焉是為記○恭讀此記以世俗貪富貴宮室聲色有餘之失正者形貝勒樂慶智樂壽有餘之得其正而又引仲觸

類以暢其義末以漢河間東平二王最之古所謂頌不忘規者此也

二希堂記云吾師梁村蔡先生以二希名其堂而屬記于余且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古人之言也或者謂余不敢希天故曰二希然余之意固非若是也昔蔡宋儒范希文真希元之為人因名堂以誌之余曰美哉先生命堂之意也君子之立志也必以聖人為可學而至故孟子願學孔子顏閔諸賢皆曰姑舍是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諸葛武侯之自比也則以管仲樂毅卒之學術事功遠超

卷一

古

於管樂之上先生以漳浦名儒追紫陽之正學素率鼇峰因以所得於道德文章者發為經濟事業嘉言謹論日陳於朝雖古之名臣名儒亦無多謙然猶曰稷契伊周之所以致君而澤民者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范氏希文孔孟程朱之所以傳道而繼統者亦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真氏希元夫希文之事業非稷契伊周之事業乎希元之道德非孔孟程朱之道德乎希文而至希文希元而至希元漸而進之稷契伊周之事業孔孟程朱之道德孰得而限之乎先生之立志蓋可知矣抑余又

聞呂本中及朱子論宋朝人物推范文正公為第一而朱子之從惟西山之傳得其宗則先生之有志於希二子乃實見以為不可幾與孔明志希伊呂而自比管樂之意異蓋孔明以語於人故慮其或為時俗之所驚而卑之母高而先生自名其堂以志尚友之切則義固各有所當也故抒所見以質於先生而因以為記云○宗伯蔡文節公為女選李相國文貞公高弟道德文章足為一代儒宗以二希名堂其志固已遠矣惜年僅五十餘而卒未得大展其經綸使勳業彪炳於天壤士林不無遺憾然公為

蔡堂詩錄卷一

聖帝師此記發揮其底蘊殆盡自足以傳世不朽固不必以事功之顯著為榮也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云古昔帝王設壽天命表正萬邦建中立極漸仁摩義胥天下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必其身為繼天首出之聖人然後能劬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一十年帝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履至尊者又五十載時若禹臯陶稷契夔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髮歌喜起於一廷之中而學稼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天化日之中

者莫不忘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邱隆而後世頌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寢微惟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肆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傳尊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野叟同登壽域共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官稱其職民恒其業厚生需需德被乎方外所謂繼天首出之聖歛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

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蔡堂詩錄卷一

六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大學士以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之員近畿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賦詩和樂壽登

皇祖命子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獻酬濟濟在列遠追饋醕之義弗拘三爵之儀諸臣時年十二歲得與有事之榮

親慈盛典

皇祖又作為歌詩

命儒臣依韻迭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雍正七年冬得詩與圖而披讀之竊見我

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煦嫗甘雨和風

聖祖

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者期艾而錫之以罷光介
之以繁祉方之帝廷靡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
規模宏且遠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舉行此宴其禮
樂之明倫賜賞之優渥臣謹登閣居偶錄中今于

皇上

樂善堂集中恭讀此跋覺當日上下交泰君民同樂

之休風恍然在目真千古盛典也亦千古至文也
十臣贊

張子房○卓彼留侯家世相韓巖矜韓宗心瘁力殫

東得力士擊之博浪匿遊下邳受書圯上乃得其傳

榮堂節錄卷一

六

乃遇其主謂沛公英仁是殆天所與惟懼運籌千里

決勝魚水之歡諫從言聽既遂其志亦遜而肥優游

赤松烟水鷓鴣夷眇彼涓瀆同歸一轍渺矣風清冷乎

冰潔

諸葛武侯○南陽之藪有龍而蟠金玉其音碩人之

寬昭烈下賢三顧彌虔風雲蒸變乃出其淵東聘吳

都綸巾羽扇業業樓船煌煌火燭推曹和孫克定益

州乃集其勢乃成其謀白帝託孤實宿鉅任盡瘁鞠

躬王臣之蓋七擒六出八陣千井集思廣益瀟湘寧

靜察變以明動物以誠奸回丕革宮府肅清措葛大

名星輝雲滿惟公一身存此繫漢

高伯恭○渤海之疆篤生偉人元氣所蒸厚德無垠

元伯風馨陽平早庸清平自守謝獄惟公乃抗雷霆

乃蹈席尾尤恐茲心負翟黑子忘身濟物卒感主明

數千人命賴以全生才本於學知發於仁敦仁力學

品乃大醇黃中內潤文明外照百齡純報六朝光耀

魏鄭公○隋失版政豪傑並爭孰驅而除孰割以成

有唐文皇龍準日用杜漸房謀備甚降獄九有同軌

仁義施治爰有鄭公鹽梅之器經紉認愆獻納忠謹

安國利人浩然感養屢陳直諫事君以誠十思十漸

防忠未萌維山巖巖維松植植猗猗鄭公古之遺直

郭汾陽○河之曲賦厲其屬矯矯汾陽疾馳擊其森

藁之城淪於思明暗暗汾陽偏師挫其萌乃寧刁排

孫山喪謀卒帥唐臣克復神州滅安祿史旌定河中

吐蕃復潰代宗復國繫惟公之功於之即未麾之即

去往說葛羅仗此忠恕靈耀衛幣承嗣拜使朝恩歎

為長者懷恩麾下亦愧從於不義惟誠感物惟明保

身孰克當此維公之云

陸宣公○維山有玉惟璞藏之既斷其璞不圭璋之

維水有珠惟蚌華之既剖其蚌不棄置之卓哉宣公

明淨美玉施之不窮守之彌篤弱齡侍從歌詩宴遊
與元戡難乃展厥猷獻納論思典利除害舉直錯枉
靖內安外曾史之行管樂之才經綸奏列不待安排
事急則需事緩則舍德宗猜刻庸主以下君用則行
君舍則藏宣公忠蓋和家之光維公一言自知甚確
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韓魏公○奕奕相州維天之中孕祉毓靈間氣所鍾
爰生魏公金堅玉潤相厥明時輔成景運弱冠登第
幸見嘉祥雲輝日下五色呈光大材不器小用亦效
西夏塞心兩宮諧孝齊范駕富宏展經綸臨事決疑

蔡堂節錄卷一

元

正笏垂紳皎皎易汗岫峒易缺維公德量山崇海闊
材既軼世學亦通方光輝事業燦爛文章肫然而仁
毅然而醇猗猗魏公古之名臣

范文正公○薇蕨希文學脩行淑志仁祖義正直明
蕭陶鑄人材心宏誨有成兩大儒樞樞明復公之心
事天光日照諫垣氣凜西夏威耀進憂退憂江湖廊
廟天章論對十事幸陳長沙之策敬與之文參政九
月譖毀交隣志未大展千載經綸公有至性內行克
敦周友恤族率祖率親義田之舉大惠宏仁有宋人
物公允彪炳維雲之卿維星之景

司馬溫公○仁英繼統韓富當朝諧孝兩宮伊韓之
勞爰有溫公維持左右直斥守忠議禮匡救熙寧元
豐新法幸行惟公上言辨之甚明宣仁臨朝自外召
之爰立作相心乎好之維士與民萬口如一僉曰休
哉相我君實既遇其時亦伸其志有猷有為補偏救
弊惟公一生志本于誠言可對人達於生平德化遐
宣膏澤普沐於何見之社祭尸祝

蔡堂節錄卷一

手

耶律文正公○一代之興必有偉才元室肇造公實
鹽梅幼齡質異長究儒宗律歷術數靡不精通誠以
事君公以律已糾謬絕愆救惡將美育才舉士立法
垂猷元政之成維公之謀均稅均科慎選守牧不去
君旁國用充足權法之涼錫民以福懇款陳忠為百
姓哭有元諸臣公為賢相允如公言治天下匠

皇上贊此十臣皆宇宙間善始善終有數純臣知人論世
括盡各臣生平功業無遺漏亦無溢美詞簡義該仍
復跌宕生姿唱歎有神覺漢馬班諸傳贊未免浮夸
失實唐宋以下無論矣

蔡堂節錄卷一終

葉堂前錄卷二

濼江 徐時作 輯

安溪李相國隱逸富貴君子說蓋本周茂叔愛蓮說
 推廣言之愈覺花之精神品格畢現紙上令人賞玩
 而不能已說曰花之表異於天地間曰香曰色菊之
 為物其色淡其香遠隱逸之風也牡丹之為物其色
 艷其香馥富貴之容也蓮也者其色潔其香清有君
 子之德特立而不孤業居而不狎有君子之行出於
 深澤糞壤不近君子之志也結藕成房根華兩實君
 子之功也品既如此厥遇亦然菊之生也百卉非萬
 木枯故詩人以興亂離大易繫其剝廬乃能對元亮
 霜下之酌飽屈子日夕之蔬豈非所謂時之窮而節
 之顯道之肥而身之瘦者耶牡丹之生也春物盛景
 風至前有桃李之蹊後有芍藥之戲足以恣傾國之
 遨遊極樂園之靡麗斯又所謂得志於時而光耀於
 世者也惟蓮之生也方春而不華正陽而始露序必
 歲中令必坤土律應於宮數會於五蓮於是時其花
 始吐及乎秋風颯涼氣淒淒蘭桂方競而未歇而
 蓮獨偏其反而銷沉摧折委翳離披潤潛泥蟠無所
 尋窺其運與畦如蒹葭白露之伊人上下求之而終

葉堂前錄卷二

葉堂前錄卷二

阻且隘斯又非消息盛衰不失其時者乎溫陵蔡介
 夫曰菊隱者為高也牡丹仕者為通也蓮則君子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斯亦善於名言
 可以繼愛蓮之志
 又觀梅說云百花之格尤高者曰蘭曰桂曰蓮曰菊
 及梅而五雖然語其閔之令則梅寂先語其實之成
 則梅寂影且五者之香皆異梅則異而尤異者乎南
 嶺之梅恒以冬月開不俟春至故謂梅為寒花而爭
 霜雪者有矣夫陽以至日復而萬物莫之知也梅則
 其知之者爾傑然於霜雪之中殆非氣之強而神之
 靈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等彫也何
 取於後蓋謂新舊之葉相繼而不覺其彫所謂無不
 爾或承者是也世之極亂禮樂詩書掃地而盡雖有
 起者而終不足徵也故守先王之道以待來者斯後
 彫之節相繼之義與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言守
 之堅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言待之切也又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其守也長而待也遠矣夫松
 栢非能自為時也亦陽之無終絕而松栢知之爾故
 吾於梅亦云
 又同類說云物有相似者則類相同故日應天月應

地晝從暑而夜從寒馬似龍也故均為乾之象螿似馬也故同為星之精鳥羽如葉故依樹獸毛如草故伏莽魚鱗如波故川泳羸蚌龜鱗之介如石故穴藏窟如血故滋血豆如腎故蓋腎霜降而鐘鳴者金氣至也月上而潮來者水氣升也木火相生故燧取火而於日金水相涵故鑿取水而於月男為尸者以陽求陽也女為巫者以陰求陰也以氣求魂故用香薷以味求寤故用皂臭由此言之雖上下四方之大古今去來之遠類不變則其所以相感者不遠可以理推也已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服堯之服誦

菜堂節錄卷二

二

堯之言是堯而已矣夫人之為人者貌耳服其服誦其言事之淺者耳而以為聖人者堯者惟其相似故同類同類故感通雖天地大美而求其與人相似者而似之則天且不遠也況於共受血氣而生者乎如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而揚子釋之曰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逮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雖然仲尼不易肖也七十子比於衆人則肖顏閔之徒比于七十子則又肖故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顓淵則具體而徹夫或肖其全體而徹滅止肖其一體則等而下之

有髣髴其影響近似而不可得者其如之何勿思哉說中將同類引伸觸類洞徹貫通出入意表未嘗不在人意中後引孟子堯舜與人同類在服其服誦其言及七十子之肖孔子有一體具體之分皆氣類感通而無有或遺者可謂充類至義之盡也

同安林次崖先生名希元理學經濟儒也在前明為泉州表表人物同邑陳舍人鴻亭重刻其文集可謂能表揚先哲者高士陳太初惠寄一部於予予快讀十晝夜最愛其咏竹亭記云同年胡汝誠使南都以其尊翁澹菴先生咏竹亭屬予記予請其說胡子曰

菜堂節錄卷二

四

家君早業制舉尤長於詩以多病輟進取性澹於物無所好獨好竹嘗據地舍旁種竹數柯作亭臨之時携同志玩咏其中既以澹名其菴復以咏竹名其亭蓋菴以名其無所好亭以寓其好也而四時旦暮隨時改觀以發吟眸入詩業者皆效於茲亭之下如春陽發育則舍煙帶雨舒青而長綠也如赤夏蒸炎則接葉交枝納涼陰而却煩暑也如金行肅殺則蕭蕭瑟瑟釀白露而吟寒蟬也又如霜雪嚴凝則伴歲寒友孤松迎新梅而送殘菊也至于風敲而潛韻響日出而踈影斜朝暉夕曛曉光暮色又屈伸相感於無

窮也家君自接而心賞心賞而情動情動而聲形雖人間萬戶之侯要未易亭間一日之樂焉予謂胡子曰古之君子遊情於此君者若知之乎猗猗以咏君子冉冉以咏人臣竹林竹溪或尚清曠或資隱逸彼為道不同志各有在今若夫子拳拳於是封植於亭而吟咏之誠如子云云已焉不既淺耶胡子欣然答予曰微君言吾不及其詳宗明嘗聞命家君矣夫竹去塵絕俗以立清清以頑廉君子咏其清則思廉潔之士貫四時寒暑以立忠忠以事君君子咏其忠則思忠節之士圓外空中以立虛虛以受人君子咏其

琴堂節錄卷二

五

虛則思謙仲之士吹之成聲聲成寢變成方方以立音音以作樂君子咏其音則思造律呂制音樂之聖人列為簡牘寫詩書象義以立文文以載道君子咏其文則思畫八卦造書契之聖人君子之咏竹彼亦有所合之也乃若四時旦暮之變以發吟眸入詩案者竹之餘耳予聞胡子言不禁味然敬謂人曰胡澹菴殆有道之士也因退而取其言作咏竹亭記此記寫竹極有關係可以開擴學者心思故備錄之以供賞玩

正阮亭先生為 本朝風雅之宗昭武嚴滄浪詩話

自宋元迄明詩家佩服無異議先生亦許其以禪喻詩為妙悟獨錢虞山嘗議不遺餘力其贈貼上古詩中有云彼哉談談者穿穴紛糾條初盛別中晚畫地成徑牢妙悟掠影響指注闕釐毫覆天醴雞覆井月癡猿號化為劣詩魔飛精入腑焦窮老蔽蔕屋不得瞻沈寥等語意亦太甚矣滄浪何遂至此想漁洋心亦鄙之故尊奉滄浪如故也

琴堂節錄卷二

六

漁洋詩文海內名公稱頌者衆皆見一斑而未窺全豹惟相國王公拔作先生神道碑詳悉無遺因節錄于此碑文云公以詩古文詞宗盟海內公卿大夫文人學士無遠近貴賤識公之高聞公之名者莫不尊之為泰山北斗凡公所撰著與其所論定家有其書戶誦其說得一言之指示奉為楷模經一字之品題推為佳士益 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而一代風氣之所主斷歸乎公未有能易之者也獨是公之一生受 聖天子特達之遇自郎署改官禁近位躋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有與文章著述相表裏者而天下重公起衰救弊揚風於雅之功以為公不朽之業于是乎在而其實公之蒞官行事與文章固並昭揭於天壤間而未可軒輊論也或以未登

相位惜公用之未盡而不知公之高名重望業以奔走海內震耀後世矣設使公而秉鈞當國居三公之位享萬鍾之富夫亦何所加於公即不然而使公顯迹名山以布衣終老其所以繫天下之重輕者固自有在而世以未及大用為公惜者亦目睫之見也嗚呼此公之所以為不朽也歟公之文章既為天下所宗其於詩尤人人能道之然而公之詩非一世之詩公之為功於詩亦非一世之功已也公之詩籠蓋百家囊括千載自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無不有以咀其精華探其堂奧而尤浸淫於陶孟王常諸公獨

菜堂節錄卷二

七

得其象外之旨意外之神不雕飾而工不錘鑄而鍊極沉鬱排奭之氣而深造自然盡魏刻絢爛之奇而不由人力嘗推本司空表聖味在酸澁之外及嚴滄浪以禪喻詩之旨而益申其說蓋自來論詩者或尚風格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公則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明自中葉以還先後七子互相沿襲鍾譚李更相詆訶本朝初虞山婁東數公馳驅先道風氣始開猶未能盡復于古至公出而始斷然別為一代之宗天下之士一歸于大雅蓋自明迄今歷二百年未有踰於公者也元微之

菜堂節錄卷二

八

叙少陵詩云唐興官學大抵世之能文者互出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寔至于子美上薄風騷下談沈宋蓋古今之體勢兼八人之獨專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東坡作昌黎廟碑云東漢以來道喪文散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而不能救獨韓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以公而較韓杜庶幾可以無愧故曰公之詩非一世之詩公之為功於詩亦非一世之功已也公于書無所不讀于學無所不貫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山水之地又嘗奉使南海西嶽遍遊秦晉洛蜀闖越江楚之鄉凡海內巨川喬嶽雄關險道戰場砂壘古塚殘碣手摩而足歷日擊而心賞所至訪其賢豪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旁搜博採融繹薈萃而一發之於詩故其詩極天地之壯觀盡古今之奇變而蔚然成一代風氣之所歸而或者但執詩以求公之詩又或執一家之詩以求公之詩其亦終不足與於知公也明矣公生平主持風骨剝裁偽體持論極嚴而喜汲引後進一篇之長一句之善輒稱說不置口以公齒類成名者不可勝數其指授為詩文無不度越流俗一時名流大都出於公之門如元和之韓元祐之蘓著籍稱門弟子者不

下數千人與兄西樵子側皆以詩名當世而友愛尤至對床風雨倡和尤多亦如東坡之於穎濱也公所著詩古文詞不下數百種旁及填詞說部各有成集其詩摛訂為漁洋集復有精華錄蕞尾集夫子亭諸稿選詩則有五七言古詩唐賢三昧集十種唐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諸編真一代偉人也卒未五十年後翠零落諸書板亦散失公高弟黃崑圃先生官山東布政司浚為補刻諸板先生著述全書完好如故予官開州時曾托東人購先生諸集各種皆得內有香祖筆記也北偶談為蕪進士借去不還殊深耿耿

菜堂節錄卷二

九

後於友人往新城歸者復得二書快慰累日蓋先生才筆寔由天授非人力可到張吏部九徵題先生集有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寄託知言哉予讀精華錄箋註因記之於此以誌向往之意云風詩源流屢易自漢魏晉六朝隋唐宋元前明本朝各名家辨之詳矣求其簡而該括而盡者莫如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蕪李十九首寔為黃初建安為選體流為齊梁俳句又寔至唐近體而古詩盡止樂府寔為趨艷雜以投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為詩餘流為詞詞寔為曲而樂

府盡止樂府止而以近體為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頌歌之朝廟後世風寔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寔至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極矣

丹徒布衣金京年老工詩尤長近體中秋月蝕詩警句云自滿庭知多外侮處高原忌太分明沈歸愚宗伯極賞之謂上句有滿招損謙受益意下句有冕旒蔽明黜黜塞聰意因與交

菜堂節錄卷二

十

走狗紛如雲我來作客喜納結唇舌不減樓君御銀花之脯八帶魚主人邀我飲半醺當筵少年擊鼉鼓更一少年袒臂舞足下紅錦鞞腰間五色組手持一丸摩雲端一丸未落復一丸雙丸將落承以頂頰更重入雲中看更出七丸在肘後兩手承蟻左復右旁有少年拍手啞大言此技安足奇摩頂至地身倒懸以足弄丸目不施七丸上下摩相擊擊聲一以鼓為節是時我醉不欲眠紛紛羅袖屏前列沈歸愚宗伯云前一人弄丸已如莊生所云矣後少年以足弄丸而目不加施尤為幻中之幻如史公作傳毫髮畢現

韻語中不意如此神奇

羣芳譜新城王蓋臣先生所作雲間陳眉公為之序曰今海內推喬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輩肩項相望家有諸刻皆聖賢執正哲世之書非值花萼集棠棣碑也今康翁所著羣芳譜花木也按天文農犬人一星在斗之西南與箕柱相近桑亦箕星之精也農桑之業天且弗違而况人乎譜蔬佐穀也譜麻佐桑也而未聞有譜吉貝木棉以佐桑麻之所木及者蓋自王公始其次乃譜花木譜形譜名譜占候休咎譜種種接挿收采諸法譜製用療治譜麗藻

羣芳譜錄卷三

亦俱自王公始雖托名農圃而大人三才之能事畢具矣夫家有譜猶國有史也李九疑之叙花史也以月令為花編年以姚魏牡丹哀家梨安石榴為花世家花列傳以東籬孤山為花隱逸以天文散之如來拈之為花方外似亦濃麗極矣自王公譜出而覺花史盡可廢公非為農圃設也洪荒到今其間正閏興凶理亂不知歷幾千餘年矣正如羣芳之榮落悉聽於廿四番花信之風而究竟本深者未茂人定者勝天寧詎委之氣數而已乎老臣以養惜人才為主老宗長以愛惜子弟為主老農圃以愛惜花木為主接

引生機此花之初學也護持香艷此花之盛年也茹其英而收其實此花之晚節末路也刻膚剔剔蟲蠹踈埋滯此去夫花之敗羣地族而成就為家幹為國楨者也若夫養失其性用遺其才豈花之罪也哉吾故於王公之是譜也得收斂之義焉得國家樹人之術焉富哉言乎此譜繇周禮薙氏柝氏靈樞本草以及經史二氏百家之流無所不稟採而引証之其博辨可與崔寔范記陸師農比肩其以無用為有用即何迪功之花木考賈平章之花蟲艷異經方之度如矣雖欲不傳得乎王之先穎川公煮麋照飢門有槐

羣芳譜錄卷三

樹可十圍嗽粥者挂策笠其上世稱大槐王今公家兄弟父子直追司徒之世德而栽培之以道義為雨露以名節為風雷以拔茅連茹為連枝同氣里人過忠動祠而指之曰茲非王氏三槐之報耶余聞聲而不得至但手羣芳一編神遊于二如亭中作吾家灌園於陵子足矣此序以喬木世家領起作一篇眼目譜花木即所以為培養人才根本說得為譜之意然有關係崇論闊議得未曾有讀此可以開發心思增長筆力真文家之金針也
王漁洋皇華紀聞云鐵樹如棕櫚幹甚奇古六十花

甲子以鐵樹開花而名吳江袁棟戲作一對天上蟠
桃三千歲結實人間鐵樹六十年開花闔小紀云鐵
樹即鳳尾蕉性宜鐵種者每埋鐵其下故名鐵樹
李宮保衛官浙江于西湖立花神廟中為湖山土地
西廡塑十二花神以象十二月陽月為男陰月為女
手執花朵各隨其月其像坐立歌望不一狀貌如生
蓋祖湯玉茗牡丹亭花神意亦可謂風流人豪也
吾邑北鄉楊林朱太史梅崖以古文名天下叙乃兄
筠園仕玠 谿音詩集中一段云村多楊木故曰楊林
而谿上羣山多松檜雜他菓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

茶室詩錄卷二

十二

四至水濤聲與羣木殿相亂悲越激壯中雜希微如
鐘鼓既闌而秦筦絃絲竹之音或時晨露浙漉居人
未起籜隕沙類蕭屑有無綠谿獨遊其聰轉靜至於
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采之響里巷謳吟
和答春枕機杼鷄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
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于谿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
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
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
麗所涉黃河長江洪漫洶湧賦耳盡心足以震發詩
之意氣願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

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
地以求其所為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
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此一
段沉鬱頓挫俯仰揖讓神似歐陽公令人讀之一往
情深真天地間之至文

吳郡徐枋字昭法前明孝廉隱於天平山麓著書自
樂雖一貧如洗蕭然自得湯潛菴試撫吳日特屏車
騎過訪徐踰牆而避湯入其室不見其人慨然歎息
而去徐善畫吳人貴重之以其品之高也湯為本
朝有數人物撫吳尤多善政徐固避而不見王漁洋

茶室詩錄卷二

十五

官揚州日徐乃作畫題詩送之高人性情亦別有不
可解者沒後貧不能塋有武林戴山人南枝者以片
言心許自任寔安然貧亦不能猝辦而特工分隸乃
賃居郡中鬻書以營塋具吳人高其誼爭售之得金
以塋語其子曰吾欲稱貸富人懼先生吐之故寧勞
吾腕知先生心也潘稼堂未為刻其居易堂集若干
卷
吳中巡撫署前東西棘門匾額一曰澄清海甸一曰
保障東南宋牧仲聲撫吳日子閻門桃花塢野圃中
得片碣題唐六如墓為封樹立碑焉又重建稼子美

滄浪亭刻滄浪小志二卷桃僊遺綴集二卷可謂風雅逸事遠勝俗吏所為然猶為人所不滿為口號曰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坟亦以為大吏者當務其遠且大者而不在區區表彰前人古跡遂足以垂後也

江陰孫作字大雅元末人為文醇正謹嚴動有依據其座右銘云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惡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已所獨知之地母賤彼以責我毋重物以輕身毋狗俗以移守毋矯偽以喪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

柔堂節錄卷二

十五

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其自贊畫像曰貧至于屢空而心不失萬鍾之富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自返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尚先生

朱竹垞漢泉記云宛平劉公巡撫山東之明年于臨事西北極土深二尺有泉涓涓出自穴從而濬之又二尺其廣倍焉甃以甃養魚百頭清可鑒髮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彞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濟出為澗其澗泉乎記之曰天下之水源澗者流必清源濁者流亦濁然河出崑崙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

川色黃則衆水混之也航於下流者見其濁以為河之性然彼徒窺其末而未窮其本則謂之濁也固宜為政之道亦若是而已吏至廉也為之賓客者苟萌營利之心惑于視聽則混之者日至源之清濁流亦異焉今公既能潔已于上賓客咸以公之心為心若泉之在甃纖塵有所不納雖極而至于大小清河而入於海無非清者矣公曰旨哉乎其書之以告後之居是邦者吾觀今之幕客多營利之徒開通書役內外線索甚于子弟長隨惟利是嗜忍而敗乃公事者比比皆是誰是能以清官之心為心者讀此記知劉公主客之賢為可嘉也

柔堂節錄卷二

十六

安漢李相國與何屹瞻書云兄志在以學自通於後科名原不足為兄喜所可喜者出自

聖明特數為昭代美談二則為高堂垂白苟非以險幸得之亦古人所以憂色動心者也趨禁有日深知慎默容忍又因此得大精進賢人君子歷乎寵辱榮顯之途屢處是學正為此等如必曰矯矯直遂而已此以肆志山林則可入世之後即如千金良藥亦須炮製幾巡獨存真性然後自度度人其道不窮況在我者未必盡是在人者未必盡非即令全非又不足較觀

兄近事直能以是自檢勒此尤區區之所歎服詩於子弟以為慙我深期者會場已迫想未免費旬日揣摩壇長及小兒輩先後來集晤言之次可以陳所未悉小兒嘯其度外置勝負恣意吾所作如此則神完守固未必不於局促規趨者愈尊意以為何如按此瞻先生生平勤于獵古自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諸子離騷文選俱一一訂詁鉤貫天下共想望之時文選本特其餘事先生為相國高弟負正氣湯文正公為大司成某所勅先生時為選貢生詣司成堂責之并索名帖人共高之康熙癸未特受

葉堂前錄卷二

十七

聖祖深知賜舉人連賜進士官翰林庶常卒後復贈侍講學士賜金辦喪事

君恩之厚實為異數觀相國惠書相勗之旨先生蒙聖祖深知而受恩厚者皆相國薦舉之力也而相國樂育英才之懷亦于此可想矣

拔貢朱仕玠字碧峰博古工詩初至京師極為宮席張南華宗伯沈歸愚二先生所激賞廣為延譽詩名大震屢試場屋不利例官德化廣文未四年調任葦灣鳳山縣學舟過重洋風平浪靜幾忘浮海之險鳳山山水秀遠學舍前平湖浩渺堤竹瀟疎有西湖風

景因作浮海歌一篇贈之

錢虞山詩人傳載吳人素卜士景休字孟遠惡劉子威好為聲牙詰屈之文每向人拊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處以為嘲笑子威怒訴於邑尉管而數之曰若復敢嘲笑劉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能改口省舌矣諛劉侍御也尉遣之吳人因是益嗤子威傳為笑柄吾邑謝兆申耳伯宗仰劉子威文亦熟深晦澁難以句讀故朱竹垞有問道於盲之譏然耳伯博極羣書潛通釋典海內名公如湯臨川錢虞山鍾伯敬譚友夏輩極為推重客死

葉堂前錄卷二

十八

麻城諸友作文追薦于雨花臺畔耳伯寔一代奇才也邑人甯愚川以其集送臨川李穉堂先生讀之數日出而歎曰此海外奇味非深知味者不能領其奧妙果然名下無虛士然周標園方伯闕小記有文不解謝耳伯之嘆此如嗜味者益酸各有所好正難以一視強同也

周標園書影載一科甲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窠作孽蓮池曰公等科甲七篇頭老先生為窠其人愕然曰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來請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紳之

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
敢所患已寔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
怒耳苟朝夕計過孽莖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
赫獨能逃乎

黃靜御山東四女祠記祠在黃河岸邊市鎮尾祠兼
涼惟一碑藤籜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貞
老屋三楹中坐像二一老翁麗眉而古衣冠一老媪
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兩旁侍坐四人雖儒衣冠而
脩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
藤刺薜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

茶堂節錄卷二

十九

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
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為四女愀然
曰父期于子者為終養計也兒即女亦可代子職養
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
其親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與義如大儒間
行善事德化洽于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
生鱗金色燦然鄉里駭異以為孝感所致如是者三
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于庭樹化為龍載翁媪及四
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為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
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與

國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
荒煙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可勝道
哉

茶堂節錄卷二

茶堂節錄卷二

二十

茶堂節錄卷三

淮江 徐時作 輯

予於雍正丁未科登甲榜時年三十二今計年六十
八矣迴思傳臚日情形如在目前客有訪及新進士
入

朝儀注何如者適閱京報禮部摺奏乾隆癸未科傳臚
儀注抄以示客俾知

朝廷取士之典如此其重也禮部等部謹奏為禮儀事
恭照四月二十五日

皇上陞 太和殿傳臚儀注是日 法駕鹵簿于 太和

茶堂節錄卷三

殿前照常設樂部和聲署設韶樂于 太和殿簷下
兩旁設丹陛大樂于 太和殿門內兩旁俱北面王
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在丹陛上文武各官在丹墀內
朝服排立諸貢士俱穿公服戴三枝九葉頂在丹陛
內于各官之次兩翼序立禮部鴻臚等官設黃榜案
一張于 太和殿內東旁又設黃案一張于丹陛上
正中設雲盤於丹陛下設龍亭於午門外內閣學士
具朝服捧黃榜安設於 太和殿內黃案屆時禮部
堂官奏請

皇上具禮服出宮午門鳴鐘鼓禮部堂官前導

皇上御 太和殿中和樂作奏隆平之章 陞座樂止內

鑾儀衛官贊鳴鞭鳴贊官贊排班丹陛樂作奏慶平
之章鴻臚寺官引讀卷官執事官排班立鳴贊官贊
進贊跪叩其讀卷官執事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樂
止內閣大學士自黃案捧榜至 太和殿簷下授禮
部堂官跪接由中階左旁下跪置於丹陛正中所設
黃案上行三跪九叩頭禮退立東側鴻臚寺官贊排
班引諸貢士至行禮處次第排立鴻臚寺官贊有
制諸貢士跪鴻臚寺鳴贊官于丹陛上東旁立傳
制畢唱第一甲第一名姓名鴻臚寺官引狀元出班

茶堂節錄卷三

前跪唱第一甲第二名姓名引榜眼出班前跪唱第
一甲第三名姓名引探花出班前跪唱第二甲第一
名某人等若干名唱第三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
不引令出班仍于原跪位跪鳴贊官贊叩其丹陛大
樂作奏慶平之章諸進士行三跪九叩頭禮退兩翼
原處排立樂止鳴贊官贊舉榜禮部堂官進黃案前
跪捧榜起由中階下置於雲盤內禮部司官恭捧張
黃蓋由中路出 太和殿午門中門禮部堂官及一
甲進士三名隨榜出鴻臚寺官引諸進士由 昭德
門 貞慶門左右掖門出鑾儀衛官贊鳴鞭階下三

鳴鞭中和韶樂作奏顯平之章

皇上還宮樂止王以下文武各官皆出捧榜官捧黃榜置午門前連雲盤跪置龍亭內行三叩頭禮校尉舉亭樂部和聲署作樂導迎御仗排列前道至東長安門外張掛狀元率諸進士等隨出觀榜順天府俗傘蓋儀注送狀元歸第所有金榜於東長安門外張掛三日後臣部照例恭繕內閣為此恭摺奏

謹謹奏奉

旨依議

予丁未會試大主考史鐵崖老師江南溧陽人年二

柔堂前錄卷三

三

十官翰林薦至內閣大學士紀其宦遊外而為七省督撫內而為六部尚書歷事三朝從無蹉跌至是年八十三卒於官署真一代完人也內閣奉

上諭大學士史貽直練達老成年登耄耄改歷中外參贊綸扉宣力三朝勤勞夙著前以衰老乞休奏請解任朕降旨慰番并令肩輿入直俾得從容頤養近聞急病遣醫診視尚莫速痊遠茲遠逝深為軫悼着皇太子前往奠醑加贈太保入賢良祠并賞銀二千兩治喪所有應得卹典着該部察例具奏欽此伏讀

皇上諭旨真可謂

主聖臣良為千古難得之遭逢也予會試奏謬蒙師拔取

後官滄州造師署直隸總督任予以母老後 例告養時藩臬二憲皆不許師特為 題請始得南歸娛母十年獲奉含飯服闋部催補官自顧年幾六十不敢竊祿貪位以塞賢路始終出處毋乖名節者皆師恩賜也至是閱邸抄知師終潛然淚下紀此聊以表心喪之誼云爾

冢宰陳公和謀乃兄和誠貢生年登九耋

皇上特賜匾額陳上摺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屢蒙 召

見均荷 垂詢臣家兄弟子姪時時頂感臣胞兄貢

柔堂前錄卷三

四

生陳和誠年屆九旬復荷 恩賜匾額聞命之下榮感交深念胞兄和誠讀書未達開戶家居忠厚世傳誠樸自守臣自幼執經受業刻苦共勵臣之遭逢顯達皆家兄督教之功也今得並邀 恩賜

御書匾額 宸翰遠傳粵嶠 天章煥若星霞里黨蕪華

家之榮圭草履輝先之燦竊念 恩施父母本屬

聖朝錫類之宏仁今蒙 賜及弟昆寔為臣子希逢之

曠典殊榮逾格感幸難名從此垂之子孫珍為 墨寶傳之奕禩永戴 鴻慈所有臣感激徹忱謹繕摺

恭謝 天恩伏惟

聖鑒臣謹奏公為一代偉人名儒名臣兼而有之計公生

平膺替撫封疆重任已歷八省其大烈豐功深仁厚

澤謳歌遍道路矣今蒙

皇上隆眷 台為吏部家宰屢荷 垂詢兄弟子姪得知

公兄年臻耄耋

御筆親題壽圖賜之一時 恩遇之隆寔逾常格公謝表

云竊念 恩施父母本屬

聖朝錫類之宏仁賜及弟昆實為臣子希逢之曠典諒哉

斯言也 作自念八歲失父賴長兄時伯教養成立幸

登科甲官僅至州牧告養而歸不能表揚長兄盛德

系堂前錄卷三

能不對公而增媿哉

語云農桑為衣食之原棉花禦寒衣被尤廣建邑民

戶不解種棉亦不事蠶桑予嘗有意覓江浙庄戶解

種棉樹桑能織布帛者夫婦數口未建以教庄農有

志未逮時懷耿耿直隸按察裴公宗錫素為請收

蠶山蠶之利以廣民用事切惟天地之利無處不有

然必藉人力經營斯生之無窮而用之不竭本年九

月臣自保定省城赴古北口哨門口恭迎

聖駕經由喀喇河屯并熱河四旗廳見所過山場遍長紅

葉其葉之大小與東省養蠶之波蘿樹無異詢之士

人亦云各山場所長樹木原係波蘿樹居多但砍伐

作薪不諳養蠶或云天氣寒冷不宜養蠶其說不一

查波蘿樹本名椴樹子名椴子入土即生三四年後

即可放蠶東省居民除種地之外率以波蘿樹養蠶

為業臣久任東省知之甚確大概於樹嫩時則放蠶

收前一至樹老即砍伐為柴薪燒炭之用居民隨砍

隨種生生不窮獲利甚多前臣在濟東泰武道任曾

飭各屬庶收波蘿樹子分給居民在於曠廢山場遍

行栽種官給印票填明花戶承認項數目如係民

地給還民人租息如係官地即照例納官糧行之

系堂前錄卷三

頗有成效今臣在差所又詢知八溝廳所屬之難兒

河與塔子溝廳屬之三座塔木城等處亦長此樹併

有東省民人在彼養蠶織紬售賣臣思該二廳與熱

河三廳同在口外若論天時則八溝塔子溝未始不

寒何以該二廳又有養蠶之處可見天寒難養之說

亦屬未確夫以征收繭絲之樹僅供柴薪之用殊覺

可惜以臣愚見所有熱河等三廳應與八溝等二廳

亦照東省養蠶之法一體勸民試養再查波蘿樹一

種於口外早寒地面既多滋生則口內山場自更易

於栽種應請無論口內外凡有曠閒山場俱勸諭

百姓廣為栽種蠶官給印票內填明花戶姓名及頃畝數目仍仿催東者素請放蠶之人教導試養如三年之後果有成效官為酌定租息給還地主若係官地則照定例陞科如此則地無曠廢之土而民間獲利無窮于地利民生不無裨益但事須勸課若非地方官寔心經理恐不免虛應故事仍無實際並請責成該管上司就近稽察將各處是否寔力奉行之處于歲終詳明總督分別記功記過庶寔心辦理者愈加鼓舞即因循觀望者亦知邑勉矣臣因一時見聞所及用敢冒昧瀆陳是否有當復乞

茶堂節錄卷二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並將購得塔子溝所出繭紬二疋恭

呈

御覽謹奏奉

硃批方觀成寔力妥辦○此疏委曲詳盡足徵裴公晉心為民興利之意不獨直隸地方當行凡薄海內外有民社之責者皆當實力勸課庶地利盡而民用廣裴公之言其利豈不溥哉

御選白太傅和荅元微之詩四首并序

五年春微之從東臺來不數日又左轉為江陵士曹據詔下日會于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即路

邂逅相遇于街衢中自永壽寺酌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語不過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於山北寺僕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于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興比淫文豔韻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消憂懣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為章有旨迨於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發絨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惟與杓直拒非及樊宗

茶堂節錄卷二

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思之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闕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若而不然者何立意措詞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僕既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牽居無暇日故不即時如意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閒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荅并別

錄和夢遊春詩一章各附於本篇之末餘未和者亦續致之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餘具書白

和陽城驛

高山陽城驛中有歎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

采堂詩錄卷三

九

忽見此驛名良久涕欲垂何故陽道州名姓同於斯憐君一寸心寵辱擔不移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沈吟不能去意者欲改為避賢驛大署於門楣荆人愛羊枯戶曹改為舜一字不忍道况無姓呼之因題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詩成寄與我緝若金和絲上言陽公行友悌無等夷骨肉同余禍至死不相離次言陽公迹夏邑始棲遲鄉人化其風少長皆孝慈次言陽公道終日對酒厄兄弟笑相顧醉貌紅怡怡次言陽公節蹇蹇居諫司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終言陽公命左遷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歸

一一皆寔錄事無不遺凡是為善者聞之惻然悲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無其人來者亦可思願以君子文告彼大樂師附於雅歌末奏之白玉墀天子聞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諫從如流佞臣惡如疵宰相聞此章政柄端正持進賢不知倦去邪勿復疑憲臣聞此章不敢懷依違諫官聞此章不忍經詭隨然後告史氏舊史有前規若作陽公傳欲令後世知不勞叙世家不用費文詞但於國史上全錄元稹詩御批此詩分兩大段看高山陽城驛至事事無不遺詳叙元詩只是為善者至末贊歎之中自據旬臆中有所感借題發揮正合緇衣好賢之旨不以理太周而詞煩為嫌也

采堂詩錄卷一

十

荅桐花

山木多蔚鬱茲桐獨亭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是時三月天春暖山雨晴夜色向月淺闌香隨風輕行者多商賈居者悉黎氓無人解嘗愛有容獨屏營攀花枝立足躡花影行生憐不得所死欲揚其聲截為天子琴刻作古人形云待我成器薦之於穆清誠是君子心恐非草木情胡為愛其華而反傷其生老龜被剝腸不如無神靈雄鷄自斷尾不顧為犧牲

况此好顏色花紫葉青青
宜遂天地性忍加刀斧別
我思五丁力拔入九重城
當君正殿栽花葉生光晶
上對月中桂下覆階前
藹沈沈綠滿地桃李不敢爭
為君布綠陰當暑蔭軒
樞沉沈綠滿地桃李不敢爭
為君紫清韻風米如叩瓊
冷泠聲滿耳鄭衛不足聽
受君封植力不獨吐芬
馨助君行春令開花應晴明
受君雨露恩不獨含芳
榮戒君無戲言剪葉封弟兄
受君歲月功不獨資生
成為君長高枝鳳皇上頭鳴
一鳴君萬歲壽如山不
傾再鳴萬人泰泰階為之平
如何有此用幽滞在
巖峒歲月不爾駐孤芳坐洞雲

茶室詩錄卷三

十二

請向桐枝上為余題姓名
待余有勢力移爾獻丹庭
御批元詩中爾生不得所
我額裁為琴安置君王側
調和元首昔此詩前段命
意相似所謂同者不能自
異也我思五丁力以下推
廣言之放聲大作所謂異
者不能強同也詞意本之
杜甫入蜀鳳皇臺一章然
彼以淒涼激楚勝此則纏
綿濃至一唱三歎可知居
易非無意用世者惜旋用
旋黜不獲竟其才耳

答四皓廟

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懷之
此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
矯矯四先生同稟希世姿
隨時有顯晦東道無磷網

秦皇肆暴虐二世造亂離
先生相隨去商嶺采紫芝
君看秦獄中戮辱者李斯
劉項爭天下謀臣竟悅隨
先生如鸞鶴去入冥冥飛
君看齊鼎中焦爛者郢其
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
八難掉古樞三畧役心機
辛苦十數年晝夜形神疲
竟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
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
漢高之季年廢寵鍾兩私
家嫡欲廢奪骨肉相疑豈
無子房口舌無所施亦有
陳平心心計將何為暗暗
四先生高冠危映眉從容
下南山顧盼入東閣前
瞻惠太子左右生羽儀却
顧戚夫人焚舞無光輝心
不畫一計口不吐一詞

茶室詩錄卷三

十二

聞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
子房吾則能此非爾所知
先生道既先太子禮甚卑
安車留不住功成奔如遺
如彼旱天雲一雨百穀滋
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
勿高巢與由勿尚呂與伊
巢由往不返伊呂去不歸
豈如四先生出處兩逶迤
何必長隱逸何必長濟時
由來聖人道魚朕不可窺
卷之不盈握舒之亘八陲
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
願子辨其惑為予吟此詩
御批元詩責四皓定惠帝
以釀呂氏之禍此事後之
論未免過苛假令當年廢
長立愛如意嗣位所恃以
託孤者獨一周昌耳絳灌
諸人未必帖然心服且陳
產輩

根蒂深固呂雉構患益急保無意外之虞耶居易駁之自是正論起引孔子語末又歸到聖人之道前後照應中間以子房作陪益當劉項逐鹿之時羣雄撥授皆功名之士子房獨具入道之姿其傑出者也借賓宥主身分愈高隨即帶出陳平則賓中賓也未又以伊呂巢山作襯議論瀾翻不竭全是以作文法行之直可當一篇四皓論讀

和雉媒

吟君雉媒什一晒復一歎和之二何晚今日乃成篇豈唯鳥有之抑亦人復然張陳刎頸交竟以勢不完至今不子氣塞絕泚水源趙裏骨肉親亦以利相殘至今不善名高於磨笄山况此籠中雄志在飲啄間稻梁暫入口性已隨人遷身苦亦自忘同族何足言但恨為媒拙不足以自全勸君今日後養鳥養青鸞青鸞一失侶至死守孤單勸君今日後結客結任安主人賓客去獨住在門闌

御批

正意多喻意少言下竦然驚心動魄

池上篇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

藥堂節錄卷三

十三

藥堂節錄卷三

古

氏斐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棹馬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真鶴二以歸始作西干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版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筦磬弦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于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公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幸為池中物矣每至此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且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授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間者久之曲未

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怪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琴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馬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御批

樂堂詩錄卷三

十五

池上佳境詳于序中詩更不靚縷淡淡寫來自見老潔識分知足四字是樂天一生得力處真寔受用在此序中未及詩中特為清出可為奢汰喻分營營無厭者痛下針砭

齒落辭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哀白老狀具矣而雙齒又墮慨然感嘆者久之因為齒落詞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爾俾爾爵肉咀蔬銜杯漱水豐吾膏革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

非無斷齧胡然舍我一且雙落齒雖無情亦無情

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嗟乎雙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為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老矣血衰齒實輔車斷齧日削月蝕上參差而下觥觥曾何足以少安噫君其聽哉女長辭媿臣老辭主髮衰辭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聞諸佛說足身如浮雲須臾更滅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為乎嗟

樂堂詩錄卷三

十六

御批

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戲遊名通莊子寓言之旨也後段分三層功成者去一層是盛衰相尋之理適經一層歸于曠達佛說一層衷之虛無小中見大視韓愈落齒詩更覺波瀾不竭

吾臣前明今何公孟倫號葉樵新會人嘉靖間進士初任慈溪以不避權勢改知建邑守正不阿庭無宿怨訟吏無隱情扁其堂曰節愛凡有利於疆圉士民者無不悉心建置三年之內百廢具舉為綏邑從前縣令之冠其泮池記云學之有泮古也或曰泮班也所

以班政教也或曰泮之言半也東西南有水形如半
壁以半於辟雍也班以事言教之始也半以制言示
有尊也今郡邑有學古諸侯之學之遺也綏之壤地
雖褊小而必置學焉教無不在也有學則有泮制之
不可廢也綏之有泮舊矣因革廢興代有升降今其
地且不可考矣然則今之泮可容已乎予蒞任朞月
予邑務亦既有序矣而惟是之未遑可謂知先務乎
乃集多士謀之進僚佐告之僉曰可於是鑿渠通流
瀦玉井之泉由西入城東折而南以注於泮周覽以
覽跨橋以三旁綠以石欄焉考半之義而今為方者
因地之宜制而用之者也維新之度昔無而今有于
以備王制之遺於以倣闕里之規于以廣士類之觀
其導有源其衍有委其流注有常其傳蓄有方聖人
之道無不備以觀于泮而道其不可在於是故其溉
物類仁其可近不可犯類義其坎止流行類禮其淵
澄靜映可以鑑物類智其流行不測類神思樂泮水
君子戾止豈惟其迹焉已哉學問之道無他焉疏其
源而大其停蓄體仁以物身則公溥以通辨義以範
物則矜直以方致禮以正志則經德有常秉智以先
物則明察以章存神以應變則周流曲折無所處而

葉堂詩錄卷三

二

不當聖人之教無不存以泮而推而教其不可見乎
深於斯義而後泮不為徒設矣何公學問淵博任內
著作甚富此記引仲觸類頭頭是道讀之令人開擴
心胸增長智慧
吾邑宋劉剛中德言嘗讀老莊荀楊之書有所得皆
為發明及游朱子之門剛中質以所業朱子曰老莊
書壞人心術自是為志於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
黃幹為友築室講學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著師友問
答為儒林傳誦嘗著疑夢篇慨世特深翻空出奇仍
不說正道其詞曰宣王考室之詩有曰維熊維羆男
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釋蛇虺之說者曰是為
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子闡里人之占者異於是
每孕者之夢必生男子諗之十中八九始猶以為偶
然繼與人言每問之則徃徃曰信然蓋自是始以詩
之說為疑一日觸然悟曰予何知之晚也夫世之柔
者多活剛者多折和者多利介者多戾宛曲者多與
直方者多忤順從者多全執強者多寃自世習之日
趨于下每畏禍而倖福也於是坐廟堂者格天下之
大議而以循習守條貫為明哲握兵柄者養天下之
大敵而以羈縻不生事為安靜為侍從以無所獻納

葉堂詩錄卷三

一八

為識大體為給舍以無所繳駁為不近名具諫官位而不力於諫詩尸臺臣祿而不切於糾彈凡若是者皆得夫和柔宛曲順從之道為善守富貴全軀保妻子之良術也至於為人師則以不規過為善誘之術為人友則以不責善為耐久之交以至處鄉閭則以隨俗上下為通慶閨門則以笑語嬉狎為和是又得和柔宛曲之道為和光同塵自媚於世之良策也噫斯人者是以名為男子而寔女子之冠履圓方者爾是其生也宛婉聽從者也安得不形為蛇虺之夢哉若夫宣王者南征北伐以成中興之功夜未央而視朝以圖復古之道可謂艱難矣苟為之子孫者以柔弱繼之何以保大業壯王室哉詩人之祝其君宜以維熊維羆為室家君王之望而乃生女子則其望不過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謀耳有若男子其生而蛇虺其夢者固世之所謂庸人腐夫也詩人又安取此子因考室之詩感英賢之不世出真君子之不多有而蛇虺之夢將滿天下而益室家也於是乎釋疑也南昌陳弘緒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真古文吾黨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頽

善堂節錄卷三

七

瀾母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虜池而後河若韓歐者所由以適秦漢之路矣

善堂節錄卷三終

善堂節錄卷三

八

澠江 徐時作 輯

觀察永年王公謙平苗神異記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不及什一數歲輒竊戩守土將吏不能勝恒被害有明弘治甲子峒苗李舟萬倡亂巡撫閩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馬城於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為肇者開父老談往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雉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巍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邇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為予危予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迤峒苗楊應龍嘯聚苗獠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擄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憂作除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寔單騎相地勢秘受計閱七日賊直薄城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莫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摠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

暮氣深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用符呪演法

無一效皆手戮之餘黨胆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斃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步下將將助賊為妖者苗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易不奔竄高屈首受擒余曰方將返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詞日既曠振旅歸至登城謁帝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維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擄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犯送不後徐今又二十餘稔矣女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接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浹示靈異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吳寶岷曰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闕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圖而馬助兵旦起視廐中

馬僮卧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秦凱勳威益敬服京師人異之用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軼騎白馬以為常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洵哉為帝無疑也特舊傳帝馭赤免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即抑久用而瘖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博聞之采云

又紀香木作像云觀察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閔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徹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於公作像奉之公為

卷之四

三

碑文以紀愚按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一杖長七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閔廟物也于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先後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物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為彈壓溪壑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高之木感於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為嚴嵩崇者可勝道哉

又紀老生妄訟云永年馬兆燦中崇正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

某投牒云運將鼎革不聞漢壽閔公扶我國祚請下今訊之馬可其請遽設鄖陽司理親鞠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後亦莫知所從詣關廟叩首謝退起見香爐側白鏹一錠始未嘗見也恐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校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鞠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木冠皆與今時同隱示氣數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患哉老生惜天運而咎神神其能生乎若廵方貿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然徃皆愚之愚者而帝必

卷之四

四

現身說法所以警愚者至矣哉冒瀆者可鑒矣馬氏尚存案奉永年王觀察及見之稽古生曰自古神之威靈顯赫者莫如帝帝之臨像昭著於歷代薄海內外者更難以枚舉茲特錄其一二而靈異已如此那得不令人怵然生敬畏之心也夫西遊記載割全進瓜入地府鬼送夫婦還陽婦屍墮適太宗妹死鬼以婦魂入公主體生而訝曰吾方同夫行何獨至此舍羣以為寓言予應觀各野史所載換身舍者甚多如西藏活佛僅百年已換身五度矣偶閱陸雲士北墅奇書中記順天江霞子云母舅汪

公崇正間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馬死計無所出忽有少年曰我當變馬以乘公左右以為奸人揮之去少年出門而馬忽活公甚喜乘之至轅門甫下馬復倒矣公謁事畢乘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即少年也老者曰遠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乘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為此人所佔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曰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法無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脚交加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尋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為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今公書吏之子夜暴亡明日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陞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爾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曰爾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後死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郊變夫婦已先迎候觀者為眾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已衣衣其身隨脫已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卧地棺中

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僊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早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言如故因歎曰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歲大警公卒於官明末閩東有為玉器之工李宛者白哲無鬚之人也其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宛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即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父我夫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子我妻何以不夫我子何以不父我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鬚而爾多鬚大異其何能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蓋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致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憑為器為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

於是信其果為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
此王艾納道邊親見其事云

雲南有步鐵道人見鐵輶喜必向人乞之頭項肩背
以至胸背股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鐵嗜
飲言人編福多奇中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闌善銅袍
者聯銅片為衣而服之者故號銅袍道人嘗携杖頭
錢飲於市醉則歌嗚呼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
知所往夫以鐵為衣以銅為袍二人豈炫異以駭人
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銅鐵耶張山來
曰既有鐵便有銅愛金銀者為貪夫則愛銅鐵者自

是異人矣

蘇堂錄卷四

七

洛陽橋乃宋蔡端明所造親書碑記漳泉人嘗搨以
送朝士蓋重其書也聞橋中塑有下得佛像傳奇演
以為端明事洵矣乃閱宋中丞筠廊偶筆閩中洛陽
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聞蔡公再來耶人蔡錫中明
永樂癸卯鄉試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
脩橋橋踰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
前曰我能齋楸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
扶掖之者俄以醋字出錫意以八月廿一日也遂以
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

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傳奇中妄語
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按廣輿記載洛陽橋在府
城東北踰洛陽江一名萬安橋郡守蔡翼建長三百
六十丈廣丈有五尺先是海渡歲溺死者無算翼欲
壘石為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遺檄海神遣一
吏持醮飲醮於海崖半日潮落而醮則文書已易
封矣歸呈翼啟之惟一醋字矣翼悟曰神其令我壯
一日而醮與工乎至期潮果退舍凡八日夕而工成
費金錢一百四十萬至載明蔡錫知泉州奏除洛陽
東山大橋三成兵公私皆便是蔡錫亦賢太守也本
傳中載脩洛陽橋檄海神事與端明同豈後賢效前
賢所為至誠感格海神皆效靈以助其成功乎然亦
不必深辨也

蘇堂錄卷四

八

吳江袁漫恬曰天地間火是五行之一隨處有之能
為火光者亦不少文選海賦陰火潛然拾遺記西海
浮山穴水其色如火波濤濯蕩其光不滅又滇中洪
治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又
小西洋一處入夜海水通明如火持器汲起滿器俱
火光則水能為火也唐扶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
吳玉能為火也腐草為螢有光宵行蟲亦有光有人

夜行遠視樹上有火光如燈大疑而即視則光漸小乃宵行蟲附木上過而遠望則光仍大馬則蟲能為火也人血及牛馬血皆為燐則血能為火也常良山有螢火甚大如豆夜視有光又明莖草夜如金燈又夜明苔照耀滿室又黃山有放光木塞外有夜光木則草木能為火也以至螞蚱骨脚暗中能為火魚鱗積地有火光窻榻蝨殼入淺土內亦能為火朽葉能為火昔有人在寺中夜見有光明飛入佛殿以手掬之乃一朽葉耳腐竹根亦能為火有人野中見火疑而取之乃腐竹根一枚異之劈為三片則仍為三片

葉堂節錄卷四

九

火馬精油見日亦生火肥猫暗中抹之則火星迸發出所以田野傍晚有火條東倏西忽大忽小者人皆疑為鬼火不知皆燐血朽葉等所為也又云人之異產夜郎原君而外徐偃王卵生高麗之先朱蒙卵生非子為馬卵所生宋元嘉中寶誌公現於古木鷹巢中手類鳥爪王梵志生於禽樹中唐陸鴻漸江流鳥卵所出陳義大卵所出宋大年生時卵形剖之紫毛被體廣州官庫有異卵一枚大逾斗云部民陳鸞鳳之胞明胡縉戎某生時在肉毬內剝去數十層乃見唐先天中牛左腋有一人手長尺餘

真寧縣羊胸前有人手并陘民家牛生犢人首武強民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又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朱子云只是稟得猪氣漢竇武生時與蛇同產慶雲民婦產女無產一蛇烏程士人妻產一蛇宋時海州漁戶婦產鯉魚十四頭元江陰民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明李願妻生一驚手足則人長州縣呂氏鷄產一人搃之氣類偶偏畜產人形人產畜形有不可致詰者母相驚怪致疑於釋氏輪迴之說也

葉堂節錄卷四

十

每欲記其事而未暇適閱虞初新志載林鐵崖秋聲自序內有云京有善口技者令賓客大譙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一人坐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櫪尺眾賓圍坐少頃聞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囁語初不吐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雜床又從中屢屢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床上又一大兒醒猶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

研中聲滿桶中聲一齊湊葉衆妙畢脩滿堂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為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却上床寢小兒亦漸欲睡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作咳嗽聲寢意稍舒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大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裂之聲火爆聲呼呀風聲百千齋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

茶室節錄

二

處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序所謂口技即象聲也然聲不止此也有象為萬國朝會聲有象為兩軍戰鬪聲車馬喧嘩聲江河舟楫聲凡天地間所有之聲皆能一口傳之技至此神矣虞初新志又載王猷定湯琵琶傳湯邳州人名應魯善強琵琶中一段云湯能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天愁人思婦百蟲之蟄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勝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

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听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臨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躪聲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前象聲以口彈琵琶以手口手之妙一至於此真令人咨嗟歎絕

茶室節錄

三

又載陳定九狗皮道士傳道士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嘗冠道冠衣狗皮乞食成都每至人家作犬吠聲家犬聞之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隣犬聞之羣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夜深初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聲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命羣賊策馬殺之道士徐徐行賊馬不能及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蹙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偕尊號元旦朝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執笏列班中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廷如數千百犬吠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開

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犬聲。道士亦不知所往。張山未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快語令人解頤。

與友談論神僊事，或以為渺茫莫測。然歷代史傳所載多有異跡，不得盡以為荒唐也。如建邑誌乘所紀

王文卿賣雷公事，朱大仙尸解，三溪山中隣却過，早往山橋，雨無不立，應徐文君、張文光、李文通各有異

跡，可述。信仙者之有人也。廣文却君德乎？上杭博雅士也。因談杭邑前明有王破頭，不知何許人，相傳隨

王文成公至杭，遂寓焉。跡出奇異，不肯道名。字因頭

破爛，故人稱為王破頭。云王顛狂狎人有賣茹者，戲以茹塞其破處。王怒，遂盡取其茹百餘，納頭中賣者

見茹沒而哭。王笑曰：已送還汝家矣。賣者不信，不得已歸家視之。茹果在不失一枚。摩訝其異，值元宵與

友言，能携幼兒到蕪州看燈。友試之，破頭負其兒，囑聞目覺馳如飛。少頃到一城，三街六市盡張燈結綵

一一指以示兒。看畢仍負歸。兒述所見，誠蘇州風景。且買燈數盞，果藉製久之。破頭謝諸友言去。一密友

求同往，夜至城南渡，無舟。破頭解一巾置水中，跳立巾上，以手招友友不敢上。破頭遂順流飄然而往。不

素堂雜錄

十三

知所之遺寓屋一間，夏無蚊，後拆其階有一石如蝦蟇狀，撒起蚊忽聚鳴如雷。隨砌之，蚊終不散。異跡種種，當時祇目為幻術。去後想其行踪，羣以為仙云。

蕪州山塘丁五人墓，乃義民顏佩常、楊念如、馬傑、沈陽、周文元五人。天啟丙寅，魏闖以緹騎逮周吏部順

昌，順昌右鄉有名士，民哀憤聚以萬計，呼冤擁擁，按車請疏，誓旗尉素暴橫，擲銀鐺厲聲曰：東廠拿人，鼠

輩何敢爾？于是顏佩常等大呼曰：吾等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即前奮擊尉斃一人，餘俱踰牆走脫。

知府寇慎委曲調護，士民乃安。吏部聞行赴詔，獄拷掠慘毒，抗晉不屈。死獄中，中丞毛一鷺逢璫意令御

史搜捕五人，擬大辟。五人臨刑，意氣自若，談笑以死。後二年璫誅，蕪人毀其半塘之生祠，以為五人墓。先

恭順昌之倪文煥，都人所傳百叩御史也。家居維揚，白晝見五人，嚴裝伏劍，容狀甚厲，馳入中堂已而旌

旗衛從數十人，導尊官來登座，冠服儼然。文煥大懼，率妻孥叩頭祈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墜

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亡何文煥以黨逆伏誅，崇正元年贈順昌為太常寺卿，諡忠介。

東林列傳載常熟顧大章死之夕，大風雷雨如注，逆

素堂雜錄

十四

璫外舍及廣微寤宅瓦俱飄盡樹木盡拔去柳城外
三十里椅桌隨之室內為之一空其妻妾被衣立兩
中隱隱望見旌旗羽蓋金牌燈火如按察副使狀者
行其屋上廣微曰我為宰相內倚魏公如天之德何
妖鬼之為崇乃爾耶奸惡之不畏天如此未幾魏闡
敗而廣微亦誅烈皇帝更定先朝爰書白其罪贈太
僕寺少卿

禽族性慧而能言者莫如鸚鵡吾聞及粵東大家多
雕架育養有容造門即呼容來容來呼童婢姓名看
茶待煙已為靈異及閱周櫟園先生書影所載數則

茶室高錄卷四

十五

又有解佛經工吟咏者如云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
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汝慈悲長老曰小
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繼之徑赴僧側
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隨又求指示僧令誦佛
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
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鵡下尚有翅毛○有
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
者以一贈陳子右蒞韓子人穀亦得其一踈韓固親
串過後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
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

人穀賦詩弔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擲架上
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斃去二
子廣乞名詞為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
彙為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為之序序亦悽
惻動人物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
甚惡東閩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
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
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
便為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
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

茶室印錄卷四

十六

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
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歷年
間事也余同書中記古鸚鵡夢二則已為奇絕鸚鵡
能詩尤所未聞詩選入列朝詩集中尤奇然每以語
人人多不信後閱逸史唐武后蓄一鸚鵡名雪衣能
通心經后貯以金絲籠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
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禿
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閉籠若放雪衣鳥常念南無觀
世音后喜即為啟籠居數日立化於玉毬紐上后悲
慟以紫檀作棺葬於後苑鸚鵡作偈頓證正果尤異

矣

天地間有殊生大物異於耳目之前者如珍珠之大如拳蜘蛛皮可綴鼓蚨蝶翼如蒲帆各大物已載之偶錄中茲復得各書所載臚列於此以備觀覽焉滌州有螢光如金鏡東山記蟻有重四十斤者抱樸子蜈蚣大者長百步其皮可以鞣鼓天寶中廣州漂一死蜈蚣剖其一不得肉一百三十斤西域有鼠如猪倭國小鼠大如牛海蝦蟇牙長一尺五寸有刺蝟皮廣半畝許呂宋南島有大龜一殼可容十人海蝦殼長數尺點火其中如龍天矯鬚可為杖丹蝦長十丈

雜書錄卷四

鬚長八尺有兩翅又海蝦鬚長四丈四尺有長四五尺者海蟹大踰丈許螯箱人首立斷始射圍大蟹廣千里山東近海村舍以魚骨為大屋梁萊州水神廟二魚目珠徑三尺餘光甚精采山寺中魚鱗廣闊數尺海上有大魚過崇明八日夜始盡東萊海尾毛長三丈餘條枝大雀形似素駝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其卵如甕所謂駝鳥也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尾長三丈利示亞州犬羊一尾重數十斤外國大象牙重貳百斤巴蛇吞象蚺蛇吞鹿溫州茉莉高一二丈蜀青城牡丹高三十丈雲南櫻桃樹大數圍高數

十丈夜合樹高廣數十畝南蠻有竹其節相去一丈頓邛竹一節可為船交廣竹節長二丈圍一二丈羅浮山十三嶺巨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長二丈廣東木竹一節長四丈波斯國桃樹長五六丈吐谷潭桃大如六石甕積石山桃窠大如十斛籠東北荒桃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女人國桃長二尺馬蹄大栗如梨番瓜如斛大重至數百斤不蘭皮國瓜圓六尺米粒長三寸番茄大如斗於地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為舟航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扶南國甘蔗一丈三節大石勿斯離國甜瓜

雜書錄卷四

大五六尺香檳重二十斤麥粒長三寸安肅白菜一頭重三十餘斤儋崖芥高五六尺子大如雞卵瓠皆石餘襄陵葱莖大合拱高出屋欄上烏京國龍爪蕪長九尺餘各大物前載之偶錄中者茲不復贅云客又有譚小物者因憶書隱叢說紀載甚夥漢武帝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為籠數百頭如蠅聲如鴻鵠粵東洋船攜一小鶴高三寸長二寸許素羽丹頂喙頭皆綠與鶴魚異貯以匣匣中置玉盤盤中貯清水水中浸珍珠二枚鶴立盤中竟日不食時含珠於喙旋吐于水開匣則振羽吭而鳴聲極清越粵西

山中產小猴如墨色僅長二寸許嶺南有石猴小如
拳性甚馴置几案間能為人磨墨可于筆筒中睡名
粟子猱杜詩有從人覓小猱猱適交趾道士養一雞
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睡覺又有龜狀如錢置盆
中唐永寧王有大岳皮大如一掌高昌國獻狗高六
寸長尺名拂菻狗荷蘭小牛白質黑文項領間有肉
峰如橐駝又有小鹿長二寸許雙角斬然不知其出
處辰州小竹曰龍孫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
凡所以為竹者無不具備有詩曰如針能具體是也
如許小物與康熙中外國進貢之小人長可一尺者

並域而居又一世界矣

茶室節錄卷四

九

古有生百子者周文王詩曰則百斯男是也齊田成
子有子百餘人漢張蒼有子百人中山王勝有子百
二十八人梁鄱陽王恢男女百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
明慶成王生一百子河洛周王亦生百子成化福建
光澤縣老叟妻妾十一人共生百子 本朝平南王
尚可喜有子一百三十餘人帝王百子以妃嬪多固
無足異如光澤老叟妻妾十一人而生百子則尤為
奇也

子任開州有報一產三男者為詳請報部每月捐給

米一石然產三男者各省報部歲歲不絕又有產四
男五男六男七男者康熙中歙縣民一產四子漢川
縣民一產六子明天啟中大名民家一產七子俱成
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天順中民妻一孕五兒兒與
母皆壽考最奇者北魏延興中秀容郡婦人一產四
男四產十六男尤為古今所罕聞

茶室節錄卷四

茶室節錄卷四

十

茶堂節錄卷五

淮江 博覽兄長人 輯

書隱業說載似人非人窮極

見聞謂天地之間人為貴其似人非人亦不一而足

猩猩能言佛能笑大石國海中樹生小兒不語能

笑懶婦化為人魚自尾以上悉是人眉目髮膚以及

男婦二體俱具惟尾為魚耳海女上體是女子下體

魚形鯨人居水中泣即成珠兔奴色黑如墨黃髮白

齒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曉人言而自不能言飛頭

靈夜卧則頭自飛去天曉則頭復還合於頸海人種

種如人鬚眉畢具惟手指相連如鳧掌人可得之者

不言亦不食西洋海中獲一女子與之食輒食亦為

人役但不能言身有肉皮垂至地如長衣然粵西有

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自腰以下

有皮蓋膝如犢鼻有矜者狀若狸狒與野婆為夫婦

散育葦莽間不空而處南方海濱有一舟為風所飄

中有人頭頂上生目沃沮東大海中有人頂中復有

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南海有海人如僧人頗小燈

舟而坐頃復沉水羅刹國黑身朱髮獸牙鷹爪碧眼

夜叉國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無背國在此海人

無肚腸食土穴居一目國在北海外人一目北丁令

有馬脰國其人音聲如雁鴛膝以下生毛馬脰馬蹄

不騎馬而走疾於馬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泥離國

兩角如蠶才出於唇自乳以下有靈毛自蔽雲南半

箇山婦人怪或化異物富家化牛馬貧家化猫狗化

去可歸狗頭國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

其言如狗吠犬戎如人但有尾尾漢靈有尾坐則穿

地如穴以安尾尾折便死三佛齊山深處有村其人

盡生尾婆羅遮狗頭猴面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西

北荒小人長一寸大人國人長三丈小人國人止三

四寸面目形體與人無異韃而韃國有人身羊足者

東粵有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于自牽掛而

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人都樓大樹如人形而絕小

男女自相配偶木客產粵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同

在恍惚有無間猴狲產蜀長七尺一曰馬化路見婦

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為姓黃犬鬼生東粵身著黃

衣能為疫癘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

十為羣依人以居山臊長尺餘畏竹爆山魃長三尺

口潤至耳驚腹中有小人五官四肢皆具謂之驚寶

高麗國貢人參長三四尺如人具體笋根稚子如人

眉目口鼻皆具足指拳踞如鳥爪茯苓千年其形似人此外尚有蛇頭國三頭六臂國長腦國頭與身分半長手國穿心國長足國大肚國頭小縮兩手兩足皆短儼如驚樣天地生物奇形怪狀即似人非人者如此其多其他亦難以悉數也已

武場鄉會試除馬步合式外又試硬弓大刀巨石有臂力者能挽弓十二石速持三滿舞刀一百二十斤以二百斤并二刀層三百斤石兩手掇起神色不窳者為起羣大抵力能千斤如伍員之舉鼎然亦不足為異也南史羊侃大用弓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嘗

茶堂節錄卷五

三

于兗州堯廟躡壁直上至五尋北史沈光驍捷躡地禪定寺中幡竿高十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頸繫繩單手足皆放透空而下踞為肉飛仙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趨迅捷嘗着靴上礮城直至女牆手無板引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時人號為壁龍宋令文有神力有牛觸人莫之敢近今文按兩角板之應手倒勁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搯確嘴壁上書得四十字詩能以一手挾堂柱起以衣壓于下今文即之問之父汪節有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

上又置一床坐龜茲樂人一部曲終不下無難重之色又建中時三原戲竿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明張進諫躡捷如飛鳥以二食指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迴无不墜裂亦無磕撞聲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歐千斤乘馬過獨板橋馬踏路不行歐以右臂扶其馬高步而過顧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母等另有一付骨力非尋常意計之所能度書隱業說彙載如此此中或有幻術或經鍊成于官燕趙見戲竿走馬婦人弓靴倒豎兩脚舞百斤車輪或大水缸旋轉不墜又

茶堂節錄卷五

四

能攔小梯于脚上令學行乳免綠梯入缸內拜揖令人一頓神驚至走馬則翻筋斗挾磁碗數十立馬上頃刻收放無一差跌他如緣繩橫走拍竿直上上刀梯跳斝圍種種妙技觀縷難盡或云鴉神相助烏鎗一照則必跌下又聞直隸提督何公密河間府某新婦于歸成親夜殺响馬八賊一案何公見新婦纖腰細步弱不勝衣疑未必能殺八賊詰之新婦請畫標下力士比較有千總劉千斤者雄冠一軍願與對壘意欲兩手抱住新婦入懷為快樂趨而直前新婦用纖掌劈去輕灣一鈎劉背跌倒地不能轉動何公笑

曰是何女子神力一至於此既而知此女父兄一家皆鍊習武藝能使一身之力歸一指用女處閨中亦勇鍊習純熟故八賊授首此所謂鍊成者也軍中笑劉曰千斤之力乃為弱女打翻何也劉駭曰此神女也他兩掌一劈三似數百斤大刀橫截輕灣一鈞更如大繩纏鐵錘倒掛不能立脚故倒地土至今脚脚受傷痛猶未止乃知人不可以輕視也因并記于此陸雲士傳寶嬰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生夫婦相失散婦為軍所獲移師駐華亭生從覓婦不可得因為旅館勤事勤代主人勞主人逸甚利倍入主

茶堂高錄卷五

五

人有女欲妻之而未蒞也一日有人遞趨而來飯畢酬值遞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啟之燦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未幾其人復遞趨而來汗漬衣詳視几地茫然生問之告以遺金五十生曰何用曰持向營中娶婦生曰金固在還子無苦也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簡至蒙子還金事諧矣某日當婚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稟主人命至期往見失金者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擁几而坐云新

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于是生一慟而偃于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于孤蓬之中舟及門但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卧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噎噎不能續娶婦者悟曰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為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為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為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茶堂高錄卷五

六

陸子曰余讀愚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夫婦為健兒妻健兒亦夫妻為商山人婦征途相遇各易以歸嘆其奇絕而寶嬰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為不在天也

壽光李允高字坦之幼聘某氏既雙瞽女家辭婚允

高曰聘固不聘聘而聘將誰適耶卒娶之伉儷相得
踰不替者越數年允高舉於鄉婦自念誓不足持門
戶欲為與妾允高泣沮之奉母尤孝壬午之變允高
家固貧自御短輶車奉養母甚勤避勞小事定又自
御歸當艱沛時無幾微色憾誓婦為累者後母卒允
高哀毀竟死于孝子震字乾一誓婦出母替之甚嚴
能砥行有聲庠序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高孝義
之報云

廣文陳心齋云平和縣東七十里至瑯溪石峯掛列
如刀鎗劍戟高出雲表有兩山夾水瀑布飛流而下

茶堂節錄卷五

七

如玉龍天矯聲震山谷下有一潭深不可測順治年
間有怪物穿穴而出一時雷電交作風雨如注水勢
洶湧新安里居民樓屋不沒者三板有及笄未嫁女
從母避水屋上將大桶收貯衣物女子坐其中俄大
水至漂蕩中流五里餘水漸殺岸上有少年持長鉤
拾物者鉤桶至岸奪女衣物仍將女納桶推之水中
又流三里有人鉤得之見一女子卧桶中憐而扶歸
半胸不能言以熱湯灌之稍甦問其姓名乃知為中
表兄妹數日水退訪其持鉤之人即女許配之夫女
子慟哭誓不成婚眾為作合歸中表兄後持鉤者失

婦竟天死無後

又云瑯溪東三十里有大潭眾水所匯深不可測兩
岸多種楊柳荔枝等樹舊葱掩映宛如園畫中有二
鯉一青一赤每天氣清明泳游升降最為可愛其旁
居民臨溪取魚每採巨網毒藥從事天輒雷雨大注
人不能取如是者數十載順治年間六月某日暑氣
炎蒸村中老幼方憩樹下忽有黑雲從空而下潭中
波浪涌出風雷大作兩呀樹木拔起飄流數十里外
不傷一人不數日沙平水淺二鯉無存蓋已變化成
龍而去矣父老因更其名為龍慶里

茶堂節錄卷五

八

又云曾叔祖新治公名揚美萬歷壬子舉人與林鶴
台先生友善鶴台名鉉舉鼎甲第三人官至文淵閣
學士公始授侯官教諭以銓次擢四川梓潼知縣將
赴任未至夔府有樊龍樊席者謀作亂出視各處形
勢薄暮於河邊謬稱梓潼客商搭船舟人不可公曰
吾民也何害許之既登舟公見其貌甚偉延之入坐
傳數日別去二人感公長者曰使君治小邑倘有警
當身自巡城可以無患至治數月亂作賊勢猖獗鄰
境望風瓦解公憶舟中言登城率百姓固守賊望見
公解圍而去百姓賴以安合部以公能獨守孤城飲

取入京晋刑部主政累遷至郎中轉大理寺丞以審
魏忠賢案稱旨擢温州知府以廉仁稱年七十三致
仕終于家可見長厚之吏雖盜賊亦能感化味公吾
民也何害五字仁愛之心畢形於口卒能守城池安
百姓以老壽終宜哉

又云陳天定世居漳州鶴鳴浦素高自位置藐視一
切崇正年間舉進士時溫體仁秉政公不欲仕退而
徜徉山水間先是讀書於漳浦大磬山僧舍高峰挿
天公每造其巔以恣竒觀一夕躡屐失足忽墮千仞
之谿賴古藤攔住公益自負為山靈呵護嘗寓漳郡

八卷堂節錄卷五

九

與友縱談膽畧友曰子敢於東嶽廟暮夜脫內殿閭
君靴當酬十席酒筵公欣然往東嶽廟重簷複屋自
幽明殿入鬼使森列中庭獐獐不可向適見者膽寒
次進十王殿木雕神像冠帶衣靴儼然如生上座黑
面鬪君尤威嚴逼人公竟脫靴而出以示其友友以
酒席酬之羣服其膽後丁明末甲申之變寇臨漳州
開府署虛文聘名士暴虐百姓莫敢喘息公以義見
陳說利害寇稍霽威自後兵荒薦至海氛尤甚沿江
一帶地方村落為墟賊獨相戒以不得犯公里門鄉
人賴以安全遠近附者益衆悉為撫恤公或不再食

吟咏自若教授生徒文辭經其指示者多自成家漳
人高其行誼建坊以表其門所著有詩稿清風集行
于世

又云漳州陳考功者忘其名居城之東門家貧無兄
弟採薪以養母一日忽思為門戶計白母欲就學母
笑而許之隣有蒙師教童子十數人陳造門願執弟
子禮先生視其人頽而黑愕然曰子何為此陳以寔
告先生曰子年過三十始就外傳古未有此陳率爾
對曰上午採薪以奉母下午採薪以奉師願於黃昏
時就學先生許諾既為之正句讀甫及第一句陳隨

九卷堂節錄卷五

十

以手掩第二句問曰上一句當作何解理通綫及下
句每一句一字必求解晰明白貫通而後已如是者
數年博覽羣書成進士官至吏部考功郎漳之父老
喜談其事即以官名其人益自明至今人皆稱之不
置云

又云卓上良不知何許人品骨脩然遠俗善丹青尤
工寫梅與瑄溪善士張虛舟相友善好遊寺觀性不
喜和尚一日與虛舟往開元寺寺僧方款接富人不
加意二子卓笑之以指畫地俄有癩疾人伏尸門外
臭不可聞遠於方丈座客驚散寺僧方失措惶恐請

救于卓卓艾曰無傷也復以指畫地大風從地起吹尸遠去虛舟心異之卓因請別伸紙濡毫寫古栴花一枝以贈虛舟報嗣至是生一子卓蓋贈栴以示慈也虛舟強晉卓不可乃訂以後會何期卓以是子婚娶日當到門後十數年虛舟已老子長大至婚日有乞丐至門外與酒肉不受惟索某書厨中古栴花一幅虛舟聞而趨出邈不知其所往始悟卓假丐以踐約也卓豈仙者遊戲人間故與善士相往來乎至今其畫尤存人多異之

又云泉州府後山名清源形如半月石骨嶙峋高峰

宗室節錄卷五

二

插天橫亘十數里巍然端重世傳宋韓魏公父為泉州倅側室孛公將生先日郡城夢城隍押儀從鼓樂送清源山神入署旋即生公貴後凡泉屬道路橋梁皆其所建惠安一帶歲久傾圮有居仁里鄉賓陳元椿捐金脩葺完好各監碑其旁大書宋丞相韓魏國公造居仁里孛民陳元椿修陳居家力行善事久而不佚抑制府虛大中丞重其行誼題達于朝

御筆

特書樂善好施匾旌之仍賜其子為即用通判膏撫臚列其善行風示全閩鄉賓益自謙謹不伐特見賢寒親戚退然若不勝子聞詰同年支陳國璜樂遠津

津故能詳也

又云族兄補來先生者幼習舉子業恂恂古處年八十餘猶事蒙訓精神強健能書蠅頭小楷過于後生人問其故兄愀然具述其弱冠時患洩精病一日侍食乃祖鳳儀公側墜淚不絕下咽祖詰其故兄以實告祖投箸拍案而叱曰汝父以是病早歿遺腹生汝故取名補來今復患是其何望耶祖方言時聲甚厲情甚戚兄自是謹於調護凡飲食寒暑嗜慾不敢稍縱壽九十四形神矍鑠未嘗曳杖或與子姪談及往事色憂貌瘁猶如其聞乃祖震怒之言蓋兢兢於守身之訓至老猶不哀云

宗室節錄卷五

三

予年六十外每歲到冬月兩脚生瘡如栗子大鱗叠成片癢極難忍愈爬愈盛日須沸湯洗之妙難言喻邑有患此瘡者諺曰未知明年再生否戲言令人解頤水南素醫生授異人秘方合藥油為丸如彈子大約于早夜心口滾擦至三日而癢止七日則全愈于試之果驗真奇方也因憶周櫟園先生書影載有爬癢瘡語曰上世上世下世下世不是不是正是正是予聞之捧腹因謂人曰此言雖戲寔可喻道及見楊道南夜坐爬癢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爬時輕重

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候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衲曰二先生不是門外漢予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辭之當下徹也予因戲和二詩云癢在身中藉手爬爬時心手兩無差若還癢去心忘手亦忘爬不著他癢極何能忍不爬世間學道等爬沙爬米爬去渾無覺妙解虛空是夢華未知雲谷老衲與周先生視此詩較楊焦二詩為何如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鸞盛若趙高邑

蔡堂節錄卷五

上三

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頌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敞天壤而萬歷五十年無詩溢於王李佻於袁徐織於鍾譚此論前述當時人才之盛足令學者神往於其世後論詩三語要言不煩深中萬歷年間詩學之病

艾千子曰弘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

既狹中無寔學相率取司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字句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大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為腐勦至今未改高城圭峯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日矯俗自正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為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為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為可師者皆公之力也千子先生此論當矣唐宋八家文自茅鹿門論定天下皆知所宗仰即王元美晚年亦自悔少時意見之偏其詳已載前卷中矣

蔡堂節錄卷五

上四

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湖君世居莫麓峰下有茶僻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其弟南濱亦年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君為人孝友廉讓中歲棄其所學計然術灌花淪茗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多稱之允來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居繚垣三楹床茵几杖皆得其處蘭惠敷盈怒芽競茁牆頭有木瓜朱櫛二三株垂窠累向人窓前置拳石面勢虜理似長與人向升起者其下嫩草雜卉疎密可數嚴淨梵潔殆非叔箕縛帚所能及而牡丹數十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

之妍媚靚艷如笑如迎即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之色觀者神移目奪恍然若與之遇也客訝而問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花之榮也則欣然喜其瘁也則悄然憂自壯途老寢與食息語默醉醒皆以神入於花之中得其陰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心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之存也聞者為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簷果餉余余于徬徨不忍去蓋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鼻圖素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即君家太僕用萬金起一園廼游

采堂詩錄卷五

五

者過之而後訪君皆嘆曰若此亦奚用壯麗為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而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病無子病既篤友人吳亦臨撫之曰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歎歎不能語夫亦可悲也已自古高人達士流連寄托其於花各國其性之相近以名乃好深心道流餐落英飲澀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歲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歟余既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風父子以種花終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焉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為之而曰昔之得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

莫釐峰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煙霞絕塵滓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沒猶視其薨薨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真子若席君者斯可以死矣此文摹寫高人境地清幽草木妍秀及為人性情愛花精神待客體貌遊人悅慕色色俱到可謂入神之筆末一段推開感慨照應前文風神宕往不讓韓歐銘詞括通篇大旨滴滴歸源至讀一過如入武彞九曲曲曲皆有奇觀真天下之至文也

采堂詩錄卷五

六

福州府城西北有湯池或謂地有硫黃理固可信而輿地志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又南徐州記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熱處可爛物冷處如冰熱處魚入冷處即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種稻則澗熱水一年再熟今糜楊脩有詩云江南龍節水為鄉水不絕陰又半陽一片湖光共深淺兩般泉脉異溫涼則此半冷半熱又有不可解者六朝事迹云郝氏梁武帝皇后也崩數月帝嘗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乃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罕聲視之乃見一磷盤躡上殿睽睛呀口以向於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

嚴寒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祟朕耶蛇為人始帝口憐則可之希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撲則火熾矢射射物害人死以是罪請為憐耳無飲食可寔口無窟穴可庇身饑寒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咬嚙肌肉痛苦其刺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為阻耳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托醜形骸陳露于帝前一功德以見拯救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既而求蟒遂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苦詭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愆不可帝乃然其

蔡靈言錄卷五

七

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扞睿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佛語削去閑詞為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叨利今呈木身以為明驗也殷勤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夫陰惡之人多變蛇蝎固不獨此至謂禮佛懺悔可轉則未知其果有是事否耶

周櫟園書影載世小鸞字瓊章工部郎中葉紹素仲韶之女四歲能誦楚詞十歲與其母初寒夜坐母云

桂寒清露濕即應曰楓冷亂紅凋咸喜其敏捷不知

其為殆徵也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其門有

神降于此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之弟子轉女人

身墮度者攝入無業堂中教僧四儀密諦往生西方

小鸞月府侍書女也木名寒簧今復名葉小鸞吳俄

而招瓊章至瓊求賦詩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師演說

無明緣行生老病苦因緣瓊曰願從大師受記師云

既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

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曰曾犯師問如何女曰

曾呼小玉除花風也遺輕紈壞媒衣曾犯盜否女曰

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

女曰曾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師又

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謂生前歡喜

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曰曾犯團香製站

夫人字霞靈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女曰曾犯對月

意添愁喜向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曰曾犯

生怕簾開說燕子為憐花謝罵東風師又審意三惡

業曾犯貪否女云曾犯經營網帙成千軸辛若鶯花

滿一庭曾犯嘆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

崔薇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拋弃珠環收漢玉

蔡靈言錄卷五

六

戲捐粉盒莖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温李諸公
血竭擗枯矜說累日者子於受戒一刻隨口而吞那
得不笑殺阿翁也然則子固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
名曰智斷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愛其句之縝麗
附存於此葉夫人宜脩宇宛若生三女長曰純純次
曰蕙蕙幼即小鸞葉公彙為千靈堂十集行于世

又載金壇王伯發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
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
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
大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

茶堂節錄卷五

一

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
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
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
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
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
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炕
上搏老公乎婦面紫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
結縛裙褲懷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
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
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頃吏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

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
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
發五方射婦婦從馬上以彈方撥箭箭悉落地急發
十彈殺一人四人拔刀禦婦婦接戰揮斤如意復斫
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與兩尸去俱
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
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異常善刀藏之
下馬編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
襦伎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
皆伯發口授于予予為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茶堂節錄卷五

字

此與前紀河間新婦夜殺八賊事同不意閨閣中竟
有如此神勇真古今僅見也

茶堂節錄卷五

淮江 徐時作 輯

西鏞廖司農蓮山先生諱騰煒康熙己酉舉人初任休寧水廉自守決斷如流俗多以人命誣陷株累者輒破家公痛懲其弊刁風始息庚午分房薦拔稱得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晋光祿正御乙酉典試江南得人尤盛擢順天府尹遷都察院副都御史位司農治休寧日著海陽紀畧俱述任內善政文萃古雅不減唐宋大家乃孫其義博雅士以書見惠因摘錄其佳者數篇其序東閣放生池云造化一機耳入與萬

葦堂節錄卷六

物或出于機或入於機先後變易流轉不息此理之必然者也而迂儒不信以為荒謬怪誕聖人之所不道不知六合之內聖人固有存而不論之事欲使人自得於意言之表如此類是也古今之生相殘殺死相報復怨毒纏結無有窮已往往載於史冊不可枚舉豈盡未之考耶夫世之善人少惡人多若善惡之去來冥昧一致善者不登吉祥之籍惡者不淪獸畜之類是造化無所是非之一物而聖賢脩心養性亦無益矣若使三世之理非誣而輪轉之說不虛則人與物原為一體受純氣而為人受雜氣而為物至于

悅生惡死之性未嘗或異也而昧者悍然謂天地生

物以養人可以恣其屠割以肆其貪饕嗚呼其亦不仁之甚矣不知聖人雖未言戒殺亦業禁殘殺如湯之解網孔之不網不弋宿孟之遠庖厨及無故不殺牛羊犬豕不取鷹卵不竭澤而漁不焚林不覆巢亦未嘗不深切言之後世不知神明其說反以為迂濶不經之事以生類至繁不可盡救縱能救池沼而不能救江河不知已之不知仁者惻隱之心不過去其太甚而已若以不可盡救即舍其力之所能救譬如見旁有井泉孺子皆將入井亦以不可盡救遂撻足

葦堂節錄卷六

不之顧哉汪子聚五於東關潭放生一事竭力多而用心宏非定有見于聖人仁術之意而得于意言之表者何能若是耶此文直說透吾儒萬物一體至理不肯一字旁涉二氏昌黎大文自足起弊扶衰又義塚記云余讀月令至掩骼埋胔未嘗不歎先王大公為懷以天地之心為心萬物皆為一體惜乎自私者皆不之知也海陽之俗君子固多知理義小人亦不乏挾智用私亟見健訟者無有止息而爭故爭地殊居其半富者惑于形家利害之說非分毫圖負者無力經營停喪不葬於是北邙萬壙相望望以

至累世暴露余心惻然傷之將立義塚以給貧乏之無以葬者而有志未逮不謂國學生程君時發慨然以九都西館老栢山一所周遺數十丈割為義塚與余志良合於戲此即先王掩骼埋胔之心也斯明理尚義君子公而無私者也可風也於是余因程君之賢而益嘆世人之愚夫人之富貴福澤貧賤壽夭自其身以及於其子孫或得或失皆由其人之善惡以定殃慶葬地特其一端而已今不求之自己惟葬地是求與大訟構大獄竭其智慮厚其財賄以與人爭抅必勝以求必得適遇不畏人非不懼鬼責長官苟

茶堂節錄卷六

三

以肥己私橐而委曲以成其惡使得以勢侵奪乘機盜竊彼遂自喜以為得計從此可以傳之萬世而無窮不知轉盼之間其身不保而其子若孫斬然無復後繼者昔之封樹鬱鬱葱葱而今則半牛羊樵夫踐踏而斬刈之昔之積土成山垣闕畢備巍巍峩峩而今則犁而為田平而為路矣行人過寒煙斷雲之墟猶有識者莫不笑而指之曰夫夫也滅理害義利人之有以營其私而不知今日已如斯也使死而有知得不悲悔而無及乎嗟乎世人若有行此者聞程君之風其亦可以自勉也已于是遂勒之于石為善者

勸為不善者戒儲同人曰六經三傳秦漢史書未有談及墓地吉凶者今則身之通塞家之豐約族之隆替與人之賢不肖盡舉而歸之營新遷舊汲汲恐不暇雖敝鄉皆然但不如微之甚矣衣冠一席之宴談風水者過半或問欣鄉知葬經乎曰知曰何如欣曰易云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此某所讀之葬經也座中咸笑以為迂濶不意夫子所見不謀而合也

茶堂節錄卷六

四

又重脩休寧縣志序中一段云觀郡邑志於輿地建置食貨官師選舉人物藝文通考之類綱舉目張靡不備載輒儒或不知其意類以為迂濶不切於政事不知紀山川所以察其阨塞要害可以脩徑討之遠畧紀星象所以辨氛祲可以預備其儲蓄紀食貨所以制田土之肥瘠可以則壤而定賦紀物產所以脩朝廟祭祀軍戎之供用而徵其貢獻紀風俗所以辨習尚之澆淳而施法令紀吏治所以考政術之純駁與乎暨之淺深而黜陟其廉貪紀師儒所以審道教之興行紀選舉所以別甲乙科明經國學及贊郎騎郎之用舍紀人物所以重彞倫尚節義端士行其他如隱逸道術及方技雖無關於治道亦必紀之噫可

謂脩矣茲編悉準舊志而前之漏者補訂之後之逸者增入之辭之淺拙者改寬之理之舛謬者平定之古人常言脩史有五難志猶史也其難正等但欲表章以立教化則不因微賤而屏棄欲黜惡以正是非則不畏豪強而疑阻含讐怒之隙絕請托之私論斷嚴而綜核當則質之鬼神而無媿庸何恤夫人言此一段淋漓痛快條條俱有大關係有補吏治不淺真經世大文也太史汪紫滄曰從來脩史祇需三長修志兼需有守有骨有膽否則或以利誘或以勢動或以力扶矣百年廢墜一旦具舉非吾夫子冰鑑鐵面安能及此

一 桑堂節錄卷六

五

予總修邑誌見舛輦有鄙薄成均者著論未免太甚特為改正謂此中奇才異品居官建功立業為監司替撫者多人寔為經生家所莫及不謂蓮山先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其壽休寧太學何彦公云余考成周論秀造士合千八百國人才聚於成均未聞試以藝文定以程式也漢承周制郡國人才嚴與計吏偕入京師待詔金馬門外間復舉孝弟力田暨任子賞郎騎郎以至藝術史書莫不選用其間不少賢智未聞有所輕重也及唐始定制科以詩賦論策試士

一 桑堂節錄卷六

六

宋元明一準舊制惟文體遞有更變雖以制科為重然皆未嘗廢成均之選我國朝始廣開成均之典旁搜博採胥天下通達幹濟之才平日限於詞章不能自見者舉一時收錄無遺上自勳衛子弟下逮士庶充是選者或授州縣或授縣倅由此而至卿貳節鎮方岳者比比皆是嗚呼何其盛也余每見習帖隸者多懵於世務昧于時變誠緩急無當於國家之用也况今日制科又非寔能工于帖隸者類多襲父兄之門第附權貴之醜勢狐媚賞祿而得者其人才又何獨高於成均之士哉余竊以今日掄才之道度越千古故余獨重成均之士有以也夫末一段寄慨良深世之倖獲科甲不能博古通今為國家有用之才而扶以傲人者讀此文如欲覺聞鐘頂蓋深省又程夫人傳云余閱邑志已知程夫人烈行夫人父庸祚明飛騎尉母吳氏亦以節聞夫人自幼端莊不苟言笑十七歸雲溪王之璠好學士也不得志鬱鬱嬰疾死夫人時年廿二撫維奉姑家貧宴紡績勤苦克盡婦道如是者十年戊子歲寇大至夫人奉姑避匿山中為寇搜攫技刀劫欲牽去夫人嚼口大罵寇釋之欲先砍姑夫人張臂捍之因眊姑趨出寇復欲

牽夫人夫人奮臂以衝其刀欲奪之寇急揮刀以斷其臂死焉嗟呼予觀夫人立節之貞奉姑之孝罵賊之烈未嘗不流連嘉異而嘆所遭之不幸然不如是不足以彰夫人自守之難吾儂每見忠臣孝子至于百折不回之際皆以為非平昔信道之深志學之篤不能及此夫人者其知道與學耶抑出乎其性哉何其所操者彌久而彌勵愈挫而愈堅有如此也方之古烈婦何以加焉余以古者布衣之士有道德文章見重於時者皆稱之為公故余稱夫人為程夫人此傳傳神寫生得龍門筆意起結尤具史法

蔡堂節錄卷六

七

陳古士實明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元不公成祖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百問策一道縉擬以聖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及記里鼓論成祖臨軒命林環陳寔對試環條答詳悉而寔詞義史覺斐然竟以廷爭違旨發戍三邊其軍由曰廷爭狀元云寔赴伍無何卒蓋以奇才負奇氣而得奇禍也又寔為諸生日上司某謁文廟屬寔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寔高聲唱曰拜下禮也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升明倫堂聽講命寔講大誥蓋難之也

寔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眾官俱起寔展誥詳緩讀之後詳為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然而行其奇傑多此類百問策云聖人之育材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遇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救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宮墻列姓名于廊廟天下後世稱師道君道之極者有以夫今自夫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子子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

蔡堂節錄卷六

八

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其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邱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為小和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遊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漆雕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處或學君子或務自脩壞駟赤樂欵孔忠或道中庸或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治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為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鄒單榮旂或以捺著或以才名公哲哀良孺原

允籍步叔乘或敬治已或惠及人其為聖門之傑出
何如哉究孝弟以體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
作蜀有若巫馬期句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
不淪俗峇細節而守不詭隨申振罕父黑琴牢左人
卸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
公夏首狄黑秦商顏之僕燕飯素非焉仁孝備而貌
如愚粗鄙變而志仁道孰若高崇公堅定鄭國樊須
焉避叛兒而能潔遵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柳
耳至于白茲容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
明臣道謂非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聞詩禮

葉堂節錄卷六

九

而喜得三公西與與陳子禽耳至于顏噲廉潔任不
齊叔仲會却巽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
之匹與吁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為天下萬世所崇祀
者也復自夫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除苛政當
夫斬將搴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尤為
特異者果為誰哉首建大策以先復為必可為鄧禹
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寇恂乎
八戰八克以敵國為不足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
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于千里方三
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愛國奉公

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之而祭遵王霸克追馬耿
奔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
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
乎任先羽翼太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
而邛形萬修運奇掌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
巨璧乎王梁杜母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撫劍抵掌
志馳伊吾之北者臧宮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
斬王郎矣乃善治障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
也景丹傅俊李忠或倚戰勝之烈或參帷幄之謀為
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以有終者

葉堂節錄卷六

十

也朱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
建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為社稷之翼衛者
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中黨夫三人
者將以為是則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
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
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為非
則并畫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卓劉績在方
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
之出每待王者觀聖廟者甚母以七十二賢為絕德
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與夫從祀

之列觀稟臺者甚母以二十八將為奇功當如團朝
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帝乘而得與子畫圖之選者
哉此策條對詳明結構精密不蔓不支好整以暇才
高如此何必以狀元為榮學問雖博而德量未宏味
百問百對之語猶是少時驕矜氣質未能變化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陳爭狀元不惟無益於功名而且有害
于身命惜哉

宋寶祐四年狀元文天祥二甲一名謝枋得二甲二
十七名陸秀夫一榜之間忠義萃焉洵為一代所獨
盛

宋書詩錄卷六

十一

閩書載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
可以宋人例之也鴻門讎一篇云天雲屬地汗流宇
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
舞鶴鶴泮光雉不語楚人孤臣泣停虜君看楚舞如
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
服賀亦有鴻門讎一篇不及此遠甚元楊廉夫樂府
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
秦淮沒日如沒鶴白波搖空淫弦月舟人倚棹商聲
葉洞連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滅武
昌城頭鼓統統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對神龍下

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
秋草萎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塚上無啼鳥俠客吳歌
云潮動西風吹杜荊離歌入夜斗西傾伏飛廟下蛇
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蓋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
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
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壁田山鬼下
茅屋野雞啼葦蘿成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鄰道燈
下索鄉夢成邊回紫閣當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
母徒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
望開元天寶之門墻亦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宋書詩錄卷六

十二

篇中所摘警句如孟影龍蛇分漢楚洞庭脫木如脫
髮神龍下宿藕絲孔奇思妙想求之李賀集中亦不
多得五言如海白夜疑曙波濤在空樹暗光珠母徒
尤精拔非常雖云效孟郊體而氣象雄偉不似郊之
寒儉也于此可悟詩家脫胎換骨之法
閩書又載乾道元年寧德大旱官民禱雨不應漳灣
士人阮元齡撰懇旱魃文齋禱龍湫大雨三日乃止
是夕元齡夢黃衣使者來曰上帝命取懇魃文君請
促裝元齡覺悟乃起齋沐錄其文而焚之明日遂卒
年三十五其文曰吁咄哉魃肆虐多虐時所恒賜

周亮工賦劍津朱竹二首夏之方臺灣紀巡詩四十
 首大雅精切而興會仍復超妙可謂極詩人之能事
 鄭詩云海上海城控大荒管絃聲重六街香荔枝新
 剥琉璃滑柚肉初開琥珀光赤甲美人還有舌紅荔
 公子已無腸思鱸客尚投箸去語罷徒令憶故鄉
 風捲旌旗暗軸轡鼉鼉吹浪島雲孤燕窩細自盤銀
 縷學子光凝迸日珠月出山魃驅虎豹潮平海鬼探
 珊瑚日南貢道雄天塹夜夜神魚送寶桴 五嶺雄
 閩瘴霧開千溪如帶自天來幔亭橋斷虹蛻老劍浦
 灘崩黯淡哀赤鯉湖邊仙子宅白龍江上越王臺鴟
 鵂秋起波濤怒鎮海樓高鼓角催 山海重閩控福
 唐一春榕葉暗江鄉樓船絕島窺蛟室胙舩乘潮折
 蠟房紅綻芭蕉霜後色白簪茉莉月中香窮廩自昔
 稱鄒魯今日詞華更擅場 周詩云高情直與晚楓
 鄰傥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為絳縣老孫枝近作赤
 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
 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身 亂柳桃花映客酌斜披
 鶴頂間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笛吹赤帝歌酒
 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遙看巖下爛班廈
 或是秋深栢葉多 夏詩云海天諮度報皇華早卜

茶室前錄卷六

五

昇平過水涯載得行旌綠出郭暖烟晴竹已家家
 節旄高插引晴嵐人擁花駉馳轡銜拜罷者童迴道
 左紛來朱履又青衫 野田清曉碧天空地指扶桑
 東復東赤嵌城邊雲散彩拓開海日一輪紅 負暄
 童史愛冬溫紅稻成堆擁華門桐竹週遭雞犬靜教
 人歷歷認花村 牢拴竹篾怕身肥帶孔頻頻賦舊
 圖愛把細腰借鳳卜楚王宮裏夢雙飛 牛車無日
 不當官沒字郵符顛倒看踏水衝泥何限苦忍教橫
 撻更無端 鋤田捕鹿洽婚姻樂事相尋滿社春嚼
 得甕頭姑待酒木瓢柳椀競奇麟 手製雲簫別有
 腔吹來鼻息愛成雙月明引得風前鳳未許當門夜
 吠虎 不須挑逗費閒心竹片鉛絲巧作琴遠韻低
 微傳齒頰依稀私語夜來深 男孩髭鬚女繡頤乍
 逢錨貌儘多疑雕題鑿齒徒矜尚未解雙蛾夜畫眉
 杵臼輕敲似遠砧小鬟三五夜深深可憐時辦晨
 炊米雲磬霜鐘咽竹林 秋盡官催認餉忙一絲一
 粟盡輸將最憐番俗瀕重驛豁空終疑飽社商 虛
 灘水落漲沙泥南北中分席尾溪一帶草荒村舍少
 年來新集有蒸黍 南山中斷北山連逗瀨雲間半
 線天道是孤城還少耶竹環塵市起炊烟 獻芹再

茶室前錄卷六

六

拜語呢喃款款芳堦舞繡衫具道殷勤猫女意粉姿
親製手摻揀 花冠銀劍錦為衣妙舞清歌笑合圍
低唱一聲金一扣獨番太上古音希 諸峯擷集黨
螺青玉嶺如銀色獨瑩展拓晴雲千萬里揀天一幅
水晶屏 莽鷲輕便破碧沙弄潮如戲語誼諱依稀
佛子乘杯渡彷彿仙翁泛海槎 倭來高枕樹為巢
藤蔓連牽枝格交栩栩夢回非是蝶一身幻化類蠟
蛸 臨溪問渡少解纜石澗分流遠擊撞腰上葫蘆
頭上羽隻身飛過水淙淙 抄陰尺布不堪縫無褐
並衣可耐風北地乍寒偷射獵人人盡是鹿皮翁

茶堂節錄卷六

七

北轍初回又指南迢迢原隰未停驂看山幾遍還遵
海闊畫邊方烟與嵐 成帷成幕逐飛塵絃絳多纏
輿隸身慣習淫奢無善俗少年思怕老來貧 二林
迤邐接三林淡水滌回鹹水深極目滄波浮海市一
拳真欲笑蹄涔 晚霞散彩覆陰厓海曲人家逐岸
排烟水幾灣帆幾幅頓教風景憶江淮 木岡東峙
曉雲凝咫尺陂陀未即登指點萬山分瓜處一峯獨
秀鎮平陵 觀音山徑幾灣環羅漢門邊虎豹關笑
指當年空守戍但知深谷有烏蠻 陂卧晴沙蹠七
鯤如環如抱復如蹲驚濤夜拍殷雷起遠勢平吞鹿

耳門 龜蛇對峙鎖孤城形勢空傳統領營不築埋
頭築海口為憐安土重紛更 打鼓山頭石鑄開懸
崖側拍海潮迴雷聲鼎沸浮空翠萬里風檣認影來
矯首南荒欲盡頭影浮拳石小琉球天迴地轉渺
無際萬水朝宗亘古流 仙山縹緲閣斜曛石上棋
枰舊印紋沙馬磯頭人罕到爛柯樵子話烟雲 赤
山葱翠漾春烟沙暖雲晴別有天日午崖邊人語沸
村童隊隊浴湯泉 生成野性氣如臬出沒無端血
染刀剝得頭顱當戶掛歸來轟飲共稱豪 內山遙
夾外山高複嶺重岡疊翠濤一帶阿猴林下路須防

茶堂節錄卷六

六

藪澤有遺迹 八社丁徭力漸紓番糧餉稅蚤捐除
只今宵晝辛勤處謹護官家十萬儲 生熟番情百
種餘半生不熟亦山居當年戶口可知數盡向魚鱗
冊上書 問俗殊方竟未厭忽教放綽轉丹旂天南
水起山窮處瑯嶠雲從馬首瞻 星軺廻處轉旌霓
入海無聲馬不嘶敢道霜威堪鎮俗長思濤靜水城
西
傅自得金溪泛舟序云紹興丙子八月十一日攜酒
襟被謁朱元晦於九日山向晚幅巾藜杖相與徜徉
於金溪渡頭喚舟共載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無纖

雲兩岸古木森然微風搖動龍蛇布地溪光山色隨
月照耀遠近上下更相輝映殆非塵世境界朱子曰
樂哉斯遊乎舉杯引滿擊楫而歌楚騷九章聲調壯
大潛魚為之驚躍栖鳥起而飛鳴予亦誦東坡先生
赤壁前後賦以和之每至會心處輒流起相獻酬時
常飲酒率不過三五皆大醉至是連酌十餘觥而月
愈好舟愈快氣愈逸飲愈豪興愈無窮酒且盡樣舟
舛側命老兵貸錢於酒家保巫挈一榼來解維復去
洗盞更酌少馬斗轉參橫風作浪湧余曰樂不可極
將安之耶鼓棹而還會宿於東峯道場明日朱子賦

系堂節錄卷六

九

詩以紀一時之勝次韻為謝殊恨筆力衰退無傑句
以稱清遊也○序泛舟之樂寫得情景與會色色入
妙歌楚騷九章和赤壁二賦想見西賢胸次洒落真
堪與造物遊讀竟當浮大白以酬之

朱文公武夷山圖序云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
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
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懸崖
絕壁人跡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槎棹石罅間以度舟
船棺柩之屬樞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
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記者即其

君之尊亦避世之士為眾所臣服而傳以為仙也今
山之尊峰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諸半頂有小邱
焉豈即君長之居耶然舊記相傳不足考信故有版
圖迨遠濶漫亦難辨識今冲祐羽人高君文學始復
更定此本于是向背隱顯之間為能有以盡發其秘
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主為題其首云○武夷誌記
神仙事雖似渺茫然却奇偉奪目此序括盡圖
中事跡意歸避世之士為眾臣服引峰諸大王為証
論最正大筆亦欽欽拔俗

系堂節錄卷六

系堂節錄卷六

十

淮江 徐時作 輯

寧都三魏伯子叔子和公兄弟皆以古文名世升子
 尤為傑出大鐵椎傳云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
 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
 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
 宋弟子高信之亦襄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
 同學故嘗與遇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
 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
 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
 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
 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
 至不冠不屨以藍手中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
 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
 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
 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
 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
 羣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
 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扶天以助戰
 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欲

茶堂節錄卷七

茶堂節錄卷七

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諫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
 關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
 也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
 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負弓矢從者
 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
 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
 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
 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
 黑烟滾滾東向馳後遂不復至魏禧論曰子房得滄
 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
 異人必有所用之于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
 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
 之生才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于燦遇大
 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
 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張
 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
 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錢塘徐野君汪十四傳云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
 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
 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為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

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嘯矢聲汪即驚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不散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憤之莫敢誰何未幾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扶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猴對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俾嘯聚之徒不敢逞志于我是時汪壯心未灰遂

卷之六

三

許諾大笑出門扶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愕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鏗雷未汪正嚮子發矢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絕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入山寨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縛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

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欲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凄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箭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旁有刀劍弓矢悉扶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數十人賊人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

卷之七

四

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為蘭省給事中退居京國今年携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席穴者故躊躇至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獲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遼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水陸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非一日畧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為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

以樂之血食至今不哀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為新安生色而文之天矯奇肆堪與汪十四相副也○崇本山八曰汪以善射清道西川使山寇畏威衆商感德功成歸里可謂得知足之道矣獨怪壯心未灰技癢思逞復出而為狡盜計擒似非保身之哲然不如是不足以顯俠烈之奇也觀其感美人解縛重生之恩挾以同騎得脫虎口衆賊追之汪連蕪數十矢應弦而倒者數十人何射之善也及送美人歸京國水陸奔走數千里同居飲食者非一日何志之正也義昭千古俠傳百世里人感其奇節廟祀不替豈偶然哉

華堂節錄卷七

五

華之狀一言可蔽曰削成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簾垂南削而全真崖見北削其半榻嶺一牀

其登華記總論云

貫之以連雲臺如斗之杓焉其麓有三首峪口次青柯坪次宗土祠祠為削成四方之下踰之則至三峰三峰一峰也一石拔起五千仞相為倚伏非榻嶺綴之則壑中可環三峯而走也榻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雁在東寶旭在西東峰亦有三玉女在左右樓在右西峰亦有三石樓在前老君爐在後自縣中視之三峰等高也自三峰上視之東西二峰止及南峰之肩或以為南峯善藏其高然惟東西二峰皆高故能藏南峯之高耳昔明高皇帝嘗夢遊其上御製夢遊華山文鏡于三峰又嘗欲建都關中因河踐華

華堂節錄卷七

六

蓋以華居三條之中高為五嶽之最中天而立旁絕攀援端冕疑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象星有北辰嶽有太華皇都有關中蓋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天以北辰為心地以太華為腹王者建京當上法北辰下師太華以居天地之心腹也又天下名山至太華而高深至極其東自錢來西迄少華北從谷口南達高維為山者千數四面屏蔽望之以為盡華山也而皆非華山蓋華山以三峯為主其形不同三峰之外峯峯皆削成而三峰獨四方峰峰皆偏一隅而三峰獨中立也予嘗升其巔縱觀形勢因憶唐一行

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終之陰而東及太華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終之陽而東及太華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華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深州南徼以達華陽則是太華據天下之大中至正為兩戒山河之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華以太華四面之山千數而結秀于三峰三峯之脉又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嘗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為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雒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於衡陽

茶室節錄卷七

七

而東循嶺徼達甌閩為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太華之所磅礴故自天地初闢太華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華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者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其又何之

又唐晉王祠記云唐晉王祠在代州之西八里柏林寺中其像中據胡牀將巾緋袍龍袞碧玉帶手持一矢晚而視當時畫工以王一目微眇軍中豨獨眼龍故諱之旁六像左一人面白而王冠黃袍拱手立為莊宗右一人王冠而紅袍為明宗東前一人面赭赤

冠席頭冠青戎衣叉手臂掛一鐵搥脚下立一白犬為飛席將軍存孝餘三像莫知其誰皆黑面虬鬚戎帽披甲一人背子矢一執雙鉞一臂鷹自王以下凡七八王故有畫像大小二軸數百年物也其大者武宗皇帝幸代時取入大內小者獨存寺中隆慶四年代人某某以絹素磨滅乃依畫以土塑像並建祠代有晉王祠自此始書曰唐晉王祠不曰唐太祖武皇帝者王志也歲丙午秋予至祠瞻拜作而歎曰嗟乎王忠正平難有大功德於唐蓋汾陽之後一人也使王而永年必將成神堯之子孫立之以建中興大業其不肯悖負國恩墜臣節而自為一代也明甚當王疾篤以三矢遺莊宗其一則以復唐宗社為言莊宗弱齡華武能解潞州之圍滅朱梁之國以成乃父之志可不謂孝所憾者欺天下以復唐卒自取唐其迹嫌於篡耳世有欲改五代史為後唐書者然莊宗非昭烈比也昭烈可為季漢而莊宗不可為後唐蓋晉也非後唐也莊宗稱晉之罪小而稱後唐之罪大稱晉則唐亡於朱溫稱後唐則唐亡於後唐唐亡於後唐而朱溫之罪至是輕矣嗚呼千秋而下有大勳勞而嘗賜姓為親王者其尚思繼晉王之志終始一心

茶室節錄卷七

八

母以異姓而亂人之宗母以他族而絕人之祀以自
同於篡奪斯代人所以為晉王塑像建祠之意也哉
此記叙王以下七人英姿颯爽氣象萬千可謂雄偉
絕特後段議論捺縱有法痛快淋漓不減歐陽公五
代史神致

又藥王廟碑云漢口之北後湖之南當大別之巔而
出有藥王廟焉其祀為孫真人思邈考列仙傳真人
洞曉天文推步尤善醫以方濟世嘗入涇陽水府療
治蛟龍既化復夢語玄宗乞武都雄黃為用真人明
治人物幽治鬼神凡為精氣之所生游薨之所變者

深堂前錄卷七

九

身苟有疾無不妙為攻理蓋自神農嘗州正彭作醫
以來至真人而其道大善自唐迄今凡以醫藥名家
莫不祖豆尊之為藥王噫嘻豈非真人神明之德所
致乎覃懷李君某常為藥賈念漢口一大都會人民
繁庶業醫者無慮數十人而未嘗有華陀扁鵲之為
者求之於人何如求之於神神於藥豈非真人用是
建廟使道士張李二君來乞于文以紀予作而嘆曰
嗟夫仁人君子以天下人之病為病念天下人之病
非藥可療人用藥於陰有窮神用藥于陽無盡知人
之病本無則神之藥亦可不有神之藥可不有斯神

深堂前錄卷七

十

之藥所以為靈也已易曰无妄之疾勿藥蓋知吾之
真本無疾則有疾者妄也无妄斯無疾矣无妄之疾
而何以藥之試為真人固善易其所以默運其精神
以使人知夫无妄固非世之智識所能窺予亦不能
言張李二君先朝內大臣嘗賜蟒玉國變黃冠入道
以真人為師主斯廟也不可以不誌因系以詩俾晨
夕歌誦以樂真人之聽其辭曰真人之學日精月神
以之療疾萬物皆春身雖蝴蝶陰用其仁有求斯應
屈者以信我廟貌江漢之濱芝宮桂宇元氣瀰淪
驚精返魄一縷埃塵金膏玉液觸目皆真真不受病
所患惟身未求藥者勿問君臣中和自致可育天人
○醫家微言文中含蓄不露然引易无妄之疾勿藥
一語已得妙旨矣詩詞聚精會神尤為元氣瀰淪
又樊義士墓表云義士樊君名潔字清溥高州人也
事其父母至孝事師如事父父母死皆廬墓三年師
死亦如之居貧力畊以養人有所遺拜而辭之曰父
母有子不子之食而食於人乎是無子也及父母亡
人亦間遺之曰父母存吾不敢以人之食食吾父母
為父母則不受已則受之是無父母也卒不受崇禎
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君輟畊走舉山西峰日夕哭山

中人怪而問之君曰吾痛吾父母吾痛吾師識者謂其以明烈皇帝與烈皇后為父母而以殉節諸臣若范公景文倪公元璐以下二十餘人為其師云華山之東中條之西其踰大河而迤邐而北者其山為首陽山下有夷齊祠墓君復望拜而哭哭極哀形容瘠立人勸之曰君布衣耳未嘗仕可無哭以致於死死傷孝君乃瞿然起曰吾過矣于是著黃冠躡草屨而自託為道士結廬於西峯以居凡四年間每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或哭或誦離騷山鬼其聲悲酸淒楚斷續於幽林激瀨之中嗚嗚不止有一白鹿嘗旋繞其門哀鳴至旦久之君目腫痛失明旁無僮僕不復能自治飲食竟以死年止四十餘歲丁亥年八月日也山中人憐之墓於西峯之旁小峰名之曰孝子峰 曰嗟乎君固孝子也然君實以節死不以孝死夫以孝死稱孝子以節死宜稱義士今請名其峯曰孝子峯而墓曰義士墓斯兩得之乎山中人皆以為然華山從無墓墓自樊君始故為之表以為華山之光寵云孝子義士得此妙筆寫到十分至處却以淡宕出之尤見高超篇中著論奇警仍歸平正此所以為大手

采堂詩錄卷七

十二

筆也

又長山烈婦墓誌銘云長山烈婦者或曰姓鄭襄陽人或曰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逆賊李自成南竄荆襄人民以行烈婦與其夫至壽昌以間脫走夫尋病死於長山舖烈婦慟哭數日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隙者既念珥又喜婦之少而無依也為之穿穴穴成強以相償烈婦曰結髮夫妻有棺則同棺無棺則同穴夫肉未寒而去之去將安歸夫在穴中婦乃在穴外其可乎枕夫屍連結末帶遂不出其色暇豫如就寢席隙者始微覆以土試之踰時聲息絕乃重瘞焉以告黃岡胡珙珙往拜而哭之曰嗚呼烈婦之以生而殉也甚於以死嗚呼長山有此烈婦乎嗚呼烈婦遂有此長山矣於時過者不知婦之邑里氏族皆稱之曰長山烈婦云 聞之曰嗟夫華山畿之事死而棺未為之開長山之事生而黃泉為之入死而無間於生也豈可間於死乎充是心也雖人盡聖人可矣長山為武昌通衢墓在山麓流水之坑去舖右數武乃為之銘辭曰嗟此墳乎天下所無左有生婦右有死夫一人一鬼同穴為娛煖若白骨有此丹膚千秋蟻蟻食妾之腴此誌頓挫駘宕唱歎有神而

采堂詩錄卷七

十三

叙事峭折生動尤擅公毅之長

又施氏女傳云施氏女名寅江浦人年十七許字同縣黃生會生病其父母欲得婦以事生女遂歸生然而未成婦也亡何生卒女憑尸哀號欲殉生家人謹守之弗得乃送女還會其父益政以事下江寧獄女於是髮髻服箭衣許為男子携稚弟饋食獄中父倉皇弗識其誰熟視乃大驚慟獄吏及諸累囚皆泣下稱為孝女自是聞數日軌携稚弟一往歸坐窮室刺繡翎毛人物易米以為養有貴人者持百金求聘曰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嗟手救吾父以辱身吾何以見死夫辱吾身以救父吾何以見生父謝之久之

美堂詩錄卷七

十一

其父病亟女懷牒詣有司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醫有司覽牒心動釋之逾月而父死死之日家無一錢鄰里感其義贖資以歛女朝夕上食哀踊成疾垂卒猶呼父者三乃死年二十有四諸生黃虞稷吳漢葬之於分山口 曰昔楊文懿公嘗題武進胡氏貞孝卷有曰是女也能男於其父又能男於其翁天之生女也而女之自為則男也天不得而女之矣施氏女有焉 女男裝事父亦無足奇奇在謝貴人數語凜然難犯卒死于孝以成事父之志烈士贊語

引女能為男天不得而女之奇語驚人足傳不朽矣

又江節婦傳云節婦江氏歙人同縣程國賢之聘妻也年十五未嫁而國賢卒請於父母往奔喪弗許以死請乃許哀經入門撫棺哭極哀至數日水漿不入口其母曰吾女若是志堅程與汪兩家之幸也然汝獨不念暮年父母乎汝弟尚童齷然二人汝朝死汝父母夕死矣節婦乃勉從母命少進食既棄葬畢有以為尼勸者泣曰吾舅姑老矣為尼則不終婦吾舅姑並不終婦吾泉下之夫子矣吾不忍也 聞之曰嗟夫節婦與節臣固一道哉節婦不可以為尼

美堂詩錄卷七

十二

猶節臣之不可以為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內若雲菴和尚之流猶可也竟為僧則與避荒之義相悖君不得以為臣焉乎其節夫無君而為有君不忍死其君者謂之節臣無夫而為有夫不忍死其夫者謂之節婦蘇注氏之言推之豈不可以為節婦之則並可以為臣而節者之規也哉汪氏性尤孝謹舅死事繼姑不少哀年六十餘乃終歲之己亥某月云此傳議論開闢大有關係節婦節臣同道可謂要言不煩又揚烈女傳云楊氏女者竟陸楊薇垣之女同里王嘉相聘為室歲癸巳嘉相泐水死女聞痛甚其父母

欲嫁之女曰夫婦也豈可以一鬼而一人婦而鬼其夫無以為人夫而人其婦無以為鬼比距其墳死且百日女先數日不食衣其衣十餘帶之十餘令堅結不可解夜出赴水死死之所則其墳溺之所父母求屍不獲越三日而浮即其墳浮之所色如生髻鬢不散里人嗟異乃合葬于甘露寺之旁時年十有七也○烈婦之語奇事奇文亦簡峭而奇可謂諸奇畢集當與好奇者賞之

又浮湘記云某月日始至衡州宿於湘江勢甚曲南嶽九向之九背之向之則嶽在舟前背則嶽在舟後

▲ 築堂前錄卷七

五

古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夜聽漁歌云衡州彎彎似把弓石角尖尖對鳳峯角上有石鼓名石鼓山石鼓在北迴雁在南為衡州之首尾迴雁峯形如雁迴故名非雁至此迴也迴雁峯為南嶽之首嶽麓峯乃其尾嶽與江岸蔽虧其影時時滅嶽峯聳出者五最高曰祝融諸峯一一迴繞一峯獨與嶽遠不相連昂然外向少陵所謂紫蓋獨不朝也嶽色純青半照湘水中湘水五色不定深則綠淺則碧嶽色染湘湘色染嶽一日不知幾變江底霞紋摺疊錦石續紛水得之益清媚而岫皆平坡遠迤不斷嶽如長雲繚繞其

▲ 築堂前錄卷七

六

上直至洞達之西乃已人家掩映竹木異石參差一可玩由衡山縣石灣至朱亭為湘潭縣境遙見天嶽在前南嶽在後天嶽形迤長如陣雲峰與白雲相闔而出日光亂之精彩璀璨奪目直至深口東有小河最饒魚米江上多架竹為漁梁漁人唱欸乃歌其聲抑怨與竹枝相似蘓子瞻云路入離騷國江通欸乃村誠然經湘鄉河口至湘潭招山上多樹木有僧寺東岸有小山迤邐聳起相屬不斷其北有三峯尖秀葱蒨絕可愛至中州江漸大水漸深矣至長沙對岸為嶽麓峯峯半有岫嶠碑洲中一高閣意即古熊相閣也相與嶽同行湘至湘陰而止嶽至長沙而止此記馮衡湘幽異之景為繪畫所不能傳不意柳柳州八記後乃又有此奇筆直令前賢畏後生也又宗周遊記中一段云嶽廟門有灝靈樓樓道相屬左右兩夾樓甚宏麗南對太華三峯日照神掌膏壘所滿指骨剛然五色蓋白帝所居以太華為旅黃河為帶其體最尊非此樓不足稱金天巨鎮也樓後有青牛老樹長二丈餘上拳曲而下擁腫不葉不柯黝黑堅潤若角沉一截相傳老子繫青牛其下或曰凡樹千年化為青羊萬年化為青牛闡秦文公時梓樹

化為牛以騎擊不勝或墮地警解披髮牛畏入水又
始皇時有老樹化為青牛入於黃河此樹或精去而
形留乎有一古柏大合抱內包槐樹一株亦千年物
唐玄宗封禪碑在其旁碑為雷震僅存駕如二字隸
書徑四五寸巋巖尚存高丈許次門曰金城有栢數
百株鄴道元所謂栢也栢林多碑版然無漢碑有
後周華嶽碑制作精雅洞達若元鑑餘碑多唐人名
蹟漢無碑者以嘉靖中一縣令修嶽廟碎為砌石合
灑靈樓下多有古碑淪沒云廟正殿額曰少皞之都
又曰尊叔之府階前槐栢多奇詭殿後有萬壽閣俯
滑背河中刻太和夢遊西嶽文云此段蹟奇而文亦
奇嘗聞孔林有檜木釋氏西來廣東有曇花高數十
丈花如蓮開時香聞數百里今老氏繫青牛樹亦高
二丈餘拳曲控膝雖不葉不柯經二千餘年猶存可
知三教並峙天壤各有不可磨滅者其書皆歸於脩
身養性故歷代尊崇而不得偏廢焉耳
又末一段云予為文贈天生進以橫渠之學時天生
方編九經大全未就予謂學貴自得九經者吾心之
註疏吾心者九經之正文不得於正文但從事於註
疏是謂玩物橫渠所謂天地之塞者九經也天地之

卷之七

七

帥者吾心也子欲先求之於天地之帥苟有得焉則
九經之言皆我之言是為九經註我非我註經天生
以為然此亦本陸子靜六經皆我註脚意然能會合
張子西銘之旨則青出於藍不同勦說所以為名論
又怡怡堂詩韻序云古聖人身為度聲為律凡有所
言莫不協乎自然之韻易之象又十翼書之典謨訓
誥或三四言或五六七言咸依韻以為節奏與詩仿
彿蓋亦古聖人之詩也古聖人之詩體不必分益多
藏於易與書之中而人不知若專以詩為體則始於
黃帝時斷竹黃歌至堯而康衢擊壤有謠神人有暢
舞則有元首股肱之歌皋陶八百咸稽首進和至禹
而包山襄陵塗山諸歌及岫嶠碑碣益洋洋麗藻矣
上古聖君賢相聰明睿智天才所發無不善為詞章
惜乎年代懸邈古詞以而古音亦失故今學士大夫
所為古詩皆往往不知古音夫音惟古乃雅音之圓
者曰韻韻字從員員為天規屬陽方為地矩屬陰陽
雷之聲也出於性之正陰風之聲也出于情之偏為
詩者能善用夫一陰一陽之韻使清濁高下以序相
諧大不過剛細不過柔其文辭復足以暢達其喜怒
哀樂之志斯庶幾既和且平可與三百五篇不相悖

卷之七

六

予少喜為詩每憾天下人用韻不知簡擇一韻之瑕累其句且以累其篇以為詩必宜選題而後作題不雅則宜廢其篇韻不雅則宜廢其句蓋篇之雅以題句之雅以韻一陰柔之一陽剛之剛以行其氣柔以使其才然後宮商相叶正聲得宜可以被結歌登朝廟而初人悅豫此乃神明之道感應之機關乎洵穆元化非可以一藝而易忽之俟使君兄弟最相友愛政事之餘流連景物輒分題倡和思以詩世其家聲其詩務在選韻韻以甲乙分之甲韻以為今體詩乙韻以為古體詩而命東莞陳子錄之以成怡怡堂韻

樂堂節錄卷七

九

一書予見而稱善謂詩家金科玉律之本在是為序而歸之其言如此○大易尚書凡三四五六七言咸依韻以為節奏音誠古也夫音惟古最雅音之國者曰韻古韻世多罕識惟前明陳第季立先生曾著毛詩古音攷一書金陵焦弱侯極為推重攷中引証淵博摘易與書語尤多 或見此書而羨論與抑矣雄所見畧同與要之論韻推天地陰陽剛柔之理歸於性情之和平亦風雅亦理學其有功於詩學不淺矣

又鴻骨龍贊并序云有黃壯馬形如龍頭方額有旋

毛而白眼碧燦光若流電蹄高五寸許灑水毛長可七寸高六尺有半長八尺通身漏骨寸有半瘦甚蕃人以薦於市莫有顧者張雲舉一見驚異問之云得於玉門關外以二金買歸鹽水調芻豆飼之數日漸解食經三月而臆紫然猶肉不掩骨其漏節節可數偶騎之從高梁橋越河冰頃刻二百餘里至南海子一嘶而羣馬辟易不敢近人始奇之常從諸禪王圖獵一黃鷹突出未及射此馬逐及之口銜鷹脊諸禪王驚為龍種因號曰漏骨龍贊曰 爰有龍馬產自西戎其奇在骨漏出身中天然瘦削一一玲瓏方頭

樂堂節錄卷七

三

廣額紫電為瞳聲如猛虎哮吼生風卅甘不食吞爵胡馳紛紛飛肉逐及秋空口銜麋鹿不待彎弓以神為駿非力能雄○物奇識奇事奇得此奇筆寫之可謂奇峯雲擁奇波海翻

樂堂節錄卷七

淮江 徐時作 輯

陳第伏羲圖贊云大哉圖乎象之所立其盡天地萬物之撰者乎何者圖無言也言之所指多局於一事象之所含惟人所觀取或問乾夫何也曰天運渾淪地處物立人而匪骨起居不疾能無乾乎八耳十目視聽警而奮迅立斷庶事熙而能无夫乎百足之蟲輔之者多一人元良萬國謳歌能无大有乎勇士首鼠豺狼攫食一夫奮戈三軍辟易能无大壯乎桃李之華弗慕松筠庶人之職猛事耕農能无小畜乎江

葉堂節錄卷八

河泛漲拍天風濤亂流徑渡公死奈何能无需乎家有韶濩不食細娛被褐悼玉聖王所需能无大畜乎雷風既息甘雨霖霖風舉龜時怡然自足能无泰乎言極墳典象庶生疑桃李之下成蹊可知能无履乎西施怒色衆視而驚嫫母笑言人亦可親能无兌乎樛木之枝甘藜交之樸心一動鷓鴣鳥逃之能无睽乎天之與地剛柔相成日之與月晝夜相生能无歸妹乎石之可破人皆稱堅首陽窮餓百世稱賢能无中孚乎霜雪夜墜抗之以松翠世溺濫貞士泥窮能无節乎枝葉盡落液注厥根心不雷塵神乃中藏能无

損乎晚食安步童僕兩心一朝好爵仇怨朋迎能无臨乎鱗介羽毛胥從其類矯俗獨往終乃困悴能无同人乎宮商不叶必調其序駟馬參差必更其御能无革乎百鳥求食鸞自高飛唳唳獨步願與世違能无離乎商賈千金盜則守諸萬鍾不屑一何有餘能无豐乎有風有雨協氣乃通文王在宮樂意雍容能无家人乎雨暘時若物類憤興坦途易跌機穽難明能无既濟乎禽鳥之識雌雄飲食屏而文章民安所式能无賁乎伏火於灰用養厥神睿智招忌守之以冥能无明夷乎四時之信萬物攸期甘言如雨妻妾

葉堂節錄卷八

懷毅能无无妄乎黃鳥出谷同類續聲意氣交孚千里同行能无隨乎鳩雀化鷄莫之敢忤讒夫敗羣投彼豺虎能无噬嗑乎雷聲而起蟄伏欣喜因循次且進寸退咫能无震乎象牙鼯皮二物之寶珠玉是散德義是誦能无益乎月借日光時或掩日擇地而彌災青匪測能无屯乎漠北交南舟車匪息君子无求量腹而食能无頤乎重陰之下化而為陽須臾悔悟心返其良能无復乎重陽之下轉而為陰動極而靜適遇我神能无如乎拔木飛石迅雷烈風弗狎弗順太甲居桐能无大過乎魑魅魍魎擾亂天常鑄金者

象民不違缺能无鼎乎泰山之濤久而穿石或哭或
歌所業弗得能无恒乎東風啟戶到處春陽色授神
與何人不將能无異乎小草根短淺水泥侵至人養
德其息深深能无井乎果熟離蒂風不可搖芬芬積
穢火烈則燒能无盡乎朝日出林忽登中天志士上
達夙夜勉旃能无升乎日月移西江漢流東市有駟
駿物價平中能无訟乎日落重溟晦霧鬱蒸政由寤
氏祭則寡人能无困乎牛馬其風邈不相及鬻者增
價買者減直能无未濟乎賤女爭桑吳楚流血怒可
復懼怨不可結能无解乎杯酒相酬如膠漆投浮雲

桑堂節錄卷八

三

在日注矢捺矛能无渙乎道路偶逢腎腸相委面轉
安移譽反為毀能无坎乎戴瓶望天不見星辰眼中
有物諦視弗明能无蒙乎巢者知風穴者知雨我有
所求毋失宗主能无師乎江河之決萬里橫奔疇臧
疇否捫舌固存能无遜乎兆民失所上帝怒之精神
所至鬼神輔之能无咸乎踰汝貉死渡淮橘枳達士
好遊桑弧逢矢能无旅乎一寒一暑尚有愆期百言
百動誰保不與能无小過乎豫章之生知之七年織
女匪懈累絲成縑能无漸乎魚網之設或冒夫鴻拔
劍刺鬼或傷於鋒能无塞乎泉水日流山岳我凡

事見樊知足知止能无良乎海湖彼岸望之汪洋我
見不足人謂有臧能无謙乎百鳥養羞潛於山谷冷
氣侵人農葺其屋能无否乎豺獺念本鳥鳥知慈聚
我嘉昔養祭以時能无羊乎大地山河天光耀只古
今載籍靈神照只能无晉乎雖有絲麻亦集菅蒯似
橋早理涉川不殆能无豫乎人藏其心鬼神若昧靜
一深潛明哲有慧能无觀乎張弓縮肱乘槎展脚與
人周於或進或却能无比乎羣犬狴狴必傷孤麋彼
眾我寡先察其機能无剥乎廣博載物上配皇天羣
生之母順德霽然能无坤乎或問其義何也曰人而

桑堂節錄卷八

四

匪骨柔肉勝也八耳十目混相競也萬國謳歌順大
君之政也豺狼攫食莫必其命也庶人之職儲積以
字子姓也亂流徑渡不待天之定也被褐懷玉蘊抱
何盛也鳳舉龜游油然樂其性也衆庶生疑言不必
長也西施怒色何可當也甘松膠木不相戕也天地
日月男女頽也石破稱堅堅有常也松抗霜雪貞乃
強也心不番塵塵盡乃康也仇怨朋迎畏其煌煌也
物以類聚矯俗難行也宮商更調樂乃聲也鸞自高
飛遺世自珍也萬鍾不屑道充盈也協和乃通家道
成也坦途易跌盛之傾也文章不飾何以別禽也春

智招忌劇厥名也甘言如雨不如其實也黃鳥續聲
聲不失也投鏡射虎文乃密也進寸退咫動弗力也
象牙麤皮非身之璧也月或掩日難莫必也南北舟
車養求疾也心返其良天真不息也動極遇靜肅以
清也伊放太甲大過人也鑄金著象德休明也或哭
或歌不可貞也色授神與人深也其息深深藏心
於漠也果熟時落風不可任也志士上達業日新也
彼此平中事之和也政在臣下不可如何也牛馬其
風順逆譌也怨不可結毋拔刃也注矢捺牙心有他
也腎腸相委祇自勞也戴瓶望天乖所遭也我有所
求資觀摩也疇臧疇否如莫之聞也精神所至罔弗
通也達士好遊无所介于胸中也寒暑愆期災膏非
終也織女匪懈循序有功也魚網罾鴻出門有戎也
知足知止可以風也自見不足天下之極崇也潛於
山谷時不可轉也豺獺鳥鳥人不可不自反也天光
之耀明之速也亦集管蒯用不悔其晚也觀人明哲
鑒其微也縮肱展脚物莫之遠也彼衆我寡鳥則飛
也上配皇天地德輝也○吾閩陳季立先生湛深經
術博極羣書雖為武將何異通儒生平著述甚富于
嘗為刺毛詩古音攷一書海內名公共相寶貴今讀

李堂詩錄卷八

五

仗義圖贊上能扶四聖之精微下克窮五子之真旨
昌黎所謂醇而肆奇而法兼而有之儒林中當鑄金
事之
王鈞劉將軍碑云嗚呼五季之亂士之立人國者以
苟生為得逃難為智視置君若易史視變國若傳舍
觀顏勸進旁睜反噬者恬然不以為怪蓋不復知有
成仁取義之風烏歐陽公作五代史謂開平顯德五
十餘年僅得全節之士三予每三復而悲之比為將
樂令謁劉將軍祠於邑南門乃召故老詰祠由輒復
為之酸鼻嘉將軍之節能伸於五季訝五季之亂獨
治於將軍嘆作史者遺將軍於希有之世也將軍者
五季時閩王審知部將劉璣也將軍從審知起固始
王閩中審知俎諸子相殘內難屢作巨寇乘之橫潰
莫支留從劾送款於金陵李仁達投降於吳越將軍
擁孤軍奮據屬郡既度其主之不足以有閩又度其
力之不足以摧敵羣黎休休倉皇失謀萬歲之呼黃
袍之加忠臣不能無動焉茲朱文進之所以失國陳
橋之所從代周也御温序之鬚以自裁洒付中之血
以見志者誰與嗟乎將軍不以一時南面之樂而易
其生平報主之忠不以同盡有限之生而喪其永存

李堂詩錄卷八

六

不死之氣要之輕重素明取舍素定可貧可賤可殺
之植於天者素完故生乎濁世而不知其光迫於機
宜而不怵於利蹈乎過泚而必殘其軀其慷慨激烈
較之歐史所稱王彥章裴約劉仁贍三君子者彼曷
以加焉時移事定身後之名寄於國是而復有幸不
幸吾于是重悲將軍之沒也殘率哀而收之邑人義
而祀之五馬山三峯之下墓于斯廟於斯自是郡邑
有誌廟額有勅將軍之名雖不登于國史而赫赫為
閩巨靈越求元遠於今加之以封爵崇之以明祀特
闡幽潛昭示永世俾與自古凶身殉國輝煌汗簡者

云堂印錄卷八

七

相與齊芳競耀窮廟食於天壤間無軒輊焉歲之嘉
靖辛亥予實謫劣承乏茲邑時去將軍已六百餘年
假廟頽瞻題額奕奕風旛雲軒凜然若絕其猶生之
氣乃嗚其士民之好義者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
壬子工告成民悅忘勞士仰益欽遂相與極論神之
顯晦摘文景摹刻諸麗牲之石○余康熙庚子科往
三山鄉試舟過將樂維舟觀化樓攜同人謁將軍廟
觀此碑嘆其激昂慷慨與歐陽公五代史筆力馳騁
足以發潛闡幽可補正史所未及恨爾時未能抄錄
久懸于心不能忘今於省誌中後得快讀覺四十餘

年辭懷損釋孟鐵學集中與老友輩共賞之又闕壁
間詩有云竟與劉虞相伯仲可知漢祖不英雄用事
切當不同泛泚并記之

真德秀重脩建寧府學記云寶慶紹元之初年天官
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
以教期年民各遂於理顧瞻頽宮是維本原風化之
地縣慶元後曠弗克脩垂三十祀曰予奉天子命實
來固欲為國毓材以竦舉選如寶壁玉如護椅桐惟
學攸居其可弗飭迺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
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於三賢

云堂印錄卷八

八

堂然後增辟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以
成於是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為
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遂請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論
勦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公所為命
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
昔者聖人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
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圯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
闕弊者今煥焉以新非以脩之之功故耶學者之於
學亦若是而已矣益愛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
本闕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

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童而咎泯又如地陋者之可以復完闕齟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寶而辭章華縟特蕪飾之美耳聖門教人俱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後丹雘可設也蓋繕脩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自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旨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義理之學以義理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力調度之旨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宇秀業括蒼人○此記借脩學之功以明為學之旨言言精切學之本末兼盡真公大儒作大學衍義一書大有功於聖學子朱子後一人也此文已畧具梗概矣讀者須體會之得其要領不可以其詞之平易而忽之

梁堂節錄卷八

九

又崇安縣復賑糶倉記云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非置倉舊仰糶常平常平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孺嗟然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無策則勇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遠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儲侯用始置倉藏米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儲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增稍脩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米數舊藏不能五之一嘆曰此文公之意儲侯之澤可使壞不脩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糶本始儲侯之糶也先期予錢至秋糶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措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價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故約以見緡買見米若時欲所宜未有盡協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滅孫辰告糶於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備之素而糶於既饑固

梁堂節錄卷八

十

春秋之罪人已後世為吏者苟平居視民歎感漠然不以祭諸心至早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不寧一夫獲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園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竊然長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美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為今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歎若弗給矣書生無孔桑術鞭笞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通籍者蠲弛動千計而公家未嘗

崇寧節錄卷八

士

以匱告餘力猶能及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樑階序皆因儲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誌其事予聞侯題其倉之兩扇曰聊為吾民留飯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彘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勉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社倉利

弊自宋以來列朝痛切條陳詳且悉矣究之官吏奉行不善有弊無利于民無益也此事總在地方官廉明公正擇有品紳士者老為社長令其照例收放糶糴官總其大綱無奇細目不假權書役庶幾有利無弊善夫此記所云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官與社長皆無私心何患社倉之不利民也文前後記劉侯為今愛民處一片仁慈撫恤之意流露言表雖古之循良何以加之

崇寧節錄卷八

士

古治外盜與治內盜不同治饑寒之盜與治桀驁之盜不同治方張之盜與治盤結之盜又不同外盜驅除之而已內盜則處肘腋腹心常有潰決重傷之禍饑寒之盜撫循安集之而已桀驁之盜天資喜亂犯上恣睢於法無赦方張之盜一舉撲滅之而已盤結之盜叛服不常黨與日盛使吾民離邊轉徙而彼安受其燼終可以逞閭今日寇患深矣其始非有饑寒失業迫使流亡也生長海濱衽席波濤一二桀驁智力自雄既不能耕耘作苦粗衣惡食長貧賤而老子孫而洋船遠禁以暹羅占城琉球大西洋咬啣吧為

名以日本為寶者絲寶盈衍而出金錢相載而歸艷
目薰心啟戎誨盜視洋船如原獸分肉垂涎即殺掠
為生涯講求日篤於是乎寇遂不可問矣始而通倭
者有主萃既而掠通倭者又有主萃則奸富遍國中
也始而掠番船以圖厚實者無已時既而掠商船掠
漁船掠兵船以壯聲勢者亦無已時則鯨鯢遍海上
也歸人馬武夫力而拘諸水貴人賸而釋諸庭矣要
挾焉衣冠未替更突弁以疏榮桑椹厭餘復掣鏃而
颺去矣一寇未平一寇復起殺人之父而使其子弟
散伙殺人之兄而使其弟不敢報嗚呼是尚有法乎

菜堂詩錄卷八

三

無已則明問標本之說對症之藥其憂深其慮遠故
以臆而鳴其言所謂治標者有四一曰禁接濟以絕
賊資夫堅壁清野兵家所先賊踪跡在水其精神未
嘗頃刻不在陸而其巢穴又未嘗頃刻敢離水也彼
多掠金錢所不足者粟米耳奸民貪數倍之利陰售
之其一二為乞糴救荒者途經賊疆力無捍禦適足
資盜糧耳誠禁接濟則賊無所得食必登陸苟登陸
則失其所恃失其所恃則人能制其死命此司馬仲
達之所以因公孫淵也二曰練鄉兵以衛村堡賊既
登陸掠食矣非敢盡登也必以其半守船以其半登

陸焉夫海船皆能近岸拋泊潮至以小船往來潮退
即行於泥中矣沿岸之民方其未登俯而擊之便及
其既登隘而伺之便但苦無兵器火藥也誠立殷戶
為雄長授之火械俾募豪勇而官又為之明斥堠伏
奇兵以相策應一村團練村村皆然此李崇之所以
平克盜也三曰謹間諜以搗賊黨夫賊非異人即吾
民耳掠商漁而乘其船脅其人故黨日蕃焉計一船
之真盜巨盜無幾餘皆披虜耳吾無以制賊毋論既
虜者畏賊即未虜者慕賊誠開脅從之生路重懸購
賊之賞格鄉兵既控之於陸水兵又要之於水被虜

菜堂詩錄卷八

三

知賊之虛實必內應而相圖求脫此高仁厚之所以
破旣能也四曰擇水將以教攻戰夫水戰長技只在
衝擊放火奪上風燒篷棚射舵工既破敵矣然數者
賊與我共之恒以被虜前驅使吾之火藥器械幾盡
乃出精銳乘吾俸吾舵工縲手畏賊而不敢直逼賊
船備帥統袴乳臭暈嘔忙亂又何暇指揮哉誠擇將
於老漁簡兵於海戶以漁船駕銃突入賊圍募水工
入水鑿沉賊艘或誘之入港而絕其歸路或與之夜
戰而乖其所之此岳武穆之所以破揚么也接濟禁
則以飽待饑鄉兵練則人為戰間諜謹則以賊攻

販水將擇則輔周國強兼此四者而有合於太公曰
中必事搽刀必割執斧必伐之旨而後賊可殲也所
謂治本者亦有四一曰申法令以一人心夫人之所
以饑寒困苦而不散為盜者畏法耳使為盜者必生
不為盜者必死則民化為盜使為盜者必死不為盜
者必生則盜化為民洋船之為日本非日本也無辨
而貨物則有辨盜賊之曾剽掠未剽掠也難跡而奇
富則易跡嚴保甲為嚴津梁馬窮賊而必窮其與援
之淵發獲賊而即賞以所獲之贓物投鋸不厭刻鳴
桴不憚勞此太井所以戮荏苒也二曰扼要害以壯

形勢舊制烽火寨北界浙江南界西洋小埋寨北界

西洋南界南茭南日寨北界南茭南界平海活蕪寨

北界平海南界擔真銅山寨北界擔真南界柘林五
寨在海中如虞子弦之上每寨兵船分二艘屯劄外
洋會哨交界聲勢聯絡互相應援自移寨內港而形
勢縮判寨為遊而兵力分寇所以侮而動也誠復外
洋之汎地考會哨之故規不惟使內寇灰心且使外
夷破膽此太公望之所以廓四履也三曰汰破冒以
省兵餉夫每寨兵船四十隻約用水兵二千二百名
五寨通計用船二百隻用兵一萬一千比國初已減

無容再減乎今船則敵漏稀少問之輒曰缺餉而無
從改造兵則包施虛無明之輒曰缺餉而莫能勾補
以敵船黃馬兵遇賊不敵也甚者舟在水而兵居岸
有急反自焚其舟以先遁夫額設兵船原有額設之
餉隔汛小脩五汛中脩九汛大脩十汛改造原有修
造之費今皆安在而待別區畫乎誠核舊額而養新
標乘改造而易南島新標習風清勇足鼓也南島使
起逐製易就也則有增船增兵之實而省其費此路
博德所以靖東甌也四曰清海道以通商販夫閩三
兩距海山多田少雖豐歲尚資隣粟故漳泉販之惠

湖興寧販之温台省會販之上四郡上四郡不足則

又販之江廣此定界也海寇多外販塞遂交責其仰
給於人者而給人閉之則有過糴之譏聞之則有從
井之請彼塞遊會哨正為驅盜護商設耳誠召商給
膳以兵衛之販粟故道則興漳泉不仰省會而接濟
無從關入不亦彼此俱利乎至於海壇地廣可耕內
徙之後隔為孤島東番淡水乃夷漢出入樵汲之地
多粟少貨今紅夷據之民私互市勢不可絕易若大
開海壇耕墾之路明立東番市販之格收其稅資其
粟內充軍實外庶屬夷此劉晏所以通四方羊祜所

以繫鄰敵也法令明則民與上同意要害扼則致人而不致於人破冒汰則復不再籍糧不三載海道清則無遠輸賈無此四者而有合於尉繚農戰不外一策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之肯而後賊可銷也夫除盜之法非撫即勦彼龔遂張綱虞翔之繫從寬政戴淵周處李祐之卒為忠良亦古今不再之局耳即思田之役盧燕王受衷甲受杖議者猶謂文成之藝幸其斷藤致命不減晝夜懸瓠耳即聞已事鄧茂七王直徐海林道乾輩何嘗不膏斧鉞哉今天子聲靈赫濯執事文武壯猷而蠢茲奸民無端為上

東門之嘯介曹言戰生難愚不能覩化他為賊下

矣

此策據海洋時勢以立言窮極海寇根源流弊痛哉其言之矣篇中治標治本二條尤為扼要碩畫援引確鑿洞晰機宜括盡古今無假兵法周公文學士也乃能詳悉兵畧如此正傳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伊唔章句士所可及哉

閩志盧岐巖傳云岐巖字希稷長泰人博學多聞與汪道昆以古文詞相砥嘉靖甲辰成進士授歸安令當賦重役繁之區岐巖節約均勻以贖產高下相配隸入為戶部郎飭戎政條平倭三策坐糾舉吏不法

自劫失察出為廣信府同知廣東叛卒八百人自福建道鉛山聲言掠永豐岐巖名坑卒千人為中軍扼其來路選丁壯三千分兩翼夾攻之遂敗賊於南昌遷江西按察僉事分司九江嶺南寇盜屠戮湖東西囚殺憲臣巡撫嶺岐巖攝湖西巡守屯兵素州岐巖趨臨江出牛酒犒守江卒整舟艇備火器藥擊賊至發擊連奪賊旗殺傷二百餘人賊潰去泰和縣謀報廣寇震天雷沿途殺巡尉守將岐巖勒兵趨泰和下新淦邀擊生擒百餘人斬馘殆盡頃之廣寇數千屯陽湖將攻豐城進賢二邑岐巖曰進賢城堅無兵不

害豐城無城可守乃檄豐城備餉督瑞昌兵逆流而上約豐城令具輕舟數十夜發抵樟樹鎮奪食赴陽

千八分攻東中兩營岐巖下令自一里至十里分設

火砲未明鼓譟進賊倉卒出拒岐巖預令兵為小窠數百裝石子繫之既合戰賊營萬數尺盡出窠中石仰高投擲皆應手倒生擒劇賊四百餘人及其渠魁謀主等斬馘千餘級餘黨遁入撫州臨吉撫建盜皆紀壬戌大征饒寇張璉有言蔡江西兵夾攻岐巖為護軍以計購獲璉後以偏師攻林璜等七十二寨旋

以舟師邀索三餘黨於鄱陽湖斬戮無遺癸亥交署
贛州兵備適巢賊萬人出劫移檄招諭皆悔禍聽撫
先後平賊功中外交薦為嚴世蕃所抑遷雲南參議
攝安普守道事時易門嶺峨昆陽南安新化五州賊
首阿方李向陽等聚眾二萬攻圍易門所城岐嶷出
師擒之復擒尋甸犴渠虧遮破其巢穴餘黨乞降遷
雲南右叅政兼臨安共備副使僕賊部落萬人頻為
臨患岐嶷牒兩臺發兵三千自將邀捕之斬賊酋七
人從賊三百人丙寅鳳繼祖叛謀據武定城巡撫呂
光洵檄岐嶷與副使張天復等分道進兵以僉事張

菜堂節錄卷八

七

澤督尋兵守普渡河截其歸道澤不聽岐嶷節制先
發與戰被獲岐嶷兵至武定賊殺澤從直勒渡江去
渡訖悉瘞其舟遁入山中岐嶷收軍入城捕斬殺澤
者以狗因造人之元謀縣金沙江採木造船度里屯
兵開通餉道部署已定自督之行至直勒江破直勒
洞知繼祖所埋舟處發而乘之順流下直勒得繼祖
於青鷄羅山中殺之函首軍門光洵歸功岐嶷同事
者心嫌之轉貴州按察使竟為嫌者所中罷岐嶷自
言兵戎大事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立致萬戶侯
不為然後為天地鬼神所佑江西巡撫胡松為人言

方今文武治兵可當緩急者教練節制莫若俞虛江
紀律嚴明莫若譚二華若料敵設奇以少禦眾則惟
盧君臨江志言岐嶷為臨江人殺賊料敵設機刻期
調遣疾若風馳秘寂莫窺薄暮惟聞傳令饋食旦未
及炊停敵相望於道井肆晏然其讚頌之如此著有
金膏瓊液鈎元類纂等書子碩為曆間進士官戶部
主事○盧公真文武全才也稽其生平昔兵征勦設
奇致勝動合機宜從無敗北求之古名將中亦少其
人乃為奸臣阻抑輩語中傷不得大展其出將入相
之經綸當日公忠之大臣未嘗不為之太息也然龍
飛在天豈必盡露頭角始顯神靈即鱗甲偶現雲霧
中而變化之能自在嗚呼古來聖賢之不遇也識者
每致恨於當時君民之無福而揆之聖賢之性分曾
何加損于毫末也哉

菜堂節錄卷八

三

菜堂節錄卷八



子請聞誌列女傳擇其事之

誠以事不奇不足以震世文不奇不足以驚人究之奇者卒歸於正是大有闕于綱常名教之防自不同於索隱行怪之為也至尋常節孝義烈不勝枚舉故茲後略云

漢李誕少女將樂人名寄郤武庸嶺北隰中有大蛇為民患巫言神啖童女乃可禳前後驚送九女寄受令長直應之自買好劍作數石米飯用窰澆之置諸

秦堂節錄卷九

一

穴中蛇夜出食餅目光如鏡寄放犬咋蛇後後以劍斫之蛇踊出至庭而死東越王聞而壯之聘以為后崇本外史曰此女有識有膽有力知巫言之不可信預買好劍以殺蛇識已精矣及蛇出穴食餅目光如鏡毫不畏怯放犬咋之膽何壯也至後以劍斫蛇蛇踊出而死力之強更可知矣少女具此三長豈可為庸人婦越王聞而壯之聘以為后后當為賢后王豈非賢王也哉

唐江梅妃莆田人年九歲能誦二南詩父母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選為妃性喜梅明皇以其所好號為

梅妃善屬文有蕭蘭梅花鳳笛綺窓諾賦明皇常與

妃鬪茶頤諸王戲曰此梅精吹玉笛作驚鴻舞一一

光輝聞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娛戲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京師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

能較勝負也明皇大悅會楊太真入侍忌之遷居上

陽宮後明皇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窰以戲馬召妃

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戀而太真至妃歸宮作樓東賦

以寓意太真聞之訴上以妃宣言怨望願賜死明皇

默然他日嘗封珍珠一斛密令賜妃妃不受以詩付

使者曰桂葉雙眉久不插殘粧和淚汚紅綃長門自

是無梳洗何用珍珠慰寂寥明皇覽詩惻然命樂府

度為新聲號一斛珠及安祿山犯關妃守節不屈死

葬尸於溫泉池東梅枝旁明皇歸感夢命畫視大慟

自製文誌之以妃禮葬焉崇本外史曰梅妃以工詞

翰善技藝選入宮禁深為明皇寵眷非獨其才色之

美其德量大有過人者味其與明皇鬪茶不敢居勝

教語隱寓引君當道之意較之太宗之徐惠妃因事

納諫何多諫馬厥後楊妃奪寵避居上陽雖明皇眷

顧未衰而却珠題詩自甘退廢釋楊妃之忌動明皇

之憐保身遠害其智與張曲江詩論李林甫之意無

二

秦堂節錄卷九

二

異也迨祿山犯關更無不屈以死卒邀禮葬視楊妃
醜禍宮中播遷蜀道蒼皇展轉就絕於尺組之下其
榮辱奚啻霄壤之別哉

唐林氏漳浦勤自勵妻天寶末自勵充健免隨軍安
南及征吐蕃十年不還林氏母奪其志將婚之夕自
勵還聞之不勝憤伏劍詣之行且至暴雨天晦雷光
中見道左空心樹入避之少頃聞有呻吟來者驚問
之答曰妾林氏夫勤自勵從軍未還而父母逼嫁我
以今夕婚我不從避於宅後為虎所逼至此自勵曰
我即勤自勵也告以已還及仗劍之故相持而泣頃

柔空而錄卷九

三

之虎至自勵以劍刺殺虎負林還家崇本外史曰此
天之巧於成全林氏夫婦也自勵從軍十載未歸歸
適值林父母逼嫁成婚之夕聞而仗劍前詣為暴雨
所阻避入空樹此豈有意于遇婦哉林義不從婚避
宅後而虎逼之又豈有意于遇夫哉惟其無意於遇
而適相遇一則呻吟以逃生一則殺虎以全婦天之
成全林氏夫婦良巧矣彼奪志之父母將何辭以謝
自勵哉

南唐練夫人名窈浦城人韋仔釣妻生而深沉端毅
不苟言笑仔釣仕閩為行軍招討使王審知使屯兵

縣之西岩南唐將兵來侵仔釣遣二校請師於州夫
期將斬之夫人勸得免二校奔南唐皆為大將即邊
鎬王建封也南唐遣查文徽代閩取建州鎬為行營
招討建封為先鋒克之時仔釣沒已久獨夫人存二
校遣使送金帛遺以白旗曰吾欲屠城夫人宜植旗
於門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還其旗併金帛曰君幸
念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不忍獨生二校感
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必克昌厥後窩子十五人孫
六十八人多躋顯貴人以為全城之報窩二十世孫
存道求遺像學士宋濂贊之崇本外史曰夫人勸夫

柔空而錄卷九

四

不斬二校可謂能識人矣而二校不忘舊德感夫人
之仁言息屠城之殺機并預卜夫人之仁必昌後非
賢而能如是乎然而二校之賢皆夫人之賢有以成
之也夫人豈不為女中丈夫哉

宋晏氏寧化人為魯氏婦夫死撫幼子紹定庚寅寇
破寧邑晏依山為岩賊遣人索婦女金帛甚急晏召
田丁曰汝曹衣食我家念主母當用命不勝即殺我
無被賊辱因解首飾悉散與之田丁感奮晏自槌鼓
使婢鳴金賊敗退鄉人挈家趨岩甚眾晏助其不給
又析岩為五互相應援賊不能攻全活老幼數萬人

把捕使陳謙遣以金帛晏恣散其下讎且請於朝封晏為恭人賜冠帔補其子為承信郎名其若為萬安岩崇本外史曰晏恭人可謂知仁勇兼備也觀其義志曰丁數語實足動人又能散首飾以結其心何其智也又與賊戰親自搥鼓使婢鳴金俾田丁皆奮力殺賊還不敢犯又何勇也至避賊者眾分為五若助其不給安全老幼數萬人官勞以金帛真不自私悉散其下更何仁也恭人兼此三德求之古名將中不易得何況巾幗之列乎宜其名標青史事傳彤管昭耀於後世哉

系堂節錄卷九

五

宋趙氏晉江人徽猷閣侍制傅察妻趙清獻女也宣和七年察以吏部員外郎造接伴使為金所殺及察柩還攜子自得自備避地於泉蔡郡西之太平嶺因家焉郡守王十朋執詞京能愛國俗貴不御鉛華學佛窮三昧燃松數五車崇本外史口得察為巨死忠夫人守節教子播遷流離不憚勤苦真不愧清獻女也十朋輓詩語簡意該更足為夫人寫真

宋魯氏晉江曾會女魯公公亮妹也嫁侯官御史王平生子五人同向同洞皆有學行同為有道儒宗向同尤能文三人皆身在隱約而聲震天下氏就其

子福馨京師而魯公方當國然處里舍彌約其後同向同皆早世人謂不堪氏能自廣以理未嘗亂其志教養其子孫至男有六女有歸後封金華縣君崇本外史曰縣君之賢不以外境為欣戚其志量有過人者當其處順也能約而不奢及其處逆也能泰而不亂教養子孫至皆有成立賢母不當如是耶縣君誠過人遠矣

系堂節錄卷九

六

宋岳氏岳武穆女許配漳浦高登第四子武穆被收女方幼遂抱銀瓶赴井死世傳銀瓶小姐是也按察舉大用亭覆其井榜曰孝娥劉瑞銘之畧曰天柱旣為月楊忠烈父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泉名不可滅崇本外史曰武穆精忠貫日子能盡孝女亦能盡烈秦檜戮忠誤國之罪上通於天至今人猶痛憤不平予嘗謁岳王廟有鐵鑄秦檜夫婦像跪於階下旁設鐵椎凡祈禱者必以椎擊像乃靈應予有詩云鑄鐵難消千古恨勸金專報一家勳蓋謂此也

宋陳氏永安人黃貞勝妻夫死自縊巡道查約改觀音閣為氏祠題詩曰人間處處觀音閣天下寥寥節婦祠除却金身祀木主不知公論是耶非崇本外史

曰為祠祀節婦當矣但毀觀音閣并除金身恐於公論亦有未協吾則有兩全之道立節婦木主於觀音金身旁或另作一龕祀之庶幾公私兩得未知世之儒者以為何如

宋張氏浦城人章惇妻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張歿惇語陳瓘曰惇止不堪瑾曰與其為無益之悲孰若念臨絕之言惇無以對崇本外史曰子厚可謂有賢妻直友矣使能聽幸勿報怨之言何致遺禍朝野而為後世所呵罵張固遇人之不淑陳亦苦口之無裨君子恨吾閭何不幸而生

宋堂前錄卷九

七

章蔡諸大奸為海邦千古之玷也惜哉

宋盧夫人仙遊蔡琇妻端明稟之母稟為講官時仁宗遇之甚厚嘗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賜冠帔以寵之為安橋之建出自母志而襄成之崇本山人曰盧夫人欲建萬安橋以濟凌海之危叢承母志能使海神效靈駕長虹以利萬世洵稱母賢而子孝也予按洛陽志建橋傍橋事蹟未有蔡葉明有蔡錫前後撤海神若出一轍豈不怪哉其詳已載前卷中茲故不贅云

宋陳氏晉江人封魏國太夫人龍圖閣學士從易之

女內翰蕪紳之妻而丞相頌母也從易守廣州有清德為仁宗所知元豐間神宗問頌母誰氏頌對以從易女神宗曰天聖間學士耶從易紳頌皆嘗守杭夫人三至杭却題却柱吾少從父至此中與吾夫偕來今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宗室宜壽母寔為朝廷生異人崇本外史曰太夫人真福德無降人也父與夫子皆貴而賢三從至杭任尤大異事題柱數語足為太守署增榮多矣藹文忠公輓詩語語切實非太夫人不足以當之也至今猶令讀者景仰嘆羨而不能置

宋堂前錄卷九

八

宋邱氏寧德陳晏妻孝慈好義姑病篤卽刺血寫經為姑求祐姑果感愈而愈初建避棄懷私私益擊司日久嘗聞邱賢孝建炎間儂寇縣境戒勿驚孝婦遠近避寇者依邱賴以全活者無算其後孫言應元應俱登第崇本外史曰孝婦之德至矣能使盜賊不敢侵犯并全活遠近避寇者無算其昌後也宜哉宋吳夫人崇安胡安國母仙州居士羨門之女也幼通詩書能析大義既歸胡克盡婦道姑余太若老得末疾寢食與膝皆待人夫人侍膳問衣委身同起居

者垂十載及歿足屈不伸宗長欲火葬之夫人泣曰姑不得以全體歸地下吾當與俱默禱於神以手徐摩始足遂伸安國稍能言遣就外傅且戒不得歸宗人曰兒穉弱少休之夫人曰休正在此安國自是感奮力學未冠遂預計偕迨罷歸宗人為惋惜夫人獨喜因語之曰兒學短淺急切名第必惰且驕難遂大期也安國既登第復好奕夫人責之曰業只一第即安國遂焚奕終身之典教荆州以事數忤守夫人曰人貴德義耳不貴以氣陵人安國遵訓飭勵母教居多焉崇本外史曰傳稱夫人幼通詩書能析大義夫

義莫大於能盡婦道盡母道也

九

起居至十年之久竭力而不倦其盡婦道為何如夫人教子以義自幼及壯至為官無不固事訓飭其盡母道為何如夫人於婦道母道俱能盡而無忝真可謂知大義者矣吾故亟採之為後世凡為婦為母者

法

宋王氏趙子乙妻本睢陽人夫卒王守義事姑秀容縣君維謹靖康夫守王以聖土自毀背負姑携幼子避地而南越四年始達溫陵徙居于莆終焉一時陳正獻龔莊敏及諸名士皆以詩表之有云疇昔干戈

百戰場衣冠墮節半倉黃如何婉婉閨房秀能麗精神日月光其子伯愚伯達皆登第仕進不絕崇本外史曰王氏夫死能守義孝姑至流離播遷避地南徙溫陵教子登第莆田諸名士以詩表之宜哉當靖康矢守時士大夫忘君失臣節者比比皆是詩云衣冠墮節半倉黃王氏中國能守義而衣冠反墮節則衣冠之愧中國多矣詩人之感慨不良深哉

元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人適李文景每誦文天祥六歌歎歎泣下至正間青田賊犯浦城從父嗣源逃山谷俱為兵所掠賊欲殺嗣源氏直前願代父死

十

賊義釋之願語父曰父速去兒必死之賊拘至桂林橋拾炭題壁間云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女心清世又傳其寫懷詩云萬水千山去路賒青鞵踏破幾層沙登山絕頂重逢嶺渡水愁深又沒涯雁字只傳夫與子魚書難寄母和爺回頭遙望空鄉闕處雲下峯前是我家苦調悽音願得信闌遺意崇本外史曰彩鸞才女也同父被執願代死能使賊義而釋之亦孝女也觀其題橋寫懷詩令人凄然感懷傳稱有信國遺意洵哉傳中未詳死所想題橋後即單命于水中也故有千年照見女心清之句

明李氏永定賴伯英妻年一百四歲伯英被寇害時長子玉以貢入南雍氏馳書命緩奔喪急奏勦賊王如其言讐得報治家嚴而有禮日課子孫勤學子孫皆登仕籍氏卒漳南道旌曰百歲慈幃天下少七旬孝子世間無崇本外史曰李夫人智略實有大過人者嘗其痛夫為賊害命亟致書子玉緩奔喪而急奏勦賊玉亦克承母命卒報父讐洵稱母烈而子孝也其後教子孫篤學皆登仕籍壽臻百齡有餘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明江氏海澄人歸於張夫卒遺一子會隣火延張屋

桑室前錄卷九

上

江揮子出閉戶撫棺思與殉大雨俄作火滅子將娶婦又死婦未奔誓同姑守嘗與江庭中坐織指枯榴樹問曰盍取而薪之江曰汝夫手植者不忍也婦投梭起倚樹哭姑亦哭越數日樞復花且實十餘年姑死又數年婦亦死榴旋枯崇本外史曰觀江氏姑媳已事而歎天人感應之機若是其神也姑撫棺思殉而火滅媳倚樹痛哭而榴生精誠所至遂能轉禍為福化枯為榮似天地亦有陰扶而默相之者易曰苦節可貞貞者恆久而不變也節恆久而不變名亦聞世而常新一婦之名標青史聲施後世有以也夫

邛美娘福清周墀妻年三十四墀死家無十金親搽井曰勤儉兼至課兒讀書孟澤年八十二仲濟年八十六叔壽年八十二季聘任潛山丞年七十八五代同堂邛九十六卒哀杖之男皆龐肩鶴髮人稱罕見崇本外史曰邛美娘非世所稱福壽無全人哉當其夫死教子似無奇行可紀然母壽而四子亦壽龐眉鶴髮一堂燕喜莫疇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傳稱壽母勤儉兼至課兒讀書夫勤儉則能致富讀書則知好德身獲康寧命歸考終此理之必然者壽母一身兼之非無奇中之

桑室前錄卷九

上

故奇者哉
明張氏平和陳夢龍妻病革張侍藥不設醫曰盍今夕矣張泣將自刎時堂夕碧空如洗忽黑風從院中起屋瓦皆飛咫尺莫辨家人駭匿床下須臾月復明視之則張血淋漓死矣是夕夢龍亦死七日合葬于孔道之旁隣家井盡變為血三日居人禱于墓乃復故崇本外史曰烈婦為夫捐軀世所常有亦無足異獨異天張氏自刎乃能使月朗星稀之良夜忽變為天昏地黑之慘夕碧而流血并井水亦赤豈不為奇事哉世有此奇事得此奇筆傳之足令讀者驚心動

魄容嗟太息而不能已也

明祐溪貞女失姓名沙縣入正統間鄧茂七殘破縣治匿草間為二賊所獲貞女許過橋從一人以終所事二賊信之攜三橋心貞女忽以兩手結賊投于淵與之俱溺弘治四年副憲楊澤鄒守蕪章立祠祀之崇本外史曰貞女以未出香閣之處子而為賊所獲能以甘言款賊以釋其縛而結賊投淵以免其辱貞女則智矣二賊何愚也然以二賊多行不義必遭誅戮將身首異處骨肉朽穢今得全軀于清流中此不幸中之幸也二賊當感貞女之德為何如哉

柔堂節錄卷九

三

明鄭氏永安陳選士妻歸未二載生子甫三朝夫卒哀毀欲絕或解之曰死易立孤難為其易孤夫所恃矣氏忍死撫孤成立藩司聞而獎之并題以詞曰香之于易從一而終稽之於禮爰有三從守禮一意今古所同維彼存孤美哉母功以為女紀俾仰休風崇本外史曰或借晉趙客語以勗氏情至而辭婉故足動聽氏能忍死撫孤盡慈即所以盡孝也獎詞引易禮歸功母道實足風世故錄之

明林氏名淑園莆田人副使林時女永樂間第進士觀政刑部錄門籍事註誤繫獄發北京營建淑園甫

七歲學登聞鼓訴父克仁宗監國南京矜其幼賜以飯遂宥時罪後隨任陝西母王氏病諸藥勿效淋瀝年十二潛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得瘥長嫁西安左衛指揮使黃銘壽七十卒崇本外史曰林淑園方七歲能擊登聞鼓以鳴父寃十二歲又能割左臂肉以療母病不意幼女中乃有此奇傑之行配賢夫而享大壽宜哉

柔堂節錄卷九

古

明戴氏名清莆田蔡本潘妻嫁未二年本澄戍遼東念婦少艱跋涉買妾與俱戴父與約曰遠左天末寧得遽返五年不歸可聽女嫁許之立券為信至期父語清曰可如約清泣不從獨居凡十九年本澄歸生一子未睜相繼亡戴哀毀幾絕父憐清無依潛受吳公瑞聘清聞曰吾生平事畢只欠一死使人呼為蔡家婦足矣即往父家與吳絕婚公瑞訟之官欲奪其志太守陳表嘉嘆判令歸蔡太守王弼區區寡婦清之門崇本外史曰余讀栢舟詩至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未嘗不嘆其母之殘刻不仁何至此極也及閱闈誌戴清傳而喙利無耻竟出于其父尤可怪焉當本澄出戍即約以五年不歸而嫁及歸而死復潛受吳聘真不識人間有羞恥事也而清堅貞自矢始終如

一觀絕婚數語直與之死靡他之言同一決絕共妻之志不以母而奪燕清之撫不以父而移太守嘉其賢而旌其門門因清而榮而清之名亦與共姜並垂不朽矣

明陳氏名若瑛義門人許字舒郎未嫁舒沒陳不食死題詩云有女名若瑛義門陳氏子紅中饋餘顏亦嫻書史十九聘舒郎雙璧燦盈貯百年偕老期竟為天所阻妾身雖未明妾心良已許豈無展轉匹志奪妾所恥名既為君婦能不為君死我生尚氣節賦終毛髮監崇木外史曰陳貞女真讀書能知大義者也詩中云名既為君婦能不為君死大義凜然直足以植綱常扶名教世謂女子不必讀書此俗儒之見如陳貞女讀書之效如此非女中丈夫哉

柔堂詩錄卷九

五

明黃氏德化人仙遊曾先圭妻年廿九夫卒母欲嫁之泣曰受托勿孤豈忍負之若復相逼有死而已鄰人林俊贈以詩曰白日湘娥淚紅顏子建詩仙擘還本脉慈竹又新枝心事寒燈火年華舊布惟肯蠶泚冷影春去不會知崇本外史曰觀黃節婦對母之言情至理足詞嚴義正雖止十六字而無限低徊婉展之致溢于言外其母聞之當汗顏無地矣林詩俊逸

尺為節婦寫照故并錄之

明陳氏名彩玉莆田諸生昌言妻言死陳經理喪具畢從容辭姑及姨娣作絕命詩飲藥死詩曰結髮為若婦十年琴瑟調秋風隨蝶化誓與子同凋針刺易書卷與君名業新君既中途頹何惜此一身絕粒求速死衆口與我違姑姨苦相勸留我欲何為或言俟卜葬此事不須時同室宜同穴山移意不移俯仰惟長嘆指身死若生魂既與君俱心同蘭水清崇本外史曰彩玉以才女而盡烈中澗中不可多得之數也所作絕命詩沉痛抑揚哀音婉轉令人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詩中所云誓與子同凋何惜此一身留我欲何為山移意不移心同蘭水清決絕之中仍含蓄不盡深得風人之旨噫可哀也夫可敬也夫

柔堂詩錄卷九

六

明劉氏二女莆田人被倭擄繫入知府林介祠中倭飲而酣遍視擄中得二女出之娣妹也娣十七八有殊姿倭先取娣姊厲聲曰我家女也肯污賊倭微笑慰之曰若從我終當詢父母歸汝耳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罵益甚時黃昏賊乃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後侵其妹妹大罵曰我娣為汝死豈肯為汝污耶賊見其色厲甚露刃挾之不為動曰死則死

耳汝賊獨不死乎自投火死賊恚甚連鏹刺其膚殺其被繫者四五人以洩怒又有二小女亦莆田人姊妹也賊欲污姊姊厲聲大罵值火熾遂赴死已而及妹亦投火從之賊吐舌去崇本外史曰四女義不從賊皆赴火死何其烈也此豈有得于性生哉抑服習於禮教者深歎昔曰稱海濱鄒魯名賢輩出其教化之留遺風俗之漸染雖婦人女子亦知守身大義不為強暴所污其烈性直與烈燭爭光日月矣獨其名不傳僅留姓氏於人間惜哉

柔堂節錄卷九

七

明林雅娘同安人許字海澄謝昂昂病劇母髣髴見女子榻前以為祟也標之如故昂死雅娘自縊昂母憐之往視其衾驚曰祟之日侍兒病者乃吾婦也耶吾習其容久矣西家異之卒歸葬于謝焉崇本外史曰雅娘聞夫病而寃侍榻前人莫不驚且怪之吾以為不足怪也凡人心之能思慮知識身之能舉動勇怯者魂也易曰游魂為變蕪氏賦疏曰志氣為寃魂為神魂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雅娘心誠而志有專注則無形可為有形無象可為有象此即游魂為變之說也讀易者當于此參一解焉

明廉氏延平衛戎籍仲華女名曹婢早失怙恃依父

妹居年十九許配王文珍未嬪珍卒氏知珍將葬柩必過其門乃登樓于天窓隙中目送其喪即自縊邑人尚書劉挽以詩云玉顏未嫁痛夫亡潛上高樓目送喪淚洒西風輕一死芳名直與日爭光崇本外史曰蔡氏早失怙恃未必知學未嫁而目送夫喪自縊全貞此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也劉尚書挽詩亦工雅可誦足慰貞魂于地下矣

柔堂節錄卷九

六

明蔡玉卿漳浦學士黃道周繼室幼讀書知大義嘗與其姐割臂療母疾及適道周事姑盡孝益博覽古今事通性理道周廷杖繫獄玉卿寓書謂天王明聖不日霽顏語不及私迨道周出閤復致短札云自古忠貞豈煩內顧身後之事玉卿圖之道周既死乃使長子偕門客之江南得齒髮以歸葬北山墓側雖流離播越不脫棗經與子姪言不踰閭晚卜居龍潭長齋二十載卒年八十三玉卿善臨池代道周作行草與奪真嘗偕北上舟中臨衛夫人帖人皆以匹錦售之然皆署道周名晚年乃自署亦不輕與人也有所著詩文多不自傳止得其寄隣母反憤慨數章崇本外史曰蔡夫人可謂真知大義者矣觀其所致夫書勸勉文畫晶以忠貞并身任後事卒能得夫齒髮歸葬

誠不媿為忠臣婦也至其善詩工書此特技藝之末
不足為夫人重昔管夫人為王孫趙孟頫婦不能畧
夫守義致苟仕以貪富貴雖夫婦相得甚歡丹青翰
墨照耀千古然以蔡夫人較之不啻丹鳳之視山鷄
也技藝有何足重適滋後世之詬議耳

明張義婦鄒平人李午妻午同從子零成福寧客死
張力作養舅姑八四割股療其疾舅姑死喟然嘆曰
大死千里外不能歸骨舅姑在也舅姑歿矣猶不獲
歸何以生為卧冰自誓曰夫骨能歸終不凍死月餘
不死鄉人驚異相率贈行揭狀書衣背且行且丐四

柔堂節錄卷九

九

閏月乃至見零問夫葬處則荒莽莫辨矣張哀號幾
絕于忽憑童子發狂言將死時狀且曰西郊天人橋
我葬處也張啟視得之持骨祝曰誠妾夫也入口當
融如雪黏如膠已果然有司上其事請給使零護喪
歸至正閭旌其門崇本外史曰巾幗中倫嘗艱苦如
張義婦克盡婦道者曾有幾人張知夫成遠死孝事
舅姑四割臂肉以全生誓歸夫骨月卧寒冰而不死
誰復能耐此苦境也至鄉人感義以資路費夫薨降
靈以示壘所卒能辨骸護喪埋故土以膺旌表此天
特闢益叢另設險道以彰義婦鐵石之堅捺也豈偶

然哉

柔堂節錄卷九

柔堂節錄卷九

字

淮江 徐時作 輯

昭武李忠定公為宋代名臣精通易禪深識儒釋合一之道如與吳元中書有云華嚴以一塵合法界易含容無盡此固二書妙處不約而自合者至易之立象以盡意華嚴之託事以表法則所謂一塵合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乃存乎其中二書立象表法以示人正謂此事恐不當析而為二也華嚴法界不可窮而易斷自乾坤以下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華嚴之方以

茶堂節錄卷十

十圓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盡天下之剛健坤以三偶而盡天下之柔順六子亦然故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總於八卦者重而錯之而其象遂至於無窮此即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夫以不可窮之法界而視乾坤以百十三昧法門而視易簡其不相侔可勝計哉然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滙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闔闢一氣之盈虛是也寶剎現於毫端一法周於沙界遠則不禦不亦大乎通靜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謂一塵合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也豈有大小多寡之異邪易以卦

為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以卦為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華嚴法界自香火海建立如倒浮屠遍相圍繞其說至於不可說然不離於十方華嚴法門自十波羅密建立為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有百千無量三昧法門然不離於十位易自乾坤立而為八卦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其時其才差別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復變而為六十四步歷之術自爻策推之其數相乘有不可勝言者此易之書所以配華嚴之無窮也嘗觀十處九會雖升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群生前而常處菩提會每位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未集

茶堂節錄卷十

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猶鏡鏡相照光明交廣其中妙影重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天地即乾坤也百億日月即坎離也百億山海即艮兌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出世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為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之乾坤諸卦豈有一理哉嘗觀善財之入法界徧參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仙人醫

卜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峯海岸曠野城邑聚落無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彈指而樓閣開，攝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為菩薩道行，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密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知識也。君子觀象善射，徧泰也。卦之象無所不取而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強不息，積小而大，非精進乎？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脩德，儉德辟難，非忍辱乎？稱物平施，施祿及下，非布施乎？懲忿窒欲，慎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有恒，非禪定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育萬物，所謂慈也。謙，獄緩死，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所謂悲也。飲食宴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避世無悶，所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於乾坤，君子觀象皆得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嚴法門與易之易簡諸法，所謂世間出世間也。豈有二理哉？繫辭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謂文殊小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毗盧遮那之類是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之類言之異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說法而

卷之二

三

佛無言般若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行，觀音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則乾得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說入合，則易也。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於法界，無不在，無不為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虛空無一塵中，無佛身翻飛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縷結，皆易之所存。反而觀之，則大千法界與大地天萬物皆在吾方寸之間。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楞嚴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累十方，及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次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滄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復。此心地法門也。為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為華嚴之說，則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心靜而明，廓而大，虛而通，寂而靈，建立萬法為之主宰，而常患物蔽之，則明者暗，大者小，通者礙，靈者頑，所謂捨存而舍亡也。故易立象以含容，無盡華嚴表法以一塵含法界，皆以其本來所有者示之。非能與其所無而增其所虧也。體此道者，莫若誠至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

卷之二

四

柴輯 14 - 587

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則可以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得於一心者也昔之設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諸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由此充之為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成等正覺猶有幼稚以為成人養根萌以為成材其骨節枝幹初以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為群生入諸惡趣受種種苦心不退轉而況死生禍福數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十方於夢

菜堂節錄卷十

五

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之法界得於一心者也二者皆不出於心法故吾儕之所當有事者心而已了此則廓然更有何事夫法華之喻非不表法也然不若華嚴全體表法之圓詩之比興非不立象也然不若易之全體立象之周故竊謂二書聖人與之立教於中國佛以之立教於西方其揆一也然易之教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華嚴之教頓直以白牛之車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潔淨精微由域中以趣方外華嚴之教廣博妙嚴由方外以該域中此其不同者而其歸一也而彼來教皆有不復措意儒術之語

初固疑之今乃知以世間出世間法判而為西之故夫畫之所想即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即死之所為春之兩種即秋之所獲所以處世間者所以出世間者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水搬柴中坐脫立亡在著衣吃飯中無上妙道在平常心願試思之此書分別大易華嚴二經原原本本洞徹無遺而於支流派別彼此互証纖毫不爽非具大智慧大神明安能信手拈來無不妙合至道如此書後尚有論易微旨數千言亦數前人所未發另當歸於讀易錄中玩之

菜堂節錄卷十

六

又書僧伽事云世傳僧伽為觀音大士化身其神屢示現之跡載於傳說著於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假於朝近親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脩供塔下其日天未明普照長老肱齊走人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瞻禮予奉親攜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輪頂如倒浮屠上屬霄漢觀者如堵固已歎異得未曾有及辰已間天無纖雲秋日愈明而塔之西北隅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停光彩炫燿鏤人精目凡一餉時若

有掣之者珠自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前珠等須臾入者復吐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對珠隱不現其楹楹間小鐸中亦各有珠垂布周匝璀璨相射如白晝燦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來大者如星小者如舍利燿燿續紛若可承攬至于未聞方漸隱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根劉燾奉使徐裡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畢會士庶瞻仰謂自昔顯宗神慶未有若之盛者其後肱膺具圖以聞有旨賜號摩尼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於

茶堂節錄卷十

七

所見者八年東南大水泗上尤甚淮瀆泛溢不及城者數板城門不固水夜自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家人情惶駭莫知所為方擾攘中有僧持鉢以乞或以餅餅施之且告之言此何時而乃求化耶僧笑不答袒去上服徑趨入水其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摧正湮水道于是人力可施水患遂弭詰旦官吏按視城樓之摧斬斲然無尺椽片瓦之遺積於堦門如累疊然始知是夜乞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塔下開扁則所施餅餌尚盈鉢中此一事予得於所聞者明年改元宣和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

江湖是時僧伽出見輦轂之下者凡三初見於感慈塔若揮扇然又見於天清塔又見於相國之東塔皆從二侍者為行道相都人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底寧有詔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其儀屢見萬目具瞻巋然靈光佑我昌祚蓋謂此也予時自左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兼得於見聞者惟普慈巨濟大士城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威神神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如常住世蓋其誓願宏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此土衆生有大因緣故能示現昭昭若此世謂觀音

茶堂節錄卷十

八

化身而維摩詰所說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慶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寧不信歟故予直書所見聞者著於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寔奉脩菩薩行者有所稽考凡與見聞皆發信心皈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十五日昭武李綱沙陽寓軒書元祐中忠定公父諱夔官脩撰後封太師初任松溪尉與中峯寺長老慶餘語道甚契合時叅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李以長老對呂諭州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約李同遊武夷山及歸慶餘已遷化一日矣方示寐時升堂集衆

共辭跣跌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壞呂泣涕痛悔恨
未嘗扣關鍵李謂長光平日所得奇特盍歸誠祈懇
倘能復來呂焚香再拜親以小磬就耳根擊之至數
十聲長老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當為公再晉
七日遂下坐後居方丈呂咨問道要請再開堂以疏
文屬李撰疏曰法門差別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
通達磨露西來之旨萬冰殊流歸於一海千年暗室
光在一燈雖桃散前村自含真諦而瑟途如指方暢
清音喻之者良馬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蓋飯色之
珠寶器所感不齊則藕絲之掛瀆彌終難信解不有

系堂節錄卷十

九

宗匠誰為津梁餘師上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為已
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殺活臨時禪律通融昔契集天
之問雲山靜遠今難思大之居而况維摩示疾而莫
匪為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既俯從於輿願宜遂
演乎潮音肯令鷄嶺曇花不開闍嶺必使曹溪法雨
重洒建溪至道無煩當仁不讓謹疏長老復開堂設
法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呂為作碑具載本末置寺中
宣和元年忠定謫沙陽道建安遊寺見碑讀再過私
竊嘆仰紹興壬子宣撫荆湖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
宇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亡矣為之歎息又三年

有住持龍山僧元植者長老法眷也聞訪遺跡惠然
見過出公父所與手帖相示翰墨如新公讀之泫然
因晉藏以示子孫而為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之
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固死生一如
去來自在有如此者人知忠定精神禪學不知其淵源
出於乃父讀開堂說法疏嘗一滴可知大海味也

忠定公作武剛君傳云武剛君姓金氏名辟疆其先
楚人也七世祖鏐居於越之邪谿聞歐冶子者通於
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得鑄人術因住見之歐冶
子熟視鏐曰子之質美矣嘗試以吾術治之當為國

系堂節錄卷十

十

器乃番禺居汰去粗悍萃其精英旬鍛月鍊磨礪而
淬礪之文采豔散其材氣天下無雙歐冶子撫之曰
子所謂鐵中鋒錐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
其猶龍乎因號曰龍淵子薦於楚王楚王悅之起居
必以自隨威震海內名聞諸侯於是晉鄭與師以伐
楚曰必以龍淵子為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晉
鄭之師伏尸十萬流血千里楚之所以霸諸侯者龍
淵子之力為多親屬散居四方時時竊借其名以行
當戰國時尤寵任之其族子有遊越者以策干越王
勾踐勾踐將封之以三鄉及千戶之都二以示薛燭

薛燭曰此國實也三卿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趙者頭胡縵縵短後之衣以術干趙孝文王孝文王好之終日與之相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於是莊周為陳其祖之功德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足以決勝天下而頭胡縵縵短後之衣其術特世人之所好不足多也王悟乃踈之遂廢不用而當時游俠之士荆軻聶政之徒往往私從之遊然皆其術之下焉者也獨武剛君辟疆者起於楚漢之間挺挺有祖風辟疆之為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鬪之術性剛果不喜

英堂節錄卷十

十一

人乘倭見有禍亂姦宄必欲削平之其志氣凜凜如嚴霜秋水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以故亂臣賊子姦邪見之膽破股慄不敢仰視其與人交有德者陰衛助之久而無數苟非其人捨去弗顧秦始皇帝既滅六國林詩書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避逃山澤間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耿耿自若也項籍少時嘗從君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徑前行

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行斬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秦既入關降秦王子嬰復與項籍爭天下戰滎陽成臯間武剛君未嘗不在左右出入卧內甚見寵任其後韓信陳平黥布聞之皆亡楚伏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垓下遂即帝位第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號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藉以錦繡藏之金匱石室使世世襲之又取武庫為君第國有大事則召君班於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往往勁直明敏洋鋒歛鏑以節義自將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仕於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

英堂節錄卷十一

十二

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祿素餐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果篡漢縣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晉雖異代猶禮遇不衰至晉太康中回祿氏作亂劫武庫焚蕩武剛君之第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於世焉干將者與其妻莫耶氏得神仙幻化之術隱於豫章豐城獄中懷材抱德氣應於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煥識之推其今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耶氏而斗牛之氣滅煥私匿莫耶氏而以

干將歸華且曰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邪氏也亦曰久當復命及華將遇禍干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携莫邪氏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造没人視之有二龍蟠結風濤洶湧雷電晦冥因不復見信乎其得神仙幻化之術而華煥之言驗云

太史公曰古者五行各立其官金姓蓋出於少昊氏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姓其北方之強者歟觀其為人明利果斷不凝滯於物動正之氣毅然見於色其亦鍛鍊淬礪之力歟卒能佐漢以興傳國數百載可謂盛矣予來延平感干

茶室即錄卷十

一三

將莫邪氏之事考諸傳說嘉武剛君之烈採其行事大畧著於篇此傳之作蓋公所以自況也篇中所云為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陣之術性剛果不許柔佞等語皆自道也不同他人假物以逞才者故錄之

歸太僕有光書郭義官事義官名和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番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教至翁還城席送之江上入山而去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且

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屢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餉之稍稍以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席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忠為崑山主簿為子言此又年歲大旱積雨不應眾強翁書表熱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書表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為人誠樸無異術也予嘗論之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秦之而佛老

茶室即錄卷十

一四

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異類禽獸無所不同予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事奇文亦有奇趣又送童子鳴序中有云夫典籍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為

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為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為土梗已耳子鳴驚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此段文字詭奇而理正用筆屈曲動宕如三神山在海中可望而不可即讀之令人神往

又壽周秋汀八十字云先生年八十其子通判君設廣筵大會賓客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

茶室節錄卷一

一五

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達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界萬物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外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樓絳帳榮如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馬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已嬉嬉然若與得意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予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鷓鴣一枝各適其適不相

為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為彭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遠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遙公可乎先生聞而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子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為序此文闡發老莊之旨開合得壽之理竅為名通人誠能知且而心泰適情而累絕則仁矣孔子曰仁者壽誠哉是言也

茶室節錄卷一

一六

從其家求畫像屬妻子柔書之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始傷又公素不喜蕪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子柔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願語之曰此乃可為策耳吾晉楚錄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箒時床頭尚有文忠集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俸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謙論

過爾剪抑以為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古創造名語
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
但求諧於房中鏡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
之以為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耶鄞之步武余作
藝苑危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
彼短未為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
又傷猥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
誤後人而已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際躋北地而擠
長沙者元美為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
之啟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舊學銷亡霜降

茶堂節錄卷十

十七

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悔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
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談藝者尊奉弇州危言以為
金科玉條引繩批根恐夫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
悔以其言為土苴唾餘平津刻舟之人知劍去已久
未有不與然自失者也合觀元美先生所言與牧齋
先生所論後之人見地未明擇途未定者其持議何
可不慎哉
周櫟園書影載楚有張君燧為陳士業言廣南有蕭
土官自言淮陰後當鐘室難作淮陰客某匿其三歲
免知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

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
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免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馳
南粵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免於陀曰此淮陰免公善
視之陀養以為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用韓之半
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墻間有鄭侯所遺之書尉陀所
賜之詔勒之鼎器士業曰予常怪趙陀以魁結箕踞
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迺蹶然而起今
以音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於獨惜淮陰之客存
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或有難士
業者曰子記帝土官事奇矣奈與史牴牾何長樂鐘

茶堂節錄卷十

十八

室之禍蕭相國寔始之司馬遷云呂后用蕭何計誅
淮陰蓋定錄也何忍於其身而迺稱寬於其容不亦
謬乎曰唯唯否否何之始淮陰也悉出呂后之謀何
亦懼禍而迫於不得已耳呂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
之疑當不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
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
衛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衛不以為報
功而以為見疑乎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國無與矣
自古功臣冤死者衆而淮陰為寢悔不用蒯通之計
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以反之一字加之非

為呂后諱為高帝諱也崇本山入云予嘗有弔淮陰
詩不聽蒯通真義士能酬漂母亦奇男論兵久觸高
皇忌學道難憑太史談亦此意也

客有謁項王祠者述王塑像東向西深赤左右范增
龍且夾侍且亦面深赤右刻王遺像圓袍短幘廣額
豐頤宋人所摹勒也傳聞金海陵師渡江卜玦神前
不許海陵怒將縱火燔廟俄有大蛇出梁棟間廟後
林中颯颯聞戈甲聲迺止迨崇正乙亥流寇陷和州
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寇不敢犯而退
蓋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爾

茶堂節錄卷十一

十九

高邱侯方域曰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論公
教余為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于法然
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相溷瀆薄吹濕
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近夜以一吟耳懷兮目
駭性竅乎情移文至此非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
而無從者此所以卒與法令而非雕鏤組練極衆人
之炫耀為也今夫雕鏤以韋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
繡之華而已若欲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穀
紋之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
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微而無間者氣也

水之所以溢者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而疎然有
發禦風者否形水之質泊然而柔然有能割水者否
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鏤
之兩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

茶堂節錄卷十終

茶堂節錄卷十

二十

灤江 徐時作 輯

宋韓魏公琦重修北嶽廟記云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山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苟非質於圖志人咸不知嶽之所在焉于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崇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其後世之文乎然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斬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眾派別林焉而蕩幹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蕪於是改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若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祭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遠禍而趨福雖異于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

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以建皇極封太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加以安天元聖之號益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也故廟宮之制崇飾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以時繕修

祭堂節錄卷十一

祭堂節錄卷十一

歷年既長吏職廢忽日風月雨以圮以溺每歲立冬天子以所署祀冊就壇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饗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壇墀墀之間慢神情禮莫斯為甚慶歷八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得居獲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於庀材弗給後徒弗究而民罹水灾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民之檀為佛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監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若開謹于其事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眾而勉焉弗懈于是敝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

宜神之喜於蟹未宅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文志諸廟石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鑒也有禍福焉福善禍淫惟神之宜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按北嶽恒山一名大茂山在唐縣西北一百五十里與契丹分界北亘雲蔚南連正定為河東河北之捍蔽五嶽廟俱建於本山惟恒嶽廟建于曲陽縣之西城去嶽百餘里凡嶽有形有神形之大足為一方之望神之靈更為眾庶之利故王者祭天地外首及五嶽此千古祀典

之不可易者文首叙嶽廟之建以祀神以神能司陰陽禍福之權威靈顯赫所以警動人耳目震懾人心志者無非欲民之服教而從善耳次叙歷代位號祭祀以公以王以帝典禮攸崇以神能庇民故報神之禮重者于定今廟貌以時脩繕歲久吏職廢弛守臣祭祀亦循行故事聽其頽敗宜公有慢臣竇禮之慨也後叙修葺未即竣工以歲歉不忍擾民尤見公心之仁至州判游君率縣主簿悅使其眾趨事不懈能令廟貌煥然一新仍歸于守臣脩己愛民聽神之禍福焉叙次得宜前後照應章法渾成一片公為宋代名相初不欲以文著而文之峻潔清明如此視魯王歐蘊有過之無不及也

李堂節錄卷五

三

又聞古堂記云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師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予以不肯辱其選既謀不獲命至則竭愚脩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度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于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寔可載之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

右壁而以闕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歛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持已之心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不止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若之祿殊厚任重途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殺解嚴器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遺士賁之在己予固得其適而處之至于幅巾坐肅恬然終日子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八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乎權謀而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遺風餘烈可以被於旂常傳于簡策越千萬歲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蕩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獨已之為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真墟遂城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公同志必愛公而增其之宜免夫與此汚慢之患矣○按堂以闕古為名公非徒為名也意欲責實焉故撫於古守符六十

李堂節錄卷五

四

條足為法者繪于堂左右壁朝夕觸目警心勉自策勵俾政成功立俯仰無媿古人以報君恩選帥付任之重公之心何如心乎至萬中反覆明已之樂摠在與古為徒并欲賓客僚屬之聚斯堂者監觀于古不惟有益于已而且有益於人末一段寫得躊躇滿志公之生平功德事業施於當時傳之後世盡流露於行墨間令人想見其風範雖使歐公執筆亦不能道之親切有味如此聞公居相府日有惜公少文章者公曰吾薦歐陽修為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公固不欲以文章自見孰知文章之一至于此乎

祭堂節錄卷一

五

宋范文正公仲淹實諫議陰德碑記云實馬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初馬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馬鈞諾焉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僕盜用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馮券繫臂上云求賣此女以償所負自是遠逃馬鈞見女券甚哀憐之即焚券留女燭其妻善視之及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兩歸嘗因元夕往延壽寺忽於佛殿後得金三十兩銀二百兩持歸明旦詣寺候失物主還之其同宗及外姻有

祭堂節錄卷二

六

喪不能葬者公為藥之凡二十七人有女未能嫁者公為嫁之凡二十八人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則擇其子弟可垂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給由公而活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禮文行之儒主師席遠方寒士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凡四方之士由公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先是公夢亡祖父後十年復語公曰吾嘗告汝三十年前寔無子分且年青短促今數年以來名掛天曹特延三紀之壽賜五子各榮顯公益脩陰德享年八十二歲沐浴別親戚談笑而終五子八孫皆通顯於朝後之教子必曰燕山實十郎云○按記中謂諫議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末又云後之教子必曰燕山實十郎云實氏義方教子能令千古稱頌者非以其子孫顯榮之為貴寔以其行仁積善始終無懈之為難也但憐僕女還遭金葬親族不能葬者多棺嫁親族不能嫁者多人以至周濟貧困體恤賢士後世義俠尚有能行之者惟特建書院廣聚書卷禮聘名師遠招生徒為朝廷造就人才為郡縣普施利澤此則福惠生民無窮之德也語云積德昌後又云故大德必得其壽其

實諫議之謂乎宜文正公詳為記之也

郝侍郎林為陳公彤傳云孝廉姓陳氏名彤字半千

直隸安州人性倜儻負不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

達如往來不數月盡殫其廩既而覺其誤遂謝去不

復與通聞容城孫徵君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徵君深

引重之一時房門下者皆莫能先值明季之亂盜賊

遽起崇禎十七年春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數十人

流入州境州民驚潰而婦女往往從賊中逃出賊亦

多有徑棄之去者流離相屬於路君悉收養于州城

柔寧節錄卷二

七

及事定悉遣人送歸其里又過水途次棄兒令家人

飼養之全活者甚眾避地完縣高士趙受繩稔其貧

以金餽之君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

非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置君寓

中以去君為緘藏之逾年事平訪其人與之取視其

故所封識猶完好如初友人張聚五嘗假舍于君及

君他出輒私寓之而取其直君知之不問曰朋友之

誼固然此茂茂者何較焉遊大名有州人史姓者以

事繫於官君察其無辜為一言于太守因得解史謝

去後一日攜其六至欲以為君膝妾而後巡未敢言

微語以逆君意君正色曰吾所以急汝難者以汝負

深怨而力不能自達故不惜援手以拯汝豈其有利

之之心耶且使心于利則亦無恤于汝矣因一言之

德利其子女以為報汝其以我為何如人疾驅之去

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刻苦力行年既耄而學不倦

於宋元以來諸儒先書靡不淹貫而陽明傳習錄及

鹿忠節公尋樂大旨等篇則尤其所得力焉年七十

五以疾卒於家子鶴齡博學志行能世其業

王大宗伯安國與陳鶴齡先生次子殿撰惠華同年

柔寧節錄卷二

八

友也為先生作傳云先生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

隸安州人父諱鵬個儻好義負海內重望從容城孫

徵君遊先生少承庭訓以故有得於濂洛之緒好讀

河津姚江二子書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等編而以

身體認之父沒家業中落故舊有某某者巧奪其產

先生恬然予之弗與校事母以至孝聞暇採飲水外

內無間言康熙甲子舉于鄉高陽相國李文勤公風

重先生之為人至是延至京師館於其家先生念母

篤老輒謝歸設教家塾從遊者數十人每秋冬篝燈

夜讀聲滿里巷母歿選授正定縣教諭效胡文定公

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以

文藝進者先生反覆指畫愜愜無俸色士咸悅服依歸之郡屬三十二城爭聞風請益焉正定學宮舊粗完歷歲為風雨所摧傾圮殆盡先生蒿目憂之毅然謀修葺鳩工之始釀金無幾而先生獨以力任邑人重先生之義群輸資以助踰年落成勒石以紀其事溱沔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村堡水灾有密授意謂宜以不成灾報者先生詣其地蹙然曰百姓嗷嗷待哺吾目擊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灾報蒙賑恤全活者數千家又太守命晉隆平寧晉諸邑民蝗時捕蝗今急所在騷擾先生旬日歸太守問狀先生

華堂節錄卷十一

九

曰蝗不食苗苗已盡民不畏蝗官即蝗也太守迂其言然終以此重之既遷順天府武學教授掌義學事其訓迪一如正定雍正四年以疾卒於官先生表裏粹然踐履篤寔素精制舉業六試於禮部凡五薦皆不第而經先生講授者率列庠序及獲擢科名者指不可勝屈教人務盡其誠而行之以恕聞人片善輒獎屬不置有不率者以理婉諭之久乃薰之而化在家在官凡涉人身名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夥嘗對人曰某生平不道人非樂成人美默默此心天鑒之矣歿之日遠近之士咸聞而悲之赴奠者數百人

其門人李鈞張誌請于其友李琳方苞私謚為懿長先生子三惠崇惠華惠正惠華登第惠崇惠正俱成進士○子讀安州陳公父子二傳其行誼超卓較之竇氏義方家法若合符節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陳公當有明末造盜賊蠶起收養難婦全活棄兒恩德廣被頌義無窮至贈金不受還金不欺敦友誼而不較小利釋史罪而不納幼女高風峻節真堪風世其子鶴齡先生博學樂道克繼父緒仁心義行歷歷可紀難以竇氏處此未必能勝也且為廣文時敦蘓湖教法一以造就人才為己任經其指授獲擢科名

華堂節錄卷十一

十

者指不勝屈與竇氏之建書院延名師於未學同一樂育之心也其後嗣顯達直可比隆河東三鳳又何忝于燕山五桂哉吾故錄其傳為世義方教子者法云孫徵君諱奇逢字啟泰容城人年十七舉於鄉慨然有經世志與定興鹿正俱以儒俠聞在光斗被逮過白溝奇逢延之月下緹騎環列慷慨不異平時後倡道蘓門以紹往聞未為己任遠近聞業者接踵性高介不就徵著有四書近旨理學宗傳卒年九十有二其弟奇彥生而端敏髫年從諸兄盧象明天啟中魏

忠賢肆虐毒害左光斗輩奇彥冒險引救贖金完証
坐賊義聲震一時順治初以貢生令武城有循蹟著
書亦富

孫徵君北學編序云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梓於
內黃因與湯孔伯商搜洛學一編與魏蓮陸商搜北
學一編壬子冬魏子持北學編索序余謂學術之廢
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八際地靈相需
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
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
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制行雖有不

卷之二

七

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
若器之靜倫伯玉學本朱程克恭儕鶴伯順力堅陳
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偽
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
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
自待豈宜菲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於表章前誥自
任則其居心可知矣編已成始獲見王端溪公所著
海樵子七篇念去端溪之居周索不越數百里某生
與公上下不踰數十年而聞見固陋至此益知余宗
傳之多遺不敢謂北學之能無遺也率題數語以引

其端

又畿輔人物考序云予考中州人物規模畧具有燕
趙士過視夏峯者曰吾鄉熟名節義不減中州豈可
無述因據案頭諸書暨夙昔所聞見者次第之類分
例議一如中州因思子生於明代長於明代垂老于
明代本朝典故人物宜與有聞焉按自洪武戊申十
六傳至崇禎甲申二百七十四年有開國靖難之功
臣有避國之節臣正統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
於時死綏授命之士視建文時何如哉說者曰高皇
作人之化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故得養士之報而邊

卷之二

七

國諸忠殺戮太慘未免干和此言不知有當否高皇
之制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瑾逆賢輩相繼煽亂
屠戮忠良夫賢人者國之寶也人之云亡則邦家未
有不殄瘁者蓋為善者誅則人相懲而不為善人相
懲而不為善則何所不至矣珥賢二案士大夫以節
見者亦不少然士大夫何樂乎以節見也甲申大難
先帝即銳意有為而元氣銷鑠殆盡欲速瘳適以促
之速亡耳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原非二
致而神京陷沒死社稷者僅二十餘人以視建文時
又何如哉嗚呼人才關氣運之感哀士氣係人才之

潛替而其原本總造於大君之一心予迷明代二百七十四年來歷興成業業各有人以各有事幾轉為京師首善之地更不可缺第愧哀遲寡陋聞見不博敬俟後之君子再為考入

又新安縣志序云子讀高陽志至孝子齊癘以促燈為業日市酒餅餉其母旁為唱讚以侑觴又讀鹿伯順為魏童子傳其母他適童子備于人聞而急追之為奪者所持不能脫踣地呼天聲竭淚血未幾怪風驟起雲溢衝激昏霾蔽日咫尺莫辨其母不能前童子遂及之得為母子如初此二事未嘗不疑其人之

孝堂節錄卷七

七

微末事之細瑣而以登於孝子之列與忠臣義士循吏名儒同類而共稱之似覺非倫丙子春偕鹿伯順過孫少師師儉堂因舉以質之少師曰論人各隨其分量以諸侯王之孝律士庶人士庶人何敢望以士庶人之孝律諸侯王諸侯王豈屑顧哉正謂孝友之行不以銀黃鐘鼎而加豈不以說詩敦禮而始有愚夫愚婦行格神明則庭中之愛膝下之懼視移情於少艾妻子得若者此中正千里耳人人親長而天下可平既無煩借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人者無非啟之以興孝與弟之良各觸其事親從兄之實風俗人

心以此稱美詩歌文賦以此興思即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其孝弟之念烈女貞婦皆篤摯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為仁之本百行之原意在斯乎然則齊癘之日市酒餅也當與茅容之殺鷄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童子之孝感風雷可比三年不雨六月飛

霜豈以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而易視之哉伯順亦云王汝止滿街皆聖人全在此處看出子聞而躍然曰此可以得志之全體矣傳前之為循良後之欲為循良者勸矣傳前之為賢孝後之欲為賢孝者勸矣世有升降代有污隆總人心為之人之賢愚好醜雖

孝堂節錄卷七

七

憑世以轉而轉否為泰轉危為安轉澆薄而歸淳厚道之能與人之能與不學不慮之良一提醒醒是以前事以為師綜後事而有據願享今之逸者不念前之勞概忽為他人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則義之所不敢出也是役也侍御若以提衡世道網紀人倫之意亟為舉而是非去取則一聽於士大夫與國人之考覈往牒撰次新事則什九出薦譽之手予哀病

樂觀厥成期不負諸君子與人為善之意云爾

湯尚書斌徵君高弟也為徵君文集序云昔文中子

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為宗匹夫有絕

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

徒傳之金華諸子迺相授受至明初制作廟堂一代

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

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

薦與鹿忠節為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

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為可學而

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鈞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

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輔樞鳴鼓舉強為之鳩

衆伙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如此時會捨

據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貴

堅辭不就晚年攜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

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

約守之發為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

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

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多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

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為歸慈湖

以傳子靜者夫子靜龍溪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夫儒

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寔徒憑揣摩臆

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

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倚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

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于人之

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闢干戈

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

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

為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以為

聖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

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先生歿後三年門人彙輯

詩文語錄為若干卷屬斌為序不敢詳謹述所見以

附編末

魏尚書象樞為孫徵君墓表云康熙十有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

月葬於輝縣夏峯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

墓曰先生諱奇逢字汝霖鍾元其端保定之容城人

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

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曆庚子科鄉試與定興

鹿忠節公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都先

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雲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

濂雅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為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
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
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
下詔旌焉家故貧糶常不及有巨室以金粟餽者
婉却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晨至日昃蒼頭始持豆
麵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後憂患抑鬱中
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力寔得力於此天啓末魏忠
賢竊柄荼毒正人在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
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為友于先生有國士
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遺弟

榮堂節錄卷十

六

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
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梗一蔡男子耳謝
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
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
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
品可方獻吉非次梗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
尚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
陽覽書即具疏請入朝而陳軍事將為諸公申救忠
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逃御床而泣乃馳記
止之時左誣賊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

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為三輔屯田使有遺愛
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眾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
張果中倡義鬪助翰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榜
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還校嚴急
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
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
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即與共事先生知時不
可為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
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率宗族間
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
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
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
雙峯媼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
暇則講詩習禮脩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
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
以方田子春無終山馬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
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結及巡按御史薦
剡上先生堅卧不應蘇門為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
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
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眾先生涵養日遠每晨起謁

榮堂節錄卷十

六

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入人自得子孫切墾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隣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懼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販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為十一子別為諸儒考附之益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谷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淦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己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容城孫鍾元先生此地間出之名賢也理學經濟節義文

葉堂節錄卷十一

十一

章兼而有之雍正丁未科予初入京畿謁諸大老云微若講學蘇門山四方豪俊不遠千里從遊甚衆經其造就悉成名儒名臣以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至今人猶稱頌之不置今錄其文數首得一斑可窺全豹也湯公為序其集魏公為誌其墓先生生平品行德業可名世不朽者大約畢備于是書此以志予景慕之風心云爾

葉堂節錄卷十一

葉堂節錄卷十一

十一

葉堂節錄卷十二

淮江 徐時作 輯

七月七夕乞巧風俗古今所同唐王建作却巧文亦別有見其文曰歲惟壬辰七月之七夕王子燕居紅缸弗憚適冷風颯然月綻雲拆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款款臨吾席析少搖灑灑繫飾晚王子而言曰吾帝之女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遠吾者貧吾久聞子多勸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歛踵觀觀忘志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蕭伏而言曰臣

葉堂節錄卷十二

因拙矣故不願聞天孫整榻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不異通今于勿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祇葉寺攻末塗嚙嚙龐言滋世技參思或計送租公鳥翼蛇驟蜂聚蟻同託根若柯名曰宛童伴不曲合馬致斯崇路欺控雉祝天祛蟲陽維陰殿內傾外融憤隨忻嬖入心攸同僻俗替世譎行迂蹤季子由是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乎矧子妙奪工倕行曲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宛微露戲焚玉髮錦心舖腹侮書嫚詩微喙成訟轉趾微疵子子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提提荷天板

地斷蛟刺犀藤龍織縹緲降驅龍氣劇屈子日短相如諸侯見構棗傑爭儲一擊可善一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今子讓吃顏顏沉吟文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戒今告汝汝應諦思汝不改轍馬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狐狸吾將錫子語穿助子嘲揆納子之燕驅子之痴豈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麒麟踟躕各有攸得奚慰奚惡良玉澤然鳥事刻琢馬宮善宦倪寬樸學寧為拙傷毋為巧獲岐途異術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手擎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汨此靈府命棲險竿射星游弩蒿目蓬心臣

葉堂節錄卷十二

實不取天孫噫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枘圓鑿事恒弗投毀方瓦合情不知謀耳與自敵心與身讐么麼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慶吾寔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王堂弗收攻苦敦淡羈如楚囚非徒羞之吾寔汝憂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啟臣之智固隘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懽者雖笑不妍生龜脫筒固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遠厥天機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法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于是天孫若然

冥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
○予向讀柳子厚乞巧文嘆其辭義精卓筆力峻挺
雕刻巧拙情形畢露無遺語似乞巧意實守拙結處
盡吐作文本意歸以抱拙終身尤見堅操當與韓昌
黎送窮文並峙不朽此文雖不及柳州骨力堅峭然
理直而詞正亦自成大家不似所作宮詞之靡麗也
乞巧却巧立說不同要其大旨統歸於安分守己意
亦未嘗不同也結語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
一碧蘇東坡赤壁賦結云開戶視之不見其處似本
此然彼以不見承上文此以但見撇上文各有歸宿
固不為襲取也

李堂詩集卷十一

五

晉人書法以側鋒取妍為秘為文亦然事有正用之
不見奇反用之入妙者如后山詩話九日詩多用落
帽事獨東坡南柯子詞云破帽多情却惹頭反之尤
奇持東坡晉云我欲挿萸重整帽肯如坡老賦南柯
亦反坡意也杜詩不眠騰白兔百過落烏紗東坡閏
九月題披雲樓云九月再逢堪一笑終朝百過更深
憂謂短髮不堪落帽也坡語運用入妙予憶西廂曲
有云是視影風搖葉鴉是玉人帽側烏紗繪畫月夜
情景逼真尤令人研味不盡又東坡補孫盛謝孟嘉

李堂詩集卷十一

四

落帽文及補孟嘉解嘲文亦風趣盎然明孟嘉文云
征西天爵重九令節言龍山宴凱羣哲壺歌雅奏
緩帶輕帽胡為中觴一笑粲紫梗桄桹秀榆柳獨脫
驥駮交鶩驚寒幾曾狂醉亂隕帽莫覓戎服囚首
枯顛茁髮唯明將軍度景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
宰夫揚解兜觥舉罰請歌相鼠以備此爵解嘲文云
吾聞君子臨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抑壑
散髮箕踞隨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
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富飄然隨風
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

可謂文之至者矣

歌詩寧擇請歌相鼠詞此鄙人俚出童叟○坡仙文
遊戲三昧皆成妙諦如此二文調笑以嘲嘲之不傷
雅道曠達以解解之恣適名理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唐歐陽詹玩月詩序云月可玩玩月古也謝賦鮑詩
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玩也貞元十二年歐陽君子
陳可封將在秦寓於冰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
邵楚養濟南林蘊潁川陳翹亦萊長安秋八月十五
日夜詣陳之居修取玩事月之為玩冬則繁霜大寒
夏則蒸雲大熱雲蔽月霜侵人嚴與侵俱害玩秋之

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均取之月數則蟾魄圓况埃墟不流天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曰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玩也○此序寫中秋玩月妙處曲折周到語意清雋步步引人入勝為閨中特出才士惜年壽不永韓昌黎為作哀辭有集傳世亦可以不朽矣

元祐二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露玉夫人曰春月色勝於秋月色秋月色令人

華堂前錄卷十一

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矣遂召二歐飲作減字木蘭花詞云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后山云老杜亦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予意月之宜玩無論春夏秋冬皆有可玩之妙歐序秋蘇咏春亦各因所值之時可玩而玩之矣然歐謂夏月太熱冬月太寒月既可玩亦何傷於夏冬也夏坐涼亭月出而暑氣潛消呼朋吸月豈患雲蒸冬會暖閣月出而冷意頓除圍爐醉月豈患霜寒被愛秋月則言秋好亦不計及於春愛春月則言春好

或并見薄於秋故女懷春士悲秋每當月又愈流迴感歎而不能已者此亦玩者因時而各異其情究之明月亦何容心於其間哉

東坡云今歲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逾遲于嘗夜起登江樓或與客游豐湖西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道達堂速曉乃歸杜子美詩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韻云一更山吐月上塔掛微瀾正似西湖上浮金門外看冰輪橫海濶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入與月夜夜江

華堂前錄卷十一

樓下風枝久未停草露不可藉歸來掩閣卧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樓烏亦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驅驅揚泉溜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五更山吐月廳白室幽幽玉鈞還掛戶江練却明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如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五詩幽情逸韻觸緒紛來插寫五更景象心迹蕭然塵外行墨之間別饒古趣直可上凌陶謝下逼韋柳坡老真詩中之仙也

東坡和僧守詮詩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履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及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履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其幽深清遠亦自有林下風味也○讀二詩令人超然有遺世獨立之想后山賞坡詩清絕謂詮詩幽深清遠知言哉

東坡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二首詩云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 若人今

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蛇龍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

御批讀其身與竹化一語覺墨君堂記為繁次作見畫而

思其人却因人亡而歎其畫不復得珍惜之至○李衍畫竹譜云文湖州教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附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竹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子如此子不

能然也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為不能然者不學之過況後之人乎

東坡題文與可畫竹引云故人文與可為道師王執中作畫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歿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詩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時出木石豈怪軾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古籀合奄忽不少待誰云生死隔相見如龔槐

御批集中有文與可墨竹絕句序曰與可有四絕詩一楚

詞二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而詩有空遠運斤質却弔斷絃人蓋作於為工執中題畫之前一年其作墨君堂記謂與可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子為文以頌君德又稱其畫竹之工以為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畫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雲凌厲以觀其捺崖石筆確以致其節得志遠茂而不驕不得志痺瘠而不尋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

畫其性矣由此文觀之軾自謂賞會獨予最者良非
虛語而文同必待軾來作詩其側亦見知己惟此一
人豈特筆墨相推重已哉

東坡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詩 論畫以形

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

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

幅疎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瘦竹如

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

將起眾乘約自歎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

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東坡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詩

九

御批 軾嘗言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語

本歐陽古畫畫意不畫形極詩詠物無詠情之句若

詩言詩畫一律又與軾他詩所云韓生畫馬真是馬

蘇子作詩如見畫以及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

不語詩等句互相印可然彼猶曰此詩此畫誰當看

又曰此詩此畫今已矣嘆索解人不得也豈若此詩

直以詩畫三昧舉示來哲乎次首言竹言花言雀言

蜂又言花之枝花之葉花間之兩雀之翎蜂之蜜濃

淡淺深得意無能得格○王直方詩話云論畫以形

似六句若論詩畫於此畫矣每讀數遍殆欲嘗以為

法也○漫叟詩話曰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

以諭蒙方天詩云黃盆後俗止則管豈知之庶詩云

孔堂魯子避溪殿戴馮重可謂善題乃東坡所謂作

詩必此詩也○呂氏蒙童訓曰東坡詩云賦詩必此

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

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

哉○予謂坡老詩論詩畫至矣

御評 尤為細入毫芒漫叟舉詩之切而涉俗者以符坡論

呂訓舉詩之切而極工者以駁坡論皆舉一偏而言

然各有所見不妨舉以參觀而得其中也

東坡書林逋詩後詩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

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

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未識君曾夢見瞳子

瞭然光可燭遺篇如字處處有少遠而湖看不足詩

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勾生平高節已難繼

將死遺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

曲我笑吳人不好事灯作祠堂傍脩竹不然配食水

仙王一簞寒泉薦秋菊

御批 將以稱笑林逋乃至謂吳儂之傭販皆如水玉深一

層說入而林之神清骨冷其為高節難繼處不待羅

縷矣賦論文章嘗有郊寒島瘦之目其讀孟郊詩有云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又嘗論西臺御史李建中之書以為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若此篇所言則謂其詩如東野而不能至于寒書似西臺而又不嫌於肉是兼有孟李之所長盡棄孟李之所短也後人多於西臺句誤會其意此未深考耳○歸田錄曰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書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輻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

華雲齋錄卷一

為句云茂林他日求遺草猶素初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自道之後湖山寂寞無繼者○香祖筆記曰郎瑛七儔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以西臺為南唐李建中謬甚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為西京御史故稱西臺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蘓黃嘗稱之即未知耶

御評指示坡老作此詩妙法開藝林無限慧智學者解此變通盡利鼓舞盡神無不可於此深一層法中頓悟也後幅稱其詩美其書借宿形主尤見波瀾不窮終

以高節難繼遺言可錄說處士品行無遺矣他如婁梅子鶴世所艷稱者詩中不一及非遺也蓋得其大端瑣屑不足言也坡仙大手筆豈肯致人云亦云東坡云楊康公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為狂道士山谷恣騰蹀躞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君命囚岩間若石為械柵松根給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迷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為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盃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為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無是叟

華雲齋錄卷一

御批猿化石石化道士都是課虛責有此特偶爾以文為戲非武昌銅劍歌等可比也故結出吾言豈妄言得之無是叟見所謂妄者乃不妄不妄者乃妄耳○呂氏童蒙訓曰此詩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韓駒曰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醉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及作鶴嘆則又替鶴分明○此亦坡公遊戲三昧之文以一石狀似醉道士便擬老猿所化且

因醉字想出偷茅君酒致因山岩三年化而為石無中生有說得情景逼真可謂造化在手結撰從心豈同捕風捉影徒為怪誕者可此

東坡海市詩引云予開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冰冷天地閉為我起鬚龍血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

善字詩集卷之二

七

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牽遼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御批

海市只是重樓翠阜此固不盡形容亦正不能形容也從未見之前與既見之後與歲晚得見之異結撰至思煒燁精光欲奪人目○文昌雜錄曰予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煙霧中有城闕樓臺人物車馬難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予意海市乃

海中靈異惚勃之氣所結而成故變化萬狀莫可揣測此亦海中之幻影也試思人生功名富貴無不當作如是觀坡公借海市以寫懷心知所見皆幻影一語足知此老之曠達也蓋知其幻自識其真公生平屢遭取謫皆能隨遇而安超然自得初不以外至之

升沉為榮辱也至謂信我人厄非天窮亦援天自信非真有憾於人厄也昌黎正直能動山鬼公引以証已祈禱能動海神其抱負為何如哉結語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收拾通篇樞歸幻影與起處照應為章法詩之空靈澹宕不庸描寫海市情狀特見大雅

善字詩集卷之二

七

秦太虛遊西湖龍井記云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鳥守方士葛洪嘗鍊丹于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早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澗納光景而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魚鳥獸蟲之所憑依浸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漸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

而遠馳虎兕駭而風雨怒遇者推而當者懷乘高而
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
所脇而不暇以為容惟此地踰幽而踞凹內無靡曼
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脇以虧疏其氣故嶺
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元豐三年辨才法
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
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
師乃印其履為序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
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
焉然後知非之有龍不謬而其名曲此蓋大聞于時

善堂前錄卷十

五

是歲余自淮南如楚省親過錢塘訪法師于山中法
師策杖送予于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
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
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
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何以加於此○程必遊龍
井記云余舊讀秦太虛記想其事甚欲一追故少者
不記幾年矣辛亥歲出清波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
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於月林月
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藥城參寥辨才
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像仁皇飛

白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淪若復汲二盞
以歸經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為近晚不暇入四
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視西湖如盤狹處僅若
帶沿路居民視昔不加密炊煙斷續相望澗泉則澗
澗如故但太虛乃宵征所不見者怪石西湖及炊煙
耳元豐去今百三十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
然當時可為太息辨才結廬今為廣福寺一山屹然
內向故條錄以告來者○虞集次鄧文原遊龍井詩
杖藜入南山却立賞奇秀所憐玉局翁來往約履舊
空餘松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清晝

善堂前錄卷十

十

八門避露灑脫履亂苔甃陽岡扣雲石陰房絕遺構
澄翁愛客至取水悒幽實坐我蒼筠中餘香不聞嗅
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犀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
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嗽講堂集羣彥千燈坐吟究
浪浪雜飛雨沉沉度清漏令我懷幼學胡為粟董綬
○予讀秦程二記意境蕭然絕俗位置亦天成自得
皆非苟作秦記謂泉者山之精氣所發可謂言簡義
該隨以西湖浙江景物形之推波助瀾愈顯龍井之
神異末以春源蓄流類古有道之士贊之仍照應前
文作收束結構極為精密程記欲追太虛故少歷叙

所由至謁龍祠酌龍井瞻辨才之塔飯月林之廬得
觀前賢遺像書畫淪泉煮茗及歸佳所見妙景為太
匡宵征所未覩因而感今懷古不一語及泉以秦記
按索已盡也二記景象雖殊妙迹則一可謂異曲同
工虞詩蕭散簡遠刻畫處絕似坡公風範不同元詩
之纖巧故并錄之

東坡六一泉并序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
士子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慧
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童以贈之子閒
于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從從勤乎子到

李堂前錄卷二

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
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
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
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傑之氣
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
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
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
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
無泉子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
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岩架石為室二仲謂子師聞

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
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
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六一不幾其誕乎曰君
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
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泚水則
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泉在西湖而名
六一益東坡與慧勤示不忘歐公之意慧勤論歐公
教語創開奇偉足為公寫照語雖怪而理則實故東
坡引以為序勤弟子二仲寫歐與勤之像事之如生
足見法門宗尚不苟銘亦瀟灑不羣歸重歐公尤為

李堂前錄卷二

得體

李日華重脩放鶴亭記云昔人次第隱逸以聲光宸
絕邈不可追如被裘石戶推居太上乘曰此程品之
論也亦憎夫借途終南位命句曲者耳夫隱品當程
而隱材尤當襲璞惟引虹是以貴其不凋劍惟犯斗
是以惜其終掩彼碌碌錚錚者譬如猿蹲樹杪鸞飲
澗阿頑然有生一無表見則真深小野人何從見幾
希之異而命之隱君哉宋和靖先生歛奇歷落之士
也應制科不第退隱錢塘明聖湖初亦婚娶生子洪
著有山家清供一編每稱先生非不妻而妻梅不予

而子鶴也祥符天聖間二虜日嬌韓范之畧未能絃
靖忠佞標雜丁夏之黨分爲水火先生少以深室紆
軫於懷故業其遺書曾無封禪之句所貴之志概可
見矣當日有繪湖景裝軸鬻錢湖上於林麓端標數
字云林君復放鶴處先生見之曰世亦有知老逋耶
後人想像其處作亭非先生自亭也先生一日倚杖
柴門得句云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吟諷滿意祇
掌曰生平讀武侯傳未嘗不心折其鴻材然視予今
日秦句于翠綠中覺神韵孤上番似遇之過之者軼
之也亦驚之也先生未嘗忘世世亦不能忘先生想
見點雪冲塵繚鐵不設八瀛照影指縱由心飄蕭塵
埃之表先生與鶴其俱在耶閣崔君仲微淡涼秋亮
丰采毅如生平宦轍所經惠澤照若春霽風積亭于
秋鏐一觸瑤燭幾然崑墟幸沛新恩大節昭布來佐
醒司責我邦國迴翔湖山之上狎主鹽壇之盟其品
與材與和靖先生而兩雖其顯晦異阻判乎各遭然
皆金玉其音而糠粃萬有者也崇禎壬申嘉平月友
人陳則梁以書來云崔使君劉廉標勝孜孜未替前
月一新湖心亭藍山人田叔監之韓太史求仲記之
今又新放鶴亭徐文學仲麥監之吾子應記之余謝

茶堂節錄卷十二

二

不欲既而曰是誠在我余既慕崔使君之品與材每
坐馳明聖湖頭即胸中着兩和靖而生平詮次隱迹
所耿耿欲吐如是敢附見之○予前錄東坡題林逋
集後詩以不入妻梅子鶴爲高此亦就詩論詩以別
於人云亦云非謂二事之不足重也二事逸情雅韻
爲處士增輝足當千秋佳話記中程品論材援引贊
歎脩極追蹤景仰之深情非僅波瀾壯闊爲藝苑之
能手也按西湖志亭在孤山之北原爲處士故廬元
至元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因植梅花數
百本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處士妻梅子鶴不
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遂構鶴亭後與梅亭並廢嘉
靖間錢塘令王鉞重建曰放鶴亭崇禎壬申益運副
使崔士秀爲新之日華爲之記

茶堂節錄卷十二

二

茶堂節錄卷十二

淮江

自古賑饑活民之多莫如宋

州是時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就食公擇所部豐稔者

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

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

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捐

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

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他日得以

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

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

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

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

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反相蹈藉或待哺數日

不得粥而仆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粥

亦每自言之吾知青州活飢民五十萬人過於作中

書二十四考矣鄭公賢相范文正公見而奇之為王

佐才固不僅以賑飢為能即賑飢一端已足為後世

法後世為民牧者不晉心民膜反因之以為利者是

真為富公之罪人也子嘗讀明楊崧山先生上少師

徐少湖翁救荒書因嘆自古能盡忠于君者未有不

番心于民者也其書云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

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

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

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謹陳救

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已滿道人驚惶似

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損至

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民也蓋緣各處司民

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

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

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

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

然為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

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

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

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心

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粟自

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

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

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緊急不可動支外

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廢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
新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
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踴台依少定價裁抑之又
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
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
正可得錢今乃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
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
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入亦不知其所
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
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

禁堂印錄卷三

三

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
民俱便矣米價騰踴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似為裁
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舖戶之米
俱貴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為輕
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
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于何
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此
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
緩不濟事盜賊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
再來今宜行今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

禁堂印錄卷三

四

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粮然則米正月
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
送則販米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
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
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
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
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眾貧
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于年
凶亦上之有以教之耳夫齊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
為盜以救之也况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徹
綱紀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
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
盜正所以救荒也○此書詳說京師賑飢利弊洞達
國體悉合機宜辨其所從生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明
白曉暢使為大吏者循而行之自能賑濟流民遠近
得所活五十萬生靈富鄭公不得擅美於前矣
刁包序楊忠愍家訓序云嘗讀魏鄭公傳而深有感
於忠臣良臣之分也忠愍所遭遇者聖明也而乃同
龍逢比干不獲為良臣尚論者未嘗不悲其遇而憐
其才陳樂亭曰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外莫若楊忠

慈憫知言哉雖然幾亭之知先生也以才愚之知先生也以學學以濟才然後臨大事而不亂蓋徵之家訓矣家訓者先生臨命之前一日援筆直書以訓其家者也方是時係徽纒而寘業棘明知旦夕人耳而後容暇豫為忠臣若無以異於為良臣豈非其學有過人者與先生之學本范洛韓先生韓先生遠祖橫渠近宗涇野其學得閑中嫡派在番都為大司馬時先生以屬吏北面焉其於朝聞夕可之道講習蓋有日矣其朝聞夕可其道莫著於易繫詞云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此太極圖所為以此終篇者也先生

葵堂節錄卷十三

五

從范洛先生受樂書而知六律之理與八卦相通遂妙契乎始終之旨始與終豈有他哉生死而已矣生若死豈有他哉晝夜而已矣通乎晝夜之道是故可生亦可死其從容暇豫為忠臣無以異於為良臣者有以也然則天假之年先生之學何必不媲美文成而豈徒以其才與之相頡頏哉昔文信國凜凜大節日星為昭而弔古者未免以夷齊之志掩程朱之學愚於斯文正統中脩言之先生成孔之仁取孟之義與信國異世合符人皆知之至於淵源所自則未之或知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先生一代才

人亦一代學人也先生有孫諱遠條字蕃升英年稱選士克世其家常縣金陵容詣邗出家訓問序言愚於先生曾孫為十世之好義不可辭故因幾亭陳先生之言而進之○予謂樹山先生才擬姚江學傳橫渠陳刁二公表揚皆具特識惜先生才未見用於世學未盡傳于後每為論世者所太息今讀先生上徐少師救荒書詳悉周到觀片甲可以知祥麟全身之異觀寸羽可以知威鳳遍體之彩也

葵堂節錄卷十三

六

賑饑救災原無一定之法要在因時制宜而已富鄭公楊忠愍行有成效言有成美能實心奉行無往而不宜也而救災之法則莫如南豐曾子固一議云熙寧元年甲申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土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眾可謂非常

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
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
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得復
修其畝畝商不得復治其貨賄工不得復利其器用
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
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
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
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
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
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

菜堂節錄卷十三

七

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
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
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
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
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
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
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
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
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
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

菜堂節錄卷十三

八

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
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
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
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
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
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
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
慮而不可謂無慮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
衆士大夫之所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
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
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
一或出于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
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
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罷而動則弱者
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
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
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
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
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
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費平日未

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
得脩其賦而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閭民得
轉移執事一切得從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
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
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
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
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于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
其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
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
授之憂疾痛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

葉堂節錄卷三

九

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象物之尚
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
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
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
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
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
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
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
賴而自安於缺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
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

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
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如是而人和
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和洽於下天意
悅于上然後王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未
享疆內安輯里無鬻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消患
于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象人之所未
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
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
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
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

葉堂節錄卷三

十

姓富寔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國獨能保其富者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
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
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
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
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
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
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
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
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穴

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芽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芽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芽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芽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願吾之有司能越拘孿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李堂節錄卷十二

二

○河北非常之災必用非常之恩以救之百姓始得安全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初泥成法安能有濟魯公此議絕頂識見絕大議論絕妙文章通盤打美利害昭然不獨經術湛深而濟變之才亦無所不備非古所謂識時務之俊傑哉

前明左先斗字遠直桐城人萬歷丁未進士以御史出理京畿屯田上三因十四議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改任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敢干以私取史可法尤為持識涿州置水田數百頃贖貧生并給八府鄉試卷永為例又請開武學以較諸生射

刻謙才錄與文並興人競起距後與楊漣同諍移宮及漣疏聞二十四罪光斗亦草三十二斬繼之未上而謀洩奪職歸自知不免乃取楊忠愍赴西市事時時為其父言又為母夫人談范滂母故事冀一日福作不至大傷其心也未幾逮至京同楊漣考訊死謚忠毅公之豐功大烈載在史策足爭光日月今錄其二疏于後亦見公之經濟備略為畿輔士民營田所利賴云

葉堂節錄卷三

三

屯田疏云臣勿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候命闕下問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述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末求內解之符如雨而不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早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為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早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

此不思無地而患不能鑿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
山以東西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為茂
草窪者為沮洳豈盡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若
早蕪苦澇也其昔早與澇者惟知聽命於天而不知
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民與地
盡矣今有道於此使上之不為魁而下之不為魚相
反而相為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為此謹
條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皇上採擇焉其一
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
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

茶堂節錄卷三

七

有近見荒蒲魚鱉屬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
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缺五
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
富秦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
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
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孤子之歎長興宣房之績
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
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
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名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
以為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

見其利所在州縣亦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
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
曰誣人禹功明德惟吳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
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
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
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
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跡可尋或方便
可設工力多者官為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
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即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
當議也秦漢之世鑿池為港掘地為井汲而得灌以

茶堂節錄卷三

八

畝一鍾即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
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
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
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關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
叢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
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
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
宜用此即如滏陽一河濬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
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
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為害加以秋水

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
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啟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
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
山水深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
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
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舉種秫稻恐不驟習得利
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宜梁宜蔗宜蕒宜芋宜蔬
惟意所適絕之水原一開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
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
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常

李堂節錄卷十三

五

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
法用也塘瀆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蕪可種魚蔣
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為塘水不勝用利
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做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
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浚井但期
築作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
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
南人寧為農夫不欲為農師此地徠輕江南復重以
走利如鶩之情來避徭如虜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
適但著為律令永為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即行告奪

將貧末而來爭先恐後舉鍾為雲決渠為雨此之謂
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為用南方士子
不得志有司則棄為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做
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碍
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
門人不猶愈於白鏹而鬻青衿者乎蓋先師與后稷
並猶勝與猗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
公建議於元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
耕則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
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

李堂節錄卷十三

六

列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
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
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勲成賞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
徙豪寔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
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輒輒力非之而治杭之日
脩治西河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
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銜猶設而勸農之義無
聞至於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撻道而下箇箇得人又
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
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

民無追呼之擾穡人成功田峻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即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蓄者慶興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脩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墾鋤是不然近見出關敵蘇之狀視關內如春臺毒域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

英堂節錄卷十三

七

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屬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為千古絕盛哉此教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者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為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既疲於養兵而不耕兵又耻於為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

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做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嘗以高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以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濡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其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憾無已今時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明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主持於下各舉所知

英堂節錄卷十三

八

人善任更祈勅下戶部酌議委委轉行所司著實舉行勿徂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則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者孽孽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為主張迨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為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關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煩和糴轉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

見富足之效臣請受妄言之戮臣無任激切待命之

至
屯學疏云臣惟寓教於養者帝王之所以治世寓兵於農者地水之所以為師今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之製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非而農亦非臣以為救目前之急而循存古人之遺者莫如屯學便臣遠巡兩年未敢具題蓋一試於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於盧觀察而得其人矣又今春出示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各州縣舊墾者俱不准算而人爭趨如流水時方春暮樂往

案堂印錄卷三

七

者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天津踏看我疆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為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為滿目黃雲鷄犬相聞魚蟹舉網風景依稀絕似江南踰秋水灌河之後而穰穰猶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定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古聞荒入籍者所至遮訢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散以一恐以容雜主起目前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地

案堂印錄卷三

七

日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費闢草萊而為他人入籍者田既為清楚之田人亦為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黥負租者黥告改學者黥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子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鬻爵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况乎詐偽公行半鎰顆粒未入大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莊六百畝秋獲三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梁廬舍工作顧覓為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虛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漢蔡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頃妖賊為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文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即不敢作尚方

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
殷實而後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耒鋤之衆即為干
城橫禦之儒即為露布通人於所已僂而轉人於所
不知則其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嘗過窮鄉小邑
文學黠淺徒循故事不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
下未免遺心今此遠來入籍者同以搦管儲王國之
積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新馬
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
有學軍之子得為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為士而使
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園橋觀聽
之榮蓋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
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學
官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
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
名而已惟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
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國家
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為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
年心血兩番日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廳七議而
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臣御史馬
鳴起據實上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陪

寺院董應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創始
卒難就緒若伊中學興而屯臣按詒微臣收籍庶幾
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即添設十
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
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即賜俞允結
今秋騰場之局而開來春于郝之端屯政幸甚士子
幸甚臣愚幸甚臣已巡河間入籍子弟專候進止臣
不勝激切待命之至○二疏指畫詳明真可坐而言
起而行者公有文集未刻其弟光先宰吾邑出其稿
付梓請序於邑文學丁日新序載縣志光先在任多
善政擢御史巡按兩浙起名宦不愧為太保公弟也

淮江 徐時作 輯

天地生物五土各有所宜遷其地勿能為良比比皆
是故同一種類而形色臭味各有不同今擇地所產
奇異者著於篇以備學士觀覽與特就予一人耳目
是聞所及而言非敢自居博雅也

果有桃李杏三種何處不有味佳者亦多然絕不如
北土之良客遊雜記京師佳果桃八紅桃白銀桃小
桃蟠桃合桃酒紅桃霜下桃肅寧八月桃歲輔舊志
甘酸不一惟肅寧最著河間府志銀桃味最佳絡絲

燕堂錄卷十四

一

桃紅白相間金桃紅扁桃形如小餅秋桃熟遲長垣
縣志梨兒桃最佳子室青苑縣肅寧歲貢桃經昔院
驗發青苑馳驛轉解送予百顆食之味佳不同凡桃
肅寧桃久不潰爛皮絢而肉鮮可晉至來年春三月
市中尚有賣扁桃子於滄州食之味甘如蜜核尤玲
瓏剔透可玩洵佳果也○李五紫李綠李黃李麝香
李盤山李形大而味甘比閩中牛心李不相伯仲閩
李可作並名家慶子凡行聘禮者必用之謂之家慶
滿堂云○杏長安客話杏仁皆味苦有一種甘者名
巴旦杏或謂八達杏北遊記房山車營環數十里

峰頭澗底皆是杏林又東一小嶺樹尤奇古高者三
丈低者丈餘狀如垂柳繁花綴之舊志梅子本杏屬
土人呼為梅杏閩中有桃杏有李杏蓋以桃李幹而
接杏枝故杏結實大而且甘絕異凡杏焉

奈子長安客話常公莊里許有奈子古樹婆娑數畝
春時花開望之如雪三夏葉特繁窠列坐其下烈日
不到衣宏道謂戒壇老松顯靈宮栢城南奈子可稱
卉木三絕

棗神異經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元和
志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漢棗棗侯國六國時於此煮

燕堂錄卷十四

二

棗油客燕雜記棗五纓絡棗賽梨棗合兒棗密雲棗
冀州論安平好棗地產不為無珍舊志博野棗強為
最番子牽邢臺日山東盧布政送無核棗二封味如
冰糖核如線小不比凡棗大不過寸較之浙江蘭溪
南棗味厚補氣似為遜焉南棗六枚長足一尺者為
竅實小兒痘不發者煮湯飲之立見功效棗有白棗
青棗紅棗黑棗黃棗肉棗皮薄而肉多竅為益
入諸棗出自東省甚賤糧艘載之南歸故江浙閩廣
皆利賴無窮

葡萄

聖祖御

聖祖御製文集近得哈密各種植於苑籬中結實有白者綠者長如馬乳者又一種大葡萄中間有小者名公領孫又一種小者名瓊瑣葡萄種類雖殊食皆甘美移植南方便失本味大約其性於北方沙石水土相宜察城縣志馬乳多有玉葡萄味甘廣群芳譜北方天寒初冬草葉埋地尺餘春分後取出數日後架起子去繁葉使露風露則結子肥大葡萄可釀酒西涼葡萄酒味佳李白詩葡萄美酒鬱金香是也予宰成安縣有吳氏善釀葡萄酒法以麥燒酒十觔葡萄汁十觔和勻用甕封過七十四十九日取出煮熟香味辛烈不亞西涼之美西容送酒羊膏酒皆不及也紫薇首陽雜俎紫薇北人呼為猴即連樹謂其無皮猴不能撻也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又紫籬吏部堂右古藤十丈為明侍郎吳寬手植亦奇物也優鉢羅花日下舊聞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寔中金色佛一尊者杖也在禮部儀制司秀水李日華有記閩中有佛手柑形奇異可愛而香更清遠襲人亦優鉢羅花之類天地生物不測如此

銀杏一名白果一名鴨脚宋梅堯臣詩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縮鴨脚類綠李

茶室節錄卷五

三

聖祖御

其名因葉高珂靈齋集法雲寺在西山後有銀杏二枝大數圍舊志今近山諸處植之鴨脚性寒涼不可多食其樹二更開花即卸落罕見之一枝結實百十經霜乃熟爛去取核為果兩頭俱尖三稜為雄二稜為雌樹必雌雄種乃實或鑿一孔內雄木一塊泥之亦實南北園丁識花木性皆傳移花接木之法不知始於何朝何人遂使南北人皆知之此所謂人工足以補天拙也

松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利松栢

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詩序無暑清涼之南長松環翠壑虛風度如笙鏞迭奏不減西湖萬松嶺也燕小紀遊石徑山東南行至林衡署有古松數百株參錯平野盤山志盤山之松以百萬計而奇絕者多生石罅中擁腫拳曲如怒龍之攫又陂陀土壤而生者大數十圍龍鱗斑駁或挺茸直上或青蔥垂下口北多松栢蔽雲千霄為千里松林字說云松猶公也栢猶伯也松栢為百木之長大而且高秦松漢栢四海名山多有存者不勝枚舉松四時不改柯易葉花如粉黃實若芥心其精液精華為松脂皮上綠蘚名艾納香燒煙不散凡松皮內自然聚脂為第一根下不見日月者為

茶室節錄卷五

四

陰脂尤佳餘氣結為茯苓千年松脂結為琥珀其木
入水十年不壞栢字從白白者西方也萬木盡向陽
栢木獨西指益陰木而有貞德者栢有數種入藥者
為扁栢有柳栢有血栢側生者曰側栢又一種檜栢
不甚長其枝葉一枝間屢變莖其子如坐禪僧曰羅
漢松仁入藥而補辛能潤不寒不燥香能透心腎益
脾胃肝經分藥也

椿宦遊記開涿州靈椿寺椿木一本大不可量凡樹
影皆隨日月升沉以為斜正而椿影日暮未嘗少移
畿輔舊志芽可充蔬按椿有二種一曰香椿一曰臭

宗室節錄卷十四

五

椿香者芽可食鹽醃為小菜絕佳臭椿木理亦堅細
可為器用亦良材也椿大而直莊子云八千歲為椿
木之壽者

桑五雜俎涑水道中有桑高十餘丈蔭百畝即昭烈
合前之桑也禹齋詩話庾子山詩桑葉紛紛落薊門
子介甫詩幽燕桑葉暗川原幽薊古多樹桑今則絕
少矣固安縣志入素不事機杼楊太僕家種桑千株
纒絲織絁以為眾倡大名府志魏以西南多桑絲子
曰甚客齋三筆幽州人以桑甚為糧異苑北方有白
桑甚長數寸食之甘美按桑本資民用蚕之命衣之

原也字從叕東方神木名扶及此加木別之也桑葉
釀酒最佳

娑羅樹 帝京景物畧香山卧佛寺娑羅樹大三圍
皮鱗鱗枝槎槎瘦纒纒根搏植花九房葉七開實三
稜西域種也

蘆葦丹鉛錄蘆葦通一物北人以水傍下濕處生者為
葦其細不及指人家園池間拉者為蘆其幹差大深
碧色者為碧蘆排悶錄京師無筍以蘆葦為筍燕都
遊覽志帝中貴別業四圍多水荻花蘆葉寒厲秋風
令人作江鄉之想廣羣芳譜荻似筍而細高數尺中

宗室節錄卷十四

六

實蘆葦可作席又可充運糧脩河工料凡人家墊地
圍貯糧食皆須用葦席細滑者可當簾用不獨村庄
炊爨用當柴薪已也

櫻額

聖祖御製文集櫻額樹叢生果形如野葡萄而稍小味甘
性溫補脾古北口外亦有之山庄之千秋島遍植此
種每當夏日則纒纒綴枝遊觀其下殊堪娛目不獨
秋宴之可採也

西瓜魏文帝與曹質書憶昔南皮之遊浮甘瓜於清
泉浣朱李於寒水范石湖詩註西瓜味淡而多液本

燕北種延壽詩瓜性寒北人壯食之無虞月令廣藏
 燕都士庶中秋饋遺月餅西瓜之屬名看月會 帝
 京景物畧京師七夕以瓜刻成花舊志唐山出者佳
 子寧青苑縣肅寧每年進貢西瓜大重五十觔一
 圓剖食數十人啖之不盡閩中瓜亦佳不如北地大
 味甘寒消暑毒有天生白席湯之號世稱金主征西
 得之又云洪皓使西攜歸然瓜中稱美種遍天下不
 應為晚出異方之物豈後人因西之名而附會耶此
 謝樵夫志書中辨之當矣予謂西瓜之種各異即南
 北郡縣所產不同皮有青有白肉有紅有黃味有淡
 有甘即謂形大而味甘者為金主洪皓得之西域恐
 非無據而妄載之野錄已

甜瓜清異錄瓜最盛者無踰齊趙車擔列市道路濃
 香故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選學圃餘蔬甜瓜以
 香而小者為第一但味太甜不甚悅南人口香比木
 瓜更清味之有悠然不盡之妙

菌畿輔舊志木生者如芝草生者如蓋土生者如丁
 土人搃名曰磨姑惟凍黃天花延壽猴雞腹羊肚為
 最日下舊聞松嫩出盤山土人目為紫磨姑口外磨
 菇尤肥大香味甚佳南方菌為雜色菰木生曰菰地

菜譜節錄卷十四

七

生曰菌六七月間山中多生菌有紅黑白黃各
 味甘滑間亦有苦者慎防蛇毒不可輕食煮菰
 薑與米試之或用白銀器同煮黑則有毒不可食誤
 中其毒者用漿水甘草汁或糞清解之寧化李元仲
 曰凡中菌毒必笑不止解之以甘茶白礬勺新水并
 咽之無不立愈然雖有解毒辨毒諸法究不如不食
 之為愈也又有一種香葦俗呼香菰每冬春之交于
 深山斫楮楠等木以米汁沃而生雨雪多益盛極香
 美南有香葦北有麩菰廣行天下又延平殊菰建寧
 茶葦殊菰鮮甜茶葦香滑亦菌中佳品近外省亦知

味美不惜重價贖之然殊菰終遜茶葦之美故茶葦
 價貴殊菰價賤以殊菰離本處百里便失鮮味也

白菜一名松廣羣芳譜北方多入土窖不見風日長
 出苗葉皆嫩黃色脆美無滓謂之黃芽乃白菜別種
 畿輔舊志出安肅者佳有箭幹白四時可用又太倉
 白出廣平府子官青菘有同寅送白菜四頭用二驢
 馱進長五尺重四十五斤圍大一尺中黃芽如大毛
 竹笋味甘脆鮮美無比較南方冬笋更佳安肅市集
 貨賣菜子南歸擇地種之初年尚如飯碗大葉亦肥
 厚味已遜北再一年則葉薄味失與南方松菜無異

菜譜節錄卷十四

八

此所謂遷其地勿能為良也

韭五雜俎京師有韭黃蓋地窖火坑中所成畿輔舊志出正定者尤肥美京中最高山西黃芽韭莖嫩味鮮初到京每斤價值銀三錢與關東野鷄天津冰鮮浙江冬笋讌客尊為上品按韭各省皆有以一種而久生故名一歲三四割根不傷冬以沙壅之先春復生根白如牙者極香美禮謂韭為豐本言美在根也

聖祖御製文集豐澤園中有水田數區布玉田穀種六月下

卷六十四

九

旬穀穗方穎忽見一科高出眾稻寔已堅好因收藏其種待來年驗其成熟之早否明歲六月果先熟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歲兩種亦能成熟廣羣芳譜有秬有糯北方以為佳品北方地平曠惟澤土宜旱稻種類甚多烏臺葦補范陽去都百里而遙土風宜麥與稻皆允舊陂歲收稻數十萬石燕山叢錄房山石窩稻色白味香美為飯雖盛暑經數宿不餿遵化州志稻有東方稻雙芒稻虎皮稻糯有早糯白糯黃糯河間府志隋時滄州魯城縣地生野稻水穀二千餘頃燕魏民就

食之邢臺志稻有紅口芒稻廣平府志產府西引滄水灌田白粳不減江浙予宰邢臺日派解京米三千石縣屬多水田稻粒長大碾米瑩白如玉味香而甘不讓華亭香米京畿稻禾向推玉田為上予在京城買食較邢米似不如也予邑有早稻名觀音鮮色白如雪味尤香美每送閩中諸友咸稱為福省第一上米但生在僻邑故名不甚著

麥廣羣芳譜北地燥冬多雪春少雨麥畫花薄皮多麵食之宜人陳者更良畿輔舊志小麥具四時之氣春種者曰春麥大麥仁可作飯生芽可作錫遵化州

卷五十四

十

志小麥中有一種名小迎春又名轉世質類秋麥土人珍之邢臺縣志麥有黃皮麥赤麥白麥光頭麥紫皮白粒等名南方大小麥俱有大麥芽入藥可止汗消食積小麥可為諸麪冬種夏收農人利賴甚多但不能備四時之氣故終遜北麥之良又有秋種冬種名麥而與麥異形者則為蕎麥但作粉餌食農家可以佐穀
梁韻會小補梁粟類正字通李時珍曰粟即梁也周禮地官註北方水土深厚窖地而藏可數十年不壞元和志澶州賦粟廣羣芳譜北方直名之曰穀脫殼

則謂之曰小米北人日用不可缺者粟中之大穗長
芒而有紅毛白毛黃毛之品者即梁也河間府志穀
有梁穀水穀金蚕金苗水粟紅把齒金羅裙帶柳根
赤朱裏紵箭桿白龍爪金竹根青大葉黃等名余邑
粟屬有金釵粟狗尾粟高粱粟又有一種名苞粟似
葡萄子着身紫粟排比鱗疊大者長三四寸圍寸餘
蒸剥其子可佐盤餐

荷花

聖祖御製錄卷十四

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詩序長虹飲練霞湖光澄碧一橋卧波
橋南種救漢荷花萬枝間以內地白蓮錦錯霞變清
芳襲人爾雅志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日
下舊聞凉水河蓮塘最勝有坊額曰十里荷花畿輔
舊志順德府最著城壕周圍一十三里水深岸潤夏
末秋初花開紅白相間綠葉田田香聞數十里古所
謂眾香國此其是也按陸機詩疏云其莖為荷其花
木葉為蓋苗已發為芙蓉其寔蓮蓬之皮青裏白其
子蒴蒴之殼青肉白蒴內青心為苦薏花葉嘗偶生

不偶不生故根曰藕節生二莖一為藕荷其葉貼水
其下旁行生藕也一為芡荷其葉出水其旁並生花
也其葉清明後生六七月開花花有紅白粉紅三色
花心有黃鬚莖長寸餘鬚內即蓮也花褪蓮房成蒴
蒴在房如蜂在窠之狀六七月採嫩者生食脆美至
秋房枯子黑其堅如石謂之石蓮子八九月收之去
黑殼貨之四方謂之蓮肉蓮畫掘藕食之藕白有孔
有絲大者如臂紅花者蓮多藕劣白花者蓮少藕佳
花白者香紅者艷千葉者不結子
北方又有一種金蓮花

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詩序金蓮映日處廣庭教戲植金蓮萬

聖祖御製錄卷十四

本枝葉高挺花面圓徑二寸餘日光照射精彩奪目
榴花蓮生八箋燕中榴花有千瓣白千瓣粉紅千瓣
黃千瓣大紅單瓣者比他處不同中心花瓣如起樓
臺謂之重臺石榴按石榴花本名安石榴來自安石
國踴莖皆真紅盛夏開花鮮燦可愛又一種千葉石
榴花葉雖盛不結子石榴甜者名天漿子白者名水
精道者謂之三尸酒言三尸虫得此即醉也石榴之
大莫如東明縣歲例解京名江榴一圓重三四斤剥
出子可二升餘紅色鮮明味亦甘脆予牧開州時同

寅送十顆衆皆驚異剖食子大味亦殊衆可謂石榴中之王也

菊 帝京景物略菊種最繁種菊之法自春徂夏辛苦過農事草橋圃入藤晨昏者半歲而終歲衣食馬按月令季秋寒露後五日菊有黃華季秋土王黃華土氣之所成也季秋非華時言有明他所無也菊譜劉蒙泉有三十五品范石湖有七十一種亦不能盡叙色有紅黃紫白各樣其形亦迥別考其名爾雅曰鞠治藹菊本作鞠從鞠鞠窮也花至此而窮盡故謂之鞠本草謂日精又曰更生陰成朱羸女節女華女

菜譜印錄卷五

上

莖周盈傳延年金盞節華併治藹為十一名本經以花大氣香莖紫者為甘菊葉可羹花可釀藜可枕寔可儔此日精也花小氣烈莖青味苦為野菊名為苦蕒非真菊也花相似惟以甘吾別之閩中有數種就目見者而言紅如丹者呼為硃砂菊淡紅不艷者呼為舊朝衣花瓣大純白無黃心者為白鶴翎花瓣白而細有黃心者呼為銀紐絲花瓣黃而細者呼為金紐絲花瓣大而黃者為漢宮粧又有黃而小者為滴滴金六月間開花黃色者為六月菊京中人善種菊花極大名家買數十盆紅黃白粉相間為菊屏有排

成字者亦異觀也內有墨菊藍菊一本具五色者於花含蕊時用各色染之故開時如天然本色此人巧足以奪天工也

栗史記貨殖傳燕秦千樹栗草木蟲魚疏五方皆有栗惟漁陽范陽栗甜美味唐書地理志幽州土貢栗宋史地理志廣信軍貢栗金史地理志薊州產栗王逸荔支賦北燕薦朔濱之巨栗明王嘉謨石甕記幽薊栗栗子可食數口綿津日記燕京市肆及秋則以錫雜石子爆之栗比南中差小而味頗甘按栗生三顆為房房有刺如蝟毛中顆褊者為栗楔秋熟

菜譜印錄卷十四

品

罇發寔驚躍而出如爆謂之栗駭夏小正曰八月栗零零者降也零而後取故不言剥味甘醜氣溫益氣厚腸胃補腎果中最有益者一種頂圓而末尖者謂之勾栗即榛子又名錐子山中有小栗曰茅栗凡門以栗為閨夜可遠盜

檜一名枯西山遊記碧雲寺前二枯大十圍日出映之山中蒼蒼如青雲起按檜檜松葉栢身檜栢葉松身字說云檜葉與身皆曲檜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以曲而會之也皆大木參天

桐有椅桐青桐梧栢燕京賦注在桐多生楚越椅桐

宜於北地按福州志閩產有三種葉有三歧子如胡椒可食曰梧桐一種葉圓而末尖二月開紅淡花可壓油曰油桐一種花葉不相見花不結子村可琴瑟曰岡桐三月陽氣乃花道甲書云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東坡云凡木本寔而未寔惟桐反之取小桐削之皆寔堅如蠟而其本皆寔故世貴孫枝貴其實也

柳唐書地理志滄州土貢柳筐宋史地理志滄州貢大柳箱金史地理志大定四年命都門外夾道重行

余堂節錄卷一四

五

植柳各百里按柳樹天下皆有之白玉蟾記箕宿之精化而為柳夏小正正月柳楊梯者發芽也花如金花熟時隨風狀如飛雪曰絮絮中有小黑子着水泥灘上即生芽乃柳苗也古今每以楊柳並稱楊葉圓而上舉柳葉長而下垂楊發生亦後於柳實一類而二種也予牧開州日脩文廟基址廣濶周圍附以垣墻植柳數千株今已歷三十年邑有往開貿易歸者為余言當日所植已大數園州學二廣文每年所折柳條貨賣百數十金開學廣文清苦亦可藉此以助俸薪所不足也

竹 帝京景物略燕故難竹至水盡頭林林畝畝竹

丈始枝筍大猶籜竹粉生於節筍梢出於林根鞭出

於籜孫大於母昌平志城東麻子港甚繁筍亦可食

謝樵夫曰字從倒草非草非木別為一類其種甚夥

是物之有筋節者故筋節皆從竹竹性叢生類深遠

故曰苞竹萌曰筍從旬旬內為筍旬外為竹又筍生

旬有六日而齊也竹篁委地者曰籜竹籜曰籜喜東

南引而生故種法刷取東南根於園角西北種之語

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也人治竹必

芟其繁亂乃茂擢日洗竹竹六十年根極易即華寔

而枯死曰伏實落於土六年復生戴凱之竹譜六十

有一後人增附其名更不可紀數竹有猶竹慈竹人

面竹觀音竹形奇而名美故載之猶竹名義不知所

取或曰筍如貓頭故名長大堅勁去其皮可編以為

筏百器多需之其嫩者可造紙慈竹一名義竹一名

孝竹生不離本根芽簇聚終不遠移所居最不可少

人面竹宛如人面根下數節密促而凹間亦有凸者

作杖特良一名佛眼竹觀音竹細葉蕭疎高僅踰尺

可供盆玩

芝瑞草也漢舊儀曰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寔又攷

余堂節錄卷一四

六

本草芝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王充論土氣和芝草
生古瑞命記王者德仁則珠草芝此草不常見大約
出則必有祥瑞

蟹唐書地里志滄州土貢糖蟹遼志渤海螃蟹紅色
大如碗螯巨而厚春渚記聞霸州遠塘霜蟹不論錢
天津衛志秋間肥美味甲天下螃蟹以山東貓兒窠
為第一大而且肥螯尤肉滿可啖味勝北地所產又
楊子江金山下生蟹殼薄而味甜謂為肉蟹每枚價
一兩漁者偶網得之故貴重閩海產蟹各種味美莫
如婦余邑有紫蟹產東楚溪澗中秋末稻熟時土人

紫蟹錄卷十四

七

取之先以清水漂淨後納甕內以醇酒及淋浸之味
極香美殼色紫故謂之紫蟹產於楚又呼為楚蟹按
蟹殼脆而團臍者牝尖者牡八腕二螯八腕折而俯
故曰腕二螯倨而仰故曰蟹從解以隨潮甲也仄行
謂之旁蟹

金魚 帝京景物略金有魚漆池魚之種深赤曰金
瑩白曰銀雲質黑章赤質黃章曰瑤瑁魚有異種者
曰銀鞍曰鶴珠曰七星曰八卦有蝦種者曰銀目金
目雙環四尾南方名為變魚初生黑色久乃變或紅
或白或黑或紅白相間尾三四岐脊尾皆金兩眼突

起者號龍眼身屈曲者號龍腰畜之盆中亦奇品也
白魚水經注大房嶺山下有石穴其水夏冷冬溫素
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捕食者美珍嘗味蓋
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又銀魚寶坻縣志銀魚霜降
後自海中蛤山出逆流北上薊州溫泉下育子其色
瑩白如銀又白條似銀魚而身細肉薄乾可以蓄俗
曰麵條天津永平出味不如泗州銀魚遠甚

紫蟹錄卷十四

六

肉粗皮老不甚中食此豈可謂仙豕乎
青鶴拾遺記幽州之墟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
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鶴按鶴有紅有白
有灰色紅鶴巢江西白鹿洞張江陵毀天下書院先
一年飛去後當復時仍歸巢此鶴能前知應稱仙鶴
至白灰二色處處有之幽州禽善鳴形質怪異恐非
鶴類不遇如海鳥鷓鴣之屬拾遺記事豈盡足信乎
章甲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蛇首龍頸外骨內肉腸
屬於首其息以耳雌雄尾交亦與蛇匹上陸象天下
平象地背有盤衍而穹象邱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

交錯象列宿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者通天知存

七古古

盤龍精與馬同氣月值大火則沐其種夏小正三月
妾子如蠶蠶喙啣類馬黑班班似虎初拂謂之耗
以毛拂而名又細如毛蚕畏濕畏暑不欲見露氣其
飼葉必拭其露水使乾乃飼淮南子曰蚕食而不飲
是也養蠶室宜明而溫足于葉則生長易二十七日
而老寒餓之則引日多蚕老不食口吐絲績之為繭
化為蛹則紅而短曰紅蚕其獨成繭者曰獨繭自二
以上曰同功繭細而有緒蚕天下之中氣也其食桑
柘中央木繭多黃間有蒼有白黃中色蒼中春色白
中秋色無赤黑者蚕化蛹入繭三十六日蛹化蛾而
出作雌雄交交而卵生蛾似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
故詩稱蛾眉

此卷多述畿輔通志建寧縣志物產極奇異者彼此
參互証佐纂成一卷總祈悅目賞心符於眉山蘇氏
辨其所從生推之至于其所終極之意建寧物產志
出諸生謝熙樵峯手樵峯深心好學為博雅士不求
人知人亦少知者予嘗于姪子漢卿處見其所作記
序古雅絕倫適脩縣志特舉志 文廟祀典土產物

菜堂節錄卷十四

元

類二部叙次明晰簡括為眾推服此卷多引用故特
為表之愧予老病生平學問未深不能庶幾博採卷
中纂錄自知固陋不免為大方家所譏然性情各適
其適正不心與人強同也已

菜堂節錄卷十四終

菜堂節錄卷十四

淮江

宋丞相信國文公南朝末造



輯

也凡公宦遊

處立祠祀之名公作碑銘贊者不一其人然未有如羅一峯先生祠堂記叙公生平事包括無遺其行文一氣流轉真如蕙斛源泉隨地湧出筆力之橫文詞之雄直與蘓文忠潮州昌黎廟碑相埒讀之令人忠義之氣油然而生真曠世大文也記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

茶堂節錄卷十五

一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阜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

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試大會罵逆

賊當死脫京口走正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

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無

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

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

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

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墮

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

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

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蘓子曰其所

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

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希死於潭趙鼎

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

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在死者不可

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忠節死而後死也微子

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舛齊之饑諸葛

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

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載載為

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

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

茶堂節錄卷十五

二

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
變為橫民所奪龍鳳閣舍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
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
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
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
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菴中記文公大才大勇大忠總歸於仁者之能宋
亡死國者多惟公出萬死而後死其死尤足震動天
地扶摘至此可謂至矣盡矣茂以加矣

李堂前錄卷十五

三

北往來通衢橋與祠歲久頽缺予捐俸倡首脩葺邑
人士皆踴躍樂輸襄事閱六月而工竣適予奉調青
苑未暇作記書碑嘗耿耿於心今讀倪公謙重脩豫
讓橋記曲折詳明足表義士之心前明知縣何君友
聞捐俸倡脩與予有同心是記雖為何君作而予竊
有景仰之思焉記曰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
橫亘於道古有橋架水上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
讓死所也代久傾圮於水裏足經是者感病焉知縣
事吳橋何君友聞於正統辛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
陪起廢有為有守歲甲子秋八月嘗出按行至水溪

妥仰遺烈愴然懷感乃悅駕召諭父老曰若知夫豫
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於伯感其國士之遇及智伯
為趙襄子所滅壞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以死報之
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廁以冀得志於襄子也至被覺
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云炭變音違妻拒友必欲成
其志去伏於此橋下俟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
斬其空衣而死屢仆屢起略不少變雖未得扼其喉
搥其背而一念之加於襄子者固已盡矣此其義何
如也讓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依于此橋乎今
頽缺斷壞民病於涉無讓猶將舉焉矧有讓之烈乎

李堂前錄卷十五

四

昔南國愛甘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慙於此故也則夫
死於此者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
為委質事人之法吾將表其迹以風厲吾民爾謂何
若父老感稽顙曰諾於是首捐俸資與情所樂助
計得錢若干緡乃募工甃橋以石中券水竇上隆旁
殺廣二丈長倍之高一丈五尺為祠堂橋西以妥其
靈費不在官役罔及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
會京師過子家屬記其事予以君斯舉得三善焉夫
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
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

一舉三善其可謂能知為政不有過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脩建中鎮伏羲媯皇三廟又嘗脩宣聖廟以暨城墉壇墀固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有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何公能吏其所規畫皆有過人遠者予雖有同心終愧才力不及續倪公記不禁爽然自失矣

邢臺為順德府附郭邑有百泉地廟祀龍王予官此五年每歲春秋會同城文武官致祭其古樹參天廟

卷五

五

貌宏殿已載開居偶錄中惟是百泉河流自邢臺由南和直達任縣三縣地畝藉以灌溉府刻大碑於廟側限時啟閉故府縣官歲脩祀典然水利各縣多建石橋築隄疏渠以防旱澇蓄洩其間循吏愛民者無不盡心于此如邢臺前明縣令朱君誥尤為宰官翹楚若南和之門侯番心水利亦有足紀者李西涯先生為之記曰洩地利之藏以補天工之不足者事之難也捐一朝之勞以為萬世之佚圖者功之大也故禹功與乾坤而並垂姬澤與溝遂而偕流末代苟簡莫克與此間有循良之吏師古聖人之意則亦隨其

卷五

六

惠之所及而起斯民之跋扈或廟而祀之或指而姓之各與其所脩創相終始若白公之於涇召信臣之於南陽蘓子瞻之於杭是也後世有克任其難而大是圖者雖未可即與於聖賢之事而一時民心之所歸亦獨非君子之所嘉與而樂為後世勸者乎順德府有百泉河自邢臺東注南和之河頭郭村舊有石橋水門止二券水洶難於容受歲一奔潰怒氣噴風泛濫有聲及或為患且能激沙淤民田多所墊溺又有故渠士民所仰以溉沃者苦山水漲日就湮塞吏其地者率相習以為難至置不問成化丁未宣府門侯往蒞南和縣事信乎政通百隱皆達爰曳石鳩工增廣其橋為三水門以殺水勢而又築隄以豫捍之繼疏六渠以灌田用是早備澇豫天時不能為之災利興害除地靈不能私其寶聲隨事彰澤以功流在上者以為能欲奪治他邑而邑民不忍侯之去已也相率番之既得請且度小邑之不能久番侯一日或去無以嗣其功也於是耆老范英輩侯於道奉書求予記且言侯之振類起弊類此者若干條其大者則建郭門橋而構樓其上奪所占牧馬場三百餘頃以贍貧民之補馬者餘皆息盜止訟之寔惠要之侯今

之良有司也不然則簿書期會亦足以塞責而何汲汲焉犯此難且大者之為懽和予故樂為之書以告世之急吏若其民之德侯果如召父之云而所稱述必欲如白渠蘓隄然者則有此渠與橋隄在至於後之歲月工之名數橋隄與渠之丈尺及費所自出則虛左方以俟民之自畫庶得其詳且實俾後之記渠者有所考云○此記頌揚門侯記水利而并及他政稱之為良有司宜也予官邢邑興廢舉墜如城池聖廟俱捐俸脩葺至利害有關於民者尤無不晉心訪察聞東鄉臨河村庄地畝多為水冲沙壓難以耕

系堂節錄卷五

七

種百姓每年賠糧二百餘兩歷數十年官為詳請未得達部苦累不堪至是予特稟督憲李宮保衛具題豁免一時民困頓甦予滋刑此舉差可以對百姓而無愧也已

乘臺山先生吾閩一代偉人也其生平相業極隆在朝時保全善類當時海內羣相推頌卒能見幾而作退歸林下以終蓋其為人温恭和平宜其膺福壽而無窮也已其記首善書院曰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創為南臯郭先生少壚馮先生講學所也願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為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為記余

曰記講學者必其素常學問之人高不知學何以為辭二先生固強之余乃言曰古之所為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其時里黨之習師儒之所脩明舍三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孔門之學興於洙泗始言心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時庠序學校應而賢人君子之有志於學者始欲得聖賢為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上下之相為補助如此漢唐以來以雜途詞章取士置德行倫常於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乃復緒鄒魯之遺言轉相授受鹿洞鵝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杏壇之

系堂節錄卷五

八

遺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令載在卧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額其堂其大指與三代同而未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於漢唐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復脩濂洛關閩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書院而京師獨缺欲講學者率寄跡於琳宮梵宇黃冠緇流之所居而無一敬業樂羣之地蓋二百餘年於茲矣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歸於止至善其釋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其重邦畿如此而要其所止又不外於君臣父子之倫蓋聖人之教人明白顯易

不為輿說渺論又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
朝廷尊朝廷尊而後成其為邦畿可為民止故曰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
先生之惓惓於此舉意念深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
參默証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其境地所詣
似若并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
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起又
若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倫
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高譁性命忽略
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淋入之模範又無
不同故凡謁鄒先生者盎然如太和元氣之薰蒸疑
遊華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太山喬嶽生仰止
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值聖天子道化
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源鍾先生輩相
與吁囑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倫闡皇極以示會歸
使凡有志於大學者母以至善為荒唐而唐虞三代
之治可復還於今日則其所補於世道豈淺鮮哉往
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朝紳借以為市江陵矯之至
盡毀天下之書院使世以學為諱余愧不能為文貞
奉二先生於臯比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聲歎又讀

蔡雲節錄卷五

九

其論學之書目親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有執鞭
之願世得無執江陵之見以謂余乎余亦甘之矣書
院在大時雍坊十四舖貿易自民間為賞一百八十
兩皆五廳十三道兩輪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
御史周君宗建以天啟二年月日開講是為記○有
明自開國迄天啟年間歷二百餘年而首善之地竟
無書院論者皆謂張江陵作相盡為毀之此學士大
夫所為痛恨也按江陵相業不無可觀獨此一事犯
古今之怒昔人有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處
見才難此評江陵最為平允記中引徐文貞之講學
形江陵廢學之失抑揚感慨無限情深而文品之峻
潔清明尤不囿於當時好為艱澁之弊真一代文章
之宗而可為天下後世法也已

孫鍾元先生孝友堂記云余家未有堂也自吾弟武
城宰築室三楹有數椽片瓦於其上鹿伯順頽之曰
孝友東海劉幼孫書之遠近親友因而堂之也余兄
第四人姻戚朋友飲於斯食於斯終其身共以此為
堂余來蕪門十三年矣廬舍垣墉十類八九獨此堂
在圯而未圯之間憶潘子美過余余疏過江却就黃
鶴嶺子美徘徊久之謂先仲兄曰不意微君尚有如

蔡雲節錄卷五

十

此三間草堂仲兄曰此武城宰堂也子美曰武城宰而有此堂也便不足言堂矣因過余讀書處望其所居之室曰前聞所聞今見所見矣時鶴嶺正欲過余子美止之曰入孫先生之門登孫先生之堂門三進室三楹總不見有尺椽片瓦而室中之樞候容之物固不待問而知先生以貴人而盛僕從得毋為孫先生累乎鶴嶺曰僕曾以先生之食貧樂道入告今正欲親炙其高風耳即同過草堂止宿飯脫粟而去此堂蕭條儉陋不敵富室一廈何足以記茲之記此者記吾弟之孝友也弟寒疴七年為令十四月未入官

崇寧節錄卷五

士

暨解組後皆館於京師束脩與常祿皆以供其兄余嘗為吾弟作狀曰啟美侍父母之日短而孺慕獨真處兄弟之日長而友愛彌篤官非有意求廉而生不能脩養殮沒不能具棺槨庶莫有過焉者矣行非有意求潔而口無作偽之言身無違禮之事潔莫有大焉者矣此弟之實錄也與弟訣二十年情緒悲涼不堪多叙姪維雅常欲索余手字存以示後人余作孝友堂記貽之孝友二字是吾家箕裘之業是在子若孫共勉之○是記予官清苑日曾讀之深為歎賞謂為仁者之言藹如動人字字自至性中流出閱三十

年常耿耿於懷今復於直隸通志中見之如逢故交諷誦再三而不能已亟錄以公同好知孝友如鍾元先生兄弟者實足為世楷模云

李安溪先生重修董子祠堂記云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暨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為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也景州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模且蕪不脩無以動州人仰止之敬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凡門堂室廡齋房具備自舍菜降登及官吏止憩學者講肄之所皆寬然有餘又能以扈從自

崇寧節錄卷五

士

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此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懇誠款為可書也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觀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齊况雄當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以為王佐之才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則非揚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揚雄至於董子同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是是皆以華實為進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歷大

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書上擬七篇而與之相接蓋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其說雖原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悟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沒董子之學獨醇程朱之言不可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

熙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三十年間自鄒魯聖賢之區以逮濂洛關閩諸儒毓生居寓講讀之處皆責以

天章高竈巨勝而董子舊里近屬

畿封亦微

崇寧節錄卷五

五

俯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顯微使千載道系粲然重光思

明意美垂示罔極程朱之言至是益信豈非所謂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地適以持節於茲因木石

之竣記識月日自托不腐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

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述

舊聞表新寢以告來者仍使鉞董其事而勒之祠左

○董子為西漢大儒天人三策直足接孔孟之傳漢

唐以來雖有表彰其道德人品者要未得其統宗此

記原原本本以程朱之言為定論而行文醇厚渾樸

亦有西漢風味董子祠在景州景為河間府屬去滄州百里予任滄州時曾路過謁其祠讀此記三復而不能已因歎周公賢吏得相國詳為記之而表揚先儒獎進下僚均堪不朽矣

蓮花池在保定府城內為省會第一名勝地予於乾隆二年調任寺苑凡畿輔師生誦讀膏火暨內外節使信宿供應皆予為經紀藉蓮花池脩建書院增置使館則自李宮保始其記曰

皇上御宇十有一年久道化成俊乂輩出諭德宣遠輶軒

四達

崇寧節錄卷五

四

命直省建立書院教育英才德意之厚與天同功

畿輔首善之地應

詔宜先而上谷城中樞接極連擇地不易又惟周禮國野

之道有廬有宿有候館亦王政也會城當西南十省

孔道貴戚近臣奉

朝命往來及分節 畿輔大僚以公事來者郡無公所假

館市廛何以佐

明德恢政體也古蓮花池上有臨漪亭肇自唐上元間志

謂魚泳鳥翔得瀟湘之趣地故家廓元守帥張系崇

構館榭始成鉅觀明萬歷間闡閣四集軼有其地先

後守者購其遺址葺其頽圯正其方面位次池館之
規制遂相傳至今邇諸學道之士澄心利物攬勝好
古今昔同揆良有悠然當余心者而余於斯地迺一
舉而兩得也始余以雍正十年建節保陽環池行數
十武亭館就荒地水闕不東注願以林泉幽邃雲物
蒼然於士子讀書為宜周迴餘址寬開爽塏又於冠
蓋駐宿為便輒欣然有得期於公餘葺理整頓以為
吾職所當為而建立書院之

詔適下爰與司藩王君司臬寶君觀察彭君郡守縣令商
度以大門甬道折行池北故有南嚮聽事堂後精舍

癸亥節錄卷五

五

便室東西廊廡大小曲房若干間因舊起廢建為書
院凡棟宇檐檁楹軒窻階除牆垣門戶之制無不
新鐵石瓦甍丹雘黝堊屏障几席之材無不飭計徒
庸書餼糧屬其役於清苑令徐德泰而董其成名以
蓮池書院從其始也又即書院東甬道西地鳩工庀
材構皇華亭館如干楹方嚮規模略如書院公遇燕
見退食居息賓從登眺駉服僕御莫不有所制葺備
矣循甬道直行池東折而南地可五六畝舊有殿軒
曲廊葺而治之益構南嚮聽事五區東嚮精舍三區
亭一所小山叢樹竹籬松牖參錯其間為垣三面別

曰南園併課士譚燕之所又使節之同時並集者可
以環池而居也新舊共為門三堂五齋四左右廡八
魁閣一廊五平臺一亭二樓一小屋四十餘區池二
橋一經始於雍正十一年之五月落成於是年之九
月共費金錢若干萬動支公費若干餘皆余捐養廉
以足之既成延名宿集諸生肄習書院勸學與德敬
以

賜帑千金置常稔地歲課租以資膏火其後從遊日衆脩
俸籤薪定議公捐以期經久榜所下

詔旨於院之上方而志其條約於講堂之次雍正十二年

癸亥節錄卷五

六

冬 親藩奉

命過保陽寒帷池上亦得適館之安若其他公卿侍從行
李往來車馬有所無患燥濕使館之成於政體得也
兩院東西相屬面清流為限跨石梁為闕使節應酬
與匡坐唵誦不相妨雜至其叢薄交映碧浪成文羣
籟吹萬時鳥變聲雖喧寂異境動靜殊超然一俯仰
而同領畧其高曠一聞見而同觸業其天機遊神物
外不分畛域會意象中通無隔闕則又天造地設而
兩得其兩者已曩余制浙脩舉陽敷文兩書院訓
迪蒞士頗有振興又凡湖山勝槩舊蹟所存加意脩

葦以為太平液洽詠歌之一助也今茲之舉既以宣朝廷樂育人材之雅化而益以廣

聖皇惠使臣軫原隰之盛心且以表

王畿都會之中魏乎煥乎有以廓大古人之遺蹟而更新之吾知萃麟鳳於文苑徵杞梓於儒林樂嘉賓之至止頌德音之孔昭絃歌詩誦音酒吹笙池館之勝山川之靈且自慶其輝光之日新而遭逢盛事有什伯於千載以前者是固封疆大吏有事斯土者所樂為而後之君子亦頌以時脩葺歷水遠而勿替者也遂記其緣起而鐫諸石以告之

茶室印錄卷五

六

聖廟樂器之設由來舊矣而府州縣學百無一備乃至省會亦然保陽為直隸學宮之首前此樂器亦皆殘缺翰林王公暮任藩司始捐俸廉製造俾諸生以時教習古樂賴以不亡者公之力也其作保定郡學樂器記云古者造士之法必以詩書禮樂而樂為尤重自虞廷教胥歸之典樂周禮成均之法掌於司樂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幼而習之迄於大成而不廢其效能使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以此具也三代既衰古樂放失至秦火而漸盡焉世傳始皇定

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僅存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房

中曰壽人沿及漢魏代易新名而仍其音節然惟用之朝廟非鄉人邦國所得與漢明帝作大予而以雅頌之樂用之辟雍享射嗣是春秋擇蕤器設軒縣舞用六佾得與士庶共聞之有唐定制獨尊吾

天子為先聖樂用宣和之舞後世擇蕤用樂多仍此意雖聲容節奏不必盡如雅頌而音希節澹進旅退旅以視淳古遺風或庶幾焉我

皇上推崇

先聖追封五代鼎新廟宇祀典器物出

茶室印錄卷五

六

內府製造頌之

闕里而郡縣之學備樂者寡歲在己酉余承乏保藩春秋釋奠屆期行事則尊彝俎豆粗畧不完而樂器尤缺樂舞諸生俱未嫻習凡聲容之奏器物之陳未嘗一接於耳目於時制府晉陵唐公亦聞而深慨焉謂京畿首善保陽大郡何為至此以余世職館閣習聞雖壁遺音今職司宣化顧茲殘缺能無補輯乎又言聖廟之樂音必太常器必倣古余感其言為捐廉俸金如式製造為金鐘四玉磬十有六以備金石之器簫八鳳簫二笛八箎六琴十瑟四以備絲竹之器笙十

壎二祝一敔一搏拊二清苑徐君復捐大鼓一以備
匏土草木之器應用祭桌無不全具至舞者所執干
戚羽籥羽旄麾節竿節祭之屬亦皆備焉祭器所
缺則大銅爵九小銅爵五十牲祖一亦為添補又置
焚爐一座擇諸生之老成者二人受業太常歸而以
時教習次年秋祭陳於宮庭雖演習伊始節奏未熟
而堂上堂下更唱迭和誦伸俯仰進退有序求諸樂
官雅正之制亦若中郎之虎賁尚有典刑也於是籍
其數目誌諸學宮俾典守者無復墮越焉嗟乎古樂
之不作也久矣余聞忠愍楊公嘗欲訂正古樂以為
雷音之法莫先制器古器不作元音不可得而復也
於是禪思極慮初為十二管精誠上格九疑示夢以
忠愍之忠誠篤摯必非為謾語以欺人者君子讀其
書未嘗不悲其志而惜其功之不就也忠愍故籍容
城於保陽為屬邑今者郡庠樂器雖制教僅存未必
盡合於古而太羹元酒遺味斯存安知不有忠愍其
人者更起而釐正焉復簫韶之逸響洗箏笛之俗耳
以佐

聖天子陶淑文明之化然則是器之存豈惟續而守之效
挈瓶之遺智而已哉古人不遠來者可畏跋于堂之

矣○此記序樂之設元元本本典核精詳具見王公
之留心禮樂而為一代文獻之宗也已

茶堂即錄卷十五

茶堂即錄卷十五

二

浙江 徐時作 輯

世有奇物美味非習見人所常食者必不可遽食食之每中毒不可救藥而暴亡者多矣如夷堅志載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興中部諸寨兵五更入受俸至錢湖門外以候啟閉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怪醜命從執縛送於家復假寐夢一人長鬚容貌古惡着淡絳袍軟履黑鞵烏犀帶手執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戲于綠野蒙君虐執慮必遭鼎烹害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

茶堂節錄卷十六

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啟眾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單奔馬歸舍諸子已烹蟹分食詫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妻與狄存此不辨物而遽食者之一証也又武林記事載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箇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僕報寺主驚喜以為奇珍不敢食獻于楊和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為玉食乃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仍持至寺承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沾濡兩犬爭舐一時狂

死寺主乃悟為毒物之氣凝結致異苟入天厨必遭大戮亟瘞諸地以絕其迹豈萬乘所御自有神護王亦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於意外之禍耶此不遽食者之一証也吾觀世人飲食嗜好各有所偏多食久食未有不生病者如人嗜蟹嗜蟹嗜蟹嗜蟹嗜蛤嗜犬嗜牛之類多食必傷脾胃久食必發奇疾史傳所載不一而足世人多不知省者偏之為累也乃知論語不時不食不多食二語可謂得飲食之正不獨可以衛生并可以延壽也已

茶堂節錄卷十六

日羹教鼈一日其庖者炮鼈以為熟也揭釜蓋有一大鼈仰伏於釜頂乃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鼈又仰焉庖人憐之其厨適臨河乃縱之河蓋餘鼈以進主翁為訝其少以為盜之也鞭之兩髀流血庖人痛甚臥竈下既覺頓覺痛止視兩髀則青泥封其痕訝之俄而見鼈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鼈後遂捨其廬為寺即今之黃家寺是也○愚意此大鼈想是菩薩化身以警黃翁戒殺捨廬而為寺否則安能出入湯火而不死且知庖人之受責痛苦自河負青泥而封其瘡天地間神

明感格之事有出人意者不可勝紀此特舉其一
端與前之食大蟹不食大菌者可類推而衆人深省
也

東坡仇也筆記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予自湖上夜
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却
蛇有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有二能而不
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如逸少乎○愚
謂逸少特愛鵝耳未必不食鵝也即陳仲子因母殺
而食之因兄誚而哇之亦惡其損廉名也東坡學佛
戒殺過屠門不忍百鵝之哀號著其能而憫其死亦

菜堂前錄卷六

二

仁心之動於不容已也前世嗜味者有鵝生四掌鵝
着兩裙之言聞東坡此記其亦知所警乎

造化生物奇奇怪怪有令人不可思議者所在皆有
然自奇人得之又得奇筆傳之奇詩贊之而其奇遂
傳於後世如六研齋筆記吳循吾歛縣人少豪放喜
聲律晚年拓落寓居武林吳山松閣竹屋脩然如在
塵外家有伽南觀音像二尊大者高幾三尺小者高
尺餘皆糖結之精者供置室中奇香溢於戶外誠異
品也嘗攜一木瘿鼎示李太僕日華天然有兩耳三
足週身文理感縮成雷雲獸面之狀色瑩淨如黃金

太僕作詩記之曰木鼎非範金雲霞自陶鑄空山無
良冶雕鑄亦非處野火燒枯枝泉溜暗相注上亦轟
雙耳下亦岐三柱齟語夔螭蟠鬚髮鳳寫翥黃目突
海濤紫英蕨山樹摩挲輝光澤文彩炳然著吾友歷
落人幽奇每延佇天忽俾此物攻堅殫神智刻中有
所容筍蕨不以貯竹風飄翠縷松爐吹紅炷華陽十
齋中缺此亦欠事常笑彌明翁頑石勞險思何羨魯
廟陳聊供蕭臺治木火自宣叢無煩辱收氏盡讀藥
笈書攜上蓬萊住○讀此詩嘆其奇思海湧奇論山
立人物文三奇並峙天壤不朽矣

菜堂前錄卷六

四

宋鮮于伯機嘗蓄一蠶獅水滴螢如碧玉鬚髮眉眼
膚理衣摺種種精緻蠶腦為竅置吸子乃漢時物也
把玩未嘗釋手一日於斷橋水閣倚欄偶吸子湖
中有計求之不得悒悒嘆嗟形神凋枯既他往踰三
年後來斷橋俯瞰湖波適霜降水落泥漬星朗吸子
儼然可拘便解衣洵取如獲至寶易孺曰神人獅子
一時能詩者歌詠其事

黃子久公望自號大痴吳人博學多能之士閻子靜
徐子方趙松雪諸公莫不友之一日與客遊孤山聞
湖中笛聲子久曰此鐵笛聲也少頃子久亦以鐵笛

自次下山遊湖者吹笛上山乃吳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顧笛聲不輟交臂而去一時興趣又過於桓伊也又謹東美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頽臨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東美不問臨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四人瀟灑不羣各有自適其適之趣求之晉人中殆嵇阮之流乎

觀音大士世稱靈感觀世音菩薩又像塑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蘇東坡曾為記然觀世音神通廣大有求必應有感必靈宜四海九州之大千秋百世之遠

乘雲齋錄卷十六

五

在在供奉而不替也霏雪錄上天竺觀音像石晉天福四年僧道盟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木不能名乃命匠者孔仁諫刻像治平中郡守蔡蒙表其異上之賜靈感觀音院額至正間丞相達實帖睦爾敬事之累有奇應歷朝所賜及士民樂施者珠貝金玉等物設一大厨貯之一僧專掌扇鑄子嘗見其玉鐘玉觀音像玻璃瓶寶冠數種其他珠寶不見矣洪武戊午大旱時參政徐公本摠制徐公某以下乃免冠徒跪入山迎像祈之不許第三日復迎之乃出楮幢鏡鼓儀衛之盛溢于道路是日亭午富民孫氏說

饅頭瓜果之供像抵西天寺而妥焉時天赤日無纖雲至申牌忽海東頭黑子一點如大錢狀自西而來聲息間如車蓋乃雲也隨近隨展不頃刻間已溥覆矣無暴風雷雨之作又頃之大雨如撒珠街中潦水盈尺至酉始霽人心感悅惟呼之聲載于道路此于親見者也感而遂通之理不信然耶

元高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墓在南高峯左麓姚綬曾脩其墓歲久徒存穹碑竟失其埋骨處至正德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急掩

乘雲齋錄卷十六

六

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栗菴家鄭顛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再至墓中取其一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書翰不知其有道術也琴棋書畫四種騷人韻士多尚之而林和靖乃曰生平所不能者擔囊著碁其鄙賤之如此蓋以其勞精疲神廢時失事實為無益之技藝若琴以養心書以記事畫繪天地萬物之情形皆為有用之藝無怪和靖于碁獨鄙賤之也世之好手談者可自省矣

宋贈岳鄂王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

興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武之號旋更武穆之稱復
觀中興之舊章灼如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
實仍采哉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皆壹惠普孔明
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
心而勿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祠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武穆此未定之謚
也當稱忠武為宜

湖塘雜記忠武王靈爽昭昭牧人入其廟者輒病瘵
前四鐵人向在塘內將人溺而擊之膚體不完穢氣
四徹或慮其褻忠靈并分屍檜移之塘外而擊者愈

美堂詩錄卷十六

七

衆旋毀旋鑄鑄者欲不朽其形擊者欲立碎其體奸
人既死誅之者殆無虛日非快事歟因思丹陽陳少
陽墓亦鑄鐵人肖汪彥伯黃潛善嘉靖間鄭普過之
題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兩人
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檜高日受敲扑而不知似
媿耻之心汪黃猶不泯矣又湧幢小品岳王墓木皆
南向亦一奇也

湖塘雜記栖霞嶺上有五洞紫雲竒洞前有牛鼻
墓有牧童牧牛墓上忽焉擲牧童於山麓而牛角自
折自此人不敢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為武穆部將屢

立戰功紹興十七年上巳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
歸遂平人皆知師中之毒檜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
故其赫赫厥聲千秋不昧

又載秦檜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狂言
譏檜問其居住僧賦詩有家在東南第一峯之句檜
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地
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
面告語夫人東憲事費矣又載靈隱剎風僧於中按
秦檜遇風僧于冷泉亭事不載乘志子於鴻書見之
亦非無因之說至今厨中檜齋僧鍋尚存有款識雖

美堂詩錄卷十六

八

漣漫猶可辨提醒東憲一語奪賊臣之魄捩長舌之
魂正不可不存此跡於天地間以作回邪鑒戒
詩話類編岳武穆之死人皆悲之往往形之歌詠今
精忠錄所載無慮數千首其為世所稱許者葉紹翁
趙子昂潘子素數詩而已然皆責秦檜而不責高宗
邱瓊堊獨不然以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
其意決不敢殺一大將作沁園春詞一闕曰為國除
忠為敵報讐可恨堪哀顧當時乾坤是誰境界君親
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間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為甚
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摧雖然天道恢恢奈

人衆將天鈎轉回嘆黃龍府裏未行賞酒朱仙鎮上
先奉追牌共戴讐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
雄恨向萬年千載永不沉埋說者謂此詞可與文山
題睢陽廟並傳予嘗作岳廟詩有神同壯穉宜稱帝
罪定高宗擬覆軍亦此意也

宋奸臣秦檜以後莫如韓侂胄賈似道尤為擅權恣
肆後皆不得其死其大者載之史冊足為後世鑒戒
而其逸事亦有令人齒冷者聊摘錄于此益見趣媚
權勢者更遺臭于萬年也如昨非菴日纂韓侂胄過
南園山莊趙師異偕行至東村別墅宛然鄉井間見

李堂詩錄卷十六

九

林薄中一牧童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泉林風月共
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名到白頭趙訶曰平
章在此誰敢唐突跡牧童至草廬屏上有詩云玉津
園內行天討怨血空啼杜宇紅後韓為史彌遠誅於
玉津園又鶴林玉露韓平原作南園于吳山之上其
中有所謂村庄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常
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鷄鳴犬吠耳既出庄
游他所忽聞庄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
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鶴
鷺乃作村庄犬鷄一日冰山失勢湯燭鑊煮刀割

四朝聞見錄臣僚論范甯鑿地為園下瞰宗廟窮奢
極侈僭擬宮闈又曰初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
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
罪宜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
地也韓侂胄擅權舊居於太廟側遂掩觀之山而有

馬為閩古堂為閩古泉舊名青衣泉為流觴曲水泉自青

衣下注於湖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於

閩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宴則殿岩用

紅燈數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岩之最奇者

曰雲岫韓命程有徽校通鑑於中侂胄居之既久歲

李堂詩錄卷十六

十

累月積別奇挾勝洗石而雲根出剝土而泉脉見危
峯穩石淺灣深沼窈窕淖深疑為洞天福地之居不
類其為在天衢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復為禁地
云又慈福以南園賜侂胄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
石為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
至五丈出於沙蝕濤激之餘玲瓏壁立在凌風閣下
皆記所不載予已略具記於前集近聞併閱古記不
登於作記者之集又碑已卧懼後人無復考其詳今
併載二記云陸游閩古泉記見山水南園記見古蹟

揮塵錄賈似道當國時臨安童謠云滿頭青都是假

這回來不作要其時京師姓競尚假玉因以假為賈
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
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
愁西湖依舊流兵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
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
齋其遭貶乃賈擠之也後似道貶漳州為解官鄭虎
臣一路凌辱竟殺于漳之木棉巷亦當日之大快事
也

湧幢小品楊璉真珈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已像雜之
刻于飛來峯石岩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

善堂前錄卷十六

士

府陳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於園田汝成為
記其事云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浮屠楊真珈閩僧
聞刻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為拈擊至
是陳侯命斬之聞者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
尚忍言哉當其業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
間真恻心奇禍雖唐林西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鬼垢
於九幽莫可雪條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
寔微覆宗海滿天不慙借一坏以蓋藏湊悲夫陵谷
遷移觸目鮮故梟髡儼列番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積陵顛骨編藏穹廡高帝藉而返之惜其時

無以賊像上聞者乃今竟誅滅于陳侯宣皇祖之德
意洩異代之憤嫉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
足快矣昔申屠通毀曹捺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
史氏紀之以為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脩哉春
秋之法剪除亂賊雖死曰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
讀此文者皆當浮一大白以賞之子嘗閱輟耕錄載
禿賊搖伐宋諸陵墓每為之痛憤不平今三復此文
亦可以少息矣

武林紀事于肅愨公謙有莫安社稷再造之功英宗
復位為奸臣所害死之日天日無輝先是西湖早竭

善堂前錄卷十六

士

土裂邦人驚異時孫元正以高書鎮浙語人曰賢人
之生實藉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萃乎未幾公
果卒○忠臣之死關乎天地山川如此孫公先見可
謂識微之君子矣

陳眉公雜記云魏瑞建祠於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
片潔淨地俱為腥穢一朝瑞敗往時稱功頌德者亟
欲仆豐碑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難朽而名
芳梅與鶴無一存而皆有生氣孤山如故米山竟安
在哉○眉公此記寄慨特深但和靖風高千古豈可
與魏瑞連類而稱此孤山之不幸亦和靖之不幸也

鷓與梅有靈亦當致憾于陳先生擬非其倫也已

蓄錢塘志田子成。品泉以龍泓武林第一。吳氏著泉品錄。天下之名泉。盡矣。獨遺武林。不知杭州自有名泉。人不識耳。安平泉在臨林東坡詩。當時陸羽空收拾。遺下安平第一泉。是也。塊兒泉在古蕩內。梅花泉在西溪田塍間。有五孔如梅花。故名。惟虎跑泉。最爲人所賞。捐賞僱役。擔不憚遠。方此外。又有子午泉在吳山。正聖觀其井。每日子午時。水流動。可汲。餘時則否。故名。○予謂海潮有子午。今井泉亦有子午。想此泉潛通於海。錢塘江去海甚近。故海潮長而此泉亦滿。於井可汲。吾聞近海村庄。井多類此。亦無足異也。

雲空齋錄卷六

五

蕭士瑋湖山小記。雨中上韞光霧樹。相引風煙。披薄飛流。木末江懸。海掛稍俛。時踞石而坐。亦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韞光道中能全有之。白太傅碑可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竟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寂。益信聲無哀樂也。○幽異之境。非此爲妙。之筆不足以寫之。比之柳州八記。令人悅目賞心。無多讓焉。

李流芳題跋。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冷

而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爲孟陽寫出。真是畫中矣。○此跋絕似東坡小品。曲折動蕩。情景逼真。可謂寫生妙筆。

湖孺雜記。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子古直偕女史素菴。曲工金叟。邀予舉杯。西冷橋上。爲邀月之飲。素菴歌東風無賴。一曲聽者。凝神。叟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四聲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如陽平拖韻稍長。即類於陰。陰平。業音稍亮。即類於陽。去聲亢矣。過

雲空齋錄卷六

四

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復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陰音以雙氣出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盡。子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菴起拜謝。予曰。此所謂識曲聽其真也。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曰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素中即謂度一字幾盡一刻。僅形其聲之細耳。善乎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止如槁。木累疊如貫珠。能盡節奏之妙。故索知音。莫古聖人若也。而子得之。雖

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叟曰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酒刺船而去○四聲各有陰陽平去入三聲辨論精微得曲音中三昧惜上聲未見分晰予不解音律故于此不能無疑豈上聲或可以去聲統之乎此在知音者別有會心處否則金叟何為不論及諸聽者亦無一言問之也

又記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靈鷲飛來人不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為証二猿受記而隱數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己丑秋一僧於月下見一白猿立

采雲詩錄卷六

五

于峰頂如積雪映月逾潔辛卯冬青蓮閣下一黑猿帶笠而趨衆皆見而呼之猿却顧微吟越溪而去是二猿至今尚存理公之言其信然耶○晉理公呼黑白二猿事固奇異猿數千年隱而不見而見于本朝安知此二猿即晉時之猿文人好奇多引古事而附會所見如湖壩記者甚多不必深究其寔而無不可作如是觀以佐談鋒也

靈隱遺事靈隱寺僧元肇號淮海寺有古松大數十圍與月波相對史彌遠遣人伐松淮海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青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

深惟有鶴飛來○大數十圍古松遭史彌遠斫伐真靈隱寺之大厄也淮海詩怨而不怒意致動人殊得風人微旨

山居隨筆穆陵在御閭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勝靈竺乃伐隣松供屋材僧作詩曰不為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惜攜將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徹於上遂命勿伐○此僧作詩能徹大內感上勿伐不獨其詩之工其才亦足多也

蘇世節錄卷六

六

草木于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其側問之曰汝何為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曰

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僧既能詩則僧亦不俗何為徘徊于權奸之側詩雖工無奈其品之濁何此僧大遜前二僧之高也
都元敬詩話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揜竹房輕寒脉脉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煙霧是遊塵他如再往湖南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曉更荒竹枯

相淚盡花飛楚蕙香
涂居士見訪云並坐夜深皆不語
一燈分映兩閒身
其造語之妙當亦不減於惠勳
參寥輩也

至正直記錢塘老儒葉森景常登趙松雪之門於雪甚愛之蓋謂其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所藏王右軍籠鵝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為妙品張外史賦詩貽之有云家藏逸少籠鵝字門繫龜蒙抄鴨船意語新拔屬對尤工

武林梵志周公謹詩極典雅善画得意輒自題其上魯過南屏小蓬萊有詩云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

茶室詠錄卷六

七

前御愛松二語曲折盡致言園林寔更御松獨存悲之乎亦幸之也若非御愛安知不同靈隱寺大數十圍之古松遭砍伐乎

堯山堂外紀錢塘莫景行維賢築別業於靈隱天竺間繞舍栽杏樹號曰杏園日與騷人墨客遊味其中時人比之輞川莊黃潛詩旋移小隱傍南峯遠有咸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雨亦溟濛行春杖履時時到臨水軒窻面面通別作新亭供戲劇青帘搖曳杏花中此詩俊逸超羣宜為風雅之所傳頌西湖塵談趙半江提學泛西湖詩曰輕舸翩翩畫裏

行煙波如酒醉詩情馨飄雲外林藏寺山缺湖東樹繞城花下人間鶯自語雨中春去草猶生欲攜賀老蒼龍杖直上峯頭頂上橫可謂文彩不羣矣

又載呂太守夔守杭日泛湖詩負郭千家半酒壚玻璃碧色是西湖平林樹擁開簾幕隔清山行入畫圖苻帶水清跳雨緜菽荻風急下霜鳧並船穩載遊人去安得官閒一事無呂西江人有詩才

詩話類編淨慈寺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閣學士錢公溥題詩倡腰橋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貼嘉靖間僧法聚者海益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遥金

茶室詠錄卷六

六

勒東風細馬驕芳草幾經留帝葦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明月三十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臺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

東外六橋於湖最切所云少年平章指賈似道也檀園集子友程孟陽湖上題画詩曰風堤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雲雨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船窻含墨信風行此詩有行雲流水自然之妙天機所動非人力所能為也

初學集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歷代詞人戲作絕句葦衣家住斷橋東好句清如湖上風近日西陵詩柳

隱桃花得氣美人中○二詩風調絕美令人吟玩不盡

閩小記萬歷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卜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跡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官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遠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是夢終軍原是棄儒生○此與木蓮巷王播事前後相同若惡詩妄行亦壁亦是恨事無怪寺僧之號呼欲滌也

采堂前錄卷十六

九

詞苑叢談宋觀察蒞蒙羅官遊西湖與鐵崖頌巷西樵宴集演卮郵夢傳奇觀察曰殆為余輩寫照也即席賦滌江紅云古陌卮郵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生醒矣龜茲無恙二島神僊遊戲外百年卿相還盧上嘆人間難熟是黃梁誰能餉滄海曲桃花樣茅店內黃雞唱聞今來古往一盃新釀蒲類海邊征戍碣雲陽市上脩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詞成座客傳觀屬和為之慷慨罷酒○吾謂此詞仕宦讀之而不興急流勇退之思者真鈍根人也
輟耕錄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殷實戶若干名充役

庫子以司出納一家侵用官錢太多無可償通判王某素褻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命小舟載之來食於西湖以質納官不肖輩羣起馬鮮于伯樸因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依稀忍淚傍郎船貪得纏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燕踏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鴦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後土之了孫亦可知湖邊女者天之報施何捷也○世如此事者甚多聊舉此以為鑒民放蕩官殘忍皆報應不爽天道其可畏哉

采堂前錄卷十六

十

輟耕錄卷十六

淮江

輯

傳曰文以經邦武以戡亂是長也。進舉並重然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如孔子為文教宗而陳三都邾莒兵實千古兵家之祖觀其答子路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盡行軍之要道矣又曰君子義以為上義則經權常變各有所宜後世名將出奇制勝建非常之業者皆析義之精者也茲採其事跡而節錄之為談論畧者取則焉

秦堂節錄卷十七

范蠡臣越為大夫與勾踐同患難棲會稽嘗用奇計以餌吳而吳竟為越所治進天地人三語以諫主誠得屈伸之道連晉齊楚以伐吳是審動靜之機賄諂而行間親而離之也屈已而厚敵卑以驕之也黃池之會一舉竟成馮李之功知越王不可以共安樂論文種遠引以避禍患乘扁舟而泛五湖變姓名以歸相印可謂功名立君臣始終相免于惡真智而賢之士也
張良為韓報讐徒空博浪之擊必遊下邳深得圯上之教由是說天授之沛公觀其重寶以啗秦利而誘也秦宮而勸勿留志圖大也鴻門之急不去不肯義

也且燒絕棧道示不還之心遺齊反書奪項王之慮

共謀則舉黥布任彭越薦韓信而強楚卒斃于垓下畫策則籌前箸封雍齒招四皓而漢鼎竟定于關中高祖謂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皆子房功洵哉尤難其功成身退欲効赤松明哲保身漢室功臣誰能及之龜山先生謂良之從沛公為韓報秦韓王成既立辭漢歸韓因說沛公燒絕棧道豈復有事漢之心歸見韓王為羽所殺于是又間行歸漢意欲為韓報項羽也至高祖用其謀破項羽定天下遂引辟穀從赤松遊蓋良為韓之心于是方已良之生平行誼盡

秦堂節錄卷十七

于此論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為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兵法通知四夷事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詛盟充國奏宜遣使行邊兵豫為備可謂老於將略矣故問可將無如老臣至金城圖上方畧不貪小利以殄滅為期不務近功以安邊為策行必為戰備止必為營壘若充國之兵真可謂先計後戰矣擊先零而和好罕行坐得致勝之術先零破而罕开自下不煩兵甲之威此帝王之兵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也故隨行以驅而不急攻以致其死先零破而豪靡忘來歸留也

田十二便宜一欲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番屯以為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二欲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叛之漸三欲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四言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
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六言
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言兵出乘危僥倖
不出令反叛之虜實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墜
之患坐得必勝之道八言凶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
言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十言亡

善堂前錄卷七

三

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其十一曰治湟
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
上過師其十二曰大費既省縣役豫息以戒不虞其
計可必用也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振旅還而
圖列未央非老成持重者能之乎龜山先生謂漢將
當以充國為最凡將患於勇而不詳充國關西羌之
事不敢以遽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凡將患急近功
充國則籌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為根本不可動之
計凡將患果於殺而不恤百姓充國任關外之寄要
使百姓安邊圍強而西戎坐消此殆三代之將非戰

國來摧鋒折敵者可班抑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

諸葛亮字孔明躬耕南陽好吟梁父當其在隆中時
其志固已遠矣三顧後出遂成魚水之歡一言決策
頓定鼎足之勢合孫權以破曹取益州以為國而五
月渡瀘不憚勤勞七擒孟獲俾彼心服奇運牛馬弩
制連環功益三分名成八陣真天下奇才也觀其二
表出師一心復漢斬馬謖以謝三軍報先帝而効六
出開門却灑則仲達遁屯田渭北則魏心寒不留代
兵何其信也廣徒梓潼何其公也漢中之師攻魏推
吳謂三代之兵若時兩其庶幾乎惟天不祚漢營星

善堂前錄卷十

四

告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凜然忠義千載下猶想
見其人也○孔明天資特出學問醇粹心事如青天
白日論其行師調度則屯田渭北根本已固使天假
以年必能取中原不止鼎足也杜詩云伯仲之間見
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評品當矣

羊祜字叔子叔子在軍不主戰伐者也綏懷遠近甚
得江漢之心墾田襄陽獲有十年之積輕裘緩帶不
多侍衛之人與敵交兵不為掩襲之計據膏腴之地
以奪吳賞增德信之脩以柔初附有進誦策而飲以
醇醪追斬吳將而厚加殞飲羊公德量雖樂毅孔明

不能過也。賴張華以成志，薦杜預以自代。身死之日，觀峴山之碑，咸墮淚焉。○按祐守江陵，既據險，要以奪吳人之賞，修恩信以懷吳人之心。晉之取吳，大抵皆祐為之，基非獨王濬之功也。

陶侃字士行，賦性樸敏，勤於吏職，常惜分陰，運百甓，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類。孔明以運船為戰船，而擊破陳恢，詐商船以誘劫，而肅清山寇，料賊之必向武昌，則速還以拒之，料溫賊之函紙，可定則下書以諭之，降王貢而走杜弢，謝公每言陶公為法，恒得法外意，戎政整齊，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馬，至

葉堂詩錄卷一

五

造船而不棄竹頭木屑，則其綜理之密，又有如此也。○晉室朝野名士皆尚風流，放誕，惟陶公精勤以匡王室，固已超王謝諸公教等耳。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類，孔明諒哉。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能，明通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故其間，吳將而表還所獲之軍，襲樂鄉而咸驚飛渡之旅，兵威已震，勢如破竹，百年之寇，束手迎降，績著平吳立功也。集解左傳立言也，聽南土之歌，吾深為公喜，觀洛中

之餽，又竊為公惜。生平才藝出眾，號稱武庫，洵哉。○歷代名臣傳論曰：自諸葛武侯以綸巾羽扇之風運籌決勝，嗣後如羊祐之緩帶輕裘，杜預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並能御大眾，有成功，益發縱指示，智固在。追殺者上韜，虛雖驚，豈能爭先于人哉？叔子寬和恬靜，恂恂如儒者，而元凱自謂庶幾立功立言，平吳之舉，釋例之作，不負生平期許矣。雖然，祐預皆魏臣，以功名顯於晉，預又封襲祖爵者，以是歎太上立德，洵非功業文章之士所得企及也。預可謂自知而不自欺者歟。

葉堂詩錄卷一

六

慕容恪字元恭，東胡鮮卑人，燕王皝之孫，銑之第四子，儁庶弟也。幼深沉，有大度，容貌甚魁奇，每言輒及經綸，世務從征，數出奇策，獲勝斬石虎軍三萬餘級，虜虎大將楊裕等眾，以歸鎮平郭，屢破高麗兵，不敢入寇。討冉閼禽斬，龍城下，并降其眾，輔少主，以失忠貞，誅叛逆，不動聲色，其為將也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周，故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其見畏于桓溫如此。其後王猛入鄴，城令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為設太牢。

以祀之○名臣論曰自來偏安竊霸之主雖因亂乘
襲亦必有非常命世之才借之羽翼如慕容恪于燕
王猛于秦皆智深勇沉曉暢時務觀其運籌決勝不
啻指諸掌亦一時之瑜亮也恪生長深宮而器識遠
到才猷練達固遠過其父兄當備寢疾時恪威命已
行於境恩信復結于民託先君之命抗弟及之禮宜
不難取而有之然卒守臣節百折不變彼曹孟德司
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以有天下者真當愧死入地
矣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

英堂前錄卷一七

七

戮部將以狗三軍士殊死戰晝揚兵而夜擣壘賊不
得休誠善射者之謀偽遁伏發卒而待之也下言戰
者之令堅壁不出強而避之也單騎見回紇免胄示
誠執手讓葛羅以酒為誓破吐蕃而復河東國家因
而再造非卿力而誰哉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詔至就
道無纖芥願望非貞慎而能若是乎事上誠御下起
賞罰必信此所以來肅宗千篇之賜而下承嗣不屈
之膝也魚程二子毀嫉其功而媒孽其短者亦何為
哉○子儀為將以謀畧勝敵以寬厚接人以忠誠事
主當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而克復東京值懷恩之叛

而計除虜患中興之功臣無有出其右者名臣論曰
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
天下而衆不嫉忠誠之所感也在易中孚可化豚魚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于回紇魚朝恩
等見之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清介廉謹申令戢下所至
悅服伐西蜀攻河東既平西蜀之亂橐中惟有圖書
衣衾而已攻克臨清秋毫無犯被枕櫛刷之外蕭然
其伐江南也破峽口克池州破鷲州新林港連破吳
州其伐契丹也敗固安破涿州敗城南破新城累勝

英堂前錄卷一七

八

契丹緩師待焜之自歸克金城而不妄殺一人茂功
獨賀昭其常典也自謂仗天威乃能成事不自居其
功也綠太原之未下故靳使相謂舉甲兵之精銳剪
太原之孤壘奚啻摧枯拉朽皆有成算惟後北伐喪
師岐溝實違詔旨使能持重緩行何至退軍援餉不
貪小利何至為敵所敗此亦諸將所誤為武惠之一
短耳然幸二子堪為名將後事因之有賴足為宋室
功臣重也○名臣論曰古稱元首股肱明一體相待
而成非獨輔弼之臣也征伐爪牙之將亦有之藝祖
初興武惠著節擢據軍旅之間躬擐甲胄日不暇給

乃能以仁慈恭讓為本廉儉立身以禮進退可謂滿躬君子也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喜讀書通春秋三傳于左氏尤深舉措老成綜理周密築城隴東以遏虜騎給田護作以安土人得安內據外之道也知渭州則上涇原環慶之圖而畫戰守之法在秦州則予廩敦實帶之惠而獲隸丹之首宴飲未幾賊首已擲于階下對客為奕叛卒即斬於邊庭廳囉聞名舉首加額天雄過虜騎不馳驅蓋師行有紀律臨戰多奇謀故出入神速不可測瑋之仁厚大似其父而幾智勇略遠

茶室前錄卷一七

九

過之矣○名臣論曰瑋之在邊筭無遺策其料元昊也于其為童子之時十年之後毫髮無爽何其神哉忠誠謀國所以思患而預為之防者無所不用其極也父子著節宜矣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資無忠義善斷大事秉道嫉邪不為流俗所喜始而奏事不合輒引帝衣必事決乃退既而帝意已屬嘉可大任遂知無不言直猶文皇之得魏徵也至勸帝親征出天雄軍決策渡河契丹為之氣奪且邀以稱臣獲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可保百年無事南北弭兵皆準

力也奈孤注之謗興于欽若而望重之稱空來契丹準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言雖有體而意

可悲矣○名臣論曰準傳所載澶淵之役帝已至澶州聞契丹兵盛不欲過河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勸幸蜀非也初契丹兵至準勸帝幸澶州帝博問羣臣而王欽若陳堯叟等各異說準極陳利害帝乃從之及至南城衆請駐蹕以觀兵勢準與高瓊固請渡河史所定本如此及和議欲成而準固諫曰用臣之策可數百年無兵不然四五十年後又生戎心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遂許之真宗疾時以準與李迪

茶室前錄卷一七

一

可託大事其深知之如此以性剛褊不火用也非卑士安則準無所施其長若士安者豈非在齊鮑叔鄭子皮革之下哉

范仲淹字希文蘄州吳縣人貧苦好學大通六經之旨舉進士第累官至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復進龍圖閣學士同韓琦副之時元昊寇延州諸將多失守仲淹自請行淹知延州日夜練兵更出禦賊敵人相戒以勿犯知慶州詔書犒賞諸羌受命悉力以為國用陝西節制號令嚴明對使焚書志益忠于朝廷也此持就其將畧大綱而言之至公生平以天下為己

任仕宦政績為有宋第一人物宋史載之甚詳茲固不能盡述云○名臣論曰仲淹與韓富齊名然懷堯舜君民之志業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規模尤為宏濶呂本中及朱子皆稱為宋代人物第一諒哉在臨軍事而懼斤斤尺寸若過于畏慎者及其居廟堂總機務百度齊舉雲行颺逝若不足為其故何哉是時承平日久兵弱將懦守備不完仲淹為將居外廟筭中制未必如意欲為惟期謹守方畧少抑其銳而已然用兵數年卒能設險疆場分委將帥棋布星羅隱然成犄角之勢遂挫亮逆之鋒者仲淹之謀也及

卷之七

二

中書所設施皆深慮熟籌非一朝之積論之朝堂付之有司順流更化固無難者向使聽用其說百年之基俄頃可定而復以他說亂之惜哉仲淹所造士張橫渠大賢也富弼元輔孫明復名儒种世衡狄青以將帥顯其餘不可勝數本深而未茂源遠而流長有學術而後有事功豈不信乎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元祐進士智勇深沉精于將略王萬鈞奢之流也食祿不避難奉使不生還何其壯也止割地之議抗守汴之疏何其明也治兵繕壁計固守而不移孤軍守衛十三戰而皆捷渡河欲邀二

帝報國必効捐軀於金兵也既死戰以勝之又徙軍以避之既不為其所襲而又能襲破之單騎馳營泣動河東之巨寇對客笑棋敗走兀朮于白沙拔武穆于臨刑斬景良之逃遁威名遠播北人有爺爺之稱忠義素孚張撓耻宗公之見期還二聖遺子上疏積憤蒙塵貽疽豨背嗟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連呼過河者三一語不及家事宜都人為之號慟也○按澤外抗虜金內撫羣盜出奇制勝動合機宜始終以和議遷幸為非蓋其智慮忠誠識見超卓誠非人所能及名臣論曰澤初在汴京金師屢至及數月之後渡河北去不復侵擾矣故得以選練材武收名豪傑糾合四路之兵以成長驅之勢澤之功雖不成然悍蔽北門奮揚威武使行在君臣得整兵輯將終成南渡之基者非澤之力耶澤之守舊都以李綱之舉及澤連疏數十上為汪黃所抑綱之去位久矣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任人豈謂此耶

卷之七

三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傑岸鷲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故其至銀州躍馬斬兀朮次杭州擄穴擒方臘布羨藜而自塞歸路得焚舟背水之意也馳單騎而遠造賊營得奪氣先聲之法也糧盡不去雷

夜構巢稱疾下行脩造戰具舟分二道每絕一綆其
出奇何無窮乎料兀朮至金山不真可謂虜在掌中
矣平建寇汝為先據上流是得勢也降廣賊曹成而
信宿奔走出不意也奕棋張飲堅壁不動伏兵馳入
大呼如雷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撤費示真移屯
給虜聞鼓謀伏所向視鞭善間者敵不知其所自也
戮吳湛執世脩不勞餘力殆忠義無二名將莫加焉
堅報國之忠切戴天之恨存主憂臣死之義抗和議
恢復之章使天若祚宋則海舟無可破之策金山有
兀朮之擒而錦衣駟馬之相公可以還西宮復土宇

英節錄卷七

三

而金中興第一之功矣興復有機竟沮秦檜自此閉
門謝客不言兵跨驢携酒遊西湖北方空使聞名將
佐罕得見面其風致可想矣○名臣論曰中興諸將
首推岳韓非獨用兵之能乃其忠誠義勇遠過於人
世忠章數十上與秦檜爭和議之非不以禍福介意
其在行間挺身決鬪百戰不急老而益奮非夫忠義
激於心者其孰能之飛多方面之功而世忠扁輪此
戶與金人進退如邀兀朮于金山擒宇也于大儀皆
呼吸存亡在于俄頃世忠獨任之張浚劉光世輩未
有肯與為首尾者也至誅苗剽平羣盜功尤多固將

帥中社獲臣也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善經學通天官陰符家言
遊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識天子氣應在金陵
逃歸青田著離郁子十卷以見志孫炎來聘陳時移
一十八策以匡君其欲斬納降及奔鍾山者又豈其
肯奉牧豎耶故進拔江州擣其巢穴是衝其虛也然
見青雲起而設伏黑雲起為賊伏黑雲薄回與青雲
接者為賊歸銜枚以躡其後善籌一何神乎且也蹴
胡床悟主以受廷瑞之降入衢州安眾而寬夏毅之
憂宣威德而方氏即降止勿擊知士誠必走先征陳

英節錄卷七

古

後征張與夫決勝于金木相犯挽回乎熒惑守心論
獄而霖雨隨澍日中黑子知將東南之失頭血土傳
知帝象土之得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亦懸斷不
爽矣故揭奕斯奇之為魏玄成之流而英特過馬趙
元澤奇之為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帝謂人亦以為
吾之子房故手詔以叙公勲令青田以五升為額者
正欲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第歸田里而上
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令子勸上脩德省刑析天水
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
重兵與京師形勢相映絡則其清貞明哲實居晉侯

之前誠哉渡江國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李禕翁
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願寢薄以太剛
故不肯為子房和光同塵此其識見人品實居留侯
前今觀公封天文秘書以受子璉且責令亟上又為
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
十三年竟誅惟庸果思公言召璉拜官卒孫薦繼之
衆封誠意伯仲璟復奏上遺疏拜閣門使璉與薦咸
卒于二十五年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後公為開
國功臣第一仲璟為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授
書于仲璟為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

李禕翁錄卷六

五

然何貴于知天文○按伯温功不在戰而運籌決勝
動無遺策張良一流人可為王者師矣
徐達鳳陽人沉毅剛果仗劍往從委任必効而時以
王霸之畧進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皆為諸軍冠軍
而擒元將瑩先破蠻子海牙又率諸軍攻鎮江蹙令
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為將矣敗張士誠於
龍潭追奔至常州五月而下進攻寧國下宜興走普
勝復池州微達何以紆內顧設伏於九華山雖勁敵
而毋多殺達於是專為大將矣其攻友諒也縱火焚
舟而太平復遇于鄱陽湖而軍威震申約束嚴斥堠

鎮靜若不知有兵者蓋其更涉世故則智明歷患難
則慮周雖微帝諭之而達自沉毅有謀也亡何率兵
徇友諒而湖湘悉平其攻士誠也欲奉上威德感以
大兵厚賞楊茂而因以為間勵士對門而士誠縊死
其初約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
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
故蓋皆敬體上諭毋虜掠毋殺俘毋發邱壠毋毀廬
舍不得曲赦以申上不忍者也亡何率軍圍益都
移兵下東平而且降且走所屬州邑悉隸版章益其
仗天威取之如拉朽矣噫彼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

李禕翁錄卷七

六

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誠母如將軍
達○余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
陳友諒角寔在行間其他十七戰皆大將軍力也大
將軍之廉靖仁武沉機策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焉
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
微矣元女侑配英主整其成師于十五年後而資靖
難西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群辟夫豈幸哉○按達
忠義仁厚恭謙不貪取鎮江定南昌伐燕京復河南
兵不血刃可謂近王者之師宋之曹彬明之徐達可
相伯仲矣

常遇春濠州懷遠人為入沈鷲果殺撫士卒與同甘
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常
與古人合察劉聚之無遠志以私卒歸帝于和州請
為先鋒以効犬馬之力飛舸至采石應聲挺戈躍而
上遂敗其衆疑兵以惑之精兵橫衝之大破璩子海
牙南北既通而扼江之勢衰矣克常州取池州攻衢
州守江州援長興而伯昇拔營以遁射定邊而上之
膠舟乃解不欲與諸將縱去而友諒中流矢以死討
諒子于武昌破擒必先而陳理奪魄出降擊士信於
湖州悉降其衆而執縛士誠以歸決力誅邵榮倘欲

卷之六

六

有臣以反名誼不與同生節何壯也獻策取中原欲
輕兵直搗其心腹肢節當自解氣何勇也由是而破
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而悉平其諸郡邑與
大將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已大矣勞且
倍矣故高帝諭諸將曰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向
披靡無如副將遇春一時與徐達並稱名將云○按
遇春忠毅性成有勇力敢於先登雖不學兵法而行
未嘗有失且功高不伐猶為可取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為入博涉書史詩歌文章援筆
立就而蒞思逸業好談經濟大畧脾晚頌盼有天下

志廷對而旋風攝策知當任風憲矣白見而備服短
袂知可弁而將矣故總督視師輕騎襲虜選騎為將
設伏徵賊諜知三酋分寇東西率精騎以襲其妻子
更為十伏以相救奏功于紅鹽池素識汪良詞察中
外謀西討得為都督乘其風雲而進薄必績于大同
鎮揮兵上山而敵不敢擊形之敵必從之也夜襲威
寧而俘斬虜寇善攻者敵不知所守也屢談而喜指
姝麗以與之而千戶為之効死天命贊我趨上游而
獲之賴老卒為之成功視士飲食教賜酒肉及其犯
令不少假貸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脩堡塞北邊良

卷之六

六

將誠無如也○遠史云余聞沈先生云始威寧伯與
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衆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
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
馬銜枚魚貫而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後山後走五
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
唯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
無軍聲故虜不覺也○按越文臣也而有此膽畧奇
術文事不忌武備然汪直太監何人乃能知君哉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守仁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
用兵也訓練嚴明籌密故王瓊奇公請上而與兵符

也遂首誅吳讓隨督兵入南康破橫水左溪連攻榻
固盡殲其衆破巢八十有四復歸流亡度地居民險
阻悉為平康緩師謀剽頭計擒魁擊懈連破三荆乘
勝逐北滅巢二十有八還師開縣堅明約束諸賊藪
盡為治境誓不共濠俱生故與頤必指心顧天急返
吉安使不得據上游與文定謀兵討賊故密譴謀四
出投檄發兵疑濠使不敢出南昌遣入密書與賊心
腹若有約為內應者親而離之也先攻南昌改圍安
慶俾回顧而縱火敗之者攻其必救也以恩信示蕪
受班師撤旅蘇受自歸而密約過八寨搃巢夾擊八
寨亦平勒石序文蓋其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
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勦敵故萬衆過集
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有不知也若謂其紀律
不臧奏捷誇張已甚此特桂萼疾公之言耳○按守
仁之平亂賊討宸濠也俱有妙算而戰兢自守敢作
權奸則原其性之忠義氣之剛大有非利害禍福所
得而撓者况其才其學寔超絕千古後之假道學妄
肆訛評何異鴟鷂之誦大鵬試歷一小利害必至心
煩意亂漫無主張况平亂賊犯權奸也哉宜其位列
兩廡享祀千秋而不替也已

卷之七

七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多權奇隆準方頤面鷹揚
英氣勃勃及舞象折節為儒相者已預知其秉鉞專
征不五等則三公矣既而匈奴大入條上便宜任中
軍而務輯衆心故有以服一軍矣其倭倭也識義鳥
之敵愾先為之簡訓習一旅可以當三軍然又以地
險不利於並驅宜間長短夾進犄角互張攻距擊刺
互用則駕騫諱之名成馬亡何而勦島夷空台州軍
聲益震其禦閩寇也攻彼分之三窟自橫嶼以趨牛
田俘敵為之立盡且也窮追絕跡平遠勦功其策脩
邊也脩陳大七原六失四弊知西北之什倍東南戰
將到犢首以當雄飛請簡部將分出三輔州縣募兵
將調營部連衡專制而簡練訓習長驅出塞逐北而
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而坐致富強焉此
誠百世之利惜其議之不得行也既而總理專任薊
門則請更版築踰牆為臺牌守番休又議立車營為
方陣出騎二旅中藏步則拒馬排擊騎即乘勝逐北
軍政畢張所以西首聞知悉款入貢總以內備既脩
不戰而伐虜謀也○按繼光之練士卒因地設謀宜
其無堅敵也况以景通之廉為之父乎惜乎今無有
繼其業者

卷之七

七

葉堂詩錄卷十七

茶堂節錄卷十八

淮江 徐時作 經

嘗觀天地生物何止萬數約而計之不遇飛潛動植
四種統而名之外羽毛介鱗保五蟲高誘注羽蟲
三百六十鳳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鱗蟲
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保蟲
三百六十人為之長植物則草木是也而人為萬物
之靈諸蟲變化禎祥妖孽假托奇怪歷代以來不勝
紀載茲特舉其寂異者著於卷為博雅君子悅耳目
娛心志之一助焉

茶堂節錄卷十八

拾遺錄載堯在位七年有鸞鵠歲來集麒麟來于
澤教鴟鴞逃於絕漠有折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
重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鳴似鳳解落毛羽以肉翻
而飛能搏逐猛虎使妖灾不能害飴以靈膏或一歲
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洒門戶以留重明之
集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于戶牖之間則魘
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刻画為鷄于戶牖
之上此遺像也此錄本書鳳凰來儀之意而推廣之
惟堯舜治世乃有此瑞鳳降祥後世假托附會以媚
世主者未免失覽德輝而下之意豈足為世重哉

茶堂節錄卷十八

二

宣室志貞元十四年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
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羣鳥千類俱率其類列於左
右前後而又朝夕各啣蜚虫稻梁以獻焉是鳥每飛
則羣鳥咸噪而慕其前咸翼其旁咸擁其後若傳喚
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
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為羽族之靈者然其狀
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于睢陽翱曰此真
鳳鳥也于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按鳳凰中之
王一身文彩五色俱備古人論之詳矣然史冊所載
又有赤鳳白鳳則此鳥色青亦可稱青鳳但世無青
鳳黃鳳之稱惟有黃鳥青鳥之目故人于此鳥多異
之不敢以鳳名之然此鳥能致眾鳥護衛如人臣之
禮天子非真鳳不足以當之蓋陰陽五行生物各因
其時春夏秋冬稟氣各從其類春木色青夏火色赤
秋金色白冬水色黑色有四時之異而摠為鳳之靈
正如聖之清任和時而皆稱為聖故李習之曰此真
鳳鳥也知鳳一章豈漫作以震世哉
浮生公相鶴經論鶴詳矣述異記鶴生五百年而紅
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壽三千
歲矣酉陽雜俎齊魯之間謂燕為乙作巢避戊巳玄

中記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燕生胡鬣
千謂千年鶴多矣千年燕則少聞也鶴壽三千歲燕
鬣五百年正是一佳對

宣室志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
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後鄴人家育
鷹隼甚多皆莫能比嘗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
見者請以繒百餘段為市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
其人曰此海鷄也善辟蛟螭君宜于鄴城南放之可
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螭嘗為人患鄴民苦之
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鷄忽投陂中頃之乃出得一

宣室志卷十六

三

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
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鷄獻焉此鷄真可謂神
鷄也能投陂中而除害民之蛟不識夷人何以知之
夷人之神識與鷄之神用皆堪獨絕千古耳薛嵩得
之又不知作何遺用也

王拾遺周穆王即位二十二年巡行天下馭八駿之
馬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
雷夜行萬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
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超八名扶
翼身有肉翅過而駕馬按轡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

王神智遠謀使轍跡遍於四海故絕地之物不期而
自報又西京雜記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
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
名紫燕六名綠螭七名龍子八名鱗鯨九名絕
塵蹄稱九逆有來宣能御馬代王號王良馬崇本山
人曰周穆八駿漢文九逆穆王荒淫無度文帝恭儉
守成上下豈可比倫然八駿九逆雖有其寔而其名
皆後世文人強為附會侈陳以動世主馳騁之雄心
耳漢史載文帝却千里馬豈重此九逆哉穆王乘八
駿而亡天下足為後世鑒戒馬雖駿何益于人國之

宣室志卷十八

四

有
宣室志海岱之間出元黃石茹之可以長生元宗皇
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三十七年江夏
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元黃石遇一翁質
甚妙而丰度明秀鬚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扣李
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
邕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
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
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
乘遽已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

命其吏王乾貞求龍馬于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
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于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
色黼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鬚鬣嘶鳴其虛音
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
馬常沐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
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獻之上大悅詔內閣廐異
其芻藜命画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崇本山人曰唐
元宗勵精圖治身致太平可謂英明之主矣末後侈
心一萌遂不可遏故李邕因採藥獻媚得售其遇神
八獲龍馬之說若當時九齡輩在位豈使至此乃知

華堂印錄卷六

五

人君侈心一萌內外臣工逢迎無所不至卒至奔竄
流離幾于亡國豈不為後世殷鑒哉志內翁曰聖主
當獲龍馬則享國萬年此何語也龍馬何益于人乃
能享國萬年元宗君臣相蒙若此吾知龍馬在廐而
胡騎已入關矣甚矣其愚也

明皇雜錄元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
目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
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錢飾其鬃鬣間雜珠玉
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
施三層板牀乘上而舞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

馬舞于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
玉帶必求少年安容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于勤政
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
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為田
承嗣所得不知之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
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為妖權篲以
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吏遽以
馬怪白承嗣命篲之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
于樞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則終不敢言按
明皇末年縱欲奢侈幾于荒淫無度者不止舞馬一

華堂印錄卷六

六

事然即教習舞馬觀之蹄聯四百樂回數十三層旋
轉一榻縱橫喂養服物之費何止百萬一旦為祿山
所有樂工猶能感恩而死舞馬豈能憊棧而不散乎
至馬嵬之役美人縊而駿馬亡雖欲悔禍嗟何及矣
其得歸國善終者幸也

論衡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醫和之術
評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皆可預言適有燕中奏
事大將暴得風疾服醫藥而愈所酬帛甚多乃以遺
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樹
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

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終試復還如此累月不售
鄰伍有王生貨易于中貴之門頗甚貪寔忽詣坤云
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
欲置于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之亦不約鬻
馬之價自此經旬不至謂其脫畧已逸一旦復來所
置且踰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
易衣裝僕馬至于妻孥服飾亦皆鮮潔或曰王生賣
馬金帛無資計三四百萬初甚驚試詢其事生初不
甚脩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物獲售頗多未知駕劣之
材何以至此曰初置馬于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

燕堂前錄卷六

六

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遺留試信宿而往不復
見馬密詢左右教日前魏博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
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偶將到日方遣調習出
驟繁轉如風今則進御教朝所賜之物甚厚其後王
生因大索起價遂以四百萬酬之是以物逢時亦有
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耕莘築野伊傅未遇
良途奚異于此語曰良馬比君子此亦借馬以喻人
也未數語露出本意感慨良深

瀟湘記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惟自乘
跨左右不敢輕騎每令二人曉夕專飼忽一日馬化

為婦人美麗奇絕立于庭中左右還白張公親至察
視婦人前拜曰妾本燕中婦人癖好駿馬每觀之必
嘆美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為駿馬遂奔躍隨
意南走千里被人收之至君鹿幸君保惜每自追恨
為畜泆下入地被地神奏帝命還舊業思往事如燕
張公大驚異因養於家經十餘載忽求還鄉張公未
允婦人仰天號叫撲身化為駿馬衝突而出不知所
之崇本山人曰美人好駿馬遂化為馬馬復化為美
人美人復化為馬奇幻至矣細思此事亦不過文人
借美人換駿馬之意而演之然不可謂無其事也奸

燕堂前錄卷六

八

僧化驢畜捕化蛇載之傳記者不勝枚舉錄此為好
奇者之一舉云
玉堂閒話南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岸之下其絕頂有
洞穴相傳為神僊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
昇學道者築壇于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僊
科儀設齋醮焚香祝教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
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于壇上餘人皆摻袂別而退
遙頂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
場其道高者衣冠不動合雙掌躡雲而上昇觀者靡
不涕泗羨慕望洞中而作禮如是者年一兩人次年

有道高合選忽有中表間一比邱自武都山住與訣
別比邱懷雄黃一斤許贈之道中唯重此藥請審實
于腰腹之間慎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
至時果蹶雲而上後旬餘大覺山巖具穢數日後有
猿者自岩旁攀援過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
後上昇者骸骨山積于巨穴之間蓋五色雲者蟒之
毒氣嘗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又云巴賓之
境地多岩崖水怪木怪無所不有民居溪壑以犬獵
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測其所往獵
師縱犬于此則多呼之不迴瞪目搖尾瞻其崖穴于

系空而錄卷六

九

時有彩雲垂下迎獵犬而昇洞如是者年年育之好
道者呼為狗仙山偶有智者獨不信之遂縛一犬扶
柱臥往之至則以籠縋系其犬腰于拱木然後退身
而觀之及彩雲下犬繫身而不能隨去嗥叫者數四
旋見有物頭大如甕雙目如龜鱗甲光明遠照豁谷
漸垂身出洞觀其犬獵師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復
再見頃經旬日臭穢滿山獵師乃自山頂縋索下觀
見一大蟒腐爛于岩間狗仙山之事永無有之崇本
山人曰選仙場狗仙山皆有彩雲迎之上昇而入洞
吾不知蟒腹中道士有異於犬耶犬有異於道士耶

神仙窟宅竟成臭穢洞穴世之求仙者當有鑒于斯
矣

傳奇大中年有甯苗秀才做大寮庄于南山下棟宇
半頽墻垣又缺因夜風清月朗吟味庭除俄聞叩門
聲稱桃班特處士相訪苗啟閤親處士形質瓌瑋言
詞磊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畝畝而殷勤與
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觀風月皓潔聞君吟咏故來
奉謁苗曰某山林甚癖農其為隣蓬華既深輪蹄罕
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遂延入語曰然處士之業何
如願聞其說特曰某少年之時弟兄競生頭角每讀

系空而錄卷六

十

春秋之穎考叔扶輪以走恨不得佐輔其間讀史記
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臂其間讀東漢至于新
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俱快意並不能逢
常恨恨耳今則潦倒又無嗣子空懷砥礪之悲况又
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即不
敢當生芻一束堪合誦咏又聞人扣關曰南山班寅
將軍奉謁苗遂延入氣貌嚴聳音趨剛猛及二班相
見亦甚欣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
泰伯為荆蠻斷髮文身因茲遠有班姓寅曰老兄大
矣殊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閭穀於兔有文班之像

因以命姓遠祖固婉好好詞章大有稱于漢朝及晉
有傳于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自班超投
筆從戎相者曰吾當封侯萬里外起詰之曰君燕頤
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公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
遠侯某世為武奔中郎在武班因有過窺於山林晝
伏夜避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塘外聞
步聞君吟咏因未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觀
某碁局在床謂特曰願老兄一局特遂欣然為之良
久未有勝負齒玩之教特一兩着寅曰主人莫是高
手否齒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兩班笑曰大有微

系堂詩錄卷六

士

機真一簇兩中齒傾壺請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
酒寅設鹿脯寅嚼缺頰吏而盡特即不茹齒曰何故
不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稱小疾不敢
過飲寅曰談何容易有酒如灑方學紂為長夜之飲
覺面已赤特曰弟殆為鐘鼎之尸一坐耽耽不動後
二班飲過語遂紛擊特曰弟倚是木牙之士而苦相
凌何也復曰弟許猛殺之軀若值卞莊子當為莽粉
矣寅曰兄許壯勇之行若值人如庖丁當為頭皮矣
齒前有削脯刀長尺餘齒怒而言甯老有尺刀二客
不得喧競但且飲酒二客悚然時吟曹植詩曰箕在

釜下延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郵諺云鶴
鳴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齒曰無多言各請賦
詩一章齒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馬能履虎尾
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瀟馬能當路躡渡
河何所達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悲甯戚終是怯庖
丁若遇龔為守蹄泚向北溟齒覽之曰大是奇才寅
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與輩自古即有班馬之才
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向偷我
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復怒曰終不能採
尾乞憐于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

系堂詩錄卷六

士

白眉君今白額不慚形穢乃以一言之譽相怒如斯
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惟虎跡牛跡而已甯生方
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店內有一老牛卧而猶帶酒
氣虎即入山矣齒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崇本山人
曰此亦借虎牛以繫胸中之蘊蓄矣妙在語語貼切
貫串玲瓏風趣盎然無非本色所以為佳
述異記鹿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
化為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
黑色仙方云玄鹿為脯食之壽至三千歲餘干縣有
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鐫字

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缺蒼鹿又交州記合浦
康頭山有一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一文
許雷州有鹿腥不可食海魚所化郡人嘗見魚首而
身為鹿者與鷹鳩雀雉之化無異號州獵人殺一鹿
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環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
能識又錄異記姚陽縣東華山昔有人獵見二鹿一
霜毛純素照耀山谷一五禾成文煥爛曜日獵人驚
異不敢射行數里見一人訶責云使君何來不見二
馬耶答云唯見雙鹿曰吾為虞帝所使至衡山與安
邱道士相聞君所見鹿即吾馬也又異苑記鄱陽樂

赤雲前錄卷六八

三

安彭世晉咸康中以射獵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
忽蹶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復
獵至孫却習其事曾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
并其祖名字及鄉居年月焉觀之悔懊自此永斷射
獵又洽聞記常州江陰縣石箴山梁時有伐樹村人
入此山見鹿鹿產子仍聞小兒啼聲往視見產一女
子因收取養及長乃令出家為道士時人謂之鹿娘
梁武帝為置觀名為聖觀抱樸子昔張盍躡宵成二
人並出家于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
衣葛巾前曰勞乎道士因以鏡照之乃是一鹿遂責

赤雲前錄卷六八

四

問之曰汝輩中老鹿何敢假為人形言訖化成老鹿
而走去陶潛搜神記曰有一士人姓車天兩舍中獨
坐忽有二年少女來就之著紫纈襦立其床前共語
笑車疑之天雨如此女人從外來而衣服何不沾濕
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掛一鏡徑數寸四顧鏡中有二
鹿在床前因將刀砍之而悉成鹿一走去獲一枚以
為脯食之崇本山人曰古今記鹿者窮奇盡變聳人
聞見者說部一書詳其不可紀極矣茲特就觀記中
擇言雅馴者著于篇或人食鹿脯而增壽或魚化鹿
身而顯奇或人化鹿或鹿生女或假書生以試道或
變美女以惑人至于歷年既久銅牌銅環後之神人
猶能識其年號如張果老之對元宗事雖荒唐然不
可謂盡屬子虛也
瀟湘錄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第宅華麗
擬於貴顯常開館舍以待往來至于珍膳芳醪雖有
千人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道士謁祐自稱華山
道人學真携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祐性且好
道既問之欣然出迎延於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祐
曰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
何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設食于門下以俟賢俊耶

以待饑者而餉之耶若以待饑方今天下安樂餘糶
柄前人無乏絕又何餉之若以賢俊則不聞君廷一
賢揖一俊是以知若自不賢耳無訝我言我恐若有
憑痴之請諛譯於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常感
君倍常以敬我也祐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
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實存游說之志諸
孫吳者那無爭戰之心我某手携一張琴負一壺藥
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
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樸省澆浮也負藥壺
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

英堂詩錄卷一

五

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
也吁君之富濟於人與夫家累千金剝削人者則殊
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詐矣必以賢愚有別慎
保身名無反招謗早祐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終
曙遽辭而去祐令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
知所之崇本山人曰此鹿得道仙鹿也化為道士箴
規富豪義扶風霜語皆警策說出携琴負藥本意名
言如屑令人尋味不盡王祐為富而好禮之士觀其
虛懷善下足為處富者模範故天造仙鹿化為道士
以曉之所謂欲窮千里更上一層彼富而驕者讀此

當自省矣

傳奇載廣德中有秀才孫恪落第遊於洛中至魏王
池畔有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此袁氏第也恪往
扣扉不應戶側有小房簾幃頗潔恪遂牽簾而入忽
聞啟門一女子先容鑒物艷麗驚人恪疑主人之處
子潛窺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詩曰彼見
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
聞開簾靚恪遂驚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
向此恪乃語以稅居之事曰不幸衝突頗益慚駭幸
空陳達青衣以告女曰願郎君小佇內廳當飾裝而

英堂詩錄卷一

六

出恪慕其美喜不自勝詰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
長官之少女孤無親戚惟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
小娘子現求適人未售良久出見恪驚艷美愈前命
侍婢進茶果曰郎君即無第舍便可遷居此廳指青
衣謂恪曰少有所需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因進媒
而請之女亦忻然而受遂成婚袁氏瞻足頗有金緡
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若服玩華麗頗為親友疑訝恪
因不求名第日洽某貴縱酒狂歌居洛四年忽遇表
兄張雲間處士恪謂曰睽違既久願攜余稠一來宵
話張諾之及夜半將寐張握恪手密謂之曰愚于道

門會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過
事之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常受禍耳恪不肯言張
又曰夫人秉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
掩魂消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全陰也仙人無影全
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
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神采陰奪陽位邪干正腑真
精已耗識用漸蒙津液傾輸根蒂蕩動骨將化土顏
非涅丹必為怪異所鑿何堅忍而不剖其由也恪乃
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大駭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
恪曰弟忖度之有何異焉張又曰豈有袁氏海內無
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為可異遂告張曰某一
生連遭久屢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蘊息不能負義何
以為計張大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
妖由人興人無辜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
其災而顧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
大丈夫乎吾有寶劍亦干將之俦也凡有魑魅見者
滅沒前後神驗不可備教詰朝奉借倘携入室必親
其狼狽不然者則不能斷恩愛也明日恪受劍張告
去恪携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責
恪曰子窮愁依我得富足不顧恩義遂與非為如此

卷之六

六

用心大疑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被責
慚愧曰受教未足非夙心也願以飲血為誓更不取
有他意袁氏搜得其劍寸折之如斷藕恪愈懼似欲
奔逃袁氏乃笑曰張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
乃使行凶未當辱之然觀子之心應不如是吾匹君
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曰
奈何使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問劍之所在具
以實告張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
十餘年袁氏已育二子治家甚嚴不許參雜後恪之
長安謁舊友王相國縉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為
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疑睇久之
若有不快意到瑞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峽山
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別來數十年僧
法行甚高能別形體善出塵垢倘經彼設食頗益南
行之福恪曰然遂具齋蔬之類及抵寺袁氏欣然易
服理裝攜二子詣老僧院若熱其境者恪頗異之遂
將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
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僧臺後悲
笑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
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笑一

卷之六

六

聲烟霧深乃擲筆于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格曰好住好仕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笑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格乃驚懼若鬼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遇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長馴授于上陽宮內及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觀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頭而往今方悟矣悵遂惆悵賊舟六七日攜二子而迴棹不復能之任

茶堂前錄卷十八

元

也崇本山入曰猿養寺中旋入大內雖異類常與人同羣後遭亂變化隱身洛邑匹孫恪而生二子志稱慧黠真不愧矣乃緣滿假道而入原寺題詩擲筆與夫訣別仍化猿而去寺僧追憶前事歷歷可記亦如大夢之一覺也張處士論孫人秉陽精妖受陰氣十數語真剖道家之蘊兼可為觀人者法特以寶劍驅邪未免術疎宜為老猿所竊笑也已

瀟湘錄楚江有一漁者結茅臨流惟一草衣小舟論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略不介意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為漁之隱

者或問子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於青史皆以為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清風浪靜得魚以供一身足矣餘則易酒獨醉又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服之忽一日有人挈一小猿經此地漁者見之悲號不止小猿亦不肯前去有愴愴之情漁者乃堅拜求小猿言是前年所失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失山僧之義其人驚念遂特送之漁者思養小猿經一載忽告

茶堂前錄卷十八

子

漁人輩曰我自於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一老猿攜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崇本山入曰老猿論漁瀟灑曠達深得漁中之趣以姜子牙嚴子陵為釣名尤為特識情深族屬拜求小猿思義兼盡彼人之同類相殘者能不對之而憐愧乎

茶堂前錄卷十八

葉堂節錄卷十九

濰江 徐時作 輯

余邑石谿劉蘭村先生博覽經書貫通于史幾四十年著史話五十五卷余與老友黃于叔擇其中有闕名教足維人心世道者刻十二卷以行世作序言以升其端恐不無珠遺滄海玉韞崑山之嘆茲更採其議論精湛者著于卷是書之大畧已具于此讀者能無愜心哉

論少康自古以一成一旅克復天位者未之前聞然此雖少康君臣志復舊業奮業有為之績寔亦大禹

六世節錄卷十九

聖德鴻勳膺天眷而未哀得人心而莫忘是以如是其發之微弱而成之迅速也向使非天心相夏民心德夏則有實之逃虞思之娶靡鬲之佐二國二爐孰為默佑以成其志而夏祚之絕已數十年民知有寒從安知有少康區區夏眾烏得以當窮凶之澆禮全盛之泥勢哉故知少康與復之奇功天人之交相與為之也而所以得天人之與者大禹之功德為之也不然觀河洛而思明德之遠千載而下尚不忘之豈有當日之天人忍遺忘之與○此論少康之興復總歸大禹之明德天人交與成功迅速可謂探本窮源

之論未更推開一步謂千載而下觀河洛而思明德之遠欲合故離尤為跌宕盡致

論后羿此拒逐篡弒之變所由始也然太康淫于畋遊羿因民怨逐而代之旋即自蹈覆轍以罹於鼎烹之禍殆天厭亂人故奪其鑿而使不得漏于出爾反爾之報歟顧吾觀史冊所錄凡為羿之行者無不受羿之報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如莽卓操昭楊堅劉裕之徒歷歷屠滅天道好還曾不少忒亦足以寒奸雄之心而重為之警矣乃晉效魏尤齊效宋梁效齊陳隋效梁一脉相承初無念殷鑒而覺悟者豈謂好

葉堂節錄卷十九

還之天庸可以徼倖脫之而不必有羿之報乎吁可慨也已○天道好還自古而然后羿篡弒之祖及于禍後世凡為羿之行者子孫無不受屠滅之慘此論連類及之足為萬世奸雄鑑矣
論晉獻公去諛遠色九經首務蓋其二者專用其一已足禍國况諛色之交倚以為禍哉故外諛而無內寵為之主則諛有時不得行內孽而無外孽為之黨則愛有時而或哀此貴妃力士狼狽互依不可缺一也武后李勣許敬宗所以傾唐室也故諛色合雖以英明之元宗不能不墮於昏德以召亂又何責于潰

滑之高宗為然以晉事觀之二五耦而後諗說行內
寵專二子去奚卓亡九載之亂不解十年之吳弗泯
噫諛色之害國可畏也哉此九經所以遠去二者為
首務也雖然當姬與二五比而為殃之時固自謂能
巧去其偏而成立子之謀矣顧烏知為二子連其死
哉此又人之巧于作惡而不知天之更工於反報也
悲夫○禁紂無道亡國不過聽諛孽色耳南巢之放
太白之懸寶足為千古炯戒獻公蹈其覆轍遂使弑
奪相尋禍亂不息石谿叟并引唐高宗元宗之事以
垂戒反覆辨論作惡必報之理凡有國家者可以鑑

論堂節錄卷十九

三

矣
論虞公天下愚者不必皆貪而貪者未有不愚烏非
不樂生貪食而忘乎弋魚非不畏烹貪鮮而忘乎釣
桀紂非無過人之才辨貪色貨而喪其身吾觀宮之
奇之諫虞公可謂語約而意周利害可否瞭如指掌
而卒無以開虞公之蔽者可欲之利在前而未形之
禍在後則貪心障于內猶醉於酒者之不可猝醒履
於夢者之難于使覺故愚人之愚可以開導貪人之
愚不可破悟此象齒然身惟寡欲者能惕之蚤也○
虞公之貪至于亡國可謂愚之至者三傳叙斷已明

論堂節錄卷十九

四

石谿叟更旁引曲諭繪貪者情形清言娓娓分外
動人杜詩所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紫深省者此也
論楚巫臣申公巫臣以一女子之故放厥族之殃而
不恤令尹子文以一女子之故棄謀臣以資敵國致
強吳陵楚之患寢至入郢而莫救一則凶其家一則
凶其國而皆以夏姬造孽嗚呼可不戒哉夫物之尤
者必為妖孽妖物害人鮮不亡滅故三代之季皆以
女戎喪亂殷不鑒夏而紂以妲已亡周不鑒殷而幽
以褒姒滅巫臣子反不鑒陳之君臣而不保其身族
此叔向之母所以深龍蛇之懼也予嘗謂冶色甚于
鴆毒飲鴆者必死迷色者必危然鴆毒止傷一身而
冶色則舉宗國天下而覆之能不令人寒心哉○此
論女禍比論驪姬更覺深切著明可以覺世夫以一
夏姬之尤物既禍陳之君臣又覆楚之邦國石谿叟
謂冶色甚于鴆毒鴆毒不過害一身冶色遂害及家
國天下其言豈不當哉
論二世族誅李斯斯與趙高為奸立二世而矯賜世
子死蓋斯求寵於二世以固其祿執意五刑之具天
所以報其焚書坑儒之罪者不出於他人即已所矯
立之二世耶嗚呼斯之進也感於太倉之鼠斯之亡

也抱悲黃犬之牽庸知倉鼠竊一飽于主粟及其族
誅車裂雖有粟得而食乎其與厠鼠之食不潔畏人
而數驚者寧有異乎故曰道德之儒蔬水彌樂岩石
彌安功名之士堂厨厚廩大厦溫旃無往而非冰淵
也○李斯之惡至於彌天雖極五刑豈為過哉太史
公謂斯感于厠鼠倉鼠以圖進已薄斯非人也惡之
至矣斯嘗師荀卿荀卿為戰國大儒誦法孔子李斯
背師而為林書坑儒之大惡蕪氏歸罪于荀卿之放
言高論至謂人性惡之言有以故之論亦奇快吾謂
荀卿性惡之言特為李斯言之也不然荀卿豈不知

李堂前錄卷一九

五

孔子論性之旨哉為李斯而言惡則其言亦未為失
也

論樊噲噲燕市狗屠耳非能學問有高遠謀略者也
而還軍灞上之諫排闥問疾之語辭嚴義正雖見道
者無以加之乃知王業之興從龍之彥雖不必概屬
名世要與區區市井之雄弄筆書生遠矣○此論最
為切當并身分亦出史公叙鴻門讎繪西噲之情狀
飲啖勃勃有生氣今讀者至今猶為神往此亦史公
筆也

論除挾書律以蕭何較定法律而挾書之禁終高帝

之世猶仍秦弊久而不除此則焚坑之後草莽英俊
不學無術莫克知有典籍之益起于吏者徒習圖冊
以事刀筆起於野者徒仗智畧以矜功名而虞夏商
周諸聖賢之前言往往行幾于入暗室者雖有日而莫
窺所有之美惡也綱目書除挾書律于惠帝之四年
所以幸其除而惜其晚也○李斯焚書坑儒至挾書
有禁此真罪大惡極為古今學士之所痛恨一旦除
之快何如也嗣後經書稍出雖殘缺尚可補葺景帝
除律之功豈不大哉

李堂前錄卷十九

六

不容欺等也郡寄却呂祿歸印太尉議者以為賣友
嗚呼此陋儒之說也祿產違漢盟誓非分而王罪在
不赦而兄弟擅執南北司將之權謀危社稷此凡有
人臣之責者皆當起而誅之况寄父子為漢勳舊世
臣可坐觀已乎既不獲有討罪之柄而幸有與契之
機義在不容坐觀君之宗社任其危蹙則制而賣之
誅其人以安社稷此寄之所為毋戾於義也管蔡周
公兄弟也石碣石厚父子也公與碣皆以宗社之故
不惜舍同氣之愛父子之恩殺叔與厚而無所顧恤
魯何嫌于寄之結祿哉故使寄以利祿之故欺友以

媚君父則罪在寄而不在祿不義甚矣使祿非有傾危社稷之惡尚可諫之而使遷反邪而歸正寄不諫之而給之使陷于族誅之殃亦非義甚矣義者稱乎倫分之得失而權其輕重者也今祿將不利於君而寄何有于友故祿者寄之所當聲其罪而誅之者度力不能而劫之以成安漢之勳可謂權義之輕重矣石厚為州吁謀和民于石碣給以朝陳使請王命而陰告陳以討弒君之賊君子不議碣為賣子而謬詆寄以賣友非愚之所敢知也○君友皆以義合然友非君比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况友欲危君社稷豈忍坐視而不為君計若有權則聲罪致討無權則乘機制變寄叔呂祿歸印太尉此蓋義之廢而不失義之正者也宜石韜叟聞賣友之言而叱其陋也

蔡堂節錄卷九

七

論汲黯武帝好大喜功崇尚武略故衛青以人奴得著邊功儼然位于公卿大夫之上而趨附勢利者不惜以皇皇縉紳屈膝私門蓋冠履倒置矣獨一汲長孺挺然風節理所不合觸宰相而不顧道義自尊凜崖岸而不訕絕不隨人卑屈漢廷中可謂鶴立鷄羣矣然而武帝不冠見弘踞廁視青而于長孺素不

冠則不見但使人可其奏帝獨重黷亦由黷能自重也世謂曉曉者易折人無所見遂莫不削觚為圓以求寵于將相大臣之第乃黯面論觸宰相抗禮揖將軍渠胸中詎復有將相介其間哉嗟乎吾誠不知長孺何如人然而卓絕之風千古如見矣○汲黯為武帝朝第一直臣帝深重之此論雖本各代史贊以立言然包羅無遺曲折歎美亦得歐陽公俯仰揖讓之神故不同勦襲

蔡堂節錄卷九

八

痛黯武之傷民此皆由望思臺作之後一念至性之觸良心繁而天理呈從前百種妄幻頓歸日灼冰銷如覺者自笑其夢之顛倒也嗟乎漢武事事效法秦皇之弊不有此悔何以別之然後知人性之果善而習之當慎學之不可以已也○秦皇漢武世所共稱然漢不至為亡秦之續者以武有此悔末年託孤之得其人也荀子曰人性惡孟子曰人性善惡由于習善本於初善端觸業惡習自改武帝能悔前事之非而改行其德猶不失為漢之令主也

又曰天生人才如五行之備用無缺特觀人主所好

而後聚耳武帝始好儒術則董仲舒申公等出好詞
學則相如枚臯等出好神仙則文成五利等出好戰
功則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出好通遠則張騫傅介子
等出好聚斂則桑弘羊孔僅等出好刑名則張湯王
溫舒等出及晚悔前好之非轉而好農功則又有田
千秋趙過等出一人之身迭變所好而天下之士隨
起而應然則苟能以誠心好堯舜三王之道安知不
有真能為禹臯伊旦者出而相佐耶而惜乎內多欲
而不求力行卒食汲長孺申公之言而無能改其德
也○天地生才雖多亦在人主用得其當而已武帝

柔堂節錄卷十九

九

苟能用董仲舒為相汲黯為諫官其餘因材器使各
盡其長漢之令主即謂武能繼文可也惜內多欲而
好大喜功遂至窮奢極欲後雖悔之晚矣安望其能
好堯舜三代之道哉

論滹沱水合帝王之興未有不上膺天眷下合民心
而克成大業者也世祖昆陽之風雷滹沱之水合皆
不期而得其助脩宮之役民觀威儀而皆屬心河伯
之徇民持牛酒以相慰勞天眷人歸昭然矣而况鄧
禹策杖而投耿弇自此馳附馮異以五縣降服所在
英雄傾心雲龍比合其視更始王郎何啻麟鼠焉雀

之別大器所屬雖欲辭而却之不得矣紛擾之頃欲
觀成敗之迹以決履數之歸亦決之此而已○世祖
天人眷屬復得英雄歸服克復大業以成後漢基命
規模宏遠此為探本之論非同浮靡之談

論雲臺圖像馬伏波識足以知興廢才足以濟王業
賢足以垂操範忠足以示臣節節足以扶綱常勳足
以光竹帛二十八將中未有能尚焉者也明帝徒以
椒房之戚避嫌不列不知帝王之道唯公而已較其
功之大小以定其高下而心一無私焉則奚可舉午
安可舉玄毛遂廣漢可以自薦人誰不服奚為拘俗

柔堂節錄卷十九

十

之避忌哉不計其功而避之反謬於天下之公論欲
以自明無私適示其心之狹而不廣耳豈帝王之公
心哉○伏波為光武開國功臣雲臺圖像正當首列
明帝乃以椒房之親避嫌而不得與二十八將之中
欲示公心而反成私意亦未明帝王大公之道宜石
韜叟之深著其謬也

論張儉古人云臨難毋苟免故君子有殺身成仁無
偷生害仁者况禍由已作而忍累無辜之衆以自免
乎觀儉之望門投止與滂之自詣訟獄何相去之遠
也君子曰滂馨德至今死猶生焉儉苟免一時雖生

亦死况終歸於盡何如取義者之全名節于不朽哉
○東漢之黨禍亦諸君子待小人太嚴有以激而成
之也張儉為黨人名士天下豈有偷生苟免望門投
止之名士乎儉不能殺身成仁致累孔融家母子兄
弟爭死義乎不義乎義既不知何有于仁黨人中而
有張儉適為黨人之玷也矣

論閔雲長雲長表三約而後降可謂皎皎不欺人矣
曰降漢不降操義也禁上下人不得到門智也知主
去向便當辭去忠也而尤難在辭去之約是明明不
降也凡此皆義氣凜然見於言表操之從約亦心折

崇寧節錄卷十九

十一

於忠肝義膽耳天下唯義足以服人雖奸雄能不法
哉當時能終遂三約而不媿惟一雲長能悉依三約
以成雲長之義而不加害唯一孟德二公真千古好
男子歟又論拜書辭曹世俗咸以秉燭待旦奇閔侯
不知侯忠義之節烈若水霜堅于金石死生不以易
而謂貨色足以亂哉故秉燭之事侯之小節不足為
侯異也吾所重者從約而後降立效而即去然此兩
事在天資刺薄者決不能從操獨能服侯之義而消
厭忌心成侯忠介未則禮之去則聽之侯亦不能不
心折於操之依約不渝所以眷眷之懷復有華容之

報也○此論馮出閔曹二公心事光明正大曲折詳
盡閔能以義服曹曹能感義敬閔曹去留聽閔而不
負約閔始終報曹而不背德兩人意氣真可謂磊落
照天地至闕之所以為閔曹之所以為曹史有定論
茲特就事論事而已

崇寧節錄卷十九

十二

論武侯出師表出師二表忠言嘉謨傾倒肺腑詞文
意恪體正思精費量有其醇茂無其駿偉匡劉有其
切寔無其細密蓋伊訓說命之遺也勉以高光之隆
效戒以桓靈之傾危有懇篤之誠而出之委宛何其
醞藉曰不宜妄自尊大引諭失寔何其侃直以勳伐
之老臣事幼孤之少主猶露形嚴易生鞅鞅之嫌而
尊崇居上退抑自持又何其謙尊之先行墨彪炳真
兩漢第一文字也視陳情表忘故媚新風骨猥鄙茲
董猶雲壤矣又曰武侯生平得力只是謹慎二字鞠
躬盡瘁慎在臣節師有節制慎在行軍和孫伐曹慎
在謀國南蠻既服不留外人慎在治夷擇賢任職慎
在用人校簿流汗慎在政事無之而不慎故無之而
不謹此所以忠節昭著百世以下不獨賢哲折衷而
奸雄之流亦莫不心折而思服之此武侯之所以為
武侯也程子曰三代以下文物只一孔明知言哉○

出師二表評品切當益集衆論以立言故能權衡而得其中也後漢揮謹慎二字尤為精詳武侯生平事業盡于是矣結以程子之言洵不誣也

論謝安辭爵不受淝水之捷晉祚危而獲安二謝之勲可謂偉矣朝廷晉爵酬勲禮也而安與元皆固辭不受若忘乎勝敗之績而毫無施勞之心二子之所養視渾淪之爭功相害何霄壤之別噫若二子者良可為居功者法也○古未功高震主不知謙退以櫻禍者何可勝道二謝辭爵石谿叟謂可為居功者法誠哉是言也

宋書高祖卷十九

三

論頌凱之凱之嘗曰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微倖徒虧雅道無聞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愚謂斯論識高理徹詞簡意周足為啟矇覺瞶之名言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凱之可謂知命矣○凱之所論不遇中庸居易俟命之意然經一翻闢業自足啟人一翻心智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凱之之謂乎

論唐元宗遣中使祭始興張文獻公於曲江智士之先見燭之于吉凶之未形忠臣之遠謀防之於涓滴之微漸故人所見為已安智者之所憂為危也人所

忽為無害忠臣之所深其懼也方天寶之初四海富

庶明皇方侈然自謂為昇平視祿山一小胡如過眼之塵遽謂其後日必反能使全盛之天子流離播遷于兵革此萬念所不到故曰卿無以王夷甫之知石勒害忠良顧烏知祿山之禍甚于石勒哉是故與此無定局禍機無鉅細纂夏之羿一成之遺裔可以復之強大之秦揭竿之匹夫可以滅之棲保之越可治爭霸之吳八萬之甲可敗斷流之鞭盛大何足恃哀微何可忽此聖人所以安不忘危而憂勤惕厲之無已也惟必有終身之憂乃可無一朝之患蓋世運之

宋書高祖卷十九

四

盛而必至于衰者上以天下為己安而侈恭之心積禍於無窮也治而必繼於亂者上恃當前之豫大而玩忽之意階厲於其微也安史之亂天以開李郭之功名然吾謂李郭者焦頭爛額之上客也九齡者曲突徙薪之智士也遣祭曲江其亦念曲突徙薪之先見乎顧何補于室之已然也然室不熱不足以彰曲突徙薪之策倍于焦頭爛額之勲祿山不反不足以顯始興公請斬祿山之謀倍于李郭恢復之績此又天之巧於白張文獻也○此論雄辨卓識筆勢凌厲直欲奪三籀之席明皇不聽九齡斬祿山之言以杜

禍端反寵俸日隆為貴妃養子濁亂宮闈復封范陽
大鎮養虎反噬長驅犯關致乘輿播遷流離至是始
追念曲江先見遠中使致祭亦已晚矣然而忠臣愛
國惟願君聽言于生前豈欲君追思於死後明皇遣
祭曲江吾知張公有知當更有怒然心傷者矣

論段秀實斬郭晞暴卒郭晞不知御下之律而能勇
受秀實之責改而自戢亦賢於狂悖怙惡者遠矣秀
實之言語語破的故能令晞雄心頓挫欽駭為懼不
以朝廷軍法為解而反為郭氏功名計轉殺暴卒之
怨為深愛郭氏家門之恩義正辭確確頑石可令點

集賢印錄卷九

七

頭所謂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真曉人哉○段秀實才
略蓋世大節凜然後笏擊逆賊致殺身成仁光昭史
冊唐朝有數人物也柳子厚敘述斬暴卒事奇警奪
目石谿此論亦覺曲折匠心

論元白居易始為翰林學士屢進直言輔益德宗者
不少中更降落窳冥外僚而勁氣不衰至晚歲完節
無玷為後世士大夫所忻慕元稹于江陵之貶一經
挫折靡然毀節疾正朋邪因緣作相而不知耻世以
元白並稱愚謂元稹詩人中奏贊輪袍之王維也白
公詩人中諫迎佛骨之韓愈也名俱膾炙一時而節

之堅脆迥殊矣○此論詞簡義該元白生平同異盡
括于此足當史公傳贊

論柳公綽誅舞文吏法有輕重罪有淺深庸人但知
誑吏之可惡而不知奸吏舞法之可畏也柳公綽可
謂得其平矣曰誑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法法在竟誅
舞文者此真能以心法裁法而得法外之法者也若
漢相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則輕重緩急倒置之
甚豈宰相事無不統均平庶政之義乎史稱公不讀
非聖書則公生平所學可知矣且其理法權衡之當
如此○犯法法在舞法法在此權法之變而誅心之

集賢印錄卷九

六

論也柳公綽讀書有得于精義之學故能深明于法
之中決斷于法之外石谿更謂能以心法裁法而得
法外之法者信哉

論謝枋得死節燕京初枋得遁入建陽設卜肆于建
陽驛橋傍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衛也時程文海
至江西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方居母喪
遺文海書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
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公國
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
頗識義理者乎某雖至愚極聞決不可以辱召命亦

明矣既而劉夢炎亦力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鮑甥程嬰杵臼斷養卒亦不可得卒力辭召不行至是福建參政魏天祐朝京伴召枋得卜易偏以北行枋得知不免遂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克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轎中而去渡米石復不食自是只茹蔬菜果積數日困殆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卒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石谿

葉堂前錄卷九

七

叟曰文山疊山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文山崎嶇間開再啟再起終不以天命之去莫以一綫之孤忠挽萬鈞之國脉妻虜兒亡一家凋喪殆盡而形之詩詞一唯細常節義之大為心憶非氣配道義者孰能幾其萬一耶故以狀元言之則為鼎甲之光以宰相言之則為鈞軸之權以文儒言之則為學術之粹可謂三代以後名教中精金美玉矣疊山安仁一敗之後有志再興而力終不支則寧匿跡山林以堅志不仕者完臣道之忠以賣卜養高者終子道之孝迨老親既亡決意拒徵遠薦視富貴若浮雲負孤忠而貫日夫

忘有家妻先死義夫婦皆名教干城矣嗚呼使二山而在吾願為之執鞭馬而皆出於江西合明末之艾南英楊重熙諸公觀之昔人謂衛多君子若諸公者西江不洵多志士仁人哉○此論疊山并及文山以二公皆宋室孤臣忠君孝親當時無有出其右者文山崎嶇險阻至殺身成仁始終本末人無有不知者疊山則遁身賣卜養母却聘偏挾北行至燕身死以全大節人或有不作者石谿叟並舉而贊之亦足以資知人論世者之嚮往而已

葉堂前錄卷九

六

舉人授曹州學正辭改泰和縣典史中會試第二名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羅對稱旨上親擢為狀元憲按明之典史皆儒臣為之如今之州縣學職得與會試而以典史魁多士者唯羅一人故有詩云莫道微官不狀元傳為美談今概以雜員為之而此職愈卑矣至中葉以教官殿試第一者則有翁正春亦兩奇也○前明典史半屬舉人貢士故歷科會試多中進士特中狀元則羅一人如吾邑建文元年吳琬中鄉榜以遠官程黜為江夏典史復中湖廣舉人成進士亦典史半屬舉人之一驗也

論秦王請開中田為牧地時中官朱寧江彬等受秦賄助上許之科道交章執奏不聽內閣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上大怒命內官促草制梁儲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謙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為不軌震我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宗親不可得矣王其慎之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草制只就與地害處說得透徹不言與之以厚其利而言與之母得為害此所謂不諫之諫有深於諫者宜上駭而勿與真有回天之力也其立意之精措詞之妙殊得東方朔諫微肯曉入不當如是耶

菜堂節錄卷十九

元

論籍交通宸濠太監錢寧家宸濠反江西詔收交通宸濠太監籍都督錢寧家金拾萬五千兩錢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及首飾共五百六十箱珍珠三櫃金銀臺蓋四百二十副胡楸三千五百石蘇木七十扛緞疋三千六百扛其先劉瑾以謀反誅籍其家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圓寶五百萬錠

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斛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樞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八十副玉印二玉帶四千三百六十條而八黨滅賢尤寵幸寧彬皆倚託之所積財帛珍寶更多其籍沒之數不可考石籛叟曰明自英宗信用王振以來諸權閹如汪直李廣劉瑾錢寧滅賢江彬等既敗籍產俱以數百萬計碎金散玉亦以樞計或千百箱扛入錄嗟乎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而入黨倖閹皆厚殖若是豈非閹刺諸官官刺諸民吾不知爾時之民困何如也然不轉盼皆以誅滅一切所積盡歸朝廷老氏所謂多藏厚亡不其然乎○按明宦官多恃權勢厚積剝民然不可謂其中無一好人如御馬監暨祿請寬廬鳳徽安雜稅二十萬兩實徵起解以甦民困又如太監田義諫罷礦稅觸上怒不為動一貫矯諭義唾其面此皆軫念民瘼宦官中之佼佼錚錚為閹臣所不如者如禽中之鳳獸中之麟何可多得哉

菜堂節錄卷十九

辛

菜堂節錄卷十九

茶堂節錄卷二十

淮江 徐時作 輯

予生平無他好惟好讀書偶讀書隱叢說蒲傳正戒
子弟云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尤
延之儲書甚盛飢讀之以當食寒讀之以當衣孤寐
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錢思公言
生平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讀
小詞六一有云至哉天下樂終身在几案陳履吉云
飽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徐典公云人生之樂莫
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

茶堂節錄卷二十

一

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羅綺盈目不足喻其快也
古人於書篤好如此余雅有書癖構鋤經書隱二樓
貯書萬卷于中明窓淨几誦讀不輟除酬應紛務外
苟有片暇即勤編閱左右羅列高下峻嶒殆比于曹
氏之書倉陸子之書巢矣亦可滌性亦可怡情以日
以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也以上書隱所述諸公
言讀書之樂洵為名言予謂書無論經史子集說部
讀之皆有益惟淫詞邪說如金瓶梅肉蒲團之類萬
不可使子弟入目在作者本以垂戒讀者不以為戒
反以為勸長其淫心肆志害身殘生者多矣此又讀

書者之不可不防其弊也

為學之要以朱子白鹿洞規為最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即

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學之之序亦有五焉

其別于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行之士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其要

如左

茶堂節錄卷二十

二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

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

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

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有存于經有志之

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其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令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相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此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為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陳

桑堂節錄卷三

三

約十則一曰立志向一曰明義利一曰立誠敬一曰敦實行一曰培仁心一曰嚴克治一曰重師友一曰立課程一曰讀經史一曰正文體十則切實精要足為後學指南果講明而遵守之則處為名儒出為名臣文章事業盡于是矣
子弟讀書固須循謹然有一種才性傲岸者使之讀書更足以有為也書隱叢說引宋胡安國庶子寅號致堂少桀黠難制父閑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未過數旬寅都刻畫為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易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盡能成誦不遺一卷遂

為名儒明王守仁少亦駘宕不馴父閑之空閣中父友試探之則以散髮結繩蟻於其上蓬蓬勃勃不可勝窮父見之益怒友曰是心思可以有為母輕視也乃私詰以不學之故乃曰書已讀矣歷試之皆能暗誦乃益奇之遂為延聘名師得成大儒累立奇功夫桀黠難制駘宕不馴者以其能讀萬卷書也不能讀書雖循謹緘默不過一守家子而已况又不能循謹緘默者乎

桑堂節錄卷三

四

予記東山書院舊有聯云學貴有常何必三更眠五更起功求無間最怕一日暴十日寒有常無間即是時習之意學能如此何患不深造而自得也
書隱叢說偶檢案頭書得十七醫頗有意味摘其尤者存其十云一曰讀書醫俗二曰安分醫貧三曰彈琴醫躁四曰痛飲醫愁五曰省費醫貧六曰苦志醫賤七曰量力醫關八曰面壁醫動九曰靜坐醫想十曰然香醫穢予亦成十醫以補其未備云一曰勤苦醫惰二曰知足醫癡三曰有容醫嗔四曰索居醫浮五曰忠厚醫富六曰勇退醫貴七曰吟詩醫悶八曰習書醫倦九曰灌花醫癖十曰譜棋醫拙前十醫中九醫誠為妙藥獨痛飲醫愁偶一為之則可若杜甫

一生愁則日在醉鄉豈足為訓乎後十醫索居醫浮
浮氣豈索居能除不如挾主靜更為穩妥

又論病痛引漢匡衡疏有曰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
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
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
者戒于遺忘教語說盡人病痛

論百歲臣工康熙中有主事陞轉引 見者年已九
十六矣

聖祖以其老而邁也主事奏曰上有萬年天子下有百歲臣
工 上喜為特轉高官乾隆中潮州檢討劉起振百

歲廣撫請
旨建坊 上特給侍講職銜又 賜上用緞四疋銀四十

兩視凡民之百歲者為加優矣
論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入大概以父子相承

三世為言而寔非也古之醫師必通于三世之書所
謂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問

脉訣脉訣所以察症本章所以辨藥針灸所以去疾
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疏語甚詳若必云相承三世

然後可服其藥將祖父二世終無服其藥者矣雖然
今日針灸之學亦非盡人而能之者矣

論遇合之奇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
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孫供奉羅隱有詩十二
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
笑君王便賜緋明高祖時光祿寺中厨人供御茶稱
旨賜以冠帶一名高祖微行聞有老書生吟云十載
寒窻下何如一盞茶高祖即應口云他才不如你你
命不如他唐盧延讓二十五歲方登第卷中有孤衝
官道遇狗觸店門開之句為張潛所賞又有猓貓臨
鼠穴曉犬舐魚砧為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墮破貓
跳觸鼎翻句為王建所賞人曰生平投謁公卿不為
得力于猫鼠狗子也嗟乎得官者以猴與茶見賞者
以猫與犬言之令人慨然昭宗之猴朱深篡位乃跳
躍奮擊為全忠所殺與明皇之舞馬同盡其忠尚不
愧供奉之名也

論鳴張互恭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科場事葉晉
臣鳴禮撫臣張伯行彼此互恭兩次遣大臣質審未
決而撫臣張伯行漸次淪落不堪矣忽然 溫旨中
出云朕御極天下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
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正一文不取大小共知但
才具畧短耳鳴禮揀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

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股削一半矣朕勿讀書研究性
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
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陳鵬年稍有聲譽
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
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叅朕以張伯
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叅他手批不准噶禮會將陳
鵬年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
干碍及作詩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抑鬱如
指一語以害人皆不減奸狡之尤東坡為人所
諷神宗曰彼
事古今一轍也噶禮張伯行互叅一案初次遣官往

聖堂高錄卷十

七

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又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
爾等皆係大臣知張伯行清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
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爾等諸臣皆能
體朕保全清官正人之意使為正人清官者無畏懼
則人皆歡欣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隨即奉 旨噶
禮着革職張伯行着革職仍留任張伯行具本謝
恩情詞悻悻江南士民感激無地各捐年壽一歲添
祝 聖壽無疆集暢春苑執香跪謝以申至意云
論戒色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中人隱微千古龜鑑三
者之中色尤宜審慎不但少時當戒即壯與老亦所

當戒何則少時血氣未定不待言矣吾見世人有至
壯而反甚於少時者或少時拘謹自好不敢為非壯
年磨鍊既久肆情縱欲或少時父師束縛未至踰閑
壯年親師遠毫無顧忌壯之當戒也有至老年而
反甚於壯時者或壯時利名心重碌碌不遵老年百
事俱廢專心務此或壯時貧賤未遇有志不遂老年
功名成就惟我欲為此老之當戒也所以三戒之中
色為尤甚人當終身戒之哉此論糞樞壯老所以當
戒色之故沉着痛快壯者當銘之座右老者更當鑄
之杖頭矣

聖堂高錄卷十

八

沈特貶筠州時方售一妾年方十七八攜與俱行處
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歸之猶處子也潘矩猷詩
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
夜直歸時渾未識春秋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
炭婦羞銖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本朝
尤展成侗作西廂曲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
義流傳都下宮中傳誦呼為才子

世祖心賞焉謂弘覺師曰請和尚下一轉語天岸師曰不風
流處也風流又翻出一重公案矣

客有戲以梅香春意動屬對者謂此語意雙關久無

人對子對以挑葉晚情濃客喜其工穩又有以長聯
詩對曰八斗才人屢中辭元會元狀元連中三元熟
翰林歷十八學士予對曰萬年天子必尊爵一齒一
德一達尊歸一宣丹詔曉億萬生民又有以藥名屬
對者曰白頭翁牽牛過當山過滑石跌斷牛膝予對
曰黃髮女灸草堆熱地失防風燒成草烏又有以字
屬對者曰十口為田四口方申出上由下甲予對曰
二人成天一人大未來益夫添丁又有以古對屬對
者曰一歲二春獲八月八問兩度春秋舊已有人對
就但不工細因為更正上句云六句花甲再週天世
上重逢甲子又有屬對者曰二木成林二火成炎二
土成圭木生火火生土生生不息予對曰三爪為燕
三水為淼三石為磊爪滴水水滴石滴滴歸原又一
屬對者曰二人合口成吞口藏天下予對曰又女變
心為怒心恨奴孤又屬一對曰天設奇方曰雪曰霰
曰霜合來共成三白散予對曰地生良藥名苓名蓮
名栢煎去都化大黃湯以上數對雖未甚風趣然丁
初學作對者亦可開擴其心思焉
元末倪雲林為陶九成作十萬畫圖今藏陽羨陳定
生家侯方域為倪林十萬圖記一曰萬壑朝宗圖臨

茶堂詩錄卷二

九

顧虎頭一曰萬竿煙雨圍彷彿郭河陽一曰萬丈空
流圖臨判浩又常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作萬壑爭
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峯雪霽作萬峯飛雪圖又有萬
峯詩樓圖萬林秋色圖萬松疊翠圖萬橫香雪圖總
名曰十萬圖各有雲林自跋朝宗記筆之妙足與圖
配真成千古之大觀也

周樞園書影載王遵岩序沈青門詩云君恂恂恭勅
風致藹然其所為邊閩諸詩意氣激發不掙于聲律
之外如彈缺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之首攝
末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盃招他人以歡徐出謾

茶堂詩錄卷二

十

言又如晚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
人讀之憑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
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為佚而雄心俠氣猶
不能自擇時時見於此耶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遵若
為吾閩古文大作手魏林子汪鈍翁皆素所推服有
尊官安許古文舉其名竟不知為何如人兼鄙歸震
川手筆為庸俗吾不知彼所為大雅者更何在也
葉謙齋云長安市肆壁上画一人撫鬢倚樹而立一
道士題詩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
前幾見米山化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愚謂宦海風波誰不知危險然能知足知止者幾人哉

鹿百順有僕朱寬同儕三人議娶婦既定寬愀然曰小人喪父服未滿願違數月以遂烏私主嘉其意不忍強後女父病危欲急嫁女寬兩隣女言主母白鹿公以語寬寬後涕泣訴其父母生死之苦曰倘必欲歸且隨主母起居耳後女歸命與一寡婦同居寬移舊宿處以避女室焉嗟乎今誦讀之士尚有匿喪以就仕宦者弃新喪而議親迎者又比比矣對鹿僕能無汗顏愚謂不獨汗顏應當愧死矣

菜堂節錄卷二十

二

枝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為祭酒時聞振權公獨與抗禮不為下又不賀其生日振不說及進香文廟舊時司丞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可得一日公以異倫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枷繫園子監前並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枒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為公設也繼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為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

是日適生兵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帊子然辱此君臨責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拊揚之業臣庶無其人竊為不樂奏上太后即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為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請會昌為書董宗相曰夫權璫為朝廷進香文廟款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判權璫熾煽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令人情宜可釋憾何以忘情捐忿從中導款卒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怒為仇德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饌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令不惟不之怨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扼而知節此豈出俊厨諸君子下耶計闡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意天恩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有聞闡振氣燭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慨業者

菜堂節錄卷二十

三

聊筆之

畫家名手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跼促瑟縮人何能畫畫

亦何由佳近人惟遠度可語此書影此評不惟得畫
家器量并可通作文胸次矣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負重名乃謂不及
乃褒姓名受傭于郭經年拜求畫以傳授故與齊名
見畫鑑一技耳至褒姓名受役于人必欲畫得其技
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五代婦人童氏画范蠡至張志和乘舟而隱居者六
人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
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冰雪了無脂粉必是老
笨子北郭先生之配愚謂此婦此畫此跋可稱三絕

令人愛慕而不能已

茶室節錄卷十

五

湯屋畫鑑云常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
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水磨圖于謝在枕家絹素極
古穿挿之奇之夥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
委相傳為郭忠恕畫或即賢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關全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
為之古人虛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
澄心紙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湖錢氏家縮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

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痕如臂大羊
蹟圓勁沉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
筆如此峻利古今絹畫之濶大應無踰此得見其一
鱗足矣讀是記不啻其畫當前令人神動

韓晉公好畫牛戴嵩為其幕客專師法于韓而青出
于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吾友
堵茶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
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黑牡丹隱隱如聞夕
陰騰隴間作短笛也結語妙絕得畫中神并得畫外
趣

茶室節錄卷十

六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見十
許本皆合作画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為別不可不
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濃
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脂絹雖百斷
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辨且詫余曰君
嘗謂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予十指間娉婷多矣飛
燕身輕揚妃體肥各臻其妙章侯不得以偏長自誇
矣

巨然與劉道同時画亦同但劉画則以道士在左巨
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為別耳見画鑑巨然聲施至今

劉遜寂寂堵茶木曰劉何必專画道巨何必專画僧
乃于絹素中争坐位耶余曰煙雲霞滅水石幽閒此
中坐位那得不争愚謂争不爭搃不過形影間事不
如兩忘之得其妙也

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画鑑今人但知其能作山水
耳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
曰然春山淡泊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
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
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桂林

茶室畫錄卷下

五

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峽差窳空河北之山綿衍
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今人
但傳春山四句亦並作郭河陽語○人能跡遍名山
而識春夏秋冬東南西北各山之形勝則於画家一
道已思過半矣至于結構蕭疎用筆深微設色淡遠
各有天分學力所存古今未分為妙品逸品神品皆
有所長則皆有可取正無容軒輊于其間也

董華亭曰画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
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于刻畫細巧為造物所忌者
乃能損壽益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

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極不同皆
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画為樂者也寄樂于畫自
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愚謂元宰先生云畫手眼前
無非生機故能多壽名論得未曾有寄樂于畫更得
養生之旨先生福壽俱全尤精繪事故能道之真切
如此也

李君實曰嘗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
時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
爵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為仙去予向疑耽画者飾
之今縉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錄者非一其師則

茶室畫錄卷下

六

金蓬頭友則莫月鼎冷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
十洲來繪事特其撒米狡獪之一技耳
嘗讀沈宗伯歸愚先生寄張山人墨岑詩中一首云
山人山作伴興到寫山林竹石有閒意風泉無躁心
画師常得壽大藥不須尋永結煙霞癖何妨誚酒淫
小註云米虎兎八十餘黃子久九十餘沈石田八十
餘文衡山九十近人吳漁山王石谷皆八十餘得画
中雲煙供養也時墨岑病初起故及之吾聞汀州長
汀縣画手上官周有画譜傳世年亦八十餘寧化黃
慎自號癩瓢山人字畫尤為淮揚推重今年八十餘

尚在沈宗伯畫師常得壽一語洵哉

西江新城縣陳翁浣脩家素清淡翁以質選刻苦自勵起家富遂甲縣生平以仁義為本好行善事歲費數千金不少靳嘗謂天與人以財當節惜有餘以補不足不當擁以自奉故施予無吝而服食器用具有分寸不改常度又嘗謂勤儉二字雖治生常談然勤則無邪思儉則無妄求士人居官行已大端亦不外此吾生平得力在是囑子孫恪守之陳翁器識宏遠議論及皆足為世法故錄之翁子道篤學成進士恂恂如寒士尤為難得孫守誠官浙江觀察尊賢敬

茶室節錄卷二

七

士意氣不減元龍年僅四十而卒惜哉

儒者以治生為急元許衡之言良是然陽虎云為仁不富為富不仁所以作家治生之道最是難處強者許歛以肥身而聲名大喪弱者冒昧以狗人而家道中落惟處強弱均平之間為仁富兼收之術最為上等富者不必多藏為富也量入為出四字足以致之仁者不必姑息為仁也寬而有禮足以播之治生者其務法乎此哉若三年耕無一年之食者一遇冠婚喪祭大事束手無策矣力田者必有豐年惟于豐熟之時堅忍留餘則餘三餘九可以稍辦大事而不致

掣肘之患也書隱業說諄諄言此足為儒者治生家法也

昔人云為善最樂又云讀書最樂然真知其樂者鮮矣世之樂善不倦者固難其人至讀書人人可以自力乃不以為樂而以為苦殊可怪也吳江袁漫恬云世間極閒適事如為泛遊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同事惟讀書一人為之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適觀四海千載之下觀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黼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擴聞見天下之樂無過于此世人不知殊可惜也讀書最樂得此發揮足令頑石

茶室節錄卷二

六

點頭何況學者予不禁有味乎其言也

袁漫恬曰人生在世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擾擾碌碌無有上期唐人所謂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養生者第一以清心養氣為主清其心則事感不能亂養其氣則外物不能侵古人曰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二語寔為養生要訣能于擾擾碌碌中稍有間隙即行此法勝于汨沒者多矣况當經年無事之候行之久而不懈有不却病延年者乎若方士家之服食閉氣往往多致灾戾而殞命慎勿從也予細味袁君言雖若為勞苦身心不能養生者而

業人能清心養氣行久不懈即可延年却病此中自有至理莊子養生主程子定性論可于此中參其微也

又云人在塵世紛紛擾擾無限營求自以為得計而不知為得為失捉摸逃乎數也數當得雖失亦得數當失雖得亦失有數主之莫能逃也小而一舉一動大而為死為生無不皆然數者純任自然之謂如萬物之蠢動草木之萌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非數而何非自然而何即上天之四時春夏秋冬循環自然亦有一定之數焉偶有愆陽伏陰上天亦任其自然

泰寧節錄卷二

元

而已故人之過大得大失如春夏秋冬之循序也遇小得小失如愆陽伏陰之遭際也識此可以寵辱不驚可以進退兩忘然純任自然非徒任運而不務脩省之道也天道福善禍淫人定可以勝天此又不可徒委之數也

西湖遊覽志同仁祠在祥符橋畔嘉靖十七年御史周汝貞等建以奉孫公燧王公守仁胡公世寧者燧餘姚人正德十四年以都御史巡撫江西屬寧庶人反時以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起兵討平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世寧仁和人正德十二年

為江西按察使疏舉寧庶人不法事下錦衣獄謫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浙江登科初場之日空中大聲曰汝三人做好事眾舉子暨百執事無不聞者及寧藩宸濠之變胡端敏公世寧業其謀孫忠烈公燧殉其節王文成公守仁成其功皆是科所舉士也始信豪傑之生非偶然而神語為足徵矣後合祀三子於省會榜其祠三仁云今祠尚存

周亮工書影載蕪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為建人瑞狀元坊世傳毛翁生平樂善不倦故身享上壽而孫致顯榮天之報施善人豈或爽哉

泰寧節錄卷三

元

泰寧節錄卷二十終

〔清〕馬時芳撰 孫道恕注

續樸麗子二卷

清光緒二十一年王樹森刻本

續樸麗子序

易以時為大子曰學而時習之曰時哉時哉因時制宜隨時處中此聖人所以示天下後世神明變化之道也自一旬訓詁之學興儒者守為典要往往拘文牽義昧時勢而泥於成說於是乎率性之道不著而國家天下皆隱受其病而不自知 先生有憂之既著樸麗子於前復續成樸麗子於後其書大約皆辨其非中之是與夫是中而非而一以時字為定盤針

續樸麗子 卷上 序

而迹象不忝焉學者刻苦清謹之餘自謂執德固信道篤矣然不進此一步道其所道於世終為礙物所願觀是書者悉心平氣而深究之將必有心目開朗恍然於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之故而不可以尺寸繩者矣庶幾乎有用之學光緒甲午仲秋上澣末學子忠氏謹識於梁園之悅心齋

按前樸麗子嘉慶年間著續樸麗子乃道光甲午在鞏卧房崩塌後所著也前編九卷續編十卷合為十

九卷茲刻各分上下兩編云

續樸麗子 卷上 序

二

續樸麗子上

古鈞平泉馬時芳著

鞏邑孫維翰附注

天津葛丙南春喬甫

大梁王梅村補注

大梁安腴田霽浦甫

鞏邑任基嵩輔甫甫並鑒正

樸麗子村西里許有泉焉圓其形大可丈餘洩出小

溪注村內弦而東流甚緩常若不動圍圃資灌溉者

數十家其來無所考不知幾千萬年也是泉出平疇

湫砌深固風至而波不興挹而飲之清且甘視之淵

續樸麗子 卷上

然靜深殆不可丈尺計中頗藏鱗甲然不輕出入人

罕得而窺見也雖當大旱水不消滅丙午夏自去歲

至此凡十閱月不雨伊洛之水皆斷流而是泉充然

如故或霖雨連綿溝澮皆盈而此亦不見有所增益

夫進銳者退必速極盛者必極衰高山之下必有深

池過與不及其弊畧同故天地之道消長乘除聖人

之教進退損益務使得其平而已不中者中也無太過

亦無不及中和之理得位育之功存是泉不為旱滅

不為澇溢渟泓充實歷千萬年如一日其殆有得於

平之道與是泉素名拗刀泉考拗刀泉在武昌府地

志載之然亦荒渺難信此更無稽不足據昔陸子讀

書金谿山中愛其山因形似象易其俗名以象山名

之今從其例名曰平泉

此平泉之號所由來篇中摹寫平字處將千聖淵

源與先生學問遭際都包涵裏許末引陸子事作

結誌得力所由來也

續樸麗子 卷上

樸麗子曰余聞之英雄忌人人也者敵乎已者也忌

非嫉忌之謂畏忌也英雄能知英雄惟深知其才之

足以敵己故畏忌之畏忌而無所假則有相持之勢

至如彼碌碌者縱復擲躑跳蕩焜耀一時曾不足當

有目者之一盼顧之倒之左之右之即飲糟啜醢亦

無不可何有於斤斤也是故英雄相值其道危汾陽

臨淮素不相能史言其同一麾下對案而食不交一

語各持其能而不相下斯不相能矣知埒勇齊屹然

如雙峰對峙天表汾陽知臨淮盡臨淮知汾陽未盡
此在器識大小間臨淮所未諳也如臨淮者豈能爲
汾陽下哉汾陽能下臨淮然不當下亦不可下故不
下也及天下大變執其手而涕泣以國家下之臨淮
遂動或曰當是時也下之所以上之此語不爲無見
然是時汾陽若畧有是意臨淮未易可動感應之幾
間不容髮故大學以誠意爲本嗚呼此自古成敗得
失之樞而人品學術高下純疵所由分也汾陽而在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也其然予言乎哉
聞之臨淮御軍極嚴汾陽極寬而忠君愛國之心
皆同故寬嚴各有所濟并足爲英雄然臨淮之嚴
猶是御軍常法汾陽之寬非縱弛也以忠誠相結
而常得法外意故收效爲尤宏當時各行其是而
不相下及天下大變忠義觸發撤藩籬執手涕
泣尙寬者能之尙嚴者不能也此二人之相知所
以有盡有不盡而汾陽所以爲大與結未歸重誠

意非知幾者烏識此千載後汾陽有知己矣
嗚呼怪哉郭巨埋兒鄧攸繫子之事斯可謂滅絕性
根者矣推其故在好名推好名之故彼特鄉舉里選
之制未盡廢在因名以媒利祿此何異易牙豎刁之
所爲而世顧稱道勿衰何也許武讓產之事趙惕翁
詆其欺罔世道不明勉焉益厲郭巨鄧攸許武異行
而同情皆名教之罪人必不容於堯舜之世然安得
如龍坡居士者與之讀書論古哉

續樸麗子 卷上

四

摘伏發隱使矯誣者不得容其奸
一優者名噪嵩穎間或問之曰爾來前爾亦有秘傳
乎答曰我等小人苟謀衣糧塗抹青紅粧扮男女隨
金鼓爲旋轉而已有何秘傳然我每當場留心觀者
欣不欣戚不戚輒以爲大感退而思至忘寢食思之
久以人之欣戚爲我之欣戚而我不自有其欣戚抑
以我之欣戚爲人之欣戚而人亦不自有其欣戚是
以我欣而觀者笑我戚而觀者啼至於欣戚啼笑環

相應和若操桴鼓而我之心乃慰矣唱者觀者咸喻於情情之既真戲亦非假坐是謬蒙一時之賞蓋苦思曲赴而得之何有秘傳哉

斯義也雖帝王之治天下何以踰此

越士王三存問曰史稱伯夷考散宜生等獻美女名馬脫西伯姜里之囚可信乎樸麗子曰非此無以救文王此正古人之忠孝達節若之何其不可信也曰紂虐方張復以美女名馬逢迎其意而求容焉非聖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賢所為曰臣子知愛其君父不知其他且紂惡已貫盈無加於紂之惡而可以救君父之難若之何其弗為也夫硜硜之節子子之義豈足觀大人作用乎亦使文王知之乎曰不必使文王知亦不必不使文王知

儒者拘文章義好為美名以美女名馬賂其君拘儒所不為也而事以無成通權達變明於率性之道則叢棘中自有康莊之路焉不然以美女名馬

為逢迎豈與於見知之選者所為乎 又陳白沙有言人只為愛人道好怕人道惡所以做世事不出若是是為人非為己也今學者好泥成說多類是故學不患不循理而患認理不真

樸麗子過岳忠武廟反復太息低徊不能去從者問故為粗述忠武生平大畧從者曰昔日憂勤今日快活矣曰何以見其快活曰春秋廟祀賢愚欽仰無與為梗者樸麗子俯首默然者久之顧而慨然曰不然

續樸麗子 卷上

六

道無間於幽明生死使忠武之靈尚存其憂勤當無異於生前時若不憂勤必至逸豫即是半途而廢則如子所謂春秋廟祀賢愚欽仰者適足以觸其懊惱而增其愧赧耳何快活之有

金敵未滅二聖未復忠武死有餘痛如從者言是忘忠愛何以為忠武

樸麗子遊大梁謁洛陽郭堯民先生先生道呂明德事甚悉毅然自拔於凡庸八字著脚所謂豪傑之士

又言明德少時呼一小奚携棋枰茶具遊歷諸宗人間或曰子嗜棋與茶乎曰吾不嗜此吾宗人無不嗜此者姑假此以相聯也久之察宗人有厭薄意遂止或曰子今不嗜棋與茶乎曰吾非不嗜此顧吾宗人之意頗不喜吾不敢數以此相擾也觀此又何其情致斐亶藹然以深乎嗚呼謔矣

宗人者吾一家一體之人也當習俗澆漓之後無所假以聯之則愈睽愈戾所謂薰德善良者奚有

續樸麗子

卷上

七

焉且使美惡顯判安在其爲一體乎以聯之者化之斯真仁人之用心與

莊與信行歸於泛如是言也從千古得失林中細意稱量而出不如此則仁者見累於其仁智者見累於其智爲善者病矣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運說者謂其善於形容有道氣象夫有道之士湛然虛中情順天下而無情故其氣象如此文中子是也

夫國運之廢興人事之離合皆有數焉非可以人

力與也遇事將迎求成求可固有因求得而反失者至於失而爲善不已窮哉夫惟泛如因物付物而我不與得固得卽不得亦不失爲自得邵子云事到強爲終屑屑明道云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未有己不立而逐物可以了天下事者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錡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右齊梁其弊尤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續樸麗子

卷上

八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爲古拙以詞賦爲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明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請加采察送臺推勘詔以其奏頒示四方夫言者心之聲文章有醜滴而世道之升降分焉侍御之言所見者大足以扶衰振靡昌黎河東由此奔逸絕塵也

天地以易簡成能人心以樸實返本文日繁政日

亂其機誠有不爽者然文體之變存乎司衡者之提倡至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在當時只以式浮矜靡在今實致治之要務今大小官署爲文翰故多置幕席捐俸以償不足勢必多所侵漁是使之貪汙也如是則不可以訓儉卽不可以養廉卽不可以懲貪官方不肅賄賂公行欲國家之治得乎若文翰皆從實錄自可裁革無限省費不貲惟借此自肥者盤結深固據爲利藪一旦而欲革之非君續樸麗子 卷上 九

相英斷於上不能也夫誰肯議及者

齊草子之母死其父埋之馬槽之下及父卒不敢易也齊侯因是使爲將軍曰彼不負死父豈負生君樸麗子曰改葬爲是安母而蓋父愆爲子而坐視其母終古委糞土中天理滅矣或曰傳者之訛也章子不知是何以知之曰孟子與之遊

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人之生爲血肉鋼蔽愛惡皆失其正至於死則血肉謝而神明復與

生前愛惡自別故人子之於親也曰蓋愆曰幹蠱看似相悖實不使尤悔於地下也

劉豫州詣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置吳爲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猥割土地資業之非計權不聽宋藝祖聞南唐主好佛密遣名僧數人往政事益廢樸麗子曰美女玩好以娛耳目名僧以廢政事是皆於淡中著手如日銷膏而續樸麗子 卷上 十

人不知計之至毒者也機變陰森不寒而栗抑陳同甫有言君父之讐恥有所不顧士大夫相於低眉拱手以不談性命爲恥斯南宋所以不競也夫性命不徵諸事功則亦名僧而已矣美女玩好而已矣

美女名僧之毒以毒毒人者也性命之毒以不毒自毒者也以毒毒人者人或覺之以不毒自毒者雖毒極而仍不知爲毒也則卽謂更甚於名僧更甚於美女玩好焉可矣

凡進言者不切不足以成功亦不足以獲罪所由來
尙矣一友人問曰吾與人交無不獲吾益而往往至
於相怨者何也荅曰余知之余自知之曰既知之何
不以告我曰余恐告子而子復移人之待子者待我
也

一語妙天下

持蓋長者謂樸麗子曰向者子頗露頭角今何不競
也應之曰愚夫愚婦一性同形何競之有長者曰適

續樸麗子

卷上

二

聞子言與人接移下一層常移下何有於上曰上不
上在內豈在外乎長者作色曰老夫豈不知此顧以
爲自置不高則人必卑我卑生慢慢生侮夫高冠長
佩芳澤雜揉瓦釜雷鳴轟我鐘簷當此之時果能處
之怡然不以毫毛屑意斯誠澹古君子矣非老夫所
敢知若始也不能無悶積悶成怒積怒成讐此謂引
盜入室與相撕鬪雖勝之所損已多其視峻垣墉而
設重門者相去何如也

澹古君子不易得長者言正好參觀

伊川云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曲直此言誠是也然
必其人本堂上人則可耳若堂下人忽據堂上羣思
擊之矣伊川之言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之意學者不
察泥焉爲咎嗟乎不揆事體之難易不悉人情之委
折不諳風土之殊尙不酌古今之異宜拘儒小生昂
首鼓舌詡詡焉競爲高論矣

今誰爲堂上人者今又孰不自以爲堂上人者無

續樸麗子

卷上

主

論予智自雄者各自以爲堂上人卽學問中分門
別戶互相撐拄又孰不自以爲堂上人者究之誰
爲堂上人誰非堂上人也耶夫人性之善原於於
穆公是公非古今爲昭自來有並行不悖之理卽
必有並行不悖之人而唐虞之朝歸美彌直友朋
之道不廢忠告不思補偏救弊而欲各徇所好可
乎由此推之其自以爲堂上人豈皆堂上人也耶
吁可哀也已

或問曰避嫌之事賢者不爲信乎答曰避之而害於正誼不必避避之而無害於正誼不必不避道在各隨其人之時地審處以求其事之合先儒論說無有定格

末數句是全書注意處不惟避嫌一事爲然

唐刑官徐有功用法平恕當時稱爲和風甘雨瑞日祥雲諒哉士大夫宵優容而失之寬勿操切而臨於忍一念之刻覈羣偷環之大則爲酷烈小則爲沈潰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冽寒重陰烏噤花謝氣象愁慘夫人世婆娑異體同情卽奈何不與黃童白叟林林總總者熙然共遊光天化日中顧乃嚼齒皺眉日近湯火厲人以自厲乎哉

有功值則天慘殺之日故寬爲宜今日大勢非嚴不治但不審所當嚴者之烏在與夫先乎嚴者之烏在則不可耳

或問有唐元武門之事於樸麗子不荅固問之乃言

曰此千古大變倡其謀者房元齡杜如晦斷之太宗半明半昧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太宗以問李靖李

世勣皆辭太宗重之靖世勣非能正於房杜也蓋器識不同不免有所顧慮爲身名計耳抑靖世勣皆在外明知其事不能已辭如是不辭亦如是自以辭爲高房杜天上人物近世宰輔冠冕其生平極爲謹慎小心乃出首力贊此事余聞之師曰足高一層眼高一層夫識不及房杜而違心曲附者賊也識不及房

續樸麗子

卷上

四

杜而拘墟橫議者妄也此事成於房元齡杜如晦則亦還問諸房元齡杜如晦而已矣

天下事有論其理則非揆其勢有無可如何者故伊尹佐湯放桀而不以爲過太公佐武伐紂而不以爲疑非明於天人之故者不及此識不及房杜四句有多少含蓄在惟設身處地思創業之艱難審建成之淫暴度生靈之安危較時勢之輕重則固有確然不疑者然終不得謂非憾事也後世立

太子不可不慎

宋昱知選事進士劉迺遺之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今主事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藉使周公孔子處此詞華不及徐庾利口不若喬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此有益世道之言當與李鏐上隋文帝書同觀

三代後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詩文取士舍是又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無良法要當於歲進後館之夏屋優之廩餼擇德業名世之儒董率之設爲科條精爲考課其才德成就者朝廷隨器差遣以觀其效成才既多復分以教天下四方其法明道上神宗書二曲四書反身錄所言皆可採取教育得則人才起人才衆則到治興此 聖君賢相之責也

夫人情與勢有所必不能已不必已者顧且介介焉屈心抑志後顧前瞻遷就因循強思已已未始非誼

士之美行達人之曠懷然而斷水仍流吹網不滿必至滅東生西能暫而不能久愛惡內攻得失外判必多悔誤煩惱大起其極也至於輾轉激搏百凡頽廢其失轉多君子知其然不若決機於早隨其分而利導之揆厥由來猶爲彼善於此

總爲矜持者效一忠告

或問唐肅宗靈武卽位議論紛紛子以爲何如樸麗子曰是非僕之所能知固請乃慨然太息作而言曰

續樸麗子

卷上

六

吁子來前吾今告子夫唐之天下汾陽再造假使元宗遠遁肅宗不立聲聞隔絕人心潰亂無所繫屬雖百汾陽亦何能爲肅宗因父老之請承元宗之命卽位靈武收拾人心號召諸路將士掃除凶逆恢復兩京遂遣使迎上皇上皇至咸陽備法駕迎於望賢宮當是時也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拊之而泣索黃袍自爲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

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上皇不肯居正殿肅宗自扶登殿尙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肅宗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鞋行數步上皇止之肅宗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出居興慶宮肅宗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之肅宗始流涕受命嗚呼此誠千古盛事其視

續樸麗子

卷上

七

社稷邱墟君父流離於荒陬何如哉而論者訾啓其事不已是議也大足助賊祿山喜聞之而唐之列祖列宗及海內臣庶之所蹙額而疾怒者也
太宗肅宗之事伊川先生皆以爲篡以其時建成兄也且爲太子馬嵬之役元宗雖有命而靈武卽位迫於羣臣之請未及俟策命之至也然而古今人情旣難概論時勢艱難非可拘執先生獨設身處地因時勢酌其輕重而不爲苛論是故得伊川

之說而萬古綱常之義立由先生之言而經生拘迂之見破皆非後世貪位竊國者所得而藉口者也

唐憲宗命諸將討吳元濟李光顏戰最力韓宏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遺光顏光顏大享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使者並女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

續樸麗子

卷上

六

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樸麗子曰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此女若留氣餒而人心不服軍威替矣光顏流涕坐者皆泣不審後之觀者亦何以唏噓哽咽也夫天機勃發嗜慾自捐不如此烏能戰勝於理欲之間氣吞鯨鯢哉文文山聲妓滿前一得勤王詔立揮使去古來賢豪都非無情輕重之間取捨斷斬惟有情而不溺於情斯所以皎皎與日月爭光耳嗜慾深則天機淺嗜慾淺者天機未必卽深亦存

乎其人耳觀於文山益信

庸流多嗜慾而易溺佛老絕嗜慾而已冷聖賢範嗜慾以入理豪傑耽嗜慾而善轉要其耽嗜慾也亦非猶乎人之耽嗜慾也

唐文宗親策制舉人時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威權出人主上人莫敢言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歎服而不敢取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物論豈然稱屈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時裴度韋處厚二公爲政論者曰

續樸麗子

卷上

九

優容切直賢者亦難之余謂勢不足以制閹寺而以虛言挑釁不如其已也老成深慮未易窺測

論事易任事難讀此段而知天下事非可以悻悻爲也老成謀國含垢納汙遺惠無窮

夫遇失意之事至於末可如何斯亦人生之大不幸矣然知其末可如何而安之與其末可如何而別求一途焉以安之乃人事之自得亦天道之可通困而亨險而出未爲不幸也若斤斤焉力與之角必至

轉相激搏治絲益棼則真不幸矣余聞之莊生云知其末可如何而安之若命此達人之言也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出見季孫此達人之行也尺蠖之屈所以求伸屈於此或伸於彼輕於前或軒於後得失在己成敗由人是爲立命之學

世之盛也勢隨理轉世之衰也理隨勢轉是皆無可如何者也不知審勢而欲伸理於勢之上事鮮有不敗者夫惟達人知理不能與勢爭而屈以爲

續樸麗子

卷上

十

伸如狄梁公之於武后李東陽之於劉瑾王文成之於江彬之類皆能含垢納汙使國家轉危爲安易禍爲福彼執理任氣者縱能取一時之名其如天下國家何此義惟大易闡之最精欲有用於世者避垢夫諸卦不可不急講也

李愬既克蔡州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愬具囊韃出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知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

之尊度乃受之此聖賢心腸宰相作用雪夜擒吳元濟良將所能也此非良將所能也觀平朱泚露布及勅此舉西平父子光昭萬古矣

恕用李佑克蔡州觀其委曲保全於羣疑衆謗之交識力作畧已高人數倍及膚功克奏復抑抑然以尊卑之禮示頑悖非本源洞徹不以功名動念者何以能此哉

或問曰周禮設司夢之官豈漫然與僕每夢升必有續樸麗子

卷上

三

得意之舉夢墜必有失意之行適夢墜懼甚子將何以教我日子之所謂得失者何也曰心與理合之謂得心與理違之謂失余起拍其肩曰不亦善乎吾何以教子信如子言將子之所謂失意者庶幾其寡矣吾聞之其要無咎懼以終始

準理以驗得失本懼以爲始終今之占夢者有一能如是者乎

或曰古來功名之士亦未有不洗心慎防檢者若塵

垢渣滓便如子產所謂滋心不爽迷亂百度豈能復

有所濟耶齊桓公賜管仲酒不飲公問故對曰臣聞

酒入舌出舌出語失語失身棄臣以爲與其棄身不

如棄酒元太子真金置酒餞大將軍伯顏因請教伯

顏指手中酒曰可戒者惟此與女色耳此皆能向肯

縻處著力也樸麗子曰子之言誠善矣抑以管仲伯

顏爲功名之士豈以別於道德乎曰然曰功名非道

德不立道德非功名不著二之則非是何事區分曰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其性情隱微處畢竟不同曰但有精粗耳煮石焉能成飯且無微非顯顯爲微微觀人於顯而微在其中矣子張皇幽渺乃益膚浮吾不能從子格格作三代後人語

五伯假之所假亦仁義也非是其何能伯顯微一

源二之則談性命而略事功學術治術皆失之矣

苑陵劉母於余爲中表尊屬夫卒食貧教子閭中則

之元且戒宗婦食一富者託故辭及富者答請輒行

當時或有
微嫌不宜
校者故以
一往弭其
隙

或止之母悽然曰勿止我我復不去自此往來遂絕
矣我不忍也相見怡然如常時母熊文端公會孫女
仁不輕絕况宗族乎婦人具此見識想其胸中定
有乾坤在

杜淹如晦從父王世充僭號親近用事譖殺如晦親
兄並囚其弟楚客楚客瀕至餓死世充平淹當誅楚
客請救如晦不許泣曰叔父殘兄今兄又棄叔一門
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於高祖得釋嗚呼楚客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可謂能爲人所難爲矣至親骨肉之間但求自盡而
無所責望厚人即自厚也孟子言德慧楚客可謂有
德慧矣豈亦得諸疾疾者深與
兄者己之手足也叔父者親之手足也豈恩仇報
復之說所得與於其間哉然使楚客稍有一點形
骸之間鮮不聽如晦所爲觀其泣請數語是從操
心慮患後浮氣磨盡光光留得性體始能如斯故
以爲得諸疾疾者深後世有不幸遇骨肉之變者

準此

樸麗子曰唐太宗時封德彝謂三代之後日漸澆漓
故秦任法術漢雜霸道魏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
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
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桀紂無道湯武征之皆及
身太平若人漸澆漓不復返樸今當爲鬼爲魅尙安
得而化哉斯言也真有裨治道之言也夫萬物之性
人爲貴人知其貴於物則有以自重而不肯爲非爲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政者欲風化之行在先去其薄人之心以君子待人
人以君子應之以小人待人人以小人應之烏有日
漸澆漓如封德彝所云哉魏公面折廷諍此尤理亂
大關貞觀之治所由爲千載一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以蕭瑀言欲復封建衛公李靖著
論駁之其畧曰臣聞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
上穹飛名帝錄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之盛衰有關
人事周宗卜世三十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強而

文武之器猶在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偃蹇之甚
封建爲之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欲以百王之季行
三代之法五服之內盡封諸侯鑿船求劍未見其可
且數傳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疆場彼
此干戈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鬻峭陵之師隻輪不
返斯蓋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至如滅國弑君亂
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甯歲縱使西漢哀平之
際東漢桓靈之時下吏滯暴必不至此陛下獨照宸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今者亦多矣而封建井田其尤大者也封建之不可
復李衛公已昌言之未聞力明夫井田之不可復者
予欲畧舒管見而筆不足以達之又事體極重難於
措議且復已已比見馬貴與田賦考辭甚明悉雖聖
人復起莫能易也其言曰古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
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其間又各有公卿大夫采邑祿地各私其土
子其民子孫世守之其土地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
之如其家不煩考核自無奸僞故其時天子之田悉
屬於官民受田於官食力而輸其賦仰事俯畜一視
同仁無甚貧甚富此三代之制也秦以海內自私一
人獨運於上吏役驟如傳舍情僞難以周知也守宰
之遷除其歲月有限土地之受還其奸弊無窮故秦
漢以來官不復授田遂爲庶民之私有亦其勢然也
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
制然不久其制遂隳者以不封建則井田不可復行

故也三代以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指田產以與百姓矣承襲既久反古爲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招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不復問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續樸麗子 卷上 三

賢過也病在是

治體一往有深情 封建井田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端然執之以行於後世未有不亂天下者自諸人昌言之先生復表而出之而後經生拘迂之見可破矣此天下後世賴以太平者也所關豈淺鮮哉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某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以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樸麗子曰至矣哉仁而能反則不弱矣辨而能訥則不支矣勇而能怯則不散矣莊而能同則不乖矣此四子所欲學於夫子者也抑凡有所立於世者其誰能外此乎哉 道本中庸有所偏長長在是短卽在是挾此以行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於世則所得不償所失故欲變化氣質不可以不學

道與天地爲昭秦先暴戾石氏俗美大業之間河汾成小洙泗而或者謂道喪千載如江河日下此言嘷嘷久矣不但誣道並且誣天天不變道不變人安得盡變然或謂道歸一人以傳如近世諸所論列豈不謂然要亦不必如此說道不孤寄於一人亦非一人之所能盡散於天地萬物渾淪布濩隨處皆是但有

續樸麗子

卷上

无

隆汗無有增減

此之謂知道學問經濟都含裏許

樸麗子侍坐於鄉之杖者杖者曰老夫有兩諺語子欲聞之乎作而曰敬受教杖者曰蛇穿孔蛇知道曰善哉物各有知越其知以爲知知各有涯出乎涯以爲知皆取困之道也敢請其二杖者曰一人只管一人曰善哉理有所不得而喻情有所不得而通勢有所不得而禁雖父之於子且然况其他乎抑又聞之

懲忿如推山望慾如填壑古之學者終身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正恐一人管一人不下耳一人且恐不能管一人長者又以爲何如

論其理雖知遍天下之知仍是穿孔之知致知本於良知也雖管遍天下之人仍是只管一人親民無非明德也杖者專爲貪不知止者發可謂洗刷殆盡先生復就只管一人上推進一層更覺意味無窮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樸麗子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王者大統傳授非易烏桓軌周之勳臣然其持武帝鬚之語不太造次乎後卒以此見殺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與獨是武帝賢君也明知太子之不克負荷與齊王之賢乃舍憲而立贊何耶余聞之師曰立嗣以賢不以嫡古之聖人尙有擇賢於異姓而讓之况子弟乎武帝一念偏私神鑒以昏祚以不延哀哉突厥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處羅侯沙鉢略死雍虞閭遣使

迎之處羅侯力辭雍虞間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屈於卑幼乎且父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以雍虞間爲葉護葉護者突厥大臣之官也當周隋之時突厥最爲強盛中國畏之彼固大有人歟嗚呼自魏晉以來骨肉相殘遞爲戎首觀突厥父子叔姪間能不作天際真人想

繼嗣以安天下不宜有常格昔帝乙欲立微子太史執簡而爭遂兆商辛之亡唐高祖不早立世民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明太祖不早立燕王而兄弟叔姪之變亟皆拘墟之見誤之也然立子以長古來既有成法違之又易生亂看來莫非命也

繼嗣無常格堯舜所以遞讓然堯舜不再三代時不惟不敢言讓並不敢言擇賢者爲慮至深遠也觀史策亂亡之禍多起於爭立立長所以息爭也然亦無定局惟治平之世則論長金革之世則論功教太子之官必慎必備數語似不可易唐高祖

明太祖皆當開國之始草創甫定非得英明之主不克鎮撫天生太宗成祖爲唐明生也而違之所致亂其他治世立長似未可厚非但亦難執一耳嗚呼難哉

郭汾陽一身繫天下安危三十年寇來則倚之寇退則疏之有詔卽罷聞命卽往卒無幾微怨意大人所由與缺缺者異與或曰大臣與國同休戚君臣大倫本乎天性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汾陽固應如何缺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望之有余謂應如是卽如是非汾陽其誰能之不如此不足以見汾陽之極忠

汾陽之功業器量人共稱之而其所以然之故人未必知也夫應如是卽如是言之似易然古今來舍知命達天素位而行之聖賢卒未聞能如是者何也克己有未盡耳克己者聖學也忠節原於聖學豈易能哉豈易能哉

春秋大改過人至於涕泣謝罪宜無不可釋矣然亦

有必不可釋者若夏太師言之於嚴嵩是也方言之再相也斥逐嵩黨嵩不能救子世蕃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父子長跪榻下泣謝嗚呼其謝也非真有所悔也迫於勢之無可如何姑用此以綴我而欲他日之寢處我也使言能察其奸發其罪狀於朝是時嵩失帝意而言倚任方專事必有濟何至八十老人授首西市哉吾故曰言之死不死於河套交構之時而死於牖下長泣之日卒至屠忠良禍生民且二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十年國脉用以凋喪誰貽之厲與大臣貴能生人又責能殺人小人之罪不可以泣謝免而後國法伸亂源塞

謂君子不爲己甚則仲尼不應誅少正卯矣此其間有辨奸之真識焉無其識則刻者非寬者尤非如夏太師之於嚴嵩初亦何嘗非不爲己甚者哉朱滔叛三號其軍無應者潛殺數十人軍中堅執以爲不可滔乃大誅麾下二百人衆懼率而南由此觀

之人之爲不善也不甚難哉徐廷光爲李懷光固守長春宮城北平王馬燧挺身至城下喻以大義廷光感泣請降三軍皆流涕燧以數騎入城其衆大呼吾等更爲王人矣嗚呼誰非王人者逼於凶威至欲爲王人不可得吾等更爲王人矣此語喜極痛極惻惻惻至今如聞其聲余讀史至此三復扼腕不禁涕泗之橫流也卽此見天理之常存人心之不死

後世官逼民亂者不可勝數不以聖賢之事律已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而以聖賢之事責民夫人性不可拂也衆怒不可犯也躬始亂之道行病治病欲以己亂難矣哉元末羣雄蜂起海內鼎沸非以朝廷素無紀綱上下之分不嚴而人各挾凌競難馴之氣哉太祖仗劍芟除天下數年底定大哉聖人之德舉一世而震盪整肅之不如是烏足以撥亂反正開太平之治哉大理卿李仕魯因言不用遽於帝前曰還陛下笏願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捧搏之立死

仕魯鄒陽人帝聞其賢徵至闕授以官何始者用意之誠而卒相暴棄也憑氣而不衷諸理天威咫尺任已以逞豈帝之過哉然而廷杖詔獄之刑自是赫然而起矣

嘗讀明史竊嘆孟子所謂視臣如草芥者爲不誣也及觀此段而又知其所由來彼爲人臣而憑氣以逞者縱不爲身計甯不爲人主作備慮哉

魏中尉甄琛乞弛鹽禁尙書總尙書戀奏曰琛之所

續撰麗子

卷上

三

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善治民者必汗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今鹽池之禁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大官膳饈後宮服玩也然自鹽禁以來有司多慢出納或不如法此乃用之無法非作者之失法久而弊去其弊可矣請如舊式樸麗子曰尙書所奏練達之言也浮薄新進及書生貴游競言建豎喜紛更皆國之蠹甄琛異是唐以後多以鹽禁致亂琛豈有見於此與然爾時南北構兵

軍興實繁宜武揮費不資不禁其源而欲塞其流二尙書所謂行之則事闕者也夫爲政不尙美言高論望屠門而大嚼何如粗糲之充虛也揆時濟務在彼不在此

汗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數語非有經濟人道不出所謂深人無淺語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騶甥聘甥養甥請殺之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是人也不

續撰麗子

卷上

三

早圖後將噬臍魏立蕭管爲皇帝取其雍州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管也初魏師未還管將尹德毅諫之曰江南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人盡仇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收江南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辨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屠刻之間

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
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管曰卿策非不善然魏人待我
厚若爲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
乃恨不用德毅之言樸麗子曰三甥德毅所陳皆非
人情若用三甥言其亡更速不足論德毅實握勝算
當必有濟然此乃聰明神武之事管豈能之乎或曰
管終不失爲長者曰忘君父之仇恥棄祖宗之舊業
而博一長者之名乎抑先儒放蝎文云殺之則害仁
續樸麗子 卷上 壬

放之則害義此義亦當善會夫仁主於愛義主於斷
當愛而愛仁之至卽義之盡當斷而斷義之盡卽仁
之至但須權其輕重不相妨也
仁義無二理得則兩得失則兩失至成敗之機尤
當於時勢上辨之三甥言不惟悖理並不諳時
圍師必缺窮寇勿追將道亦相道劉謝二公之於八
黨何操之亟也武宗年少氣盛方倚諸奄作活以顧
命元臣並力剪除一二訓飭其餘庶幾有濟卽不然

當時帝嘗命司禮王岳等詣閣議欲安置瑾等南京
是不且宜奉君之命而徐圖之乎必欲遂誅之至於
推案大哭不已甚乎迨至八人環帝而泣帝大怒命
岳下詔獄而以瑾掌司禮監二公踉蹌去國天下事
遂大變自古人臣盡忠國家激烈太過無益而又甚
焉者比比然矣若非西涯 李東陽 委蛇其間少事補
救其害尙堪問耶二公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於進退
之義得矣而返諸先帝 孝宗 臨崩執手之情毋亦有
續樸麗子 卷上 壬

所未盡而惘然於懷也乎包無魚起囚至哉易也垂
戒無窮矣
此段與上夏太師段若相反要當從時勢上識取
故道無定體事無常格有識爲難
樸麗子曰余自授經之始翹然時有遠思徑途殊別
迄於今三十有餘年矣家愈貧途愈塞五陵裘馬四
面爭來薄人至使章句腐儒亦揶揄相笑臘底積雪
度歲缺如幾同袁安之餓何來陶潛之酒噫民生各

有所樂余常此其安窮乎顧影自憐願悔學術之太拙矣偶散步鄰家見歸熙甫稿首列論文三篇閱之神爲一動大概先本根後枝葉拳拳以通經學古陶成人才爲事而不急急於當世之榮名其言皆爲我意中之所欲出反覆誦維輒復栩栩有自多意乃知拙者非獨於余古亦有然然則余又何悔

讀此益信生於憂患之不誤也然至此亦復大難爲情若非豪傑之士亦烏能經百折而不回者乎

續樸麗子

卷上

三

明太祖既定天下晚年多猜忌功臣罕有全者徐中山尙不能無疑况他人乎開平暴薨於柳河川蓋其幸與有事時爲軍之冠無事時卽罪之魁十萬衆橫行天下帝豈少假之哉帝好讀黃石公三畧嘗爲儒臣口講其義其經制天下大概祖此而誅鋤功臣亦本此下畧云豪傑低首國乃可久

末二句以理勢度之豈曰不然然宋祖杯酒釋兵權傳爲美談果欲全之豈無善處之道而必誅鋤

之爲快也耶

所謂國君死社稷者計無復之國君死社稷非據有可爲之勢舉祖宗之業而以一死坐棄之也夫宋澶淵之警當時有請南遷者是爲亂道何也國家當全盛之時而金陵無守備之固也明之南京爲本根地土馬糧儲畧與京師等而自成一以百戰梟雄長驅搗燕勢之不支亦已明矣假使是時率衆疾趨南京扼河以守練兵積穀俟人心固士氣振然後力圖恢復卽

續樸麗子

卷上

四

不然亦不失爲晉東遷宋南渡然此亦時勢窮迫不得已之謀當賊初陷山西都御史李邦華請帝詔太子監國南都而已固守如永樂時故事是策之最得者顧狂於國君死社稷一言置不用卒使宗社爲墟九廟之鬼呼號而出悲夫

國君死社稷一言非聖賢之格言乎泥而不達其宜爲害益甚故學不明理而高言法古此不如無書之所由致慨也

崇禎間大學士錢士升上負屨四箴帝心銜之而勉
爲優詔以答未幾有請括江南富民者士升力諫其
不可語甚聳切帝答曰前者負屨箴已足得名何必
汲汲如此嗚呼是何言也以諧笑尖薄濟其剛愎人
臣復何所措其忠愛之心乎一言喪邦此足當之矣
皆諸臣悞朕非莊烈臨崩時語乎由此段觀之固
不得專歸咎於臣下也

樸麗子驅車古胙祝問小憩鄉塾塾師儀狀修偉目

續樸麗子

卷上

望

炯口敦鬚髮皓白面色紅如渥丹異之架上經史諸
子百家皆備偶抽問其義辨且晰几上一冊其所爲
詩文也書亦工文蓋學昌黎詩學太白書則右軍參
以顏魯公不勝驚喜作而問曰僕閱人多矣無如先
生者相去僅四百里何以都不聞知微笑曰僻處荒
村與人言不及詩書詩文脫稿卽藏破篋中有索書
者隨手畀之不自珍惜知書者何人平生與人同趣
略無矜飾脫有小善而人亦莫之見也卽有不善而

人亦莫之不見也區區名且不出委巷况四百里外
或樸麗子肅揖而出行旣遠回視林木翳然不禁感
慨太息曰彼何人與彼何人與

處承平之世閭里冥然旣無奇人奇士與相往來
又位非通顯無緣與當途相接足不出於鄉里名
不列於縉紳雖有賢達之士無怪埋沒一生

或曰曲逆傳國至曾孫而絕論者謂其多陰謀留侯
非平比嗣亦不延何也沛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留
侯請因其懈擊之鴻溝旣畫項羽東歸留侯請追而
滅之其以此與樸麗子曰不然二事漢業所由成四
百年治平之基不足以償數萬凶殘之命乎

二事要當觀其連和東歸之意由來何如如謂信
不足守則人宜趨於詐如謂盟不可背則孔子固
嘗背蒲盟矣

蓋嘗論之漢祖之於秦項非如鄰封之可以講信
修睦也論當時則勢不兩立論後來則秦項滅而

續樸麗子

卷上

望

治平之基可興秦項存而生靈之禍無已且其連和而東歸也豈真息兵罷戰不欲苦天下父老哉不過力窮勢迫欲暫緩兵以爲後圖耳當時若執硜硜之小信坐失機宜貽將來無窮之患此之謂不知此之謂不仁留侯固籌之熟矣故識時務者爲俊傑彼迂儒烏足以知之

韓文公從裴晉公討吳元濟請精兵千人間道擒賊是時賊負固而頑王師已老蓋一奇也未發李愬自

續樸麗子

卷上

聖

文城入得元濟後謂晉公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公從之承宗割德棣二州以獻此又一奇也是二事用奇握機各極勝算足以見公特畧嗚呼真儒必有實用諒哉

文公有將畧非先生表出之公不且爲腐儒哉

唐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干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並力攻之城破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答曰興唐之忠臣

言若見聽李郭皆無用矣惜哉

固無降理今數刻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燕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樸麗子曰張興當死生呼吸之際論議侃侃一毫不亂可謂大丈夫士大夫讀聖賢書平居談精說妙一旦臨小利害感感柴捆胸中恍

續樸麗子

卷上

聖

惚莫知所措見張將軍能不羞死

觀張興之說思明動以義中以欲因人立言不爲迂論充足操轉危爲安之券第是時安史之交方固視天下如在掌握卒然聆此必無轉圜之理然思明之欲得張興爲己切矣使興肯爲姜伯約之所爲隱忍曲從俟意氣旣洽然後乘勢以前所云云委曲開導於密勿之地或可冀其聽從如是則再造唐室李郭亦歸無用豈不千載一時哉然而

忠臣之義有死無二權謀求濟有似偷生與臨危
不亂義無旋踵誠一時人傑也哉

張夫人代夫疏向竊以爲忠愍自作亦東坡所謂歸
命投誠控告君父之意蓋夫人素不聞能文卽能文
亦安能如此非公自爲而何顧此文較公生平作爲
勝竊又以爲椒山先生獄中三年造詣精進文亦如
之今乃知非出公手王鳳洲作也言爲心聲著於簡
畢之謂文在天曰天文在人曰人文其道甚重非漫

續樸麗子

卷上

聖

然也文到成家數後如精金美玉極易辨取

此文卽爲忠愍自作亦復何嫌然而忠愍必不肯
爲斯言也今讀其文悽悽切切吞吐回護哀音動
人固已至所謂誤聞市井之談尙狂書生之習等
句皆從何處得來先生以爲精金美玉知言哉
樸麗子曰善哉孫文正之論挺擊也曰事關東宮不
可不問事涉貴妃不可深問龐寵劉成而下不可不
問龐寵劉成而上不可深問曉人不當如是耶而當

曰者已見
也與天對

時方以深言爲忠爲能言人所難言倘亦所謂果敢
而窒者與夫明之璫禍極於忠賢然使士大夫能如
葉福清孫高陽適不至此學之不可不講也不學則
六言之蔽可勝道哉王文成觀政工部時上邊務八
事言極剴切晚年以爲浮意氣嗚呼如此矯矯風節
如何謂之浮意氣浮意氣烏足與於功名之會乎以
此爲浮意氣其所謂不浮意氣者又何如耶則亦烏
可不深長而審思之也乎哉

續樸麗子

卷上

聖

聖學貴克己凡執理任氣好名之弊皆己也克之
未盡不免爲浮意氣所使事未有能濟者矯浮之
弊莫如沉沉機應變高下在心因應協宜非克己
之盡而能然乎哉

學非真知致焉而日勞真知則知至善之所在道合
內外時措之而成宜矣故大學以知止爲先斯孔子
所以師表萬世也余竊見古來賢豪之士奮志前修
矻矻不遑期爲世用一旦致身通顯攬轡擊揖慷慨

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概幸而功建名立焜耀人間揆之於道或未能悉合其左支右絀雖拮据艱難卒無裨於天下國家而踉蹌末路至於進退無據者比比也此其失不在致而在知之未真也是知也有得諸天者焉謂之生知生知不待學問講論其餘莫不由學問講論而入是以古之學者必有師師所以傳道解惑也夫自古無授受淵源而能真知者幾人哉師爲天下善周子於通書三致意焉而陸象山教人先

續樸麗子

卷上

罍

定宗仰宗仰或在古或在今統名曰師得師然後真知可幾也何其重歟何其重歟

師得其人則所知所學自能超出乎塵表而後真知可幾以之處世而咸宜

夫德曰明德所以燭萬事而特措咸宜者也自氣拘物蔽而明者昏不得不有借於格致之功然致知而不得所宗或至泥于成說則聞見積實爲道障而愈致愈焚矣故知辨真僞非襲飾之謂但

執滯而不通時務卽非率性之真卽僞也誤己誤人誤國家率必由此

學道須得聰明子聰明子益不可不學道聰明而不學道盡其材質而爲之羅剎鬼國未足喻其失之遠瞎馬深池未足喻其危之甚也聰明反被聰明悞豈不可惜

聰明不學道反不如不聰明之爲愈然道亦未易言學也

續樸麗子

卷上

罍

金將某怒宋使臣洪皓脅之曰吾力海水可使之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樸麗子與一老友閱此笑謂之曰兄能之友以爲戲侮怒徐謝之曰兄勿怪每見吾兄於愚者而強欲使之智於不肖者而強欲使之賢非使天地相拍而何

祇一強字便是吹網欲滿祇自耗竭處可使由不可使知不可與言而言失言聖人縱婆心何嘗有一毫強爲也哉

此段宜詳
考先生詞
八而總之

道光己丑秋八月朔壬戌之夜樸麗子寢不成寐輒
轉床席億甚無所聊賴披衣起回旋房中忽覺胸中
汨汨有所省發乃掉臂揉目熇火而書之曰語貴真
切透快然亦不可不審天下有拘人焉真切透快轉
足觸其剛愎之氣又愧可生而不可使也勵可生而
不可強也又諺云猫狗識温存是言醴醴有餘味又
施惠勿念於人猶然況至親骨肉乎又程子云於事
上接下多有未盡處明道猶如此况其他乎思之思

續樸麗子 卷上

吳

之自責不暇何暇責人執筆到此意甚開洒然樂也
飄飄然有凌雲御風之致因喟然而歎曰一我也一
時也心有開塞則境分仙凡大抵非思不為功慎思
哉時鷄尚未鳴也荆妻亦起屬令煮酒連飲數杯振
袂而起揚聲高歌曰瀟瀟風雨夜深時自惜自憐還
自怡又到困心衡慮處得來兩字是思思
樸麗子偶得醇釀獨酌花下念無以佐酒者抽取架
上書見史通云左傳敘事談恩惠煦如春日記嚴切

此語然非
身出是從
戲子上再
三戲過來
的

溼若秋霜敘興邦滋味無窮陳亡國淒然可憫連飲
三盃見殷瑤云文有神來情來氣來曰知言哉以神
通神以情聯情以氣鼓氣千秋可結契焉連飲三盃
見李穆堂與方靈皋 苞 論所評韓文書歷斥之不少
徇飲一盃又見其與所評柳文書歷斥之不少徇余
嘗讀穆堂書數遊豫漳悉其為人蓋既博反約躬行
而有得者名下士浮氣滿胸那得不一磕粉碎連飲
三盃又見其與所評歐文書據云三宰二字不典按

續樸麗子 卷上

辛

齊語工立三族臣立三宰斥為不典誤矣飲一盃至
隴岡阡表云矧求而有得六句據云此良士恒情耳
沾沾自喜則淺之乎為丈夫矣按崇公 修父 此言矜
炫於人謂之沾沾自喜可也本私語於家而妻 修母
述其夫子 修 稱其父謂之憊丈夫可乎求其生而不
得以下一句一意曲盡聖人用刑哀矜之至意所謂
驚心動魄一字一金奮筆刪之可謂不慎非所望於
賢者也連飲三盃至末云要之此等文章非後人所

得增損一字霹靂一聲足使心膽墮地余不覺大笑
絕倒連飲之不復計數遂大醉仰見明月口喃喃含糊
而歌曰醉了醉了手握殘書玉柱倒瞪目直視青天
表恁不見丹桂把香飄恁不見白兔把藥搗見只見
玉鏡銅鈿金波口邊邊吞入胷中卻在那雲夢裏邊
照照得俺腹似雪肝似霜心腸兒猶如白日曠五蘊
四大並空妙睜眼細瞧開口大笑手中書也不知早
向何處拋若問及個中情由都不曉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借飲酒將古書細細評定閒中寄意字字都歸平
尤是從五蘊四大空妙中來卽此己具有經濟手
段結尾一歌直將一生牢騷萬世隱憂和盤托出
水滸傳於諸人莫不窮極情態字字寫生可云冥冥
獨造然作者子孫三世啞啞何與由此推之左邱盲
太史腐是皆天道夫得於此必失於彼乘於上則除
於下大美之中有大惡焉語云達人知命知命者知
命之本乎天而安之也

先生富著述自成一而學繼夏峯道源洙泗所
以闡至道之精蘊標率性之的傳者較夏峯言之
益直於學術所關最大而卒困於遇是亦命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何其鄭重而丹書之陳亦
在武王齋戒之後蓋凡自古知言之士未有輕出其
言者也美言蹲脊等於糞土執途人而聒之以乾坤
之奧欲其不玩易而弁髦視之也得乎張乖匡謂寇
萊公曰霍光傳當讀渾厚有餘味寇公請教猶不直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言道破如此人稱張公是絕世聰明漢聰明漢那弗
爾爾
聰明固已然非熟於閱歷亦烏能深沈蘊藉乃爾
哉

冉有聚斂阿附權門凡今所傳漢唐以來名臣不爲
也問一得三仲尼豈賢於子何其閻塞而宰我短喪
食稻衣錦更爲有傷名教夫子所痛斥夫陳蔡諸賢
考以四科今稱十哲矣卽以漢一代言之若江都康

成之德行鄮侯長沙之政事在聖門亦居高第至於
言語文學益哀然不乏人矣學者眼界須放開撒去
胸中一應藩籬

四科十哲萃於一門江都長沙散在一世卽以春
秋言之如遠僑嬰胙輩德行政事正未可以一二
數固非杏壇一席所能盡也而必謂一列聖門後
來卽不許居上想亦不然 夏峯先生有言學問
之道非有通天徹地之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哉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可知眼界不空拘拘目前安識宇宙之大卽他日
之成就可知矣

樸麗子曰嗚呼宋至南渡箕尾歸天朱仙班師而後
可謂日月無光乾坤淩痺者矣強敵方狼吞虎噬而
卿相以武人爲誚渡嶺竄海朝不計夕而君臣朝野
間爭以虛文相誑自古批政弱國未有如季宋之甚
者斯真小朝廷哉然而末路得一文文山收場何其
壯也凌空起步拔地倚天

宋南渡後有三人曰宗澤曰岳飛曰文天祥謂之
三忠臣可謂之三真儒亦可蓋未有真儒而不急
時務者也

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是言也始聞之不勝驚
愕振觸不得於心道學安得有假假須不是僞只不
免有粧點做作王泰州所謂飾情抗節矯諸外者是
大儒不儒學不明於率性之道飾情抗節自命爲
儒卽非真儒子曰無爲小人儒曰今之學者爲人
小人須不是徇欲之人爲人須不是欺世盜名之
說也

唐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緯武經文並臻絕特而
貞觀之治實爲千載一時才德勲業名位皆造物者
之所靳太宗何其美備也斯蓋極人世遭際之隆者
矣然而建成之爲兄也元吉之爲弟也承乾之爲子
也亦自古罕有一人也何其所遭之大相逕庭歟然
不如此何以見天道若能看徹時只是平常以義處

之那弗豁然或曰若非大美亦不界以大惡何則非
太宗有不死於建成者乎天之生之也何居夫天下
之亂久矣天生太宗所以成貞觀之治也房杜尉遲
並爲帝簡

天地生才有應一家之運而生者有應古今之運
而生者卽如太宗高祖何德而堪此子亦天欲啟
貞觀之治耳旣治矣天地之力竭太宗之事了必
欲再得賢子弟恐天地之菁華不繼而有唐亦無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此福祚矣天豈區區爲一人計哉然持此意以讀
是書又不禁爲作是書者掩卷而吞聲也

曹操司馬懿高歡宇文泰並挾震主之威懷自危之
心握固權勢不敢稍釋雖終身北面迹同跋扈嗚呼
非甚盛德烏能當此而無慚也乎古人云願相公無
權有以哉至於劉裕則游行綽綽朝廷方感德慕義
之不暇乃及身篡竊而後快視曹馬輩猶在天上子
孫自相屠戮殆盡元凶邵尤爲開闢未有天之報施

彭彭哉

盛滿難居成功者退雖古聖人不免存形迹之見
權勢之難居也如是三代後如諸葛亮郭子儀之
主不疑人不忌亦以其盛德所致豈曹馬輩所敢
望然跡同跋扈而及身篡弒猶有所顧忌而不爲
也若劉裕而下尙何說之辭運會遷流不極不止
夫固有莫可如何者矣

新安呂某與郊縣劉太史有親誼求爲其父作傳辭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強之曰衰老須藥力助之乃可呂饋遼參一兩友人
尤之曰是以貨利市也太史曰彼擁厚貲屬我以乃
父重事而畧無所致意於我何爲也哉曰不太多乎
曰彼擁厚貲屬我以乃父重事而有所儉嗇於我
又何爲也哉且吾與若素交好所以斤斤者爲義非
爲利也樸麗子曰劉先生名德碩望其所持當不錯
然薄俗重利遺義少有需索動致紛紜盡已而畧無
所責望於人不亦可乎諺云世上若得人情好賒得

去物不取錢推此以往何所不宜哉何所不宜哉

財之自我用者必慎諸己而罔敢揮霍財之自我
得者一聽諸人而無所責望是意也雖不能至然
心竊慄之矣

陽明待江彬畧無所阿見其正包容之未嘗顯與之
角見其大與彬大闕徑就上座見其精或曰徑就正
位非顯與之角乎樸麗子曰將士耳目屬於一人彬
方包藏禍心若一據正位則威權盡歸之矣其不讓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也蓋勢所不得不然非動於意氣而悻悻為無益之
差池也其所為者大也

宜顯宜晦或屈或伸此處具見真儒作畧非曲儒
俗士所能知也

傳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胷而欲出其妻聽母言而止
此蓋周之末季或秦漢間曲儒附會之言也曲儒以
矯情苟難為道往往將聖賢粧點成怪物嗚呼若此
類者豈可勝道哉

袒胷小失也出妻大變也矯情者害理大賢不為
鞏縣學署東臨巨浸種蓮其中特築小亭開窻對之
及花將開輒為人折去余既揭帖窻外聽人採取復
出截句於亭有云可見人家亦愛蓮亡何小廝以童
子折花偶喝止之其家大咤余微聞之閉其窻曰吾
不以目害心

樂與人同心貴善養

有明宏治十八年間論者稱其百度俱舉觀先端肅

續樸麗子

卷上

五

公奏議畧知其所由來公遭逢明聖言聽諫行其經
理庶務真欲盛水不漏及武宗嗣位歸休農桑堂中
年已八十矣日與朋舊飲酒賦詩精爽不衰似五六
十歲人一日閱朝報見逆璫瑾亂政氣結胸臆而卒
嗚呼還念生平成之何其難今敗之何其易安得不
氣結胸臆耶

成之甚難敗之則易雖曰人事豈非天哉然八十
歲老臣回念拮据君國條付逝水回天無力砥柱

何人氣結而卒亦可悲夫

昔在封邱同學張晴皋索書兩爲書皆不喜又言之
余曰拙書都不中兄意未審兄之所以見屬者何耶
晴皋曰如垂香樓詩稿中某書卽佳耳愕然答曰是
余沈醉後書也若是字若不是字若是我書若不是
我書是書殆不可得

是偶然之化筆也卽再遇沈醉後恐亦不可得

貧自好惟貧擡舉人是言是也然終不若富之教之
續樸麗子 卷上 堯

及有恆產恆心爲萬世不易之論先儒所言蓋爲學
者立一矯強法使志節之士步步做逆挽工夫耳豈
可以盡概之人人若盡如此便是富不如貧之說揆
諸洪範嚮威之用亦殊不合先儒誘掖婆心欲堅人
骨力往往立論矯枉過正聞者驚怖河漢或繼之以
挪揄與所謂下士聞道大笑者又自不同故畧爲分
晰之

豫章省游先生每自誦云除死無大害到乞再無貧

一人作而言曰語爲吉祥茲厚福先生奚爲時出爾
許語先生曰福不福在天吾欲服此二語作一碗定
心湯耳夫從來難堪之挫摧莫如岳忠武子忠肅而
二公皆以一笑付之如此而不動心此真千古定心
湯也每見人臨小拂逆輒感感柴捆胸中忘魂喪魄
何其蔽蔽古詩云隨時愛光景其孤負好光景也不
既多乎

只是所見者小故有排遣不去處然非可強也若

續樸麗子 卷上

卒

強爲曠懷亦何足貴

信如賒物不取錢語則人情當無不美雖奸狡之夫
無自起波可並游於滄古之世若無懷葛天者也然
財物謂之泉貨取其流通相準爲人世之用如此好
人情今豈可一日行乎哉是故士君子於辭受取與
間操縱高下自有權衡非貪人所可預亦非俗儒所
能知

此便是真實學問

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獻魚受而懸於庭又進出所懸以杜之魏時苗爲壽春令之官乘牛車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犢是淮南所生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當隨母不聽由此名滿天下或曰懸魚或性所不嗜抑與意違儲之用拒來者未爲大失留犢則真怪矣彼其意不過以此力取異於人人耳史稱由此名滿天下將無世間噉名客固不可不如是乎樸麗子曰世俗尙新奇而棄平易不如是烏足名滿天下乎

續樸麗子

卷上

空

情不可矯矯情多由於好名卽非好名已非中節之和行卽不能無弊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觀孔子之言知所見者大可以爲法矣

劉瑾必欲殺劉忠宣都御史屠公執律謂瑾曰查律劉尙書無死法瑾怒曰卽不死得毋戍耶譴戍甘肅未幾赦還赤水之言正而裁嚴而不激妙在聞瑾語隨之而不與之爭斯忠宣所以生也任事易濟事難濟事必賴曉人此事張胡不能及李范亦不能及也屠公可謂曉人矣

續樸麗子

卷上

空

不自克之甚矣
漢宣帝尙文法而疏儒臣皆元帝爲太子嘗從容以爲言帝曰儒臣俗士不諳時務往往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我漢家自有家法本是王霸兼用奈何純效周治乎壞吾家者太子也樸麗子曰宣帝之言固遜純王之政然在斯時亦安得不如此乎道無常格期於濟務握珍饒而飢不如食粗糲而飽也
宣帝論俗士數語確中經生家流弊故曰識時務

者爲俊傑然亦必有純王之心因時勢而出之則
霸術莫非王道若心非純王之心而曰王霸兼用
其隱以鑿國家之元氣爲不少矣嗚呼此人心風
俗之所以不古也

善氣迎人親於骨肉戾氣迎人毒於鋒鏑仲父可謂
知言招懷匡合皆善氣之布護云夫一氣動乎詞色
性情之間而天人之應立至蓋氣與氣相交而順逆
見順逆見而吉凶生自然之理也羅念菴云屠狗人
續樸麗子 卷上 空
空手入市則羣犬吠而隨之必其形已變也善惡之
相感微矣哉

氣卽心性所流露處天與地一氣相交者也人與
人亦一氣相通者也明道一團和氣想見一家一
人之模此物我所以無間也其由來不外一誠襲
取不得

有佞生以事牽累在縣余憫之以便言於縣尹釋之
復有二佞生亦望事中求爲一言余曰此案前已爲

縣言開脫佞生三人矣豈可再有所請其人復晚相
好者固求且言厚有所酬余笑應之曰事只論可與
不可何得以貨財相買乎客去矣幸異日以他事教
我

知止不辱君子焉可以貨取

或謂樸麗子曰每見子與人接人或訥訥而子刺刺
究其所言亦止平平何也樸麗子憮然爲問曰僕無
似爲世所擯凡所相接皆於僕有緣者也士吾與之
續樸麗子 卷上 空
言功名農吾與之言耕穫工吾與之言斤削商吾與
之言買賣且復欸語二氏旁及雜流時忝遊戲諧笑
云云都漫然無所關檢豈直平平而已哉子之言意
在相規僕亦自知其非是顧惟老子婆婆遇物爲盡
苟非頑讒不類不欲以冷面冰人

堯夫到處嘻嘻延平晚年家居隤然如田夫野老
我不作町畦於人人誰弗暱就於我人我淡洽所
謂薰德而善良者或庶幾焉冷面冰人究亦何益

一生懇學使補考遺才學使侮其老厲聲喝斥之繼以嘲笑聞者攢鼻居亡何學使者奏事失指罷去其子亦獲罪當死營救得末減遂癡瘋不知人事倘卽陳希夷所謂與物難堪不但傷身定害子者耶

觀學使事使高傲者減興

虞公爲相數以書招張敬夫欲與共濟艱難不答而上疏論列時政之失使帝察之虞公豈畧不可與言之人作此情態讀史者頗爲虞公前業亦奚啻鼻飲

續樸麗子

卷上

奎

醕醋耶敬夫當時所稱大儒大儒舉止固應有異與世之盛也士大夫和衷熙績國家將亡人情乖戾上下睽孤雖在賢者亦所不免悲夫

敬夫之不答或是於心有未安處然已不是又論列時政之失使帝察之抑何不近情耶學術之戾與國運之衰與

嗚呼十年之計廢於一旦朱仙班師可以已矣忠武功太盛名太重勢太震忌之者眾槍之所以必欲殺

者也計忠武此時雖如少伯之五湖子房之赤松猶恐不免和議成賀表末後云云誠爲壯烈抑豈不可少自抑闕乎樸麗子曰余聞省海先生言野史載檜獨造膝高宗云岳飛今日說迎還二帝明日說迎還

二帝不知二聖還朝置陛下何地帝意遂大變表末二句高宗無顏復與公相見而檜置身無地不殺公兀木寢不貼席雖欲不死其將能乎斯君子所爲撫卷帙而流涕者也然而稱情而談死且甘心陰霾晝

續樸麗子

卷上

奎

冥天崩地塌何用生爲公固籌之爛熟

忠武事論者不知几幾各有所見至此段造膝數語悖理喪心信如是高宗真匪人哉結末六句確得忠武心事

學以處事也一鄉先生汲汲編摩雖博極羣書遇事茫然是人也幸而隔下終老不過一窮措大出則人已俱病矣是謂以勤學廢學吾夫子憂學之不講非不講學之憂而憂學之不講也學之不講不如不學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若以上句屬知下句屬行便易啟口耳之弊博極羣書遇事茫然亦無足怪玩其語意乃曾子爲徒會文而無與身心者杜其弊也若曰君子之以文會友也卽其以友輔仁云爾仁在文中不在文外故曰約禮是博文的主意博文是約禮的工夫

未信而勞且諫民以爲厲君以爲謗甚無謂然此等豈是恆流聖賢垂訓於世間英傑特地關心大抵自續樸麗子 卷上 奎

古格言至教決不苦物卽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到此時定以不得死爲苦耳古之人或視如歸或甘如飴良有以耳

人而英傑較庸碌者奚翅什伯又奚暇多求乎哉然而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時多不遇堯舜湯武之世其間敗壞天下者大半出於英傑之人夫至英傑亦敗壞天下其他何賴焉故聖賢於此等人特地關心關心如何亦惟是斂其才抑其氣從千折

百回後歸之於德德立而才渾焉然後出而用世只是性天作主因應咸宜上下交孚而昇平致矣不然執理任氣英傑何濟故又曰聖人惡的是齷

傑

釋氏有言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座靈山塔好在靈山塔下修余少時以爲然迄於今五十有餘年矣亦不得以爲非然蓋卽道不違人學求放心之意而陽明子所謂個個心頭有仲尼也

但釋氏之修離物以爲修吾儒卽物爲修一踏實一踏空遂判天淵耳是故大學着落在格物

續樸麗子

卷上

奎

知意身心家國天下皆物也誠正修齊治平皆格物也大學只是明明德明德着落只在此

孫夏峯與茅止生會江村鹿伯順處止生日劉元德四海無家以一言結無地樓台願臥元龍百尺樓上千載下遂以百尺樓屬之元德我三人亦各有百尺樓不知誰當據其上者伯順問止生答曰吾欲郭汾

陽李臨淮耳伯順曰吾已延陸子靜王伯安矣夏峯曰郭林宗陳太邱是吾客也余方書此客問於君何如余笑應之曰吾自有鄉先生焉其張子房司馬德操乎

各有所寄託志事所同亦時地所值也

馮猶龍所輯智囊有用之書也周易開物成務極深研幾然其意多隱是書乃宣言之余少而樂觀焉今老矣時還取讀每至肯綮處眄睐浮白搖膝長吟不

續樸麗子

卷上

完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口占云汝穎閒人野老裝亂頭粗服甚頽唐一般蘊藉無人見斗酒微吟看智囊

時勢所值無慮千萬應之道亦豈一端而已要恃有智焉是智也雖間以術數總不出德之薰近是輯智囊者智誠高人數倍哉達權通變所見皆大先生以爲有用之書誠然

中秋既望月光入我幃闔明白如晝小步庭中偶憶

李易輓蘇文忠公聯云皇天后土鑒一生忠愛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諷誦數過忽慷慨俯仰掉臂長吟聲殷梁壁不禁涕泗之橫流也

回環往蹟撫念生平不禁曠百代而相感

好樂者愛之至也愛至則不能無恐懼恐懼則不能無憂慮恐懼憂慮中安得無忿懷四者環至循生而心之神明喪矣故曰心不在焉心不在焉者心死而心死而身亦隨之耳目口俱失其用非死而何欲正

續樸麗子

卷上

半

其心者宜以屏除好樂爲第一義

惟天生民有欲凡聲色貨利與一切日用所需莫不有好樂所在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好樂而有所則恐懼憂患忿懷環而生矣屏除好樂四者俱絕然所謂屏除者亦只是以義爲主安之以命杜絕願外之私而已若以冥情爲高則又大誤岳忠武智勇絕倫生平議論與其他一才一藝莫不迥出流輩自古凡若此類未有不大顯鑠於世者然

三代後全者幾人若抑塞不爲世用尙可粗安然亦必坎坷必無諸福之集矣世嘗謂一分才一分福此言非也乃是一分才折一分福耳

才而以識量濟之庶乎免矣抑塞數句是先生自慨才豈真折福乎哉蓋才者少不才者多故才者人之所忌自古皆然末流尤甚坎坷奚怪焉然此亦自有命焉耳

王偉之才高出一世觀其作畧其亦張賓之流亞與續樸麗子

卷上

圭

然侯景猶非石勒之比而欲因之立功名愚矣且夫朝廷已與之盟拜大丞相喻止援軍矣哀我憚人汔可小息背盟而成一語禍極滔天止爲小人之尤厥後釘柱鉤舌而死不亦宜乎

夫才而無德奚可哉才而無識又奚可哉三代後非無才之患然往往失身匪人且極其才之所爲更至有悖理喪心而不恤者身世俱害才何有哉故才必如諸葛武侯識德俱優有才而不爲才所

使始爲三代後第一流人物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同一背盟也留侯以安天下王偉則贊成貪亂者也才失其正毒人適以自毒則卽謂之無才也可

續樸麗子

卷一

圭

續樸麗子下

樸麗子曰素位中有理焉循其自適無所違素位中有欲焉順其自然而無所矯故所居易也難莫甚於微幸微幸即不能不行險即行險保能微幸乎不能微幸枉為小人即能微幸亦是安危利災大抵君子步步便宜小人步步喫虧彼昏不知詡詡施施然亦未有竟至不知者

到喫虧盡處定有悔悟之日然已晚矣

續樸麗子

卷下

一

鹿江邨先生云人生陷在苦海怨天尤人履危蹈險夫子特示一方惟求本分無虧自具海闊天空境界愚謂人生莫苦於求人雖智勇皆絀惟在我為可恃耳只須方寸間一掂量運轉即得

素位而行自無人不得然談何容易惟是過欲存理漸漸尋得頭緒耳

安成有七世進士坊立坊後無復登甲第者新安呂氏科第坊亦然或曰造物忌盈或曰彼其建坊時氣

已盡也土人曰吾縣令徐公嘗笑之曰吾家自明迄今三十餘進士幾鼎甲幾尙書幾閣老不曾立坊此何為者旁一人曰徐君亦在科第勢位上掂撥正恐笑人者復為人所笑也然科第坊砉聯云文穆之傳多相業東萊而外有儒宗特提文穆東萊固自輕重較然

觀忌盈氣盡之說安得不抑然自斂觀輕重較然之說安得不皇然自修能自修自無虞不自斂矣

續樸麗子

卷下

二

祝髮者曰吾鄉有呂太守者於里黨貧困者之求無弗應也必盡其力自江甯歸七子皆豪蕩田園日落慨然曰自吾兒失之不若自我失之也歲大饑盡鬻其產赴江南船粟而歸賑其宗族鄉黨全活甚眾樸麗子聞之起嘆曰是其所稱呂鬍子中篤者也是大智慧能因敗以為功

苟皆豪蕩產雖豐何益苟不豪蕩產雖不豐何妨况自己失之則積德自兒失之則積惡積德者有

轉機積惡者有餘殃得失較然太守固計之熟矣
湯潛菴作司空時勅家人每得張仲誠片紙隻字卽
專差投遞哲人嗜道如此耶而夏峯云吾交江邨二
十年今見仲誠又一江邨仲誠晚年道日章雖伏處
下僚罕所設施固已巋然隆重未可云世界茫茫知
已何人矣

仲誠之學不泥史冊不拘迹象獨見真切故其言
皆從自心自性中流出畧無一點腐氣觀所爲理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學宗傳序探源透頂獨標真諦真見道之人也宜
兩先生契之深矣

嘗謁本府太守李公令與二府倅同見府倅當行恭
禮余旅見三恭而已旣至庭余立門限外二人禮畢
乃入出客問何以行禮告以故客曰同恭不可李公
謙於几拜者必答拜此方跪而叩首先生獨立亦不
可先生固爲得之李公嫻於禮豈藉是以觀先生乎
樸麗子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余不敏少有志於學雖

匪勉不違冉冉至老未敢計及於修名比者謬承嗜
痴之癖聲譽粗起薄命人蠅頭微名亦復何堪又素
門下位性復迂謹而所在猶如里黨人情翕洽七十
餘歲老人耳聰目明手足輕健日委身太和中惟是
讀書談道寄情詩酒俯仰寬然傳曰外甯必有內憂
是以常懷惕惕耳客曰人間一分名簿上三分命蓋
義存折罰云先生頗有所折罰否徐答曰其有之然
亦僅矣此實彼蒼格外之仁力從末減感激高厚益

續樸麗子

卷下

四

用黽皇
名之所在人爭效焉不足效而爲人所效其傷實
多宜造物之忌之也蓋造物所忌者浮名耳若名
由闇修而得何忌焉

孫夏峯云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怪
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余觀自古小
人之毒君子至不可言彼亦人也何至於此蓋亦君
子之毒有以挑動之君子亦有毒乎曰君子性偏氣

盛加以急名譽而求大快於心遂不覺忍而毒發小人從而益甚耳生平不作皺眉事是言也由不爲己甚來

性偏氣盛急名括盡三代後君子之患故凡大有造於國家之人皆存乎量而量原於識識進則量進必於大本大源處有會通而後不以斤斤自鳴故學貴識仁

尤西川謂講學是解縛法有世俗縛經傳縛師說意續樸麗子

卷下

五

見縛縛解方可言學陸子減擔亦此意擔非所擔視泄泄者何加焉夫仁爲己任重擔也擔重實輕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晦翁作昨夜江頭春水生朦朧大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倘卽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也耶

一向縛束於經傳師說中至是縛解矣知道者曰此晦翁聞道時也豈虛語哉

龍谿王氏曰千古聖學從一念靈明做起保此一念

靈明謂之學以此觸發感通之爲教隨事不昧此爲格物不欺此爲誠意樸麗子曰一念靈明知也保也觸發也不昧也不欺也致知也知非他良知也致者致良知也一部大學致知焉盡之矣陽明一生宗旨致良知焉盡之矣龍谿此言透快精確萬古不易使讀者手舞足蹈心花俱開

靈明卽明德保也觸發也不昧不欺也卽明明德大學十章皆明明德功夫卽皆致知功夫故曰得

續樸麗子

卷下

六

其一萬事畢

繁文縟節曲謹小諒與夫一切特節奇行自周末教弛世所崇重大率不出乎此至程伯子盡數廓清故稱明道焉斯其直接鄒魯處也卽其所謂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莫道語近禪關非深造自得元氣會合道不到倘亦庶幾無意必固我而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者哉

道者率性之謂所謂純乎天而人不與也宋儒惟

明道無憾焉

嘗有所訪不過其同寓有司鐸者在焉顧其氣貌不可近畧叩里居姓字乃年家後輩也始粗修賓主儀余遽託故去嘆曰人不知學詩書適以長傲士子少識文字弄筆墨輒自矜大訑訑拒人廣文爲無氣官乃亦復如是也耶

詩書長傲訑訑拒人以所見者止此也若稍知學則知其可醜矣故人不可不學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趙中令補授薦牘必得請乃已其人卒稱職世皆稱之以爲深識定力久矣我

高皇帝不以爲然著論嚴斥之大哉

王言蓋凡事到必難行時畧放鬆一步徐徐圖之亦無不可執之太堅有似角氣以氣角氣變而愈厲夫苟角氣雖所持甚正而自古能有所濟者幾何哉

趙中令之事遇聖主猶可後世以角氣而決裂天下事者不知凡幾是烏可爲訓

高宗嚴斥之非苛責人臣也蓋鑒於往事而爲後世慮者至深遠也

有鄉先生者樸麗子之故人也與其地二三十年辨論事理鄉先生拍案大噪余適過而聞之少年去隔窗揚聲謂之曰白頭老儒稽古窮經方落落執數寸管欲以進退百家乃爲鄉里乳臭兒爭是非作聲色乎甚非高明之所宜出也鄉先生卽趨出握手曰吾過矣一時急不能耐遂被黑風吹入羅剎鄉先生出

續樸麗子

卷下

八

時猶帶怒色謝過後叫然間氣貌雍雍如常余戲拍其肩曰此老故不失爲傭中佼佼

唐虞三代道行於上天下同風三代下王迹旣熄百家爭鳴卽以孔孟爲學者亦復妄分門戶人持是非道不可不知道又安能使人人盡知哉

良知良能孩提皆具然而疑似毫釐之際夷險常變之遭畢生莫能造其深而詣其極故須學焉惟有志於其深也與其極也然後凡夫讀書考古尋師訪友

汲汲討論折衷者皆學中之事無志則一任悠悠忽忽汨沒於俗情浮氣中鶻深到老斷送一生

致良知決不至遁於虛陽明所謂八條目工夫都該在內也遁於虛者無志致良知也

五代時南唐國勢日振諸將請精兵力乘亂取中原南唐主悽然曰朕生長干戈中血戰二十餘年目覩殺戮之慘今諸侯方有分地疆場相定願卿等無復出此言我不忍聞嗚呼大哉王言此實天地父母之

續樸麗子

卷下

九

心也衣被無窮可不謂之仁乎

鴻溝既畫張良背約追項王先生不以爲非而此復云爾何也蓋垓下之役一舉而開數百年太平之業南唐時非糜爛其民以求之不可故不同耳夏峯先生講學百泉上晚得潛菴逸菴諸君子其道大光海內莫不仰有夏峯先生也至於今益顯同時有樊隱君者空浮邱稱其爲孔孟的派乃屏迹桐柏山中抱經而歿與荒煙野蔓俱泯滅矣

同師孔孟一顯一晦時耶命耶非先生表出之千載下誰復知有樊隱君者

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期以百年然而七十稱古稀者何也傷之者多也曰勞曰耗曰逆曰滯凍餓不與焉勞則竭耗則散逆則亂滯則結皆死道也人既有生則有生之趣趣者中心融融造物之生機也趣非君子不能得得趣者壽

所謂養德養身是一事

續樸麗子

卷下

十

岳忠武誓欲迎還二聖又請建皇儲忠在此得罪亦在此于忠肅對北使曰賴天之靈社稷已有主矣忠在此得罪亦在此或曰忠肅勢不容不死忠武請建儲帝曰卿專閫於外此非所得言忠武下殿面色如土已知帝心卿之矣當斯時也可以止矣嗚呼是言是耶非耶要亦悲忿無聊者之所爲歎歎而出之者也

夏希革冬鼯毛禽獸皆有自然之享受而人多不免

於飢寒者豈造物者獨於人有所靳哉夫人有心思耳目手足之用卽其希革氈毛也棄其用而嬉造物其奈之何是以古人有言曰民生在勤

心思耳目手足各有其用而惟心思之用爲大學是已其他農工商賈之類皆耳目手足之用皆可資以養生雖大小不同實共湊成一箇完全世界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缺一不得棄其用而嬉是謂戮民

續樸麗子

卷下

土

鄉有燕賓者置席先祠側饌具祀而後及賓或叩其事於樸麗子答曰別具饌祀先可也以客饌祀先不可也曰茅容割雞供母遺客何爲曰茅容孝敬其母客爲輕今特延賓於家而使食吾先人之餘可乎然而賓卒食焉不大介於懷者彼其所持者正也嘻世事含糊八九件烏可切切焉就繩墨以深求之也事各有天然之裁制焉本乎命率乎性非載籍所能具亦非人力所能與也燕賓本小事然斟酌一

失其宜心之即便難裕如矣

儉以養廉固爲美德抑量入爲出所以足用也然苟節審籌度至於斤斤焉浸薄胸次轉不如揮霍自喜者猶爲彼善於此夫制節謹度慎始慮終不亦善乎但因其所至輕累及其所至重自古賢燧之士有一如此者乎

昔居京師一同年顧余旅次天涯萍水中不覺袖油然有親密意自是數相見余周旋都在形迹外而同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年雖復款接不免有落寞意竊有所未愜於懷中夜思此忽汗流溼被嘆曰吾過矣同年了了我乃被渠檢點在下邊同年乍遇何親密之有

自名利心熾交游徵逐類以文貌相市貌逾骨肉而心隔楚越炎涼世態中誰敦古道以痴情婆心致被冷落愚已然非學道功深鮮有不尤人者先生可謂能自克矣

高晉旣得罪抄沒其族叔擁厚貨逮審嚴刑以需至

徐陳其與晉年相當自幼同學相善入學如何中舉如何至作宰山右會赴其任贈賂貲六兩而還問官曰誰與汝道家常速將平日與晉交通情節說來對曰犯人若道並無交通情節大刑立加今舉生平與晉實迹一一挨敘其間有無交通情節執事自能詳忝而得之問官默然挨敘如前直至晉作總督拿問不復語問官沈吟少時旋謂之曰第如此乎吾卽依此陳奏揮使去大難猝臨隣里狂奔而神閒氣定辭續樸麗子 卷下

三

色穩舒始終無少變動蓋有養之士也司獄司睢陽張端云

神閒氣定數語可以出生死離患難然非養之有素安能猝辦故人不可不學尤不可無養

蔡九霞廣輿記序軒軒震舉能自據其意以出彼其囊括古今包舉宇宙豈直便便誇腹笥之富爲文人騷士揆摛之資哉第儒生蕭然一室偶有所撰述而自序之不過明示其梗概使讀者知其意之所存而

已斤斤與 國家典製互相比校奚爲其詞爲剩其意爲多揆諸孟氏之書無亦心之稍放矣乎至其末言心同理同放之乎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九州之外九州之內莫不廓然符合是謂言之有物可稱知要而忠襄公之淵源不其遠與

或稱陳北溪無不讀之書無不格之物座中一杖者曰無不讀之書心役於書無不格之物心役於物心日奔放於外而所以主乎身者何也晦翁言吾門之續樸麗子 卷下

四

士臨事不得分毫氣力身已無主何有氣力北溪其甚者耳究竟書亦不能無不讀物亦不能無不格

聖人時至事起自能開物成務學止從大本大源上徹悟縱讀書格物亦止體當吾大本大源所在耳學不知要奚可哉

三原王端毅公著有石渠意見其生平磊落確實遭逢明主宏治三臣與劉華容馬鈞陽並爲一代名臣冠冕可謂盛矣然亟亟刊行諫草昇己而不爲吾君

地何其好名之太甚也坐此明良之遇幾至不終論者烏能無遺憾乎是可惜也

一事不檢不免抱愧完人可懼哉

所貴乎聞道者何也蓋身世多危舉足卽分得失聞道則有得而無失平步四達處處康莊此其所以貴也

得失以理言非富貴貧賤所得與得乎理則安失乎理則危斷斷不爽非深於道不知也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子產哭子皮曰惟夫子知我韓昌黎惓惓致其情於孟東野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恨諒哉抑余有所聞張無垢編置南安步帥解潛因不附和議忤秦檜謫此三年矣見先生大哭曰潛之心惟天知先生曰但求自知何必天知由此觀之天且不必知何有於人不求知於人並不求知於天乃是爲己之學

鄒忠介負過人之質好讀書屏述龍泉巷夜聚木葉照讀力敦名義奮發前修惟是少講習磨礪之益專

已守殘翹然自多夫當其披肝膽直言天下事磊落壯烈生馳名沒贈美謚誠英異士哉然徒以一番意氣流光閃閃畧無所裨益於世而卒阨危潦倒流離客死豈不惜哉嗚呼尙亦所謂無師友則愚也耶

學之於人也非止以濟世亦所以安身也至學焉無益於世並危其身安賴有是學哉嗟乎學術不明害至於此豈僅無師友之患師友或在古或在

續樸麗子

卷下

八

今惟師友不得所宗之爲患耳然猶有說或問所宗在程朱乎曰否在陸王乎曰否在孔孟乎曰否然則一無所在乎曰一無所在究亦無所不在無所不在實則一無所在

醫藥以療疾而居宅亦安身之要務古人相宅而知衰旺有由然也安成王氏世傳風鑑陽宅尤精余與秀才王之菴同學鷺渚畧聞其要領復叩之笑而不答徐曰趨吉避凶兄亦庶幾其可矣願欲盡吾術耶其法以八卦輪流左旋分東四宅西四宅坎坤震巽

如上元坎
坤震則兌
艮離為背
元巽乾為
將來巽於
震為接元

餘可推

為東乾兌艮離為西而運轉三元坎坤震為上元每卦二十年巽乾為中元每卦三十年兌艮離為下元每卦二十年歷六十年為一元一百八十年為小三元三週五百四十年為大三元天地轉關也當元者吉勦元者次吉如今歲道光十一年辛卯係下元艮卦當值自甲申年起至甲辰年止勦元者兌離也餘可類推背元者凶凶者無弗凶也吉者無弗吉也東為風則西為水風施而水受施者來也引之宜空廊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宜開路宜立門受者止也塞之宜杜截宜築墻屋鑿池沼

國家無大威權則政事不立必啟內外之侮漢業衰於元帝宣帝已預知之唐有天下屢興屢替至文帝遂不復振無他仁弱也鹿江邨云辟人可也莫道貴賤不分是盛德事其義所包甚廣江邨每發此捧喝正是俗士頂門一針是故下車泣罪其事近姬三面祝魚其事近巫古聖當不如是

寬猛交濟恩威並用治道章矣國家承平日久人心積玩生偷無威權以整飭之朝野上下綱紀不立仁柔之弊與戾虐等先生發此段於晚近所關尤大

有採玉於山而喪其資斧儻焉廢於中途恫恍狼狽其友唁之復握手語之曰兄方欲得拱璧連城而乃不能自保其行李耶一笑而去樸麗子曰語有之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張皇千里之外而患在几席

續樸麗子 卷下

六

之下世事大都如此耳採玉者其將奈何而其友之言婉而多風使人挹絜不盡有味哉有味哉足為趾高氣揚窮大而失其居者頂門一針

不學者舍身心不顧却向外圖名圖利悲己其知學者又不知從自心自性中體驗於時勢之間却向書冊上求聖求賢其失居一而已矣

鄉人稱孝廉劉星槎父早卒事其母左右承歡能得其心及母卒寢室中所有一切幃幙几杖茶鼎酒盞

等物畧不移動晨昏省視每飯必祭三年如一日樸
麗子曰余初至鞏星槎見過見其人沈靜淵雅重之
訪其鄉人得前所云云以手加額喟然嘆息曰爲人
子不當如是耶是可以教孝矣

星槎吾輩神隄鄉先達也刻勵清謹司鐸南陽貧
苦終身合讀此段可無愧於孝廉矣

樸麗子游龍山拜王蒼谷祠徘徊久之觀四壁圖書
之錯落與其外山水之雄秀慨然嘆曰人傑地靈可

續樸麗子

卷下

六

以登高而賦矣蒼谷與先端肅同朝爲後輩端肅行
狀蒼谷筆也蒼谷官至大方伯依然儒素端肅身歷
四部門無侍姬食不兼味斯所謂素履與迄今流風
餘韻並披拂汝穎間亡何一鄉貢後生至問作舉人
當何如曰如作秀才時既去謂同游者曰只一作字
已爲舉人所動再進再動不數進還有我否敝化奢
麗萬世同流坐此耳哀哉

龍山劉翁

杰年四十時得一弟方嬰孩撫養捧復不

離左右少長應出繼旁門翁慷慨對諸親族曰吾父
逾花甲後生此子今以子他人耶伏地慟哭諸親族
嘆息去及授室擇上產分與之余爲作荆花吟有句
云若向紫金山下過荆花村裏再聞香今八十餘猶
嬰鑠能健飯也

晦翁謂子靜實見得道理所以不怕天不怕地胡喊
亂叫黃石齋以爲傳神寫照之筆而 本朝河南

大中丞姚公至今民猶歌思不忘也然當時屬僚多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不悅嘗聞一縣令感額曰幾個蠢百姓被渠護惜得
像親兒子一般斯言也卽以爲善頌也可

今有見子弟蹈於水火而不胡喊亂叫以拯救之
者豈情也哉子靜惟見得道理真故救世之心急
天地皆理也何怕之有書云若保赤子赤子卽見
子也愈蠢愈親

客言一達官夢中大叫某咬我脅醒瘡隆起痛不可
忍謂家人曰余令某縣時嘗怒拔一人鬚至盡咬我

者是也樸麗子聞之恍然若傷拍肩謂客曰出乎爾反乎爾虎豹噬人亦爲人噬是固然矣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聖門學主求仁若平時日用誦習間畧一存省詎至是耶士大夫閉目冥心於詩書弦歌之際一旦藉勢恣睢以逞毒人而適以自毒也豈不哀哉

誦習不知存省藉勢恣睢縱不爲人計甯不爲己計耶讀此段可悚然懼矣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史稱魏高祖親任賢臣從善如流嘗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與物能是二者則雖胡越之人皆可使親如兄弟矣及伐齊殂於穀塘彭城王勰徒御臥輿出入神色無異太子至乃發喪卽位咸陽王禧謂之曰汝此行不惟勤苦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初魏主伐齊假總中軍大將軍辭曰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求而得何否泰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

以道德相親樸麗子曰嗚呼若魏高祖之爲君彭城王之爲臣三代後未有或之先也豈不盛哉然高祖志欲混一寰宇移風易俗而草創未就中道崩殂魏之不能比隆於殷周也天也

樸麗子曰骨肉天親總無絕理苟有一線之路可通亦當委曲優容以需其機之自轉迨其機之既轉則如嚴冬大寒中一點春光復馴致花開滿院矣荊州刺史巴陵王子響有勇力好武事左右數十人皆有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膽幹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械長吏劉寅等密以聞子響殺之齊王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率數百人檢捕勅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所謂天下無不慈之父者耶諧之至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此轉機也且有勅旨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勞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執其使噫亦

太甚矣處人父子之間自非有胸無心誰能狠戾斬絕如此子響怒遣兵與臺軍戰而自操萬鈞弩射之臺軍大拜略死然仍乘舫至建康欲自明竟不得一見其父之面而死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王思子響因嗚咽流涕嗟乎齊王自哭其子何與他人事而余讀史至此亦不覺嗚咽流涕者何也豈非以其事大不愜於倫理而有傷於萬古之人心者重歟不見子響

續樸麗子

卷下

五

之可怒但見子響之可慟不仁哉尹略君子以爲尹略非人也地獄之說若真正當爲此輩設

魏王慧能爲滎陽太守十年農戰兼修歸附者萬餘家宋人縱反間不行復遣刺客呂伯元刺之慧能疑收得尺刃伯元叩頭請死慧能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伯元無以制後慧能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捍蔽何憂乎後慧能卒伯元守其墓終身不去樸麗子曰世嘗謂古今人不相

及豈篤論哉王慧能足稱卓犖呂伯元亦人所難能觀二人之事覺皇初正復不遠雖古之仁人義士又何以加焉

客問曰吾鄉有某人者年壯而身逸居尊而養厚眾皆羨之而彼嘗感感攢眉嚼齧若重有恨而無所聊賴者然樸麗子捧腹大笑訥訥無言固問乃言曰吾聞之福者德之致自古未有無德而福者也是天道也而人事因之子試度之若彼人者若不自尋苦惱

續樸麗子

卷下

五

如此則其福量爲何如而天道不幾或爽乎哉

小人常戚戚不常戚戚何以爲小人既爲小人安有不常戚戚乎哉

夫游戲之極何所不可清潔所鬱激爲昏狂士大夫旦夕不檢昏氣乘之甚至晝不見太山百昌杌然乾坤無色昔人作危語曰盲人騎瞎馬黑夜臨深池豈若是乎哉

十丈光明錦儲之無道至使破壞是謂敝錦持以與

人猶不如綾羅絹布爲無用也夫物而無用真不可與然彼誠錦也見之者不得不鄭重而愛惜之曰是猶是錦也夫是猶是錦也夫

夫錦其小焉者也抱美質而不學至爲廢人何以異是

樸麗子讀書三峯山與友人觀學宮諸儒先傳見過目成誦或日誦數千言之類友輒嘖嘖嘆曰聖賢真有分豈容強乎至司馬文正每日讀書不過數行特

續樸麗子

卷下

五

指而謂之曰温公何以如許鈍友復云四書如天書未易曉曉且難何從學之乎少選友以踐諾故持蓋衝泥下山樸麗子送諸大門之外執手而歎語之曰是行也非所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乎友舉目瞭然若有所省

闡發良知指點親切學豈遠且難乎哉

古人亦人耳耳目口鼻之所同嗜未必大遠於人人但其詳不傳所傳者僅落落數大端論者於古人見

其精未見其粗而求之也踈於今人見其精並見其粗而求之也密故古今人本不甚相遠而自論者觀之則如河漢之不相及

此段道前人所未道

銖銖而計至石必差寸寸而量至丈必失天下事固不可太細密太清白太細密清白未有不立致紛紜者也書言敷教在寬又云有容德乃大而周易保泰始於包荒此天道也不如此何以爲京師謝東山故

續樸麗子

卷下

五

不伐俊

綱舉者目自張遇事無大識量斤斤比較鮮不僨事故以曲謹者任重猶不如疎曠之爲得

王文成公執父喪賓席間用酒肉湛甘泉面非之公唯唯謝過而已甘泉出門人問之公曰爲吾親而來者豈可使與孝子同食樸麗子曰始余讀書至此瞿然不能無疑旣而忽豁然有省曰此真是矣道固如是之易簡乎信如是也吾道自此太平矣

爲吾親而來者亦吾親之屬也使與孝子同食可乎而賢者有不喻何也成法泥於中而靈明有所蔽故也

作事不求濟不慮敗信已以往而曰行之自我者當如是也汔濟濡尾何利之有夫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凡事皆然不第行軍已也明之一代其間士大夫偉然負盛名於世者其於遭大投艱時往往以決裂而失之事債身辱害及於天下國家而自古聖人所以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倦倦垂教之意微矣嗟乎任事而不審時尙勇而不好學執理而不通情弊之所從來也久矣

此弊先生屢屢發之一片婆心千古若揭究其由來亦祇學術不明之故此樸麗子心書之所爲作也

司馬公作御史請焚天下葬書而呂新吾力詆斥風鑑家言以仁義禮智爲龍穴煞水非不正大然信如是則周公營洛邑何以取背邙而洛澗東瀍西公劉

之陟嶽降原相陰陽而觀流泉者亦奚爲哉葬書言鬼福及人穴吉鬼福是亦安親之大者世間亦不盡不肖子孫停柩覓穴以祖父屍骸求利益也相傳北宋末吳景鸞上言皇陵王氣已盡獻一萬年吉地坐妖言死獄中所獻地卽明鳳陽陵也此實忠謀安得爲罪想是如温公一般議論意見撐橫朝廷搢紳間故鸞不免耳天不欲以聰明全畀一人優於彼則紉於此有所明則有所蔽若司馬公呂新吾之於風鑑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是也
龍穴煞水天地自然之脈絡安得無之但貴賤有等必無倖獲覓地者宜量德量力無涉妄想無用陰謀吳景鸞之言固爲不誤然北宋若得一萬年吉地恐亦無此國運也固宜留待大明

東坡與賈芸老書云處士貧甚爲畫古木怪石一幅開視可飽否如有好事每月給米三石酒三斗便可贈之不則使雙荷葉收貯俟添丁長付之雙荷葉

老侍姬添丁其子也東坡自重其筆墨如此蓋墨寶也不知此畫今尙存否抑是書也惓然有以見古人友誼之厚

唐天寶間長興沈氏畜一鵝雛其母病卽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荷草芻列前若祭狀長號而死沈氏異而葬之名孝鵝塚觀此不覺淚涔涔下爲題詩以旌之有至性所關難自己物猶如此况人乎之句

誠能動物觀鵝雛事今日讀之猶令人淚涔涔下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也

文中子與人欵曲而待其會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周濂溪曾懷洒落一府皆傾而陽明在龍場土人鳩舌鳥語久而益親是卽舜有臈行所在成都之意儒者若不透此關與世隔閼動致紛紜無子之温而厲過之威而猛恭而不安正恐是一矜爲累耳

此學術誠僞之判亦人事通塞之機

塾師入塾怒甚二客在坐問曰先生何怒也塾師掀

髻自顧曰彼何人乃亦敢候我蓋里中有優者憇臥道旁見塾師過趨前致敬也二客粲然而出一客曰優之品固下矣恭敬亦非耶信乎愛不知惡惡不知美之言耶抑何其僻耶一客曰若能人人愛知惡惡知美世間那弗風平浪靜自古天下國家爲僻者所累而僻者不知也而人亦未易知也而於僻者或矯矯鬱爲民譽矣

觀塾師言其所見已淺末後客所云云確中後世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學道之弊慎勿一往而不返也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斯時也不聞孔子出一語豈所謂遂事不諫者耶孔子請討陳恒公曰告夫三子告三子不可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其他亦無一語將聖人御事固有分寸而生長收藏天地固有自然之節奏人弗能違耶昔人云天下本無事人自擾之耳觀於孔子益信凡事到不可爲時其氣機發見於外深識者早一

望而知之可己不已徒增人己之病耳然非純乎
天不雜以人鮮有能中其節奏者

萬石之舟藉帆以行不得風則帆亦塊然無用之物
帆之不可無風章章哉聖人能爲帆不能必風於天
然雖不能必風於天而能必天之必風則第善視吾
帆而待之豈遂卒困於行乎哉

道非權不行君子藏器以待時

輟轅返駕青牛出關偏熱心人會冷宜熱而熱道在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熱宜冷而冷道在冷英雄慷慨豪傑意氣無有是處
嗚呼斯之謂與時偕行入而能出者與

英雄慷慨豪傑意氣到底有益耶無益耶試取史
冊中所載歷驗之

或曰昔有人問謝顯道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不絕
某則斷此已二十年觀此顯道勝伊川與曰否既不
勝則此亦無關輕重乎曰然然則傳者奚爲記此曰
亦是一些小得力處卽受用處也獨不解上蔡奚爲

斤斤以此自與師長相比較耳

樸麗子曰嗟乎壞盡世人心術者豈非利哉且童穉
皆喜有如性生何哉然而國計民生莫先於此雖大
聖賢大豪傑非此寸步難行余嘗游墟市問一老人
言金錢世界間之刺骨痛心然得謂其言之非是乎
哉人既不能遺世而獨立則其取與出納間固亦學
者切心致力之實際哉

利之一字壞人心術在此鍊人心術亦在此不妄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取不妄與真學問未始不從利中淘洗出來夷甫
諱言錢清談所以誤國也

宋高宗梁湘東王繹之流亞耳復然死灰拮据江表
倚岳武穆以爲安及其既安則陽合而陰與背馳秦
檜知之武穆不知也至精者愚也夫當其建儲被斥
朱仙班師擬諸孔子之時豈直受女樂三日不朝已
哉韓蘄王西湖遊遨若絕不知天下事者不其遠與
嗚呼進退存亡之機未嘗不與吾性情相參蓋其道

難言之矣

二帝蒙塵豈臣子安樂之秋武穆蓋不為身謀者也至被斥班師猶不忍置身事外忠悃不可及矣然卒於國家無分毫益徒以死殉意者值天翻地覆之時生亦何為武穆早辦一死來耶故必忠如武穆而後明哲保身之說不足言

項羽因惡草具謀臣疏間卒以滅亡李懷光因犒師菲薄致叛青菜白腐胡紘與晦翁因之成仇夫飲食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口腹君子之所甚輕而小人之所甚重故精力萃焉孫高陽督師關門朝廷遣中使勞之時軍中方禁酒肉待之無異食中使不悅歸而讒構滋起論者謂高陽生平鍊達深穩此等刺瑣僕夫銜命而來何難為特設一饌哉此論未為無見然以高陽之明豈不知此大賢固未易窺測想當別有道存

晦翁之待胡紘高陽之於中使二事實令人滋疑或曰我行我法成敗命也亦是然又令人思孔子

不置意者當年時勢所值後人不盡悉耶

甘食悅色人之常情陶淵明好讀書既云好與食色詎有異乎然食色之好有厭時讀書之好無厭時故書重焉至若吟唔以取科第非好也急利祿也既得利祿則各徇其意之所喜而棄置之矣相傳張曉樓通籍後酷嗜葉子戲然猶不廢書固為彼善於此然其好讀書終不如其葉子戲也何也若好讀書如葉子戲豈復為葉子戲耶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人心理欲分主輔酷嗜者性情以之也酷嗜葉子戲則嗜葉子戲為主而好讀書特其輔耳其故在好讀書而未深於道

舉天下之人疏為十分耆年者約不過一分耳飢寒荼毒與天札疾病刑戮者二分其他七分皆為酒色財氣死酒一分氣一分色二分財三分嗟乎死生亦大矣人奈何不自珍惜而以父母遺體輕擲於糞土中哉

十分就一世統計之也若一人所犯者其多寡分數又各自不同學者當自審而自克之

男以氣爲本血常不足然氣之所附者血也血耗氣必妄作故男之病不一治法亦殊大要以滋陰爲先吾宗丹溪焉女以血爲本氣常不足然血之所根者氣也氣逆而血必亂行故女之病不一治法亦殊大要以扶陽爲先吾宗東垣焉

一日與府學陳漢策諱會於公所漢策曰諸務倥偬

續樸麗子卷下 美

不獲就館相與談道論心樸麗子曰吾輩因公奉檄在此日所營繕趨踰皆道也卽皆心也更復向何處談道論心漢策唯唯首肯起立云所行皆朝廷典禮道根於心心外無事心外無道

樸麗子方飲酒大嚼一生進曰肴嘉乎曰嘉酒旨乎曰旨醉乎曰醉矣曰旨酒嘉肴而醉猶握杯不止得毋情恣而蕩乎樸麗子作而言曰嘻余平生貧困抑塞茹苦辭甘迄今七十有餘歲矣既老且德無所求

於肴之嘉忽得嘉肴因而嘉之無所求於酒之旨忽得旨酒因而旨之恣噉痛飲以極余一時興趣之所至誠爲疏於檢制然而偶爾作達如此亦僅奚斷斷乎且夫食甘飲醕情也亦不得謂非性也情得而性行乎其中矣吾惡夫鑿性而溺於情者又可矯情以悖性乎哉矯情以悖性其視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相去幾希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夫子第告以顏回好學而

續樸麗子卷下 美

不言其所以好學若非哀公問則其義隱矣今其義夫子已自說出曉然明白猶須後儒擬議耶胡安定掌國子監命諸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吾惑焉 本朝方靈皋苞過郊縣訪全車同遇二人講靈皋文各執一說以問靈皋俱不以爲然因疏舉其義二人怫然曰君非方先生安知此哉靈皋默然去或曰本人自解其文而不信可怪哉又一人曰此猶不足怪彼實不知其爲靈皋故耳若知其爲靈皋安有此耶然

如胡安定則又何說

四書五經布帛菽粟也左史莊騷綾羅珍饈也蘇李陶謝太白少陵之詩囊頭醪醴發醅新綠也衣布帛食菽粟時進綾羅珍羞興至隨意飲新綠數杯自韶齡至白首日日享受未嘗歉缺人生世上如此當復不惡

以先生之學之才未及用世徒使寄託於經史詩酒間雖復不惡亦可慨矣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不窮理中之欲則疑似以為理而吾性失矣不窮欲中之理則矯揉以為理而吾性亦失矣二者交失然前之失易辨後之失難辨告子以食色為性疑似以為理也以杞柳為性矯揉以為理也後學多旁門大約不出此兩途一失於疏疏則放放則踰閑一失於密密則拘拘則鮮通夫聖人從心不踰賢人謹身寡過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除此三者外物雜言麗如治絲而益棼

祛此二弊率性之道出矣此樸麗子心書之所為作也

書家有清和朗潤之言而見世之有德者動曰道氣道氣者大概不離乎清和朗潤者近是清和朗潤見乎面而心可知矣得謂非有道之士乎哉然人孰不欲清和朗潤而卒不得者蓋極難耳若之何其可也曰第取其有害於吾心之清和朗潤者而力克之使不為吾心之害則其於清和朗潤也何有

續樸麗子

卷下

三

害之者有二弊上一段是也

安成王惺菴者博洽士也以所著書呈學使學使嘉嘆遂出示亟稱其書令闔郡生童共為矜式惺菴一老明經自是望重南州樸麗子曰余遊豫章嘗見其書大概詮疏圖書象數雖頗精該而於敦行實詣未見宣發蓋亦第二等筆墨也然彼學使何人乃能為人做美若此故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若有能為第一等筆墨者正恐曲高和寡如葉公

好似龍者見真龍則驚而走耳

有達官窳金宅中子孫不知而問巫巫漫應以有將待有福者及金出粲不勝舉乃一浪子也不久耗費都盡或曰官若不貪安得如許富此金若畀有福則爲積金以長子孫豈天道哉然此金歷久無災無害第使浪子消耗之則彼達官者想猶非十分貪懋放恣故從末滅

樸麗子曰昔在廬陵至鷺湖拜文丞相墓徘徊左右

續樸麗子

卷下

禿

抗聲誦正氣歌山谷皆應又於文山上公祠中讀公紀年錄壬午下書曰是歲春作贊擬臨時書之衣帶間卽孔曰成仁云云末書宋丞相文天祥絕筆附載鄧光薦傳畧曰公正月二十後病臥右臂患癱痛甚南人仕於朝者奏請釋放爲人臣好樣上令千戶所且好好與茶飯者公使謂績翁曰吾義不食官廩數年矣果然吾且不食遂止十二月初七日司天奏三台折初八日上召見公長揖不拜或以金撻撻其膝

堅不爲動上曰汝在此久若能改心以事宋者事我

令汝與中書在一處坐對曰天祥受宋朝三世厚恩今事二姓非所願也上曰汝何願曰願賜一死足矣磨使退初九日叅政麥述丁力勸從其請上可之直使金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卒之日大風埃晝晦年四十七或曰公之在獄也張洪範數請開釋而姚許諸儒方向用何不聞一言及之樸麗子曰文山作梗本朝臣子蓋所難言抑文山以死爲得君子

續樸麗子

卷下

罕

愛人定不姑息也且天黃冠備顧問之言若遂雖於義無害終不足色亦烏能貫日月而塞蒼冥如此其盛者乎

氣數已到盡頭處再延一刻卽覺其贅嘻文山死矣嘻文山幸死矣

理學宗傳云逆瑾竊政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塘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扇者復跪謝塘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翰

林何塘僕則以爲眾皆跪而又跪我獨長揖固已介然不苟於君子立身之道得矣不必喝斥眾人渠未

嘗以姓名問我一本瑾大怒下有問爲誰眾莫對云云我亦不必挺身

出對揆諸夫子邦無道危行言孫與其所以待陽貨

者似猶不免氣魄用事爲賢者之過然僕近於風燭

學鈔亟取文定此事大書特書所以憫夫奴顏婢膝

者之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而大爲之坊亦矯枉者甯

過其正之意不得已也而人亦有言孔子之待陽貨

續樸麗子 卷下 聖

惟孔子能之未至於孔子而欲效之鮮不躓矣信斯

言也孔子之後不聞復有孔子論語之書矣爲而作

乎不直惟是如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曰民則盡乎人矣非必賢士大夫也又曰可與立未

可與權權所以處中也無大無小皆有中庸人人有

人人之中庸卽人人有人人之權諺所謂三條路中

間走是也脫有過不及立致紛紜而說者謂惟聖人

乃可用權則中庸宜爲絕德夫子亦何怪民之鮮能

也哉且中庸之外豈別有道而夫子又何怪由戶者

之不由道哉夫聖人之書所以裁成萬古英豪世之

碌碌者誠不足與議而磊落志節之士又過執學不

躡等之說使皇皇明訓視如畫餅尼山道上邈無人

行此可爲有心者感眉而道之者也

士希賢賢希聖安勉原有等級然人性之善初無

所謂等級也孔子之權亦祇是率性而出人各有

性有時不爲物欲所牽卽愚夫愚婦亦時時離權

續樸麗子 卷下 聖

不得不過大小精粗之判耳而必謂惟聖人乃可

用權是自外於性道安在其爲中庸乎有明小人

之禍多是君子激成之文定之學總由於聖門爲

仁之旨欠體味故其待小人未免尙意氣而忘遠

慮豈知黨錮之變清流之禍小人之毒天下其初

嘗因君子之意氣開之乎卽此已非一體之仁矣

易姤卦曰包有魚无咎曰包无魚起凶又曰杞

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嗟乎易象垂訓豈祇爲聖人

告哉明道云學先識仁夏峯云學要直入聖人之
室安有許多等跋此皆從性善二字斷取必如後
世之說是將闕里杏壇栽滿荆棘而驅天下於斷
港絕河中是真可悲也已

樸麗子曰余之封邱訪前明黃都堂故里慨想其爲
人相傳其巡撫延綏時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
俯首嘆息曰健兒貧至此吾何面臨其上乃預給餉
三月嚴核諸將扣剋人人感激願出死力爲黃都堂
續樸麗子 卷下 望

一戰嗚呼其俯首嘆息也良心也其預給餉嚴扣剋
也實用也有良心必有實用至人皆舍死欲爲一戰
此等士卒一以當百
心之靈曰良知其不能致者物欲間之也然只是
良知未真切真切則誠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致
字固在其中矣

樸麗子曰戰國四君信陵稱首漢高帝所爲置守塚
世世奉祀也其却秦救趙非生死而肉骨哉及趙王

掃除迎公子公子引過退讓言有負於魏無功於趙
至使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趙王公子並有
古人風可以敦薄矣惟是晉鄙之死大不厭人心非
侯生公子斷不爲此但侯生既爲公子畫救趙策卽
不容不竊兵符竊兵符卽不容不椎晉鄙晉鄙死侯
嬴豈容獨生嬴之所以自剄與嗚呼此之謂士爲知
己者死

侯嬴之死向來以爲怪事由此言之豈徒然哉然
續樸麗子 卷下 望

此段亦祇是就事論事無容深求
宋義不聽項羽之言遂下峻令孟浪有取死之道夫
起事者本項氏也義以羈旅突據將壇未壓眾心項
羽責以逗留未爲不是奈何遽欲斬之乎當是時羽
不殺義義必殺羽其勢然矣羽卽帳中斬義頭矯詔
持號將士疾馳破秦羽之才智不及此竊以爲范增
教之也然無彊不可使皆斬之令增雖教之不能用
也不觀鴻門之事乎

惟智者能見事於未形不可使皆斬之令事之已形者也

昔人有言曰一人只管一人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非恕也理勢則然夫因人之不咸而我病焉者惑之甚者也是故君子開懷春溫閉目秋冷道因時異我何與焉斯亦明道所謂萬變都在人其實無一事也

聖賢於人無不盡之心而有無可如何之勢惟見

續樸麗子

卷下

望

理明者能脫然而無累

天下一情之所融結聖人無處不情長然情易溺也肆焉而益偷儒者矯枉過正往往至於不情覺日爛雲燦柳媚花明莫不盡態而極妍者頗為多事無裨於世教或從而橫決益甚矣故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

情不可溺亦不可矯知聖人亦人則知其日用間定不違於人情而後毅然以聖人為必可學無復

有橫決之虞矣

或曰茲有人焉責以公誼則取齊小臣擬戒其冥行則謂律令經訓皆虛語將如何樸麗子曰之人也吾不敢知其前蓋法少伯對吳使也其後蓋法荆公行新法也之人也吾不敢知抑余有大懼焉曰何懼懼其貽害也封豕長蛇不足喻其毒

初沛父老率眾欲立高帝為沛令高帝對父老之言婉而壯沈雄而有體可知平日狎侮隨便作戲耳一

續樸麗子

卷下

望

遇事如泰山喬嶽鎮撫中天矣及為義帝發喪慟哭盡哀將士莫不感泣過曲阜以太牢祀孔子是萬世之木鐸寶始高帝特表章之力也凡此皆所謂天授不減湯武而詳校其功績殆將過之要都非湯武以下之英君令辟所可企及也

秦火後聖道荒蕪雖高帝天授之姿不免遺憾然真英雄人必非小節所可拘一遇事而本真畢見矣帝素不學即數事觀之謂之天授誰曰不然

高帝見儒衣儒冠者輒欲解其冠溺之輕儒甚矣然其太牢祀孔子也又謂之何可知所輕者腐儒耳今有人勤誦讀廣著述箴銘儒先語言矩步方行自謂儒宗在是矣及遇事非手足莫措卽泥古不通此非高帝所欲溺其冠者乎飾邊幅飭繩墨稱先則古而不諳時務儒不幾爲虛設哉故學期有用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比周驕泰聖人特爲判清卿愿似忠信廉潔聖人惡

續樸麗子

卷下

學

之大抵學問之醜疵人品之高下都不在形聲迹象間鏡照而不照心聖人照心不照面也孫夏峯與人書稱其不入會不受請二事如嚴霜峻潔愛之敬之復言亦當問其立會請客之意意果無他何妨應之人之失足權門勢燄者爲利耳如以明白坦易之心出之隨地維挽何處非學問所及之地所及之人願更進此一步

一部春秋褒貶之嚴較量不出心地間觀夏峯與

人書何等圓通然其嚴辨於方寸地者固毫無假借耳形聲迹象何足據以論學哉

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皇后崩逝 勅詔過百日雉髮期在八月初十日及初六日縣令知會本日雉髮教諭芳問故蓋有委員自府中來已雉髮也越二日與寅僚相會爭問何以不雉髮答曰感風寒頭痛耳既退門人復以爲問答曰奉 勅有期改期亦必奉 勅今未見 勅不敢不及期仍初十日雉

續樸麗子

卷下

笑

髮

於不雉髮見其方於感風寒見其圓若以己是形人非便不是

樸麗子曰余遊安成聞一日者預推云來年九月九兩箇麻子一壺酒至期果然茲所謂一飲一酌莫非命也耶夫天之於人無弗愛也尤注意於善人其日用過活默爲籌度審矣然操若權衡必無濫班若能於此無所沾拖挂累便可向荆棘叢中掉臂游行

樸麗子曰君子無入不自得自得謂得其理也理即道素位者之所行也正己無求正己則得求人安能無失必至怨天尤人行險徼倖反復洗發一自字坦蕩蕩自得也失則戚戚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亦此意一點方寸地立判雲泥孔子子思孟子看透人生得失之樞爲君子慶幸爲小人愴懷特地提呼欲使顛沛流離之徒一轉頭而奠諸衽席之上

理欲顯判憂樂顯判賢不肖顯判此豈難辨者而

續樸麗子

卷下

兕

人不知也即知之仍信不及也豈非求得之心累之與今設兩人於此一循理一循欲循理者豈必不得即不得而不愧不忤循分自安到底將便宜占去循欲者豈必皆得即得之而患得患失儻來儻去到底將不便宜占去歷觀往事固已不爽而安危利災樂所以亡者卒不肯回頭一顧不至載胥及溺而不止也悲夫

樸麗子曰飲明磨磨何以與人同禹稱神禹何以途

之人皆可爲之理障不撤此類皆成誑語程明道體認天理陸象山力提本心撤理障也至陽明直揭致良知之旨人人各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爲善而去惡則理障盡撤矣六經者所以闡發此良知載之昭示萬世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愚夫愚婦同此良知特能盡致其良知並未嘗於良知有所加而人亦何不可學之有夫舍窮經稽古之力與愚夫愚婦較論良知曰人人皆同無分高下但爭能

續樸麗子

卷下

羊

致不能致耳其誰甘棄之我故曰陽明大仁人也義之盡也功在萬世也

良者天理也性也知者虛靈不昧也致者擴充其虛靈不昧以復性而全天也知愚賢否良知各具於中士農工商致之各如其分仁義禮智信皆良知所固有學問思辨行皆致良知之實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言良知之皆同也孔門言仁曰欲之斯至言致良知之甚易也舉上下古今天下

後世學術治術之要領修齊治平之功能惟以致
良知三字該之論學至此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附鄒氏德溥曰從祀四子其品則有辨矣河東瑄

粹質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陳獻章深造自得語

多引而不發令人有餘味焉餘于胡居仁端慤篤中

躡躡自飭抑猶在河東之後乎會稽王守仁則直接

孟氏之統無論數子不可伯仲即有宋諸大儒未

能或之先也凡吾所以篤信會稽者會稽之學取

續樸麗子 卷下

至

諸吾心之本然者而足一無所假借以為其約矣

然乃隨事而裁之各當其則抑何周也遂探乎先

天之秘以為其微矣然乃即夫人倫庶物抑何顯

也懸解獨契直握千聖之心印以為其高矣然乃

要諸眾人之所與知與能抑何平也順帝之則不

以一毫人為與之以為其超矣然乃反身自治孳

孳乎遷善改過抑何實也是故卒然聆其說而可

解愈玩而意旨愈無窮後生小子由之而可入宿

學鉅儒有所不能殫其蘊孔氏所謂下學上達之

旨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世人不能掩其勳業則舉

而歸諸其才不知此自其學明所致非徒才之以

也自曲儒不適於用而論治者始倚辨乎才矣古

者徒稱以道治天下曷聞徒以才哉道之既明何

適而不可善乎我皇上稱引世宗之言曰王某有

用道學夫均是學也彼何為而獨有用夫惟知其

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學之大矣

續樸麗子 卷下

至

先儒有云英氣最害事蓋為夫中人以上者言也始

學少年之士則必不可無英氣明道云吾門中惟楊

應之為有英氣英氣者進德修業之基也陽明三詩

日光玉潔鳳舞龍騰是謂長劍倚天外有吐納風雲

推倒英雄之氣

英氣害事為中人以上者言亦為處世用事者言

也若論入道之姿實非英氣不濟此段極有分別

狂狷可入道以此彼曲謹者終歸鄉黨自好而已

理一而已無顯晦升降之殊宋如范文正司馬文正
當時所稱爲道學者未能或之先也然不入道學傳
豈道學作宰輔卽不道學耶將勛業足以掩其道學
耶卽此可見宋立道學傳之非是徒滋異論起爭端
耳甚無謂也宋史道學傳卽前史儒林傳也稱儒林
爲是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安得有升沈顯晦之殊其殊
焉者則爲曲儒爲伯術其不殊焉者則隱居求志

續橫麗子

卷下

丑

行義達道之士也

於未顯仕者立道學傳勢不得不於已顯仕者再
立名臣傳然名臣中不道學者多道學者亦復不
少則道學不轉爲名臣掩耶夫道學者名儒也名
儒可爲名臣名臣猶是名儒今判而爲二則明新
一理窮達一致聖訓皇皇皆將棄如弁髦矣此風
會所以趨而愈下也抑何悖哉抑何悖哉

明太祖嘗稱方孝孺爲莊士以遺子孫建文時特起

相位總天
下之樞猶
術有偏猶
不如無學
之爲愈

用之與議朝政斯真大丈夫有爲之時矣然夷攷其
行事何其戾也夫太祖聰明神武創制天下陳紀立
綱規模宏遠孝武不務修補潤色紛紛變法有如更
張不亦悖乎且井田不宜於今昔人辨之甚明愚儒
皆知其不可而孝孺銳欲復之是亂天下也至其議
罷北方學校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四千年神聖首
善之地一旦悉夷而榛枵之何異李斯焚書坑儒哉
蓋孝孺爲人強毅介特嗜古而不達於事理託迹孔

續橫麗子

卷下

丑

孟實類申韓要其志意之所居不失爲正直之士故
得以節義終然而七百餘口纍纍市曹男婦老穉瀝
血白及彼其遺毒爲已烈矣

孟子言誠淫邪遁生心害政非胸中八面玲瓏烏
知之故學術所關甚大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孔子
以時中教天下後世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今學
者無論其他卽如學朱駿陸學陸駿朱者各守意
見不肯虛心平氣本孔孟以酌程朱陸王之通其

始相去幾何一旦握樞要未有不遺害者可無懼哉

輩之節烈康氏舅姑早歿夫亦歿唯一叔十三齡矣父欲嫁之婦不應越二三載復以爲言且曰叔長宜避嫌疑亦不應及爲叔授室慨然曰吾所以不死者爲弱叔也今旣成家吾死無憾矣乃縊樸麗子曰余向有言君子不避嫌疑蓋有重於避者不避可也否則避爲愈婦有重於避者也適三學具呈其事請

續樸麗子

卷下

聖

旌表余慷慨歔歔爲洒淚出評云五年狗夫從容尤難義烈深沉女中奇士

重於避卽不避卽此是時中然非實有貞正之操又不可觀此女子知中庸不可能而夫婦可與知與能

高景逸

攀龍諡忠憲

過汀洲坐小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

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倘卽所謂天地

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者耶蓋吾心之神明所以稟承於天者實超乎形色聲臭之外耳而我陽明夫子縱令天下皆反吾輩祇合如此一時胷中利害如洗此其變有加於金革百萬曲肱疏水者而利害如洗豈非本來無一事耶非陽明不足以當此非此無以見陽明性之定也明道發其蘊陽明造其極道之所以歸二明也

道不歸於二明日講孔孟於孔孟終有毫釐千里

續樸麗子

卷下

聖

之憂以其猶有形色聲臭之見存也

三代而後漢如張良鄧禹耿弇諸葛亮唐如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魏徵宋之韓琦范仲淹元耶律楚材明之徐達劉基皆天生名世以成一代治平非詩書所能啟牖師友所能輔成者也或曰比之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何如曰將毋同曰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古之大賢大聖道統攸繫豈數子所能同曰子安見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不同乎數子又安

見數子之不同於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耶夫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人亦無古今是古而非今貴耳而賤目學士之通患也視古之聖賢若地與天必不可相及率天下之人自絕於聖賢之途者必子之言也夫

天生名世未有是古非今不達時務者至以數子與尹朱望散同非妄也合前古人亦人段云云參觀之自見擴此眼界而後可與言學

續樸麗子

卷下

五

聖賢之道本之以安身推之以濟務雖允蹈者鮮誠僞攸殊然未有舍此可與有成者也袁紹違田豐之諫敗於官渡歸而殺豐袁術窮感坐繩床上恚曰袁術亦至此乎此二人者困不知反變而愈厲卒至滅亡張繡降復反曹公中流矢謂諸將曰吾降張繡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無復敗矣是役也荀攸諫弗聽謝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由是觀之其視本初兄弟何如耶非所謂行

有不得反求諸已耶夫湯武責已其與也淳焉操雖未敢擬此要之與安身濟務之道有合者不如是烏足以削除禍亂雄視一世乎哉

操事以爲反求諸已固已然所以能反求諸已者猶不在此蓋其不取質也謂已足以制繡而輕信之一旦不然始覺其失非如袁術之庸妄從事其不聽攸之諫也謂已之見或過之聊欲一試非有所疾於攸如本初之忌克識量全無也得失之事

續樸麗子

卷下

五

雖見於臨時而其機早決於平日亦靈與蠢之分焉耳

帝廷明試以功周易無不利功利者莫上下者也古之仁聖賢人大都正誼以謀利明道以計功斯功利悉歸道誼之中矣後儒云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徒爲大言耳不謀利利於何有不計功功於何有利者道誼之載也離功利而言道誼則道誼虛而無所措尙虛詞而貌實務究其害

至於破國亡家魏晉清談南宋性命所由靡靡也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非正誼不謀利者乎曰何必曰利非不謀利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其爲利也大矣此之謂正誼以謀利

持論不宜太高太高則上焉者必迂而寡效下焉者且望而裹足矣

嗚呼不計事之濟否發言必據其勝曰道固如是是烏知夫道哉耶律楚材之聞屠汴也馳驛力諫不許

續樸麗子

卷下

堯

又言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實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皆原死文正聖人之徒豈不知帝王之道與物同體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而乃屑屑於弓矢金玉等項爲霸者所羞出何也蓋蒙古主好戰嗜殺其視生靈不如其急貨利不如是則諫不行也其言弓矢金玉也義之盡也義之盡也者仁之至也夫道豈一端哉緩急輕重之間非上智烏從而議之乎是時避

兵在汴者一百四十萬戶

權字最緊要人徒拘於未可與權之言便以權爲不可及其實一時離不得特判鉅細耳拘儒好爲美名立言不屑降意此事之所以不濟也

明世宗驕而戾加之以矯誣權臣竊弄威福決非士君子仕進之時也考其時明於出處之宜者其陸文正乎數詔用皆辭不赴直至穆宗初政爲朝惡一出視江陵難與其政旋引去懿哉奉道以周旋者矣華

續樸麗子

卷下

李

亭徐公塔補偏救弊功績爲多然委蛇澗澗其用心良苦嗚呼微徐公無以立臣道微陸公又何以勵士操哉

勵士操者必有相時之識立臣道者豈以激烈爲高

夫國家所乘者勢也勢至易爲力勢過難爲功季漢之勢在得荆益時如漢高之王巴蜀漢中高帝出昭烈入高帝進昭烈退興替決矣蜀於天下十分之一

二耳時過氣衰精銳耗損乃復欲以寡勝眾弱兼強夫自古小之所以能勝大者必昏明仁暴之殊不則出奇制勝微倖於萬一耳當時兩國之君才德不相遠魏之政事粗亦修舉其士卒固非若牧野倒戈之眾而且將能兵鍊謀臣猛士如雲武侯又謹慎持重不用險計以此欲得志中原知其難也然痛心於漢賊不兩立而鞠躬盡瘁以死自効足以勵千古臣節矣

續樸麗子

卷下

空

季漢之勢其來也在得荆益其去也在失荆州先生於此處每多遺議謂武侯坐視關某孤軍深入而不爲援也然考當年昭烈稱帝至失荆州時中間纔三兩月耳其時西蜀百事草創日不暇給昭烈武侯固未可須臾去也且荆州之失咎在關某不能遵武侯之訓輕吳挑釁非當時兵力不足敵魏必待武侯之助也昭烈甫稱帝輒失關某於是不以中原爲意移仇於吳此魏之大幸而蜀之所

以失亦若有或使之然者至於魏得天時中原旺氣正盛若以天意論之當時武侯卽用子午谷之計恐亦未必如志萬一一蹶不振又將奈何武侯之持重似未可訾而天命人事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以泰山北斗之望累累於權門閭寺間始頗怪之今日則否凡人安常處順庸夫俗子皆能操是非之柄睥睨一世而幽人志士不見諒

續樸麗子

卷下

空

者多矣然而古今來幽人志士孤行己意不憂讒避毀以自沮亦未嘗求諒於人者何也彼其心誠有所不得已而難以口舌爭也

處萬難之勢必欲伸不得已之心容有爲眾人所不屑爲者但詳察其志其亦足悲也夫

明太祖神武創業振立紀綱正大嚴肅然往往失於暴戾矣明之一代其君自孝宗其臣自名德卓卓諸公外大抵挾帶戾氣上下內外隱相角持盛於嘉靖

極於天崇之世迨至太廟之鬼呼號而出社稷墟血食斷矣此亦太祖有以啟之也自古開基之君其精神意氣與國運相始終云

有明之禍皆君子激成之不關小人甚矣知道之難也其由來亦遠矣

文成王子之平宸濠也搏虎如搏雞所謂多方以誤之濠雖有百萬眾無所措力只一往復疑信間已潰爛不可收拾故陽明之難不難於平宸濠而在處江

續樸麗子 卷下

奎

彬之讒當斯時彬握重兵據帝側包藏禍心必欲殺先生而卒無恙者何也未嘗一與之角而有奧援於內也張永宦官之善者先生因而用之要之雖無永必更有道以處此不死彬手禍及國家彼江彬安能害先生哉觀於微服戒心之義鄒魯之日月本寬也先生講之精矣及平思田謂門人曰當時猶有微動於氣處今處之當更別至人之妙用固未有窮與嗟乎功名之際難矣哉

誠則如神妙用自不可測保身濟國行所無事夫固有所由來矣

樸麗子曰余遊衛源聞一孝廉於廣坐中大言曰凡今所謂理學者無不可惡竊謂人曰魏了翁爲僞君子真德秀爲真小人其惡之也可言既乎第昔之所惡於理學者爲其與已作梗實相水火耳今誰爲理學者猶復嚙齧乎其言狷狷使人驚怖雖然人同名而異情東陵盜跖豈無伯夷首陽山何必非盜賊淵

續樸麗子 卷下

奎

藪若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如何善山所謂今之號名講學者要其中類無人心則謂之可惡也亦宜但彼孝廉者祇騰輔頰未必有此特識至如儲同人云今竟以不近人情爲理學則謂之可惡也亦宜

爲理學者不必避可惡之名切勿蹈可惡之實

孟縣有湯姓者精武藝其地多師尊之一日謂其弟子曰汝等進退伸縮若自覺得手足着着輕便則得之矣是藝也可以喻道道未有不輕便者也然必非

沾沾拘墟者之所可及夫道如大路惟爭知不知耳
人誠知道開目卽是蕩蕩平平何有阻滯就令偶值
險塞一轉足來路卽是去路亦無弗輕便也吾觀古
之真聖賢必無棘心事真豪傑必無棘手事

遇有窮時道無窮時通權達變隨時轉換精粗異
同屈伸隆汙皆道也沾沾拘墟知道者鮮矣

楊子殷官禮曹大宗伯吳公謂之曰聞君守甚清苦
與吾受朝廷大俸不同凡醜遺無礙義者不必峻拒

續樸麗子

卷下

奎

對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樸麗子曰吳公名德碩望
余所素欽其言當不誣而楊君矯矯風節所謂履白
雪而方潔者卽是皆表表然於中故當有辨曰何辨
曰饋遺無礙於義而其人爲君子也者則吾願從吳
公饋遺無礙於義而其人非君子也者則吾願從楊
君

君子不與小人爲緣然分內之交際或所不免至
於饋遺雖無礙於義而氣味不相投且一假之緣

更恐他日有難處之處故不受爲是然峻拒不如
婉辭之爲得

人之升沈得喪皆命也一飲一食皆有定額百日之
用用以百日百日盡用以十日十日盡額有豐齋伸
縮在人非分之衣衣年者也非分之食食年者也而
且有踰量之享受必有非意之災祲是故君子制節
謹度尙樸素甘澹泊於焉足用亦以引年明陸文正
官大宗伯告歸遣官存問時年九十五矣驂馬郊迎
續樸麗子

卷下

奎

觀者夾道目爲天人其居恆常言士大夫於世法中
惟有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源嗚呼此翁之所以矍
鑠與

廉取薄享二語士大夫當製爲座右銘

錢塘于忠肅公謙祠凡祈夢者無不立應 本朝李

文貞公光地未遇時曾見示云富貴無心想功名就

不成後拜相成年成進士也又一人爲書曰尙早尙
早綠衣人小及登第其座師祈夢時始生也或曰是

不涉於簸弄機巧乎樸麗子曰非也是仁也蓋神明昭著於冥冥之中欲藉是爲作合之緣温然於斯世斯人時相聯屬耳

自來有關世道之人神明早於冥冥中預爲慶幸示之兆固是數有前定亦可見幽明本一氣爲流通也

耿公裕掌禮部儲柴墟嶠因事爭於堂上公不可柴墟曰必如是公何異王介甫安石公默然良久曰郎

續樸麗子

卷下

空

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二公皆賢者而耿公遠矣宏治朝多名臣而六卿之長尤稱得人天所以襄泰運也大抵皆沈厚甯謐得力於動心忍性云

宏光明南渡草創未定劉宗周以羈旅至憤請復仇

奏劾諸大臣之罪言皆可殺不基烈哉然自古未聞用壯如此而可以有爲者也其不死於奸人之手者亦僅矣當時大勢雖去尙有天下之半拮据圖存猶堪爲國孤臣遺老忠悃可恃足以整屬人心公與史

道隣兩人而已然史公弱劉公激俱非濟時才尙不及王謝何論趙岳然足以立名義振勵人紀蓋矯矯然天壤間矣

德易成名易立惟濟時才卒不易得天耶人耶令人於邑悵惘莫能己已

郝奇遇世爲農家崇禎甲申聞變謂妻曰吾欲死義能從我乎妻請先之飲藥死乃詔親族與訣眾曰子草茅賤士捐軀徇國好名不已甚乎答曰士各有志

續樸麗子

卷下

空

豈以死名高特以愧事君懷二心者耳亦飲藥死樸麗子曰凡死職死親暱必義有所大不容已死安於生也死恐不得何敢告人死有餘痛何暇愧人郝君矣死也抑子平家有言祿命盡則死郝君想是數合盡故如此不然甚無爲也噫矯激輕脫等性命於兒戲君子無取焉

義無可居事不足訓

樸麗子適一親碗家小醉而返憇盤石上風髮髮而

來忽動於中斥口高歌歌畢復行且行且歌其詞曰
說甚麼將才相才說甚麼庸夫愚夫要其分量不甚
相遠而確乎有逕庭之異河漢之殊夫何如哉亦惟
是時乎不時乎

生平抱負隱隱於一歌傳之

樸麗子曰聞韶不知肉味則孔子知味可知也惟酒
無量則孔子能飲可知也委吏乘田則孔子謀生可
知也由孔子以觀周公醯醢鹽梅掌之有司則公之

續樸麗子

卷下

堯

食定不廢烹調設酒人則公之飲定不貴魯酒之薄
而且衮衣繡裳赤舄几几卽其宮御嬪嬙定不尙黃
髮大足短衣椎髻大都聖人皆與人同其不同者人
異之耳觀聖於其異不如觀聖於其同同則易親異
則易疎親則引而近之而日上羣人君子之途疏則
去而遠之而日下卒爲小人之歸

運有升降道有隆汙士君子不幸生當晚近漫於
過人之奇節宜懷救世之婆心平泉先生深慨士

習之弊誤已誤人作爲此書大旨不外去其異以
歸於同使人人各得其本心以全尼山斯人吾與
之仁而已而此段指點尤爲確切末究言其效而
婆心若揭矣

汲長孺黠面折天子長揖大將軍而屈於楊繇論者
謂楊繇無賴小人不可以情理喻焉者也譬之油膩
近則汙人又如亂絲偶一撩撥觸手益勞自古君子
與小人角不至兩傷不止與物薄而自與亦復不厚

續樸麗子

卷下

丰

胡爲乎士大夫不幸與此輩相值雖大難堪惟當委
曲婉轉度外置之則風波無自而起身世間自覺寬
平

豪傑聖賢無棘手棘心事此其一耳

歸震川偶見李崆峒所爲于忠肅碑未數行卽揮去
曰那得通余家無崆峒集未審其文果何如然崆峒
爲人矯矯立異善使氣事多不通文能通耶唐荆川
順之字應德家居日有送新修府志者荆川方浴面側覽

封面標題輒不閱曰大明人修蘇州志而標籤曰姑蘇志不通可知俗士簸弄筆墨如嫖母著脂粉愈醜應德指出不值一笑矣夫文者心之聲所以載道也當以六經爲宗輔之以左國莊騷史漢縱未能登峯造極斬至於古之作者亦必使文從字順有意義可觀覽大抵不離乎所謂通者近是然如此者實亦未易見莫怪歸唐二老好吊白眼

斯文之重如此

續樸麗子

卷下

圭

夫宋咸淳之時何時也天子尸位襄陽被圍七年不救當國者方據半間堂鬪蟋蟀斯時凡在位者進則爲長纓之請退則爲見幾之作他無住足處也文山贛州聲妓必至燕獄鬼火矢到弦上那得不爾然却藉此做得轟轟烈烈遂成振古人豪

大丈夫做事全憑一段至性身家性命皆置不顧使少參以意氣又安能奮發從容百折不回若此昔文山嘗以法天勉其君此足見文山之法天處

固宜與天地同悠久

天台齊宗伯召南少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吏役者執刺以迓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掩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迹耳及入史館修明史因請開皇史宬見公諫疏著易儲十論以暴其事樸麗子曰于忠肅公在明爲第一流獨其

續樸麗子

卷下

圭

不諫易儲吾惑焉大難猝乘國賴長君景帝之立是也易儲何異紜兄之臂而奪之食乎及見孫夏峯答湯孔伯以爲當日必有造膝陳請而人不知者嘆爲知言然亦想當然語豈可據以爲信乎今就皇史宬所列昭然有若發蒙

大臣公而忘私其心迹容有不自于後世者然幽光斷無久而不發之理固不獨忠肅諫儲一事爲然也

樸麗子曰明世宗稱王守仁有用道學道學有無用者耶無用猶得爲道學耶然自章句訓詁之學興精力都困敝在冊子上內溺其心而外作偶人形尋常著衣噉飯動致倒顛失措邊問有用無用耶抑世動謂迂腐儒警儒俗儒曲儒陋儒不聞愚儒余嘗有言不圖象山已先言之其言曰今風俗敝甚獄訟煩多欲得其情豈免用問馬泰牛之智愚儒以鈞拒非之則是曲直顛倒奸惡肆行乃謂道耶害道傷治學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者當明辨乎此此尤愚之易見者夫儒爲人之所需而窮經所以致用諸如此類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嗟乎人無師友則愚誰爲之講明也者而安得不愚道也者隨時適宜期於濟務故不窮也古人豈能預爲後人謀而不管切切爲後人謀者恃有心與理而已自窮經者不知經因不知所以窮遂至泥於迹象致有溺心喪志之患而理乃滯而不可通此豈經之不可窮哉善乎陽明之言曰讀書能曉

得己是第二義讀書要明自家本體能明本體則知行合一隨博隨約一以貫之矣此已講明到十分玲瓏處夫經書所載誰非吾師誰非吾友而猶需外索也哉

雍正十三年癸丑殿試張若靄已定一甲二名拆卷後大學士張廷玉懇求降甲繼以泣乃改二甲一名樸麗子曰此泣千古入孰不欲其子之貴且尊乃遜讓至於泣何也豈非稔知夫乘除消長之機深以盛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滿爲懼與明相國楊公方開壽筵子慎狀元及第推杯曰肉爛人散時矣二公之意畧同然則人生之升沈榮辱何異浮雲之往來無定象而豈足措意於其間哉觀二公之事使人儻然意遠然楊公知之明又不若文和辭之固也

書曰滿招損邵子云好花看到未開時總一留餘忌盡之意天道亦人道敢不懍懍乎

嘉定秦簪園 大成 續娶婚夕新婦啼不止問故曰妾

許隣村李氏因貧休親改嫁竊念身更二姓名節有乖是以悲耳簪圍悚然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語之故且曰今夕良晨可於敝廬合卺所有奩資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樸麗子曰觀秦君此舉使人心醉夫豈有所見聞於前而作意仿效之也哉亦惟是力行其不忍人之心而不令邪思雜念得以闖入其中而侵薄之耳遂能作得爽利酣暢至於如此何其

續樸麗子

卷下

五

懿與想彼蒼當亦願之而喜爲之輒然一笑

人不難於作好事而難於作得爽利酣暢者不能致良知故也觀秦君事使人心爲之豁然一開

秦後

中乾隆癸未科狀元

鄉老年五十餘喪其偶遺一女自撫養之衣履鹽蔬皆與相依爲命及笄當嫁女請終養不許爲擇婿近處里許將出閣相對泣目盡腫合卺日父三往又往外戶閉傍徨達旦門啟遂入屏息卧房外待婿出潛

入撫慰良久視其梳洗粧飾畢乃去數以爲常每得一嚮之味必攜與女共食久婿厭苦之以語妻妻爲哀陳其自幼相依狀又久之女亦不怡父至或避之或相對不言父怒然不能已仍頻往一日又至女變色曰父何必爾兒始請終養後嫁嫁父意也旣嫁矣便爲異姓人人生如鳥同宿及曉各散飲啄期自適耳且人各有嫌忌七十老翁何事不嫻顧乃瑣瑣求敗人意只生一女尙不體悉若有數女將撲殺之耶

續樸麗子

卷下

五

父瞪目視女如呆俛俛然走復回首含糊大呼曰我自此去不復來矣歸數日歿樸麗子曰老人於女可謂情至矣始而婿厭苦之繼而女厭苦之而老人不渝無他其情篤也夫人情各有所鍾情之所鍾實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鍾情之過往往至於失情觀老人之所以待女其情良苦使人感傷若能少爲控制父爲慈父女亦不失爲孝女矣何至癡癡孤息相失如此且父女恩愛無有已時女旣無狀少淡斯可

何至飲恨以歿哉始爲毗陽後爲毗陰不節若則嗟若老人之謂矣

仁主愛義主斷離之則兩失宜其有不可行者矣
樸麗子方高步乎通衢見醉人橫路卧叫號無狀甚
止步欲返一杖者曰子胡爲乎前卻指醉者曰如此
安往杖者莞爾小語曰子何不潛身迤而左從其旁
見若弗見聞若弗聞也者而過之

杖人之言卻得曲暢旁通之意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自古宦官之禍烈矣然如呂強之剛正張承業之篤
悱士大夫中亦不多得誰謂糞土中無菌芝哉有明
四璫尤爲凶橫國以滅亡而張永始聽文襄楊一清
言除去劉瑾後復能保護文成陽明於羣凶交搆之
日而武宗回鑾得終於豹房永有力焉蓋亦呂強張
承業之次然上下千餘年間可稱道者祇此數人耳
可不懼哉

樸麗子曰人生有涯遭際無涯命之強弱事之吉凶

有機緘焉雖大力者莫能與之相爭也豪傑矯強而
益勞庸夫頹唐而自廢二者交讖夫强者自強不必
算卦推星而無弗強也吉者自吉不必官占詢夢而
無弗吉也雖命之理微事會有變而誠能安之若素
制之以義則卽弱且凶焉而復有強於此者乎而復
有吉於此者乎是故君子之道約而精循循焉曰求
其在我者而無弗足

盡人事聽天命事以義制命自我立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無言姓氏道遇
疾雨避鄉坊其家不納公曰我好入勿疑也鄉人咲
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樸麗子曰鄉人之言甚至吾
因之有感焉昔遊京師見車馬填轟人無緩步蓋只
是爲名利忙耳皆六月出門者類夫拔山蓋世無意
得騅若非鄧侯誰識無雙國士大抵默默中自有安
頓不須人忙然使騅踉蹌不任馳驅卽非霸王之騅
蕭何不薦卽當跨下終老忙亦何益求則得之而非

由於求也舍則失之而非由於舍也儻然而得亦儻然而失已爾君子知其然故得不以爲喜失不以爲戚委身太和中隨緣過活從容閒泰用適於大順

諺云人無利息誰肯早起亦好人那肯六月出門意然如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則又何說第持此語人人且不信謂世安有是者究之爲利早起早起未必卽利先生云不須人忙又曰忙亦何益固是閱歷過語要祇可爲知者道耳

續樸麗子

卷下

无

樸麗子游吳楚於越而歸至西華艤舟上岸遇老人貌古厚風致洒然立而共語自言其初習刑名家言爲人幕客以糊其口於四方旣而悟其非遽棄去歸老於此又言今儒者家人人讀孔孟之書何未聞知道者也其無乃汨沒於利欲而不返耶抑無知道者爲之前導耶忽喟然嘆息揚聲曰聖賢之道天地所以與立人心所以常存而不敝安得竟晦昧隔塞如此哉余南船北轍幾徧天下矣所在各殊惟開歸陳

許等處猶爲近古世而無其人也世而有其人其在茲土與其在茲土與

此人煞有識其所謂晦昧隔塞者非汨沒利欲之謂所謂知道者亦非步趨孔孟之謂也

天運五地氣六五六相錯而有餘不足見有餘不足而乘侮出乘侮而勝負相爭民病生焉治之者在逆其勢而燮理之夫體靜身涼無病病則熱發治病者以辨熱爲先凡熱症實者三日飲食日贅積曰瘧癘

續樸麗子

卷下

今

此皆邪熱輕則和之清之重則攻之虛者二曰陰虛曰陽虛陰虛晝重陽虛夜重陰虛多動陽虛多靜陰虛發熱陰實則止陽虛發熱陽實則止至於風寒而熱熱非邪也乃吾之眞陽爲寒所遏鬱而與之搏使然陽勝則風寒出陽敗則風寒入以扶陽驅邪爲主能食邪在外宜扶陽不能食邪在內宜驅邪學術之病亦不外虛實二者治之者亦貴逆其勢而燮理之故醫道同於相道其理一而已矣

嘗與友晏廣坐中一故人突至眇其一目不覺涕淚
闌干推酒伏案久之拭泪起曰禮云朋友失明則哭
之良有以也抑豈非子靜所謂六經註我也耶旋又
手巨觥時酒已酣嘻笑謂同座曰適者鄙人婆娑爲
諸君觀笑然若因禮經有言勉強而哭却辦不出一
付急淚來如安樂公卿輩又當如何舉座皆笑而起
執杯相屬曰馬入定要學王平子出語令人絕倒

六經註我註其誠也勉強便是義襲我不能註六

續樸麗子 卷下

全

經六經安能註我哉

明中山徐甯武達史稱其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
諸將奉持凜凜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撫循與下
同甘苦士無不感恩効死以故所向克捷又嚴戢部
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里宴然民不苦
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
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還不矜不伐婦女
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

一人而已嗚呼此正所謂彼蒼之所不容輕假人力
之所莫能強齊者與天下有大變則大才生豈偶然
哉

有明一代中山以武而兼文之德姚江以文而兼
武之功中山之功在一時姚江之德及萬世皆關
崧生嶽降之奇

樸麗子曰理樂欲不樂理無不足貞遇而安安故樂
欲無足時行險而危危故不樂子曰君子坦蕩蕩從

續樸麗子 卷下

全

理也小人長戚戚從欲也然人多舍理而從欲者謂
欲樂理不樂也欲樂理不樂安肯舍樂而從不樂且
夫天下不乏刻苦清謹之士於一切世味介然無所
與人見其異於眾也羣推以爲理學而亦矯然自異
曰理學理若不在日用應酬飲食作息被色別聲之
中株株焉別爲一不情苦物之詣也者由是理遂爲
世之畏途而烏識夫理樂欲不樂乎不識理樂欲不
樂故舍理而從欲然則知之於人也誠大矣哉夫亦

安得使天下人人而皆知之也理樂欲不樂

必使知理之可樂者安在而後人皆樂之理可勝欲矣若以實不樂者爲樂則言樂適以欺人人誰肯以爲樂哉

黃石齋忠端公初成進士授館職時魏璫肆虐欲盡言報國稿已具因迎母且至三疏三焚之當時以爲怯樸麗子曰人子以祿迎養其母萬里外垂至矣而以國事批龍鱗捋虎鬚致身不顧尙得謂之有心人續樸麗子

卷下

三

耶顧此事不待再計決而猶三疏三焚之以是曩是非疑似之交盡危極微而能立判於息卒紛應之會者之難也

當時卽欲盡言報國亦止以身殉耳而於迎母之意何如故不待再計決

石齋先生學貫天人資兼文武余少時得其古文鈔一冊頗殘缺可讀者纔數首耳竇宏深奧衍及讀東林列傳益惓惓傾慕其爲人然風格太峻才高而負

氣卽如十朋軒九串閤奚爲乎夫才高多忌負氣而人角之相持益厲迹其生平顛頓齟齬亦多歷閔凶矣至拮据海隅翊戴唐王欲撥死灰而復然之斯誠振古人豪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與

才高多忌相持益厲學問之得失在此事功之成敗在此卽國家之治亂因之負才者安得不更進一步

程伯子云吾學雖有所受而天理乃自家體認出來

續樸麗子

卷下

四

理而曰天蓋本於於穆而不可以私意與焉者也人苦無理而非理之理殆尤甚焉夫所謂體認者何也天下事有三日理曰情曰勢天之發動倚著有自然之撰而理行乎其中理有是非衷諸天常非體認烏從而知之所謂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善體認也夫

只是天然之理不假人爲理情勢俱存乎其中此處正不易體認人亦自不肯體認耳

陽明子之謫龍場也瘴癘與居魑魅與游而且多意外摧辱岌岌乎不可終日因自爲石槨以待盡噫可謂困矣然而窮居三年磨鍊出繼往開來學問掀天揭地事業豈非困之所以成之與孔子曰烈士不困行不彰陳蔡某之幸也亦二三子之幸也大抵人生險阻艱難之境皆彼蒼所以玉成英流大丈夫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何時非揚眉吐氣

學術之弊久矣卽天生豪傑不免爲世法所拘不

續樸麗子

卷下

金

有龍場三年良知安得出頭不有良知之說天日何由復見知龍場之困天之所以開天下萬世也孟子末章本論語末章以立言見知聞知謂知道也道卽治天下之道是道也必不可不知不知道則雖有願治之主靖共之臣而至治之澤不可復見孟子此言非合古今聖哲而考定品題之也其所以爲斯世斯民抱千古之憂者至深切矣然自有治統道統之分吾不能無疑焉道行於上以治人道行於下

以治已雖有廣狹舒卷一而已矣如何區分必強從而分之治爲何治道爲何道

斯道也孟子早卽所舉之人參差不齊中隱隱寓之蓋祇是時中而已分甚麼治統道統其分焉者不知道者也而天下因之嘖嘖多故矣

道光甲午秋八月望樸麗子成帙 初以房塌幸免感天地再造之恩不敢虛此歲月嘗有詩云沈思測帝載怙冒知何如無計酬高厚還成一部書

續樸麗子

卷下

金

至是書成

接歲元日味爽題詩云空庭寂歷視茫然抱此區區祇自憐尙有癡情消未得還思敦迫叩諸

天

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正月朔旦鞏縣教諭馬時芳設几肅衣冠出其所著樸麗子十九卷陳於上焚香稽首虔告於 天 此條從芝田隨筆補出

附誌

求人則怨尤必多安能自得乎自得者正己而已故
曰射有似乎君子反身而誠孟子之自得也自是厥
後周子常泰無不足程子晨夕怡悅邵子到處嘻嘻
皆君子之嗣音乃其所以然者何也夫見其大而忘
其小非周茂叔乎能堪人所不能堪非程伯子乎求
人信而人不知非邵康節乎凡此者大率皆從不得
意時淘洗出而其容貌形象間亦有可得而言者濂
溪光風霽月明道一團和氣堯夫空中樓閣並足使
續樸麗子 卷下 七

相慰藉乎蓋夢之次日黎明住房崩塌幸不死感天
地再造之恩因續成樸麗子十九卷是書也內多寓
言而生平遭際畧具於此大抵皆從拂逆困衡中千
錘百鍊悉力討論稱量而得之其言頗不僂僂未敢
謂與道符合也亦庶幾叩心而出疏發諸義蘊不狹
不溢粗無憾於懷來耳道士之歌其爲此乎其爲此
乎然吾又烏從而質之烏從而信之故是夢夢丁酉
重陽見吾道人識其歌云咄咄無端怎麼遇這般沒
續樸麗子 卷下 八

百世而下瞻仰不盡昔余屏居又損菴酷慕諸先正
風流不揣固陋思欲竊取萬一書門楔云須撲去俗
塵三斗要飲乾醕醋十壺而卒未見湊泊也如何如
何甲午新正望前三日中夜夢航海遇颶風舟幾覆
徐徐泊岸而登見一道士披髮跣足過我前蹀躞拍
手而歌其音琅琅可聽醒而紀之不解所爲稿失已
久今忽拾得益復愉快既而思之不覺瞿然四顧仰
天而嘆曰嘻道士之歌其預知我當厄示以朕兆轉

情致講張多變態爲鬼復爲蜮百折千回演成好把
戲這也短嘆那也長嘘却不知道是艱難中弄出一
樁大好事不覺淚紛紛忽然笑嘻嘻前後通盤計好
奇異哈也不枉莽男兒一番孟浪討盡了齷齪氣
破几破硯破椅 住房崩塌惟下榻處獨完余尚未起
房中諸器物俱破印盒去枕尺餘亦
從旁擊碎印飛出二三步外榻上余幸免糜爛耳甲
午正月十三日七十三歲老人芳識 人說原來世
界寬也曾屢次費忝觀忽然又
見房中物任是愁時也喜歡
是書也几意之所欲申與夫卷曲不得於心者稱

情而談畧不閉匿非云騰口蓋不容已庶幾少祛
遺憾管中夜焚香稽首開卷而質之於天惟是茫
茫世宙寄託無所有奄在茲知之者何人竊恐他
日祇流落作人家覆瓿物亦復奈何雖然嶺雲可
悅石氣自青吾將抱此區區以終老矣

澹翁跋

王澹翁新鄉人名鈔舉人李文清公在京師與商訂陽明之學又平泉先生前號澹翁案知孰是

馮虛子曰樸麗子一書余不足以知之然往復尋
繹粗有以其大凡焉曰渾精粗合內外徹幽明

續樸麗子

卷下

先

平物我契天人一窮達言近指遠詞少而意多其
於道也濬源溯流稱情而出昭昭然若發矇矣
吾師平泉夫子居又損菴中七歷寒暑著樸麗子
九卷越三十有三年甲午春又續爲十九卷吾師
青年嗜學白首不怠用力得力畧見於此書其間
議論透出一層功夫追進一步大約博觀約取默
會自得順情協理期歸至當其於斯世斯民之故
成敗德失之機固已惘惘欸欸不遺餘力矣

道光戊戌九月門人劉瑞律頓首敬跋

續樸麗子

卷下

平

平泉先生樸麗子一書力辨理中之欲欲中之理闡明率性之道而立言之體美無弗備早已膾炙人口矣然能神而明之默會自得者自文清李公暨

先生高弟敦五馮公諸人外指難多屈其故在心之不精而非關言之不備也不揣固陋已取樸麗子前册摘要錄出而僭注之謂卽此已足揭先生之苦心標斯道之的傳而善身世之用矣癸巳夏復獲閱樸麗子續集其寄意益深其用心愈苦竊嘆

續樸麗子

卷下

全

先生憂世之心之無已也然區區終恐務於博而卒無所得輒復擇其尤要者錄出十之七八循前例贅以註語其他或說非特出或意涉重複者仍畧從刪節以此書未經付梓固爲先生未定之本也吾輩讀古人書但求洞澈本原自能因心作則徒務博覽而未有心得或道聽塗說或刻舟求劍旣讀以後與未讀以前器宇識量未見判若兩人雖博亦奚以爲哉至此書皆就實事發揮無語錄空談性命之習

而性命自流行發見於其間撤盡理障中道而立潛契默悟惟俟能者從之耳甲午季秋中浣末學子忠氏載識

續樸麗子

卷下

全

余賦質魯鈍兼汨舊習不知所謂學又烏知所謂道
光緒乙未春因 師子忠先生得讀馬平泉先生
樸麗子一書暨 師注語心欣欣不自禁舉平日
所不敢一言道及者今始知聖賢之道乃愚夫婦所
共由而不容自外躍然曰是即中庸所謂道不遠人
者乎流連省覽莫能己已願此書舊無刻本爰與窗
友吳君新甫請於 師削胸以公請世則是書不
沒於六七十年之後如前跋所云流落作人家覆瓿

續漢麗子

卷下

三

物或不負平泉先生憂世之苦心與

光緒乙未秋八月中泮後生王樹森謹跋